



老子集集成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一卷

宗教文化出版社



故為天下貴

無事也

易為大者其細天下也

之大者必作於細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白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老子集集成

第一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老子集成 / 熊鐵基, 陳紅星主編.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80254-078-1

I · ①老… II · ①熊… ②陳… III · ①道家 ②老子 — 注釋 IV · ①B223.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8)第179550號

老子集成

熊鐵基 陳紅星 主編

出版發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後海北沿4號 (100009)

電話: 64095215 (發行部) 64095210 (編輯部)

責任編輯: 宗文

版式設計: 陶靜 高秋蘭 范曉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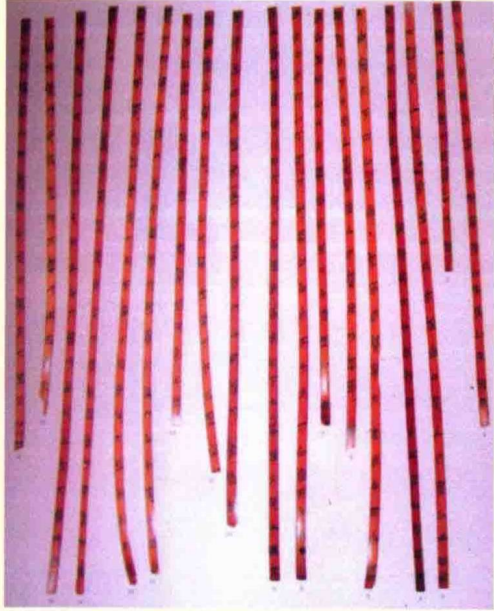
印 刷: 北京柯藍博泰印務有限公司

版本記錄: 889 × 1194 毫米 16 開本 705 印張 11000 千字

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80254-0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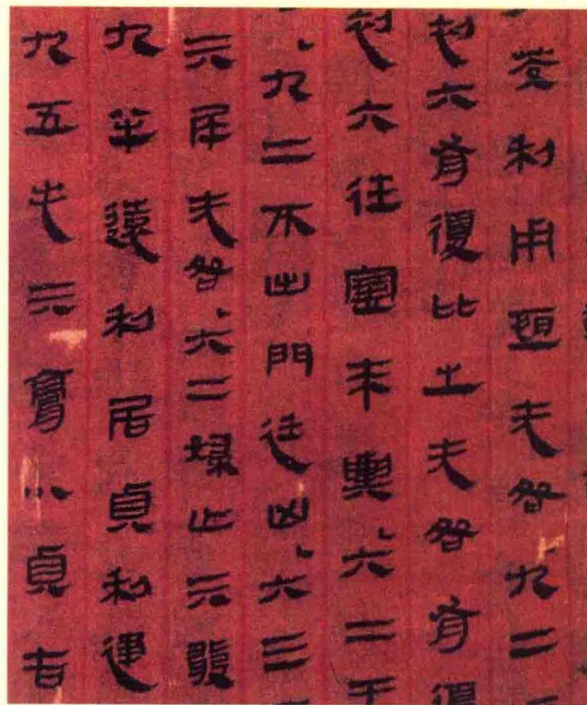
定價: 8800.00 圓 (共15卷)



郭店楚墓出土的戰國竹簡《道德經》



壹



馬王堆 3 號漢墓中的帛書《道德經》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者此明一切兆民皆自美已善名也斯
 惡已者斯此也此明貪有為美名損已故云斯惡已皆知善
 之為善者此明深著美名故云善美俱是貪有為美名
 也不煩多釋斯不善已者斯此也言人深貪榮利損害處
 多故云斯不善已有不相善者此明有為身性自空
 皆无定法達有名无不達名有二名身生故曰相生難易
 相成者此明相待假非是實相待而成故云難易相
 成長短相形者相待方顯此是身无也高下相傾首聲
 相和前後相隨者義同上釋此上六句明有為相内身无
 義次下十句明无為辨相是以聖人治處无為之事者
 為之言作此明聖人舉无作心初補也行不言之教者此

敦煌唐寫本《道德經註》

用民不爭不敵不見不見則心不
 不欲視之比如不見勿令心動若動自誤耳
 道主復還心配道之道主之美聖人治靈其
 心寶其腹心者規也中有言山善惡腹者道
 靈氣常欲實心為凶惡道主業空者邪入
 便於人處去心中凶惡道未歸之腹則寬矣
 弱其志強其骨志隨心有善惡骨隨腹仰氣
 強志為惡氣去骨枯弱其惡志業歸髓滿常
 使民无知无欲道絕不行邪文成起債胎為
 生民亂貪學之身隨色願當集之勿知邪文勿
 食實債回則易治上之化下稱風之靡草欲
 如此上要當知信道狹知者不散不為上信
 道不劫多知之土雖有邪心猶誌是非見上
 勉之亦不散不為也則无不治如此則以治也
 道冲而用之又不過道貴中和當中和行之
 志意不可盈溢達道該因似萬物之榮道也
 人行道不達誠因深似道性其鏡解其心鏡
 者心方欲局慈慈者怒也皆非道所喜心欲
 為惡性遲之怒欲或寬解之勿使五藏忿怒也
 口成以道法自勸以長生於此處當忘爭微急
 法解所以者過積死運結傷死以疾五藏以傷
 道不能治故道談之重教之丁寧五藏所以傷
 者皆金木水火土氣不和也和則相生戰則相
 射隨於事情解有所發一戰則敵射所勝或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想爾註》卷上照片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上 宜齋鄭氏
 前漢書景帝徵南岳黃帝觀長講異出范應元集註直解
 道可道章第一
 常久之道自然而然万物得之以生而
 不知老氏應運說經垂世立教始與標
 名故以道可道章為首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自然之理万物之所由也傳六天
 也通也韓康伯云无不通也○可道者謂
 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

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宋刻本

道德寶章 紫清真人白玉蟾註
 體道章第一
 道○如此可道非常道可說即不名
 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無○此即名天
 地之始道生即天地之初有一生二生三
 之母一無生萬有為故常無欲以觀
 其妙見物無道守中常有欲以觀其微
 心無生死此兩者無一無二無同出而異
 名一曰本空同謂之玄道非欲虛虛自歸之玄
 之又玄虛實其衆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
 養身章第二
 安民章第三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求為莫斯惡已
 不不皆知善之為善求為善斯不善已
 及及故有無之相生無心生有難易之
 相成此難與易長短之相形道長短高
 下之相傾此高與下音聲之相和一風
 皆皆應前後之相隨往古即今是以聖人
 處無為之事貴乎行不言之教道
 萬物作而不辭每物生有安得不生
 不有無為而不恃每物不生安得不生
 弗居直可以夫惟弗居忘其由之是以
 不去自存

宋白玉蟾《道德寶章》（元趙孟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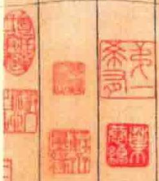
太上玄元道德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
 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元趙孟頫書《太上玄元道德經》

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
 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
 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
 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而
 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
 靜天下將自正

老子道德經卷上



元鮮于樞楷書老子道德經

石潭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段解者不同古以為天地之所以長生者謂天地之長且久如人之長生久視也近世解者則以為生物之生謂天地但生物而不自生所謂不生者能生也然以後段推之則二說各有所長所謂後其身外其身則是生物之生所謂身先身存則長生久視之生以其無私言則是生物之生以成其私言則是長生久視之生今一以貫之則所謂不自生者乃生物之生長生二字則是長生久視之生雖造化不可以生死之生言然其長存即長生也以此評之則老子之意正謂天地生物而無己私所以長存人能無私己以求生則亦能常存耳雖然老子之教正欲長生今乃為是言何哉大抵此言與後卷出生入死章相貫蓋人之求生每每揠苗助長反致傷生所謂動之死地也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如上谷神章之所指則雖不孜孜以求生為事而自能長生耳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明《正統道藏》本

社先庭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鏡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鏡則盈而必覆至於致赤玄覽之妙受人理國之規同大道生富之功關注益玄深之德張沖應曰第五章既闡示精氣出入之門而此章又分示精化為氣之說故曰能為者謂精能化為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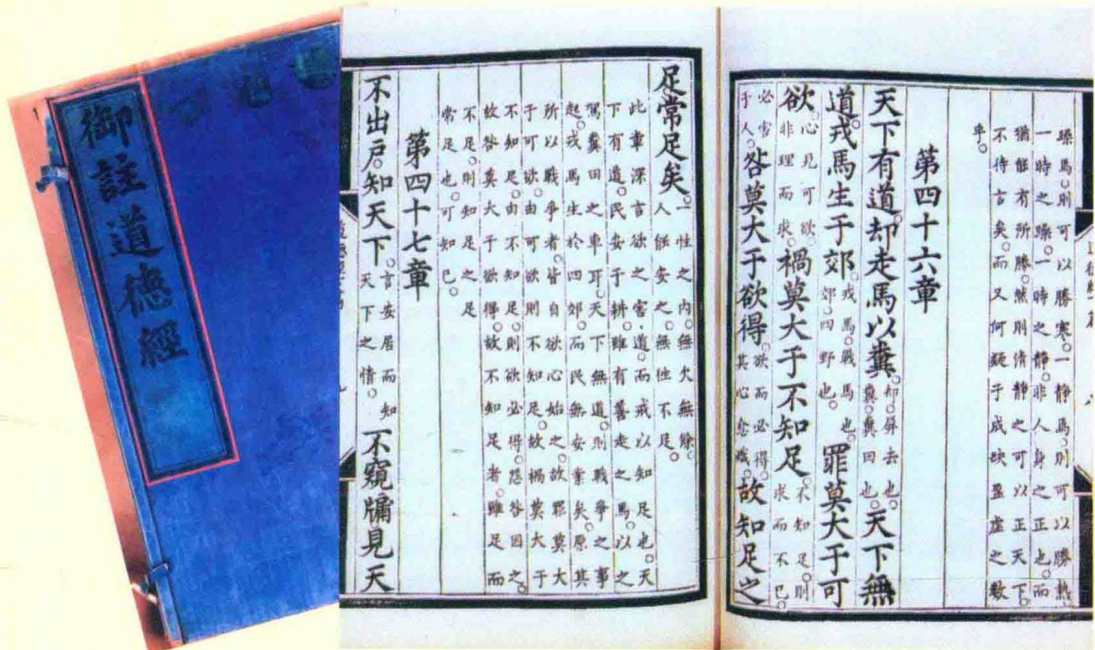
黃管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閉關能無離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富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考異一本云黃管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閉關能無離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富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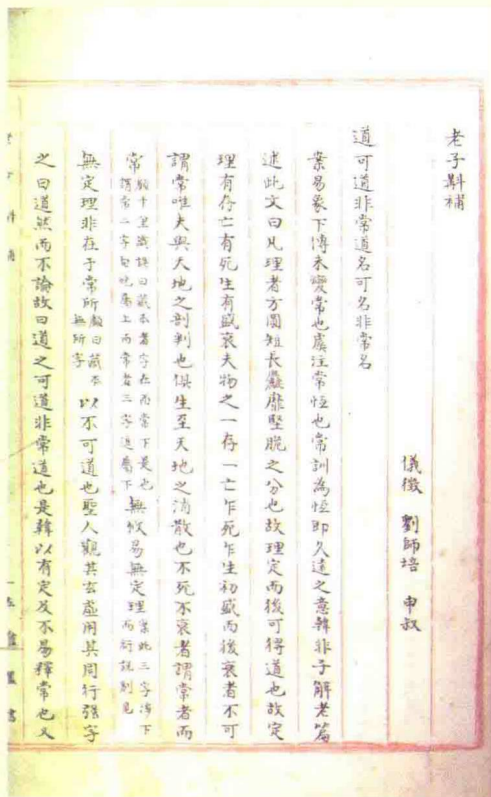
河上公曰黃管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閉關能無離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富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無離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人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赤願能嬰兒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不去也除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心居玄空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明《正統道藏》本



順治皇帝《御註道德經》



民國間劉師培撰《老子斟補》，朱絲欄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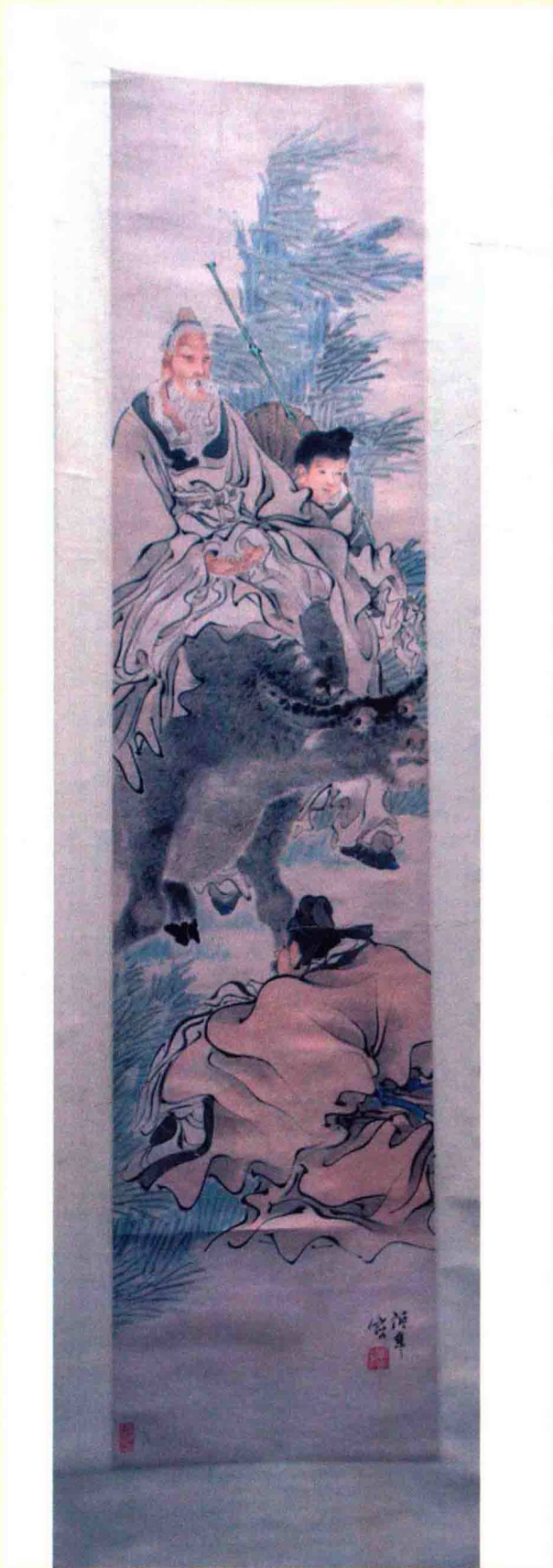
唐代吴道子所畫老子像



隋代老子銅鑄像



宋代泉州石刻老子像



清代任頤所畫《老子授經圖》



國際道德經論壇宣言

道通天地，德普人間。

東方先哲，深悟道德經之奧義；西洋前賢，盛贊五千文之遠瞻。

當今之世，和平與衝突同在，歡樂與苦難並存。自見、自是、自伐、自矜，難免爭鬥困苦；知和、知常、知足、知止，纔能祥和幸福。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道之要在通，通則包容，容則和諧。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互尊共生，乃構建和諧世界之基石。

玄德深矣，為而不爭。德之用在和，和則安寧，寧則康泰。關愛生命，關愛社會，關愛環境，向善利物，為構建和諧社會之依憑。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丁亥季春，八方賢集，闡道德樞要於西安，論和諧通途於香港。

願摒絕詐偽，人心純樸；

願孝慈興行，家無紛爭；

願友愛互助，社會公正；

願大道流行，天下太平。

和諧世界，以道相通。

國際道德經論壇與《老子集成》（代序）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 齊曉飛

盛世修典是中國自古就有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由是一脈相承、持續發展。由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和中國道教協會主持、華中師範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宗教文化出版社承擔的大型文獻工程——《老子集成》一書，歷經前後五個年頭的磨礪，終於在『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付梓出版。這部十五卷計千萬字的鴻篇巨制，共收集和標點整理了自戰國至民國，歷代重要的《老子》傳本、注疏本二百六十五種，所收版本歷史跨度大，涉及領域寬，孤本、善本、罕見本多，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可以說《老子集成》的問世，也是盛世修典，也是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大盛事，其有益於中國思想文化史、哲學史的深入研究，有助於道家道教文化的發展與提昇。作為這一文獻工程的具體組織者，我受編委會的委托，記錄下我所見證的緣起故事，代為序言。

談這部書的緣起，就不能不提到二〇〇七年四月在西安和香港舉辦的『國際道德經論壇』；而『國際道德經論壇』的舉辦，又與

二〇〇六年四月在杭州和舟山舉辦的『首屆世界佛教論壇』相關聯（以『和諧世界，從心開始』為主題的『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次舉辦的國際多邊大型宗教會議，有三十四個國家及港澳臺地區一千多位佛教三大語系高僧和學界、商界、政界代表出席，盛況空前，影響深遠）。記得二〇〇六年春，『首屆世界佛教論壇』的籌備工作緊鑼密鼓，我和我的同事們經常加班到深夜。每當疲勞困頓之時，為了讓大家放鬆一下『換腦子』，我便會在後海北沿醇親王府的會議室裏背誦《心經》等傳統經典，而其中背得最多的，就是《道德經》。大家聽得入神，我也背得起勁。八十一章五千餘言的《道德經》本是很難背誦的，但那段時間背得多了，也敢記得很熟；而更重要的是，在那一次次『佛道相融』的背誦中，我對老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和體悟：老子是先秦道家學派的創立者，而道家與儒家、佛家殊途同歸，千百年來共同構建起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框架。古人說三者是『理同出於一源，道並行而不悖』。可以說，老子的思想有大愛至善的人文情懷，是人類的大智慧。比如其所倡導的道法自然、有無相生、生而不有、無為而治，見素抱樸、清虛慈儉，和光同塵、尊道貴德，功成身退、禍福相倚，以德報怨、止戰息爭等理念，可以陶冶情操、提昇境界、淨化心靈，可以對治時弊而促進人與自身、與社會、與自然的和諧。因此，我對老子及其《道德經》，推崇有加。

有一天，王哲一同志（時任國家宗教事務局一司副司長）陪著中國道教協會張繼禹副會長和陝西省宗教局張寧崗副局長找到我，說佛教界在舉辦如此有影響的盛會，道教界也該有所作為，任法融會長提出想借陝西樓觀臺修繕竣工之機，舉辦一個為世界祈福的大型法會，希望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像支持中國佛教協會那樣支持他們。我說，支持沒有問題，

但活動要辦就要辦出特色來。在樓觀臺辦活動的特色是什麼？老子騎青牛『紫氣東來』——在那裏留下五千言《道德經》的傳說就是特色，要辦活動就要舉《道德經》的旗幟。其實，舉《道德經》的旗幟，正是關乎中國道教與時俱進的路徑選擇。中國道教與時俱進的路在
哪裏？老子在《道德經》裏說過：『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其產生和發展可以追溯很多的淵源，但其最根本的精神基礎還在於老子的思想。道教自東漢末年立教之始，就尊老子為道祖，奉《道德經》為根本經典。老子的思想對道教的存在和發展，起著根本性的作用；背離之，道教就容易產生『神仙有術而黃老不彰』的流弊。八百年前，王重陽祖師為改變這種流弊，因時因勢強調復歸於老莊思想，把老莊的思想貫徹到教義中去，且系統化、制度化，並倡導道儒佛相融通，建立了全真道，給古老的道教帶來了活力。在當今改革開放的條件下，道教與時代同行，在自身建設方面得到了加強。這是主流，應當肯定。但毋庸諱言的是，道教發展中『神仙有術而黃老不彰』的狀況，仍然嚴重存在，道教的社會形象很受傷。我認為，道教祇有返樸歸真，回到其主體文化源流，從老子那裏挖掘思想內涵，提高文化品格，纔能振衰除弊，與時俱進，發揚光大……那一天，在醇親王府古老的院落裏，有了這樣的思想碰撞，也就有了舉辦『國際道德經論壇』的最初動議。

這一年的晚些時候，我去香港同那裏的朋友商量『國際道德經論壇』的籌備事宜。在香港道教聯合會的座談會上，湯偉俠道長提到了『除《聖經》外《道德經》是世界上翻譯版本最多、發行量名列前茅的經典』的話題，由此引起與會者熱議，也引發了我的感想：我說當我們談及這個話題的時候，應當看到這是一個發生在西方社會的特殊的文化現象。

大家知道，印刷術雖然是中國的古代發明，但印刷的普及和它的產業化、現代化，確是由近代西方社會所主導的。在這樣的背景下，說《聖經》的譯本及發行量世界第一，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聖經》之於西方社會，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和無與倫比的影響力。而要說《道德經》這一古老的中國經典，譯本數與發行量幾可與《聖經》並論，這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西強東弱」的語境下，祇有西方社會主動而為，纔可能產生這樣的文文化現象。那麼，西方社會通行市場法則，任何書籍的發行都要靠讀者「掏腰包」，而讀者祇在有學習需求的時候纔肯「掏腰包」；《道德經》能在西方社會如此大規模的流行，說明其有很大的讀者需求及價值認同，老子的思想也必然會對西方社會有廣泛的、真實的影響……由此思考，更加堅定了我們辦好『國際道德經論壇』的決心。

在後來籌備論壇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資料進一步印證了《道德經》的國際化問題。據我們不完全统计，到目前為止，《道德經》的外文譯本已有近五百種，涉及三十餘種語言。在日本，聖德太子（公元五七四—六二二年）所撰《三經義疏》已明確徵引《道德經》；由此可知，《道德經》傳入日本不晚於隋朝（公元五八一—六一八年）。唐貞觀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應東天竺童子王之請，玄奘法師於次年譯《道德經》為梵文。《道德經》是十六世紀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後開始傳向西方世界的；目前所知較早的傳本是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公元一六五一—一七二九年）的拉丁文譯本，一八四二年儒蓮在巴黎出版了法文譯本，一八七〇年維克多·斯特勞斯的德文譯本問世，一八八四年倫敦出版的巴爾福《道書》則是較早的英文譯本，一八九八年美國芝加哥出版的保羅·卡魯斯的譯本可以說是一個質量較好的英譯本……事實上，不少近代西方的大思想家、大文學家、大科學家，如伏

爾泰、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叔本華、羅素、海德格爾、托爾斯泰、愛因斯坦、李約瑟等，都受到老子思想的影響，並對老子思想或道家道教文化有很高的評價。德國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說：『中國人承認的基本原則是理性——叫做「道」；道為天地之本、萬物之源。中國人把認識道的各種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學術……老子的著作，尤其是《道德經》，最受世人崇拜。』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說：『做人應該像老子所說的如水一般。』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說：『中國人性格中有許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來源於道家思想。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會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經爛掉了的大樹。這些樹根今天仍然生機勃勃。』……前些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十位作家，老子名列第一，這也從一個側面彰顯了老子思想的普世意義。可惜的是，這些事實國人多有不知，或是知之甚少。

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家』的羅素指出：『當一個普遍性問題被人提出來時，哲學就產生了，科學也是這樣。最早表現出這種好奇心的是希臘人。……哲學和科學開始於公元前六世紀初米利都的泰勒斯。……米利都的泰勒斯認為「萬物皆由水構成」，哲學和科學由此產生了。』與古希臘米利都的泰勒斯差不多同一時期的老子，在春秋時期的中國也最早地提出了『一個普遍性問題』，即『道為天地之本、萬物之源』的問題。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隨著老子石破天驚思想的橫空出世，中國的『哲學和科學由此產生了』。所以，我們稱老子為『中國的哲學之父』。我想，我們是否還應當稱老子為『中國的科學之父』？國際學界對這個問題好像也多有肯

定性研究，比如李約瑟在他的名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就這樣寫到：『道家哲學雖然含有政治集體主義、宗教神秘主義以及個人修煉成仙的各種因素，但它卻發展了科學態度的許多最重要的特點，因而對中國科學史是有著頭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據他們的原理而行動，由此之故，東亞的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和藥物學都起源於道家，他們同希臘的前蘇格拉底的和伊壁鳩魯派的科學哲學家有很多相似之處……道家深刻地意識到變化和轉化的普遍性，這是他們最深刻的科學洞見之一。』『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的根本。』

在制作『國際道德經論壇』宣傳片的時候，我曾向央視的金鐵木導演建議，要特寫福建泉州清源山的那一尊老子古石像。我感覺那尊像最具『道法自然』的氣韻，站立在他的面前凝神仰視，使人聯想起孔子形容老子的話：『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歷史記載孔子曾師從於老子，問道習禮，所以，孔子對老子的描述形神兼備，應當是客觀的、權威的。《孔子家語·觀周》也記載了孔子對老子的評價：『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注矣！』孔子以降兩千多年來，歷朝歷代的古哲先賢、世家名流甚至是帝王將相，多有從老子思想、道家道教文化中汲取滋養者。西漢史學家司馬談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唐玄宗說：『（《道德經》）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

宋太宗說：『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並在其中。』歐陽修說：『老子為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蘇轍說：『言至道無如五千文。』明太祖說：『朕雖菲才，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清世祖說：『老子道貫天人，德超品匯，著書五千餘言，明清淨無為之旨。然其切於身心，明於倫物，世固鮮能知之也。』魏源說：『老子之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胡適說：『這個在老子書裏萌芽，在以後幾百年裏充分生長起來的自然主義宇宙觀，正是經典時代的一份最重要的哲學遺產。』林語堂說：『老子的真語，像粉碎的寶石，不需裝飾便可自閃光耀。』金岳霖說：『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就是道。』張岱年說：『中國古典哲學的最高範疇是「道」，而「道」的觀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對這些情況，國人肯定也是多有不知或是知之甚少！也許魯迅先生在九十多年前說過的名言『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大家耳熟能詳，但真正領悟到這句話的歷史穿透力的人，又有幾多？

在『國際道德經論壇』舉辦前夕，我和張繼禹道長應邀做客央視訪談節目。談及老子《道德經》對現實生活的影響時，我列舉說，真正幸福的人會懂得『知足常樂』，善於合作的人要明白『取長補短』，有真本事的人常常是『大智若愚』，戀愛中的人常常說愛情『天長地久』……『知足常樂』『取長補短』『大智若愚』『天長地久』，還有諸如『上善若水』『寵辱若驚』『虛懷若谷』『自知之明』『物壯則老』『欲取故與』『無中生有』『大器晚成』『出生入死』『深根固柢』『輕諾寡信』『哀兵必勝』『以柔克剛』『小國寡民』『安居樂業』『物極必反』，以及『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千裏之行始於足下』『治大國若烹小鮮』『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等等，這些成語格言警句婦孺皆知，

千百年來對人們的生活影響至深，可人們未必都知道這些話同老子《道德經》的淵源關係。有人做過統計，典出《道德經》的成語有五十七個、哲學範疇多達六十四對，可以說五千言《道德經》是字字珠璣、句句格言、段段警示，其所承載的深邃思想理念和人生智慧，持久地涵養著我們的心靈，不斷地擴展著我們的視域，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精神世界。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經過各有關方面的精心籌備，「國際道德經論壇」在西安隆重開幕，在香港圓滿閉幕。論壇主題鮮明——「和諧世界，以道相通」；論壇《宣言》言簡意深，表達了十七個國家及港澳臺地區與會者的心聲。美輪美奐的開、閉幕式，啓迪思想的研討會議，莊嚴祥瑞的法事活動，豐富多彩的文博展覽，以及結集出版的三卷本共一百七十三篇文章計一百一十四萬字的與會者論文集，特制的包括有中、英、法、德、俄、西班牙、日、韓、葡萄牙、意大利、阿拉伯、世界語和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丹麥、克羅地亞、波蘭、荷蘭、冰島、印地等二十一種文字版本的《道德經》禮品書等等，都極大地彰顯了老子思想的魅力，也提振了與會者對於中國道家道教文化事業發展的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致電論壇指出：「《道德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經典，其思想博大精深，內容涉及自然、社會、人生等各個方面，兩千多年來一直受到世人的高度重視。《道德經》蘊含著豐富的和諧理念，主張清靜和順、謙下不爭、反戰尚和等思想，體現了深厚的生命關懷、社會關懷、環境關懷的人文精神，對於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共建和諧世界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的劉延東到會祝賀並講話，她指出：「兩千五百年前，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告別都城喧囂，騎青牛、出函谷，留下了千古傳誦的不朽名篇《道德經》。「紫氣東來」的傳說、《史記》「老

子修道德」的記載、周至樓觀臺的景觀……都印證著古老的歲月和智者的足迹。物換星移，滄海桑田，先人的思想卻依然閃爍智慧的光芒。」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給論壇發來賀信，他指出：「道教關於和諧、善意、合作的哲學思想，集中體現了當前國際社會的基本理想，也是聯合國努力促進不同文明間對話與合作的出發點。」……的確，老子的思想超越了歷史、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國界、超越了宗教、超越了文化，已成爲彌足珍貴的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論壇舉辦期間，臺灣的陳鼓應教授和北京的牟鍾鑒教授找我，提出了新編『老子集成』的建議，我們一拍即合。論壇一結束，華中師範大學的熊鐵基教授就有電話『跟進』，同我討論具體方案；接著有唐山市玉清觀董沛文道長允諾鼎力贊助……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葉小文會長和中國道教協會任法融會長，認真審批了我們的方案，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意見，並高興地出任編委會主任。大家形成共識：《老子集成》的編纂出版，當是『國際道德經論壇』的後續成果，是對論壇精神的深化。大家相約用這部書爲下屆論壇獻禮。如今，《老子集成》即將出版，新一屆論壇也在積極籌備之中。

《老子集成》是一項浩繁複雜的文獻工程。完成這項艱巨的工程，離不開學界權威及相關單位、個人的支持和參與。有衆緣和合，纔能功德圓滿。在華中師範大學丁烈雲書記、馬敏校長的支持下，熊鐵基教授和他的得力助手劉固盛教授一起，組織了華中師範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的十多位學者，夜以繼日，孜孜以求，艱苦工作，成績卓著。我常被他們的敬業精神所感動，特別是前些日子看到熊教授『爲伊消得人憔悴』白發平添的時候。這裏也要表達對陳鼓應教授、牟鍾鑒教授的敬意，他們是這部書得以問世的『始作俑者』。這部書的編纂整理，還得助於一個權威的學術顧問委員會，陳鼓應、卿希泰、牟鍾鑒、李

養正、許抗生、唐明邦、葛榮晉、胡孚琛、王卡、詹石窗、盧國龍、陳耀庭、李剛等多位道家道教學界著名的專家學者都在其中。在這部書的規劃、論證、研討、審稿的各個環節，他們都認真地指導把關，我敬佩於他們深厚的學養和嚴謹的治學態度。這部書的編纂出版，應該說也是中國道教界的『家務事』。中國道教協會張繼禹和黃信陽副會長、王哲一秘書長、王炳暘副秘書長及袁炳棟先生等，對這件『家務事』極為重視，給予了許多具體的幫助。難能可貴的是，他們把《中華道藏》中三百萬字的相關電子文本無償貢獻出來，為這部書提供了重要的資料支持。《中國道教》編輯部尹志華副主任自始至終參加了點校工作，付出了大量精力。國家宗教事務局的陳紅星、涂遠杰、劉威、趙燕華等幾位同志，為這部書的編纂出版做了很多協調工作，他們覺得在推動此項工作的過程中開闢了宗教工作的文化視野。宗教文化出版社的戴晨京社長舉全社之力，加班加點，保證了本書的成功出版。古籍出版是一項專業要求很高的工作，宗教文化出版社的編輯隊伍因參與這項工作，得到了鍛煉，積累了經驗，提高了素質。唐山市玉清觀董沛文道長一次次地『按需解囊』，全資贊助本書出版。董道長用一句話詮釋道：『敝通過這樣的行動，把金錢上的銅臭味去掉，使之散發出書香味，我感到很大的滿足！』

著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全國人大剛剛通過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十二五』規劃。『十一五』規劃完成時，中國的QDQ已居世界第二。『十二五』規劃堅持科學發展觀，力促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老百姓的『民生』問題、『幸福指數』問題，得到國家前所未有的關切，國人甚幸！但這些日子，『外面的世界』很不消停：中東北非發生嚴重內亂，西方插足其中，多國聯軍三月十九日以來輪番轟炸利比亞，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大量百姓淪

為難民……一時間主權、人權令人善惡莫辨！三月十一日日本東北部發生九點零級大地震，引發摧枯拉朽的大海嘯，造成巨大災難，一個科技如此發達、經濟如此強大的國度，在大自然面前突然顯得如此無力、無奈。尤其糾結人心的是，其福島核電站的核洩漏危機，至今陰霾不散，似乎會持久地拷問人類的文明——文明的成就正在貽害文明自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曾說：『早在兩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經預見到了今天人類文明的狀況，甚至已經預見到了未來人類文明所將達到的狀況。』置身錯綜複雜的現實，面對機遇和挑戰同在的未來，湯川秀樹的話意味深長。我以為，他的話絕不會止於祇是對一位中國古代哲人的評說。那他真正想要告訴人們的是什麼、而老子的『預見』又是什麼呢？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你靜下來研讀這部《老子集成》，你用真誠的心貼近老子的『赤子』之心，你用虔敬的情景仰老子的『若水』之德，你以不盡的思索鏈接老子無限的深邃，你篤定會找到終極的答案。

二〇一一年三月 於醇親王府

前言

熊鐵基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主要基於兩方面的歷史事實：其一是隨著近代以來考古學的發展，神州大地的各類文化遺存，多姿多彩地展現了悠久的歷史文化；其二，號稱「汗牛充棟」的傳世古籍，記錄著傳統的思想、學術。中華文化一代一代地薪火相傳，這些典籍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傳世典籍中，我認為有一些是可以被稱為「元典」的，它們不僅時間早，而且以其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長時期地影響後世乃至今日。《易》、《書》、《詩》、《禮》、《春秋》是這樣的元典。《老子》同樣是一部極其重要的元典。《老子》不僅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瑰寶，也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道通天地，德普人間，《老子》的智慧永遠生機勃勃，充滿無窮魅力。

衆所周知，《老子》為春秋末年偉大的思想家老子所作。該書現存最早的版本為一九九三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戰國楚簡本，整理者根據竹簡的形制、長短分為甲、乙、丙三組，共計一千七百餘字，相當於今本《老子》的三分之一左右。該本與今本有較大的差距，篇章

結構不同，思想內容也有差別，一些問題學術界正在研討之中。而保留至今的五千言本子，應該是定型於漢代，這從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可以看得出來。帛書《老子》分甲、乙兩種寫本，除了《德經》在前，《道經》在後以及某些字句不同之外，與傳世本大致是相同的。由此可見，從漢初開始，《老子》定本已經基本形成。至於嚴遵所注《老子》以及《老子河上公章句》這兩部流傳至今的漢代文獻，就幾乎完全與後世的通行本一樣了。值得注意的是，漢人已視《老子》一書為經典，這是《漢書·藝文誌》可以證明的，該誌在《諸子略》『道家』類中著錄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劉向《說老子》等書，顯然是以《老子》為經，而不少人為之作傳注、解說。和儒家以及其他經典的傳播一樣，《老子》也不斷有人進行新的詮釋。嚴遵《老子指歸》、《老子河上公章句》以及《老子想爾注》就是至今能看到的最早的幾個《老子》注釋本。漢以後各種各樣的注釋本越來越多，流傳至今者有數百家。

道教創建之後，《老子》的經典地位進一步確立，老子被奉為道祖，《老子》書被稱為《老子道德經》，或簡稱為《道德經》。這個名稱當在漢末就已經定型了，三國時王弼所作之注被稱為《老子道德經注》，至少在《隋書·經籍誌》已得以明確。該誌著錄《老子道德經》六種，記述了十多種注（另有《老子》義疏、節解等等十二種）。《老子》的經典地位確立後，影響更為深廣，以後眾多道經的出現，大都與之相關。雖然各種『道經』均有不同的尊崇，或始於太上老君，或始於元始天尊，等等，但其基本精神和核心思想是源自《老子道德經》的，《老子》始終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經典。漢魏六朝以後，道經很多，《隋書·經籍誌》記錄的經目有『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

部三十八卷，『符箓』十七部，一百三卷，共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其總述『道經』性質及流傳情況時說，『道經』，『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又記載云：『大業中，道士以漸進者甚衆，其所以講經，由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中『仁愛』二字或與時下對《老子》的解釋不同，但《老子》本意也應該是大仁大愛的，而『清淨』、『登仙』、『與道合體』之『大旨』則完全來源於老、莊。而很長、很多時候，講經典『以《老子》為本』，與道教形成之始的讀《老子》五千文始終一致。《老子》是道教的原始經典，道教學者、尤其是歷代高道對《老子》的闡釋也就形成了一部『道教老學』的發展史。

據初步統計，見諸著錄的《老子道德經》注疏，漢魏六朝時期九十餘家，隋唐時期一百餘家，宋元時期近二百家，明清時期三百餘家，其中保存至今的代表性著作有：嚴遵《老子指歸》、《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爾注》、王弼《老子注》、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李榮《道德真經注》、《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呂惠卿《道德真經傳》、蘇轍《老子解》、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白玉蟾《道德寶章》、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吳澄《道德真經注》、陸西星《老子玄覽》、薛蕙《老子集解》、釋德清《老子道德經解》、焦竑《老子翼》、王夫之《老子衍》、劉一明《道德經會義》、黃裳《道德經講義》、魏源《老子本義》等等。在衆多的《老子》注本中，道教學者的著作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例如唐末杜光庭在《道德真經廣聖義》中收錄歷代詮疏箋注《老子》者六十一家，其中能確定為道士所注者占

三十六家。二十世紀以來，《老子》注者更是層出不窮，在一百年裏有超過四百種《老子》研究著作問世。

對於《老子》歷代注疏情況及其特點，我們曾撰寫《中國老學史》和《二十世紀中國老學》兩部著作加以分析總結。我們認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老子』，每一個注釋研究者也有其各自所理解的『老子』，這是老學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徵，誠如宋元之際的杜道堅所言：『道與世降，時有不同，注者多隨時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師之。故漢人注者為「漢老子」，晉人注者為「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為「唐老子」、「宋老子」。』以後自然也就是『明老子』、『清老子』、『近代老子』、『當代老子』了。如此眾多的『老子』與作為原典的《老子》之間，可以說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既有繼承，又有發展。而正是這種聯繫與區別、繼承與發展的長久交織、演進，組成了老學發展的歷史，且賦予了它極為豐富的內容，由此構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精彩華章。同時我也曾指出，『對於老學史的研究，還可以從更廣闊的方面展開。』例如『分專題對老子思想進行闡釋』，『分宗派研究老學史』，『也可以斷代進行研究』，『還可以斷代與專題綜合研究』，以及『《老子》書的文獻學研究』等等。以上諸方面，華中師範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已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如劉固盛的《宋元老學研究》、《宋元時期的老學與理學》和《道教老學史》，董恩林的《唐代老學：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國之道》、《唐代〈老子〉詮釋文獻研究》，劉玲娣的《漢魏六朝老學》（將出），劉韶軍的《唐、宋、明、清四皇帝〈御批〉〈老子〉點評》等等。還有相關的博士論文（如吳雪萌的《英語世界老學研究》）在撰寫和修改之中。國內同行，類似和相關的研究也有不少，有的已經出版，如尹志華博士的《北宋〈老子〉注研究》等。

從這一簡略的介紹看，老學研究還有很多工作可做，而所有這些研究的基礎，就是歷代《老子》注疏的文本，搜集和整理這些文本，就是深入開展老學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條件。

對歷代老學文獻的編纂與整理，不僅能夠為老學研究提供基本的資料，同時也是一項有益於中國思想文化史、哲學史研究的文獻工程。當然，這項工作對道教文化的發展與提昇更是大有裨益。道教向來具有重視經藏的傳統，《老子》及其注本在《道藏》中多有收錄，如明代《道藏》收有五十餘種，中國道教協會組織整理的《中華道藏》收有六十六種。我們新編的這部《老子集成》，則對自戰國迄民國時期重要的《老子》傳本及注疏本作一全面的搜羅整理，以彰顯道教文化的豐富內涵以及老子思想的重大歷史影響。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嚴靈峰曾有《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和《續編》出版，搜集了流傳於世的不少關於《老子》的著作，為老學研究提供了較系統的資料。但此書由於印數不多，流傳也不廣，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研究需要，不少學者一直想重新做這一基礎工作。二〇〇七年，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和中國道教協會舉辦了「國際道德經論壇」，大大促進了重新整理《老子集成》的工作。在論壇上，陳鼓應、牟鍾鑒教授向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齊曉飛提出新編「老子集成」的建議，會後我本人打電話給齊曉飛先生，希望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主持此一重要工程，結果受到高度重視。齊曉飛先生指出，通過舉辦「國際道德經論壇」，學術界和宗教界對於老子《道德經》的價值有了新的認識，為了深化論壇的成果，編纂出版《老子集成》，做一項文獻工程，這對弘揚傳統文化，推動老子研究和道家道教事業的發展都是非常有意義的。齊曉飛先生讓我寫了申請報告，然後召開專門會議進行討論，經時任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葉小文和中國道

教協會任法融會長批准，正式行文啓動這一工作，由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和中國道教協會主持，華中師範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宗教文化出版社承擔。我們組織了十多名學者同仁，同心協力，前後五個年頭，完成了這部巨著，共收集、標點整理了二百六十五種歷代的《老子》注疏。其中有八十七種是嚴靈峰所編《老子集成》中沒有的，包括五十餘種難得一見的孤本或善本，如呂知常《道德經講義》、黃潤玉《道德經附注》、田藝蘅《老子指歸》、洪其道《道德經集義》、周宗建《道德經解》、印玄散人《老子尺木會旨》、董德寧《道德經本義》、潘靜觀《道德經妙門約》、黃元御《道德懸解》、劉一明《道德經會義》、黃傳祁《道德經大義》、龔禮《道德經經緯》等等，這應該是本書的新貢獻。而呂知常《道德經講義》、黃潤玉《道德經附注》、田藝蘅《老子指歸》、洪其道《道德經解》、郭子章《老子解》、印玄散人《老子尺木會旨》、釋鎮澄《道德經集解》、裕英《道德經淺解》、龔禮《道德經經緯》等書，由於版本著實珍貴，圖書館不準復印，都由我們派人抄錄出來加以整理。在搜集、整理中，劉固盛、尹志華等同志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現在這項文獻工程大功已成。最後還要簡單說明一下，《老子集成》有時間斷限，截止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而且祇收中文的白文本和注疏本。討論計劃時，還有續編、海外編、研究篇等等議論，這就祇有留待日後了。本書以保存和提供資料為主，考慮一般讀者方便，加了標點和點校說明，也許錯漏在所難免。但我相信，我們所取得的這項成果，在當代學術文化事業發展中，一定會長久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編纂體例

一 整理宗旨

《老子》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偉大的經典之一，擁有一個精深玄奧的思想體系，其內容涉及到自然、社會、人事等各個方面，故一直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自戰國時期韓非作《解老》、《喻老》以來，歷代都有人為之註疏箋注，闡發玄旨。經典智慧，歷久彌新。隨着2007年4月「國際道德經論壇」在西安與香港的成功舉行，學術界和宗教界對於《老子》的價值又有了新的認識。為了深化論壇的成果，進一步弘揚傳統文化，推動老子研究和道教事業的發展，經國家宗教事務局批准，特編纂出版《老子集成》。

二 選書範圍與原則

本次整理，收錄《老子》戰國楚簡本、馬王堆帛書本、傅奕校定古本、敦煌本等重要版本，以及保留至今的自戰國至民國時期中國學者關於《老子》的各種注疏文獻。

三 底本與校本

(一) 對於《正統道藏》所收《老子》及其注疏本，即以《道藏》本為底本；藏外的本子，則盡可能選擇內容最完整、錯誤最少、校刻最精的版本作為底本。

(二) 選擇具有代表性和校勘價值的一兩種版本作為校本。

(三) 對已有的學術質量較高的整理本，盡量採用。

四 點校說明

所收每種書前，均由整理者撰寫

一篇簡要的點校說明，包括本書的名稱、卷數、作者情況、內容簡介、版本源流、底本出處、參校版本等。關於該書思想內容及價值的評述，只代表整理者個人的意見。

五 標題格式

一般採用四級標題，具體安排為：書名為一級標題；前後序跋標題或多卷本經書各卷首題為二級標題；篇名為三級標題；章名為四級標題。

六 字體及文本樣式

(一) 一級標題用小二號黑體，二級標題用三號宋體，三級標題用四號標宋，四級標題用小四號黑體，作者名字用小四號仿宋，點校說明用小四號楷體，經文用小四號宋體，注文用小四號仿宋，經文或注文中的夾注用小五號宋體。



(二)對於注疏本，經文與注文依底本格式分開排列，經文頂格排列，注文另起行低一格排列，經文與注文中的雙行夾注改為單行。

(三)原本中界欄外的眉批，插入每章注文之後，比注文低一格排列，仍用小四號仿宋字體。

(四)原本中夾在兩行間的小字批注或改錯補缺文字，插入行中相應位置，用小五號宋體。

(五)原本中的小字音注訓詁，如『某某切』、『某某也』，應與所注正文連書不標點，不使正文破讀。

(六)對於經注文連書的注本，改作經注文分開排列。但原本經文中的小字夾注，屬於對經文單字單詞注解或校勘者，仍與經文連書，注用小五號宋體。

(七)原本純屬音義類的著作（如陸德明《老子音義》），仍保留原本經注連書的格式，注用小五號宋體字。

(八)注文較長者，可根據文意適當分段。

(九)原本中與正文無關的版號、圈點、圖畫等，均取消。

七 標點

(一)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的用法，結合古籍整理的通例，使用句號、問號、逗號、嘆號、頓號、分號、冒號、書名號、間隔號等符號進行規範化標點，具體用法參考中華書局總編室印行的《古籍校點釋例》。

(二)不使用引號，民國時期注本，底本已經使用引號者，引號保留。

(三)書名號只用於正文，標題或目錄不使用書名號。

(四)盡量少用嘆號、分號、省略號，不使用破折號、專名號、着重號、連接號。

八 校勘

(一)《老子集成》旨在為讀者提供簡明可靠的點校本，避免煩瑣校勘。

(二)校改原則：

1. 底本有誤，校本不誤者，慎改底本原文，出校說明。

2. 底本、校本兩通，文字差異較大者，不改底本原文，出校說明。

3. 底本、校本兩通，文字小有差異者（主要指同義詞、近義詞异文或無關緊要的虛詞异文），不改底本原文，不出校。

4. 底本不誤，校本誤者，不出校。

5. 底本原文有疑問，無法解決者，出校說明。

(三)顯著的版刻錯誤，根據上下文可斷是非者，如『已』『巳』『已』混同之類，徑改而不出校記。

(四)作者原文避本朝名諱及家諱者，一般不改，但個別影響理解文義的避諱字，可出校說明。缺筆字則補足筆畫。

(五)底本中的異體字、俗體字，唐代以前的保留原貌，唐代以後的要求改成通用字。

(六)書中引文與通行本文字不同

者，一般不出校，不感動原文。如果引文確實有誤，可以出校說明。

(七) 原本中刻印不清或污損的文字，應據善本校出，但不出校記；無法校出者，用□代替。

(八) 校勘記附於每卷之末，用小五號宋體字，注碼用圈碼，連續標號。原文中注碼的位置，放在需要校改的文字之後。

(九) 點校說明置於篇首，不加框。

九 版式

版面為繁體豎排，每頁分為三欄。

十 整理人員署名

整理者的名字列於每部書之最後，加括號，用小四號楷體。

目錄

國際道德經論壇與

《老子集成》(代序)……………	齊曉飛(一)
前言……………	熊鉞基(一)
編纂體例……………	(一)
老子道德經(郭店楚簡本)……………	(一)
老子道德經(馬王堆帛書本)……………	(八)
老子道德經(敦煌五千文本)……………	(三〇)
道德真經(道藏無註本)……………	(三八)
道德經古本篇……………	傅奕(四七)
解老 喻老……………	韓非(五六)
道德真經指歸……………	嚴遵(六六)

道德真經註……………	河上公(一三七)
老子道德經想爾註(敦煌本)……………	(一七七)
老子道德經序訣……………	原題葛玄(一九四)
老子節解(嚴靈峰輯本)……………	
……………	葛玄(一九七)
道德真經註……………	王弼(二〇八)
老子微旨例略……………	王弼(二三七)
老子道德經註(敦煌本)……………	
……………	顧歡(二四一)
道德義淵(擬)……………	宋文明(二四七)
老子道德經義疏(敦煌本)……………	
……………	無名氏(二五三)
老子道德經傳(敦煌本)……………	
……………	無名氏(二五八)
老子音義……………	陸德明(二六一)
玄言新紀明老部……………	顏師古(二六七)
老子治要……………	魏徵(二七四)
老子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	
……………	成玄英(二八一)
道德真經註……………	李榮(三四八)
道德真經疏義……………	趙志堅(三九一)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	(四一六)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	(四四九)
道德真經次解……………	無名氏(五一四)
道德真經新註……………	李約(五三九)
老子意林……………	馬總(五五八)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王真(五六一)
道德真經傳……………	陸希聲(五八四)

老子道德經（郭店楚簡本）

點校說明

《老子道德經》郭店楚簡本，1993年冬出土於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抄寫於戰國中期偏晚。本釋文根據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簡》一書刊布的圖版和釋文注釋改進而成。以「」表示試補的缺字，不能補出的缺字用□表示，一個□表示一字。重文均轉寫為相應文字。為保持原貌，對通假字、錯字、衍文、脫文皆不加以指正。同墓出土的楚簡《太一生水》篇疑是解說《老子》的傳，故附於文末，以供參考。

老子道德經（郭店楚簡本）

老子道德經

郭店楚簡本

甲

陰智棄支，民利百怀。陰攷棄利，眇息亡又。陰愚棄慮，民復季子。三言以爲夏不足，或命之或睿豆：視索保釐，少△鼻欲。江海所以爲百浴王，以元能爲百浴下，是以能爲百浴王。聖人之才民壽也，以身遂之；元才民上也，以言下之。元才民上也，民弗厚也；元才民壽也，民弗盡也；天下樂進而弗詰。以丌不靜也，古天下莫能與之靜。臯莫厚睿宜欲，咎莫奢睿谷曼，化莫大睿不暫足。暫足之爲足，此死足矣。以術塞人室者，不谷以兵駟於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駟。果而弗變，果而弗喬，果而弗稊，是胃果而不駟，丌事好長。古之善爲士者，必非溺玄達，深不可志，是以爲之頌：夜睿奴各涉川，猷睿丌奴悞四嬰，敢睿

丌奴客，觀睿丌奴悞，屯睿丌奴黨，坤睿丌奴濁。竺能濁以束者，牂舍清。竺能庀以廷者，牂舍生。保此術者，不谷堂呈。爲之者敗之，鞅之者遠之。是以聖人亡爲，古亡敗；亡鞅，古亡避。臨事之紀，斲各女怨，此亡敗事矣。聖人谷不谷，不貴難曼之貨，季不季，復衆之所作。是古聖人能尊萬勿之自狀，而弗能爲。術死亡爲也，侯王能守之，而萬勿牂自愚。愚而維復，牂貞之以亡名之豐。夫亦牂智，智足以束，萬勿牂自定。爲亡爲，事亡事，未亡未。大，小之。多愚必多變。是以聖人猷變之，古久亡變。天下皆暫散之爲散也，亞已；皆暫善，此丌不善已。又亡之相生也，騎愚之相成也，長耑之相型也，高下之相涅也，音聖之相和也，先遂之相墮也。是以聖人居亡爲之事，行不言之季。萬勿復而弗怨也，爲而弗志也，城而弗居。天售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道死亡名，僕，售曼，天墜弗敢臣。侯王女能獸之，萬勿牂自寅。天墜相

會也，以逾甘零，民莫之命天自均安。詞斷又名，名亦既又，夫亦猶智是，智是所以不詞。卑道之才天下也，猷少浴之并江海。

又猶蟲城，先天墜生，攸纏，蜀立不亥，可以為天下母。未智元名，祭之曰道，虛弱為之名曰大。大曰潛，潛曰連，連曰反。天大，墜大，道大，王亦大。囿中又四大，安王処一安。人瀧墜，墜瀧天，天瀧道，道瀧自狀。天、墜之勿，兀猷囿籠與？虛而不屈，連而愈出。至虛，死也；獸中，管也。萬勿方笈，居以鼻復也。天道員員，各復元董。

元安也，易柴也；元未莖也，易愚也；元霧也，易畔也；元幾也，易後也。為之於元亡又也，詞之於元未亂。盒「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城之臺，甲「於壘土」；百仞之高，始於「足下。智之者弗言，言之者弗智。閱元送，賽元門，咏元光，迴元經，剖元彝，解元紛，是胃玄同。古不可曼而新，亦不可曼而疋，不可曼而利，亦不可曼而

害，不可曼而貴，亦可不可曼而淺，古為天下貴。以正之邦，以敵甬兵，以亡事取天下。虛可以智元狀也？夫天多具韋而民爾畔，民多利器而邦慈昏。人多智天哦勿慈忌，瀧勿慈章，眺息多又。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稟，我亡為而民自蠶，我好青而民自正，我谷不谷而民自黨。

禽息之厚者，比於赤子。蟲蠶蝨它弗蠶，攫鳥猷獸弗哺，骨溺董柔而捉固，未智北戊之倉旁惹，精之至也。久日曉而不息，咏之至也。咏曰稟，智咏曰明，賤生曰羨，心貞既曰弼。勿蹙則老，是胃不道。名與身，管新？身與貨，管多？賁與賁，管妨？佷恐，必大賈；厝贊，必多賈。古智足，不辱；智是，不念：可以長舊。返也者，道僮也；溺也者，道之甬也。天下之勿生於又，生於亡。柴而涅之，不不若已；湍而羣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涅室，莫能獸也；貴福喬，自遺咎也；攻述身退，天之道也。

乙

給人事天，莫若齋。夫唯齋，是以景。是以景備，是胃「重積惠。重積惠，則亡」不克。「亡」不克，則莫智兀死。莫智兀死，可以又賊。又賊之母，可以長「舊。是胃深根固柢」，長生售視之道也。學者日赫，為道者日鼎。鼎之或鼎，以至亡為也。亡為而亡不為。幽學亡惠。唯與可，相去幾可？兗與亞，相去可若？人之所景，亦不可以不景人。惠辱若累，貴大患若身。可胃惠辱？惠為下也，曼之若累，避之若累，是胃惠辱辱累。「可胃貴大患」若身？瘡所以又大患者，為瘡又身；返瘡亡身，或可「患」？古貴以身「為天下，若可以宅天下矣」；恐以身為天下，若可以送天下矣。

上士昏道，董能行於兀中；中士昏道，若昏若亡；下士昏道，大英之。弗大英，不足以為道矣。是以建言又之：明道女孛，迨道女績，「進」道若

退。上惠女浴，大白女辱，聖惠女不足，建惠女「偷，質」貞女愈。大方亡禺，大器曼城，大音鼎聖，天象亡埜，道……

闕元門，賽元逸，又身不歪。啓元逸，賽元事，又身不歪。大城若夫，元甬不甬。大涅若中，元用不穿。大攷若仇，大城若誦，大稟若屈。臬秀蒼，青秀然，清清，爲天下定。善建者不臬，善保者不兌，子孫以元祭祀不中。攷之身，元惠乃貞；攷之留，元惠又舍；攷之留，元惠乃長；攷之邦，元惠乃奉；攷之天下，「元惠乃溥。以豕觀」豕，以留觀留，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虛可以智天「下然？以此」。

丙

大上，下智又之；元即，新譽之；元既，悞之；元即，元之。信不足，安又不信。猷睿元貴言也。成事述衺，而百管曰我自狀也。古大道變，安又惠義；六新不和，安又孝等；

邦豕緡「亂」，安又正臣。

發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坪大。樂與餌，恣客生。古道「之出言」，淡可元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聖之不足聞，而不可既也。

君子居則貴左，甬兵則貴右。古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曼已而甬之。鏘鏘爲上，弗散也。誡之，是樂殺人。夫樂「殺人不可」以曼志於天下。古吉事上左，斃事上右。是以支牖軍居左，上牖軍居右，言以斃豐居之也。古殺「人衆」，則以恣悲位之，戰勦則以斃豐居之。

爲之者敗之，輟之者避之。聖人無爲，古無敗也；無輟，古「無避也」。新又若詞，則無敗事豈。人之敗也，死於元虞成也敗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曼之貨；學不學，復衆之所逃。是以能補壘勿之自狀，而弗敢爲。

附：郭店楚簡《太一生水》

大一生水，水反補大一，是以成

天。天反補大一，是以成陞。天陞「復相補」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補也，是以成會易。會易復相補也，是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補也，是以成倉然。倉然復相補也，是以成溼澡。溼澡復相補也，成散而生。古散者，溼澡之所生也。溼澡者，倉然之所生也。倉然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者，會易之所生。會易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陞之所生也。天陞者，大一之所生也。是古大一贊於水，行於時，迺而或「始，以己爲」壘勿母。罷塊罷溼，以忌爲壘勿經。此天之所不能殺，陞之所不能壘，會易之所不能成，君子智此之胃……

下，土也，而胃之陞。上，燹也，而胃之天。道亦元志也，青昏元名。以道從事者，必恣元名，古事成而身長。聖人之從事也，亦恣元名，古衺成而身不剔。天陞名志並立，古恣元方，不思相尚。「地道賤強」，天道貴溼，雀成者以衺生者，伐於強，責於「弱」。何謂也？天不足」於西北，元下高以弼。陞不足



於東南，丌上〔厚而壯。不足於上〕者，又余於下；不足於下者，又余於上。

（廖名春整理）

郭店楚簡《老子》釋文

甲本

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愚棄慮，民復季子。三言以爲文不足，故命之有所囑。視素保樸，少私寡欲。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能爲百谷下，是以能爲百谷王。聖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後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樂進而弗詰。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罪莫厚於甚欲，咎莫僉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知足之爲足，此恒足矣。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強於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果而弗伐，果而弗驕，果而弗矜，是謂果而不強，其事好長。古之善爲士者，必微妙玄通，深不可志，是以爲之頌：豫乎「其」如冬涉川，猶乎其如畏四鄰；嚴乎其如客，遠乎其如釋；屯

乎其如葉，沌乎其如濁。誰能濁以靖者？將徐清；誰能牝以主者？將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涅。爲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臨事之紀：慎各如始。此無敗事矣。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教不教，復衆之所過。是故聖人能尊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爲。道恒無爲也；侯王如能守之，而萬物將自爲。爲而欲作，將正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知足，知足以靜，萬物將自定。大，小之；「多，少之。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猷難之，故終無難。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也，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此斯不善已。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也。是以聖人居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治也，爲而弗志也，成而弗居也。

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道恒無名，樸，雖小，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也，以輪甘露，民莫之命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道之在天下也，譬猶江海之與小谷。

有象混成，先天地生；清寥，獨立不亥，可以灑檉煜履，浮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大曰折，折曰轉，轉曰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瀟地，地瀟天，天瀟道，道瀟自然。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與。虛而不屈，沖而愈出。至虛，恒也；守沖，篤也。萬物旁作，居以顧復也。天道云云，各復其根。

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謀也；其臚也，易判也；其幾也，易復也。爲之於其無有，治之於其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作「於壘土」；百仞之高，始於「足下」。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閉其兌，塞

其門，和其廣，同其塵，畜其銳，解其忿，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夫天多忌諱而民彌叛，民多利器而邦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濼物滋彰而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爲而民自爲，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蜂蠆虺蛇弗螫，攫鳥猛獸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陽怒，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憂，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隘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返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亡。持而涅之，不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

長保也。金玉涅室，莫能守也；貴富而喬，自遺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乙本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也。無爲而無不爲。絕學無憂。唯與呵，相去幾何？美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去天下矣。上士聞道，僅能行之。中士聞道，



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弗大笑，不足以爲道矣。是以建言有之：明道如孝，夷道如類，進道如退。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廣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質貞如渝。大方無隅，大器曼成。大音希聲，天象無埜，道……

閉其門，塞其兌，終身不痾。啓其兌，塞其事，終身不治。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其用不窮。大巧若拙，大呈若誦，大直若屈。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善建者不拔，善保者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不絕。修之身，其德乃貞；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攸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以此」。

丙本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

足，安有不信。猷乎，其貴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謂我自然也。故大道廢，安有仁義。智慧出，安有大偽。六親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亂，安有貞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故道之出言，淡呵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不可既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鈇襲爲上，弗美也。媯之，是樂殺人。夫樂殺人，不可以得志於天下。故吉事上左，喪事上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故殺人衆，則以哀悲泣之；戰勝，則以喪禮居之。爲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也。「無執，故無失也」。慎終若始，則無敗事矣。人之從事也，恒於其且成也敗之。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教不教，復衆之所過。是故聖人能尊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爲。

附：郭店楚簡《太一生水》釋文

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輔也，是以成寒熱。寒熱復相輔也，是以成濕燥。濕燥復相輔也，成歲而止。故歲者，濕燥之所生也。濕燥者，寒熱之所生也。寒熱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者，陰陽之所生（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於水，行於時，周而又「始，以己爲」萬物母。一缺一盈，以己爲萬物經。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所不能埋，陰陽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謂「聖，不知此之謂冥」。

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道亦其字也，請問其名。以道從事者，必託其名，故事成而身長。

聖人之從事也，亦託其名，故功成而身不傷。天地名字並立，故爲其方，不思相尚。「地道賤強」，天道貴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於強，積於「弱」。何謂也？天不足」於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於東南，其上「厚而壯。不足於上」者，有餘於下；不足於下者，有餘於上。

（廖名春釋文）



老子道德經

(馬王堆帛書本)

點校說明

《老子道德經》馬王堆帛書本，1973年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係西漢初抄本。有甲、乙兩種抄本。其《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與通行本不同。底本出處：《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老子甲本

馬王堆帛書本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也。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也，則】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皮(彼)取此。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靈)，浴(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爲正。其致之也，胃(謂)天毋已清將恐【裂】，胃(謂)地毋【已寧】將恐【發】，胃(謂)神毋已靈(靈)將恐歇，胃(謂)浴(谷)毋已盈將

將恐渴(竭)，胃(謂)侯王毋已貴【以高將恐蹶】。故必貴而以賤爲本，必高矣而以下爲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謂)【曰】孤寡不稟(穀)，此其賤【之本】與，非【也】？故致數與(譽)无與(譽)。是故不欲【祿祿】若玉，硌硌【若石】。【上士聞道，勤能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爲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費，進道如退，夷道如類。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廣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質真如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褒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天下之所惡，唯孤寡不稟【穀】，而王公以自名也。勿(物)或敗(損)之【而益，益】之而敗(損)。故人【之所】教，夕(亦)議而教人。故強良(梁)者不得死，我【將】以爲學父。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

之致（至）堅。无有人於无間。五（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敝）。大盈若淵（冲），其用不羸（窘）。大直如詘（屈），大巧如拙，大贏如灼。趨（躁）勝寒，靚（靜）勝炅（熱）。請（清）靚（靜），可以爲天下正。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惡（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憚於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弗爲而成。爲【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將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聖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

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也。【聖人】之在天下，愉愉焉，爲天下渾心，百姓皆屬耳目焉，聖人皆咳之。【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蓋【聞善】執生者，陵行不【避】矢（兕）虎，人軍不被甲兵。矢（兕）无所揣（揣）其角，虎无所昔（措）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也，夫莫之討（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長之，遂之，亭之，口之，【養之、覆之。生而】弗有也，爲而弗寺（恃）也，長而弗宰也，此之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閤（閤），閉其門，終身不堇（勤）。啓其閤，濟其事，終身【不棘。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毋道（遺）身央（殃），是胃

（謂）襲常。使我擦（挈）有知也，【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倉甚虛，服文採，帶利【劍，厭】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絕】。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逢（蜂）蜺（蜺）蝮（虺）地（蛇）弗螫，攫鳥猛獸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會】而【媵】怒，精【之】至也。終日（日）號而【不爇】，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即老，胃（謂）之不道，不【道早已。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閤，閉其【門，和】其光，同其塵（塵），坐（挫）其闕（銳），解其紛，是胃（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

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淺（賤）。故爲天下貴。以正之（治）邦，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邦家茲（滋）昏。人多知（智），而何（奇）物茲（滋）【起】。法物滋章，而【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爲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邦屯屯【】。其正（政）察察，其邦夬（缺）夬（缺）。^① 蹇（禍），福之所倚；福，蹇（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也？】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繼，光而不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胃（謂）深樞（根）固氏（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

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申（神）不傷人也，聖人亦弗傷【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交）也。^② 牝恒以覲（靜）勝牡。爲其覲（靜）【也，故】宜爲下。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於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過欲兼畜人，小邦者不過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故大邦者宜】爲下。【道】者，萬物之注也，^③ 善人之葆（寶）也，不善人之所葆（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賀（加）人。人之不善也，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④ 雖有共之璧以先四馬，^⑤ 不善（若）坐而進此。古之所以貴此者何也？不胃（謂）【求以】得，有罪以免與（與）？故爲天下貴。爲无爲，事无事，味无未（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其易也，爲大乎其細也】。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是以聖人冬（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

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猷（猶）難之，故冬（終）於无難。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謀【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爲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作於羸（累）土。^⑥ 百仁（仞）之高，台（始）於足【下】。爲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聖人无爲【也，故】无敗【也】；无執也，故无失也。^⑦ 民之從事也，恒於其成事而敗之。故慎終若始，則【无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騰（騰）^⑧；學不學，而復衆人之所過；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爲。故曰：爲道者非以明民也，^⑨ 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知（智）也。故以知（智）知邦，邦之賊也；以不知（智）知邦，【邦之】德也；恒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此胃（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江【海】之所以能爲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爲百浴（谷）王。是以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

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樂隼（推）而弗厭（厭）也，非以其無靜（爭）與？故【天下莫能與】靜（爭）。小邦寡（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遠送（徙）。有車周（舟）無所乘之，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粼（鄰）邦相望（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爲而弗爭。天下皆謂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宵（肖）。若宵（肖），細久矣。我恒有三葆（寶），之，一曰茲（慈），二曰檢（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今舍其茲（慈），且勇；舍其後，且先；則必死矣。夫茲（慈），【以

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建之，女（如）以茲（慈）垣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弗【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胃（謂）不靜（爭）之德，是胃（謂）用人，是胃（謂）天，古之極也。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進寸而芮（退）尺。是胃（謂）行无行，襄（攘）无臂，執无兵，乃（扔）无敵矣。蹇（禍）莫於（大）於无適（敵），无適（敵）斤（近）亡吾吾葆（寶）矣。故稱兵相若，則哀者勝矣。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裹（懷）玉。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民之不】畏畏（威），則大【威將至】矣。母（毋）聞（狎）其所居，毋厭（厭）其所生。夫唯弗厭（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被【彼】取此。勇於敢者【則殺，

勇】於不敢者則恬（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戰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彈（坦）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殺惡（懼）之也？若民恒是（畏）死，則而爲者吾將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則恒有司殺者。夫伐（代）司殺者殺，是伐（代）大匠斲也，夫伐（代）大匠斲者，則【希】不傷其手矣。人之飢也，以其取食逸之多也，是以飢。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爲【也】，是以不治。民之至（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至（輕）死。夫唯无以生爲者，是賢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菴（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棟（枯）槁。故曰：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細，生之徒也。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恒。強大居下，柔弱微細居上。天下【之道】，猶張弓【者也，高者印（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敗（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敗



(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敗(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而有以取奉於天者乎？】^④「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也。故聖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詢(詬)，是胃(謂)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胃(謂)天下之王。【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焉可以爲善？是以聖右介(契)而不以責於人。^⑤故有德司介(契)，【无】德司適應能力斃(徹)。夫天道无親，恒與善人。

① 通行河上公註本、王弼註本此下有「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一句，帛書甲乙本皆無。《韓非子·解老》亦無。嚴遵《道德指歸》本已有。
② 乙本作「故失道而後德」，通行本同，此多「失道矣」三字。

③ 「其」原作「元」，即《說文》訓「下基」之「丌」字。帛書常以「元」爲「其」，釋文一律寫作「其」。《老子》甲本《德經》作「元」，《道經》作「其」，文義既

同，不復區別。

④ 通行本下有「萬物得一以生」一句，嚴遵本無，與帛書合。

⑤ 乙本作「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通行本同。

⑥ 「毋已」乙本同，通行本作「無以」。河上公註此五句皆言「無已時」，意爲「已止」之已，知其原本與帛書同，今本是後人所改。

⑦ 誤重「將」字。又通行本下有「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一句，嚴遵本無。

⑧ 「上士聞道」以下九十八字，通行本是第四十一章，在「反者道之動」章後，「道生」章前。甲本次序與乙本合。

⑨ 此處所補缺字較原缺空位約多二、三字，疑原有脫誤。

⑩ 通行本作「大辯若訥」。疑此處有脫文，原文當作「大贏如紉，大辯如訥」。訥，即訥字之誤。參考乙本《德經》註①。

⑪ 通行本皆作「靜勝熱」。《道經》一五一「或晁或吹」之「晁」字，乙本亦作「熱」。「晁」，從火日聲，當即熱之異體字，不讀古迴切或古惠切(見《廣韻》)。

⑫ 「罪」上原有圓點，是劃分章節之符號，惟此類符號今已殘缺不全，不能藉以恢復《老子》分章之舊觀。

⑬ 「憎」字左旁殘損，今據《韓非子·解老》、《喻老》及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等書寫作憎字。

⑭ 乙本同，通行本作「攝生」，執、攝音近義通。

⑮ 遂：通行本作「育」，意同。《廣雅·釋言》：

「遂，育也。」

⑯ 亭之口之：乙本作「亭之毒之」，王弼、傅奕等本同；河上公本作「成之執之」。此處殘劃不似毒或執字，故缺而未補。

⑰ 各本下有「既知其子」一句，此脫。

⑱ 問：乙本作「說」，通行本作「說」。『字』當訓「穴」，古書或作「閱」(詳乙本《德經》註①)。此疑是「閱」字之誤。

⑲ 「擦」即「挈」之異體，各本皆作「介」。嚴遵《道德指歸》釋此句云：「負達抱通，提聰挈明」，註引經文作「挈然有知」，而經的正文已改作「介」。

⑳ 乙本作「儻」，通行本作「徑」。『解』，疑讀爲「嶮」，指山谷間。一說解讀爲「徑」。

㉑ 「祭」字上部誤從然，與「然」字形近相混，帛書中或作「然」字用，以下按文意分釋，不再註明。

㉒ 乙本作「蜂癘蟲蛇弗赫」。《廣雅·釋蟲》：「蟹，蝸也」。測、蟹、癘、蠶古音近相通。蝦即蝸，古虺字，見《莊子》及《韓非子》；乙本作「虫」，是虺之古文。此句河上公本作「毒蟲不螫」，註「蜂蠶蛇虺不螫」。王弼本作「蜂蠶虺蛇不螫」，與帛書合。

㉓ 「爰」當爲「憂」之省，猶爵省爲尉(見前)。此讀爲憂。嚴遵本作「嘍」。《玉篇·口部》：「嘍，《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嘍。』嘍，氣逆也。」帛書爰字常寫作夏，通行本《老子》此字多作嘍，《莊子·庚桑楚》引亦作嘍，司馬彪註：「楚人謂啼極無聲曰嘍。」

㉔ 此句通行本作「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25 通行本「和其光同其塵」六字在「解其紛」下。

26 通行本作「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傳奕、范應元本作「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27 邦：各本作「民」，蓋避漢高帝劉邦諱改。又上二句缺文據乙本補，「其民」逕改作「其邦」。

28 通行本此句無「也」字，在「天下之牝」句上。

29 注：乙本同，通行本作「奧」。按「注」讀為「主」，《禮記·禮運》：「故人以爲奧也」，注：「奧，猶主也。」

30 通行本作「三公」。

31 通行本無「之」字。

32 作：起也。「羸」，乙本作「藥」，通行本作「累」。羸累雙聲，古常通假，此處皆當讀爲藥，古書亦作藥，藥，盛土籠也。

33 「無執也故无」五字，塗硃改寫。

34 賂：各本作「貨」。《說文》貝部：「賂，資也。或曰此古貨字。」此從肉，誤。

35 故曰：各本作「古之」。

36 乙本作「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通行本同，疑此處誤倒。

37 乙本作「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嚴遵本作「使人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傳奕、范應元本同，「人」作「民」。按《周禮·鄉師》：「間共祭器，族共喪器。」十百人器蓋指吉兇禮樂之器，老子非禮，故言不用。各本將人（或民）字乙在上者皆誤。

38 乙本同，通行本「遠」上有不字。按帛書遠與重對言，作動詞用，「遠徙」猶言避免遷徙。另一種解釋：「重字貫「死徙」一事。《孟子·滕文公

上》：「死徙無出鄉」，注：「死謂葬死。」《呂氏春秋·上農》：「民農則其產復（厚），其產復（厚）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而無二慮」，是其義。

39 乙本同，通行本作「安其居，樂其俗」。

40 甲本中「堅」字，或以爲「望」，或以爲「堅」。按望上部從明，堅下部從土，寫者混爲一字，實誤。以下隨文義釋出，不再註明。

41 缺字據乙本補。嚴遵本作「善者不辯，辯者不善」。通行本此二句在「知者不博」之前，文同嚴本。

42 乙本作「市（持）而賣之」，通行本同，此脫三字。

43 《韓非子·解老》引同。乙本事作器。通行本作「故能成器長」。

44 各本有「舍其儉且廣」一句，此脫。

45 乙本同，通行本「建」作「救」，帛書甲本建，棼形近，蓋傳寫致誤。

46 乙本同，通行本無「女」字，「垣」作「衛」。《釋名·釋宮室》：「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

47 通行本作「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乙本亦無「之力」二字。此脫配字。

48 吾不：各本作「不敢」。按古代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銀雀山漢簡有「爲人客則先人作」，及「主人逆客於境」之語，故「進寸」指客，「退尺」指主，此句猶言吾不爲客而爲主，與上句義正相反。疑上句是用兵者之言，自此句以下是老子之言。一說：主，兵主，見《管子》之《七法》、《兵法》、《地圖》等篇。帛書《十六經·順道》：「不廣其衆，不爲兵邦（主），不爲亂首，

……不謀割人之野，不謀劫人之字。」《文子·道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大人行之，圖家滅亡。」即老氏「不敢爲主」之意。嚴遵註「吾不敢爲主」謂「不爲唱也」，注「而爲客」謂「後民行也」，得其義。與此句不矛盾，不須另作解釋。

49 此章誤字太多，「執」字原用硃塗過，「大於」誤作「於於」，「吾葆」衍「吾」字。

50 「若」字用硃塗過。通行本作「加」。若，當也。銀雀山漢簡：「兵有客之分，有主人之分。客之分衆，主人之分少。客倍主人半，然可敵也。」舉兵多少相當，則主人勝。加疑如字之誤。

51 各本作「言有宗，事有君」，疑此處誤。

52 「病」字原用硃塗過。此句各本作「不知知，病」，無下「不」字。《淮南子·道應》引作「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義最分明。《呂氏春秋·別類》亦言「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可證此處「不」字不當有重文。又通行本此下有「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二句，乙本亦無。

53 「故去被取此」五字用硃塗過。

54 「則而爲者」各本作「而爲奇者」，此疑有脫誤。

55 此二句，乙本同。通行本作「常有司殺者殺」，無「若民恒且必畏死則」八字。

56 乙本同，「逆」作「脫」。通行本作「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後漢書·郎顛傳》引同通行本。逆，脫並假爲稅。此處（通行本第七十五章）人、百姓、民分別言之（嚴遵本同），人自是以稅「取

食」者。帛書《周易》卷後古佚書《二三子問》論「人君至於飢乎」，舉出民反；《論語·顏淵》記齊景公言「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意同，蓋春秋戰國間有此社會問題，正可作此註脚。一說：稅讀為術。《韓非子·解老》：「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淮南子·詮言》：「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即此義。

57 乙本同，帛書《經法·論》「百族不親其事」，意與此近。通行本作「民之難治」。

58 通行本作「其死也堅強」，無「尙切」二字。尙，乙本作「強」，義為硬。切讀為「切」。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九：「堅韌，今作「切」，同，而振反。《通俗文》：「柔堅曰切」，《管子》曰「筋切而骨強」是也。《玉篇·肉部》：「切，堅肉也。」《篆隸萬象名義·肉部》：「切，脯堅。」皆指乾肉言，與此處義尤近。

59 恒：疑讀為「桓」。《說文》：「桓，竟也。」木強則桓，猶木強則折。通行本作「共」或「兵」。

60 各本皆無「下」字，下文又有「故天之道」，知此「下」字是衍文。

61 通行本作「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62 各本作「是以聖人執左契」，此脫「人執」二字，假介為契。契即合同，分左右，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史記·平原君傳》：「操右契以責。」《戰國策韓策三》言安成君「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鮑彪註：「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

道經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萬物之始也。¹有名，萬物之母也。²【故】恒无欲也，³以觀其眇（妙）；⁴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噉。⁵兩者同出，異名同胃（謂）⁶。玄之有（又）玄，衆眇（妙）之【門】。天下皆知美為美，惡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⁷有、无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⁸意（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隋（隨），恒也。⁹是以聲（聖）人居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¹⁰也，為而弗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¹¹，是以弗去。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聲（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无不治矣。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瀟

（淵）呵始（似）萬物之宗¹²。銜（挫）其¹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呵【或存】。吾不知【誰】子也¹⁴，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聲（聖）人不仁，以百省（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與（與）？虛而不涸（屈），踵（動）而俞（愈）出。多聞數窮¹⁵，不若守於中。浴（谷）神【不】死，是胃（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胃（謂）【天】地之根。綿綿呵若存，用之不堇（勤）¹⁶。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聲（聖）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與（與）？故能成其私。上善治（似）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爭）¹⁷，居衆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瀟（淵），予善信¹⁸，正（政）善治，事善能，踵（動）善時。夫唯不靜（爭），故无尤。擅（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之□之】¹⁹，□可長葆之²⁰。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貴富而驕（驕），自遺咎也。功述（遂）身芮（退），天【之道

也。戴營魄拘一，能毋離乎？搏氣至柔，能嬰兒乎？修（滌）除玄藍（鑿），能毋疵乎？愛（民治國），能毋以知乎？天門啓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為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長而弗宰，是謂玄德。卅【輻同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也】。然（埏）埴為器，當其无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當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五色使人目明（盲），馳騁田獵【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貨）使人之行方（妨），五味使人口咂（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聲（聖）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故去寵（彼）耳（取）此。龍（寵）辱若驚，貴大橐（患）若身。苛（何）胃（謂）龍（寵）若驚，失【之】若驚，是胃（謂）龍（寵）辱若驚。何胃（謂）貴大橐（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橐（患）者，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橐（患）？故貴為身於為天下，若可以迺（託）天下矣；

愛以身為天下，女何（可）以寄天下。視之而弗見，名之曰微。聽之而弗聞，名之曰希。播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計（詰），故園（而為一）。一者，其上不做，其下不忽。尋尋呵不可名也，復歸於无物。是胃（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忽恍。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謂）【道紀。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達】，深不可志（識）。夫唯不可志（識），故強為之容，曰：與呵其若冬【涉水，猶呵其若】畏四【鄰，嚴】呵其若客，渙呵其若凌（凌）澤（釋），□呵其若樞（樸），濬【呵其若濁，澀呵其若浴（谷）。濁而情（靜）之，余（徐）清。女（安）以重（動）之，余（徐）生。葆（保）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至虛極也，守情（靜）表也。萬物旁（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天物雲雲，各復歸於其【根，曰靜。】情（靜），是胃（謂）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帝

（妄），帝（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沕（沒）身不怠。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案有不信。【猶呵】其貴言也。成功遂事，而百省（姓）胃（謂）我自。故大道廢，案有仁義。知（智）快（慧）出，案有大偽。六親不和，案有畜（孝）茲（慈）。邦家闕（昏）亂，案有貞臣。絕聲（聖）棄知（智），民利百負（倍）。絕仁棄義，民復畜（孝）茲（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言也，以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无憂。唯與訶，其相去幾何？美與惡，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恍呵其未央哉】衆人呶（熙）呶（熙），若鄉（饗）於大牢，而春登臺。我泊焉未佻（兆），若【嬰兒未咳】。累累如【无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遺。我禺（愚）人之心也，蠢蠢呵。鬻（俗）【人昭昭，我獨若】胃（昏）呵。鬻（俗）人蔡（察）蔡（察），我獨闕（闕）闕（闕）



呵。忽呵其若【海】，望（恍）呵其若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以惺（俚）。吾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物，唯望（恍）唯忽。【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望（恍）呵忽呵，中有物呵。漣（幽）呵鳴（冥）呵，中有請（精）地（呵）。其請（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順衆佞（父）。吾何以衆佞（父）之然？以此。炊者不立，自視（示）不章，【自】見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糝（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居。曲則金（全），枉則定（正），注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聲（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不【自】視（示）故明，不自見故章，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全者，幾【語才（哉）】？誠金（全）歸之。希言自然。飄風不冬（終）朝，暴雨不冬（終）日。孰爲此？天地，【而弗能久，又況】於【人乎】？故從事而

道者同於道，德（得）者同於德（得），者（失）者同於失。同德（得）【者】，道亦德（得）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繡（寂）呵繆（寥）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爲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遠，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爲【輕】，輕根，清（靜）爲【躁（躁）】。是以君子衆（終）日行，不離其【重】。唯（雖）有環官，燕處【則超】若。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趨（躁）則失君。善行者无弊（轍）迹，【善】言者无瑕適（謫），善數者不以【籌（籌）】筭（策）。善閉者无闕（關）籥（闕）而不可啓也，善結者【无】繩約而不可解也。是以聲（聖）人恒善懷（救）人，而无棄人，物无棄財，是胃（謂）【愧明】。故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齋（資）也。不貴

其師，不愛其齋（資），唯（雖）知（智）乎大昧（迷）。是胃（謂）【眇（妙）】要。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爲天下溪，恒德不離（離）。恒（德）不離，復歸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爲天下浴（谷），恒德乃【足】。德乃【足，復歸於樸】。知其，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恒德不賁（貳）。恒德不賁（貳），復歸於无極。握（樸）散【則爲器，聖】人用則爲官長，夫大制无割。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爲者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物或行或隨，或炁（熱）或【吹，或強或挫】，或坏（培）或擗（墮）。是以聲（聖）人去甚，去大，去楮（奢）。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居，楚枋（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強焉。果而毋驕（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謂）【果】而不強。物壯而老，是胃（謂）之【不道，不道蚤（早）已】。夫兵者，不祥之器【也】。

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居^①。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②，不得已而用之，銛襲爲上^③，勿美也。若美之，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喪事上右；是以便（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殺人衆，以悲依（哀）立（莅）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道恒无名，樞（樸）唯（雖）【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谷（合），以俞甘洛（露）^④。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譬）道之在天【下也，猶小】浴（谷）之與江海也。知人者，知（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忘者，壽也。道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萬物歸焉而弗爲主^⑤，則恒无欲也，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弗】爲主，可名於大。是

【以】聲（聖）人之能成大也^⑥，以其不爲大也，故能成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樂與餌，過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談（淡）呵其无味也。【視之】，不足見也。聽之，不足聞也。用之，不可既也。將欲拾（翕）之，必古（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古（固）與之^⑦。將欲奪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謂）微明。友（柔）弱勝強^⑧，魚不脫於瀟（淵），邦利器不可以視（示）人。道恒无名^⑨，侯王若守之，萬物將自逸（化）^⑩。逸（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樞（樸）。【鎮之以】无名之樞（樸），夫將不辱^⑪。不辱以情（靜），天地將自正^⑫。

① 乙本同，通行本「萬物」作「天地」，《史記·日者列傳》引與帛書同。王弼註：「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似其原本與帛書同，今本經後人妄改。
② 「恒無欲也」與下句「恒有欲也」，乙本同，通行本無「也」字。自宋以來，學者多於「恒無」、「恒有」斷句，「欲」連下讀，與帛書甲乙本不合。

③ 噉：乙本同，通行本作「微」，無「所」字。
④ 乙本同。謂，指旨趣。通行本作「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⑤ 「善」字下原有鈎號，似是斷句之誤。
⑥ 盈：通行本作「傾」，蓋避漢惠帝劉盈諱改。盈，假爲呈或逞，呈現。帛書《經法·四度》：「高下不蔽其形。」

⑦ 乙本同，通行本無「恒」字。

⑧ 甲本《道經》聖字皆寫作聲，音近通假。

⑨ 各本作「夫唯弗居」，此脫「弗」字。

⑩ 瀟是淵之異體字，春秋時《王孫遺古者鐘》、《肅哲聖武》、《齊縛》及《叔夷鐘》、《肅肅義政》，肅皆讀爲淵。「呵」，乙本同，通行本作「兮」。凡通行本

「兮」字，帛書甲乙本皆作「呵」。

⑪ 乙本作「挫其兌」，通行本作「挫其銳」。此脫一字。

⑫ 「吾」字原用原殊塗過。

⑬ 聞：乙本同，通行本多作「言」。《老子·想爾註》本亦作「聞」。

⑭ 董：通行本作「勤」。按《淮南子·原道》：「旋綿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註：「綿，猶小也。勤，猶盡也」。又《原道》：「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文義亦與此同。

⑮ 乙本亦作「而有爭」，通行本作「而不爭」，義正相反。按下文云：「夫唯不爭故無尤」，疑通行本

是。

⑯ 乙本作「予善天，言善信」，通行本作「與善仁，言善信」，此脫三字。

17 乙本作「掘而允之」，通行本作「揣而銳之」，河上公註：「揣，治也」。此處「之」上殘字缺左旁，右從骨，疑是鉛字。鉛作動詞用，《荀子》中常見，如《榮辱》篇「鉛之重之」，註：「鉛與沿同，循也。撫循之。」允、鉛古音同，可通用。銳則鉛字之誤。又此多出「口之」二字，當是筆誤。

18 乙本作「不可長葆也」。此處「可」上殘字僅餘右上半，似「惡」字。

19 通行本此二句作「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在「五色令人目盲」句下，文義整齊，甲乙本皆顛倒錯亂。

20 以上三句乙本同，通行本作「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搏亦作搏。按《說文》「摑，撫也，摹也」；「夷，平也」。蓋摑訛為搏，摑與夷義不相應，遂改夷為微，而將「視之不見」句之微改為夷。

21 函：乙本作「緝」，通行本皆作「混」。按函從東從口，疑即《說文》部首之彙字，在此讀為櫛，完木未析也。

22 「者」上重文號，是前行末一字之重文，今前行末一字已缺，據乙本釋為「一」。帛書重文號常另起行，而前行之本字亦或殘缺，以下補字類此者不盡註明。「一者」二字，傳奕本與帛書合，它本皆無。

23 做：乙本作「謬」。「忽」，乙本及想爾本同。通行本此二句作「其上不曠，其下不昧」。

24 「尋」字帛書常見，舟旁或移在右。此字由友、舟、寸三部分組成，其後友變為右，舟變為工，則成今

體之尋字。帛書《五十二病方》第四十六、七行，尋與鳳、心等字押韻。「尋尋」，乙本同，通行本作「繩繩」。尋、繩音近通假。

25 乙本同，通行本今作「古」。按此與下文「自今及古」（一三四行）同意，通行本（第二十一章）或作「自古及今」，皆出後人所改。

26 乙本同，通行本作「渙兮若冰之將釋」。想爾本作「散若冰將洿」。

27 「呵」殘字，左從玉，右旁缺。乙本作「沌」，想爾本作「混」，通行本作「敦」。

28 以上二句前，通行本皆有「敦能」二字，想爾本無，與帛書合。

29 表：乙本作「督」，通行本作「篤」。《淮南子·道應》引亦作「篤」。表或是疑字之誤。

30 天：乙本同，通行本作「夫」。「雲雲」，乙本作「魂魂」，通行本作「芸芸」。《呂氏春秋·園道》：「雲氣西行，云云然。」註：「云，運也。」《夏小正》戴氏傳二月：「魂魂也者，動也。」《太玄·玄告》：「魂魂萬物，動而常沖。」

31 案：乙本作「安」。通行本此處多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安、案與焉，音近義通，作「於是」解，或誤以焉為句尾語詞，屬之上句，遂並下句增一焉字。

32 詞：乙本作「呵」，通行本作「阿」。《說文》「詞，大言而怒也」。唯為應諾之聲，詞為責怒之詞，二者相對。

33 順：乙本同，通行本作「閱」。「伐」，又見下句，乙本作「父」，通行本作「甫」。按《莊子·天

地》：「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鶡冠子·王鈇》：「天誠信明因一，不為眾父易一」，「眾父」皆指古史上的一些首領。閱謂更歷（參考《老子翼》）。《爾雅·釋詁》：「順，叙也，緒也。」《釋名·釋言語》：「順，循也」。順、閱義近。

34 乙本同。「炊」，疑讀為「吹」，古導引術之一動作；河上公本作「跂」，王弼本作「企」。唐寫本及石刻本此句有作「喘者不久」者。又通行本此句下有「跨者不行」一句，按文例當有，甲乙本似誤脫。

35 此二句次序與通行本相反，下章「不自視」二句同。

36 乙本同。通行本「欲」作「道」。「居」，儲蓄。此言惡物為人所棄，雖有貪欲之人亦不貯積。

37 牧：乙本同，通行本皆作「式」。《莊子·天道》記老聃言有「使天下無失其牧乎」？《逸周書·周祝》「為天下者用牧」，註「牧，法也」。

38 當作「不自示故章，不自見故明」，方與上文合，乙本不誤。

39 「者」上一字用硃塗過，所改之字已剝落，其原寫誤字為「者」，現據乙本定為「失」字。

40 乙本作「同於德者」。

41 此四句通行本作「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通行本此下又有「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二句，係錯簡重出，乙本亦無。

42 昆：乙本同，通行本作「混」。按《說文》：

「昆，同也」，亦作「混」。混是假借字。

④ 乙本同，通行本「地」作「下」。范應元本亦作「地」。

④ 環官：通行本作「榮觀」，范應元註「觀，一作館」。《說文》：「館，客舍。」《周禮·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註：「樓可以觀望者也。」《蒼頡篇》：「闕，市門也。」疑環官讀為闕館，闕與館乃旅行必經之處，極躁之地。

⑤ 物無棄財：乙本同，通行本作「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文字·自然》引同甲乙本。

⑥ 愧：乙本作「曳」，通行本作「襲」。《蒼頡篇》：「愧，明也。」《說文》：「愧，習也，從心，曳聲。」襲、習古通用。

⑦ 「溪」字水旁在右。

⑧ 「德」字原無重文號。按下文「德乃足」、「德不貴」例，此處當作「德不離」，寫者誤將德字重文號置於「恒」字之下。乙本此三處德上皆有「恒」字，通行本此三句皆不重出。

⑨ 白：乙本同，通行本作「榮」。《莊子·天下》引與甲乙本同。按《德經》言「大白如辱」，辱，傳奕、范應元本作「驕」，《玉篇》：「驕，垢黑也」，義與白相對。

⑩ 此處「浴」字脫重文號，可據乙本補。

⑪ 「知其」下乙本有白字，通行本同，此脫。

⑫ 通行本此節（「知其白守其黑」至「復歸於無極」）移在上節（「知其白皖其辱」至「復歸於樸」）之前。按《莊子·天下》引「老聃曰」，僅「為天下谿」、「為天下谷」兩段，無此節，學者疑是後人竄入，今

知其附加在漢以前，而移置已見於河上公、想爾本。

⑬ 通行本作「去奢去泰」。泰、大字通。

⑭ 通行本作「荆棘生焉」，荆、楚義同，棘、杝音近；下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二句，焉、年為韻。乙本作「口棘生之」，無下八字。想爾本亦無。

⑮ 乙本同，通行本無居字。

⑯ 「夫兵者不祥之器」七字用濃墨改寫過。

⑰ 欲：通行本作「道」。參考註（三六）。

⑱ 以上二句通行本作「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⑲ 通行本作「恬恢為上」。恬、恬古音同；襲、恢古音相近。

⑲ 俞：乙本同，通行本作「降」。俞，疑讀為揄或輸。

⑲ 乙本同。通行本「萬物」上有「愛養」或「衣被」二字，下無「歸焉」二字。

⑲ 乙本同。通行本無「之能成大也」五字，或並無「是以聖人」四字。

⑲ 與：乙本同，通行本作「興」。按與字於韻不叶，蓋形近致誤。與讀為舉，《呂氏春秋·行論》引逸詩「將欲陪之，必高舉之」，語與此近。

⑲ 友：作《說文》友字古文。「友弱」故言「魚不脫於淵」。乙本作柔，乃音近通假。通行本此句作「柔弱勝剛強」，亦或作「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⑲ 乙本同，通行本作「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按「道恒無名」已見前（一五八行，通行本第三十二章），又為字與化押韻，疑通行本是，帛書兩本皆

誤，或屬有意修正。

⑲ 「急」字從心，為聲，疑即「譌」字異體，在此讀為化。

⑲ 乙本同，通行本「夫」作「亦」，「辱」作「欲」。下句辱字同。

⑲ 乙本同，通行本作「天下將自定」。



老子乙本

馬王堆帛書本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上德（義）
 為之而有以為也。上禮為之而莫之
 應也，則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句（后）仁，失仁而句
 （后）義，失義而句（后）禮。夫禮者，
 忠信之泊（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
 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
 夫居【其厚不】居其泊（薄），居其實而
 不居其華。故去罷（彼）而取此。昔得
 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靈），浴（谷）得一盈，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正。其至也，胃（謂）天母
 已清將恐蓮（裂），地母已寧將恐發，
 神母【已靈將】恐歇，谷母已【盈】將渴
 （竭），侯王母已貴以高將恐歎

（蹶）^⑤。故必貴以賤為本，必高矣而
 以下為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謂）孤寡
 不索（穀），此其賤之本與？非也？
 故至數與無興^⑥。是故不欲祿祿若玉，
 硌硌若石。上【士聞】道，堊（勤）能行
 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弗笑，【不足】以為道。是以
 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費^⑦，進道如退，
 夷道如類。上德如浴（谷），大白如辱，
 廣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質【真如
 渝】，大方無隅（隅）。大器免（晚）成，
 大音希聲，天（大）象無刑（形），道褒
 无名^⑧。夫唯道，善始且善成^⑨。反也
 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
 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人之所亞
 （惡），唯孤寡不索（穀），而王公以自
 【稱也】。物或益之而【云（損）】，云（損）
 之而益^⑩。【人之所教，亦議而教人。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
 出於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

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為之益，
 天下希能及之】矣。名與【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
 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大成如缺，其用不
 敝。大【盈如冲，其【用不窮】。大直如
 詘，大辯如訥，大【巧如拙，【大贏如】
 絀^⑪。趨（躁）朕（勝）寒，【静勝熱。知
 清静，可以為天下正。天下有【道，却
 走馬【以】糞。无道，戎馬生於郊。罪
 莫大可欲^⑫，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憚
 於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不出
 於戶，以知天下。不規（窺）於【牖，
 以【知天道。其出籥（彌）遠者，其知籥
 （彌）【眇】。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
 而名，弗為而成。為學者日益，聞道者
 日云（損），云（損）之有（又）云（損），
 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矣。將
 欲】取天下，恒无事^⑬，及其有事也，
 【又不】足以取天【下矣】。聖【人恒无
 心，以百省（姓）之心為心。善【者善
 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
 之，不信者亦信之，德（得）信也。耶

(聖)人之在天下也歛歛(歛)歛(歛)焉，【爲天下渾心，百】生(姓)皆注其【耳目焉，聖人皆咳之。出】生，人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又(有)三，而民生生，僅(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蓋聞善執生者，陵行不辟(避)兕虎，人軍不被兵革。兕无【所揣其角，虎无所措】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道生之，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道之尊也，德之貴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復(覆)【之。生而弗有，爲而弗恃，長而】弗宰，是胃(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怡(殆)。塞其兑^①，閉其門，冬(終)身不堇(勤)。啓其兑，齊其【事，終身】不棘^②。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央(殃)，是胃(謂)【襲】常。使我介有知，行於大

道，唯他(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懈。朝甚除，田甚芜，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馱(厭)食而齋(資)財【有餘，是謂】盜□^③。【盜】□，非【道】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絕。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有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國，其德乃奉(豐)^④。脩之天下，其德乃博(溥)。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⑤，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茲(哉)？以【此】。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蠱(蜂)癘(蠆)蟲(虺)蛇弗赫(螫)，據鳥孟(猛)獸弗捕(搏)，骨筋弱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會而股怒，精之至也。冬(終)日號而不嘍^⑥，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胃(謂)之【不道，不道蚤(早)已。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兑，閉其門，和其光，同其塵，銜(挫)其兑(銳)而解其紛。是胃(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也，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⑦，【亦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以正之(治)國，以畸(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物茲(滋)章，而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⑧。其正(政)闕(閔)闕(閔)^⑨，其民屯屯。【禍】之所伏^⑩，孰知其極？【其】无正也？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恣(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兼(廉)而不刺^⑪，直而不繼^⑫，光而不眺(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蚤(早)服。蚤(早)服是胃(謂)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胃(謂)【深】根固氏(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治大國若亨(烹)小鮮。以道立(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



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也，【聖人亦】弗傷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大國【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靜朕（勝）牡。為其靜也，故宜為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國者不【過】欲并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則大者宜為下。道者，萬物之注也，善人之葆（寶）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賀（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鄉（卿），雖有【共之】璧以先四馬，不若坐而進此。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胃（謂）求以得，有罪以免與？故為天下貴。為無為，【事無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其易也，為大【乎其細也。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若（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取（聖）人【猶難】之，故【終於無難。其

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謀，其脆也易判，其微也易散。為之於其未有也。治之於其未亂也。合抱之【木，作於毫末】；九成之臺，作於【築（纂）土】；百千之高，始於【足下。為之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取（聖）人無為【也，故無敗也；無執也，故無失也】。民之從事也，恒於其成而敗之。故曰：慎冬（終）若始，則無敗事矣。是以取（聖）人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古之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夫民之難治也，以其知（智）也。故以知（智）知國，國之賊也；以不知（智）知國，國之德也；恒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是胃（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也，乃至大順。江海所以能為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是以能為百浴（谷）王。是以取（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皆

樂誰（推）而弗厭（厭）也，不【以】其无爭與？故天下莫能與爭。小國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遠徙。又（有）周（舟）車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呿（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取（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愈）有；既以予人矣，己愈（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弗爭。天下【皆】胃（謂）我大，大而不宵（肖）。夫唯不宵（肖），故能大。若宵（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恒有三珠（寶），市（持）而珠（寶）之，一曰茲（慈），二曰檢（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茲（慈），故能勇；檢（儉），敢（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器長。今舍其茲（慈），且勇；舍其檢（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死矣。夫茲（慈），以單（戰）則朕（勝），以守則固。天將建之，如以茲（慈）垣

之。故善爲士者不武，善單（戰）者不怒，善朕（勝）敵者弗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胃（謂）不爭【之】德，是胃（謂）用人，是胃（謂）肥（配）天，古之極也。用兵又（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胃（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乃（扔）无敵。禍莫大於无敵，无敵近○亡吾琛（寶）矣。故抗兵相若，而依（哀）者朕（勝）【矣】。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夫言又（有）宗，事又（有）君。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耶（聖）人被褐而裹（懷）玉。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耶（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民之不畏畏（威），則大畏（威）將至矣。毋俾（狎）其所居，毋馱（厭）其所生。夫唯弗馱（厭），是以不馱（厭）。是以耶（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罷（彼）而取此。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梏（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

亞（惡），孰知其故？天之道，不單（戰）而善朕（勝），不言而善應，弗召而自來，單（坦）而善謀。天罔（網）怪怪，疏而不失。若民恒且○不畏死，若何以殺曜（懼）之也？使民恒且畏死，而爲畸（奇）者【吾】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則恒又（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則希不傷其手。人之飢也，以其取食蹠之多，是以飢。百生（姓）之不洽也，以其上之有以爲也，【是】以不治。民之輕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爲者，是賢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脆信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粹（脆），其死也樵（枯）槁。故曰：『堅強，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朕（勝），木強則兢。故強大居下，柔弱居上。天之道，西（猶）張弓也，高者印（抑）之，下者舉之，有余（餘）者云（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云（損）有余（餘）而益不足；人之道，云（損）不足而奉

又（有）余（餘）。夫孰能又（有）余（餘）而【有以】奉於天者，唯又（有）道者乎？是以耶（聖）人爲而弗又（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朕（勝）剛也【，】弱之朕（勝）強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是故耶【聖】人之言云，曰：『受國之詢（詬），是胃（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胃（謂）天下之王。正言若反。禾【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耶（聖）人執左芥（契）而不以責於人【。故又（有）德司芥（契），无德司斲（徹）。】天道无親，常與善人。』《德》三千卅一【。】

①「德」字原用「殊」塗過，乃書誤改寫，而改寫之字後又脫落。各本皆作「義」字，今據以改正。

②各本「盈」上有「以」字，此脫。

③蓮：各本作「裂」，是。蓮，裂一聲之轉，故假蓮爲裂。

④將下各本有「恐」字，此脫。

⑤通行本無「以」字。以，連詞，義猶與。通行本改

「毋已」為「無以」，將此以字省略。

⑥與：甲本作「與」，通行本多作「與」，亦或作「車」。帛書與字時寫成與，同音通假，改爲車，誤。《淮南子·說山》：「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高誘註：「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與無與也。」是高註讀爲譽。傳奕、范應元等本作譽。

⑦費：通行本作「昧」。按《說文》：「費，目不明也，從目，弗聲。」費疑當作費。

⑧「道」下一字通行本作「隱」。此作「隱」，微殘，即褒之異構。褒義爲大爲盛，嚴遵《道德指歸》釋此句云：「是知道盛無號，德豐無謚」，蓋其經文作褒，與乙本同，經後人改作隱。隱，蔽也。「道隱」猶言道小，與上文「大方無隅」四句意正相反，疑是誤字。

⑨始：通行本作「貸」，二字音近通假。樂毅《報燕惠王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見《戰國策》卷三十）。

⑩通行本作「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甲本同，此二句疑誤倒。

⑪此句僅存「一」字，按細與羸對言，嚴遵《道德指歸》此節言「是以羸而若細」，甲本有「大羸如炳」，今據補。《韓詩外傳》引《老子》：「大直若誦，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細與屈通，此句亦可能是「其用不細」。

⑫各本「大」下有「於」字。

⑬通行本作「常無事」，蓋避漢文帝劉恒諱改。

⑭通行本作「兌」。兌，從土，兌聲。《說文》閱字段

玉裁注云：「古假閱爲穴。《道德經》「塞其兌，閉其門」，兌即閱之省。」說、閱音同義通。

⑮棘：與事爲約，通行本作「救」。棘救雙聲通假。

⑯通行本作「盜夸」。《韓非子·解老》作「盜竿」。此本盜下僅存右部木旁，或是從木於聲之字。

⑰《韓非子·解老》引作「修之邦，其德乃豐」。傳奕本、范應元本同。韋讀爲豐，與邦爲韻。此避漢高帝劉邦諱改邦爲國，韻遂不叶。

⑱國：甲本作「邦」。此上所缺字數與甲本不合。甲本有「以鄉觀鄉」一句，通行本同，《韓非子·解老》無。乙本蓋與《韓非子》同。

⑲「暖」字僅存右半，參照甲本寫定。

⑳「利」上原有「害」字，衍，帛書有鈎去的痕跡。

㉑通行本無上「欲」字，按嚴遵《指歸》云：「人主誠能欲不欲之欲」，王弼註云：「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自樸也」，似其本原有，經人妄刪。

㉒闕：從系，門聲，疑即紊之異體，嚴遵、傳奕、范應元本作「閔」，通行本作「閔」。

㉓各本作「禍，福之所倚」；「福之所伏」，此處脫「禍，福之所倚」一句。

㉔通行本作「廉而不劌」。《說文·刀部》：「劌，利傷也。」又「刺，直傷也。」二字義相近。

㉕通行本「繼」作「肆」，肆，音近通假。河上公註「肆，申也」。

㉖此二句通行本作「以靜爲下」。

㉗「珠」、「保」字異，義亦不同。珠即寶，珍也。保，養也。

㉘胃：甲本同。嚴遵、王弼本作「曰」。河上公本

此句作「不日以求得」。

㉙作：通行本作「生」。

㉚千：甲本作「仁」，讀爲仞。《說文》古文仁從千，心作，此千即仁之誤。嚴遵本此句作「百仞之高」，與帛書合，通行本作「千里之行」。

㉛嬰：從文，叩聲。叩，古鄰字（見《汗簡》卷六）。帛書《周易》以嬰爲吝。此假爲鄰。

㉜通行本作「夫惟大，故似不肖」。

㉝「栝」字右旁殘，按帛書中活字皆從木旁，如乙本《道經》「愛民栝國」（二二五行上），今據寫定。

㉞通行本此下有「是以聖人猶難之」一句。按上文已見（甲本五五行，乙本二〇〇行上），當係複出。

㉟通行本作「恢恢」，河上公註「甚大」。按《說文》「姁，大也」，與恢音義皆同。姁，蓋讀爲姁。

㊱「甞信」二字通行本無。甞從骨，恒聲，字書不見，疑其義與甞近。信，甲本作仞，蓋音近通假。《管子·內業》言人「筋信而骨強」，義與此近。

㊲統：甲本作「恒」，疑讀爲恒，就是假借字。

㊳通行本作「人之道則不然」，甲本同，此少三字。

㊴又：通行本作「恃」，按《老子》書中再三言「生而弗有，爲而弗恃」，此疑誤。

㊵水：通行本作「柔」，《淮南子·道應》引同，此誤。

㊶左：甲本作「右」，通行本與乙本同。按甲本是。左右二字形近易誤。古契約，左右分執，右契主取，左契主與。左契非「聖人」所執，且不可「以責於人」。《老子想爾註》「其中有信」句下云：「天曹左契，算有餘數，精乃守之。」《抱朴子·登

涉》言道士常帶「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原作者之意，道士執左契，上帝、老子執右契。疑通行本由於道士常見「左契」，不見「右契」，不解其義，遂將此句皆改成「左契」。

⑫此是《德經》尾題，殘破太甚，德字僅存左部彳旁兩小點；一字存橫劃的兩端，中間稍缺，亦可能是七字。帛書《老子》甲乙兩本皆分為二篇，《德經》在上，《道經》在下，與《韓非子·解老》、《嚴遵《道德指歸·說二經目》相合。自東漢以來，河上公、想爾、王弼等注本則改為《道經》在前矣。按《德經》云：「大者宜為下」；又「強大居下，柔弱居上」，是《老子》思想雖置《德經》在上，仍以《道經》為首要，故言「道德」，猶《周易》六十四卦皆先下卦後上卦，六爻亦從下數起。《莊子》、《淮南子》、《史記》等書多言「道德」，知古人決不稱作《道德經》。

道經

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觀其妙】；恒又（有）欲也，以觀其所噉。兩者同出，異名同胃（謂）。玄之又玄，衆眇（妙）之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亞（惡）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隨），恒也。是以耶（聖）人居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昔（作）而弗始^①，為而弗侍（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②。是以耶（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③，則无不治矣。道冲，而用之有（又）弗盈也。淵呵怡（似）萬物之宗。

銜（挫）其兑（銳），解其芬（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呵怡（似）或存^④。吾不知其誰之子也，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耶（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猷（猶）橐籥與（與）？虛而不瀉（屈），動而俞（愈）出。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浴（谷）神不死，是胃（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胃（謂）天地之根。縣縣呵其若存，用之不堇（勤）。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⑤，故能長生。是以耶（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⑥。不以其无私與（與）？故能成其私。上善如水。水善利萬物而有爭，居衆人之所亞（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予善天^⑦，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无尤。植（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捭（揣）而允之^⑧，不可長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貴富而驕，自遺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戴柏（魄）抱一，能毋離乎？搏（搏）氣至

柔，能嬰兒乎？修（滌）除玄監（鑿），能毋有疵乎？愛民恬（活）國，能毋以知乎？天門啓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長而弗宰也，是胃（謂）玄德。卅辐（輻）同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也。埴（埴）埴而爲器，當其无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當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五色使人目盲，馳騁田獵（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之行仿（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取（聖）人之治也，爲腹而不爲目。故去彼而取此。弄（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胃（謂）弄（寵）辱若驚？弄（寵）之爲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胃（謂）弄（寵）辱若驚。何胃（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貴爲身於天下，若可以橐（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視之而弗見，【名】之曰微。聽之而弗聞，命（名）之曰希。○播之

而弗得，命（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計（詰），故緒而爲一。一者，其上不謬，其下不忽。尋尋呵不可命（名）也，復歸於无物。是胃（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胃（謂）沕（忽）望（恍）。隋（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謂）道紀。古之□爲道者，微眇（妙）玄達，深不可志（識）。夫唯不可志（識），故強爲之容，曰：與呵其若冬涉水，猷（猶）呵其畏若四嬰（鄰），嚴呵其若客，渙呵其若凌（凌）澤（釋），沌呵其若樸，濬呵其若濁，澁呵其若浴（谷）。濁而靜之，徐清。女（安）以重（動）之，徐生。葆（保）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斲（斲）而不成。至虛極也，守靜督也。萬物旁（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天物耘（魂）耘（魂），各復歸於其根。曰靜。靜，是胃（謂）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芒（妄），芒（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没身不

殆。大上下知又（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猷（猶）呵其貴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謂）我自然。故大道廢，安有仁義。知（智）慧出，安有【大偽】。六親不和，安又（有）孝茲（慈）。國家悶（昏）亂，安有貞臣。絕仁耶（聖）棄知（智），而民利百倍。絕仁棄義，而民復孝茲（慈）。絕巧棄利，盜賤无有。此三言也，以爲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而寡欲。絕學无憂。唯與呵，其相去幾何？美與亞（惡），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恍）呵其未央才（哉）！衆人匪（熙）熙（熙），若鄉（饗）於大牢，而春登臺。我博（泊）焉未兆（兆），若嬰兒未咳。纍呵佶（似）无所歸。衆人皆又（有）余（餘）。我愚人之心也，濬濬呵。鬻（俗）人昭昭，我獨若閔（昏）呵。鬻（俗）人察察，我獨閔（閔）閔（閔）呵。沕（忽）呵其若海，望（恍）呵若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門元（頑）以鄙。吾欲獨異於

人，而貴食母。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物，唯望（恍）唯沕（忽）。沕（忽）呵望（恍）呵，中又（有）象呵。望（恍）呵沕（忽）呵，中有物呵。幼（窈）呵冥呵，其中有請（精）呵。其請（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順衆父。吾何以知衆父之然也？以此。炊者不立，自視（示）者不章，自見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糝（餘）食、贅行。物或亞（惡）之，故有欲者弗居。曲則全，汪（枉）則正，注則盈，斲（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耶（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不自視（示）故章，不自見也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胃（謂）曲全者幾語才（哉）^①，誠全歸之。希言自然。藋（飄）風不冬（終）朝，暴兩不冬（終）日。孰爲此？天地，而弗能久，有（又）兄（況）於人乎？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德（得）者同於德（得），失者同於失。同於德（得）者，道亦德（得）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

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蕭（寂）呵漻（寥）呵，獨立而不改（改）^②，可以爲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遠^③，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爲輕根，靜爲趨（躁）君。是以君子冬（終）日行，不遠其留（輜）重。雖有環官（館），燕處則昭若^④。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趨（躁）則失君。善行者无達迹^⑤，善言者无瑕適（謫），善數者不用禱（籌）筴（策）^⑥。善○閉者无關籥（闢）而不可啓也。善結者无纆約而不可解也。是以耶（聖）人恒善怵（救）人，而无棄人，物无棄財，是胃（謂）曳（愧）明。故善人，善人之師^⑦；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智）乎大迷。是胃（謂）眇（妙）要。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鷄（溪）。爲天下鷄（溪），恒德不離（離）。恒德不離（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

辱，爲天下○浴（谷）。爲天下浴（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復歸於樸。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恒德不貸（忒）。恒德不貸（忒），復歸於无極。樸散則爲器，耶（聖）人用則爲官長，夫大制无割。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爲者也。爲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物或行或隨（隨），或熱，或礎^⑧，或陪（培）或墮。是以耶（聖）人去甚，去大，去諸（奢）。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強焉。果而毋驕，果而勿矜，果【而毋】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謂）果而強^⑨。物壯而老，胃（謂）之不道，不道蚤（早）已。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亞（惡）【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懼爲上^⑩，勿美也。若美之，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是

以吉事【上左，喪事上右】；是以偏將軍居左，而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殺【人衆，以悲哀】立【莅】之；戰【朕（勝）而以喪禮處之。道恒无名，樸唯（雖）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卑（譬）【道之】在天下也，猷（猶）小浴（谷）之與江海也。知人者，知（智）也。自知，明也。朕（勝）人者，有力也。自朕（勝）者，強也。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壽也。道，

而【弗名有也】。萬物歸焉而弗為主，則恒无欲也，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弗為主，可命（名）於大。是以取（聖）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為大也，故能成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樂與【餌】，過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无味也。視之，不足見也。聽之，不足聞也。用之不

可既也。將欲擄（翕）之，必古（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古（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古（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謂）微明。柔弱朕（勝）強。魚不可說（脫）於淵，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闕（鎮）之以无名之樸。闕（鎮）之以无名之樸，夫將不辱。不辱以靜，天地將自正。《道》二千四百廿六。

- ① 通行本作「萬物作而不辭」，昔與作，始與辭，皆音近假借，范應元本作「萬物作焉而不為始」，得其義。又通行本此句下有「生而不有」一句。
- ② 王弼、傅奕、范應元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本、想爾本作「使心不亂」。
- ③ 此句想爾本作「使知者不敢不為」。通行本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
- ④ 怡「礪」字反書。反書之例，商周文字常見，漢則少見。
- ⑤ 「生」字寫落，添註行間。
- ⑥ 此句上行「外其身而不身先」六字。
- ⑦ 通行本作「與善仁」，范應元註「稱物平施」，亦即予善天之意。
- ⑧ 通行本作「揣而銳之」。擬，從手，短聲，與揣音近

通假。揣，治也。允，訓為循。參考甲本《道經》註⑩。一說：《廣雅·釋詁》「揣，抗，動也」，又《釋訓》「揣，抗，搖也」。王樹柅以釋《老子》此句，「言凡物長動搖之則不可長保」（見《廣雅補疏》卷二）。

⑨ 通行本作「治國」。《經典釋文》出「民治」，云：「河上本又作活」。帛書中「活」字寫作「栝」，此栝國即活國，河上公舊本蓋與此同。

⑩ 按「毋以知」與上文「愛民活國」句重複，似有誤字。河上公本同。想爾本、王弼本作「無為」。傅奕本、范應元本此句作「能無以為乎」，與乙本句法相合，當從之。

⑪ 通行本此下有「為而不恃」一句。

⑫ 通行本下有「以為室」三字，此脫。

⑬ 弄：甲本作「龍」，通行本作「龍」，此蓋假弄為龍。

⑭ 《淮南子·道應》引作「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似女當作安，義猶乃。

⑮ 緝：甲本作「園」，通行本作「混」。緝，疑即緝字，《戰國策·宋策》「束組三百緝」，註「十首為一緝」。在此讀為緝，同也。

⑯ 通行本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唐廣明元年焦山《道德經幢》、景福二年易縣龍興觀《道德經碑》皆作「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⑰ 「為」上一字，通行本作「善」。此字缺大半，似上從人，下從山，即仙字，假為善。

⑱ 達：通行本作「通」。

19 甲本下有「夫唯不欲盈」一句，通行本作「夫唯不盈」，此脫。

20 想爾本作「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范應元本同，此脫「歸根」二字。

21 通行本作「道乃久」，此脫久字。又此下「沒身不殆」四字損壞，帛書原件上尚可辨。

22 人：各本皆無，疑是衍文。

23 此下甲本有「我獨遺」三字，通行本作「而我獨若遺」，此脫。

24 「門」字涉上文「我獨閭閻」而誤，廢字當刪。元字左半殘，似尚有偏旁，通行本作頌。鄙，甲本作惛（惛），義同。

25 《莊子·天下》：「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註：「委順至理則常全」。幾語，要言。通行本「曲」下有「則」字，末作「豈虛語（或言）哉」。

26 通行本下有「周行而不殆」一句。想爾本亦有。此脫。

27 筮：通行本作「逝」。《廣雅·釋詁一》：「逝，遠也」。甲本亦作「筮」，字已稍殘。

28 通行本作「燕處超然」，王弼註：「不以經心也」。

29 達：甲本、想爾本作「徹」。通行本作「輒」。

30 筴：甲本作「筴」，通行本作「策」。筴，策音近通假。筴，從竹，析聲。析，從木，從斤，義為「破木」，故戰國文字筴或改從木為從片（見河北平山新出土之中山王方壺），此更省去斤旁，遂成「筴」。想爾本作「筴」，即算字。

31 甲本同，通行本作「不善人之師」。

32 「或礎」上似可據傳奕本、范應元本補「或吹或強」四字，熱與吹對言，強與礎對言。礎，傳、范本作剝，折傷也。

33 甲本「強」上有「不」字，通行本作「勿」，義同，此脫。

34 懽：甲本作「襲」，此從心，蓋即擊之異體，與懽音義略同。鈺懽讀為恬恬。

35 小：通行本作「川」。《黑子·親土》：「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亦言小谷，與乙本合。

36 通行本作「大道」，甲本亦無大字。

37 通行本此下有「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一句。甲本亦無此句。

38 通行本作「功成不名有」。

39 甲本兩篇皆無尾題字數。乙本《德》三千四十一字，《道》二千四百二十六字，共五千四百六十七字。按謝守灝《老君實錄》謂「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見彭相《老子集註》引）。而傅奕所校定《道德經古本篇》為五千五百五十六字。敦煌所出唐寫「係師定本」（想爾註本同）皆四千九百九十九字

（第十一章作「卅幅共一轂」，成玄英《老子開題》云：「古者三十分為二文，今時卅總為一字，有此離合，故少一文也」。其歧異如此。帛書兩本文字與唐宋人所謂「古本」多相合，係師本出東漢道家刪削，去帛書本遠矣。

（許抗生點校）



老子道德經

(敦煌五千文本)

點校說明

《老子道德經》敦煌五千文本，二卷。漢魏六朝至隋唐時期道教徒傳授誦習《老子》之文本。其文刪定《老子》經文為五千字，故又稱《五千文》，或稱係師（張魯）定本。又因經文前有吳道士葛玄所撰《老子道德經序訣》，故稱葛本。現存敦煌唐人殘抄本《五千文》後，又附錄有道士傳經盟誓詞，或附錄《十戒經》。今刪去序訣及盟文戒文，僅錄經文。底本出處：上卷 P. 2584 號抄本、下卷 S. 6453 號抄本。參校本：P. 2329 號、P. 2375 號、S. 189 號抄本。

老子道經上

敦煌五千文本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常无欲，觀其妙；常有欲，觀所噉。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先後相隨。是以聖人治，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爲始，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夫唯不處，是以不去。

不上寶，使民不爭。不貴難得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不爲，則无不治。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淵（淵）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

其塵，湛似常存。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刍）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刍）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聞，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門，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尸，故能成其尸。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无尤。

持而滿之，不若其已。揣而稅之，不可長寶。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驕），自遺其咎。名成功遂身退，天之道。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无疵。愛民治

國而無知，明白四達而無爲，天門開闔而爲雌。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卅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埴墾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①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②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於天下，若可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忽，蠅蠅^③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無狀之狀，無物之像，是謂惚恍。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

（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散若冰將泐，混若樸^④，曠若谷，肫^⑤若濁。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能弊復成。

致虛極，守靜焉^⑥。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云^⑦芸^⑧，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⑨。不知常，忘^⑩（妄）作凶。知常容，容能公，公能生，生能天，天能道，道能久，沒身不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成功遂事，百姓謂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言爲文未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⑪，少私寡^⑫欲。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⑬，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莽其未央。衆人熙熙，若享^⑭（享）大宰^⑮（宰），若春登臺。我魄未兆，若櫻^⑯（嬰）兒未孩，魁无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純純。俗人照照，我獨若昏^⑰。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无所止。衆人皆有己，我獨頑似鄙。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恍惚中有物，惚恍中有像，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終甫。吾何以知終甫之然？以此。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或^⑱（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是，故章^⑲（彰）；不自見，故明^⑳（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趨雨不終日。孰（孰）爲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喘者不久，跨者不行，自見不明（明），自是不彰，自饒无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餽行，物有惡（惡）之，故有道不處。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靜爲躁（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輶（輶）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躁）則失君。

善行无徹（徹）迹，善言无瑕適（適），善計不用籌筭（算），善閉（閉）无闕（闕）鍵不可開，善結无繩約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无棄人；

常善救物，而无棄物。是謂襲明（明）。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此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奚。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常德不貸，復歸於无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樸（樸）散爲器，聖人用爲官長，是以大制（制）无割（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物或行或隨，或嘘或吹，或彊或羸，或接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果而勿驕（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器），物或惡

（惡）之，故有道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器），非君子之器（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爲上。故不美。若美，必樂之，是樂煞人。夫樂煞者，不可得意於天下。故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煞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不殆。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大道汎，其可左右。萬物恃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名有。衣被萬物不爲主，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不害（害），安

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出言，淡无味。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剛）強。魚不可脫於涸（淵），國有利器，不可以視^①人。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欲以靜，天地自正。

老子道經上

道士索洞玄經

- ① 凡底本中的假借字、異體字、錯別字均隨文在括號中注明通行本對應之字。
- ② 嗽： 敦煌P. 2435 號抄本作「微」。
- ③ 處：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居」。
- ④ 上齊：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尚賢」。
- ⑤ 聞：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言」。
- ⑥ 尸：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私」。
- ⑦ 滿：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盈」。
- ⑧ 稅：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銳」。

- ① 賣：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保」。
- ② 室：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堂」。
- ③ 音： 原作「者」，據敦煌S. 6453 號抄本改。
- ④ 蠅： 敦煌S. 6453 號抄本作「繩繩」。
- ⑤ 朮：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混」。
- ⑥ 樸： 原缺，據敦煌S. 6453 號抄本補。
- ⑦ 視：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示」。

老子德經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一百廿九字。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故致數與^①無譽，不欲祿祿^②如玉，落落如石。一百卅二字。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地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廿一字。

上士聞道，勲能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噉（笑）之。不

噉（笑）不足以爲道。是以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俗，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貸且成。九十五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七十三字。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人无間，是以知无爲有益。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卅七字。

名與身孰（孰）親？身與貨孰（孰）多？得與亡孰（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卅字。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滿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政。卅字。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甚於欲得。知足之足，常足。卅三字。

不出戶，知天下。不關牖，知天道。其出弥遠，其知弥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卅六字。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无不爲。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卅字。

聖人无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焉，天下混心，而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六十三字。

出生入死。生之徒什有三，死之徒什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什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聞善攝

生者，陸行不遇（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駐其角，虎無所錯（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七十九字。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勢）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貴德。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熟）之，養之覆（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六十六字。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勦。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用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七十二字。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甚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苗，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誇。盜誇非道。五十二字。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其身，其德能真；脩之家，其德能有餘；脩之鄉，其德能長；脩

之國，其德能豐；脩之天下，其德能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八十四字。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隳鳥猛狩，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酸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詳，心使氣曰彊。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七十五字。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為天下貴。六十字。

以政之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昏）。民多知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民自化，我無事民自富，我好靜民自政，我無欲民自樸。八十五字。

其政悶悶，其民蠢蠢。其政察

察，其民缺缺。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勢（孰）知其極？其無政。政復為奇，善復為詆。人之迷，其日固久。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六十四字。

治人事天，莫若式。夫唯式，是以早伏。早伏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莫知其極。能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六十三字。

治大國，若烹小脔。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得交歸。卅七字。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郊。天下之郊，牝常以靜勝牡。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故惑（或）下而取，惑（或）下而聚。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八十字。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所不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

人。人之不善，奚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供之璧以先四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八十字。

為無為，事無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六十一字。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彘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毫）末；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起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百廿五字。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娛之。民之難治，以其知。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迺至大順。六十五字。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其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无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七十六字。

天下皆以我大，不笑。夫唯大，故不笑。若笑久，其小。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赦其慈且勇，赦其儉且廣，赦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陳則政，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九十七字。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不怒，善勝敵不爭，善用人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卅一字。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仍无敵。禍莫大於侮敵，

侮敵則幾亡吾寶。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五十五字。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披褐懷玉。卅七字。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廿二字。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无狹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故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卅四字。

勇於敢則煞，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惡），孰（孰）知其故？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不言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五十七字。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常不畏死而奇者，吾誠得而煞之，孰（孰）敢？常有司煞者煞。夫代司煞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五十四字。

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

飢。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不治。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五十三字。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彊。萬物草木生之柔毳，其死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居下，柔弱處上。五十四字。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示賢。七十四字。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故柔勝剛（剛），弱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六十四字。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親，常與善

人。卅字。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有舟輿，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陳^③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處，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不相往來。七十三字。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聖人无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五十七字。

道經卅六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

德經卅五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

五千文上下二弓（卷）合八十一章

四千九百九十九字。

太極左仙公序，係師定，河上真人章句。

老子道德經上下卷^④

①與：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譽」。

②祿祿： 敦煌P. 2329 號抄本作「碌碌」。

③曰： 原作「曰曰」，據通行本刪去一「曰」字。

④苗： 敦煌S. 189 號抄本作「蕪」。

⑤驪：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猥」。

⑥狩：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獸」。

⑦搏：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搏」。

⑧酸： 敦煌S. 189 號抄本作「峻」。

⑨詳：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祥」。

⑩之：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治」。

⑪政：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正」。

⑫蠢蠢： 敦煌S. 189 號抄本作「醇醇」。

⑬政：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正」。

⑭政：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正」。

⑮供：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拱」。

⑯四： 敦煌P. 2375 號抄本作「駟」。

⑰百仞之高： 敦煌S. 189 號抄本作「千里之行」。

⑱起： 敦煌S. 189 號抄本作「始」。

⑲娛： 敦煌S. 189 號抄本作「愚」。

⑳陣： 敦煌S. 189 號抄本作「陳」。

㉑S. 6453 號抄本止此。按敦煌《五千文》抄本總計約三十餘件。參見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

（尹志華點校）



道德真經（道藏無註本）

點校說明

《道德真經》道藏無註本，兩卷。道教尊老子為太上老君、道德天尊，奉《老子》為宗教經典，稱為《道德真經》。《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中收入《道德真經》白文兩種，此本即為其中之一。釐為上下兩卷，八十一章。每章之前按河上公本標題，如「體道章第一」、「養身章第二」、「安民章第三」等。此本應在河上公本之後，約出於宋代。其文字與諸家版本相異處較多，可用於校讎。本次點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作參校。「無為章第二十九」『聖』字下，出現拼版錯誤，插入兩頁半共十版傳奕《道德經古本篇》文字。今據《河上公章句》改正。

道德真經卷上

道藏無註本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

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無源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能爲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闢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其上不曠，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

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

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始享大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飈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

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若思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名象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闕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返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王侯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辯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知足者富，彊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彊。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爲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德真經卷上

① 按原本「聖」字下，出現排版錯誤，插入兩頁半共十版傳奕《道德經古本篇》文字。今據《河上公章句》改正。不復出校記，以免煩瑣。

道德真經卷下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

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徧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

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無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

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淳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祿。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

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爲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

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恩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爲。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嘗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後己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愛己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

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戒彊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

堅彊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居下，柔弱處上。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道德真經卷下

(顧志華點校)

道德經古本篇

傅奕

點校說明

《道德經古本篇》共上下兩卷，分爲八十一章。唐太史令傅奕校定。傅奕，相州（河南安陽）人。隋末曾爲通道觀道士，唐初爲太史令。《舊唐書》傳云：『奕注《老子》，并撰《音義》。』傅奕依項羽妾本等多種傳本校勘而得《老子》定本。《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所收此本爲白文，無注及音義，亦無序跋，鮮見其他傳本。《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疑此本即傅奕所據撰《注》及《音義》之經文，而失其注及音義。全文計有五千五百五十六字，與傳世各本異，獨與馬王堆出土帛書《老子》接近，足證傅奕所校本確係古本，可用於校讎。

本次點校以《正統道藏》本爲底本。

道經古本篇上

唐太史令傅奕校定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右第一章五十九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爲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右第二章九十三言。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爲

矣。

右第三章六十八言。

道盅，而用之又不足。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右第四章四十二言。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詘，動而俞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右第五章四十五言。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二十六言。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右第七章四十九言。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右第八章五十二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敲音揣，量也而稅土活切，解也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

右第九章四十一言。

載營魄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右第十章七十二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右第十一章四十九言。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

目，故去彼取此。

右第十二章四十九言。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苟吾無身，吾有何患乎。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右第十三章八十八言。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苒芒。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右第十四章一百言。

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爲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

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右第十五章九十八言。

致虛極，守靖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歸焉，各歸其根。歸根曰靖，靖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右第十六章六十七言。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右第十七章四十七言。

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貞臣。

右第十八章二十八言。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

三者，以爲文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裋朴，少私寡欲。

右第十九章四十七言。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衆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臺。我獨魄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咳，儼儼兮，其不足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殊倫切，粹也兮，俗人皆昭昭，我獨若昏。俗人皆訥訥，我獨若閔閔。莫昆切。《集韻》：閔閔通作顛。淡兮其若海，飄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圖。吾獨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右第二十章一百三十七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芒惟芴。芴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有物。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右第二十一章七十一言。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聖人裋一，以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

右第二十二章七十八言。

稀言自然，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得者，得者同於得。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於道者道亦得之。於得者得亦得之。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右第二十三章九十二言。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惑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右第二十四章四十八言。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彊字之曰道，彊爲

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右第二十五章八十七言。

重爲輕根，靖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輜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四十九言。

善行者，無徹迹。善言者，無瑕謫。善數者，無籌策。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右第二十七章九十七言。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大制無割。

右第二十八章八十五言。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彊或剝，或培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右第二十九章六十言。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右第三十章七十九言。

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殺人者，不可以得志

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右第三十一章一百三十五言。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右第三十二章七十一言。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彊也。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右第三十三章四十六言。

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三十四章七十三言。

執大象者，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五章四十四言。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彊。魚不可悅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右第三十六章五十九言。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靖，天下將自正。

右第三十七章四十九言。

道經古本篇上

德經古本篇下

唐太史令傅奕校定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無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右第三十八章一百三十一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王侯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

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是以賤爲本也，非歟？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右第三十九章一百三十九言。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右第四十章二十一言。

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騮，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媮，質真若輪。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稀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右第四十一章九十七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裒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右第四十二章七十九言。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右第四十三章四十四言。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其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右第四十四章三十九言。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滿若盅，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靖勝熱，知清靖以爲天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四十二言。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右第四十六章四十五言。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眇。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



成。

右第四十七章四十言。

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則無不爲。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右第四十八章四十八言。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爲天下渾渾焉。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右第四十九章六十八言。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右第五十章八十八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

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右第五十一章七十二言。

天下有始，可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七十三言。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哉。

右第五十三章五十四言。

善建者不拔，善復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

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五十四章八十六言。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蜂蠆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歎，於油切，氣逆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彊。物壯則老，謂之之道，不道早已。

右第五十五章八十三言。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七十言。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知慧，而衷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

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右第五十七章九十二言。

其政閔閔，其民僭僭。其政督督，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衰。正復爲奇，善復爲祿。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右第五十八章七十三言。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右第五十九章六十四言。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右第六十章四十九言。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

下之牝。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爲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於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爲下。

右第六十一章八十九言。

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於市，尊言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右第六十二章八十五言。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於其易，爲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右第六十三章八十五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衰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右第六十四章一百三十一言。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右第六十五章七十四言。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是以天下樂推而

不厭。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右第六十六章八十五言。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是謂人死門。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右第六十七章一百五言。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也，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右第六十八章四十七言。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則幾亡吾寶。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右第六十九章五十七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言有宗，事有主。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右第七十章五十一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

右第七十一章三十二言。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無厭，是以無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右第七十二章四十八言。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右第七十三章六十四言。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

而殺之，孰敢也？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稀不自傷其手矣。

右第七十四章六十一言。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者，以其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七十五章六十三言。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以兵彊者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

右第七十六章五十九言。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右第七十七章八十七言。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主。正言若反也。

右第七十八章七十三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右第七十九章四十一言。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右第八十章八十五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

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右第八十一章五十七言。

德經古本篇下

（顧志華點校）

解老 喻老

韓非

點校說明

《解老》、《喻老》，韓非解。

韓非，戰國晚期韓國人，韓王室諸公子之一。精於『刑名法術之學』，為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有《韓非子》一書傳世。

《解老》、《喻老》為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對《老子》進行注解的文獻。《解老》依《老子》文字，從今本第38章開始，有選擇性的斷章作解，《喻老》則以史事與老子思想互為發明。

《解老》、《喻老》現存於《韓非子》書中，本次整理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以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為參校本（簡稱『王本』）。

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

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夫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甲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諭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

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侍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褻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褻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勸，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

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

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



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

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

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天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

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播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覩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播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痲疽瘰癧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

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人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得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

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



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候，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

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與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

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而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

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虛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偪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分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僞。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偪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人山不恃僞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偪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僞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

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

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爲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



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私其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校。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校。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悅。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其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喻老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澠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憚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

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

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疾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

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后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虜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



鵠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

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罍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武王之王也不病，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

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豪芒繁渾，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藏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藏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窮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

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觀長羽翼；不飛而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

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

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蹊躡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矐。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忘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 ① 上宜：「宜」字原脫，據王本加。
- ② 財資：「財」原作「財」，據王本改。
- ③ 長生：「長」原作「不」，據王本改。
- ④ 則：則前原衍《道》字，據王本刪。
- ⑤ 亦：原作「之」，據王本改。
- ⑥ 出：該字原脫，據王本加。

（劉固盛點校）



道德真經指歸

嚴遵

點校說明

《道德真經指歸》，原十三卷，缺前六卷。嚴遵注。

嚴遵，字君平（一作均平），西漢蜀郡人。隱居不仕，在成都以卜筮為生，淡薄名利，以道學開啓人心，『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勢利導之以善』。在學術上『專精《大易》，沉於《老》、《莊》』，是漢代道家學說的重要代表人物。

《道德真經指歸》今存德經部分共七卷，是現存最早的《老子》注本之一。是書與通行本八十一章的分章次第不同，而是將《老子》經文分為七十二章，『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該著另雜有谷神子之注，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認為谷神子即唐人馮廓。《道德真經指歸》以虛無自然之旨解《老》，強調無為守分的政治思想，并兼綜儒學，是漢代黃老道家的代表作。

版本有宋代鈔本、明嘉興趙元度刊本等多種，另中華書局出版了王德有的標點本。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以民國唐鴻學輯《怡蘭堂叢書》本（簡稱『唐本』）和《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明萬歷間胡震亨等輯《秘冊匯函》本（簡稱『胡本』）為參校本。補遺據王德有的標點本。

昔者老子之作《道德經》也，原本形氣，以至神明。性命所始，情意所萌，進退感應，呼吸屈伸，參以天地，稽以陰陽，變化終始，人物所安，窮微極妙，以睹自然。演要伸類，著經二篇，叙天之意，見地之心，將以為國，養物生民。章有表裏，不得易位，章成體備，若本與根。文辭相踐，不可上下，廣被道德，若龍與麟。增一字即成疣贅，損一文即成癩瘡。自大陳小為之上，紀道論德謂之經。始焉上德不德，化由於道而道不為之主，故授之以昔之得一。昔之得一，動由反行，非有性莫之能聞，故授之以上士。上士性高聰明，深遠獨聞，傲世輕物，唯道是荷，故授之以道生一。道生一，至虛無名，稟受混冥，造化清濁，陶冶太和，故授之以天下至柔。天下至柔，纖妙無形，貫堅穿遠，無所不勝，故授之以身有名貨。身有名貨則強大，強大則禍生，故授之以大成。大成若虛，空無名貨，萬物類通，故授之以天下有道。天下有道，在於人君，人君無欲，萬物以存，故

授之以不出戶。不出戶以知萬民之性命，順受樂安，故授之以爲學日益。爲學日益，文生事起，傷神害民，故授之以聖人無心。聖人無心，合民之神，慎民性命，歸之素真，故授之以出生人死。出生人死，動損精神，去無歸有，不得長存，故授之以道生之。道生之以虛無，無所不存，寂泊不動，無所不然，故授之以天下有始。天下有始，無爲是宗，以通萬事，無所不明，故授之以使我有知。使我有知，道修而行，恐失自然，禍及子孫，故授之以善建。善建以德，與物相連，澤及後世，流末繁昌，故授之以含德之士。含德之士，體道履神，比於赤子，若無見聞，故授之以知者不言。知者不言，陰陽玄化，內以正身，身以及家，家以及人，故授之以政治國。以正治國，無令而行，外方異俗，不制自賓，故授之以方而不割。方而不割，萬物以全，無所不克，天道大光，故授之以治大國。治大國者不可大作大爲，大作大爲，大亂大動則亡，故授之以大國。大國形便，天下願

之，靜下見歸，躁上多兵，故授之以道物。道物之鑿鑿，得之者通，寶之者存，保之者玄，故授之以爲無爲。爲無爲則運變無形，不見所治而萬物滋生，故授之以其安易持。未兆易謀，持以若愚，不見所事而百禍自亡，萬福自來，故授之以古之爲道。古之爲道以愚萬民，絕端滅緒，冥塞知門，故授之以江海。江海不知，虛靜處下，以至百谷，故授之以天下謂我大似不肖。不肖之道獨合天心，興師動衆，無敵無勝，故授之以用兵。用兵之理，因天應人，自本而起，不由我心，故授之以吾言易知。吾言易知，無識無明，無言無務，使事自然，故授之以知不知。知不知，去心去意，生而若死，存而若亡，廢我巧態，以逐禍患，故授之以民不畏威。民不畏威，輕禁易入，身陷於司，大命絕天，故授之以勇於敢。勇於敢動其賊心，殺生失理，法廢滅亡，故授之以民不畏死。民不畏死，多欲不禁，適情順意，以至困窮，故授之以人之飢也。人之飢也，重稅多賦，好徵營營，

堅強躁實，以伐其生，故授之以人之生也。人之生也，柔弱畏敬，和淖纖微，聰明日益，其死也堅強，故授之以天之道。天之道損滿益空，養柔順弱，敗堅破剛，故授之以天下莫柔弱於水。柔弱於水，以至堅強，安微樂小，危以爲寧，故授之以小國。小國之君，形虛勢弱，懸命於鄰，故授之以信者。信者萬民之所助，而將相之所存，天地之所祐，而道德之所助也。

君平說二經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爲母，效經列首，天地爲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爲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反往。反覆相過，淪爲一

形，冥冥混沌，道為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戶。智者見其經效，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敷矣。

嚴君平者，蜀郡成都人也，姓莊氏，故稱莊子。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為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篡治，遂隱遁煬和，蓋上世之真人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七原缺卷一之六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上德不德章

上德不德其德玄也，是以有德德不還也。下德不失德德可聞也，是以無德德反身也。上德無為物自然也而無不為功歸天也，下德為之枉精神也，而有以為功歸人也。上仁為之加恩愛也，而無以為禪聖賢也。上義為之制有民也，而有以為傳子孫也。上禮為之節事原也，而莫之應失人心也，則攘臂而仍之強和親也。故失道而後德名始萌也，失德而後仁愛和形也，失仁而後義分職明也，失義而後禮玉帛行也。禮者，忠信之薄實衰亡也，而亂之首巧僞門也。前職者預設然也，道之華化未聞也，而愚之始惑亂根也。是以大丈夫體道君也，處其厚含忠信也，不處其薄去禮云也，處其實動有因也，不處其華不前識也。去彼取此求諸身也。

指歸：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為之元，德為之始，神明為宗，太和為祖。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

濁，和有高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陽者為男，陰者為女。人物稟假，受有多少，性有精粗，命有長短，情有美惡，意有大小。或為小人，或為君子，變化分離，剖判為數等，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義人，有禮人。敢問彼人何行而名號殊謬，以至於斯？莊子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義，謂之義人；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人。凡此五人，皆樂長生，尊厚德，貴高名，各慎其情性，任其聰明，道其所長，歸其所安。趨務舛馳，或否或然，變化殊方，建號萬差。德有優劣，世有盛衰，風離俗異，民命不同，故或有溟滓玄寥而無名，或濛濛芒芒而稱皇，或汪然漭汎而稱帝，或廓然昭昭而稱王，或遠通參差而稱伯，此其可言者也。然而伯非伯，而王非王，而帝非帝，而皇非皇，而有非有，而無非無。千

變萬化，不可爲計，重累億萬，不可爲名。何以明之？夫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義。其有形兆圻堦髣髴不可識者，不可稱言。此其性命不同，功名不齊者耶？非也。是故上德之君，體道而存，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莫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之君，體德而行，神與化遊，德配皇天，天下王之，或見或聞，德流萬物，復反其君。下德不失德，德德之也。夫何故哉？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體於神明，動作倫於太和，取舍合乎天心。神無所思，志無所慮，聰明玄遠，寂泊空虛。動若無形，靜若未生，功若天地，事如嬰兒，遺形藏志，與道相得，溟滓濛濛，天下莫知，潼溶方外，翱翔至遠。陰陽爲使，鬼神爲謀，身與道變，上下無窮，進退推移，常與化俱。故恬淡無爲，而德盈於玄域；玄默寂寥，而化流於無極。恩不可

量，厚不可測，兼包大營，澤及萬國，知不足以倫其化，言不足以導其俗。天下咄咄喁喁，皆蒙其化而被其和。若此者元無，絕而不知爲之者何誰也。所謂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之君，性受道之正氣，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於自然，情意幾於神明，動作近於太和，取舍體於至德。託神於太虛，隱根於玄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載規履矩，鏡視太清，變化惚恍，因應無形，希夷茫昧，幾無號謚，方地隨天，與化爲常，德盛澤流，洋溢萬方。美德未形，天下童蒙，四海爲一，蕩蕩玄默，與民俯仰，與物相望。當此之時，大道未分，醇德未剖，六合之內，一人獨處。其務損而不益，其事修而不作，所爲者寡，所守者約，民敦厚而忠信，世和慎而寂泊。水草稽積，裘褐爲盛服，巨木爲廓廟，巖穴爲室宅。主如天地，民如草木，被道合德，恬淡無欲，陰陽和洽，萬物蕃殖，無有制令，宇內賓伏，嘉禾朱草，勺藥而生，神龍鳳凰，與人

相託，甘露降而不霽，祥風動而不息。無義無仁，六合之內，和合天親；無節無祀，四海之內，親爲兄弟。親而不和，敬而不恭，天地人物，混沌玄通。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之君，性醇粹而清明，皓白而博通。心意虛靜，神氣和順，管領天地，無不包裹。睹微得要，以有知無，養生處德，愛民如子。昭物遭變，響應影隨，經天之分，明地之理，別人物之宜，開知故之門。生事起福，以益萬民，錄內略外，導之以親，積思重厚，以招殊方。法禁平和，號令寬柔，舉措得時，天下歡喜，雷霆不暴作，風雨不卒起，草木不枯瘁，人民不夭死。跂行喙息，皆樂其生；蜻飛螻動，盡得其所。老弱羣遊，壯者耕桑，人有玄孫，黃髮兒齒，君如父母，民如嬰兒，德流四海，有而不取。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之君，性和平正，而達通情，察究利害，辯智聰明，心如規矩，志如尺衡，平靜如水，正直如繩。好舉大功，以建鴻號，樂爲福

始，惡爲禍先。秉權操變，以度時世；崇仁勵義，以臨萬民。因天地之理，制萬物之宜，事親如奉神，履民如臨深。兼聽萬國，折之以中，威而不暴，和而不淫，嚴而不酷，察而不刻，原始定終，立勢御民。進退與時流，屈伸與化俱，事與務變，禮與俗化。號令必信，制分別明。網要而不疏，法正而不淫，萬事決於臣下，權勢獨斷於君。廷正以慎道，顯善以發姦，作五刑，刻肌膚。敬元貴始，常與名俱，因節而折，循理而割。權起勢張，威震海內，去己因彼，便民不苛，織芥之惡貶，秋豪之美舉。內施王室，外及人物，承弊通變，存亡接絕，扶微起幼，仁德復發，有土傳嗣，子孫不絕。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之君，性和而情柔，心疏而志欲，舉事則陰陽，發號順四時，紀綱百變，網羅人心，尊寵君父，卑損臣子。正上下，明差等，序長幼，別夫婦，合人倫，循交友。歸奉條貫，事有差品，拘制者褒錄，不羈者削貶。優游

強梁，包裹風俗，導以中行，順心從欲，以和節之。迫情禁性，防隄未萌，牽世繫俗，使不得淫。絕人所不能以，強人所不能行，勞神傷性，事衆費煩，亂得以治，危得以寧。知故通達，醇殼消亡，大道滅絕，仁德不興，天心不洽，四位失常，雷霆毀折，萬物夭傷。父子有喪，而天下爲之和，晝夜悽悽而世不爲之化，鐘磬嗶嗶而俗不爲之變，沈吟雅韻而風不爲之移。謙退辭讓，天下不信；守柔伏雌，天下不親。懸爵設賞，賢人不下；攘臂執圭，君子不來。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夫何故哉？辭豐貌美，而誠心不施故也。是故帝王根本，道爲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所長短也。故所爲非其所欲也，所求非其所得也，不務自然而務小薄。夫禮之爲事也，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毀，未降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

義，德不逮仁，爲治之末，爲亂之元，詐僞所起，忿爭所因。故制禮作樂，改正易服，進退威儀，動有常節，先識來事，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末，一時之法，一隅之術也，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異方之俗者也。是故禍亂之所由生，愚惑之所由作也。所謂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之應因於事，事應於變。變無常時，是以事不可預設，而變不可先圖，猶痛不可先摩，而痒不可先折，五味不可以升斗和，琴瑟不可以尺寸調也。夫禮制一時，時移則禮別。今以一時之禮，制無窮之俗，猶膠柱刻舟，調琴執尺，故不可經遠也。故至微之微，微不可言；而至妙之妙，妙不可傳。忠信之至，非禮之所能飾；而時和先後，非數之所能存也。故聰明博達，智慮四起，睹陰之綱，得陽之紀，明鬼神之道，通萬物之理。仰則見天之裏，俯則見地之裏，教民不休，事至不止，以此致平，非所聞也。言有爲之知非致太平之術也。比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

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興，不可以有事平也，是以大丈夫之為化也，體道抱德，太虛通洞，成而若缺，有而若亡，其靜無體，動而無聲，忠信敦毅，不知為首，玄默暗昧，朴素為先。居實處厚。損心棄意，不見威儀，無務無為，若龍若蛇。違禮廢義，歸於無事；因時應變，不預設然。秉微統要，與時推移；取舍屈伸，與變俱存。禍亂患咎，求之於己；百祥萬福，無情於人。去彼取此。

得一章

昔之得一者，資以生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順直方也，神得一以靈，變化通也，谷得一以盈，含洋洋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化和平也。其致之所以停也，天無以清，無陰陽也，將恐裂不得清也，地無以寧，無剛柔也，將恐發不得寧也，神無以靈，無弛張也，將恐歇不得靈也，谷無以盈，無滿空也，將恐竭不得盈也，侯王無以為正，懼僭盈也，而貴高無為民也，將恐蹙宗廟傾也。故貴以

賤為本，辱生榮也，高以下為基，由卑成也。侯王自謂戒其情也，孤寡不穀，卑微名也，唯斯以賤為本，與體以藏也？非耶，事非一也？故造與於無與，與物亡也，不欲碌碌如玉，寡以藏也，落落如石，眾且章也。經反者道之動，變化方也，弱者道之用，和為常也。天地之物，謂有形也，生於有，因和萌也，有生於無，始空冥也。

指歸：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於神為無，於道為有，於神為大，於道為小。故其為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沈，不行不止，為於不為，施於不與，合囊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外無內，混混沌沌，茫茫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為常，清靜為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以然，無有形兆。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間，平易不改，混冥皓天，無所不有。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

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揆度，潢爾舒與，皓然錚生。錚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為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為，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國者亡，守身者沒。是故昔之得一者，天之性得一之清，而天之所為非清也。無心無意，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玄玄默默，無容無式，以保其命。是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健運動，以致其高，清明大通，皓白和正，純粹真茂，不與物糅，確然大易，乾乾光耀，萬物資始，雲蒸雨施，品物流形，元首性命，玄玄蒼蒼，無不盡

覆。天得一以清。地之性得一之寧，而地所爲非寧也。無知無識，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無度無數，無憂無利，以保其命。是以山川自起，剛柔自正，故能信順柔弱，直方和正，廣大無疆，深厚清靜，萬物資生，無不成載。地得一以寧。神之性得一之靈，而神之所爲非靈也。不思不慮，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無計無謀，無響無首，以保其命。是以消息自起，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復生，困能復達，廢能復榮，變化不極，反覆不窮，物類託之，不失其中。神得一以靈。谷之性得一以盈，而谷之所爲非盈也。不欲不求，無爲無事，以順其性；不仁不義，不與不施，以保其命。是以實虛自起，盛衰自正，故能蒸山流澤，以爲通德，涓涓不息，綿綿不絕，皓皓洋洋，脩遠無極，以盈江海，深大不測。谷得一以盈。侯王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所爲非正也。去心去志，無爲無事，以順其性；去聽去明，虛無自應，以保其

命。是以和平自起，萬物自正，故能體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履和，包裹萬物，聲飛化物，盈溢六合，德導天地，明照日月，制世御俗，宇內爲一。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興而不廢，成而不缺，流而不絕，光而不滅。夫何故哉？性命自然，動而由一也。是故使天有爲，動不順一，爲高得卑，爲清得裂，陰陽謬戾，綱弛紀絕，和氣隔塞，三光消滅，雷霆妄作，萬物皆失。天無以清將恐裂。使地有爲，動不順一，爲直得枉，爲寧得發，山川崩絕，剛柔卷折，氣化不通，五行毀缺，百穀枯槁，羣生疾疫。地無以寧將恐發。使神有爲，動不順一，爲達得困，爲靈得歇，變化失序，締滯消竭，盛衰者亡，弛張者歿。神無以靈將恐歇。使谷有爲，動不順一，爲有得亡，爲盈得竭，虛實反覆，流澤不入。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有爲，動不順一，爲貴得賤，爲正得蹶，亂擾迷惑，事由己出，百官失中，喪其名實，萬民不歸，天地是絕。

王侯無以貴將恐蹶。凡此五者，性命淳美，變化窮極，進退屈伸，不離法式，得一而存，失一而沒。況乎非聖人而王萬民，廢法式而任其心者哉。夫矜法式而行事，尚不免於咎患，況廢法而任心，故不日而亡。是故天人之道，物類化變，爲寡者衆，爲賤者貴，爲高者卑，爲成者敗，益之者損，利之者害，處其反者得其覆，爲所求者失所欲。所謂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賢君聖主，勢在民上，爵尊天下，澤連萬物，德懷四海。道之所祐，天地所助，萬物所歸，鬼神所與，厲身起節，自謂孤寡。是謂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處卑守微，躬涉勞苦，損心挫志，務設民下。不爲貴，故擅民之命；不爲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無所不有；不爲也，故無所不宰；萬物紛紜，身無所與，故能爲之本。非獨王道，萬事然矣。夫工之造輿也，爲圓爲方，爲短爲長，爲曲爲直，爲縱爲橫，終身揆揆，卒不爲輿，故能成輿而令可行也。所謂數與無與而成其輿。夫玉之爲物也，微以寡；而石之爲物也，

巨以衆。衆故賤，寡故貴。玉之與石，俱生一類，寡之與衆，或求或棄。故貴賤在於多少，成敗在於爲否。故不欲碌碌如玉，亦不欲落落如石。是以聖人爲之以反，守之以和，與時俯仰，因物變化。不爲石，不爲玉，常在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一爲綱紀，道爲楨幹。故能專制天下而威不可勝，全活萬物而德不可量，貴而無憂，賤而無患，高而無殆，卑而愈安，審於反覆，歸於玄默，明於有無，反於太初。無以身爲，故神明不釋；無以天下爲，故天下與之俱。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夫何故哉？

上士聞道章

上士聞道謂玄善也，勤而行之性與近也；中士聞道狐疑淺也，若存若亡性與遠也；下士聞道習不善也，大笑之性與反也，不笑

不足以爲道，道符表也。故建言有之，陳自然也。明道若昧，動綿綿也，進道若退，反其先也。夷道若類，治其根也，上德若谷，施與玄也，大白若辱，似不賢也，盛德若不足，無形容也，建德若偷，損民福也，質真若渝，如淺薄也，大方無隅，無曲直也，大器晚成，不明白也，大音希聲，微言發也，大象無形，無所設也，道隱無名，號謚絕也。夫唯道，善貸且成，應萬物也。

指歸：道德天地，各有所章，物有高下，氣有短長。各樂其所樂，患其所患，見其所見，聞其所聞，取舍殊繆，畏喜殊方。故鶉鷄高飛，終日馳騫，而志在乎蒿苗；鴻鵠高舉，逕歷東西，通千達萬，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而常以爲卑。延頸舒翼，凌蒼雲，薄日月，高翔遠逝，曠時不食，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爲娛。故無窮之原，萬尋之泉，神龍之所歸，小魚之所去；高山大丘，深林巨壑，茂木暢枝，鴻鳥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悲夫三代之遺風，褐儒墨之流文，誦

《詩》《書》，修禮節，歌雅頌，彈琴瑟，崇仁義，祖潔白，追觀往古，通明術數，變是定非，已經得失，身寧名榮，鄉人傳業，中士之所道，上士之所廢也。閑居幽思，強識萬物，設僞飾非，虛言名實，趨翔進退，升降跪集，治閨門之禮，偶時俗之際，傾側偃仰，務合當世，阿富順貴，下衆耳目，獲尊蒙寵，流俗是則，此下士之所履，而中士之所棄。故規矩不相害，殊性孰相安；賢聖不爲匹，愚智不爲羣。大人樂恬淡，小人欣於戚戚堂堂之業，而不喻於衆庶棲棲之事，不悅於大丈夫。鳥獸並興，各有所趣；羣士經世，各有所歸。是以捐聰明，棄智慮，反歸真朴，遊於太素，輕物傲世，卓爾不污，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接於意，貴賤同域，存亡一度，動於不爲，覽於玄妙，精神平靜，無所章載，抱德含和，帥然反化。大聖之所尚，而上士之所務，中士之所眩燭，而下士之所大笑也。是故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



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夫陳大言，舒至論，表自然，窮微妙，則中士眩而下士笑；浮言遊說，生息百變，起福興利，成功遂事，則中士論而下士覺。彼非喜凶而惡吉，貴禍而賤福也，性與之遠，情與之反，若處黃泉聽視九天，遠遠絕滅，不能見聞而已矣。夫下士非樂笑於大道，但道高難睹，若對牛鼓簧，所以笑也。故聖人建言曰有之。有之者，言道之難知，推柄自然之歸，以統萬方之指者。能有之，非庸庸者之所能聞也。既明非常之道，故非常人所及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深微浩遠，魁魁忽忽，冥冥昭昭，虛無寂泊，萬物以往，纖微高大，無有形象。窮而極之則知不能存也，要而約之則口不能言也，推移離散則書不能傳也。明道若昧。何則進道若退，亡道若存？欲治天下，還反其身。靜為虛戶，虛為道門，泊為神本，寂為和根，嗇為氣容，微為事工。居無之後，在有之前，棄捐天下，先有其

身，養神積和，以治其心。心為身主，身為國心，天下應之，若性自然。進道若退。是故夷道若類，使正玄起，除其法物，去其分理，從民之心，聽其所有，滅其文章，平其險阻。折關破鍵，使姦自止；壞城散獄，使民自守；休卒偃兵，為天下市。萬方往之，如川歸海。夷道若類。德如溪谷，不施不與，不愛不利，不處不去，無為而恩流，不仁而澤厚，長育群生，為天下母。盛德若谷。大白青青，常如驚恐，無制而勢隆，無寄而權重。德交造化，與天下為友，出白入黑，不為美好，逐功逃名，乃長昭昭。大白若辱。盛德之人，敦敦恹恹，若似不足，無形無容，簡情易性，化為童蒙，無為無事，若癡若聾，身體居一，神明千之。變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若閉若塞，獨與道存。盛德若不足。建德若偷，無所不成。塗民耳目，飾民神明。絕民之欲，以益民性；滅民之樂，以延民命；損民服色，使民無營；塞民心意，使得安寧。建

德若偷。質真若渝，為民玄則。生之以道，養之以德，導之以精神，和之以法式，居以天地，照以日月，變以陰陽，食以水穀，制以無形，繫以無極。天下喁喁，靡不賓服；宇內康寧，萬物蕃殖。若非其功，而非其德，大而似小，醇而似薄。質真若渝，淺薄也。大方不矩，無所不包，方於不方，直於不直，無圻無罅，無法無式。不方不直，萬物自得；不直不方，天地自行。在為之陰，居否之陽，和為中主，分理自明，與天為一，與地為常。大方無隅。是故大器晚成，無所不有。變於無形，化於無眛，動而無聲，為而無體。威德不可見，功業不可視，禍息於冥冥，福生於窅窅，寂泊而然，是謂至巧。萬物生之，莫知所以，勉勉而成，故能長久。大器晚成。是以大音希聲，告以不言。言於不言，神明相傳，默然不動，天下大通。無聲而萬物駭，無音而萬物唱，天地人物，無期俱和，若響應聲。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狀無容。

進而萬物存，退而萬物喪。天地與之俯仰，陰陽與之屈伸，效之象之，若影隨形。大象無形。是知道盛無號，德豐無謚。功高無量，而天下不以爲大；德彌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貴。光耀六合，還反芒昧。道隱無名。夫何故哉？道之爲化也，始於無，終於末，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善貸且成。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七

- ① 章名無，據通行本補，下同。
- ② 或廓然昭昭：『或』字原脫，據胡本補。
- ③ 取舍殊繆：『殊』原作『歿』，據胡本改。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八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 神 子 註

道生一章

道生一混宵冥也，一生二謂神明也，二生三和濁清也，三生萬物天人形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嚮柔生也，冲氣以爲和合弱成也。人之所惡謂不祥也，唯孤寡不穀卑微名也，而王公以名稱禮以生也。損之而益損生盈也，益之而損益生亡也。人之所教卑微弱也，亦我教之聖知我也。強梁者有勢力也，不得其死爲命賤也。吾將以爲教父凶禍極也。

指歸：有虛之虛者，開導稟受，虛之虛者，道也。無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道能然成於萬物，而萬物不能然成於道。則道是物之所然之元，故云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有虛者，陶冶變化，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虛者謂一也。一能爲生生之始，而非有形之生不能生於一，故云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有無之無者，而神明不能改，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無之無

者謂二也。二從一生，雖有夫形，故能造存存而非存所能造也。有無者，纖微玄妙，動成成者，而成不能成也。無者謂三也。三從二生，亦有夫形，俱根於一，受命於神，兆成萬物，而萬物不能成之，故云動成者而成不能成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無者生有形者。故諸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有所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存。自然者，無物所使之名也，即道。自然一變而生神，神通而成和，和散而成氣，氣結而成形。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使天爲天者，非天也；使人爲人者，非人也。元始生有，有不能生有，故云爲人者非人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夫人形腐，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得之？變化終始，孰者爲之？明始於無。由此觀之，有生於無，實生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無始，不可存在，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稟無授有，不可言道。無無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



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所名者，謂之道。道爲一之元。道虛之虛，故能生一。元本寂寥，是虛中之虛始生一者也。有物混沌，恍惚居起，輕而不發，重而不止，陽而無表，陰而無裏，既無上下，又無左右，通達無境，爲道綱紀，懷壤空虛，包裹未有，無形無名，芒芒瀕瀕，混沌沌沌，冥冥不可稽之。亡於聲色，莫之與比，指之無嚮，搏之無有，浩洋無窮，不可論論，漠然大同，無終無始，萬物之虛，爲太初首者，故謂之一。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即冥中能生之德名也。是以無終無始，無左無右，似陰非陰，似陽非陽，故云陽無表陰無裏。一以虛，故能生二。一是有中之虛變成二。二物並興，妙妙纖微，生生存存，因物變化，滑淖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嚮無存，包裹天地，莫睹其元，不可逐以聲，不可逃以形，謂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接而威德不能運者，謂之二。二即神明也。二以元之無，故能生三。神明是無中之無，故能生三。三物俱生，渾渾茫茫，視之不見

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得其緒，望之不睹其門。不可揆度，不可測量，冥冥昏昏，潢洋堂堂，一清一濁，與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朕圻堦，根繫於一，受命於神者，謂之三。三即太和也。三以無，故能生萬物。太和有中之無，一變而成有，故云三生萬物。清濁以分，高卑以陳，陰陽始別，和氣流行，三光運，群類生，有形嚮可因循者，有聲色可見聞者，謂之萬物。萬物之生也，皆元於虛，始於無。虛是無之本，元是始之本。背陰向陽，萬物背陰而向陽。歸柔去剛，清靜不動，心意不作，而形容脩廣性命通達者，以含和柔弱而道無形也。冲氣以爲和，是故虛無無形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萬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也。夫虛無孤寡乃萬物之本根也，故王公以自名，而衆俗之所惡。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處孤寡，居不穀，逐所求，逃所欲，去大爲小，安卑樂損，出無迹，入無朕，動於福先，靜於禍始，無爲無

事，天下自己，不視不聽，抱和以靜，神明生息，形容自正，進退有常，不變其行，德化凌風，理於蒸庶，天地是祐，萬物是歸。損者而益。衆人則不然，見聞知病。見聞知病，合於成事，不睹未然之變，故貴堅剛。大權造勢，衆務不制，深度柔弱，遠絕微寡，動與道舛，靜與天迂，神明潰濁，衆事並興，思慮迷惑，妄喜妄怒，福禧出門，妖孽入戶，天網以發，不可解之也。益者而損。滂然禍生，愴爾覺悟，屈約而言卑，將死而辭善。雖欲改過爲新，反於微寡，自然不釋，與生路遠，破國亡家，禍及子孫。故衆人之教，變愚爲智，化弱爲強，去微歸顯，背隱爲彰，暴寵爭逐，死於榮名。人之所教也。聖人之教則反之，愚以之智，辱以之榮，微以之顯，隱以之彰，寡以之衆，弱以之強。去心釋意，務於無名，無知無識，歸於玄冥，殊塗異指，或存或亡。聖人之教，教以寡弱；衆人之教，教以衆強。所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教不同也。是以強秦大楚，專制而滅；神漢龍興，和順而昌。故強

者離道，梁者去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強梁者不得其死。不求於己，怨命尤天，聖人悲之，以爲教先，書之竹帛，明示後人，終世反之，故罹其患。吾將以爲教父。

至柔章

天下之至柔無形物也，馳騁天下之至堅勝有質也。無有人於無間無爲室也，吾是以知睹得失也，無爲之有益亂原絕也。不言之教禍門閉也，無爲之益萬物存也，天下希及之寡能及也。

指歸：道德至靈而神明寶，神明是道德之外用，故稱寶。神明至無而太和臣。太和是神明用之捋成，故稱臣。清濁太和，至柔無形，包裹天地，含囊陰陽，經紀萬物，無不維綱。或在宇外，或處天內，人物借之而生，莫有見聞。從道三變，始成萬物，人借而生，莫有能知。彘不足以爲號，弱不足以爲名，聖人以意存之物也。夫聖人所以得稱聖者，皆以學道存神，修生保真，得真成道，包裹天地。是深要之物，故不得以意存也。故字曰至柔，名曰無形。是以無形之物，不以堅堅，不以壯壯，故能弊天地，銷鋼鐵，風

馳電騁，經極日月，周流上下，過飄歷忽，安固翱翔，淪於無物。物類有形則有礙，虛空無妙則無能。道既非有亦非無，故能持有而無礙也。何以效其然也？夫響以無聲不可窮，影以無形不可極，水以淖弱貫金石、沈萬物，地以柔順成大功、勝草木。舌耳無患，角齒傷折，由此觀之，柔者弊堅，虛者馳實，非有爲之，自然之物也。理數必爾，不得不然。斯事物之自然，非道體之自然。是以地狹民少，兵寡食鮮，意妙欲微，神明是守，與天相參。視物如子，德盛化隆，恩深澤厚，吏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辱，國爲雌下，諸侯信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強者不能凌，大者不能取，終始反覆，強弱變化，天地爲助，神明爲輔，時至不制，爲天下主。夫何故哉？以道柔弱，而體微寡也。故地廣民衆，國富兵強，吏勇卒悍，主能將嚴，賞重罰峻，削直刻深，百官戰慄，若在君前。勢便地利，爲海內雄，輕敵樂戰，易動師衆，合變生奇，

凌天侮地，諸侯執服，靡不懸命，威震境外，常爲梟俊，人憂物恐，威動天地，道德不載，神明是離，衆弱同心，萬民不附，身死國亡，族類流散。夫何故哉？體堅剛而積僞吝也。夫道以無有之有，通無間，遊無理，光耀有爲之室，澄清無爲之府，出入無外而無坼，經歷珠玉而無朕。謂天下之至柔，騁天下之至堅也。何以效其然也？夫有形鎌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孔，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無有人無間也。由此言之，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是以知無爲有益。是以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損聰以聽無音，棄明以視無形，覽天地之變動，勸萬物之自然，以睹有爲亂之首也。既達



無爲之功，自見有爲之亂。無爲，治之元也。言者，禍之戶也。不言者，福之門也。是故絕聖棄智，除仁去義，發道之心，揚德之意，順神養和，任天事地，陰陽奉職，四時馳騫，亂原以絕，物安其處，世主恬淡，萬民無事。教以不言之言，化以不化之化，示以無象之象，而歸乎玄妙，奄民情欲，順其性命，使民無知，長生久視。是不言之教也。故我無言而天地無爲，天地無爲而道德無爲。三者並興，總進相乘，和氣洋溢，太平滋生，人物集處，宇內混同，禍門以閉，天下童蒙，世無恥辱，不睹吉凶，知故窒塞，自然大通，家獲神明之福，人有聖智之功。無爲之益也。當此之時，主如天地，民如嬰兒，飲主之德，食主之和，陽出陰入，與道卷舒。君父在上，若有若無，天下惘惘，味味喁喁，不知若穀，無爲若雛，生而不喜，死而不憂，閔閔輓輓，性命有餘，莫有求之，萬福自來。天下希及之也。夫何故哉？人王不言而道無爲也。無爲之關，

不言之機，在於精妙，處於神微。神微之始，精妙之宗，生無根蒂，出入無門，常於爲否之間，時和之元。道既無體，不可見聞，能適時和則自知耳。故可聞而不可顯也，可見而不可聞也，可得而不可傳也，可用而不可言也。柄而推之，要而歸之，易爲智老陳，難爲淺聞者言也。何則？廣大深遠而衆人莫能及也，上而若反而衆人莫能入也，淡淡濫濫而世人莫能聞也？昏昏冥冥而俗主莫能行也。

名身孰親章

名與身孰親？我身親也？身與貨孰多？我身多也？得與亡孰病？得我患也？是故甚愛必大費，損我神也，多藏必厚亡，退我身也。故知足不辱，榮已存也，知止不殆，身安寧也，可以長久，大命延也。

指歸：我性之所稟而爲我者，道德也。其所假而生者，神明也。其所因而成者，太和也。其所託而形者，天地也。凡此數者，然我而我不能然也。故法象莫崇乎道德，稽式莫高乎神明，表儀莫廣乎太和，著明莫

大乎天地。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濁太和，變化無窮。天地之道，存而難亡；陰陽之事，動而難終。天地陰陽但見於難終，非無終始也。由此觀之，禍極於死，福極於生，是以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閔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僥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一人爲之，傷敗萬國，主死民亡，物蒙其毒，莫大乎貨。明貨與名可畏可驚，多親之益於身遠矣。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得名得貨，失道亡身。亡名亡貨，利配天地也。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夫無名之名，生我之宅也；有

名之名，喪我之橐也；無貨之貨，養我之福也；有貨之貨，喪我之賊也。是故甚愛其身，至建榮名，為之行，力之勞之，強迫情性，以損其神。多積貨財，日以僑盈，僑亡之道，貨名俱終。甚愛必大費也。故神明不能活，天地不能全也。夫何故哉？道德之化，天地之數，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五行，綸為羅網，設為無間。萬物之性，各有分度，不得相干，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然一槩，正直平均，無所愛惡，與物同，劑長續短，損盈益虛，不足者養，有餘者喪。貪叨多積，自遺禍殃；不足不止，利心常起。智以詐愚，強以大取，自然均之，名利歸主，失之而憂，得之而喜。一喜一憂，魂魄浮遊；一憂一喜，神明去矣。身死名滅，禍及子孫。故名利與身，若炭與冰，形性相反，勢不俱然。名終體極，身存世昌者，天下無之。虛者道之所歸，實者物之所喪。今積物喪之實，欲同道歸虛，若水火相違，不可得也。是故擾心猾意，用情事神，夙夜趨務，飾容治辭，

憂懷衆庶，創事立功，勵身起節，以顯榮名，是損所以有身而益所以亡身也。竭筋力，忍飢渴，犯寒暑，踐危狹，薄衣惡食，不適口腹，迎朝送夜，被恥蒙辱，精奔神馳，汲汲不止，逆道干榮，多入為有，危身以寧，貨積神亡，禍患自來，僑亡俱至，則是為福以亡福，求利以去利。多藏必厚亡也。故成敗之事在為與否，存亡之道在去與來。是以知足之人，體道同德，絕名除利，立我於無身，養物而不自生，與物而不自存，信順之間，足以存神，室家之業，足以終年。常自然，故不可殺；處虛無，故不可中；細名輕物，故不可汙；欲不欲，故能長榮。所謂不辱也。知止之人，貴為天子不以枉志，貧處巖穴不以幽神。進而以為顯，退而不以為窮，無禍無福，無得無喪，不為有罪，不為有功，不求不辭，若海若江，遊揚玄域，神明是通。動順天地，故不可危；殊利異害，故能常然。是以精深而不拔，神固而不脫，魁如天

地，照如日月，既精且神，以保其身，知足而止，故能長存。知止不殆也。此謂邀名而名，我隨逃利而利我追者也。是欲蓋而彰，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

大成若缺，政無形也，其用不弊，化流行也。大盈若沖，主無名也，其用不窮，理萬方也。大直若屈，無所名也，大巧若拙，無所成也，大辯若訥，滿若空也。躁勝寒，動形容也，靜勝熱，安形神也。能靜能清，則天地也，為天下正，萬物經也。

指歸：道德無為而神明然矣，神明無為而太和自起，無為而萬物自理。或無根而生，或無足而走，或無耳而聽，或無口而鳴，殊類異倫，皆與之市。母愛其子，子憂其母，男女相兼，物尊其主，巢生而啄，胎生而乳，鳥驚而散，獸驚而聚，陰物穴居，陽物巢處，火動炎上，水動潤下，萬物青青，春生夏長，秋成冬熟，皆歸於土，非有政教，物自然也。是陰陽物理勢數之自然，不得不爾。由此觀之，為不生為，否不生否，明不生明，晦不生



晦。不爲不否，不明不晦，乃得其紀也。不爲不否，不明不晦者，從容合道也。故大道坦坦，不出門戶，其出彌遠，其知彌寡。道在於身，不在於野，化自於我，不由於彼，萬物常治，智慧不起。是以聖人柄和履正，治之無形，遊於虛廓，以鏡太清，遺魂忘魄，休精息神，無爲而然，玄默而信，窅然蕩蕩，昭曠獨存，髣髴軌遠，其事素真，其用不弊，莫之見聞。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也。夫何故哉？微妙周密，清靜以真，未有形聲，變化其元，開導如陽，閉塞如陰，堤帶如地，運動如天，文武玄作，盛德自分。是以盈而若冲，實而若虛，不顯仁義，不見表儀，不建法式，不事有爲。上欲不欲，天下自化，敦厚樸素，民如嬰兒，蒙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窮，流而不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不耕自有食，不織自有衣，暑則靜於保，寒則躁於裘，無有忌諱，與糜鹿居，被髮含哺，相隨而遊，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化襲萬物，無所不

爲，光景不見，獨玄有奇，天地人物，與之俱化，乘空載虛，與道徘徊，厲度四海，周流六虛，浩洋無窮，棲息至無。夫何故哉？直而若屈，正而若枉。大直者若屈也。世主爲聲，天下爲響；世主爲形，人物爲影。故不郊祀而天心和，不降席而正四海，故曰大巧若拙。天道自卑，無律曆而陰陽和，無正朔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賓，無賞罰而名實得。隱武藏威，無所不勝；棄捐戰伐，無所不克。無號令而民自正，無文章而海內自明，無符璽而天下自信，無度數而萬物自均。大辯若訥者也。是以羸而若拙，得之若喪，無鐘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甘，無服色而民美好，無畜積而民多盈。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前五

火，重狐貉，襲毳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暖有餘身矣。躁勝寒者也。陽之至也，煎砂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絺綌，燕高臺，服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游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矣。靜勝熱者也。夫知故之爲術也，治人事，育群形，德延天地，功配陰陽。及其生亂也，發於無形，起於無聲，與政卷舒，與化推移，得人如濕，逮人若陰，猶響應言，影不離形，爲之愈亂，治之益煩，明智不能領，嚴刑不能禁。是無爲者，有爲之君而成功之主也，政教之元而變化之母也，其除禍亂，猶躁之勝寒而靜之勝暑也。是以聖人去知去慮，虛心專氣，清靜因應，則天之心，順地之意，政舉化流如日之光，禍亂消滅若雲之除，天下象之無所不爲，萬物師之無所不事。所謂能清能靜，天下自正者也。

天下有道章

天下有道主無欲也，却走馬以糞爲穀食也。天下無道主起事也，戎馬生於郊法主戎也。罪莫大於可欲常取也，禍莫大於不知足求無已也，咎莫大於欲得利心起也。知足之足無所取也，常足矣無所不有。

指歸：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立也，懸命於民。君得道也，則萬民昌；君失道也，則萬民喪。萬民昌，則宗廟顯；萬民喪，則宗廟傾。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華實不生，源衰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長久。是以世主得道，宇內不擾，諸侯賓服，百蠻雍喜，四海同風，兵革不起，微捍之人無所效其言，果壯之士無所施其功。聰明辯智，隨澤而耕，騏驎驪騮，嬰輿而作。所謂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天下宴閒，各樂其業，世惇俗厚，民人專一，總織而衣，總耕而食，天心和洽，萬物豐熟，嘉祥屢臻，吉符並集，非天降福，世主道德也。天子失道，諸侯不朝，谿異谷別，法制舛

殊，四方背叛，力正相凌，舉兵爭權，弱者爲虜，強者爲君。是以天下選將簡士，砥礪甲兵，懸烽烈火，四面相望，深姦大詐，謀於廟堂，作變生奇，結縱連橫，輕車梟騎，與敵相當，士馬生郊，歷年不還，化高詐力，政當首功。當此之時，飾養戎馬，不違親戚，奔郊先至，常食菽粟，貪夫坐而爲宰，庸僕之徒畜而爲賊，百姓罷極，財殫力倦，長徭兵役，久而不息。此戎馬所以生於郊也。時念歸家，悽愴慷慨，想親罷老，泣涕於外。慈父惠母，憂愁傷心，肝膽氣志，摧折於內。士卒雙頭結踵，骸骨暴露，流離於中野者，不可勝計。道路憧憧，皆爲孤子，思慕號令，踴泣而起，何罪蒼天，遭離此咎。牝者無夫，幼稚無父，怨慟悲痛，不期而聚。大者爲率，中者爲宰，上下相護，中外相保，非有血脉，親如兄弟。總苗爲旌，穿地爲鼓，操兵便械，趨行案伍，常習戰鬥，意議其主，至精相感，氣化相動。是以天地鈐結，陰陽隔閉，星辰散亂，

日月門蝕，詐逆萌生，災變並發，非天降禍，世主無道。無道之主，非本無道，皆先以道得天之命，莫能以道守之，而僞奢淫侈，不知止足，故還失所好，而與奴虜同伴也。夫遭天之鴻命，繼先聖之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爵尊寵極，莫與比列。布衣麤裘而天下以爲好，蔬食藜羹而天下謂之美。變世化俗，猶風之靡草；民之從化，猶魚之赴水。不務崇道廣德，修身正己，憂勞元元，以承祭祀，光顯祖考，業傳子孫，德與神明爭流，名與天地相保；反以驕奢取名，求勢不止，逆天迕地，無不凌侮。是以不訾之士相矯而起，輕舉深入，先到爲右，敵人遠至，莫與之交，黨離朋絕，中外不恃，身死國亡，宗廟崩弛，可欲之故，非天下之罪也。所謂罪莫重於可欲。是故威勢尊寵，窮極民上，名號顯榮，覆蓋天下，而不知足者，獵禍之具而危亡之大數也。禍莫大於不知足也。夫道德神明，陶冶變化，已得爲人保合精神而有形。動作便利，耳目聰明，游於昭曠之域，聽眡天地之間，上觀自然



之法式，下察古將之得失，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長妻生子，與命相極，是足之足者也。異性同得，故足也。何況乎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哉？其可足亦明矣。故不在於道也，利心常起，貪人壤土，欲人財寶，兼并不休，增加不已者，追患之大數，而得咎之至要也。咎莫甚於欲得者也。自今及古，飛鳥走獸，含氣有類之屬，未有不欲得而全其性命者也。故居君者為虜，居虎者為鼠，名在青雲之上，身處黃泉之下。居牛馬之位者，無牛馬之患；託犬羊之列者，無犬羊之咎。是以得道之主，建心於足，游志於止，辭威讓勢，孤特獨處，捐棄萬物，唯神是秉，身存名榮，久而不殆，天下歸之，無有不制。是知足之足常足者也。

不出戶章

不出戶不遊庭也，知天下家知人也；不窺牖無所瞻也。見天道身知天也。其出彌遠去家身也，其知彌少無見聞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不行而知謂萬民也，不見而名謂天地也，不為而成使自然也。

指歸：道德變化，陶冶元首，稟授性命乎太虛之域、玄冥之中，而萬物混沌始焉。神明交，清濁分，太和行乎蕩蕩之野、纖妙之中，而萬物生焉。天圓地方，人縱獸橫，草木種根，魚沉鳥翔，物以族別，類以群分，尊卑定矣，而吉凶生焉。由此觀之，天地人物皆同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內，宇宙之表，連屬一體。氣化分離，縱橫上下，剖而為二，判而為五。二，二儀也。五，五色五行五味五聲。或為白黑，或為水火，或為酸鹹，或為徵羽，人物同類，或為牝牡，凡此數者，親為兄弟。殊形別鄉，利害相背，萬物不同，不可勝道。合於喜怒，反於死生，情性同生，心意同理。何以言之？莊子曰：一人之身，俱生父母，四支九竅，其職不同，五臟六腑，各有所受，上下不相知，中外不相睹，頭足為天地，肘膝為四海，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若不同生，異軀殊體，動不相因，靜不相待，九天之上，黃泉之下，未足以喻之。然

而頭有疾則足不能行，胸中有病則口不能言，心得所安則耳目聰明。屈伸調利，百節輕便者，以同形也。人主動於邇，則人物應於遠；人物動於此，則天地應於彼。彼我相應，出入無門，往來無戶。天地之間，虛廓之中，遼遠廣大，物類相應，不失毫釐者，同體故也。人但知一身之相通，不知一國常同體。人知一國是同體，不知萬物是一心。萬物既是一心，一心之中，何所有隔哉。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也。是以聖人不出於戶，上原父母，下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元，達於治亂之本。以已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靜為師，太和為友，天下為家，萬物為體，視彼如己，視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捐棄知故，絕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群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採，天地人物，各保其有。天地萬物雖似異形，終始本末同是一體。一體之中自無怨惡，受之道德，豈敢毀傷，故天地人物

各保其有也。夫原我未兆之時，性命所以，精神所由，血氣所始，身體所基，以知實生於虛，有生於無，小無不入，大無不包也。本我之生，在於道德，孕而未育，所以成形至於出冥，以知深微纖妙、和弱潤滑之大通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之有大功也。視我之為嬰兒，至於壯大有知，以睹柔之生剛，弱之生強，小之生大，短之生長，愚之生智，晦之生明也。察我呼吸屈伸，以知損為益首，益為損元，進為退本，退為進根，福為禍始，禍為福先也。上陵仰阪，歷阻過險，形疲喘悸，勞而靜處，則神平氣和，中外相保，明平夷者，得道之和。以知清靜虛無、無為變化之大功也。四支九竅，趨務舛馳，異能殊形，皆元一心，以知十方萬物，利害之變皆生於主。主是萬人之元，如一身之心也。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我不異天地也。故家者，知人之本根也，身者，知天之淵泉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天下觀天

下。觀天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逾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視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得己而得天，得天而得道，得道而得人，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也。故聖人不見一家之好惡而命萬家之事，無有千里之行而命九州之變，足不上天而知九天之心，身不入地而知九地之意，陰陽進退，四時變化，深微隱匿，宵冥之事，無所遁之。何則？審內以知外，原小以知大，因我以然彼，明近以喻遠也。故聖人之為君也，猶心之於我，我之於身也。心在一身之中，不立規矩於外，但密勿資始而百節調和。不知以因道，不欲以應天，無為以道世，無事以養民。玄玄默默，使化自得，上與神明同意，下與萬物同心，動與之反，靜與之存，空虛寂泊，使物自然。聖人寂泊無為，令物自然合道，猶珠在水而川媚，是神化之所傳。故云聖人不言而信，不為而成者也。或謂聖人

得道，理固常存，神化所傳，亦應無歇，我不修習，自合道成，何天下蠢動日遠於道耶？斯不體聖人之化，若雲行雨施，草樹蒙潤，悉獲芬芳，而焦枯之屬自不芳茂。豈以焦枯之性，凝雲雨之恩，是無目之徒，不信日月之照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八

- ① 失名失貨：原本作「夫名夫貨」，據唐本改。
- ② 弱者為虜：「虜」原作「膚」，據胡本改。
- ③ 神明交：原本作「神明文」，據胡本改。
- ④ 其職不同：「其」原作「員」，據胡本改。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九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爲學日益章

爲學日益益民知也，爲道日損損民知也。損之又損之使不知也，至於無爲使無事也，而無以爲無不事也。將欲取天下者和平之也，常以無事道無職也。及其有事窮知能也，不足以取天下終不得也。

指歸：道德之化，變動虛玄，蕩蕩默默，汎汎無形，潢漭慌忽，渾沌無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開導稟授，無所不存，功成遂事，無所不然，無爲之爲，萬物之根。由此觀之，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無爲之爲，爲之始也；無事之事，事之元也。不教之教，無爲之爲，皆至道至極神妙之動，無形心成，不可言名，故謂之元始祖宗之大也。凡此數者，神明所因，天地所歸，玄聖所道，處士所傳也。逮至仁義淺薄，性命不真，不睹

大道，動順其心，陷溺知故，漸漬憂恩，情意多欲，神與物連，深謀逆耳，大論迂心，非道崇知，上功貴名。是以作術治數，集辭著文，載之篇籍，以教萬民，綱紀天地，經緯陰陽，剖判人事，離散祖宗，淳樸變化，設偽萬方，轉移風俗，傾正敗常，改正易服，萬事盡彰。鐘鼓琴瑟，間以竿笙，升降進退，飾象趨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分舛並爭，與事僂文，以辯相詘，以巧相勝，毫舉毛起，益以無窮。爲學日益。是以天下背本去根，嚮末歸文，博學深問，家知戶賢，甚者擬聖，以立君臣。同意者無能而官，異心者功大而亡。儒者兼愛而成黨，故同於己者，不善而善之，不同於己者，雖善不善也。是以天下騷騷，不違其親，追習織織，務順其君。故和五味以養其口，肥香甘脆，不顧羣生；變五色以養其目，玄黃纖妙，不計民貧；調五音以養其耳，極鍾律之巧，不憂世淫；高臺榭，廣宮室以養其意，不懼民窮；馳騁田獵以養其志，多獲其上，不順天心。役人命以養己身，損

人財以爲己利，不憂時俗之窮窶，唯取己之有餘，皆非仁愛之心，是違天地之意也。凡此數者，非以爲善務也，以悅其君也。天下相放，養僞飾姦，消滅和睦，長暴之原，浸以爲俗，巧利爲賢，損民大命，以增民勞，傷人美性，以益民煩。當此之時，谿谷異君，四海各王，尊名貴勢，強大爲右，忿爭相踰，力正任武，強者拘弱，衆者制寡，以乳代治，以非圖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爭之愈大，莫之能守，求者甚衆，得之者寡，道路悲憂，盡言軍旅，詢詢警警，至相烹煮。夫何故哉？飾文益事，務以相序也。爲學日益之過。是以聖人釋仁去義，歸於大道，絕智廢教，求之於己，所言日微，所爲日寡。爲道日損者也。消而滅之，日夜不止，包以大冥，使民無恥，滅文喪事，天下自己，損之損之，使知不起。損之又損也。遁名亡身，保我精神，秉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不爲事主，不爲知師，寂若無人，至於無爲。以至於無。天地自作，羣美相隨，萬物自象，百蠻自和，萬民蚩疑，不知所之。隨明

出人，託於四時，優游精神，不外心志，意中空虛，如木之浮，如壤之休，不識仁義，不達禮儀，心不知欲，志不知爲，行步踳踳，瞻視顛顛。踳踳，直實也。顛顛，高達也。語言默默，意氣玄玄，外似禽獸，中獨異焉。寂而不爲，若無君臣，不爲而治，敦厚忠慤，至於大安，神休精息，性命自全，萬物相襲，與道德鄰。無爲而無不爲者也。夫何故哉？主無教令，而民無聞也。是以將取天下，常於無事。不言爲術，無爲爲教，無欲爲寶，不知爲要，能行以道，無不開導。取天下常以無事也。釋虛反實，以極爲事，上知天高，下知地厚，明陰陽之分，知萬物之數，晝見星於天，夜見魚於淵，耳比八風之調，目領羣獸之毛。此思慮之極也，無益於存。力什烏獲，勢百孟賁，勇千夏育，威執三軍，進若光景，退若浮雲，擊如雷霆，不動若陰。此強之極，無益於勝。使日下之民皆執《禮》《易》，通《詩》《書》，明律比，知詔令，家一吏，里一

令，鄉一倉，亭一庫，明察折中，強武求盜。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父子不相隱，兄弟不相容。此事之極，無益於治。是故以知與天相離，以爲爲與天相奇，以事事失天之意。爲國日益，百殘盡備，爲而不成，求而不得，天下相驅，歸之於亂。所謂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亂也。

聖人無常心章

聖人無常心，心無形也，以百姓心爲心，與人同也。善者吾善之，長其明也，不善者吾亦善之，變其性也，得善矣，自和正也。信者吾信之，長其誠也，不信者吾亦信之，變其情也，得信矣，自和平矣。聖人在天下，謂帝王也，慄慄乎，心空虛也，爲天下渾心包萬方也。百姓皆注其耳目以爲容也，聖人皆駭之唯道從也。

指歸：道德無形而王萬天者，無心之心存也；天地無爲而萬類順之者，無慮之慮運也。由此觀之，無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用，用之母也。何以明之？莊子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我猶似於我，而我非身也。身之所

以爲身者，以我存也。以我有分別，稱之爲身，不自稱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生神，神生身，身神共合，稱於我也。我不自我，由身，故我身不自身，由神，故身身神同。道不有而有，即无心之心存。託道之術，留神之方，清靜爲本，虛無爲常，非心意之所能致，非思慮之所能然也。故知者之居也，耳目視聽，心意思慮，飲食時節，窮適志欲，聰明並作，不釋晝夜，經歷百方，籌策萬事，定安危之始，明去就之路，將以全身體而延大命也。若然則精神爲之損，血氣爲之敗，魂魄離散，大命傷夭。本爲其身而生思慮，不知生思慮以損其身。及其寐也，心意不用，聰明閉塞，不思不慮，不飲不食，精神和順，血氣生息，心得所安，身無百疾。遭離凶害，大瘡以瘳，斷骨以續，百節九竅，皆得所欲。但以寢寐之頃，尚得安寧，況體道忘懷，故常適。夫以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將亡，而況乎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心、養群生者哉。養羣生彌須無心以寧也。是以聖



人建無身之身，懷無心之心，有無有之有，託無存之存，上含道德之化，下包萬民之心。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者也。無惡無好，無愛無憎，不與凶人為讎，不與吉人為親，不與誠人為媾，不與詐人為怨。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夫人之迷也，其日固久。乍令不善者，豈造次而易哉。必先優之柔之，使自求之，浸之潤之，使自得之，然後始可長其明而成其信，悅其意而變其心。故云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物無小大，視之如身，為之未有，治之未然，絕禍之首，起福之元。杜漸防萌，遏惡揚善也。去我情欲，取民所安；去我智慮，歸之自然。自然令物得安，使百姓日用不知也。動之以和，導之以冲，上含道德之意，下得神明之心，光動天地，德連萬民。民無賦役，主無職負，俱得其性，皆有其神，視無所見，聽無所聞，遺精忘志，以主為心。主能體道，以道覆人，人得主恩，若自其心。心從主後，若子歸母，俯仰卧起，皆與為市者也。與之俯仰，與之浮沉，隨之卧起，放之屈伸，不言而天下應，不為而萬物

存，四海之內，無有號令，皆變其心。善者至於大善，日深以明，惡者性變，浸以平和。所謂不善者，吾亦善之，所以得善也。信者大信，至於無私，偽者情變，日以至誠。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也。殘賊反善，邪偽反真，善惡信否，皆歸自然。夫指歸所以屢歸指於自然者，明至道之體湛然獨立，自古固存，其能然於衆物，而衆物不能然之，故謂之自然。非言蟲鳥之分，以為至極。夫有體此自然之道者，則能同光塵，不立圭角，使物自化，悉歸於善，進其獨志，若性自然。所謂聖人不言而飲人以和。當此之時，溷沉太虛，霑溺至和，民忘心意，芒洋浮游，失其所惡而獲其所求，與天進退，與道周流，非迫禁而去惡，非拘教而後移也。無為為之，而變化不自知也。夫何故哉？世主之化，虛無寂寞，容如枯槁，心如橐籥，志如江海，施如谿谷，不別東西，不異南北，不辯甘苦，不嫌白黑，不正方圓，不定曲直，詳於玄妙，務自隱匿。所謂聖人憐憫，為天下皆渾其心也。與物無治，浮游無極，廢我之所欲為，裹天之所欲得，萬物紛紛，皆注

其耳目。所謂百姓皆注耳目。世主無為，渙如儼容，天地為爐，太和為橐，神明為風，萬物為鐵，德為大匠，道為工作，天下青青，靡不潤澤。聖人含如此之功用，所以能利物無窮矣。故能陶冶民心，變化時俗，上無不包，下無不克，成遂萬物，無不斟酌，感動群生，振駭八極。天下芒芒，不識美惡，玄效味象，自成法式。聖人皆駭動萬物，以歸於道，隨其所宜而成法式也。

出生入死章

出生入死，去無為也。生之徒十有三，虛無和也，死之徒十有三，實有過也，而民生有其生也。動之死地為利名也，十有三趨堅強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亡其生也。蓋聞善攝生者畜神明也，陸行不避兕虎，虎不傷也，人軍不被甲兵，兵不喪也。兕無所投其角，柔弱象也，虎無所措其爪，體和平也，兵無所容其刃，害亡中也。夫何故哉？類相應也。以無死地無亡形也。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渾同，淪而為體，萬物以形。形之所託，英英榮榮，不睹其字，號之曰生。生之為物，不陰不陽，不可揆度，不

可測量，深微不足以爲稱，玄妙不足以爲名。光耀恍惚，無有形聲，無狀無象，動靜無方，游於虛寂之野，處於無有之鄉，得之者存，失之者亡。道氣所傳，陰陽相和，凝結成識，名之爲生，而非形非象，非陰非陽。故云不陰不陽，處無有之鄉也。夫生之於形也，神爲之蒂，精爲之根，營爽爲官室，九竅爲戶門，聰明爲候使，情意爲乘輿，魂魄爲左右，血氣爲卒徒。進與道推移，退與德卷舒。不離道德而非道德。翱翔柔弱，棲息虛無，屈伸俯仰，與時和俱。輕死與之反^②，欲生與之仇，無以爲利則不可去，有以爲用則不可留。無爲則生自生，故不去有爲。欲生之則死矣，故不留。故無爲，生之宅；有爲，死之家也。夫立則遺其身，坐則忘其心，澹如赤子，泊如無形，不視不聽，不爲不言，變化消息，動靜無常，與道俯仰，與德浮沉，與神合體，與和屈伸，不賤爲物，不貴爲人，與王侯異利，與萬姓殊患，死生爲一，故不別存亡，此治身之無爲也。春夏夏長，秋冬冬藏，奉主之法，順天之命，內慈

父母，外絕名利，不思不慮，不與不求，獨往獨來，體和襲順，辭讓於人，不與時爭，此治家之無爲也。尊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去己任人，審實定名，順物和精神，參伍左右，前後相連，隨時循理，曲因其當，萬物並作，歸之自然，此治國之無爲也。冠無有，被無形，抱空虛，履太清，載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驅天地，馳陰陽，騁五行，從羣物，涉玄冥，游乎無功，歸乎無名，此治天下之無爲也。凡無爲者皆生之徒。貪生利壽，唯恐不得，強藏心意，閉塞耳目，導引翔步，動搖百節，吐故納新，吹煦呼吸，被服五星，飲食日月，形神並作，未嘗休息，此治身之有爲也。廢釋天時，獨任人事，賤強求貴，貧強求富，飢名渴勢，心常載求，衣食奢泰，事過其務，此治家之有爲也。富國兼壤，輕戰樂兵，底威起節，名顯勢隆，刑嚴罰峻^③，峭直刻深，法察網周，操毒少恩^④，諸侯畏忌，常爲俊雄，公強求伯，伯強求王，此治國之

有爲也。祖孝悌，宗仁義，修禮節，教民知飾，修治色味，以順民心，鐘鼓琴瑟，以和民志，主言臣聽，主動臣隨，表功厲行，開以恩厚，號令聲華，使民親附，諸事任己，百方仰朝，此治天下之有爲。凡有爲者，皆死之徒。是故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畜，凡此十三，生之徒。此十三者，是集道之端，養神之宅，故云生之徒。實、有、濁、擾、顯、衆、剛、強、高、滿、過、泰、費，此十三者，死之徒也。此十三者與道相違，與神相反，故云死之徒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動有所因，靜有所應，四支九竅，凡此十三，死生之外具也。虛實之事，剛柔之變，死生之內數也。故以十三言諸。以內有十三生徒，外成四支九竅，故以言內外也。夫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則聰達，靜則內明，微生章顯，寡則生衆，柔生剛健，弱生堅強，卑則生高，損則生益，時則通達，和則得中，畜則有餘，是謂益生。能行此道，與天地同，爲身者久，爲國者長，雖欲不



然，造化不聽。夫虛無清靜，既將道合，能生諸有，與造化同，故雖欲不然而造化不許也。實生空虛，有生消亡，濁則聽塞，擾則失明，顯則生微，衆則生寡，剛生柔載，強生弱殃，高生卑賤，滿生損空，過則閉塞，泰則困窮，費則招禍，是俱不祥，有行此道，動而之窮。此十三者，是形有之累，生禍之元，故動而之窮。爲身不久，爲國不平，雖欲不然，天地不從。有爲必敗，理數自然，故天地不從也。而民皆有其生而益之不止，皆有其身而愛之不已，動歸有爲，智慮常起。人之生，動之死地也。故去虛就實，絕無依有，出清入濁，背靜治擾，變微爲顯，化寡爲衆，離柔反剛，廢弱興強，損卑歸高，棄損取盈，縱時造過，釋和作泰，將以有爲，除害施費。夫何故哉？大有其身而忘生之道也。所謂死之徒也。是故攝生之士，超然大度，卓爾遠逝，不拘於俗，不繫於世，損形於無境，浮神於無內，不以生爲利，不以死爲害，兼施無窮，物無細大，視之如身，無所憎愛，精神隆盛，福德並會，道爲中主，光見

於外，自然之變，感而應之，天地人物，莫之能敗。陸行則兇虎不能傷，入軍則五兵不能害，非加之而不能克，投之而不能制也，神氣相通，傷害之心素自爲廢。夫善攝生者之爲行，既無愛憎於萬物，視物常若於己身，故物亦感而相應，還自親而無惡，理數必爾。若影隨形，非以法術加形而揣據。夫何故哉？聲響相應，物從其類，兇虎不加無形，而五兵不繫無質。攝生之士，賊害之心亡於中，而死傷之形亦亡於外也。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以其無死地，信不虛焉。

道生章

道生之稟物性也，德畜之授物命也，物形之品萬方也，勢成之遂物形也。是以萬物得生也，尊道而貴德視宗正也。道尊德貴高，大盛也，夫莫之爵無以名也，而常自然以爲性也。道生之無不存也，德畜之無不全也，長之無不益也，育之無不寧也，成之無不終也，熟之無不然也，養之無不利也，覆之無不藏也。生而不有，不以貴也，爲而不恃，無所爲也，長而不宰，無以爲也，是謂玄德，德不知也。

指歸：聖知之術，不自天下，不由

地出，內在於身，外在於物，督以自然，無所不通，因循效象，無所不竭。故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天尊地卑，不違其節。何則？以有知無，由人識物，物類之無者生有，虛者生實。見微知著，觀始睹卒，非有巧能，自然之物，聖人因之，與天周密。是故知道以太虛之虛，無所不稟；稟物性也。知德以至無之無，無所不授。授物命也。道以無爲之爲，品於萬方而無首；爲而不有。德以無設之設，遂萬物之形而無事。成功不居。故能陶性命，治情意，造志欲，化萬事。何謂性命情意志欲？問六者之差也。所稟於道而成形體，萬方殊類，人物、男女、聖慮、勇怯、小大、脩短、仁廉、貪酷、強弱、輕重、聲色、狀貌、精粗、高下謂之性。此皆稟於道，由中而出，終焉不變也。所授於德，富貴貧賤，夭壽苦樂，有宜不宜，謂之天命。皆受於德，自外而來，進退由我。遭遇君父，天地之動，逆順昌衰，存亡及我，謂之遭命。偶然所遇，非常定也。萬物陳列，吾將有

事，舉錯廢置，取舍去就，吉凶來，禍福至，謂之隨命。隨我所爲而得。因性而動，接物感寤，愛惡、好憎、驚恐、喜怒、悲樂、憂恚、進退、取與謂之情。自性而來，不覺而至。因命而動，生思慮，定計謀，決安危，通萬事，明是非，別同異，謂之意。緣命而動，由我所爲。因於情意，動而之外，與物相連，常有所悅，招麾禍福，功名所遂，謂之志。性命之動，情意已出，因而自強，謂之志也。順性命，適情意，牽於殊類，繫於萬事，結而難解，謂之欲。欲雖出乎情意，而侈於性命，不可縱。凡此六者，皆原道德，千變萬化，無有窮極，唯聞道德者能順其則。道則是其本，得本者，進退自由，不爲情欲之所使也。性精命高，可變可易，性羸命下，可損可益，若得根本，不滯有無。是故天地人物含心包核，有類之屬，得道以生，而道不有其德，道生之而未有。得一而成，而一不求其福。萬物尊而貴之，親而憂之，而無報其德。得一之所成，而一無所謝，所謂理至則迭滅者也。夫何故哉？

道高德大，深不可言，物不能富，爵不能尊，無爲爲物，無以物爲，非有所迫而性常自然。無爲自爲於物，不爲物而故爲，理數必自如然，非有物使之然。故道之爲物，窺之無戶，察之無門，昏之無體，象之無容，意不能盡，而言不能通，萬物以生，不爲之損，物皆歸之，不爲之盈。上下不窮，廣大無涯，消息贏詘，不可度訾，遊於秋毫，不以爲少，包裹萬天，不以爲多，青紫光耀，不爲易志，幽冥枯槁，不爲變化。所謂常也。運行無施，無所愛好，稟授性命，無所不爲。德流萬物而不可復，恩結澤締而不可歸，道德善貸且生，若囊籥之出聲氣，氣出無窮，不可歸復也。瞻足天下而不費，成功遂事而不衰，其於萬物也，豈直生之而已哉。生之形之，設而成之，品而流之，停而就之，終而始之，先而後之。若水之於魚，生成終始，不可斯須離。既託其後，又在其前，神明以處，太和以存，清以上積，濁以下凝，天以之圓，地以之方，陰得以陰，陽得以陽，日月以照，星辰以行，四時以變化，五行以

相勝。火以之熱，水以之寒，草木以柔，金石以剛，味以甘苦，色以玄黃，音以高下，變以縱橫，山陵以滯，風雨以行，鱗者以游，羽者以翔，獸以之走，人以聰明，殊類異族，皆以之存，變化相背，皆以之亡。萬天殊狀，水土異形，習俗相違，利害不同，容貌詭謬，意欲不通，陰陽所不能及，日月所不能明，皆以之始，皆以之終。開口張目，屈伸傾側，俯仰之頃，喘息之間，神所經歷，心意所存，恩愛所加，雌雄所化，無所不導，無所不爲，生之而不以爲貴，爲之而不以有求，長之而無以爲有。天下迷惑，莫之能知。宵冥寂寞，無有形質，又能生成，不等太虛，人迷既久，故不知也。或曰：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或謂道德是天地之用，天地是道德之體，此蠶中蠶蠓之見，衣中蠶虱之知，不可以語於道也。何以明之？道德包萬天也。莊子曰：夫天地有類，而道德無形，有類之徒，莫不有數，無形之物，無有窮極。以有數之物，託於無窮，若草木離土，衆星離天，



不足以喻焉。而謂之不然，則是不通乎有無相包，虛實相舍，猶瓜瓠之瓣，不睹區蔓之有鄰也，蟣虱藏於裘褐，不知都邑之多人也。是故宇宙之外，營域之內，拘以無禁，束以無制，安危消息，無有中外，同風共指，和順仰制，全活姣好，靡有傷敗，百祥萬福，道爲之蓋，功玄事冥，不開於世，天下莫見，爲而不廢。隨迎莫見，見即非真，言常不及，非常所識。所謂玄德，德濟無窮。

天下有始章

天下有始無爲身也，以爲天下母萬物根也。既得其母乘自然也，以知其子生事無也。既知其子無不問也，復守其母反其先也。沒身不殆終安寧也。塞其兌耳目冥也，閉其門口不言也，終身不勤不勞難也。開其兌事聰明也，濟其事顯功名也，終身不救不可生也。見小曰明睹未萌也，守柔曰強和爲恒也。用其光神外動也，復歸其明反其內也。無遺身殃不爲大也，是謂襲常服道制也。

指歸：夫道之爲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

無向，無爲無事，虛無澹泊，恍惚清靜。其爲化也，變於不變，動於不動，反以生覆，覆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覆相因，自然是守，無爲爲之，萬物興矣，無事事之，萬物遂矣。是故無爲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所謂天下有始。無爲微妙，周以密矣；滑淖安靜，無不制矣；生息聰明，巧利察矣；通達萬方，無不溉矣。故曰有爲之元，萬事之母也。以爲天下母也。聖人得之，與物反矣。既得其子。故能達道之心，通天之理，生爲之元，開事之戶，因萬方之知，窮衆口之辯，盡異端之巧，竭百家之伎。萬方之知，百家之伎，皆從道生，故稱子也。夫得道圓通，不唯獨善，隨機應感，妙用無方。無方之用，運物歸道，故云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且道人事，與時化轉，因之修之，終而復始，變化忽然，通神使鬼，形於無形，事無不理，窮於無窮，極乎無有，以能雕琢，復反其母。復守其母。既覆又反，爲天下本，遊於玄冥，終身不殆。沒身不殆。故能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關之以舌，鍵

之以心，非時不動，非和不然，國家長久，終身無患。塞其兌，閉其門也。夫何故哉？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不爲之事與天同功。所守者要，所然者詳，道德之明不蔽，而天地之慮達通。故能響應影隨，照物不窮，爲福元始，爲化祖宗，周流蔓延，淪於大中，身存物順，天下不勤。得道之用，用未常用，若影響之於形聲，故終身不勤。故力視損明，力聽損聰，疾言沮德，巧僞敗功。是故口以大開，耳目急張，知故並起，萬物孳蕃，奮心揚慮，顯遂功名。名成功遂，禍至福終，動羅天網，靜陷地殃，神明不能祐，造化不能生，庶人沒命，國家以喪。開其兌，濟其事，不體道而有爲，故終身不救。是以聖人退爲之爲，去事之事，體道之心，履德之意，統無窮之機，乘自然之要，翔於未元，集於玄妙，聽作未聞，明作未見，萌芽未動，朕圻未判，昭然獨睹，無形之變，通於無表，達於無境，毫毛之惡不得生，赫赫之患

不得至，見小曰明，故惡止善行也。爲之行
之，絕言滅慮，積柔體弱，反於無識，
誅暴救寡，與神同化，無敵之不勝，
無事之不爲，知力不得加，天下不能
謀。守柔曰強也。治人理物，與陰陽

配，內用其光，而外不違。衣食耕
穫，桑織有餘，福積禍消，人給家
贍，心不載求，賤不望貴，貧不幸
富，纖微尊儉，內外不過，奉上養下，
人道盡備。用其外光，復歸內明。復歸其
內，神明不耗，榮積固畜，不敢以爲
智。如江海與天同慮，絕滅三五，害
之以事，填而塞之，使不可識。爲瘡
爲聾，與天地同，爲玄爲默，與道窮
極，去凶離咎，違患廢賊，浮德載和，
無所不尅。無遺身殃故也。故人能入
道，道亦入人，我道相入，淪而爲一。
守靜致虛，我爲道室，與物俱然，渾
沌周密，反初歸始，道爲我襲。襲，重
累也。與常道合德，若累衣於身，故云道爲我
襲，是爲襲常者也。

行於大道章

使我介然有知操有明也，行於大道修正常
也，唯施是畏恐蹉跌也。大道甚夷，廣易平

也，而民好逕樂妄行也。朝甚除，宅美大也，
田甚蕪，生衆穢也，倉甚虛，農業廢也，服文采
五色會也，帶利劍，任伐殺也，厭飲食，常飽醉
也，財貨有餘，貨殖實也。是謂盜誇暴藏外
也，非道哉與天戾也。

指歸：道德不爲智巧，故能陶冶天
地，造化陰陽，而天地不能欺也。天
地不爲知巧，故能含吐變化，殺生群
類，而萬物不能逃也。道釋自然而
爲知巧，則身不能自存，而何天地之
所能造，陰陽之所能然也。天地釋
自然而爲知巧，則身不能自生，而何
變化之所包，何萬物之所能全。此所
謂自然者，如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性分之
內，亦非有爲。故虛無無爲、無知無欲
者，道德之心而天地之意也。清靜
效象、無爲因應者，道德之動而天地
之化也。道德因應，天地動化，若像中之象，
空中之響，不足爲難也。何以明之？莊
子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
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
亡亡於不亡。不始不生，不存不亡者，道德
之元也。凡此數者，自然之驗，變化之
常也。故人之動作不順於道者，道

不祐也；不順於德者，德不助也；
不順於天者，天不覆也；不順於地
者，地不載也。夫道德之所不祐
助，天地之所不覆載，此患禍之所
不遠，而福德之所不近也。人稟氣乎道
德，成形乎天地，舉措不順道，自然無與安，故福
德日遠，禍患日近。是以玄聖處士，負達
抱通，提聰挈明，順道奉德，棄知亡
身，厲志憂畏，唯恐蹉跌。故勉於巧
不巧之巧，務於明不明之明，信順柔
弱，躬耕而食，常於止足，歸乎無名，
戰戰慄慄，恐失自然，患至天地，禍
及人民。挈然有知行於大道者，唯施是畏也。
是以吉祥之應，福德之至，如影之與
形，響之應聲，非有期會，動若俱生，
是故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
近，若晦而明。平夷而無穢，要約而
易行，無爲而功成，無事而福盈，天
地由之，萬物以生。大道甚夷乎也。而
民背之，用其聰明，任僞廢道，反地
逆天，尊知貴巧，欺鬼侮神，飾治邪
淫，歸僞去真，創作改制，起事遂功。
人好逕也。豐屋榮觀，大戶高門，飾以
奇怪，加以采文，以知爲準，以巧爲



繩。朝甚除也。詐爲之斧，僞爲之斤，乘術操數，簡織賤耕，田穢不修，節莠並生，田苗不起，困倉虛空。田甚蕪，倉甚虛。衣重五采，錦綉玄黃，冰飢綺縠，靡鹿光輝。服文采也。利劍堅甲，強弩勁弓，輕車駿馬，多俠凶人。權重名顯，威勢流行，伐殺絕里，臣役細民，妬廉嫉讓，疾忠毒信，結邪連僞，與善爲怨，尚爭貴武，無不侵凌，使通境外，常議弑君。帶利劍也。食重五味，殘賊群生，剗胎殺穀，逆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厭飲食也。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寶，擬於人君。貨財有餘。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衆絕俗，超然獨存，亂世高之，稱爲大人。是謂盜夸。過衆惡大，罪重禍深，賢父不畜，明主不臣，道所不祐，神所不在，天所不覆，萬物所怨。有人若此，喪之受禍，生之受患，身苟不獲，事及子孫。以非道故。

善建章

善建者不拔以道立也，善抱者不脫抱以德也，子孫祭祀不輟世無極也。修之於其身其

德乃真[●]治生息也；修之於家治慈畜也，其德有餘流相成也；修之於鄉治分職也，其德乃長無不克也；修之於國治法則也，其德乃豐無譏賊也；修之於天下治表式也，其德乃普宇內服也。故以身觀身知彼身也，以家觀家知彼家也，以鄉觀鄉知彼鄉也，以國觀國知彼國也，以天下觀天下近知遠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求之身也。

指歸：天地之間，廣大修遠，殊風異俗，物類衆巨，變化無窮，利害謬詭，故能不能制，而爲不能爲也。我爲天下，而天下亦爲我，彼我相遇，則彼衆而我寡，以寡遇衆，則衆寧而寡殆。故以己知立則知奪之，以己巧立則巧伐之，以己力立則力威之。唯無所爲，莫能敗之。何以效其然也？夫默而求響，響不我應；託陰求影，影不我從。畏響而扣金，響愈我應；惡影而處陽，影益我從。由此觀之，無爲不能遁福，有爲不能逃患。是以聖人去力、去巧、去知、去賢，建道抱德，攝精畜神，體和襲

弱，履地戴天。善建不拔者也。空虛寂泊，若亡若存，中外俱默，變化於玄，無爲無事，反朴歸真，無法無度，與變俱然。善抱不脫。抱小託大，牧養萬民，方圓先後，常與身存，體正神寧，傳嗣子孫。子孫祭祀不絕。德積化流，洋溢無窮，衰而復盛，與天俱終。故治之於身，則性簡情易，心達志通，遠所不遠，明所不明，重神愛氣，輕物細名，思慮不惑，血氣和平，筋骨便利，耳目聰明，肌膚潤澤，面理有光，精神專固，生生青青，身體輕勁，美好難終。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治之於家，則夫信婦貞，父慈子孝，兄順弟悌，九族和親，耕桑時得，畜積殷殷，六畜蕃殖，事業修治，常有餘財，鄉邑願之。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治之於鄉，則睹綱知紀，動合中和，名實正矣。白黑分明，曲直異理，是非自得，姦邪不起，威嚴尊顯，令行禁止，奉上化下，公若父子，敬愛信嚮，上下歡喜，百姓和集，官無留負，職修名榮，稱爲君子，常有餘德，沒身

不殆。修之於鄉，其德乃長。治之於國，則主明臣忠，朝不壅賢，士不妬功，邪不蔽正，讒不害公，和睦順從，上下無怨，百官樂職，萬事自然，遠人懷慕，天下同風，國富民實，不伐而疆，宗廟尊顯，社稷永寧，陰陽永合，禍亂不生，萬物豐熟，境內大寧，鄰家託命，後世蕃昌，道德有餘，與天為常。修之於國，其德乃隆。治之於天下，則主陰臣陽，主靜臣動，主圓臣方，主因臣唱，主默臣言。正直公方，和一大通，平易無為，寂泊無聲，德馳相告，神騁相傳，運動無端，變化若天，不行而知，不為而成，功與道倫，宇內反真，無事無憂，太平自興。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是故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我家者，彼家之權衡也；我鄉者，彼鄉之規矩也；我國者，彼國之準繩也。所謂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也。人主者，天下之腹心也；天下者，人主之身形也。故天下者，與人主俱利俱病，俱邪俱正。主民俱全，天下俱然，家國相保，人主相連，苟能

得已，天下自然。故可以知我者，無所不知；可以治我者，無所不治；便於我者，無所不可；利於我者，無所不宜。不可於我而可於彼者，天下無之。所謂一言可以終身行者，其殆恕乎。吾何以知天下謂之然哉？其以此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九

- ① 偽者情變：「偽」原作「為」，據胡本改。
- ② 輕死與之反：胡本作「輕死與之友」。
- ③ 刑嚴罰峻：「刑」原作「形」，據唐本改。
- ④ 操毒：胡本作「慘毒」。
- ⑤ 動羅天網：「羅」，胡本作「羅」。
- ⑥ 人給家贍：「贍」原作「贈」，據唐本改。
- ⑦ 夫道德：「夫」原作「天」，據唐本改。
- ⑧ 其德乃真：此四字原脫，據唐本補。
- ⑨ 其殆恕乎：「殆」原作「始」，據胡本改。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含德之厚章

含德之厚，體道元，比於赤子柔弱。毒蟲不螫，毒不施，攫鳥不搏，害不摩，猛獸不據，威不加。骨弱筋柔，脆以危，而握固，據難開，未知牝牡之合，不相化，而峻作，無為為，精之至神明多。終日嗥而嗑，不啞音聲和，和之至體道行。知和曰常，與道同，知常曰明日以聰，益生曰祥，日廣長，心使氣曰強，日堅強，物壯則老，衰堅強，謂之非道，體禍殃，不道早已大命喪。

指歸：道德虛無，神明寂泊，清靜深微，太和滑淖，聽之寂寥，視之虛易，上下不窮，東西無極。天不能裹，地不能囊，規不能圓，矩不能方，度不能度，而量不能量，金玉不能障蔽，水火不能墜落，萬物莫之能領，患禍莫之能作。沉浮翱翔，渾沌磅礴，心無所棲，形無區宅，陶冶稟授，



萬天以作，群物得之，滋滋啞啞，知慮不能得，有為不能獲，思之逾遠，為之益薄，執之不我擒，縱之不我釋。唯無欲者，身為之宅，藏之於心，故曰含德。同於德，德亦得之。體德容深，含德之厚。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瓦鈔也。父母生我不可易，珠玉潤我不可擲。是以含德之士，重身而輕天下，猶慈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鄰；大身而細物者，猶良賈察商不以珠玉易瓦鈔也。其無欲也，非惡貨而好廉也，天下之物莫能悅其心也。其為虛也，非好靜而惡擾也，天下之事莫足為也。夫何故哉？所有重而天下輕也。明於輕重之稱，通於利害之變，故萬物不能役，而天下不能僞也。故不為虛而虛自起，不為靜而靜自生，不休神而神自定，不和氣而氣自平。是以不聽而聞無聲之聲，不視而見無形之形，不思而領是非之意，不慮而達同異之鄉。神淪天地，德遵陰陽，不請福而天地祐之，

不辭禍而患害^①去之，不殺戮而天下畏之，不施與而天下愛之。鼓腹而樂，俯仰而娛，食草而美，飲水而甘。喬木之下，精神得全，巖穴之中，心意常歡^②，貧樂其業，賤忘其卑，窮而恬死，困而忘危，功與地配，德與天齊，反愚歸朴，比於嬰兒。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是故建身為國，誠以赤子為容，則是天下尊道貴德，各重其身，名勢為垢，萬物為塵，貪夫逃爵，殘賊反仁，積柔集弱，唯德是修。而作福生亂者，有何由然。自然同德，無由生也。悲夫天地之道，深以遠，妙以微，能識之者寡，行之者希，智惠不能得，唯赤子為體之。赤子體似於德。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居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為於不為，與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無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蔽，神氣不作，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

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幽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則蜂虿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攫搏。毒蟲不螫，攫鳥不搏者，以無死地也。骨弱筋柔，握持堅固，不睹牝牡，陰陽以化。精神充實，人物並歸，啼號不嘍，可謂志和，為之行之，與道為常。知和曰常。執之守之，時曰聰明。知常曰明。自然生息^③，動合百祥。益生曰祥。心意玄作^④，氣順堅強。心使氣曰強也。無所為，故無所不克；無所欲，故動無所喪。自然通達，衆美萌生，天地愛祐，禍亂素亡。夫何故哉？以含德和神，而體童蒙也。及其有知也，去一而之二，去晦而之明，身日飾而德日消，智逾多而迷益深。故重天下而輕其神，貴名勢而賤其身，深思遠慮，離散精神，背柔棄弱，力進堅剛，陷於欲得，溺於求生，開於危殆，塞於萬全。物壯則老。故福如天地，視而不能見；禍若雷霆，聽而不能聞。出無入有，日造禍殃。謂之非道。動而之窮，為而之亡，

修身愛國，爲國不祥。祭燎而天地是伐，禱祀而鬼神是喪，非命之罪，事物自當也。身既違道，禍則自來，非天命有所與奪，故云非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

知者不言不能專，言者不知道亡身。塞其兌耳目冥，閉其門口不言，挫其銳志所之，解其忿心所思，和其光容不奇，同其塵服不詭，是謂玄同與俗化。不可得而親愛不來，不可得而疏退不離。不可得而利益不喪，不可得而害敗不危，不可得而貴爵不高，不可得而賤損不卑，爲天下貴尊寵奇。

指歸：道無常術，德無常方，神無常體，和無常容，視之不能見，聽之不能聞，既不可望，又不可捫。故達於道者，獨見獨聞，獨爲獨存。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授君，猶母之識其子，嬰兒之識其親也。夫子母相識，有以自然也，其所以然者，知不能陳也。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而口不能言也。所謂言者不知，知者不言也。故無狀之狀，可視而不可

見也；無象之象，可效而不可宣也；無爲之爲，可則而不可陳也；無用之用，可行而不可傳也。是故得道之人，見之如子之識親，履之如地，戴之若天，被之服之，體之如身，爲之行之，與之浮沉，與之卧起，與之屈伸。神與化游，志與德運，聰明內作，外若聾盲，思慮玄起，狀若癡狂。故口不能言，而意不能明也，譬猶夢爲君王，履危臨深，憂喜相反，中心獨然，覺而道之，不能以喻其鄰也。失道之人則不然，見其外不睹其內，識其流不獲其源，秉其末不窮其根。然其所以然，不然其所不然。凡事之末，是然之所然。至理之本，非然之所能然也。故道在於外，不在於身，中主不定，守不固堅，心狐志疑，情與物連，聰明眩耀，以僞爲真，若是若非，若亡若存，和氣易動，若病在人，陽泄神越，惡默好言。方言之時，心有所慮，志有所思，聰明並外，精神去之。音聲內竭，外實有餘，道德離散，日日遠之。言之益疾而已愈不見，造之益衆而已愈不知。是故言

者逆道之要也，而距德之數也，反天之匠，覆地之具也。是故得道之士，損聰棄明，不視不聽，若無見聞，閉口結舌，若不知言。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釋其所之，意無所守，廓似無身。解其所思，散其所慮，奄若不知，匿若獨存。挫其銳，解其忿。滅禍無首，反於太素，容貌不異，服色不詭，因循天地，與俗變化，深入大道，與德徘徊。無言以言言，無爲以爲爲，清靜以治己，平和以應時，與世渾沌，與俗玄同。和其光，同其塵。要物之本，秉事之根，獨與衆異，天下莫聞。游於親疏之戶，翱翔利害之門，浮於貴賤之野，固守我之精神，遁隱無形之境，放佚荒蕩之鄉。貧賤不以爲辱，富貴不以爲榮，欲隱而隱，欲彰而彰，陰陽不能損益，人主不能蔽明。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也。魁然獨立，卓爾無雙，聲色不能悅，五味不能甘，萬物不能與之爭，知力不能與之訟。無取無與，無得無去，閉門杜戶，絕端滅緒，神明爲制，道



為中主，動與化鄰，靜與然交，和順時得，故能長久。佚蕩無常，莫能先後，故好之不能近，惡之不能遠，賞與不能加，賦稅不能取，爵祿不能高，貧賤不能下。無奈萬物何，故萬物不能役；無以天下為，故天下不能有也。以為使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

以正治國體忠信，以奇用兵設詐權，以無事取天下任自然。吾何以知其然哉？謂我身？天下多忌諱羞薄醜，而民彌貧；資益少；民多利器，智惠巧，國家滋昏動愈晦；人多伎巧飾雕琢，奇物滋起無窮極；法令滋彰網深密，盜賊多有，益暴逆。聖人之言云：傳國式：我無為主不得，而民自化世和集，我無事主不作，而民自富無所欲，我好靜主虛寂，而民自正分理得，我無欲主止足，而民自樸不作飾。其政悶悶無福德，其民俸俸順忠懇；其政察察福德明，其民缺缺知孽萌。禍兮福之所倚，以福倚，福兮禍之所伏以成禍。孰知其極無緒端？其無正忠信亡。正覆為奇，智詐行，善復為妖，受妖祥。人之迷失正常，其日固久矣，所由長。

指歸：道德之情，正信為常，變化動靜，一有一亡。覆載天地，經緯陰陽，紀綱日月，育養群生，逆之者死，順之者昌。故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陽氣主德，陰氣主刑，刑德相反，和在中央。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廢而又興，陽終反陰，陰終反陽，陰陽相反，以至無窮。故王道人，事一柔一剛，一文一武，中正為經，剛柔相反，兵與德連，兵終反德，德終反兵，兵德相保，法在中央，法數相參，故能大通。是以明王聖主，損欲以虛心，虛心以平神，平神以知道，得道以正心，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法，正法以正名，正名以正國。以正治國也。正國綱紀，分明察理，元元本本，牽左連右，參伍前後，物如其所，正名以覆實，審實以督名。一名一實，平和周密，方圓曲直，不得相失，賞罰施行，不贏不縮，名之與實，若月若日，一名正而國家昌，一名奇而國家役。養國之密，無有所常，屈伸取與，與時俱

行，繼亂任法，遭逆任兵，守平以道，體德為常，大小相遇，以正相望。失正則化之，不從則禁之，不止則制之，不伏則伐之。明大國之協小國，不敢輕用於兵，故先以化禁，不從然後始制伐行者也。若夫小國迫於大國之間，遭無道之君，以正事之不可則去之，去之不可則割地而予之，予之不可則率眾而避之，避之不可則杖策而遁之，遁之不可則患及萬民，禍將及我，故奮計而圖之，是爭之所為起，而兵之所為生也。吾欲選將練士，砥礪甲兵，積糧高壘，營而自守，百姓糜弊，國家虛空，是戰之所為作也，而正之所為興也。吾欲以正入，則我寡而彼眾，我弱而彼強，如卵投石，為敵受殃，三軍必敗，士卒死傷，天心不得，宗廟滅亡，下悲萬民之命，上畏天地之心，是權之所為動也，而奇之所為運也。故建反往之計，招覆來之事，開萬民之心，生諸侯之謀，明我道德之祐，闡我天地之助，以渾四海之心，同萬國之意。百姓應我若響，鄰國隨我若影，飛鳥走獸與我俱往，是計

之所爲用，而奇之所爲行也。奇即權也，言小國迫於大國之間，事與避遁，即俱不可兵戰，權奇所以爲作。明夫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也。故乃動設計謀，以順人望，天地鳥獸助我爲城，故云以奇用兵者也。上順道德之意，下合天地之心，危寧利害，視民若身，體無形之形，處太陰之陰，發無爲之爲，揚無聲之聲，異彼滅化之罪，明彼逆天之功，顯天之所降，見地之所生。有名無實，有實無名，名實相違，或正或傾，縱橫反覆，合於冥冥。明此道德之功，顯彼勃逆之過，或以名實相反而縱橫合道者也。天灾自起，妖孽自生，離其父子，絕其弟兄，殺其雄將，戮其忠臣，天下怨恨，莫與同心，魁然獨立，受天之兵，戰勝大喜，四海安寧，此用奇之上也。先用以道，不從然後其灾自起，所以爲上。愔天下之怒，積能奇之人，飛耳游目，延聰益明，游士四達，結友合親，生息變怪，因道應姦。飾權養勢，以實其民；飛言僞事，以惑敵人；卑辭降下，以閉其君；輕使重利，以開其臣。君臣有隙，因制其神，變作於陰，權動於

微，懸其死命，因其樞機，使敵狂惑，不得有爲，隨時進退，無有常儀，不攻而敵自誦，不戰而敵自危，剋其君不及其臣，誅其將不及其師，戰勝民喜，諸侯畏之，此用奇之次也。初設計策，後得其死，所以爲次。制其地形，御其君臣，卑體重賞，以順其外，陰謀雲布，以亂所親，姦從彼來，道從此興，數城而封將，連國以予姦。姦來如鬼，謀計如神，方略不測，奇變不窮，分彼之力，疑彼之心，如出於地，若生於天，離其左右，散其所連，起權生變，以制其死，阻其計謀，使不得信。折其強輔，以孤其志，因形立勝，如環無端，乘時而發，和爲之恒，動攻其害，靜絕其糧。禡而奪之，飢而渴之，重而累之，水而火之，勞而苦之，凍而暘之，利而誘之，狂而惑之，卒而迫之，窘而薄之。從高擊下，以衆制寡，堅校部曲，官隊相伍，上護其下，下救其上，三軍相保，親如父子。奇陣分合，隱伏參處。營前經後，陵左敗右，耀以旌旗，惑以

金鼓，進如波騰，退如風雨，發如崩潰，合戰如虎，守不可攻，攻不可守，戰勝威行，天下大恐，此用奇之下也。以先用兵，方制其死，所以爲下也。禍亂既夷，萬物豐寧，天心大得，宇內欣欣，藏奇損智，忠信爲務，清靜簡易，退事止言。能用奇勝，不明道德，恐事流變生，淳淳散朴，所以止言者也。夫何故哉？道德變化，無所不生，物有高下，指嚮不同，趨舍殊繆，或西或東，各推其性，以活其身。吉人以善足，凶人以惡傳，誠人以信顯，邪人以僞容，各效其知，以避禍凶。求而不瞻，智者詐生；勞而不息，忠者起姦；拘迫慘怛，信者馳謾；窮困不已，賢者不仁。故主好知則民僞，主好利則民禍，主好賞則民困，主好罰則民怨。何則？事由於主，行之在臣；賞出於主，財出於民；法出於主，受之在臣；主有所欲，天下嚮風。事皆由主，主爲化元。主不藏用，以歸於道。雖巧智用，不若忘智者也。故用心思公，不若無心之大同也；有欲禁



過，不若無求之得忠也；喜怒時節，不若無為之有功也；思慮和德，不若無事之大通也；明於俞附之術、岐鵠之數以治之，不若使世無病之德豐也；挾黃帝太公之慮，秉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力之不營也。故道德之所生，愛不能利也；天地之所成，為不能致也。善為愛利之小，終乖天道之大。唯無愛者能利之，唯無為者能遂之，是故明王聖主無欲無求，不創不作，無為無事，無載無章，反初歸朴，海內自寧。以無事取天下。何以明之？莊子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偽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天下忌諱，人而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者也。作方遂伎，雕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

峻刑嚴，鑿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人多奇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之言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夫何故哉？主者，天下之心也。氣感而體應，心動而身隨，聲響相應，形影相隨，不足以為喻。是故人主誠為無為之為，則天下之心皆無所之，被道舍德，無思無求，無令無法，萬民自化。我無為，人自化者也。人主誠能事無事之事，則天下無效無象，無知無識，不賞不與，萬民自富。我無事，人自富者也。人主誠能安無靜之靜，樂無清之清，則天下不學不問，無聞無見，無刑無罰，萬民自正。我好靜，人自正。人主誠能欲不欲之欲，則天下心虛志平，大身細物，動而反止，靜而歸足，不拘不制，萬民自朴。我無欲，人自朴者也。故人主之正，不孝不仁，不施不予，閔閔縵縵，萬民恩軌，墨墨憐憐，好惡不別，是非不分，故得所欲，性命以全。其政悶悶，其人惛惛者也。人主之政，布德

施利，明目察察，萬民昭昭，皆知禍福。孝悌仁義，萬事差別，惶惶儻儻，知偽缺缺。其政察察，其人缺缺者也。故失所安，性命天絕。福生於禍，禍生於福，福之與禍，同營異域，俱亡俱存，異情同服，相隨出入，同來異極，非有聖人，莫能獨得。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者也。故去福則無禍，無禍則無福，無福之福，至微玄默，天下好知，莫能窮極。孰知其極者也。唯無為者能順其則，正在禍福之間，無所不剋。正在於此非無正也。失正則奇生，奇生而民惑，善人為妖，是非反覆。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者也。天下大迷而不復也。道甚易行，人迷固久，所以不可復也。

方而不割章

方而不割，無傷害，廉而不劌，無毀敗，直而不肆，無枉廢，光而不耀，無覆蓋。治人事天為生活，莫如嗇，施不行。夫唯嗇，是以蚤服無禁令。重積德，味妙微，則無不剋，無不勝。莫知其極，化唐虞，可以為國，為侯王。有國之母，嗇為常，可以長久，動難終。深根固蒂，精神藏，長生久視，身常存。

指歸：道無不有而不施與，故萬物以存；無所不能而無所不為，故萬物以然。何以明之？夫道體虛無而萬物有形，無有狀貌而萬物方圓，寂然無音而萬物有聲。由此觀之，道不施不與而萬物以存，不為不宰而萬物以然。然生於不然，存生於不存，亦明矣。言道能存於不存，然於不然者也。或云：道無形無聲，又不施不與，豈能然於不然，存於不存哉？明物各自然物，各存其道者也，此謂識形聲，不識其影響。夫日雖不為形造影，而影必因日光，空雖不為聲造響，而響必因空谷。若空日有心為影響，則有時而廢，安能周瞻而然存必有？道能然存於物，而道未始有心者也。故王者興師動利則民欲，民欲而以方，方則割。以割為方，則邪者進而方者退，忠臣蒙其毒，萬民受其害。欲者以欲為方，則以方為邪，故方者被割，而萬民受害也。貴貨則民求，民求而以廉，廉則劇。以劇為廉，則貪者顯而廉者弊，忠臣蒙其咎，而萬民受其敗。求者以求為廉，則以廉為貪，故廉者被劇，劇利傷也。開爭則民曲，民曲而以直，直則肆。以肆為直，則枉者翹

翔，直者深伏，忠臣蒙其禍，萬民受其敗。上好名則民偽，民偽而以光，光則耀。以耀為光，則大德隱而小惠章，忠臣蒙其死，而萬民受其殃。偽者以偽為光，則以光為闇，故光者被殃者也。數者以施，貨流情通，所以謂方者不方，廉者不廉，直者不直，光者不光，名繆實易，正失德亡。時既無道，則以邪貪枉偽為方廉直光，故云直者不直，方者不方，是正失德亡者也。人主獨立，臣下雙身，養主之意，阿主之心，塞主之聽，蔽主之明，此國之所以危而宗廟之所以喪也。是以明王聖主，獨有而不與也，獨知而不教也，獨能而不使也，方於己而不以也，廉於萬物而不有也，直秉天心而不恃也，德光四海而不怙也。夫何故哉？去福以方，使下自公，割於不割，使民不訟，事情自達，萬物自通，莫之為吉，莫之為凶，天下蕩蕩，莫之其常。以道為懷，公然大方，令物自得，莫知其極。雖不割於物而物皆得正，斯不割之割，非割之所能及也。非不割也，割剥伐擊，誅驕制暴，而無瘢創也。隨時合度，應天順人，人天是同，雖

割非創者也。去貨以廉，使天下自平；劇於不劇，使人無爭。貪叨者息，潔白自生，莫之為濁，莫之為清，名不虛溢，實不倚傾。非不劇也，善廉美讓，章含顯盜，而辯無藏也。去貨任真，謙讓當理，善惡自別，故無所藏。去爭以直，使下自剋，肆於不肆，使民自伏。匡邪振亂，化淫矯俗，莫之為禍，莫之為福，天下洪荒，萬物自得。非不肆也，舉正揚直，表過章惡，貶邪削枉，明人之失，天下盡正，而動無聲也。依理折衷，與道合宜，雖直無過，固非肆也。去名以光，使下自當；耀於不耀，使民自明。莫之為照，莫之為冥，天下渾渾，萬物滋生，德與天比，化與道同。非不耀也，德光四海，照萬物而化無形也。道以為光，無所不被，物各自得，莫識其名。上下相象，中表相應，出入無朕，往來無間，若影之與形，響之與聲。故治國之道，生民之本，查為祖宗。治人事天莫若嗇也。嗇，檢藏之謂也。是故明王聖主，損形容，卑官室，絕五味，滅聲色，智以居愚，明



以語默，建無狀之容，立無象之式，恐彼知我，藏於不測。故未動而天下應，未命而萬民集，未戰而素勝之，未攻而天下服。是以不勤勞而民有功，不分爭而得其職，不刑戮而萬民畏，不微妙而得天福，禍亂不生，群祥並集，無為而無不成，不爭而無不剋。所謂重積德故無不剋也。故萬物玄同，天下和洽，浮沉軋軼，與道相得。若終而始，若亂而紀，虛而實，無而有，疏而密，遲而疾，無形影，無根朕，彷彿渾沌，莫知所以，獨知獨見，獨為獨不，變化無常，畜積無府，陰陽離合，屈伸張弛，冥冥窅窅，芒昧玄默，魁如天地，不可窮極。莫知其極。自修有餘，故能有國；治人理物，子孫不絕。可以有國者也。夫何故哉？以其嗇也。為嗇之道，不施不予，儉愛微妙，盈若無有，誠通其意，可以長久。形小神大，至於萬倍，一以載萬，故能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道，根深蒂固，與神明處，真人所體，聖人所保也。所謂有國之母，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者也。

治大國章

治大國者謂其君，若烹小鮮動綿綿。以道莅天下臨以真，其鬼不神不害人。非其鬼不神其神存，其神不傷人助自然；非其神不傷人物齊均，聖人亦不傷人萬物淳。兩不相傷道相全，德交歸焉加萬民。

指歸：日昃陰生，燥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大興，高下相臨，差以百丈之崖，物類登之，崖墮下顛，蚊虻螻蟻適足以游翔，而犀象虎豹之糜骸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發屋折木，石飛鐵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脉不為之傷者，以其暴大也。隙穴之風，不動鬢眉，及其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介也。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者，飄風隙穴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暴興也，其善不可大處也，其惡不可大喪也。大生之則大亡，暴興之則暴傾，大處之則大去，大喪之則大至。夫處尊之位，乘天下之機，威權之重，早已大矣。更大動之，則所失者多，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施教令如風隙穴，猶

恐眉過半額，絲出如綸。況乎縱情欲，輕四海，大有為，殘百姓，則若虎豹之糜體，飄風之折屋，不亦宜乎。何以明之？莊子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蠱虻著面，不可射也；蠚虱著身，不可斫也。何則？欲除小患，而生大賊也。是以明王聖主之治大國也，若柄纖微，若通小水，若察秋毫，如聽無有，若亡若存，若非若是，如行如留，如為如休，為在為不為之域，化在有無有之野，福微利鮮，言希禁寡，動於無形，功流四海。夫得其要者，動少而益多。失其機者，為多而益少。故知機微萬夫之望，如無如有，不可示人也。夫何故哉？以道為父，以德為母，神明為師，太和為友，清靜為常，平易為主，天地為法，陰陽為象，日月為儀，萬物為表，因應為元，誠信為首。殊分異職，繩繩玄默，引總紀綱，舉大要而求之於己。是以民如胎殼，主如赤子，智偽無因，而生巧故無由而起，萬物齊均，莫有盈損，

和洽順從，萬物豐茂，鬼神與人，合而俱市，動於自然，各施所有。寂如無君，怕如無鬼，萬物盡生，民人盡壽，終其天年，莫有傷夭。所謂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也。主若不仁，鬼若不神。主非不仁也，兼施博愛，德運六合，而無阿憐也。鬼非不神，浮於惚恍，載於纖微，經歷萬方，與時變化，神全萬物，不以傷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不傷人，聖人在上，與天相參，人物順比，大化流行，智故不作，奇物不生，莫之為滿，莫之為盈，天下喁喁，萬物齊均，既不起高，又不造深，不攻金石，不壅水泉，人不遠徙，食不煞生，世皆可賞，莫之可形，草木黃而後落，人化盡而後終。是以聖人亦不傷人。是故天之所胞，地之所函，太一之所主，天一之所將，四時所歸，五行所監，群臣毒害，變化運行，各有分部，不得相干，周流萬物，莫之可傷。兩不相傷。是故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殺偶，治陽者殺奇。虛無清靜，鬼神養之；纖微寡

鮮，鬼神輔之；盛壯有餘，鬼神害之；盈滿亢極，鬼神殺之。不屬其類，聖人奉之；忠信順善，聖人與之；雄俊豪特，聖人察之；作變生奇，聖人殺之。故動於陰者，鬼神周之；動於陽者，聖人制之。唯無所為者，莫能敗之。聖人在上，奇不得起，詐不得生，故鬼以其神養物於陰，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福因陰始，德因陽終，鬼神降其澤，聖人流其恩，交歸萬物，若性自然，流道沉德，洽和同真。所謂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也。

大國章

大國者地廣民衆，天下之所流人所歸，天下之所交所親比，天下之牝所食利。牝以靜勝牡勝有爲，牝以靜爲下靜以卑。故大國以下小國靜順之，則取小國自爲來；小國以下大國靜卑之，則取大國得所依。故或下而取之勢胞人，或下而取於人形勢禁。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爲之君，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結和親。夫皆得其所欲交以存，大者宜爲下易以然。

指歸：天地並起，陰陽俱生，四時共本，五行同根，憂喜共戶，禍福同門。故所以爲寧者，所以爲危者也；而所以爲危者，所以爲寧者也。所以爲存者，所以爲亡者也；而所以爲亡者，所以爲存者也。安不忘亡者存，存而忘亡者危。何以明之？夫虎豹以其形容脩廣，爪牙堅強，肌膚盛大，毛物豐，文章明，故執百獸而制於人；榮華香草以其所有光曜芬香，故悅於衆谷而傷其根；大國之君以其地廣民衆，勢尊形寵，威隆名顯，故張其鄰國而危其身。有道則固於磐石，寧於太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俱弱則先困，俱亂則先亡，是故大國者，霸王之梯而亡滅之階也。是以大國之君，獨立無偶，名山四塞，三面成阻，鴻川並流，萬物浮下，爲諸侯轂。膏腴之府，強大之尸，權勢之主，偕不測之固，要阨狹之口。肥饒廣易，方數千里，珍寶奇怪，無所不有，民鮮徭役，馬牛從處，舟輿萬數，兵食陵聚，居

者安樂，過者留止，人如草木，畜滿山野，耕桑田獵，得獲深倍，故天下之所欲歸，將相之所欲附。車騎奮擊，帶甲百萬，處易守險，形便地利，順天而攻，順地而守，懸人之命，制人之死，與之則有勢，背之則失宗廟，故諸侯之所欲交，天下之所畏也。所謂大國者，天下之流天下之交也。施道足以並兼，尊寵足以發號，伐之足以崇仁，治之足以明義，兼之足以廣地，得之足以爲富，故諸侯之所好，而將相之所利也。是故自古及今，天下之牝，以靜勝牡，千世不易，萬世不變。夫何故哉？以虛受實，以無應有，不以爲大，務以爲小，不以爲高，常以爲卑也。牝以雌柔守，牡以雄而求之，故牝常以靜勝牡。亢常以盈致悔，故大國宜爲下。是故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褻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①，割地東西以招賢俊，疾耕力織以哀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倉庾，散財幣，養者

老，食孤弱，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爲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不好順從欲圖逆者，猶以文武之勢，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歸命殺身，請爲子弟之國、藩牆之臣。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者也。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修理而行，富以舟輿，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朴貴耕，耕織有分，不取民有，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國專和一，可與俱死，上下順從，可與鄰市。大國之君，雖負衆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涌泉，不好施予，常欲吞人。猶以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源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厚體，竭誠懸命，欸欸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爲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取大國者，取得所依者也。上而取人者，形大勢豐，德博權重，人之所利也。大國無爲，

鎮有新利。但常兼下，自取得人。下而取於人者，地狹民少，權輕德鮮，人之所易也。小國既輕，常被人易。爲其所取，不得不廉。故不戰而壞人之邑，不攻而降人之城，地廣號尊，宗廟顯，功德流，是大國之所期也。大國但能守雌，自期有此之益。交於大國，接和結親，歲有災害則大國憂之，鄰國難至則大國救之，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社稷尊，宗廟顯，國富兵強，人物全濟，延於無窮，小國之所願也。小國下事人，人自愛之，所以獲全者也。故接地鄰境，懸權不動，先下先得，卑者制倨，靜者勝躁，處大之勢，小下大得。夫何故哉？自然之道，不可強致。水動下流，人動趨利，釋下任事，衆弱爲一，出於不意，此強大之所以亡也。故大宜下之。大凌小必獲天災，小謙退必蒙衆助，故大者宜爲下。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

① 患者：原作「不害」，據胡本改。

② 心意常歡：原作『心意常歡欣』，欣字衍，據唐本刪。

③ 自然：原作『旬月』，據胡本改。

④ 玄作：胡本作『互作』。

⑤ 結友：原作『結交』，據胡本改。

⑥ 强大之尸：疑作『强大尸』。

⑦ 士吏：原作『士史』，據唐本改。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一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萬物之奧章

道者，萬物之奧，開導物也，善人之寶，體以弱也，不善人之所不保，俟拘約也。美言可以市，得所欲也，尊行可以加人，比高爵也。人之不善，好為逆也，何棄之有，為寵削也？故立天子，置三公，賢聖一也，雖有拱璧，謂輕貨也，以先駟馬，謂安居也，不如坐進此道，言行修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人心和也，何不曰求以得，謂勢則也，有罪以免，無以為也？故為天下貴，尊寵奇也。

指歸：木之生也，末因於條，條因於枝，枝因於莖，莖因於本，本因於根，根因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華實生於有氣，有氣生於四時，四時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吾是以知道以無有之形，無狀之容，開虛無，導神通，天地和，陰陽寧，調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

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無為為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羣類應之，各得所行。所謂道者，萬物之奧。善人得之，以翕以張，清淨柔弱，默默沌沌，仁宛和淖，潤澤虛平，大小周密，纖微無形，玄達萬事，以歸無名。終始反覆，萬福自生，動得所欲，靜失所患，在人之上，威德自明，攻堅勝大，莫與為雙。故善人之所寶者也。凶人得之，以發以張，堅剛以疏，實動以先，驕溢以壯大，盛滿以強極，廣修大以無疆，照察察以熒熒，顯的的以彰彰。疆大終小，不禍自生，動失所欲，靜得所傷，心憂志削，乃反正常。神氣煩促，趨翕去張，鬱約而辭卑，拘制而體降，迫險而賓伏，慘怛而忠信，改容而易節，與君子同。罪定而言善，臨死而愛身，一奉天數，變性易情，安貧樂困，卑賤為常，尊天敬鬼，視人如王，上比牛馬，下列犬羊，天網以發，自然不聽。吁嗟痛哉，為戒甚明。不善之人，不以保身，乃以累真，及累之成，方悔不及。所謂臨渴掘井，不若理於未亂。二者殊塗，皆由道行，在前在後，或



存或亡。善人先道而存，凶人後道而亡。故言行者，治身之獄也。時和先後，大命之所屬也。是以君子之立身也，如啗如噉，若樸若質，藏言於心，常處玄默，當言深思，發聲若哭，和順時適，成人之福，應對辭讓，直而不飾。故言滿天下而不多，振動四海而不速，連接萬物而不有，辭動天下，各得所欲。美言可以市也。其經世也，氣志窅冥而形容隱匿，居如驚恐，貌似不足，僭僭謬謬，消如冰釋，遇時而伸，遭世而伏，與天同憂，中心惻惻，計畫不行，隨時反側，謙虛止足，卑損自牧。樂下如水，久而不忒，下之又下之，至於元極，天下應之，故能有國。尊行可以加人。夫何故哉？人之情性，樂尊寵，惡卑恥，損之而怨，益之而喜，下之而悅，止之而鄙，古今之通道而人心之正理也。賢者既然，小人尤甚，是故尊美言行，事無患矣。古之將民，何棄之有？桀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所謂人所不善，何棄之

有。故能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其意，妻妾不使。何以效其然也？夫爵尊天下，富有四海，威勢無量，專權擅柄，人之所畏也。立天子也。去徒步，離卒伍，鴻舉龍興，起佐天子，發道揚德，施行所有，恩流萬姓，光顯祖考，人之所利也。置三公也。以人之所畏，求人之所利，言不美，行不敬，雖執大璧、操珍物而進之，安車駟馬而載之，則是賢者之心疑惑下否，玄聖深隱，君子不來。以天子有可畏之威，三公豐利人之祿，下修言利之美，但恃己以臨人，執玉帛之惠，人不為之降，故云不如坐進此道也。言行修於內，則神氣踰於外，無有駟馬之勞、寶璧之費，海內之士響應風起，俊雄英豪輻至峰止，聖人下之，朝多君子。以坐進此道故。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夫何故哉？言順天地而己，行合人心而不恃，名成而不顯，功遂而不有。情性自然，不以為取，將以順道，不以為己，萬物歸之，為天下宰。所謂不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也。

為無為章

為無為為無形也，事無事事無聲也，味無味味無名也。大小多少功德明也，報怨以德報未生也。圖難於易慮未成也，為大於細作實冥也。難事作於易彘生堅也，大事作於細巨始縣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終不為大事微纖也，故能成其大功配人也。輕諾者必寡信不可然也，多易者必多難不可權也。聖人猶難之常計患也，故終無難始卒全也。

指歸：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有，不無不有，乃生無有。由此觀之，憂不生憂，喜不生喜，不憂不喜，乃生憂喜。故居禍者得福，居福者得禍，禍福之主，在於元首。為之無形，聽之無聲，無形聲則深遠，故無功之功大而有功之功小，有德之德薄而無德之德厚。能體不無不有而生無有，非禍非福能轉禍福。鑒在機前，為於未有，故深遠大厚也。是以聖人不為有，不為亡，不為死，不為生，游於無有之際，處於死生之間，變化因應，自然為常。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扶安天地，飾道養神，提挈萬物，帝國治民，解情釋意，俱反始真。所

謂爲無爲之爲，應變化之宜而已。未嘗有知，故能無所不爲也。不爲生業，不爲起事，不加以仁，不施以利，教以不能，導以無識，絕民所樂，以順民情，縱民所惡，以得民意也。出夭傷之戶，入長生之路，翱翔玄冥，優游太素，昧昧茫茫，莫知其故，敦若昏晦，天下無事。所謂事無事之事，變已然之意而已。未嘗生思，故能至於無事。味之於無味，察之於無形，故能分同異之類，明是非之情。爲之未有，定之未傾，勇功不見，知名不稱，福不得起，禍不得生，無福之福，與於無聲，無禍之禍，息於無名，主安民樂，天下太平。所謂味無味之味，察未萌之類而已。未嘗有意，故能無所不遂。故主患而憂之，長福而救之，戮君而死之，辱父而讎之，造難而折之，作亂而滅之，召寇而殺之，招逆而伐之。勇功見而與天違，知名與而與道反。動而民悅者，勞而德小；爲而民喜者，爲而恩少。若不能爲無爲，事無事，則夫前大多之利，獲此小少之恩，大小有殊，咎患不免，故云大小多少也。是以忠信沮壞，正事消亡，自然伏竄，

知故翱翔。竊功者顯，偷權者彰，暴亂者利，邪僞者昌。是非覆逆，天下大傾，物失其命，家國以喪。故善除患者，不若無患之大也；起事致治者，不若默然者之貴也。此即不言之益，無爲之貴。是以君子動未始之始，靜無無之無，布道施德，變化於玄，怒於不怒，言於不言，攻於不敢，守於無端，威於不武，報怨未萌。德是理之根，怨是事之末。欲息未歸本，唯修德反真，則事物未成而冥化矣。故云動於未始，言於不言，即報怨以德。圖難於易，治其本根，絕之未兆，使不得然，事如秋毫，功如太山。爲大於細，治之懸懸，敬而慎之，若始若新，不爲所欲，不求所便，常與事反，獨守其元，與時俱益，日進無疆，雖欲不大，事物自然。是圖難於易，爲大於細矣。是故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微箴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憂，而造化不能治。所謂難事作於易也。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

始於潤濕，見於漣漣，綿綿涓涓，流爲溪谷，汨汨湯湯，濟舟漂石，以成江海，深大不測。大事之作於細者也。是以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爲君王。威振宇內，四海盡匡，懸命受制，莫有能當，德與天地相參，明與日月同光。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故言多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心多所易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所然也。是以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爲而成，不言而信，進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毛髮之患。聖人體道，不事有爲，與真合德，自然無患，故終無難。夫何故哉？危於不危，亡於不亡，昭然獨見，運於無形。不危之時，常以爲危，不亡之時，常以爲亡，戰戰慄慄，爲之未，故免危亡也。

其安易持章

其安易持國與身也，其未兆易謀禍與患也，其脆易破患始生也，其微易散患未寧也。

爲之未有然未然也，治之未亂化本原也。合抱之木人手連也，生於毫末如未萌也；九重之臺積如山也，起於累土生無根也；百仞之高干雲霄也，始於足下起無分也。爲者敗之敗所成也，執者失之所欲離也。故聖人無爲則無敗，知自來也，無執則無失，福自來也。民之從事動有之也，常於幾成而敗之敗所治也。慎終如始反其初也，則無敗事舉無尤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欲不欲思無思也，不貴難得之貨珠玉財也；學不學事虛無也，復衆人之所過去未華也。輔萬物之自然助天地也，而不敢爲奉素真也。

指歸：未疾之人，易爲醫也；未危之國，易爲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效之？莊子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連滴之

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是故繼體之君，無怨無惡，將相和一，百姓賓伏，鄰國交市，無有讒賊，平易不動，上下和集。當此之時，守之不用威，持之不用力，無爲無事，莫之能克。其安易持。及至國家將危，萬民將殆，患害將興，萌而未兆。當此之時，安危在己不在於彼，謀之不必聖人，憂之不必力士，正之於枕席，而患禍以亡矣。其未兆易謀也。及至人君失道，大臣怨怒，鄰國不市，百官衰廢，禍患已生，小弱柔毳。當此之時，賢人深謀，生事起勢，未動而患危，不加而禍碎。其脆易破。及至人君失正，大臣謀誤，鄰國怨恨，百姓猶豫，患禍已起，根本未據，姦雄將興，未得人助，或合而不結，或結而不固。當此之時，尊賢下衆，折肝膽，聽微諫，求過於己，患心不怨，謀士底兵，未發而散。其微易散，然已難於未兆。故禍福作於無名，存亡生於微妙，二者雲錯，

變動風號，屈伸波渾，進退殺亂，聽之不可聞，視之不可見，機巧不能事，智慧不能判。存亡禍福之機，微妙渾殺難見。是故聖人化之以道，教之以身，爲之未有，治之未然，不置而物自安，不養而物自全，動與福同室，靜與禍異天，窅窅冥冥，莫睹其元。治之未亂，正之未傾，禁姦之本，制僞之端，閉邪之戶，塞枉之門。萌芽未動，形兆未生，絕之未見，滅之未存，教以無教，導以無名，知以無知，狀以無形，治不得起，亂不得生，天下無爲，性命自然。此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夫太山之木，本據於陰，未託於陽，垂枝布葉，華實青青，大而合抱，高連百尋者，生於無大，成於不爲。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者也。九重之臺，廣大擬於丘陵，百仞之高，昭昭冥冥，干於青霄者，以爲卑小，不爲高大也。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生於足下是也。故爲大者不大，爲小者不小，爲高者不高，爲卑者不卑，不大不小，乃生大小，不高不卑，乃

生高卑。故爲之者，不爲之跡也；不爲者，爲之塗也。不大不小，不高不卑，即不爲者是爲之塗也。而大小高卑，即爲者是不爲之跡也。是以爲成者敗，爲利者害，爲生者死，爲興者廢。執所欲者所欲亡，執所思者所思逝，執其身者其身歿，執其神者其神退。所得無爲之塗而執有無之跡，所謂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者也。故聖人無爲爲之以生萬物，無執執之以制所欲，猶二匠之造高臺，而天地之生巨木，自然而已。無爲無敗，無執無失。夫道德不嫉，神明不賊，和無不通，大無不克，存亡自從，吉凶自得。同道而道得之，同失而失得之。人窮事敗者，釋自然而任知力，去其反而處其覆。夫何故哉？以求所求而欲所欲。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者，以有求欲而失根本故也。夫誠能慎終如始，爲所不欲，守所不處，動於未元，反於未始，爲若不爲，有若不有，雖若不成，物自然也。始背於道，終不失之，故無敗也。夫使神擾精濁，聰明不達，動失所求，靜喪所欲者，貨與學也。唯能鍊情易性，變化心意，安無欲之

欲，樂無事之事者，道與德也。貨則擾神，學則生僞。能欲不欲則不貴於貨，學不學則日損歸真，斯乃合於道德，何衆過之不復也。是故想道如念親，惡貨如失身，思無思之思，求無求之求，明白四達，以學不知，巧雕萬物，以學不能，反衆人之所務，而歸乎虛無。欲不欲而造虛玄，學不學而窮妙極，達人之所不能通，窮人之所不能測，成人之所不能爲，有人之所不能得。心志玄玄，形容陸陸，卧如死尸，立如槁木，不思不慮，若無所識。使物自然，令事自事，空虛寂泊，身無所與，萬物紛紛，各如其處，魁如阜揭，澹如巨表，舉錯廢置，常與物反，萬物應之，故能深遠。天下大覆，與神運轉，輔天助地，不敢生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善爲道者章

古之善爲道者自治然也，非以明民無所信也，將以愚之塞其心也。民之難治不可均也，以其知之去忠信也。以智治國益事文也，國之賊傷害民也；不以智治國守素真也，國之福民命全也。知此兩者禍福門也，

亦楷式正之元也。常知楷式施王身也，是謂玄德莫見聞也。玄德深矣不可見也，遠矣不可存也，與物反與神殊也，至於大順天下淳也。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天地人物，若末若根。數者相隨，氣化連通，逆順昌衰，同於吉凶。道德之意，天地之心，安生樂息，憎惡殺傷，故命聖人爲萬物王。利物受其福，不利則獲其恐，聖人大懼，恐後有患，深原所由，莫善自然，自然之路，要在無形。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爲，故可爲然也；萬物不睹天地之所以，故不可存也；萬民不識主之所務，故可安也；四肢九竅不論心之所導，故可全也。夫萬物之有君，猶形體之有心也。心之於身，何後何先？流行血脉，無所不存，上下表裏，無所不然，動與異事，虛以含神，中和外否，故能俱全。是以昔之帝王經道德，紀神明，總清濁，領太和者，非以生知起事，開世導俗，務以明民也，

將以塗民耳目，塞民之心，使民不得知，歸之自然也。所謂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立民於昭昭，而身處乎混冥，教以不知，導以無形，孝悌不顯，仁義不彰，君王無榮，知者無名。無教之教，治流四海，無爲之爲，通達八方，動與天地同節，靜與道德同容，萬物並興，各知其所，名實俱起，各知其當。和氣流通，宇內童蒙，無知無欲，無事無功，心如木土，志如死灰，不睹同異，不見吉凶，故民易治而世可平也。是故安者民之所利也，生者民之所歸也，民之所以離安去生而難治者，以其知也。民知則欲生，欲生則事始，事始則功名作，功名作則忿争起，忿争起則大姦生，大姦生則難治矣。所謂人之難治，以其知多故也。故以知爲國，則天下智巧詐僞滋生，奇物並起，嗜欲無窮，奢淫不止，邪枉纖織，豪特争起，溪谷異名，大禍興矣。臣惑其主，子亂其父，以白爲黑，以亡爲有，名變實異，劫殺生矣。恍恍不可安，易易

不可全，卷甲輕舉，海內相攻，死者無數，血流成川。悲痛怨恨，氣感皇天，星辰離散，日月不光，陰陽失序，萬物盡傷，山枯谷竭，赤地數千，天下窮困，至於食人。非天之辜，上好智能而教萬民也。好智之過遂至於此，所謂以智治國之賊，信不虛也。廢棄智巧，玄德淳樸，獨知獨慮，不見所欲，因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地，民如草木，巖居安處，安樂山谷，飲水食草，不求五穀。知母識父，不睹宗族，沌沌俸俸，不曉東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不賤木石，不貴金玉，叢生雜處，天下一心，八極共旨，九州同風。蠹蟲不作，毒獸不生，神龍與人處，麟鳳遊於庭。翔風嘯嘯，醴泉涓涓，甘露漠漠，朱草榮榮，嘉禾豐茂，萬物長生。非天之之福，主知不知而名無名也。不知之知，不名之名，同乎道矣，豈不然也。是以睹智識愚，與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旨。政教由之，或病或利，明於病利，大平自至，

明於利病，萬物自正。用智治國，爲禍爲則；不用智理國，爲福爲德。此兩者之行，可爲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是故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淨寧地，爲類陰福，衆世莫見，故曰玄德。玄德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有能克。所謂玄德深遠與物反矣。玄德之淪，罔蕩輓遁，恍惚無形，反物之務，和道德，導神明，含萬國，總無方。六合之外，毫釐之內，靡不被德蒙仁，以存性命，命終天年，保自然哉。所謂至於大順者也。

江海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所因也，以其下之下百川也，故能爲百谷王無不臣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其欲上民處至尊也，以言下之順民心也；其欲先民無禍患也，以身後之先安民也。故在上爲人元也，而民不重民以存也，居民之前爲民倡也，而民不害民以明也。天下樂推而上之民以全也，而不知馱民以安也。非以争去其身也，故天下莫能與之争無不勝也。

指歸：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不舍羣類，而羣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爲王，而物自王焉。故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陽赫赫而天王之，陰氣濶濶而地王之，保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王，不爲物主而物自歸焉，無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爲仁義而物自附焉，不任知力而物自畏焉。夫何故哉？體道合和，無以物爲而物自爲之化。是故江海之王也，非積德政，累仁愛，流神明，加恩惠以懷之；又非崇禮義，廣辭讓，飾知故，設巧能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重生累，息百事以制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爲無求，而百川自爲來也。百川非聞海之美，被其德化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界道，畫東西而趨之也；然而水之所以貫金觸石，鑽崖

潰山，馳騁丘阜，以赴隨江海無有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爲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知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爲，與萬物市。夫溪谷爲卑不爲東西，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不爲廣大，故能王而不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信矣夫。是以明王聖主之欲尚民也，以自然之性，盛德之恩，容卑辭敬，比於庶人，視身如地，奉民若天，昭然獨知而不可測，卓爾獨能而不可原，深察博達而不可塞，聰明並流而不可壅，不以役物，反以後民。聖人雖有如此之能，不以上人，以其言下之，不以先人，以其身後之，故人樂推而不厭也。故民履之如地，託之若神，常在民上，王土配天。其欲先人，處窮寵，秉至尊，長生久視，樂以無患，則去志無身，以安萬民，身勞而民佚，身後而民先，在上而民以生，在前而民以安。民以生，故戴之而不以爲重；民以安，故後之而不以爲患。人所以戴之而不爲重者，以其於人有益，故居人前而不害。是以天下推

而上之，引而先之，喜而不倦，樂而不厭。故聖人之王也，非求民也，民求之也；非利民也，民利之也；非尚民也，民尚之也；非先民也，民先之也。故能極弊通變，救衰匡亂，以至太平，上配道德，下及神明，淪唐唐，含冥冥，馳天地，騁陰陽。夫何故哉？以去心意而後其身也。是故不爭之德，因人之力，與道變化，與神窮極，唯棄知者，能順其則。夫如是者，豈有人與爭也。故王事自然，不得妄起，得之全命，持之有理，聖知有性，治之有道。失其理則王事不成，去其道則性情不則，是以聖人信道不信身，順道不順心，動不爲己，先以爲人，無以天下爲，故天下爭爲之臣。誠哉是言。爲國之寶，千帝萬王不能行，唯得少分即爲物主。有始無終，還復困窮。能同其妙，不遺身殃。是謂襲常，永無疆也。

天下謂我章

天下謂我與我名也大似不肖象無形也。夫唯大德隆盛也，故似不肖反類病也。若肖衆所榮也，久其小矣逆天行也。我有三寶道之用也，持而保之心所從也。一曰慈悲初傷

也，二曰儉慎微己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託後行也。慈故能勇，弱生強也；儉故能廣，儉生長也；不敢爲天下先任自然也，故能成器長後生先也。今釋慈且勇爲堅剛也，釋儉且廣爲大彰也，釋後且先爲物唱也，則死矣大命喪也。夫慈，以戰則勝，民用情也，以守則固，得民誠也。天將救之，與敵歿也，以慈衛之，苞以生也。善爲士者不武，去強梁也，善戰者不怒，忠威暴也，善勝敵者不與，反爲常也，善用人者得其心也，爲之下，言行尊也。是謂不爭之德，福自萌也。用人之力，獲其功也。是謂配天與天同也，古之極聖道窮也。

指歸：物有同而異，有異而同，有非而是，有是而非，此君子之所以無患，而衆世之所以憂悲也。日月出入異而明同，賢愚形容同而心異，君子則能同塵而無患，小人則欲出衆，故有憂。故云有同而異，有是而非。何以效之？莊子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是以天

下嫌疑，眩耀結構，紛縷是非，是以聖人似不肖。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也。夫何故哉？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變情，爲以治己，實而若虛，渾渾冥冥，若無所以，容疏言訥，貌樸而鄙，情達虛無，性通無有，寂泊無爲，若無所止，遁名逃勢，與神卧起，執道履和，物無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友。衆人僭僞，以直爲醜，殃塗異指，謂之病矣。夫唯大，故似不肖，所以人謂之爲病。夫小人則不然，博學多識，以釣智名，異行顯功，以疑仁賢，詐世治俗，飾辭盛容，卑體阿順，以揄愛恩，先指承意，以獲衆心，朋黨相結，多挾賊人。勞鮮而祿重，功寡而爵尊，國貧而家富，主微而身貴。動權生變，竊乘盛勢，名號隆盛，震動境外，僞奢暴逆，縱恣不制，順心而卑，情忤而奪，動喪民命，靜生物穢，張目而物傷，開口而民害。此時俗之所榮，而世之所謂肖者也。若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陰陽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

無所不終，靜無所不得，生爲患害，死爲福喜，衆俗迷妄，浸以相導，所獲者微，其日甚久。若肖久其細也。故得道之士則不然，體虛積慈，視物如己。一曰慈。檢形促容，歸於微纖。二曰儉。玄默託後，不爲物先，合和順理，以應自然。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動靜與衆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而天下恐。慈故能勇。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儉故能廣。不以先先，故不言而天下長。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也。是故出慈入勇，出儉入廣，釋後且先，反和逆神，動違自然，福與之遠，禍與之鄰，大命以絕，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德不能存，臨死不覺，怨命尤天。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安僞樂勢，廢道而上力也。所謂釋慈且勇，釋儉且廣，釋後且先，則死者也。夫慈之爲行也，甚和以真，動得人，力，靜合天心，卑損弱小，爲萬物君，匡世救俗，和順天人，戰不可敗，守不可攻。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者也。夫何故哉？天地並生，變化無窮。方戰之日，地爲之動，天爲之震，天

降變怪，地出風盲，鬼神並見，為敵起殃，祐我將相，助我萬民，怒我士卒，以至羣生。牛絕其紉，馬絕其糧，飛禽拊翼，獸下而行，虎兇可戰，攫鳥可將，敵人驚恐，伏甲受兵。天將救之，以慈衛也。故賢佐勝將之立身也，不強不大，不堅不剛，柔弱畏武，敵即消亡。善為士者不武。戰則損心外意，崇體和平，辭小託後，動靜應天，不以愠起怒，不以武興兵。善戰者不怒也。其欲勝敵，常以反行，計運無形，以收敵神，動因彼之所為，變因彼之所為，反之覆之，以處其奇。故使彼邪我正，彼言我聽，彼怒我喜，彼動我靜，開其所利，以利其命。善勝敵不爭也。用人則下之以言，示之以利，陳之以誠，使之自至。善用人者為下。是以不爭不求，以得民意，以順民心，乘其要忌。是不爭之德也。彼人離散而我順比，敵欲不亡而不能，我欲不存而不得。是用人之力也。當此之時，道為之無，德為之始，神明為經，太和為紀，清濁為家，萬物

為子，三光為佐，四時為輔，靜為物根，動為化首，物類託之，無有患咎，德與天齊，久而不殆。自今及古，聖智之道，變化終始，自天而王，皆由此矣。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一

- ① 暴亂者利：原作「暴亂先利」，據胡本改。
- ② 垂枝：原作「雙枝」，據胡本改。
- ③ 是故：原作「是人」，據胡本改。
- ④ 不可存也：「不」字疑衍。
- ⑤ 功名：原作「坊名」，據唐本改。
- ⑥ 安處：疑作「穴處」。
- ⑦ 涓涓：原作「涓須」，據唐本改。
- ⑧ 此數者：「此」原作「比」，據胡本改。
- ⑨ 不堅不剛，柔弱畏武：原作「不堅不柔，剛弱畏武」，據胡本改。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二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 神 子 註

用兵章

用兵有言陳紀綱也：吾不敢為主不為唱也而為客後民行也，不敢進寸不忍退也而退尺幸彼還也。是謂行無行志反行也，攘無臂亦不傷也，執無兵敵無應也，仍無敵前無人也。禍莫大於輕敵自恃專也，輕敵幾喪吾寶失自然也。

指歸：道無不有，有無不為，體和服弱，括囊大威，生育羣類，莫有能違，無有形象，為萬物師，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天地體之，久而不衰。何以致之？莊子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由此觀之，有威無德，民不可治；有德無威，宗廟必傾；無德無威，謂之引殃，遭運時變，身死亡國。故人主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威神也。夫天地之間，萬國並興，小



大愚智，皆願爲君，智盡而服，力屈乃窮，非有餘力，而屈膝樂爲人臣也。是以明王聖主，放道效天，清靜爲首，和順爲常，因應爲始，誠信爲元，名實爲紀，賞罰爲綱，左德右威，以應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毀傷，故國可保而民可全也。夫德之與兵，若天之與地，陰之與陽，威德文武，表裏相當，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故人君失道，好戰自損，正事不修，邪事作起，強大僑奢，紀滅綱弛，雕琢官室，盈飾狗馬，高臺大囿，聲色在後，剝屠忠諫，尊寵姦好，簡傲宗廟，欺侮諸父，殘賊暴虐，孤人稚子，反逆天地，刑戮陰陽，黥劓道德，破碎神明，和氣潰濁，變化不通，冬雷夏霜，萬物夭傷。縱橫擊搏，謀圖不祥，大國驚怖，小國奔亡，老弱離散，啼哭而行，天下憤怒，萬民思兵，相率而起，我爲後行。夫何故哉？惟彼先祖，皆有神明之德，通於天地，聖智之勞，加於萬民，故剖符丹書，受土賜姓，列爲君王，光顯祖考，業流

子孫。是天地之心，萬載之功。而繼體者不務屈身厲節，摩精鍊神，修道行德，以奉其先，乃忽小善而易小惡，日以消息，月以陵遲，宗廟崩弛，國爲丘墟，族類離散，長無所依，鬼神孤魂，無所棲息。乎嗟夫，豈不衰哉。是以喻我豪俊，說我士卒。用兵有言。卷甲釋兵，且令休息，激役心移，幸於反覆，改過自新，變容易則不敢爲主而爲客也。遂往不反，爲天下賊，百姓窮極，財殫力屈，海內之憂，日以長息，蒼天降應，禍集其國，雖欲未誅，自然不得，天人同心，我不能剋。不敢進寸而退尺也。故事爲而神否，身往而志還，形反我志，事逆我身。行無行也。悲彼先聖，傷彼萬民，無罪於天，遇此何辜。雖曰忽然，民命在兵，發號申令，效以信誠。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大下者昌，壤邑者爵，降城者封，城邑不下，未剋勿喪。有罪者免，有能者官，老弱得養，死者得葬。攘無臂示不傷。德澤洽潤，恩愛流行，慈惠和結，衆情

發揚，默然爲之，神氣相通。執無兵也。彼三軍與我同心，姦爲我使，盜爲我工，教我以其計慮，告我以其地形。因彼所有，奇變乃通。法律不苛，險阻虛空，天人相得，胜出若神，前無留敵，計謀不喪，敵雖衆多，與我構因，兩軍相距，前若無人。仍無敵也。戰雖萬全，敵不可易。易敵生姦，亡時失利，福去禍來，爲天所疾。禍莫大於侮敵。是故雖獲天祐，得人之助，猶守之以憂，持之以畏，出險乘虛，宿含有備，休息處便，必依水草，填隙塞惡，與敵相距。若侮敵則亡，故不得不爾。變運無形，奇出無朕，錯勝無窮，功戰無有，深微窅窅，變化無始，自我親近，不知我之所爲，彼之知力，何得於己。故在家者晏然而樂，在師者欣然而喜。人懷至誠，若爲其子，去家越境，若衆趣市。疾耕力織，暮休早起，奇入模列，不敢獨有，以供師徒，如奉父母。懸權爭勝，敵人不起，未戰而海內正，不攻而諸侯下。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睹，皇

皇莫莫，各安其土。夫何故哉？慈哀發動，因天之心，不敢由於我也。兵相望，哀者勝。

言甚易知章

吾言甚易知，明無明也，甚易行，行無行也。而天下莫能知，寡能通也，莫能行，鮮能從也。言有宗，祖不言也，事有君，歸自然也。唯無我知，與我殊也，是以不吾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謂人民也，則我貴矣，我獨真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被褐，薄其身也，而懷玉，厚其神也。

指歸：夫無形無聲而使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聲而使物自然者，地與天也。神道蕩蕩而化，天地默默而告。蕩而無所不化，默而無所不告。神氣相傳，感動相報，反淪虛無，甚微以妙，歸於自然。無所不導。故言言之言者，自然之具也。為為之為者，喪真之數也。無為無言者，成功之至而長存之要也。是以聖人言不言之言，為不為之為，言以絕言，為以止為。絕言之道，去心與意，止為之術，去人與智，為愚為慤，無知無欲。無欲則靜，靜則虛，

虛則實，實則神。動歸於太素，靜歸自然，保身存國，富貴無患，群生得志，以至長存。此言之易知而事之易行者也，而天地莫能知，莫能行也。夫何故哉？世主好知，務順其心，不睹大道，不識自然，以為為為，以言言言，息知生事，以趣所安，寢以為俗，終世被患，性變情易，深惑遠迷，精濁神擾，外實內虛，強默生咎，強靜生患。故視之而不見，告之而不聞，非以自嫉，以為不然。不聞忠告，非嫉己身，謂無此理，故不行也。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反，在默言之間。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為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為。此言有宗，事有君也。虛無以合道，恬泊以處生，時和以固國，立教以畜民。養以無欲，導以自然，贈以天地，賜以山川，富以年歲，貴以有身，虞以無憂，寧以無患，無欲之不得，

無樂之不存。民若無主，主若無民，亡於知力，依道倚天，萬國和順，并為一君。是事之盛而業以隆者也，而天下謂之不然。道使之然，理無所惑。智有味者，故不信之也。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道小而不足以知也，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為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故不我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陷於情欲，終世弱於所聞，神氣不我我而心意不我然。是以不我知也。故其明不我能見，聽不我能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知我者希。夫至論大言者，總百變，要萬方，剖判毫釐之內，明顯虛無恍惚之外，周密無間，歸於澹味。此乃小節之士所不能聞，而隅曲之人所不能逮也。夫鴻鵠高飛，終日馳騫而不知宇宙之外；制法之人、拘教之士累年學問，終身談論而不知道德之大也。且神明有所不能領，天地



有所不能理，況乎守衆世之論，不睹大要之所由，不亦宜乎？是故衆俗之所薄賤，而得道者之所獨遵也。則我貴也。是以聖人知而弗爲，能而不任，仁義而不以爲號，通達而不以爲名，堅強而不以爲顯，高大而不以爲榮。言不可聞，動不可形，心若江海，志若蒼天，廢爲以立道，損善以益性。寂然蕩蕩，莫之能明，皎然昭昭，莫睹其情，頽然默默，魁然獨存，薄外厚內，賤己卑名，去衆離俗，與道爲常。被褐懷玉。

知不知章

知不知，上反無意也；不知知，病識無識也。夫唯病病無巧利也，是以不病害不衆也。聖人不病無愛思也，以其病病道不知也，是以不病患不比也。

指歸：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是也。凡事有形聲，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而已也。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不生無而生有，覆不生覆而生反。故道者以無爲爲治，而知者以多事

爲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由此觀之，愚爲智巧之形也，智巧爲愚之影也。無爲，遂事之聲也；遂事，無爲之響也。智巧，擾亂之羅也；有爲，敗事之綱也。愚以無爲，若形與聲，本也，故能生智巧。有爲若影與響，末也，故亂敗。故萬物不可和也，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失適。弗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言有爲智用，逐跡波生，和適之理，與時湮滅。故爲則不可，不爲則可也。故安不知危，亂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逃之也；不動求影，無所得之也。故知而絕知，不困於知。自能亡也，故不困也。不知用知，亦不困於知。雖亡其用，亦不知用之爲用，所以俱不困也。其所以不困則異矣，而於爲不困則一也。二俱不用則一也。然絕知則爲己，用知則爲人，故異也。是故聖人操通達之性，遊於玄默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體，寂若虛空，奄忽如死，心無所圖，志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耀四海，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庖厨不形，聲色不起，知故不生，禍亂息矣。

不言而宇內治，無爲而天下已，民俯而無放，仰而無效，敦懋忠正，各守醇性，惘惘洋洋，皆終天命。死者無謚，生者無號，若此相繼，億萬無量。以能知不知，有此之益，故稱上者也。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睹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貞幹，一如麋鹿，一如鴻鴈，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見聞，主無官室，民無城郭，國無制令，世無恥辱。以體不足之知，所以能爲似病之行。故云不知知病，識無識也。病故不病，與道相託，不言不爲，威德自作。天地和順，渾沌磅礴，溷若濁流，煥若儼客，人物皆愚，歸於寂寞，動無形嚮，靜無垢罅，主民俱昌，天下啞啞，亡於小利，而享大福。默而治者，計不能計，而度不能度。聖人常似於病，所以不病，故能與道通同，非所計度。若異於此，則知故生而邪僞作。何以效之？夫道德廢，淳朴亡，奇物並作，知故流行，禮節起，分度明，萬物有條貫，百事有紀綱。封疆畫界，治邑屋，州鄉里。

國有忠臣，家有孝子，錄內略外，雙身為友，損彼益此，務以相厚，疆大重壘，小弱亡有。郊祀天地，名山大水，封於太山，禪於梁父，流漸相承，或然或否。斷獄萬數，隳人滿道，臣殺其君，子殺其父，亡國破家，不可勝數，天下享其知故之利，獲於死亡之咎。不知之知，而強知於不知，即有此之真知。由此觀之，絕知為福，好知為賊，亦明矣。故使有德之君變志易心，生息萬事以教其民，禱祝請福以至大治者，自然不聽也。令有德之君暫背道興欲，則福不成，禮之所以然者也。使彼亡國之君廢智去欲，絕為止事，修道行德，棄其心意而欲死亡者，形亦不從也。今亡國之君暫回心向道，則亡不成，故形不從。是故趨舍廢置，王道之形聲也。吉凶存亡，趨舍之影響也。夫聖人所以能動與天和，靜與道合，既能保身，又能全國，翱翔乎有為之外，優游乎無事之內，取福於纖妙之中，而舒之於四海之外。聖人體不知之知，雖似於病而能無所不為，幾微莫失，是以杜喪有為之小，而成無為之大，故云取福於纖妙，

而舒之於四海。喪明者之目，杜知者之口，窒聰者之耳，斬巧者之手，與時相隨，與和俯仰。不為而自成，不教而民治，恩加走獸，澤及飛鳥者，以其損聰棄智，廢為而任道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若不病病，是以不為是也。是以順情從欲，窮極心意，動導天地，靜陶萬事，神靈在己，不察不燎，身不降席而萬國自備，雖欲不亡，自然不置也。苟背道而從欲，雖希全而必敗，是強梁者不得其死，理故使然。故云自然不置。置，止也。

民不畏威章

民不畏威，易為非也，則大威至，身分離也。無挾其所居安卑弱也，無厭其所生安困危也。夫唯不厭甘之樂也，是以不厭不久為也。是以聖人謂人君也，自知不自見，不名賢也，自愛不自貴，下萬民也，去彼取此，求諸身也。

指歸：道德之旨，神明之務，太和之心，天地之意，禍莫甚乎亡，福莫甚乎存，非獨天道，人物亦然。故存身之道，莫急乎養神；養神之要，莫甚乎素然。常體憂畏，慄慄震震，

失神之術，本於縱恣，喪神之數，在於自專。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地，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昌衰吉凶，皆由己出，不畏於微，必畏於章。不慮於小罪，必成於大過。患大禍深，以至滅亡，憂畏元始，至於無形運翔。戒慎未兆，其道大光，動得所欲，靜得所安，福祿深微，淪於無方。戒慎所未兆，恐懼所未聞，故云憂畏於元始，致福祿深者也。正言若反，明而若昏，遠濇濇，莫之能聞。伺命在我，何求於天，至福以禍，大吉若凶，天下醉飽，莫之能明。是以世俗見近聞淺，不識窅冥之道，蔽於微妙之常，塞於神明之理，察於毫毛之利，不睹丘山之禍，肆情行態，無所畏忌。言順所然，行順所善，力能而取，心順妄與，驕奢盜睢，自專損己。忠信所愛，欺殆父母，侵凌天地，簡傲其主，將順情欲，以違天道。故起巧立名，以代其身，施惠流恩，以獲大咎，遁福天外，追患四海，福德求之，不能得矣，患奔禍馳，無所逃矣。以不畏威，則大威至。大威以至，乃始為善。當此之



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喜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己也。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順於小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能自誠自勵，日慎一日，故不禍遠而至福近也。是以不小其位而居之以敏，不薄所處而厚修其禮，不苦卑微而革其大始，不厭困危而絕其所以，樂窮如達，安死如壽，雖欲且留，亦不得久。不嫌苦其位，處卑小，而更修理以革其大，如此甘之不厭，是以處之不久。何以明之？莊子曰：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陽氣安於潛龍，故能鑠金；陰氣寧於履霜，故能凝冰；木善秋毫，故能百尋；水樂涓涓，故能成海；飛禽逸於卵殼，故能高翔；群獸預於胎洮，故能遠走。是以聖人智達無窮，能與天連，變化運動，洞於大常，猶以積德重厚，釋心意，隱聰明，憂於溷輓，畏於無形，竄端匿迹，遁貌逃情，反於虛無，歸於玄冥，身重天地而不自高，德大陰陽而不自彰。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也。託微處

寡，後下萬民，飲食無味，衣服無文，方於自飾，志不敢淫。自愛不自貴也。秉道操德，與物浮沉，養民如子，遇衆若君，德歸之天，功移於人，天下辭讓，恩厚固深，故禍不能禍而患不能患，福不能逃而德不能遁。非道有和而天地偏也，戒始慎微，和弱忠信，奉道順天，與物相參，憂畏得意，安樂困窮，成敗存亡，求之於身。去彼僑盈，取此卑損。

勇敢章

勇於敢則殺安敗傷也，勇於不敢則活樂長生也。常知此兩者訓殺活也，或利或害有利病也。天之所惡易正名也，孰知其故莫能明也？天之道陰且陽也，不爭而善勝因物形也，不言而善應固物聲也，不召而自來物自彰也。坦然而善謀物自情也。天網恢恢密若亡也，疏而不失留無喪也。

指歸：天地之道，生殺之理，無去無就，無奪無與，無爲爲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如水，因應效象，與物俱起，損益取捨，與事終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反其所。生爲殺元，殺爲生首，二

者相形，吉凶著矣。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紀也；知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子爲豺狼，弟爲兕虎；當鬥不鬥，妻爲敵國，妾爲大寇；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爲物所制；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人君失國，庶人沒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活人如活己，執德體正，不得已而後然。存身寧國，在於生殺之間，生殺得理，天地佑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剛毅質直，操擊深酷，疾邪養正，勇敢先失。達於守戰，明於開塞，長忿美快，安靜樂殺，便國利民，不避疆大，威振百蠻，權傾境外，得善之半也。勇於敢之故。柔弱畏敬，恐情損言，深思達慮，臨正討怨，務長寡和，博厚積恩。利而不害，以明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名；賞而不罰，以立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善之半。勇於不敢。凡此二功，勇敢敢均，計策策馳，射

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爲亡虜，或以匹夫化爲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爲福，或生之而爲禍；或殺之而爲福，或殺之而爲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二者，或利或害。不能窮測者，是未達窅冥之情，不知禍福之分。唯得道者洞曉未然，方能制始，非常所及。故云二者深微，莫能窮測者也。故生之而爲福者，天下之所祐。生之而爲禍者，天下之所惡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祐；養天下之所祐者，傷天下之所惡。一反一覆，或爲玄德；一反一覆，或爲玄賊。父事天地，子孫是得。故長養而後世昌者，生當生也；生物而後亡者，生當亡也；殺戮而福至者，殺當亡也；喪物而禍來者，殺當生也。天之所惡，不敢活也；天之所祐，不敢殺也；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夫當與不當，唯天乃定；殺與不殺，非人所知。故勇於敢者多有傷敗，勇於不敢，與天同符者也。是故敢於不敢者之敢，動與天同符，靜與地同極。天心

所惡，莫之能辯。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爲四時，離爲五行，流爲萬物，精爲三光。陽氣主德，陰氣主刑，覆載群類，含吐異方，玄默無私，正直以公。不以生爲巧，不以殺爲工，因應萬物，不敢獨行，吉之與吉，凶之與凶，損損益益，殺殺生，爲善者自賞，造惡者自刑。故無爲而物自生，無爲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無問而物自情。此天之道者也。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召而無所不來，寂然盪盪，無所不圖。所謂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不言而自謀者也。惚恍之羅設，而無狀之網施，汎淫濇漠，遼遠留遲，密察無間，與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遠，在後而不可先，靜作而不可聞，進退而不可見，終始禍福，吉凶自反，非出天外，莫之能遁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民不畏死章

民不畏死，輕其身也，奈何以死懼之，不能禁

也。若使民常畏死，得其安也，而爲奇者作福人也，吾得執而殺之，謀巧淫也，夫孰敢矣。嚴刑信也。常有司殺者，殺謂大臣也。而代司殺者，殺謂人君也，是代大匠斲事，非宜也，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戒內民也。

指歸：人之情性，不知而忠信，有知而誕謾；得意而安寧，失意而圖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嬰兒見未知而忠信於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殆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溪之獸不避兕虎。其性非易，事理然也。由此觀之，民心不得，性命不全，則號令不能動也；憂愁慘怛，樂非輕死，則刑罰不能恐也。是故好知之君，憂世勞民，祭燎天地，除禍去患，招善請福，禱祝鬼神，變化萬事，動以悅民，家知戶辯，里有仁賢。違天之像，專任人心，以所見爲明，以所論爲當，廢名實，背事情，道理塞而非譽興，天下大擾，百姓遑遑，勞若疲極，困窮生姦。敢敗者榮而有功，輕死者肥而安寧，積善者瘦而多憂，

畏法者飢而多患，寡弱者苦而思死，衆強者樂而君王。是以天下趨名爭勢，不計是非，析毫剖芒，視死如歸，乃始告以峻法嚴刑，則是禁以所易而制以所輕也。以至於此，則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言不可也。故刑戮並作，姦邪不止，賞祿施行，而大臣不使，萬民不附，諸侯不市，國非其國，身非其身也。是以聖人之牧民也，人主無爲而民無望，民無獲而主無喪也。其業易得而難失也，其化難犯而易行也，其衣易成而難弊也，其食易足而難窮也。故天下除嗜廢欲，樂生惡死者，皆重其神而愛其身，故形可制而勢可禁也。人畏死而重生，所安者然也。是以俊雄英豪達通之人，不敢作福，不敢起威，故法立而不用，賞設而不施。夫何故哉？身重天地，物輕鴻毛，法峻刑嚴，知不敢淫也。衆人共畏而獨不畏者，有司執德而殺之，執敢犯也。是故帝王之道，無事無爲，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圖，口無所言。前後左右，各有所任，因應以督，安其成功，授以所懷，歸以所行，

爵加明主，祿施進賢，作福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趨職，主無與焉。各有司存不可越代，付物以能，是君之道。釋臣任主，則疏遠隱匿，親近尊顯，君道隔塞，政事亡矣。威嚴兩立，邪僞並起，陪臣陞進，君者得咎。君之威勢，滅而不揚，姦雄豪特，令行禁止。百姓冤結，萬方失理，忠臣悲憂，佞巧大喜，名實失當，賞罰妄舉，是猶使屍起哭而代大匠斲也。若不付物以能，而主代臣任，是代大匠斲而死屍起哭，真可怪者也。夫死人無爲而子弟悲者，以爲死而不爲哭也。不與方圓而處大堂者，任大匠面身無作也。夫大匠運斤爲主人也，子弟悲泣爲死尸也。若無尸自哭，則無人哭之矣，人自斲則工人拱手矣。工人拱手則大厦不成，哭考既無則喪禮廢矣。使屍起哭則哭者亡，主人代匠斲則功不成。必然之理，尚被傷手，安得成功。是以明王聖主，正身以及天，謀臣以及民。法出於臣，秉之在君，令出於君，飾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覆也；臣之所事，君之所謀也。臣名不正，自喪大命。故君道在陰，臣道在陽，

君主專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萬事自明。上下之分，必不可監。故君臣位定，而萬事自明。故人君有分，羣臣有職，審分明職，不可相代。各守其圓，大道乃得，萬事自明，寂然無事，無所不尅。臣行君道，則滅其身；君行臣事，必傷其國。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二

- ① 有德無威：「威」原作「爲」，據胡本改。
- ② 天地所覆載：「所」字原脫，據胡本補。
- ③ 常處：原作「堂處」，據胡本改。
- ④ 弱：胡本作「溺」。
- ⑤ 安不知危：原作「安世不知危」，「世」衍，據胡本刪。
- ⑥ 禍不能禍：「不能禍」三字原脫，據唐本補。
- ⑦ 各反其所：「其」字原脫，據唐本補。
- ⑧ 吉凶著矣：「著矣」原脫，據唐本補。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三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人之飢章

人之飢也不充飽也，上食稅之多為美好也，是以飢衣食少也。百姓難治盜賊起也，以上有為動為己也，是以不治國亂擾也。民之輕死不自有也，求生之厚欲不止也，是以輕死易患咎也。無以生為同生死也，是賢於貴生安寧久也。

指歸：道德之生人也有分，天地之足人也有分，王侯之守國也有分，臣下之奉職也有分，萬物之守身也有分。稟受性命，陶冶群形，開導心意，已得以生，藏府相承，血氣流行，表裏相應，上下相任，屈申便利，視聽聰明，道德之所以分人也。含吐覆載，雲行雨施，雷風動作，日月更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陰陽和洽，萬物豐盛，民人動作，皆足以生，天地之所以分人也。因道修德，順天

之則，竭精盡神，趣時不息，抱信效素，歸於無極，纖微損儉，為天下式，各守其名，皆修其德，樂生安俗，四海賓伏，侯王之所以守任也。大通和正，直方不曲，忠信順從，奉其分職，善善惡惡，不變名實，不小其位，不賤其服，臣下之所以守貞也。小心敦樸，節儉強力，順天之時，盡地之力，適形而衣，和腹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止，不薄所處，不厭所食，萬民之所以守其身也。動靜失和，失道之分；耕織不時，失天之分；去彼任己，失君之分；創作知偽，失臣之分；衣食不適，失民之分。失道之分，性不可然；失天之分，家不可安；失主之分，國不可存；失臣之分，命不可全；失民之分，身不可生。道德、天地、君臣、吏民，動靜所為，各有分部。得其分部，上下俱全；失其所為，大小俱困。守分如常，與天地通，損已餘分，與道俱行，祭祀不絕，後世繁昌。過分取大，身受不祥，重累相繼，後世有殃。此古人之所以棄損形骸，飢寒困窮者，以其動靜不和，

耕織不時，適情順性，嗜欲不厭，食窮五味，衣重文綵，麗靡奢淫，不知畏天，功勞德厚，不尅其分，衣食之費，倍取兼人也。夫人之所以飢者，由上食稅之多，更不安其分而相學奢侈故也。是以身獲其患，事及子孫，故布衣弊而不周，疏食乏而不厭，百姓之所以偷利化惡，公廢私行。營家者富，圖國者貧，直者先死，廉者困窮，風流俗敗，是偽非真，豪亂豐擾，君子深藏，眾寡相暴，強弱相凌，貧者臣役，富家如王。以其淫主亂君，不睹自然，反情縱欲，違道去天，飾知創作，以順其心也。百姓之難化，以上之有為。以是淳消樸滅，巧故孳生，奇物日進，不可勝形，佞諂親幸，邪偽者封，臣術大勝，君道浸壅，弊欺之路飾，滅危之患生，忠正之士疏而日遠，詐世之人群而並翔。煞人不死，姦禁不論，權立勢行，威動三軍，目之所視，意之所指，應聲而至，在所欲存，俱過於世，或如彼，或如此，恍惚悒悒，存不如亡，生不如死，志勇膽橫，瞋



目相視，君臣相謀，父子相揆，湯鑊不能畏，鈇鉞不能止。民之所以細其命而大財寶，乘危狹，觸重禁，赴白刃，冒流矢，不顧其身得利為右者，以其欲名之榮而求生之厚也。所謂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失財亡爵，或傷腸折肝，狂易絞頸，損精棄神，心常樂死，擢刃自刑，或赴深水。是以輕死。是以自然之道，常與物反。無身者生，有身者死，趨利者逢患，求福者得禍，不召自來，不迎而遇，我雖欲勿，然世不得解。故生生趨利為死之元也，無身去利為生之根也。雌下無名，可以無患；卑賤汗辱，可以無咎；蔬食藜羹，可以長厭；布衣鹿裘，可以長好；無以民為，可以康寧；無以生為，可以長久。是無以生為也。是故能除分損己，至於無取，卧則如尸，立則如表，不異變化，不殊生死，不貴侯王，不賤奴虜。唯在所遇，聽造化者，然之不憂，生之不喜，然後與道為人，與天地友，長生久視，終而復始，富貴

無期，為天下市。是賢於貴生也。

生也柔弱章

人之生柔弱神在身也，其死堅強神去身也。草木之生柔脆陽氣在也，其死枯槁陽氣逝也。故堅強者死之徒亡之形也，柔弱者生之徒存之容也。故兵強不勝敵四應也，木強則共生者衆也。強大處下其道窮也，小弱處上和得中也。

指歸：有物俱生，無有形聲，既無色味，又不臭香，出入無戶，往來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清靜不改，以存其常，和淖纖微，變化無方，與物糅合，而生乎三，為天地始，陰陽祖宗，在物物存，去物物亡，無以名之，號曰神明。生於太虛，長於無物，稟而不衰，授而不屈，動極無窮，靜極恍惚，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周流無物之外，經歷有有之內。天彝地馳而不能及，陰騁陽騫而不能逮，響窮竭而不能應，影靡散而不能類，取而不能以息，予而不能以費。去取有分，無所憎愛，留柔居弱，歸於空虛，進退屈伸，常與德俱，為道先

倡，物以疏瞿，受多者聖智，得少者癡愚。故神明聖智者，常生之主也；柔弱虛靜者，神明之府也。所謂人之生柔弱，即神明在身也。夫神明之在人，得其所則不可去，失其所則不可存，威力所不能制，而智惠所不能然。苟能攝之，富貴無患，常在上位，久而益安。是以人始生也，骨弱筋柔，血氣流行，心意專一，神氣和平，面有榮華，身體潤光，動作和悅，百節堅精，時日生息，旬月聰明。何則？神居之也。及其老也，骨枯筋急，髮白肌羸，食飲無味，聽視不聰，氣力日消，動作月衰，思慮迷惑，取舍相違。及其死也，形槁容枯，舌縮體伸。何則？神去之也。其死堅強也。草木之始生也，枝條潤澤，華葉青青，豐茂暢美，柔弱以和。何則？陽氣存也。其衰也，華葉黃悴，物色焦殃。及其死也，根莖枯槁，枝條堅剛。何則？陽氣去之也。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也。故神明所居，危者可安，死者可活也；神明所去，寧者

可危，而壯者可煞也。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氣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物之根也，而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以和弱也，故堅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滑潤，生之區宅也。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凡人之性，憎西鄰之父者，以其強大也；愛東鄰之兒者，以其小弱也；燔燒枯槁者，以其剛強也；簪珥榮華者，以其和淖也。人愛幼而憎老者，由生氣所在多少。是故上無天子，諸侯相侵，敵國爭權，舉兵相臨，柔弱勝，堅強者窮。夫何故哉？強大之兵，非以順天地，本和弱，主慈愛，誅驕暴，救不足，破貪叨也。將恃國家之勢，民人之衆，好起功名，效其態，故利人壤土，欲人財貨，樂煞安傷，夷人宗廟，喪人社稷，以顯其威重。屈約而畏下，乘人之利而申其志，親之者死，事之者禍，咎責絕逆人心，煞戮不合天意。生而天

下病，死而天下利，衆弱爲一，同憂共謀，雖有強名，實不得勝。所謂兵強則不勝也。夫何故哉？毒流死結，天道不祐也。何以明之？昔強秦大楚，滅諸侯，并郡邑，富有國家，貴爲天子，權傾天下，威振四海，尊寵窮極，可謂強矣。垂拱而諸侯憂，躡足而天下恐，發號而天心悲，舉事而神明擾，亡國破家，身分爲數。夫何故哉？去和弱而爲剛強也。及至神漢將興，遯逃龍隱，萬民求之，遂不得免。父天母地，愛民如子，賞功養善，師於天士，當敵應變，計如江海，戰勝攻取，降秦滅楚，天下欣欣，立爲天子。夫何故哉？順天之心而爲慈小也。非獨人事，萬物然矣。夫巨木高百尋，大連抱，頭剖中門，尾判中戶，不蒙華實，常在於下；千枝萬木，舒條布葉，青青葱葱，共生其上者，以其形大而勢強也。所謂木強則共。是故神明之道，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強大處下。何

則？強人爲王，萬國愁憂；強木處上，則根本枯槁。衆人爲大，故居下；聖人爲小，故居上。強大居下，小弱居上者，物自然也。小弱處上，理數必然。

天之道章

天之道陰且陽也，其猶張弓有煞生也。高者案之劑大長也，下者舉之輔始生也。有餘者損之破滿盈也，不足者補之予虛空也。天之道，損有餘均爲常也，補不足資寡亡也。人之道則不然所不行也，損不足奪弱也，奉有餘與大眾也。孰能損有餘明達通也而奉天下福並生也？唯有道者爲無名也。是以聖人謂明王也爲而不恃無所望也，成功不居去顯榮也，不欲見賢畏大殃也。

指歸：天地未始，陰陽未萌，寒暑未兆，明晦未形，有物參立，一濁一清，清上濁下，和在中央，三者俱起，天地以成，陰陽以交，而萬物以生。失之者敗，得之者榮。夫和之於物也，剛而不折，柔而不卷，在天爲繩，在地爲準，在陽爲規，在陰爲矩，不行不止，不與不取，物以柔弱，氣以



堅強，動無不制，靜無不與。故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輔，天地之制，群生所處，萬方之要，自然之府，百祥之門，萬福之戶也。故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天下以之，日夜不釋，莫之能睹。夫何故哉？以其生物微而成事妙也。是以天地之道，不利不害，無為是守，大通和正，順物深厚，不虛一物，不主一所，各正性命，物自然矣。故盛者自毀，張者自弛，隱者自彰，微者自顯，不足者益，有餘者損，存者自亡，生者自死，是非自反，吉凶自取，損不可逃，益不可距，禍無常留，福無常處，各受一分，不得兼有。故鱗者無毛，毛者無羽，鯨者無牙，角者無齒，見於晝者滅於夜，得於前者失於後，再便重利，未之嘗有。事不並興，利不兩來。不大不小，固一不變，已中其憫，不可得解。是以日中而昃，月滿而缺，四時變化，一消一息。高山之下，必有深谷；大泉之流，必有激波。爍金湯石，存於凝冰，裂地之

端，陰陽所成。此天之道陰極而陽，陽極而陰。百工所為，靡不由然。夫弓人之為弓也，既熟既生，既翕既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擘而矢可行也。天道亦然，故云其猶張弓。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反天以順民，逆民以順道，賢者為佐，聖人為主，務愛有餘，以為左右，智者居上，癡者居下，能大爵高，伎小官卑，功勳賞微，勞大祿重，侯王之道。人道之所然也。欺敦慤，侮忠信，侵暴寡弱，臣役愚民，奪弛以與張，損小以益強，逆微順顯，以容其身，此衆人之道也。所謂損不足以奉有餘。以大居小，以明居晦，以強居弱，以衆居寡，以達居窮，以高居下。故高而不可劑，盈而不可毀，大而不可破，滿而不可損，剛而不可折，柔而不可卷，孤而不可制，弱而不可取，愚而不可賤，無而

不可有。天地祐之若子，人民助之若母，與和常翔，與道終始，天人交順，神明是守，至人之道也。至人常自不有而恒有餘，同道洞物以奉天下，所以為有道者也。是以聖人之動，無名為務，和弱為主，隱而不窮，榮而不顯，辭貴讓富，餘力不取，盈國不入，盈人不友，恒若有失，惕若遭咎，履道合和，常與物友，通天之經，達地之理，成功不居，德流不有。所謂為而不恃，成功不居。逃名遁勢，玄冥是處，滅端匿迹，無形是守，寂寞虛空，莫能奪與，魁然獨立，與天同道。夫何故哉？憚道之殃，不敢見賢也。雖有蓋天之功，而不欲見，所謂不欲見賢，聖哲之行也。

柔弱於水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體和淖也，而攻堅強者有磨鑿也，莫之能先待水成也，其無以易之矣無可若也。夫水之勝強沉萬物也，柔之勝剛既不弊也，天下莫不知事明白也，莫之能行寡能弱也。聖人言云傳國式也：受國之垢蒙醜辱也，是謂社稷之主為侯伯也；受國不祥蒙禍殃也，是謂天下之王為帝王也。正言若反與事舛也。和大怨咎怨人也，

必有餘怨及善民也，安可以爲善失天心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執左契，德符信也，不以責於人道自然也。有德司契，求諸身也，無德司轍，求之入也。天道無親，正和鈞也，常與善人德相通也。

指歸：道德所包，天地所載，陰陽所化，日月所照，物類並興，紛繆雜亂，盛衰存亡，與時變化。積堅者敗，體柔者勝，萬物之理，自然之稱也。是故水之所以能觸石貫金，崩山潰堤，周流消息，淪於無賫，廣大無窮，脩遠無涯，明不可蔽，強不可加，濁而能清，少能復多，危能復寧，疾能復遲，與時變化，死而復生。浸濡萬物，養育群形，布施而不費，瞻物而不衰，注四海而不有功，配天地而無以爲，優游毫釐之內，翱翔九野之外，澤及蒼天之上，榮積黃壤之下，強扶天地，弱沉毛羽，微積集少，以成江海。上下無常，終而復始，進退屈伸，近於道者也，以其形體柔弱，動靜待時，不設首嚮，和淖潤滑也。故百工之治，殊事異方，漚爛金

石，破堅折剛，平微正妙，解緩群形，和調五味，蕩滌臭腥，攻堅陷大，非水不行。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夫何故哉？衆物態能，莫之與雙也。故水之滅火，砥之利金，角齒傷折，舌耳無患，卑損制驕暴，雌辱勝大怨，天下莫不知，世俗莫不聞，皆用私心不已，莫有能行。夫水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也。故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勞而無德，苦而無功，長去昭昭，久陷冥冥，大變爲小，存化爲亡。是故明王聖主將傳國家，必有誓言：受國之垢，爲社稷之主；受國不祥，爲天下王。所謂聖人有言。何謂受國之垢？曰：食民所吐，服民所醜，居民所使，樂民所苦，務在順民，不違適己。故民託之如父，愛之如母，願爲臣妾，與之俱死。是以處寒擊之地，沙石之壤，僻迴之國，阨狹之野，因辱爲榮，存其宗祖，變禍爲福，長爲民主。是謂受國之垢，故爲社稷之主。何謂受國不祥？曰：忍

民所醜，受民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爲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慮在殺身，不失民福，天地與之俯仰，人物與之反側，隨之東西，附之南北，所加者亡，所圖者服，天下蕩蕩，并爲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故能矯邪振亂，無所不克，變化淫敗，以爲敦朴，功德至大，名勢窮極。是謂受國不祥，故爲天下王。夫何故哉？柔心弱志，輕己重民，安於醜辱也。是故正言若反，莫之能覆；近而若遠，莫之能測；求之大遠，莫之能得。皆在於己。何則？奢侈在己，素儉於人，邪枉在躬，求正於民，患禍生我，請福於天，天地示之不能見，神明告之不能聞。釋是廢然，好用和心，身動於此，事應於天，去己怨彼，天下大昏。罔以明法，誅以信刑，名實有孚，賞罰得中，公平無私，逾失天意，正直不邪，益失民心，刑戮並用而姦益起，賞深賜重而亂益生。當此之時，善人中罔，賢者陷刑，雖得名實，何可善焉。所謂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



為善。是以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信，合之於我，不以責人。故有德之主，將欲有為，必稽之天，將欲有行，必驗符信。求過於我，不尤於民，歸禍於己，不怨於人。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者也。故是非自定，白黑自分，未動而天下應，未令而萬物然。有德司契。無德之人，務適情意，不顧萬民，政失亂生，不求於身，專司民失，督以嚴刑，人有過咎，家有罪名，百姓怨恨，天心不平，其國亂擾，後世有殃。無德司轍。是故天地之道，與人俱行，無適無莫，無疏無親，感動相應，若響與聲，靜作相隨，若影與形，不邪不佞，正直若常，造惡與之否，行善與之通，柔弱與之相得，無為與之合同。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不虛也。

小國寡民章

小國寡民狹以少也。使人有什伯之器殖財寶也而不用使遵儉也，使民重死得其所也而不遠徙安鄉里也。雖有舟輿家富厚也，無所乘之民朴鄙也；雖有甲兵充庫府也，無所陳之大治起也；使人結繩而用之反

太古也。甘其食無味美也，美其服無色好也，樂其俗便生道也，安其居自保有也。鄰國相望各自守也，鷄犬之聲相聞道理人也，民至老死天年盡也，不相往來友者鮮也。

指歸：國有大小，地有險易，民有衆寡，貨有多少，形有高卑，塗有遠近，勢有強弱，權有輕重。大勝小，易勝險，富勝貧，衆勝寡，高勝卑，近勝遠，強勝弱，輕勝重，物之理也。強弱在將，安危在相，得失在主，存亡在道。天無常與，民無常處，有德者歸之，無德者見背，自然之道也。故地廣民衆，將勇主嚴，不足以為強；甲堅士練，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安；辯利聽察，甘言浮說，假借阿順，不足以為親；割地獻寶，結縱連橫，黨衆興盛，不足以為全。唯有道者無所不制，德厚澤深，無所不勝，小變為大，弱轉為強，輕化為重，寡易為衆。故君子所處，雖小必存；小人所居，雖大必亡。是以小國之君，地狹民少，德薄權輕，諸侯不市，刑制不禁，無有丘阜之阻，江

河之險，鄰國之親，孤特獨處，存乎大國之間，地寒警而不足割，寶幣輕而不足獻，將相不附，百姓輕往，鄰人重求，故無磐石之固，山陵之安，常處乎累卵之危。然則伐之不足以為暴，德之不足以為多，故小國者，危亡之樞而安寧之機也。小國寡人，易為危敗，則謙光以道，日益其高，故云危亡之樞安寧之機也。是以聖人之治小國也，轉禍為福，因危為寧。富以舟輿，實以甲兵，器械便利，衣食有餘，牛馬蕃息，畜積充滿，什伯鄰國，以固民心。能而不為，知而不作，滋味不治，庖厨不飾，絕身減色，身為之式，飲而後食，勞而後息，暑服一單，寒衣一複，期於和適，不厚其服，務以便生，不為口腹，賦鮮徭寡，民有餘力。并兼之原絕，而增加之流息，風俗敦厚，遵儉忠慤，有而若亡，能而若劣。此有道之君能使小國寡人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夫何故哉？建之以道，抱之以德，勞佚危寧，與民若一。平心適和，聽以督實，敬順遜辭，以褒其神，聰明盛德，以匡流失，鄰國不動，百

姓和集，樂生安壽，惡爲盜賊。當此之時，無鐘鼓而萬物足，百姓和洽，臣主相得。安土樂生，故死於巖穴，遷徙去鄉，利雖百倍，不離其國。是使人重死而不遠徙者。家有舟輿，無所運乘；戶有甲兵，無所施力。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何則？將相明知，人君有道，民務耕織，多積爲好，鄙朴在上，柔弱爲右，貴忠敬信，下力賤巧，法明俗定，上下相保，未令而民從，不戰而敵恐，求利者不議難勝，趨名者不圖無罪。塊然獨安，百姓不擾，捐知棄僞，復歸太古。結繩而識期，素情而語事，約物修文，亡言寡志，皆合自然，各得其所。所謂復結繩而用之者也。蔬食藜羹，無味爲甘，布衣鹿裘，無文爲好。甘其食，美其服。危狹險阻，慄慄爲寧，寒擊僻迴，厲以爲厚，安樂謠俗，便習水土。樂其俗，安其居。道隆德盛，和睦鰥寡，接地鄰境，各自保守。鄰國相望。精神不耗，魂魄不毀，性命全完，意欲窮盡。鷄狗之音相聞，民人薪

菜，登山相視，澗溪共浴，相去甚近，君臣不相結，男女不相聚。各自止足。自生至老，老而至死，非傳主命，莫有來往。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以至無爲而人無欲故。

信言不美章

信言不美，苦以直也，美言不信，甘以諛也。知者不博，歸本根也，博者不知，務多端也。善者不辯，質默醇也，辯者不善，上飾言也。是故聖人無積其道明也，既以爲人道施行也，已愈有我益深也，既以與人盡道傳也，已愈多我益盈也。天之道陰且陽也，利而不害，務以生也；聖人之道逃顯榮也，爲而不爭，辭功名也。

指歸：虛實相歸，有無相生，寒暑相反，明晦相隨。陰消而陽息，陽息而陰消；本盛則未毀，未毀則本衰。天地之道，變化之機也。凡此數者，聰明之門，情僞之根，嫌疑之尺寸，眩耀之權衡也。因其本，修其無，開以天心，督以自然，要而推之，約而歸之，察近知遠，觀覆睹反，聞名識實，見始知卒，聽聲見形，以喻得失。則是千歲之情同符，而萬世

之爲共術，天地之心可見，而鬼神之意可畢，況乎人事哉？此天下之常然，故衆人之所共體也。人懷自然之道，達人情之理，秉造化之元，明異同之紀，故苦言中適，淡淡和德，謂之信者。下之所仰於上，彼之所取於此，强大之元，威令之始，民人所助，成功之首，權勢所因，名號所起也。夫道淡淡無味，故信言不美，然事由之成，理而顯。故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動而萬人隨，破強敵，陷大衆，赴水火之危亡，死不旋踵而民不恨者，信也。信雖不美，有此之益。甘言流說，衆諾美大，謂之不信。何謂不信？言而不然，謂之不信。人而不信，德澤不立，威勢不行，權重不顯，名號不明，賞之無使，罰之不禁。故上下不附，舉事無功，雖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孤特獨處，社稷不寧，天下望幸，盡遇罪刑者，美言也。甘言無實，美而不信。反本歸根，離末去文，元元始始，寡以然衆，一以應萬，要以制詳，約守真一，謂之少聞。少聞故能知。知者不博。何謂知？達人之情以及神明之謂

知。知者，保身之數，全國之具也。上之所依，下之所附，導天之經，達道之路也。故總安危之大範，秉治亂之至要，使海內之士盡忠竭能，分職奉公，以寧其上，權勢流行，威德隆盛者，知也。知者雖不博而有此之功，所謂子能知一，則萬事畢也。心識萬端，目闕人事，無所窮極，衆臣分散，謂之博聞。博聞故不知。博者不知。何謂不知？嫌於天道，疑於人事之謂不知。不知之徒，安樂萬事，內多思慮，外多喜欲，既有所憎，又多所惡，易誘以生，可脅以死。故見奇而動，臨危而畏，眩耀物類，詭誑時變，違通背達，歸於窮困，動與患鄰，靜與禍比，宗廟危殆，萬民散離者，博聞也。此博者不知之遇也。四通博達，容疏言訥，謂之不辯。輓輓而成，默默而信，故能成善^①。善者不辯，故成善。何謂成善？動合天心，靜得地意，言無不通，默無不利，謂之善。夫善者，君子所本，百行所長，吉祥所合，萬福所往，流而不竭，用而不絕，萬

王不變，異俗不易，天地所與，神明所益。故上以順天，下以順人，爲治元始，事之恒常，成理萬物，覆載群生，天下懷慕，繼之無窮者，善也。善者雖不辯，而有此之功。不識元首，不睹根本，誣天誣地，誣人誣鬼，屬辭變意，故謂之辯。抱嫌履疑，順心妄動，尚言美辭，故生不善。辯者不善。何謂不善？動與天逆，靜與地反，言傷人物，默而害鬼，之謂不善。不善之人，分道別德，散朴澆醇，變化文辭，依義託仁，設物符驗，連以地天，因主熊羆，世俗所尊，反指覆意，逃實遁名，耀人寂泊，惑人無端，廢直立僞，務以諂君。飾辭以愉其上，朋黨以趨主心，開知故之迹，閉忠正之門，操阿順之術，以傾國家之權，生息暴亂，長育大姦，天下上舌，世濁主昏，壅蔽閉塞，以之危亡者，辯也。辯者之不善，而有此之害。是故聖人慎戒其始，絕其未萌，去辯去知，去文去言，虛靜柔弱，玄默素真，隱知藏善，導以自然。是非白黑，昭如日

月，同異真僞，如地如天，空虛無積，與物俱變。是聖人無積也。無爲爲之，與物俱然，畜之不盈，散之未既，包裹萬方。博者深思，不見其緒，辯者遠慮，不聞其端，施而不屈，變化不窮，終而復始，大明若昏，既以爲人已愈佚，盡以治人已益明，既以爲人已愈壽，盡以教人已愈益。所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既陽且陰，陰而又陽。天之道也。利而不害，與天地同，生而不殺，與神明通。建德流澤，常處顯榮，辭巧讓福，歸於無名，爲而不恃，與道俱行。天道既利而不害，聖人則爲而不爭。天人雖異，利益是同。則天同道，吾無間矣。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三

- ① 折肝：「折」原作「析」，據唐本改。
- ② 理數必然：「理」字原脫，據唐本補。
- ③ 百姓和洽：「和」原作「知」，據胡本改。
- ④ 故能成善：「善」原作「喜」，據唐本改。

道德真經指歸輯佚

道可道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王弼本《老子》第一章）

（一）太上之象，莫高乎道德，其次莫大乎神明，其次莫大乎太和，其次莫崇乎天地，其次莫著乎陰陽，其次莫明乎大聖。夫道德所以可道而不可原也，神明所以可存而不可伸也，太和所以可體而不可化也，天地所以可行而不可宣也，陰陽所以可用而不可傳也，大聖所以可觀而不可言也。故，度之所度者知，而數之可數者少；知之所知者淺，而為之所為者薄。至衆之衆不可數，而至大之大不可度；微妙窮理，非智之所能測；大成之至，非為之所能得；天地之間，禍亂患咎，非事之所能克也。故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政之元也；不

名之名，亡功而功，化之根也。

是故王者有為而天下有欲，去醇而離厚，清化而為濁，開人耳目，示以聲色，養以五味，說以功德，教以仁義，導以禮節，民如寢覺，出於冥室，登丘陵而盼八方，覽參辰而見日月，故化可言而德可列，功可陳而名可別。是以，知放流，而邪偽作；道德壅蔽，神明隔絕；百殘萌生，太和消竭。天下惶惶迷惑，馳騁是非之境，失其自然之節。情變至化，糅於萬物；悴憔悴黑，憂患滿腹；不安其生，不樂其俗；喪其天年，皆傷暴虐。是以，君臣相顧而營營，父子相念而戀戀，兄弟相愛而悽悽，民人恐懼而慄身。慄身相結，死不旋踵，為患禍也。父子戀戀，兄弟悽悽，昏定晨省，出辭入面，為夭傷也。臣見其君，五色無主，疾趨力拜，翕肩促肘，稽首膝行，以嚴其上者，為不相親也。故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真也。（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引）

（二）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為，非道也；無為，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為而無所不為。

（元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引）

（三）無名無朕，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為天地始。

（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四）有名者之為化也，遵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為萬物母。

（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五）無欲者，望無望；觀其妙者，鑑太清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六）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謂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且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繳，迷而不反，喪失真元。（元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引）

天下皆知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



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王弼本《老子》第二章）

（七）人之聰明可絕而不可散，人之情欲可逆而不可順。飭人之容，傷人之性；養人之欲，損人之命。世人所謂美善者，非至美至善也。夫至美，非世所能見；至善，非世所能知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八）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無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無；無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以知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以知山；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先無以知後，無後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

爲爲也。（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九）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疏，始於仲春；薺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一〇）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化與道均，不望其功，德與天齊，不求其報，遁功逃名，深隱玄域。雖欲不居，是以不去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不尚賢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王弼本《老子》第三章）

（一一）世尚禮義則人爭，而不逮則爲僞。（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一二）盛德者爲主，微劣者爲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宋陳景元《道

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一三）譬如使駑馬、驕驢並馳於夷道，鴻鵠、鶉鴉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一四）藏珠寶玉則人求，而不賸則爲盜。發揚三五則人悅，悅而不窮則邪亂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一五）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爲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爲盜。世絕三五則民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一六）虛心以靜氣，專精以積神。寂然無爲，泊然無治。（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一七）無爵祿以勸之，而孝慈自起；無刑罰以禁之，而姦邪自止。反真復素，歸於元始，世主無爲，天人交市；翱翔自然，物物而治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道冲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王弼本《老子》第四章）

（一八）道以至虛，故動能至冲，德以至無，故動而至和，萬物得之莫有不通冲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常，天地所遵，陰陽所宗也。（唐强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一九）為冲者不冲，為和者不和，不為冲和，乃得冲和。冲以虛為宅；和者，無為家。能虛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二〇）有志而無銳，有心而無思，設無設之設，圖無圖之圖也。（唐强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天地不仁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王弼本《老子》第五章）

（二一）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泊然無為，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

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恩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為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擾心滑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徃徃顯顯，仁生事利，領理萬人而有以為也。（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二二）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并，思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為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制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贍，由川竭而益之以泣也。（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二三）蟻蝨動於毛髮，則寢之不安；蚊蟲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為之慘痛；未害於耳目，而百節為之不用。（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二四）天地不言，以其虛無，得物之中，生物不窮。聖人不言，法令虛而

合物則。天獄空而無禁，鬼神靜而無為。天下蕩蕩，不識不知而大治也。（唐强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二五）言出則患入，言失則亡身。（元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引）

谷神不死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本《老子》第六章）

（二六）太和妙氣，妙物若神，空虛為家，寂泊為常，出入無竅，往來無間，動無不遂，靜無不成，化化而不化，生生而不生也。（唐强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二七）牝以雌柔而能生，玄猶幽遠而不見，雖子物如母，莫睹其形。（唐强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二八）太和之所以生而不死，始而不終，開導神明，為天地之根元。（唐强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二九）動靜玄妙，若亡若存，成物遂事，無所不然，光而不滅，用之不勤者，以其生不生之生，體無形之形也。（唐强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天長地久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王弼本《老子》第七章）

（三〇）聖人威震八表，聰明四達，委慮於無欲，歸計於不為，卑身以尊天，後己以安人，故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人願為主。故先人逆身以順道，外己以安人，功大無外而不可見，德高如蓋而不可聞，化與神明通流，壽與山川為常，故存。（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上善若水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王弼本《老子》第八章）

（三一）人者，體柔守弱，去高處下，受辱如地，含垢如海，言順人心，身在人後。人之所惡，常獨處之，恬若無心，蕩若無己，變動無常，與道流

止。去己任因，莫過於水，帝王體之，用之為治。其德微妙，有何憂矣？（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持而盈之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棖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王弼本《老子》第九章）

（三二）汙衆趣時，以致財貨，財貨愈重，神明愈耗。財貨累積以生患咎，不如未盈而止者矣。（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三三）砥心銳志，運籌策著，智能爵尊，名達身進。神去，安可長保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三四）富貴之於我也，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三五）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之以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宋陳景元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三六）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三七）富貴而不驕，易言而難行；身愈尊貴，志愈高遠。而富貴而驕，猶炬得火，舉明愈大，炬明愈盡，可不慎乎！（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載營魄抱一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王弼本《老子》第十章）

（三八）不有不恃，不以不宰，變化冥冥，天地自理。去華離末，歸初反始，禍絕於我，亂亡於彼，福起於天，德生於地，然默默輓輓，萬物齊均。其德玄冥，莫之見聞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三十輻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王弼本《老子》第十一章）

（三九）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爲，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爲，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遼遠，男女負載，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爲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復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駁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爲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
（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四〇）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瀆不分，故智者埴土爲器，以熟酸鹹，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羣生，

剗胎殺卵，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爲孟盤，樸散爲器，一至於斯。（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四一）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蠱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御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作爲居室，上棟下宇，穿窗候望，堅關固閉，開闔疾利，蜂蠱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爲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爲治，後世以爲亂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爾！（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五色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王弼本《老子》第十二章）

（四二）淫於五色之變，視不見禍福之形色者，陷目之錐也。佚於五音之變者，聽不聞吉兇之聲者，塞耳之椎也。美於五味之變者，口中是非之情味者，斬舌之器也。（唐強思齊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四三）樂於田獵之變者，思不免於狂惑。田獵者，狂惑之帥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四四）貪於貨財之變，慮不免於邪傾。財貨者，害本之物矣。（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四五）夫聖人者，服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味無味之味，馳騁無境之域，經歷無界之方，發無形之網，獲道德之心矣！（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寵辱若驚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王弼本《老子》第十三章）

（四六）休心道德，記志神明，和爲中主，澹若不生。無計之計，經營天地；無慮之慮，翱翔混冥；存忘變化，不以爲異；尊寵卑賤，無所

少多。貴大亡於身，故大患不能得，天網不能取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視之不見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王弼本《老子》第十四章）

（四七）夫鴻之未成，剖其卵而視之，非鴻也。然其形聲首尾皆已具存，此是無鴻之鴻也。而況乎未有鴻卵之時而造化為之者哉！由此觀之，太極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聲端緒而不可見聞，亦明矣。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不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

引）

（四八）沉沉汎汎，復歸虛空，曲成萬物，皆得以存，窮微極妙，盡得以然，周流上下，莫睹其無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四九）無狀之狀，無所不狀；無象之象，無所不象；光於惚恍，無所不顯；大而若小，存而若亡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五〇）執古自然以御於今，不為夷狄變則，不為中國改容。一以知始，一以知終，仰制於道，物無不懸。無所不主，無所不臨，其職溥大，無所不然。為虛網紀，天地祖宗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古之善為士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若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王弼本《老子》第十五章）

（五一）上通道德之意，下達神明之心，乘天地之常，挾陰陽之變，猶以隱匿形容，絕滅端緒，作事由反，不可識知。（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五二）無留礙爾。客者，因應而不創，順道從天。常如儼客，不為主人易堂宇、改妻妾爾。冰者，常陰而不陽，靜而不譁，隨事變化，與物推移。柔弱潤滑，無所不可，猶冬積為冰，春釋為水，天順時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致虛極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王弼本《老子》第十六章）

（五三）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地清靜，故能變化；一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

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所載，志無所障，無為如塞，不憂如狂，抱真履素，捐棄聰明，不知為首，空虛為常，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便生者不以役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內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舍屈伸，正得中道。（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五四）始於無為，動於無形，發於時和，以遂成功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五五）天地反覆，故能長久；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走獸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

篇》引）

（五六）失道之人，廢棄經常，事其聰明，縱其志欲，妄作兇行。故，知以受禍，明以造殃，深察以死，博辯以亡。夫何故哉？不反元始，不復本根，動與道乖，靜與神殊。存，故不能存也；然，故不能然也。（唐強思齊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五七）游心於虛靜，結志於微妙，委慮於無欲，歸指於無為，故能達生延命，與道為久。（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三十一引）

太上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王弼本《老子》第十七章）

（五八）人樂為主，曰帝也。（唐強思齊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絕學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几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

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飈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王弼本《老子》第二十章）

（五九）俗學則尊辯貴知，羣居黨議，

吉人得之以益，兇人得之以損。天地之內吉人寡而兇人衆，故學之為利也淺而為害也深。夫兇人之為學也，猶虎之得於羽翼，翱翔遊於四海，擇肉而食。聖人絕之，天下休息，不教而自化，不令而自伏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曲則全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王弼本《老子》第二十二章）

（六〇）侯王雖聖，猶以為曲，任百官



而理，其德則全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六一）所約者寡，所得者衆，猶爲寡少而物物自得當矣。（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經玄德纂疏》引）

（六二）信己思慮，不取於人，多言多知，則狂亂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六三）聖人不自矜見其明，任天下之目以視天下，故離婁不得齊其明矣。（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六四）伐猶攻伐也。因天下之怒以伐天下，故黃帝不能與並威；因天下之力以戰天下，故湯武不能與之量功，是以普天下可任，諸侯之後可臣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六五）夫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既不與物爭，誰爭之？（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希言自然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王弼本《老子》第二十三章）

（六六）事從於道，道從於事；事從於德，德從於事；事從於失，失從於事。（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六七）信不足，謂主身也；有不信，謂天人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企者不立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惑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王弼本《老子》第二十四章）

（六八）萬人未動，天下未應，爲之起兵，失君之道。爲兵之道，失君之機，萬民怨恨，天心不平，宗廟危殆，終身無功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有物混成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

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本《老子》第二十五章）

（六九）功德同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重爲輕根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王弼本《老子》第二十六章）

（七〇）言君好輕躁，如樹之根本而搖動。根搖動，則枝木枯而槁矣。人主不靜，則百姓搖蕩，宗廟傾危，則失其國君之位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知其雄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王弼本《老子》第二十八章）

(七一)於嬰兒復歸於志。於嬰兒蠢然無而無知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七二)反於未生，復於未始，與道為常，歸於無極矣。(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七三)道德是祐，神明是助，道足德足，則萬物大淳樸矣。(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取天下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王弼本《老子》第二十九章)

(七四)天下者，神靈所成，太和所遂。神靈所察，聖智所不能及而威力之所不能制。(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七五)甚，有為也。奢，不中和也。泰，高大也。故去之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佳兵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兇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王弼本《老子》第三十一章)

(七六)君子者，有土之君也。貴左者，尚生長也。(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知人者智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王弼本《老子》第三十三章)

(七七)不知人，則無以通事，不通事，則無以交世。不自知，則無以知天，不知天，則無以睹未然。不勝人，則無以在上，不在上，則無以為王。不自勝，則無以自得，不自得，

則無以得人。不知足，則無以知富，不知富，則無以止欲。不強行，則無以順道，不順道，則無以得意。動作非任，無以得和，不得和，則無以久生。不久生，則無以畜精神，精神不積，無以得壽。故，立身經世，與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聽畜明，建國子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佚樂，處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遊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憺安寧，尊顯榮華，莫善乎得意。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過乎可久。天地所貴，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靡與爭寵，莫美乎壽。(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執大象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王弼本《老子》第三十五章）

（七八）道無形，故天地資之以生；道無有，故陰陽資之以始；道無法，故四時資之為業；道無象，故萬類資之以往。故，大法無法，大象無象，大無不無，大有不有。為生於不生，為否於不否，故道無為而天地成，德無事而萬物處。夫何為哉？不無不有，不為不否，道自得於此，而萬物自得於彼矣。（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將欲歛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弼本《老子》第三十六章）

（七九）此四者明，絕聖而德自起，廢智而化自行，翕天下之心而使自張，弱天下之志而使自強矣。（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八〇）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

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含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將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含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閨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宋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引）

●本篇據中華書局1964年出版的王德有《老子指歸》點校本，可略補《道藏》本前六卷之缺。

（劉固盛點校）

道德真經註

河上公

點校說明

《老子河上公章句》，四卷，河上公註。

此書作者已難考證，但與道教關係十分密切。其成書年代，學術界有不同看法，現取王明先生的觀點：『今見河上公章句，約作於東漢中葉迄末季間，系養生家托名於「河上公」者。其書之行世，當在王弼注之先。』

《河上註》之大旨以治身為主，按王明先生的看法，『《河上公章句》，以治身為主誼，此所謂治身，非修善積德之謂，乃養生益壽之謂也。』《河上註》認為老子之常道乃指自然長生之道，並將老子長生久視之道闡釋成了『長生不死之道』，由道家向道教邁出了重要一步，這也是該注歷來為道教人士所推重的原因。當然，《河上註》並沒有否定經術政教之類的治國之道，因

此，在很多時候，它是把治身之道與治國之道放在一起加以闡發的。

《河上註》影響廣泛，版本衆多，自宋元明清以來不下百種。常見的有《四部叢刊》所收影宋本、《正統道藏》本、《四部備要》本等等，另有敦煌寫本，日本亦存有該書的多種版本，中華書局還出版了王卡的點校本。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以《四部叢刊》影印宋建安虞氏刊本（簡稱『影宋本』）以及敦煌S. 477、S. 3926號寫本為參校本。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河上公章句

體道第一

道可道，

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跡匿端，不可稱道也。

名可名，

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在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之本始者也。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



有剛柔，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以觀道之要妙。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噴叙明是非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謂同於人心。異名者，所名曰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

同謂之玄。

玄，天也。謂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

玄之又玄，

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

衆妙之門。

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

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妙之門戶。

養身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自揚己美使顯彰也。

斯惡已；

有危亡也。

皆知善之爲善，

有功名也。

斯不善已。

人所爭也。

故有無相生，

見有而爲無也。

難易之相成，

見難而爲易也。

長短之相形，

見短之相形也。

高下之相傾，

見高而爲下也。

音聲之相和，

上唱下必和也。

前後相隨。

上行下必隨。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

以道治也。

行不言之教。

以身師道。

萬物作焉而不辭，

各自動作，不辭謝而逆止。

生而不有，

元氣生萬物而不有。

爲而不恃，

道所施爲，不望其報。

功成弗居。

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

夫惟不居，

夫惟功成不居其位。

是以不去。

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

下長短，若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

之變，無不動亂。

安民第三

不尚賢，

賢謂世俗之賢。辨口明文，離道行

權，去質爲文。不尚者，不貴之以

祿，不尊之以官也。

使民不爭。

不爭功名，乃自然也。

不貴難得之貨，

言人君不御好珍寶，則黃金棄於山，

珠玉捐於淵也。

使民不為盜。

上化清淨，下無貪人。

不見可欲，

放鄭聲，遠佞人。

使心不亂。

不邪淫也。

是以聖人之治，

說聖人治國與治身。

虛其心，

除嗜欲，去煩亂。

實其腹，

懷道抱一，守五神也。

弱其志，

和柔謙讓，不處權也。

強其骨，

愛精重施，髓滿骨堅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反朴守淳。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思慮深，不輕言。

為無為，

不造作，動因循。

則無不治。

德化厚，百姓安。

無源第四

道冲而用之，

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

或不盈。

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

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祖。

挫其銳，

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

止之，法道不自見也。

解其紛，

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

和其光，

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

曜亂人也。

同其塵，

當與衆庶同，不當自殊別。

湛兮似若存。

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

吾不知其誰之子，

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之矣。

象帝之先。

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

生也。至今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

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虛用第五

天地不仁，

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

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

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

聖人不仁，

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之

行自然。

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於

其禮意。

天地之間，

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

生。人能除情欲，却滋味，清五臟，

則神明居。
其猶橐籥乎？

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言空虛無有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

多言數窮，

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

不如守中。

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成象第六

谷神不死，

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

神，脾藏意，腎藏精與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

是謂玄牝。

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

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爲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

綿綿若存，

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可無有。

用之不勤。

用氣當寬舒，不當爲急疾勤勞。

韜光第七

天長地久，

說天地長生久壽，以教喻人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天地所以獨能長且久者，以其安靜自然，施不求報，不如世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矣。

故能長生。

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
先人而後己。

而身先；

天下敬之，先以爲長。

外其身，

薄己而厚人。

而身存。

百姓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也。

以其無私，

聖人爲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

故能成其私。

人以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易性第八

上善若水。

上善之人如水之性。

水善利萬物

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

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矣。故幾於道。

水性幾與道同。

居善地，

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下人也。

心善淵，

水深空虛，淵深清明。

與善人，

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

言善信，

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

政善治，

無有不洗，清且平也。

事善能，

能方能圓，曲直隨形。

動善時。

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也。

夫唯不爭，

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

故無尤。

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運夷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

如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者欲傷神，財多累身。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夫富當賑貧，貴當矜賤，而反自驕

恣，必被禍害。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跡稱遂，不

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

也。譬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

衰，樂極則哀。

能為第十

載營魄，

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

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

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傷人

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

延年也。

抱一能無離乎？

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

一者，道德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

曰一。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

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

一。一之為言，志一而無二也。

專氣致柔，

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

柔順矣。

能如嬰兒乎？

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

滌除玄覽，

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

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

能無疵乎？

不淫邪也。

愛民治國，

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

則國安。

能無為乎？

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

者，布施德惠，無令下知。

天門開闔，

天門，北極紫微宮。開闔，終始五際

也。治身之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



也，闔謂呼吸也。

能無雌乎？

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

明白四達，

言道明如日月，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十方，煥煥煌煌矣。

能無知乎？

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矣。

生之畜之，

道生萬物而畜養之。

生而不有，

道生萬物，無所取有。

爲而不恃，

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

長而不宰，

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器用。

是謂玄德。

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知道也。

無用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

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中有孔，故衆輻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

當其無，有車之用；

無爲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

轂中空虛，人得載其上。

埴埴以爲器，

埴，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

器中空虛，故有所受。

鑿戶牖以爲室，

謂作室屋。

當其無，有室之用。

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

故有之以爲利，

利物也。利形於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消亡。

無之以爲用。

言虛空者乃可感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虛空也。

檢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貪好淫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無色之色。

五音令人耳聾，

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

五味令人口爽，

爽，亡也。人嗜五味，則亡失於道味。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妨，傷也。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也。

是以聖人爲腹，

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爲目。

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

故去彼取此。

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獸恥第十三

寵辱若驚，

身寵亦驚，身辱亦驚。

貴大患若身。

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

故皆驚。

何謂寵辱？

問何謂之寵，何謂之辱。寵，尊榮

也。辱，恥辱也。還自問者，為曉於

人。

辱為下。

辱為下賤。

得之若驚，

得寵榮者驚，處高位如臨危也。貴

不敢驕，富不敢奢。

失之若驚，

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

是謂寵辱若驚。

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復還自問。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
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
則遇禍患。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使吾無身，體道自然，輕舉升雲，出

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

下；

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之

主者，則可寄止不可託也。

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

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為天下之主，

乃可以託身於民上，長無咎也。

贊玄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而

視之矣。

聽之不聞名曰希，

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得聽而

聞之矣。

搏之不得名曰微。

無形曰微。言一無體，不可搏持而

得之。

此三者不可致詰，

三者，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

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

傳，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

而能得也。

故混而為一。

混，合也。故三名合而為一。

其上不皦，

言一在天上，不皎皎光明，上下無窮

極也。

其下不昧。

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暗冥。

繩繩兮不可名，

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

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也。

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也。

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小大度也。

復歸於無物。

物，質也。物當歸之以無質。

是謂無狀之狀，

言一無形狀，而能為萬物作形狀。

無物之象，

一無物質，而為萬物設形象。是謂忽恍。

言一忽忽恍恍，若存若亡，不可得見。

迎之不見其首，

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除情去欲，一自歸之。

隨之不見其後。

言一無影跡，不可得而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聖人執古之道，生一以御萬物，知今當有一也。

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之紀綱也。

顯德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

謂得道之君也。

微妙玄通，

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

深不可識。

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如言，反

聽若聾，莫知所長。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謂下句也。

豫兮若冬涉川，

舉事輒加重慎，豫豫兮若冬涉川，心難之。

猶兮若畏四鄰，

其進猶猶若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之知。

儼兮其若客，

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渙兮若冰之將釋，

渙者，解散也。釋者，消亡也。謂除情去欲，日以空虛也。

敦兮其若樸，

敦者，質厚也。樸者，形未分也。內守精神，外無文彩。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也。谷者，空虛。不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

渾兮其若濁。

渾者，守本真也。濁者，不昭然也。與眾合同不自尊。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

孰，誰也。誰能如水之濁，止而靜之，徐徐而自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

保此長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為新成。守弊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也。

歸根第十六

致虛極，

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藏清靜，至於虛極也。

守靜篤。

守清靜，行篤厚。

萬物並作，

作，生也。萬物並生。

吾以是觀其復。

言吾以觀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重其本。

夫物芸芸，

芸芸者，花葉茂盛之貌。
各復歸其根。

言萬物無不枯落，反復其根而更生。
歸根曰靜，

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
故不復死。

靜曰復命，
言能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便不
死。

復命曰常，
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

知常曰明。
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為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道之所常行，而妄作巧詐，則失
神明而凶。

知常容，
能知道之所常行，則除情欲，無所不
包容也。

容乃公，
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
當。
公乃王，

公正無私，則可以為天下王，治身正
則，形一而靜，神明千萬，共湊己躬。

王乃天，
能王則德洽，神明乃與天通矣。

天乃道，
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

道乃久。
與道合同乃能長久。
沒身不殆。

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
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同沒，
終不危殆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① 陰陽：疑前面脫「有」字。

② 熟：原本作「就」，據影宋本改。

③ 要妙：影宋本作「要」。

④ 疾：疑作「矣」。

⑤ 與天通：原本「通」前衍「道」字。據影宋本刪。

⑥ 主出人口：原本作「出入於口」，據S. 477改。

⑦ 和而不唱：原本脫「和」字，據影宋本加。

⑧ 乃可：原本作「謂」，據影宋本改。

⑨ 如臨危：影宋本作「如臨深危」。

⑩ 縱欲：原本作「從辱」，據影宋本改。

⑪ 一自歸之：原本脫「一」，據影宋本加。

⑫ 谷者：原本作「谷有」，據影宋本改。

⑬ 匿光榮：「榮」原作「盈」，據影宋本改。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河上公章句

淳風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

其次，親而譽之。

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

其次，畏之。

設刑法以治也。

其次，侮之。

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

有不足焉，

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欺詐於上。

有不信焉。

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

猶兮其貴言。

說太古之君，舉事猶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

功成事遂，

謂天下太平。

百姓皆謂我自然。

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

俗薄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信，仁義不見。大道廢不用，而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

智慧出，有大偽。

智慧之君賤德貴言，賤質貴文，下則應之以大偽姦詐。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養。

國家昏亂，有忠臣。

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辟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也。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各潔己不知貞。故大道之世，孝慈滅，仁義沒，猶日月盛明，衆星失光。

還淳第十九

絕聖

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而治也。

棄智，

棄智惠，反無為。

民利百倍；

農事修，公無私。

絕仁棄義，

絕仁之見慧，棄義之尚華。

民復孝慈；

德化純也。

絕巧

絕巧者，詐偽亂真。

棄利，

塞貪路，閉權門。

盜賊無有。

上化公正，下無私邪。

此三者，

謂上三事絕棄。

以為文不足，

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化民。

故令有所屬。

當如下句。

見素抱樸，

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見其質朴以示天下，可法則。

少私寡欲。

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異俗第二十

絕學

絕學不真，不合道文。

無憂。

除浮華則無憂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君賤

質而貴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善者稱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

疾時君惡忠直用邪佞。

人之所畏，

人謂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

之君。

不可不畏。

近令色，殺賢人。

荒兮其未央哉。

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邪文，未央止也。

衆人熙熙，

熙熙，淫放多情欲。

如享太牢，

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

如春登臺。

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

意志淫淫然。

我獨怕兮其未央，

我獨怕兮安靜，無情欲形兆。

如嬰兒之未孩，

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

乘乘兮若無所歸。

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也。

衆人皆有餘，

衆人皆有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

而我獨若遺，

我獨若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

不與俗人相為，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純純兮。

無所分別。

衆人昭昭，

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如暗昧也。

衆人察察，

急且疾也。

我獨悶悶。

悶悶，無所截割。

忽兮若海，

我獨忽忽兮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

窮極。

漂兮若無所止。

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

衆人皆有以，

以有為也。

而我獨頑

我獨無為。

似鄙。

鄙似若不遠也。

我獨異於人，



與人異。
而貴食母。

食，用也。母，道也。唯我獨貴用道。

虛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冲。

唯道是從。

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忽。

道之於萬物，獨恍忽往來而無所定。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道唯恍忽，其中有一。經營生化，因氣立質。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

道唯窈冥無形，其中獨有萬物法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道唯窈冥，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之。

其精甚真，

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

其中有信。

道匿功藏名，信在其中。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以閱衆甫。

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萬物始生，從道受氣。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

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

枉則直，

枉，屈也。屈已而伸人，久久而自得

直已。

窪則盈，

地窪下，水歸之。人謙下，德歸之。

弊則新，

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

久自新之也。

少則得，

自受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鬼神

益虛。

多則惑。

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之法式。

不自見，故明；

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

不自是，故彰；

聖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矣。

不自伐，故有功；

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

不自矜，故長。

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傳古言曲從則全，正言非虛也。

故誠全而歸之。

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

孰爲此者？天地。

誰爲此飄風暴雨者？天地所爲也。

天地尚不能久，不能終朝至夕。

而況於人乎？

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使

從朝至暮，何況於人而欲慕卒乎？

故從事於道者，從，爲也。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

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者，所爲與道同也。

德者同於德，德者，有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爲

與德同也。

失者同於失。

失謂自任己而失人也。同於失者，謂所爲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有不信焉。

此言物類相歸也。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

苦恩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進也。謂貪權冒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

跨者不行，自以爲貴而跨之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

自見者不明，凡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其所行以爲入道，殊不知其形醜而操行之鄙。

自是者不彰，自以爲是而非人者，衆共蔽之，使不彰顯。

自伐者無功，所爲輒自伐取其功美，即自失有功於人。

自矜者不長，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食也。使此自矜伐之人任治國之道，日賦斂，餘祿食，爲貪行。

物惑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

象元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生萬物，乃在天地之前。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



周行而不殆，

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而不危殆也。可以為天下母。

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而生，故字之曰道。

強名之曰大。

不知其名，強名曰大。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

大曰逝，

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

逝曰遠，

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

遠曰反。

言其遠不越絕，乃復反在人身。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所不蓋。地大者，無所不載。王大者，無所不制。

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

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

人法地，

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有功而不置。

不置。

地法天，

天湛泊不動，施之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也。

天法道，

道法清淨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然生長。

道法自然。

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德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

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也。

靜為躁君。

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虧夭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靜也。君子終日行道，不離其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榮觀謂官闕。燕處，后妃所居。超然，遠避而不處。

奈何萬乘之主，

奈何者，疾其時傷痛之辭。而以身輕於天下。

王者至尊，而於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失其精也。

輕則失臣，

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躁，則失其精也。

躁則失君。

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者無轍跡，

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

善言無瑕謫，

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謫過於天下也。

善計不用籌策，

善以道計事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知也。

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可得開也。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欲以救人性命。

故無棄人；

使貴賤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

聖人所以順四時，以救萬物之傷殘。

故無棄物。

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

是謂襲明。

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大道。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人之行善者，聖人則以為人師也。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資，用也。人行不善，猶教導使為

善，得以給用。

不貴其師，

獨無輔也。

不愛其資，

無所使也。

雖知大迷。

雖自以為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也。

是謂要妙。

能通此道，是謂知微妙要道也。

反朴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

尊顯，當復守其卑微，去其雄之強

梁，就其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

之，如水之游深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能離

於己也。

復歸於嬰兒。

復當復志於嬰兒，惓然無所知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

知昭昭明達，當守之以默，如闇昧無

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其德常

在。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己，不復

有差忒。

復歸於無極。

德不差忒，則久壽長生，歸身於無窮

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濁也。知己

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汙濁，如是則天

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

己。

復歸於樸。

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為文飾。

樸散則為器，

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若道散，則

為神明，為日月，分為五行。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



故大制不割。

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害。治身則以大道制御情欲，不害於精神。

無為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治民。

吾見其不得已。

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治。

為者敗之，

以有為治之，則敗其實性。執者失之。

強執教之，則失精實，生於詐偽。故物或行或隨，

上所行之，下必隨之。或响或吹，

响，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

或強惑羸，

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

或載或隳，

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治身。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官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

儉武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之矣。不以兵強於天下，

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

其事好還。

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謂農事廢，田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天應之以殺氣，即傷五穀，五穀盡，即傷人也。

善者果而已，

善用兵者，當果敢而已，不美之。不敢以取強。

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

果而勿矜，

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

果而勿伐，

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

果而勿驕，

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

果而不得已，

當果敢至誠，不當逼迫不得已。

果而勿強。

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凌人也。

物壯則老，

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言強者不可以久也。

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

不道早已。

不行道者早死。

偃武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

物或惡之，

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

以有道者不處。

聽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子居則貴左，

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之道

反，所貴者異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非君子所貴重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謂遭衰逢禍亂，欲加萬民，乃用之自

守。

恬淡爲上。

不貪土地，不利人財寶。

勝而不美，

雖得勝不以爲美利。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善得勝者，是謂喜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爲人君而樂殺人，此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性命，妄行誅戮也。

故吉事尚左，

左，生位也。

凶事尚右。

陰道主殺。

偏將軍處左，

偏將軍卑而居陽位。

上將軍處右，

上將軍尊而居右位，以其主殺矣。

言以喪禮處之。

上將軍居右，主喪禮。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之衆多，以悲哀泣之。

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民，而害無辜

之民。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

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

已而誅不祥也，心不樂之，比於喪

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而痛之

矣。

聖德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

故無常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

使道者。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

化。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侯王動作能與天地相合，則天降甘

露善瑞也。

民莫之令而自均。

天降甘露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

者，而皆自均調如一。

始制有名，

始，道也。有名，萬物。道無名，能

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

名亦既有，

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

離德，故身毀辱。

天亦將知之。

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之，所以不殆。

天知之，則神明祐助，不復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譬道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

江海之相流通。

辯德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能知人好惡是智。

自知者明。

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

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勝人者有力，

能勝人者，不過有威力。

自勝者強。

人能自勝，除去情欲，則天下無有能

與爭者，故強。

足者富，

故人能知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

強行者有志。

人能強立行善，則為有志於道，道亦

有志於人。

不失其所者久，

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久。

死而不亡者壽。

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得長壽也。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

言道汎汎，若沉若浮，若有若無，視之

不有，說之難殊。

其可左右。

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

萬物恃之而生，

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

而不辭。

道不辭謝而止。

功成而不名有。

有道不名其有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道匿跡藏名，泊然無為，似若微小。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萬物皆歸道受氣也，道非如人主有

所禁止。可名於大矣。

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故可名於

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

故能成其大。

聖人以身率道，不言而化，萬事修

治，故能成其大。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

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治身，則

天降神明，往來於己。

往而不害，安平泰。

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家安寧而

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體

安而大壽。

樂與餌，過客止。

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

道，則一居止也。一者去盈而虛，忽

處如過客。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道止出入於口淡然，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

視之不足見，

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

聽之不足聞，

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而聞也。

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謂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之時也。

微明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先開張之，欲極其奢淫。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先強大之，欲使遇禍害^①。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至危。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

是謂微明。

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

柔弱勝剛強。

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

魚不脫於淵，

魚脫於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示非其人也。

為政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以無為為常。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以

化效於己也，復欲作巧偽者，王侯當

鎮撫以道德。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

言王侯鎮撫以道德，化民亦將不欲，

故當以清靜道化。

天下將自正。

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定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① 當然：原本作「知然」，據影宋本改。

② 仁義不見：原本脫「不」，據影宋本加。

③ 邪文：影宋本作「為文」。

④ 以此：影宋本此句下有注文：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

⑤ 不爭：原本作「不矜」，據影宋本改。

⑥ 貫穿：原本作「由穿」，據影宋本改。

⑦ 無窮極：原本脫「無」，據影宋本加。

⑧ 欲取：此二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⑨ 強執教之：原本「之」后衍「人」字，據影宋本刪。

⑩ 果敢：原本脫「果」，據影宋本加。

⑪ 所貴者異也：原脫「者異」，據影宋本加。

⑫ 不貪土地，不利人財寶：原本此處與下條註文雷同，據影宋本改。

⑬ 天下：「天」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⑭ 所受：原本作「所愛」，據影宋本改。

⑮ 遇禍害：原本作「遇禍害」，據影宋本改。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河上公章句

論德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

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

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游衍，民得以全也。

下德不失德，

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

以有名號及其身故。

上德無爲

言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

而無以爲。

言無以名號爲也。

下德爲之

言爲教令，施政事也。

而有以爲。

言以爲己取名號也。

上仁爲之

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

而無以爲，

功成事立，無以執爲。

上義爲之

謂義以斷害也。

而有以爲。

動作以爲己，殺人以爲威，賦下以自奉也。

上禮爲之

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也。

而莫之應，

言禮華盛實衰，盛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

則攘臂而仍之。

言煩多不可應，上下怨爭，故攘臂相仍引也。

故失道而後德，

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失德而後仁，

言德衰而仁愛見也。

失仁而後義，

言仁衰而義分明。

失義而後禮。

言義衰則施禮聘、行玉帛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

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也。

而亂之首。

禮者，賤質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不知而言知爲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人之愚暗之倡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謂處身於敦朴也。

不處其薄，

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

居其實，

處忠信也。

不居其華，

不尚言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法本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昔，往也。一，無為，道之子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

故能安靜不動搖。

神得一以靈，

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為。

谷得一以盈，

言谷得一，故能盈滿不枯竭也。

萬物得一以生，

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

其致之，

致，戒也。謂下六事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言天當以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

可但欲安靜無已時，恐發裂不為天

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

但欲安靜無已時，恐發泄不為地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不可但欲

靈無已時，將恐靈歇不為神也。

谷無以靈將恐竭，

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

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言萬物當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

已時，將滅亡不為物也。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言侯王當屈己以下於人，汲汲求賢，

不可但欲貴高於人，將顛蹶失其位

也。

故貴必以賤為本，

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

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

高必以下為基。

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猶築

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

傾危。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為

眾輻所湊也。

此其以賤為本耶？

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言

以賤為本，以曉於人也。

非乎。

嗟歎之辭。

故致數車無車，

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為輻、為

輪、為轂、為輦，無有名車者，故成為

車。以喻王侯不以尊號自名，故能

成其貴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

貴，石多故賤。言人不欲如玉為人

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

去用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動，動生

萬物，背之則亡。

弱者道之用。



柔弱者，道之所常用也，故能長久也。

天下萬物生之於有，

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

生於有。

有生於無。

天地神明，蝸飛蠕動，皆從道生，道

無形，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

華，弱勝於強，謙虛勝於盈滿。

同異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行之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

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

於情欲，而復亡之矣。

下士聞道，大笑之。

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

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

之矣。

不笑，不足以爲道。

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多爲道。

故建言有之：

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也。

明道若昧，

明道之人，若暗昧無所見知也。

進道若退，

進取道者，若退不及。

夷道若類，

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殊別，若多

比類。

上德若谷，

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

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若汗辱，不自彰顯。

廣德若不足，

德行廣大之人，若頑愚不足。

建德若偷，

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

也。

質真若渝。

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

大方無隅，

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

大器晚成，

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

大音希聲，

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

希言也。

大象無形。

大氣象之人，質朴無形容。

道隱無名，

道潛隱伏，人無能指名。

夫唯道，善貸且成。

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

就之。

道化第四十二

道生一，

道始所生者一也。

一生二，

一生陰與陽。

二生三，

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爲天、地、

人也。

三生萬物。

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

人長養之。

萬物負陰而抱陽，

萬物無不背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

者也。

冲氣以爲和。

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和氣潛通，故得長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而王公以爲稱，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

引之不得，推之必還。

或益之而損。

夫增高者致崩，貪富貴者致患。

人之所教，

謂衆人所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

我亦教之。

言我教衆人，去強爲弱，去剛爲柔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強梁者，爲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云不得其死者，謂爲天所絕，兵刃所加，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死。

吾將以爲教父。

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

備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剛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

無有人於無間。

夫言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羣生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吾見道之無爲，而萬物自化成也，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於人。

不言之教，

法道不言，師之於身。

無爲之益，

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於精神，治國則有益於萬民，不勞煩也。

天下希及之。

天下，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無爲。無爲之治，治身治國也。

立戒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名遂身必退也。

身與貨孰多？

財多則害身也。

得與亡孰病？

好於利則病於行也。

甚愛必大費，

甚愛色者，費精神也；甚愛財者，遇禍患也。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者也。

多藏必厚亡。

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發之患。

知足不辱，

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

知止不殆，

知可止則須止，乃財利不累於身心，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可以長久。

可以長久。

人能知於止足，則福祿在於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能長久。

洪德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減名藏譽，如毀缺不備。

其用不弊；

其用心如此，則無弊盡之時。

大盈若冲，

謂道德大盈滿之君。如冲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

其用不窮。

其用心如此，則無窮盡時。

大直若屈，

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

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

大巧若拙，

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亦不敢

見其能。

大辯若訥。

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

躁勝寒，

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

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散亡也，

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

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

熱者生之源也。

清靜以為天下正。

能清能靜，則為天下之長，持正則無

終已時也。

儉欲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

謂人主有道。

却走馬以糞；

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

治農田也。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

身也。

天下無道，

謂人主無道也。

戎馬生於郊。

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

還。

罪莫大於可欲，

好色淫欲。

禍莫大於不知足，

富貴不能自知禁止。

咎莫大於欲得。

欲得人物利且貪也。

故知足之足，

守真根也。

常足矣。

謂無有欲心。

鑒遠第四十七

不出戶，以知天下；

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

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

也。

不窺牖，見天道。

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

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

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

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

觀益遠，所見益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下者，

以心知之也。

不見而名，

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

聖人原小而知大，察內而知外也。

不為而成。

上好無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也。

忘知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

爲道日損。

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銷損。

損之又損，

損之，損情欲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之也。

以至於無爲，

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爲。

無爲而無不爲。

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取，治也。治天下當以無事，不當勞煩也。

及其有事，不可以取天下。

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

任德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

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似無心也。

以百姓心爲心。

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

善者吾善之，

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也。

德善。

百姓德化，聖人爲善。

信者吾信之，

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德信。

百姓德化，聖人爲信。

聖人在天下怵怵，

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懼富貴，不敢驕奢。

爲天下渾其心。

言聖人爲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暗不通。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也。

聖人皆孩之。

聖人愛念百姓如嬰孩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

貴生第五十

出生入死，

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胸臆，精神勞惑，故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言生死之類各十有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反是。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人之求生，動作反之，十有三死地也。

夫何故？

問何故動之死地也。

以其生生之厚也。



所以動之死地也，以其求生太厚，違道忤天，妄行於己。

蓋聞善攝生者，

攝，養也。

陸行不遇兕虎，

自然遠避，害不干也。

人軍不被甲兵，

不好戰以殺人。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也。

夫何故？

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

以其無死地。

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之，兵兕不敢害。

養德第五十一

道生之，

道生萬物。

德畜之，

德，一也。一主布氣而畜養。

物形之，

一為萬物設形象也。

勢成之。

一為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德所為，莫不盡驚動而尊敬。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道生於萬物，非但生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是也。

生而不有，

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用。

為而不恃，

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長而不宰，

道長養萬物，不宰害以為利。

是謂玄德。

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見。

歸元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

始者，道也。

以為天下母。

道為天下萬物之母也。

既知其母，復知其子；

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既知其一，當復守道，反無為也。

沒身不殆。

不危殆也。

塞其兌，

兌，目也。目不妄視。

閉其門，

門，口也。使口不妄言。

終身不勤。

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身不勤苦。

不勤苦。

開其兌，

開其目，視情欲。

濟其事，

濟，益也。益情欲之事。

終身不救。

禍亂成也。

見小曰明，

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

守柔曰強。

守柔弱曰以強大也。

用其光，

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也。

復歸其明。

言復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殃，

內視全神，不爲漏失。

是謂習常。

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

益證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

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

行於大道，躬行無爲之化也。

唯施是畏。

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失道意。

欲賞善恐僞善生^①，欲信^②忠恐詐忠

起也。

大道甚夷，

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徑，邪不中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

好從邪徑也。

朝甚除，

高臺榭，宮室修。

田甚蕪，

農事廢，不耕治而失時也。

倉甚虛，

五穀傷害，國無儲也。

服文彩，

好僞飾，貴外華。

帶利劍，

尚剛強，武且奢。

厭飲食，財貨有餘，

多嗜欲，無足時也。

是謂盜誇。

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

致。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

親戚并隨也。

盜誇非道也哉。

君所行如是，此非道。復言也哉者，

傷痛之辭。

修觀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

善抱者不脫，

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

子孫祭祀不輟。

爲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

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

德如是，乃爲真人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

信妻正。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

來世子孫也。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

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修道於國，則君聖臣忠，仁義自生，

禮樂自興，政平無修。其德如是，乃

爲豐厚也。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



治，下之應上如影響。其德如是，乃可以為普博也。

故以身觀身，

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

以家觀家，

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

以國觀國，

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

以天下觀天下，

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子言：我何以知天下修道昌，背道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玄符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

謂含懷進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神明保祐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也。

毒蟲不螫，

蜂虿蛇虺不螫。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赤子不害於物，物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

人。

骨弱筋柔而握固，

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而心不移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

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

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所致也。

知和曰常，

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

知常曰明，

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

益生曰祥，

祥，道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

大也。

心使氣曰強。

心當專一和柔，而神氣實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為，則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

玄德第五十六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

萬物壯極則枯老也，老則不得道也。不道早已。

不得道者，早已死亡。

知者不言，

知者貴於行道，不貴於言。言者不知。

多言多患，駟不及舌。

塞其兌，閉其門，

塞閉之者，欲絕其源。

挫其銳，

情欲有所銳為者，當念道無為以挫止之。

解其紛，

紛，結恨不休也。當念道之淡薄以解釋。

和其光，

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曜亂。

同其塵，

不當自殊別也。

是謂玄同。

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

故不可得而親，

不以榮譽為樂，同立而哀。

亦不可得而疏，

志靜無欲，與人無怨。

不可得而利，

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亦不可得而害，

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

不可得而貴，

不為亂世主，不處闇君位。

亦不可得而賤，

不以乘權而驕，不以失志為屈。

故為天下貴。

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浮沉，容身避害，故為天下之貴。

以正治國，

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

以奇用兵，

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使用兵也。

以無事取天下。

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今也。老子言：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

淳風第五十七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

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技巧，謂刻畫官觀，雕琢章服。奇物滋起，

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採色，日以滋甚也。

法物滋彰，盜賊多有。

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近至，故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

我好靜而民自正，

聖人言：我好安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則隨我質樸。

我無情而民自清。

聖人言：我修道真，絕去六情，而民隨我而清。

順化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其政弘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



其民醇醇；

政教弘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

其政察察，

其政教疾隱，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其民缺缺。

政教煩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

禍兮，福之所倚；

倚，因也。夫福因禍而生，人能遭禍而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

福兮，禍之所伏。

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

孰知其極？

禍福更相生，孰能知其窮極也。

其無正。

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

正復為奇，

奇，詐也。人君不正，雖正復化下為

詐。

善伏為詛。

善人皆復化上為詛祥也。

人之迷，其固日久。

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

人。

廉而不害，

聖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

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

直而不肆，

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

自申也。

光而不耀。

聖人雖有獨見之明，常如暗昧，不以

耀亂人。

守道第五十九

治人

謂人君欲治理人民。

事天，

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

莫若嗇。

嗇，愛也。治國者當愛民財，不為奢

泰。治身者當愛精氣，而不為放逸。

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先也。服，得也。夫獨愛民財，

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

重積德則無不剋，

剋，勝也。重積德於己，則無不勝。

無不剋則莫知其極，

無不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

致福。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

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

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

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

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

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

長生久視之道。

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 ① 殺人：原本作「救人」，據影宋本改。
- ② 六事：原本作「五事」，據影宋本改。
- ③ 以陰陽：影宋本作「有陰陽」。
- ④ 尊貴：原本作「貴貴」，據影宋本改。
- ⑤ 如車：此二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 ⑥ 猶：原本作「獨」，據影宋本改。
- ⑦ 和、清、濁三氣：原本作「和氣清濁三氣」，前一「氣」字衍，據S. 3926刪。
- ⑧ 我教衆人：「教」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 ⑨ 背叛：原本作「皆叛」，據影宋本改。
- ⑩ 爲天所絕：「爲」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 ⑪ 法道不言：原作「道法不言」，據影宋本改。
- ⑫ 謂：原本作「若」，據影宋本改。
- ⑬ 如可屈折：「可」原作「何」，據影宋本改。
- ⑭ 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句首「學」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 ⑮ 一主布氣：「主」原作「生」，據影宋本改。
- ⑯ 熟：原本作「就」，據影宋本改。
- ⑰ 恐僞善生：「恐」原脫，據S. 3926加。
- ⑱ 信：原本作「性」，據影宋本改。
- ⑲ 道：影宋本作「長」。
- ⑳ 多技巧：原本「多」后衍「招」字，據影宋本刪。

- ㉑ 修道真：影宋本作「修道守真」。
- ㉒ 禍因禍而生：原本作「禍因福而生」，據影宋本改。
- ㉓ 相生：「生」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 ㉔ 其無國：原本作「其無正」，據影宋本改。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河上公章句

居位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鮮，魚也，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以道德居位蒞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①。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非鬼神不能傷害於人，以聖人在位，不敢傷人，故鬼神不敢干人。

夫兩不相傷，

鬼與聖人俱不相傷。

故德交歸焉。

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人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交歸焉。

謙德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治大國如江海者下流，不逆細微。
天下之交，

大國，天下之士民之所交會。

天下之牝。

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倡也。

牝常以靜勝牡，

女所以能屈於男，陰勝陽，以安靜

不先求之。

以靜爲下。

陰道以安。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能謙下之，則常有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

生。

故或下以取，或下以聚。

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

國，更以義相取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欲爲臣僕。

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尤宜
謙下也。

爲道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奧，藏也。道以萬物之藏，無所不容

也。

善人之寶，

善人以道，爲身之寶，不敢違也。

不善人之所保。

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

急，猶能知自悔卑柔也。

美言可以市，

美言可以市者，夫市交易而退，不相

宜售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

疾售。

尊行可以加人。

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別異

於凡人，未足以尊道。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

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欲使教化不善之人。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雖有美玉，以先駟馬而至，不如坐進
此道也。

古之所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

索，近得之於身。

有罪以免耶？

有罪者謂遭亂世，暗君妄行刑誅，修

道則可以解死厄，免於衆耶。

故爲天下貴。

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

然無爲，故可以爲天下貴。

恩始第六十三

爲無爲，

因成修故，無所改作。

事無事，

預設備，除煩省事。

味無味。

深思遠慮，味道意也。

大小多少，

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

自然之道也。

報怨以德。

修道行善，絕禍於未萌也。

圖難於其易，

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

為大於其細。

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

細。是以大人終不為大，

處謙虛也。

故能成其大。

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

不重言也。

多易必多難。

不慎患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

其故源也。

故終無難。

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

其未兆易謀，

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也。

其脆易破，

禍亂未至萌，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

易破除也。

其微易散。

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為之於未有，

欲有所為，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

端。

治之於未亂。

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預閉其

門。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從小成大。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從卑至高。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從近至遠。

為者敗之，

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

廢於仁；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執利遇患，執道全身，堅持不得，推讓還及。

聖人無為，故無敗；

聖人不為文華，不為己利，不為殘

賊，故無壞敗。

無執，故無失。

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

執藏，故無所失於人。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從，為也。民之為事，常於功德幾成而

貪位好名，而奢泰盈滿，而自敗之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終當如始，不致懈怠。

是以聖人欲不欲，

聖人欲人所不欲也。人欲彰顯，聖

人欲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

朴；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

不貴難得之貨；

聖人不眩晃為服玩，不賤石貴玉也。

學不學，

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

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

守道真也。

復衆人之所過。

衆人學問皆反也，過本爲末^①，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實者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

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①。

而不敢爲。

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離本也。

淳德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

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詐也。

將以愚之。

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朴不詐僞。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不可治理者，以其智太多，必爲巧僞。

以智治國，國之賊；

使智惠之人理國之政事，必遠道德，妄作禍福，而爲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不使智惠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智不智也。常能知智者賊，不智者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

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

與物反矣，

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

玄德欲施與人也。

然後乃至大順。

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大順者，天理也。

後己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於王也。

故能爲百谷王。

直以就下，故能爲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

法江海，處謙虛。

欲先民，

欲在民之前也。

必以身後之。

先人而後己也。

是以聖人處民上而不重，

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

民戴仰，不以爲重。

處前而民不害，

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

若父母，無有傷害之心。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聖人恩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

樂共推進以爲主，無有厭之也。

以其不爭，

天下無厭聖人之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言人皆爭於有爲，無有爭於無爲也。

三寶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

老子言：天下皆謂我德大，我則伴愚似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夫自名德大者，為身之害，故伴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

若肖久矣，

肖，善，謂辯惠也。若大辯惠之人，身自高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也夫。

言辯惠者唯如小人，非長者。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

一曰慈，

愛百姓如赤子。

二曰儉，

賦斂若取之於己也。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執謙退，不為倡始也。

夫慈，故能勇；

先以仁慈，故乃勇於忠孝。

儉，故能廣；

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

今舍其慈且勇，

今世人舍慈仁，但為勇武。

舍其儉且廣，

舍其儉約，但為奢泰。

舍其後且先；

舍其後己，但務先人。

死矣。

所行如此，動入死道。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慈仁者，百姓親附，並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

天將救之，以善以慈衛之。

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

配天第六十八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

言貴道德不好武力。

善戰者不怒，

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胸，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善勝敵者不與爭，

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

善用人者為下。

善用人自輔者，當為人執謙下。

是謂不爭之德，

謂上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鬥，乃是道德。

是謂用人之力，

能身為人下，是謂用人之力也。

是謂配天，

能行此者，德配天也。

古之極也。

是乃古之極要道也。

玄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己設其義。

吾不敢為主，

先也。我不敢先舉兵。

而為客，

客者，和而不偪兵，當承天而後動。不敢進寸而退尺。

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也。

是謂行無行，

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

攘無臂，

雖有大怒者，無臂可攘。

仍無敵，

雖欲行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

執無兵

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

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於天道之君，愍忍傷喪之痛也。

禍莫大於輕敵，

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而貪財寶也。

輕敵幾喪吾寶。

幾，近也。寶，身也。輕欺敵家，近喪身也。

故抗兵相加，

兩敵戰也。

則哀勝也已。

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己。

知雖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人不好柔弱而好剛強。

言有宗，事有君。

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

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反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唯世人之無知者，是我道德之暗昧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薄外也。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於人也。

知病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

知道而言不知，德之上。

不知知，病。

不知道而言知，德之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苦衆人有此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以此悲人，故不自病。云聖人懷通達之知，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中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

愛己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畏死亡也。畏之者，當保養精神，承天順地。

天順地。

無狹其所居，

謂人心藏神，常當安柔，不當急狹。

無厭其所生。

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爲此伐命散神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

泊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

自知己之得失。

不自見；

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而藏之於內。

自愛，

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不自貴高榮名於世。

故去彼取此。

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任爲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勇於敢有爲，則殺其身也。

勇於不敢則活。

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

知此兩者，

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活身爲利，殺身爲害。

天之所惡，

惡有爲也。

孰知其故？

誰能知天意之故不犯之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言聖人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

之德而能行之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

不言而善應，

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

不召而自來，

天不呼召，萬物皆自負陰而向陽也。

緝然而善謀。

緝，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

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天之羅網恢恢甚大，雖則疏遠，若司

察人善惡，無所失也。

制惑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

治國者刑罰深酷，民無即生，故不畏

死也。治身者若嗜欲傷神，貪財喪

身，民不知所畏也。

奈何以死懼之。

人君當寬刑罰，人去其情欲，奈何設

刑法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

當除己之殘刻，教民之去利欲。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以道教而民不徙，反爲奇巧，乃應王

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

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以刑罰

者也。

常有司殺者，

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察人之

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者是。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

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猶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行之。

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

木，乃勞而無功也。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

必方圓不得其理，自傷其手。代天

殺者，不得其理，反受其殃。

貪損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食稅下太多也。
是以飢。

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

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也。

是以難治。

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人之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貪利以自危也。

是以輕死。

以求生太過，故入死地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

戒彊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

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

其死也堅強。

人死則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

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和氣散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以上二事觀而知之，堅強者死，柔弱生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眾

弱為一強，故不勝也。

木強則共。

木强大則枝葉共生其上。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

道抑強扶弱，自然效也。

天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天道暗昧，舉物類以為喻。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也。夫

抑高與下，損強益弱，天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天道損盈益謙，天道以中和為上。

人之道則不然，

人之道與天道反。

損不足以奉有餘。

世俗之人損貧益富，奪弱與強。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①？唯有道者。

言誰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唯有道德之君而能行之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

聖人為德施惠，不恃望其報。

功成而不處，

功成事就，不處其位。

其不欲見賢。

不欲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名，

畏天損有餘。

任信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言水柔弱，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

之則止，決之則行。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水能懷山襄陵，磨鐵銷銅^①。莫能勝

水而成其功也。

以其無能易之。

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

故柔勝剛，

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弱勝強，

水能滅火，陰能消陽。

天下莫不知，

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

莫能行。

恥謙卑，好強梁。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

小流，則能長保社稷，為一國之君

主。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君能引過歸己，代民不祥，則可以王

天下。

正言若反。

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

任契第七十九

和大怨，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

必有餘怨，

任刑者失人情，必有餘怨及於良人。安可以為善。

言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

為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

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而不責於人。

但刻契為信，不責人於他事也。

有德司契，

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

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

同也。

獨立第八十

小國寡民，

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國，示儉

約，不為奢泰。民雖衆，猶若寡乏，

不敢勞。

使有什伯，

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

人之器而不用。

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徵實

奪民之時。

使民重死，

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

重死而貪生也。

而不遠徙。

政令不煩則安其業，故不遠遷，其常

處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清靜無為，不作煩華，不好出遊娛。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無怨惡於天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去文反質，信無欺也。

甘其食，

甘其蔬食，不魚食百姓也。

美其服，

美其惡衣，不貴五色也。

安其居，

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

樂其俗。

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相去近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其無情欲。

顯質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樸且質也。

美言不信。

滋美之言者，孳孳之美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

善者不辯，

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辯者，不文彩也。

辯者不善。

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者，亡其身也。

知者不博，

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博者不知。

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

聖人不積，

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

既以爲人，已愈有；

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

既以與人，已愈多。

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⑬，無所傷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聖人法天所施爲化，功成事就，不與天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①此後影宋本尚有經文及註文：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邪不人正，不能傷自然之人。

②陰勝陽：原作「勝陽陰」，據影宋本改。

③欲圖難事：「欲圖」原脫，據影宋本加。

④欲不欲：原本作「終不欲」，據影宋本改。

⑤末：原本作「實」，據影宋本改。

⑥自然之性：「性」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⑦謂上爲之下：原本「上」後衍「文」字，據影宋本刪。

⑧吾所言：「言」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⑨運移：「移」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⑩孰：此字原脫，據影宋本加。

⑪磨鐵銷銅：「鐵」原作「水」，據影宋本改。

⑫刻契合符：原本「刻」前衍「刑」字，據影宋本刪。

⑬長大：原本作「長天」，據影宋本改。

(劉固盛點校)

老子道德經想爾註

(敦煌本)

點校說明

《老子道德經想爾註》，一名《老君道德經想爾訓》。二卷，據傳為東漢天師張道陵撰，一說系師張魯撰。原書四卷，已佚。現存敦煌寫本殘卷，藏大英博物館。

《老子想爾註》是早期道教的主要著作，是研究五斗米道最原始、最寶貴的材料。今人饒宗頤將敦煌殘卷連寫的經文與注釋分別錄出，按《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別章次，并作考證，著《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據饒宗頤考證，殘卷末題「老子道德經上」，下注「想爾」二字分行；起第3章「則民不爭」，迄第37章終，共580行，據唐玄宗《道德真經疏外傳》、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所載，作者為東漢張

陵。宋代謝守灝《老君實錄》、彭耜《道德真經集注雜說》、董思靖《道德經集解》都承襲此說。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存《老子想爾》二卷，注稱「不詳何人，一云張魯或云劉表。」《傳授經戒儀注訣》稱：「張魯得道，化道西蜀，蜀風淺末，未曉深言，托構《想爾》，以訓初回。」也以《想爾》作者為張魯。《雲笈七籤》卷三十三孫思邈《攝養枕中方》曾引《想爾》的話，註稱「想爾蓋仙人名」。《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

此注通過對《老子》註解，闡述對「道」的信仰，要求信徒信行「真道」，奉守「道誠」，「積善」與「積精」相結合，以達「仙壽天福」的境界。治國者亦須「師道」，以教化民，才能獲致「太平符瑞」。

為了詮釋的需要，在解《老子》時，數處改易原文。如將第十六章「公乃王，王乃天」句中的「王」字改為「生」字，并解釋為：「能行道公政，故常生

也；能致長生，則副天也；天能久生，法道故也；人法道意，便能長久也。」又如將第七章「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句中的「私」字改為「尸」字，并解釋為：「不知長生之道，身皆尸行，非道所行，都是尸行。道人所以得仙壽者，不行尸行，不同於流俗，故能成其尸，得為仙士。」這樣一改，就使《老子》更接近注者的神仙長生思想。

此次點校，以敦煌S6825號寫本為底本，以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為參校本。



(前文缺)

則民不爭亦不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不欲視之，比如不見，勿令心動。若動，自誠且□，道去復還。心亂遂之，道去之矣。

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

心者，規也，中有吉凶善惡。腹者，

道囊，氣常欲實。心為凶惡，道去囊

空，空者耶入，便煞人。虛去心中凶

惡，道來歸之，腹則實矣。

弱其志，強其骨。

志隨心有善惡，骨隨腹仰。氣強志

為惡，氣去骨枯。弱其惡志，氣歸髓

滿。

常使民無知無欲。

道絕不行，耶文滋起，貨賂為生，民競貪學之，身隨危傾。當禁之，勿知

耶文，勿貪寶貨，國則易治。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欲如此，上要當知

信道。

使知者不敢不為。

上信道不倦，多知之士，雖有耶心，

猶誌是非，見上懃懃，亦不敢不為也。

則無不治。

如此，國以治也。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

道貴中和，當中和行之，志意不可盈

溢，違道誠。

淵似萬物之宗。

道也。人行道，不違誠，淵深似道。

挫其銳，解其忿。

銳者，心方欲圖惡，忿者，怒也，皆非

道所喜。心欲為惡，挫還之。怒欲

發，寬解之，勿使五藏忿怒也。自威

以道誠，自勸以長生，於此致當。忿

爭激，急弦聲，所以者過。積死遲

怒，傷死以疾，五藏以傷，道不能治，

故道誠之，重教之丁寧。五藏所以

傷者，皆金木水火土氣不和也。和

則相生，戰則相尅，隨怒事情，輒有

所發。發一藏則故尅，所勝成病煞

人。人遇陽者，發囚刻王，怒而無

傷，雖爾，去死如髮耳。如人衰者，

發王尅囚，禍成矣。和其光，同其塵。

情性不動，喜怒不發，五藏皆和同相生，與道同光塵也。

湛似常存。

如此湛然，常常在不亡。

吾不知誰子，像帝之先。

吾，道也。帝先者，亦道也。與無名

萬物始同一耳。未知誰家子，能行

此道，能行者，便像道也，似帝先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苟。

天地像道，仁於諸善，不仁於諸惡，

故煞萬物，惡者不愛也，視之如刍草

如苟畜耳。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苟。

聖人法天地，仁於善人，不仁惡人，當王政煞惡，亦視之如刍苟也。是

以人當積善功，其精神與天通，設欲

侵害者，天即救之。庸庸之人，皆是

刍苟之徒耳，精神不能通天。所以

者，譬如盜賊懷惡不敢見部史也，精

氣自然與天不親，生死之際，天不知

也。黃帝仁聖知後世意，故結白草為苟，以置門戶上，欲言後世門戶皆白苟之徒耳，人不解黃帝微意，空而效之，而惡心不改，可謂大惡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道氣在間，清微不見，含血之類，莫不欽仰。愚者不信，故猶橐者冶工排橐。籥者，可吹竹，氣動有聲，不可見，故以為喻，以解愚心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清氣不見，像如虛也。然呼吸不屈竭也，動之愈益出。

多聞數窮，不如守中。

多知浮華，不知守道全身，壽盡輒窮。數數，非一也。不如學生，守中和之道。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者，欲也。精結為神，欲令神不死，當結精自守。牝者，地也，體性安，女像之，故不擊。男欲結精，心當像地似女，勿為事先。

玄牝門，天地根。

牝，地也，女像之。陰孔為門，死生之官也。最要，故名根。男茶亦名根。

綿綿若存。

陰陽之道，以若結精為生。年以知命，當名自止。年少之時，雖有，當閑省之。綿綿者微也，從其微少，若少年則長存矣。今此乃為大害，道造之何？道重繼祠，種類不絕，欲令合精產生，故教之。年少微省不絕，不教之勲力也。勲力之計出愚人之心耳，豈可怨道乎？上德之人，志操堅彊，能不戀結產生，少時便絕。又善神早成，言此者道精也，故令天地無祠，龍無子，仙人妻，玉女無夫，其大信也。

用之不勤。

能用此道，應得仙壽，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能法道，故能自生而長久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求長生者，不勞精思求財以養身，不以無功刮君取祿以榮穿，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與俗爭，即為後其身也，而目此得仙壽，獲福在俗人先，即為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與上同義。

以其無尸，故能成其尸。

不知長生之道，身皆尸行耳，非道所行，悉尸行也。道人所以得仙壽者，不行尸行，與俗別異，故能成其尸，令為仙士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

水善能柔弱，像道。去高就下，避實歸虛，常潤利萬物，終不爭，故欲令人法則之也。

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水能受垢辱不潔之物，幾像道也。

居善地，心善淵。

水善得窪空，便居止為淵。淵，深也。



與善仁。

人當法水，心常樂善仁。

言善信。

人當常相教為善，有誠信。

政善治。

人君理國，常當法道為政，則致治。

事善能。

人等當欲事師，當求善能知真道者，

不當事耶偽伎巧，耶知驕奢也。

動善時。

人欲舉動勿違道誠，不可得傷王氣。

夫唯不爭，故無尤。

唯，獨也。尤，大也。人獨能放水不

爭，終不遇大害。

持而滿之，不若其已。揣而悅之，不可長寶。

道教人結精成神，今世間偽伎詐稱道，託黃帝、玄女、龔子、容成之文相教，從女不施，思還精補腦，心神不一，失其所守，為揣悅不可長寶。若，如也。不如，直自然如也。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

人之精氣滿藏中，苦無愛守之者，不肯自然閉心而揣悅之，即大迷矣。富貴而驕，自遺咎。

精結成神，陽炁有餘，務當自愛，閉心絕念，不可驕欺陰也。驕欺，咎即成。又外說乘權富貴而驕世，即有咎也。

名成功遂身退，天之道。

名與功，身之仇，功名就，身即滅，故道誠之。范蠡乘舟去，道意謙信，不隱身形，是其效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魄，白也。故精白，與元同色。身為精車，精落故當載營之。神成氣來，載營人身，欲令此功無離一。一者道也，今在人身何許？守之云何？一不在人身也，諸附身者悉世間常偽伎，非真道也，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間，但往來人身中耳，都皮裏悉是，非獨一處。一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常治崑崙，或言虛無，或言自然，或言無名，皆同一耳。今布

道誠教人，守誠不違，即為守一矣。不行其誠，即為失一也。世間常偽伎指五藏以名一，瞑目思想，欲從求福，非也，去生遂遠矣。

專氣致柔能嬰兒。

嬰兒無為故合道，但不知自制，知稍生，故致老，謂欲為柔致氣，法兒小時。

滌除玄覽能無疵。

人身像天地。覽，廣也。疵，惡也。非道所喜，當滌除一身，行必令無惡也。

愛民治國而無知。

人君欲愛民令壽考，治國令太平，當精心鑿道意，教民皆令知道真，無令知偽道耶知也。

明白四達而無為。

上士心通，自多所知，知惡而棄，知善能行，勿敢為惡事也。

天地開闢而為雌。

男女陰陽孔也，男當法地似女，前章已說矣。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

不宰，是謂玄德。

玄，天也。常法道行如此，欲令人法也。

卅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古未有車時，退然，道遣奚仲作之，愚者得車，貪利而已，不念行道，不覺道神，賢者見之，乃知道恩，默而自厲，重守道真也。

埏埴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亦與車同說。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道使黃帝爲之，亦與車同說。

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三物本難作，非道不成。俗人得之，但貪其利，不知其元，賢者見之，還守其用，用道爲本，賢愚之心如南與北，萬不同。此三之義指如是耳。今世間僞伎因緣真文設詐巧，言道有天轂，人身有轂，專烝爲柔，輻指形爲館鑄。又培胎練形，當如土爲瓦時，又言道有戶牖在人身中，皆耶僞不可用，用之者大迷矣。

五色令人目盲。

目光散故盲。

五音令人耳聾。

非雅音也，鄭衛之聲，抗諍傷人，聽過神去，故聾。

五味令人口爽。

道不食之，口爽者，糜爛生瘡。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心不念正，但念煞無罪之獸，當得不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道所不欲也。行道致生，不致貨，貨有爲，乃致貨妨道矣。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腹與目前章以說矣。去彼惡行，取此道誠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道不喜彊求尊貴，有寵輒有辱。若如也，得之，當如驚，不喜也。若者，謂彼人也，必違道求榮，患歸若身矣。

何謂寵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

驚，是謂寵辱若驚。

爲下者，貪寵之人，計之下者耳，非道所貴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如前說。

吾所以有大患，爲我有身。

吾，道也。我者，吾同。道至尊，常畏患不敢求榮，思欲損身，彼貪寵之人，身豈能勝道乎？爲身而違誠，非也。

及我無身，吾有何患。

吾，我，道也，志欲無身，但欲養神耳，欲令人自法，故云之。

故貴以身於天下，

若者，謂彼有身貪寵之人，若以貪寵有身，不可託天下之號也。所以者，此人但知貪寵有身，必欲好衣美食，廣宮室，高臺榭，積珍寶，則有爲，令百姓勞弊，故不可令爲天子也。設如道意，有身不愛，不求榮好，不奢侈飲食，常弊薄羸行，有天下必無爲，守樸素，合道意矣。人但當保身，不當愛身，何謂也？奉道誠，積

善成功，積精成神，神成仙壽，以此為身寶矣。貪榮寵，勞精思以求財，美食以恣身，此為愛身者也，不合於道也。

愛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與上同義。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夷者，平且廣，希者，大度形，微者，道絜清，此三者欲歎道之德美耳。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此三者淳說道之美，道者天下萬事之本，詰之者所況多，竹素不能勝載也，故還歸一。多者何？傷樸散淳，薄更入耶，故不可詰也。

其上不瞰，其下不忽。

道絜常上下，經營天地內外，所以不見，清微故也，上則不瞰，下則不忽，忽有聲也。

蠅蠅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道如是，不可見名，如無所有也。

是無狀之狀，無物之像。

道至尊，微而隱，無狀貌形像也，但可從其誠，不可見知也。今世間偽伎指形名道，令有服色、名字、狀貌、長短，非也，悉耶偽耳。

是謂惚恍，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道明不可見知，無形像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何以知此道今端有？觀古得仙壽者，悉行之以得，知今俗有不絕也。

以故古始，是謂道紀。

能以古仙壽若喻，今自勉厲守道真，即得道經紀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

玄，天也。古之仙士，能守信微妙，與天相通。

深不可識。

人行道奉誠，微氣歸之，為氣淵淵深也，故不可識也。

夫唯不可識，故彊為之容。

唯，獨也。容，形狀也。獨行道，德備淵深，不知當名之云何，彊名之善為士者，道美大之也。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冬涉川者，恐懼也。畏四鄰，不敢為非，恐鄰里知也。尊道奉誠之人，猶豫行止之間，常當畏敬如此。

儼若客。

謙不敢犯惡，若客坐主人堂也。

散若冰將泆。

情慾思慮怒喜惡事，道所不欲，心欲規之，便即制止解散，令如冰見日散泆。

混若樸，曠若谷。

勉信道真，棄耶知守本樸。無他思慮，心中曠曠但信道，如谷冰之志，東流欲歸海也。

肫若濁，濁以靜之徐清。

求生之人，與不謝，奪不恨，不隨俗轉移，真思志道，學知清靜，意當時如癡濁也。以能癡濁，樸且欲就矣。然後清靜能睹衆微，內自清明，不欲於俗。清靜大要，道微所樂，天地湛然，則雲起露吐，萬物滋潤。迅雷風趣，則漢燥物疼，道氣隱藏，常不周處。人法天地，故不得燥處，常清靜

為務，晨暮露上下，人身氣亦布至，師設晨暮清靜為大要，故雖天地有失，為人為誠，輒能自反，還歸道素，人德不及，若其有失，遂去不顧，致當自約持也。

安以動之徐生。

人欲舉事，先考之道誠，安思其義不犯道，乃徐施之，生道不去。

保此道者不欲盈。

不欲志意盈溢，思念惡事也。

夫唯不盈，能弊復成。

尸死為弊，尸生為成，獨能守道不盈溢，故能改弊為成耳。

致虛極，守靜篤。

道真自有常度，人不能明之，必復企慕，世間常偽伎，因出教授，指形名道，令有處所，服色長短有分數，而思想之，苦極無福報，此虛詐耳。疆欲令虛詐為真，甚極，不如守靜自篤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云云，各歸其根。

萬物含道精，並作，初生起時也。吾，道也。觀其精復時，皆歸其根，故令人寶慎根也。

歸根曰靜。

道氣歸根，愈當清淨矣。

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知寶根清靜，復命之常法也。

知常明。

知此常法，乃為明耳。

不知常，妄作凶。

世常偽伎，不知常意，妄有指書，故

悉凶。

知常容。

知常法意，常保形容。

容能公。

以道保形容，為天地容，處天地間

不畏死，故公也。

公能生。

能行道公政，故常生也。

生能天。

能致長生，則副天也。

天能道。

天能久生，法道故也。

道能久。

人法道意，便能長久也。

沒身不殆。

太陰道積，練形之官也。世有不可處，賢者避去，託死過太陰中，而復一邊生像，沒而不殆也。俗人不能積善行，死便真死，屬地官去也。

太上下知有之。

知道，上知也，知也。惡事，下知也。

雖有上知，當具識惡事，改之不敢為也。

其次，親之譽之。

見求善之人曉道意，可親也。見學善之人懃懃者，可就譽也。復教勸之，勉力助道宣教。

其次畏之。

見惡人，誠為說善，其人聞義則服，可教改也。就申道誠示之，畏以天威，令自改也。

侮之。

為惡人說善，不化而甫笑之者，此即自苟之徒耳，非人也，可欺侮之，勿

與語也。

信不足，有不信。

刍狗之徒，內信不足，故不信善人之言也。

猶其貴言，成功事遂。

道之所言，無一可棄者，得仙之士，但貴道言，故輒成功事遂也。

百姓謂我自然。

我，仙士也，百姓不學我，有貴信道言以致此功，而意我自然，當示不肯企及效我也。

大道廢，有仁義。

上古道用時，以人爲名，皆行仁義，同相像類，仁義不別。今道不用，人悉弊薄，時有一人行義，便共表別之，故言有也。

智慧出，有大僞。

真道藏，耶文出，世間常僞伎稱道教，皆爲大僞不可用。何謂耶文？其五經半入耶，其五經以外，衆書傳記，尸人所作，悉耶耳。六親不和，有孝慈。

道用時，家家慈孝，皆同相類，慈孝不別。今道不用，人不慈孝，六親不和，時有一人行慈孝，便共表別之，故言有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用時，帝王躬奉行之，練明其意，以臣庶於此，吏民莫有不法效者。知道意賤死貴仙，競行忠孝質樸，慤端以臣爲名，皆忠相類不別。今道不用，臣皆學耶文習權詐隨心情，面言善內懷惡，時有一人行忠誠，便共表別之，故言有也。道用時，臣忠子孝，國則易治，時臣子不畏君父也，乃畏天神。孝其行不得仙壽，故自至誠，既爲忠孝，不欲令君父知，自嘿而行，欲蒙天報。設君父知之，必賞以高官，報以意氣，如此功盡，天福不至。是故嘿而行之，不欲見功。今之臣子雖忠孝，皆欲以買君父求功名，過時不顯異之，便屏怒之，言無所知。此類外是內非，無至誠感天之行，故令國難治。今欲復此，疾要在帝王當專心信道誠也。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謂詐聖知耶文者，夫聖人天所挺生，必有表，河洛著名。然常宣真，不至受有誤耶道，不信明聖人之言，故令千百歲大聖演真，滌除耶文。今人無狀，裁通經藝，未貫道真，便自稱聖，不因本，而章篇自揆，不能得道言，先爲身，不勸民真道可得仙壽，修善自慙，反言仙自有骨錄，非行所臻，云無生道，道書欺人。此乃罪盈三千，爲大惡人，至令後學者不復信道，元元不旋，子不念供養，民不念田，但逐耶學，傾側師門，盡氣誦病，到於窮年，會不能忠孝至誠感天，民治身不能仙壽，佐君不能致太平，民用此不息，倍城邑虛空，是故絕詐聖耶知，不絕真聖道知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治國法道，聽任天下仁義之人，勿得強賞也。所以者，尊大其化，廣開道心，人爲仁義，自當至誠，天自賞之，不至誠者，天自罰之。天察必審於人，皆知尊道畏天，仁義便至誠矣。

今王政強賞之，民不復歸天，見人可欺，便詐爲仁義，欲求祿賞。旁人雖知其邪，交見得官祿，便復慕之，詐爲仁義，終不相及也。世人察之不審，故絕之勿賞，民悉自復慈孝矣。此義平忤俗夫心，久久自解，與道合矣，人君深當明之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耶，巧也。利，所得財寶也，世不用之，盜賊亦不利也。

此三言爲文未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

三事，天下大亂之源，欲演散之，億文復不足，竹素不勝矣。受故令屬此道文，不在外書也。撰說其大略，可知之爲亂原。

少私寡欲。

道之所說無私，少欲於世俗耳。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未知者復怪問之，絕耶學，道與之何？耶與道相去近遠？絕耶學，獨守道，道必與之，耶道與耶學甚

遠，道生耶死，死屬地，生屬天，故極遠。

美之與惡，相去何若。

未知者復怪問之，欲知美惡相去近遠，何如道與耶學近遠也？今等耳。美，善也，生故屬天，惡死亦屬地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莽其未央。

道設生以賞善，設死以威惡。死是人之所畏也，仙王士與俗人同知畏死樂生，但所行異耳。俗人莽莽，未央脫死也。俗人雖畏死，端不信道，好爲惡事，奈何未央脫死乎。仙士畏死，信道守誠，故與生合也。

衆人熙熙，若亨大牢，若春登臺。

衆俗之人，不信道，樂爲惡事，若飲食之，春登高臺也。

我魄未兆，若嬰兒未孩，甦無所歸。

我，仙士也，但樂信道守誠，不樂惡事，至惡事之間，無心意如嬰兒未生時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衆俗人懷惡，常有餘意計念思慮，仙

士意中都遺忘之，無所有也。

我愚人之心純純。

仙士味道，不知俗事，純純若癡也。

俗人照照。

俗人不信道，但見耶惡利得，照照甚明也。

我獨若昏。

仙士閉心，不思慮耶惡利得，若昏昏冥也。

俗人察察。

知俗事審明也。

我獨悶悶。

不知俗事也。

忽若晦，寂無所止。

仙士意志道如晦，思卧安床，不復雜俗事也。精思止於道，不止於俗事也。

衆人皆有已，我獨頑似鄙。

俗人於世間，自有財寶功名，仙士於俗，如頑鄙也。

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仙士與俗人異，不貴榮祿財寶，但貴食母者，身也，於內爲胃，主五藏氣。



俗人食穀，穀絕便死。仙士有穀食之，無則食氣。歸胃，即腸重囊也。腹之為實，前章已說之矣。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甚大，教孔丘為知，後世不信道文，但上孔書，以為無上，道故明之，告後賢。

道之為物，唯慌唯惚。

道微，獨能慌惚不可見也。

慌惚中有物，惚慌中有像。

不可以道不見故輕也，中有大神氣，故喻橐籥。

窈冥中有精。

大除中也，有道精，分之與萬物，萬物精共一本。

其精甚真。

生死之官也，精其真，當寶之也。

其中有信。

古仙士實精以生，今人失精以死，大信也。今但結精便可得，可得生乎？不也，要諸行當備。所以精者，道之別氣也，入人身中為根本，

持其半，乃先言之。夫欲寶精，百行當修，萬善當著，調和五行，喜怒悉去，天曹左契，算有餘數，精乃守之。

惡人寶精，唐自苦終不居，必自泄漏也。心應規，制萬事，故號明堂三道，布陽耶陰害，以中正度道氣。精

并喻像池水，身為池堤封，善行為水源，若斯三備，池乃全堅。心不專善，無堤封，水必去。行善不積，源

不通，水必燥干。決水溉野渠如溪江，雖堤在，源流泄必亦空，山行燥

坑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終甫。

古今常共此一道，不去離人也。道有以來，更閱終始非一也。甫者，始也。

吾何以知終甫之然？以此。

吾，道也，所以知古今終始共此一道，其事如此也。

曲則全。

謙也，月謙，先曲後全明，學道反俗，當時如曲不足也，後亦全明。

枉則正。枉亦曲也，曲變則正，學道反俗，獨自勤苦，當時如相侵枉也，後致正。

窪則盈。

謙虛意也。行無惡，其處空，道喻水，喜歸空，居惡處便為善，炁歸滿，故盈。

弊則新。

物弊變更新，學道羸弊，後更致新福也。

少則得，多則或。

陳力殖穀，裁令自足，天與之。無基考可得福，多望不止則或，或，耶歸之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一，道也。設誠，聖人行之為抱一也，常教天下為法式也。

不自是，故章。

明者樂之，就誠教之。不樂者，墨以不言，我是若非，勿與之爭也。

不自見，故明。

聖人法道，有功不多，不見德能也。不自伐，故有功。

惡者，伐身之斧也，聖人法道不爲惡，故不伐身，常全其功也。

不自矜，故長。

聖人法道，但念積行，令身長生之，行，垢辱貧羸，不矜傷身，以好衣美食與之也。

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

聖人不與俗人爭，有爭，避之高逝，俗人如何能與之共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而歸之。

謙曲後全明，非虛語也，恐人不解，故重申示之也。

希言自然。

自然，道也，樂清靜。希言，入清靜。合自然，可久也。

飄風不終朝，趁雨不終日。

不合清靜自然，故不久竟日也。孰爲此？天地。

孰，誰也。天地爲飄風趁雨，爲人爲

誠不合道，故令不久也。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天地尚不能久，人欲爲煩躁之事，思慮耶計，安能得久乎？

故從事而道得之。

而，如也。人舉事令如道，道善欲得之曰自然也。

同於德者德得之。

人舉事與德合，德欲得之也。

同於失者道失之。

人舉事不懼畏道誠，失道意，道即去之，自然如此。

信不足，有不信。

前章已說之也。

喘者不久。

用氣喘息，不合清靜，不可久也。

跨者不行。

欲行千里，一步而始，積之以漸，今大跨而立，非能行者也，不可久也。

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饒無功，自矜不長。

復解前章之意耳。

其在道。

欲求仙壽天福要在信道，守誠守信，不爲貳過，罪成結在天曹，右契無到而窮，不復在餘也。

曰餘食餒行，物有惡之。

行道者生，失道者死，天之正法，不在祭餒禱祠也。道故祭餒禱祠，與之重罰。祭餒與耶通同，故有餘食器物，道人終不欲食用之也。

故有道不處。

有道者不處祭餒禱祠之間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

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歎無名大道之巍巍也，真天下之母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吾，道也，還歎道美，難可名字，故曰道也。

吾強爲之名曰大。

言道甚大，言強者，恐不復，不能副其德也。

大曰逝。



逝，去也。大神無能制者，便立能去之也。

逝曰遠。

翕然便能遠去也。

遠曰反。

翕然便能還反也。

道大，天大，地大，生大。

四大之中，何者最大乎，道最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生處一。

四大之中，所以令生處一者，生道之別體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與道同號異體，令更相法，皆共法道也。天地廣大，常法道以生，況人可不敬道乎。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道人當自重精神，清靜為本。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重精神清淨，君子輜重也，終日行之不可離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天子王公也，雖有榮觀為人所尊，務

當重清靜，奉行道誠也。

如何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

天子乘人之權，尤當畏天尊道。設

誤意自謂尊貴，不復懼天道，即為自

輕其身於天下也。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輕躁多違道度，則受罰辱，失其本身，亡其尊推矣。

善行無徹迹。

信道行善，無惡迹也。

善言無瑕適。

人非道言惡，天輒奪算。今信道言善，教授不耶，則無適也。

善計不用籌算。

明計者心解，可不須用算，至心信道者，發自至誠，不須旁人自勸。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

心三川，陽耶陰害，悉當閉之勿用，中道為正。至誠能閉耶志者，雖無關楗永不可開。不至誠者，雖有關楗猶可開也。

善結無繩約不可解。

結志求生，務從道誠。至誠者為之，

雖無繩約，永不可解。不至誠者，雖

有繩約，猶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常為善，見惡人不棄也。就往教之，

示道誠，儻其人化，不可如何也。

常善救物而無棄物。

與上同義也。

是謂襲明。

襲常明也，能知此意明明也。

善人不善人師。

不善人從善人學善，故為師，終無善

人從不善人學善也。

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無惡，乃以惡人為資，若不善人見人，其惡不可，善人益自勤勸。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

不善人不貴善人，善人不以惡人自

改，皆為大迷也。

此謂要妙。

明知此甚要妙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奚。

欲令雄如雌。奚，何也。亦近要也，知要安精神，即得天下之要。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專精無為，道德常不離之，更反為嬰兒。

知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精白與元炁同，同色，黑，太陰中也，於人在腎，精藏之。安如不用為守黑，天下常法式也。

常德不貸，復歸於無極。

知守黑者，道德常在，不從人貸，必當償之，不如自有也。行《玄女經》龔子容成之法，悉欲貸，何人主當貸若者乎？故令不得也。唯有自守，絕心閉念者，大無極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有榮必有辱，道人畏辱，故不貪榮，但歸志於道，唯願長生，如天下谷水之欲東流歸於海也。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志道當如谷水之志欲歸海，道德常足。樸，道本氣也，人行道歸樸，與道合。

樸散為器，聖人用為官長。

為器，以離道矣，不當令樸散也。聖人能不散之，故官長治人，能致太平。

是以大制無割。

道人同知俗事，高官厚祿，好衣美食，珍寶之味耳，皆不能致長生。長生為大福，為道人欲制大，故自忍不以俗事割心情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狂或之人，圖欲篡弒，天必煞之，不可為也。

吾見

吾，道也。同見天下之尊，非當所為，不敢為之。愚人寧能勝道乎，為之，故有害也。

其不得已。

國不可一日無君，五帝精生，河雒著名，七宿精見，五緯合同，明受天任而令為之，其不得已耳。非天下所任，不可妄庶幾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

非天所任，往必敗失之矣。夫物或行或隨。

自然相感也，行善，道隨之，行惡，害隨之也。

或噓或吹。

噓溫吹寒，善惡同規，禍福同根，雖得噓溫，慎復吹寒，得福慎禍來。

或強或贏。

強後必更贏，贏復反更強，先處強者後必有贏，道人發先，處贏後更強。

或接或隨。

身常當自生，安精神為本，不可恃人自扶接也。夫危國之君，忠臣接之，不則亡。夫病人，醫至救之，不制則死。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甚惡及奢太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治國之君務修道德，忠臣輔佐務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懷慕，則易治矣。悉如信道，皆仙壽

矣。不可敗兵強也。兵者非吉器也，道之設形，以威不化，不可專心甘樂也。道故斥庫樓，遠狼狐，將軍騎官房外居，鋒星脩柔去極疎。但當信道，於武略耳。

其事好還。以兵定事，傷煞不應度，其殃禍反還人身及子孫。

師之所處荆棘生。

天子之軍稱師，兵不合道，所在淳見煞氣，不見人民，但見荆棘生。

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

果，誠也。為善至誠而已，不得依兵圖惡以自強。

果而勿驕。

至誠守善，勿驕上人。

果而勿矜。

至誠守善勿矜身。

果而勿伐。

至誠守善勿伐身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至誠守善，勿貪兵威，設當時佐帝王圖兵，當不得已而有，勿甘樂也，勿

以常為強也。風后佐黃帝伐蚩尤，呂望佐武王伐紂，皆不得已而為之耳。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聞道不能行，故老，老不止，早已矣。

夫佳兵者不祥器，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

兵者非道所喜，有道者不處之。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右，契也。

兵者不祥器，非君子之器。

重明其凶事也。

不得已而用之。

前章已說之也。

恬惓為上，故不美。

道人恬惓，不美兵也。

若美，必樂之，是煞人。夫樂煞者，不可得意於天下。

明樂兵樂煞不可也。

故吉事尚左，喪事尚右。

左右，契也。

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偏將軍不專煞生之權，像左，上將軍專煞，像右。

言以喪禮處之，煞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不得已而有者，輒三申五令，示以道誠，願受其降。不從者當閱傷悲泣之，如家有喪，勿喜快也。

道常無名。

不名大，託微小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雖微小，為天下母，故不可得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人不可以貴輕道，當之，萬物皆自賓伏。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王者行道，天地喜，滋澤生。

民莫之令而自均。

王者尊道，吏民企效。不畏法律，乃畏天神。不敢為非惡，皆欲全身。

不須令勅而自平均。

始制有名。

道人求生，不貪榮名，今王侯承先人

之後有榮名，不强求也，道聽之，但欲令務尊道行誠，勿驕溢也。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王侯承先人之後既有名，當知知足，不得復思高尊强求也。

知止不殆。

諸知知足，終不危殆。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道在天下，譬如江海，人一心志道，當如谷水之欲歸海也。

知人者智。

知平他人善惡，雖知不合道德，道人但當自省其身，令不陷於死地，勿平他人也。

自知者明。

如此甚明矣。

勝人有力。

好勝人者，但名有力耳。

自勝者彊。

自彊身，行善勝惡，此乃彊也。

知足者富。

道與謙也。

彊行有志。

道誠甚難，仙士得之，但志耳，非有伎巧也。

不失其所者久。

富貴貧賤，各自守道為務，至誠者道與之，貧賤無自鄙，强欲求富貴也。

不强求者為不失其所，故久也。又

一說曰：喜怒五行戰傷者，人病死，不復待罪滿也。今當和五行，令各安其位勿相犯，亦久也。

死而不亡者壽。

道人行備，道神歸之，避世託死過太陰中，復生去為不亡，故壽也。俗人無善功，死者屬地官，便為亡矣。

大道汜，其可左右。

汜，廣也，道甚廣大，處柔弱不與俗人爭，教人以誠慎者宜左契，不誠慎者置左契。

萬物恃以生而不辭。

不辭謝恩，道不責也。

成功不名有，衣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

道不名功，常稱小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歸，仰也，以為生既不責恩，復不名主，道乃能常大耳。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法道常先稱小，後必乃能大，大者長生，與道等壽。

執大象，天下往。

王者執正法像大道，天下歸往，曠塞重驛，向風而至。道之為化，自高而降，指謂王者，故貴一人，制無二君，是以帝王常當行道，然後乃及吏民，非獨道士可行，王者棄捐也。上聖之君，師道至行，以教化天下，如治太平符瑞，皆感人功所積，致之者，道君也。中賢之君，志信不純，政復扶接，能任賢良，臣弼之以道，雖存國，會不蕩蕩，勞精躬勤。良輔朝去，暮國傾危，制不在上，故在彼去臣，所以者化逆也。猶水不流西，雖有良臣，常難致治。况群耶雜政，制君諱道，非賤真文，以為人世可久隨

之王者，道可久棄捐。道尊且神，終不聽人，故放精耶，變異紛紛，將以誠誨，道隱却觀。亂極必理，道意必宣，是以帝王大臣不可不用心慙懃審察之焉。

往而不害。
王者行道，道來歸往，王者亦皆樂道，知神明不可欺負，不畏法律也，乃畏天神，不敢為非惡，臣忠子孝，出自然至心，王法無所復害，形罰格藏，故易治，王者樂也。

安平大樂。
如此之治，甚大樂也。
與珥，過客止。
諸與天災變怪，日月運珥，倍臣縱橫，刺貫之咎，過罪所致。五星順軌，客逆不曜，疾疫之氣，都悉止矣。

道出言，淡無味。
道之所言，反俗絕巧，於俗人中甚無味也。無味之中有大生味，故聖人味無味之味。
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
道樂質樸，辭無餘。視道言，聽道

誠，或不足見聞耳，而難行，能行能用，慶福不可既盡也。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

善惡同規，禍福同根，其先張者，後必翕。

將欲弱之，必固彊之。

先彊後必弱。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先興後必衰廢。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先得後必奪也。

是謂微明。

此四事即四怨四賊也，能知之者微且明，知則副道也。道人畏翕弱廢奪，故造行先自翕自弱自廢自奪，然後乃得其吉。及俗人廢言，先取張彊與之利，然後返凶矣。故誠知止足，令人於世間裁自如，便思施惠散財除殃，不敢多求。奉道誠者可長處吉不凶，不能止足相返不虛也。道人不可敢非，實有微明之知。

柔弱勝剛彊。

道氣微弱，故久在無所不伏。水法道柔弱，故能消穿崖石。道人當法之。

魚不可勝於淵。

誠為淵，道猶水，人猶魚。魚失淵去水則死，人不行誠守道，道去則死。

國有利器，不可以視人。

寶精勿費，令行缺也。又一說曰：道人寧施人，勿為人所施，寧避人，勿為人所避，寧教人為善，勿為人所教，寧為人所怒，勿怒人，分均，寧與人多，勿為人所與多。其返此者，即為示人利器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性不為惡事，故能神，無所不作，道人當法之。

王侯若能守。

王者雖尊，猶常畏道，奉誠行之。

萬物將自化。

王者法道為政，吏民庶孽子悉化為道。

化如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失正變得耶，耶改得正。今王者法道，民悉從正，齋正而止，不可復變，變為耶矣。觀其將變，道便鎮制之，檢以無名之樸，教誠見也。王者亦當法道鎮制之，而不能制者，世俗悉變為耶矣，下古世是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道性於俗間都無所欲，王者亦當法之。

無欲以靜，天地自正。

道常無欲，樂清靜，故令天地常正。天地，道臣也，王者法道行誠，臣下悉皆自正矣。

老子道經上想爾^①

①按敦煌寫本原不分經注文。今據饒氏《校箋》分錄。

②河上公本下有「若可託天下」。

③敦煌抄本止於此。據此可知原本應為四卷，現僅殘存第一卷部分文字。

(劉詔軍點校)



老子道德經序訣

原題葛玄

點校說明

《老子道德經序訣》，又名《五千文序》。原題太極左仙公葛玄造，疑係南北朝道士偽託。此文是南北朝隋唐道士所傳《老子道德經》五千文本之序，附於五千文抄本前。今據敦煌唐寫本錄出。底本：S. 75, P. 2584 號抄本。參校本：S. 1585, P. 2370, 2329, 2407, 2596, 2462, JX2761, 貞松堂藏《老子》寫本。

老子道德經序訣

太極左仙公葛玄造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曆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輪化，為天地而立根，布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澗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為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也。故眾聖所共尊。道尊德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生，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窈窈冥冥，眇邈

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懽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真，則眾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惡之不辱，飭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惟有道者寶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為菴於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眾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句，時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說河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賫所不了義問之。公

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帝曰：

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夕覩太陽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

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太極左仙公葛玄曰：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為周師，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宿命合道，豫占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仍齋潔燒香，想見道真。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老子度關也。喜見老子，迎設禮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為此宛利天下棄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二十八日月中授太上《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文皇帝好大道，縱容無為之堂，嘆凡聖無能解此玄奧，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真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即信誓傳授。至人比字校定，外人所雜傳多誤，今當參校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神仙大王校定，受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正真，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聖人本文者乎？吾所以有

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是至矣、明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曠也。

道士鄭思遠曰：余家師葛仙公受太極真人徐來勒《道德經》上下卷，仙公曩者所好，加親見真人，教以口訣，云：此文道之祖宗也，誦詠萬遍，夷心注玄者，皆必升仙。尤尊是書，日夕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法矣。學仙君子，宜弘之焉。仙公常秘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太極隱訣

先燒香，整服，禮十拜，心存玄中大法師，老子、河上真人、尹先生。因開經蘊呪曰：

玄玄至道宗，上德體洪元。
天真雖遠妙，近緣泥丸君。
宮室皆七寶，窗牖自有分。
清靜常致真，駕景乘紫雲。
日月左右照，升仙常年全。
七祖上生天，世為道德門。
畢，叩齒三十六通，咽液三十六過。先心存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



後玄武，足下八卦神龜，三十六師子伏在前。頭巾七星，五藏生五炁，羅文覆身上。三一待經，各從千乘萬騎，天地各有萬八千玉童玉女衛之^⑩。口訣：讀經五百言，輒叩齒三，咽液三也^⑪。

- ①『割』字S. 75 誤作『割』，S. 1585 誤作『部』，今據P. 2407 改。
- ②『皓然』S. 75 誤作『皓皓然』，今據S. 1585 及P. 2407 刪改。
- ③S. 1585 『生』字作『出』。
- ④『劫』字S. 75 原作『劬』，據S. 1585 'P. 2407 改。
- ⑤『包』字S. 75 原作『苞』，據S. 1585 'P. 2407 改。
- ⑥S. 1585 『懂』作『歡』。
- ⑦S. 1585 『惡』字作『汗』。
- ⑧S. 1585 『自然』上多一『湛』字。
- ⑨S. 75 原缺『者』字，據P. 2596 補。
- ⑩S. 75 原缺『結』字，據P. 2584 '2596 補。
- ⑪S. 75 『拊掌』原誤作『俯掌』，據P. 2584 '2596 改。
- ⑫案敦煌各本『冉冉』均作『舟舟』，今據道藏本改。
- ⑬S. 75 『卷』字原作『弓』，據P. 2435 改。
- ⑭『特』字S. 75 原誤作『持』，其他各本均作『特』。
- ⑮『豫』字P. 2329 作『預』。
- ⑯『潔』字S. 75 原作『絮』，其他各本皆作『潔』。
- ⑰P. 2329 此句作『迎設禮自稱弟子』。P. 2462 作『奉迎設禮自稱弟子』。

- ⑱P. 2370 '2584 '2435 及貞松堂本皆無『君』字。
- ⑲P. 2462 『大王』作『大聖』。
- ⑳以上三段文字以S. 75 為底本，以下兩段以P. 2584 為底本。
- ㉑P. 2584 '2370 『上下卷』並作『上下弓』，P. 2435 '2462 作『上下二卷』。此據P. 2329。
- ㉒P. 2462 『誦詠』作『誦經』。
- ㉓P. 2329 作『太上隱訣』。
- ㉔P. 2329 此句作『禮十方三拜』。
- ㉕P. 2329 '2435 『玉童玉女』並作『玉女玉童』。
- ㉖P. 2584 '2345 '2370 '2329 及貞松堂本，此句後提行接抄五千文本《老子道德經》。P. 2462 於『太極隱訣』四字後接抄《玄言新記明老部》。

(王卡點校)

老子節解

葛玄

點校說明

《老子節解》，三國道士葛玄撰。全書已佚，現代老學研究專家嚴靈峰有輯本。

葛玄（164—244），三國吳人，字孝先。本為琅琊人，後遷丹陽句容。出身宦族名門，自幼好學，博覽五經，十五、六歲時名震江左。性喜老、莊之說，不樂仕進。後入天臺赤城山修煉，遇左元放，得受《白虎七變經》、《太清九鼎金液丹經》、《三元真一妙經》等。後遨游山川，精研道教上清、靈寶諸部真經，人稱太極葛仙翁。對《老子》一書，葛玄從修煉角度加以解說，頗具特色，是養生學家對道家學說的較早註本。

是書之輯佚，嚴靈峰於《序》中叙述甚詳，讀者可參看。本次點校，以臺灣藝文印書館印行的《無求備齋老子

集成初編》本為底本，經文部分採用通行本加以校勘。

輯葛玄《老子節解》序

《隋書·經籍志》：《老子節解》二卷。《舊唐書·經籍志》：《老子節解》二卷。《新唐書·藝文志》：《節解》二卷。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節解》二卷。註：不詳作者，或云老子所作，一云河上公作。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節解》上下篇。註云：老子為尹喜作。王重民《老子考》云：張君相《集解》所引有節解曰，當即此書。又張氏所集二十九家，二十八家皆著姓氏，獨此書引作《節解》曰。則著者姓氏佚失久矣。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云：成玄英疏、張君相集解所引《節解》，不下百六、七十事，殆即此書。大抵以守一，行氣，還精，補腦為說，誠米賊之遺法，其語近誕，而其來則甚古。按《隋志》：梁有《老子序次》（按：當系「訣」字，形近致誤。）一卷，葛仙公撰。《宋史·藝文志》：葛玄《老子道德經



節解》二卷。《晉書·葛洪傳》：「洪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嚴可均曰：葛玄，字孝先，大帝時方士。考現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敦煌唐寫本葛玄《道德經序訣》殘卷云：道士鄭思遠（按：即鄭隱）曰：余家師葛仙公，受太極真人徐來勒道德經上下卷。仙公曩者所好，加親見真人教以口訣云。……太極隱訣：先燒香，整服，禮十拜；心存玄中大法師：老子，河上真人，尹先生，因開經蘊。咒曰：玄玄至道宗，上德體洪元，天真雖遠妙，近緣泥丸君，宮室皆七寶，窓牖自有分，清靜常致真，駕景乘紫雲，日月左右照，升仙長年全，七祖上生天，世為道德門。口訣：讀經五百言，輒叩齒三，咽液三也。足證葛玄所學，亦不外道家、方士、神仙、導引、服氣、養生之法，與張君相《集解》所引《節解》之內容、旨趣若合符節。且此書《漢書·藝文志》未見著錄，所傳乃老子，尹喜

所作，尤不可信；則當如《宋志》所載為葛玄之撰述矣。茲從《道藏》信字號張君相《集解》中輯錄其文，并參校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諸本，其言雖多不經，大繆於老子；然仍不失為漢末一家之遺說，聊以備觀覽焉。

1964年，歲次甲辰。六月十五日，連江嚴靈峰序於陽明山莊

輯葛玄老子節解卷上

連江嚴靈峰輯校

一章

常無欲以觀其妙。

謂守虛無也。

二章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謂自然也。

三章

使民不為盜。

謂邪氣不來，盜賊不入。行一握固，則邪氣去也。

不見可欲。

謂無為也。

使心不亂。

謂常存一也。

按：謂字原闕，依《節解》注文例增。

是以聖人之治。

謂治身也。

虛其心實其腹。

虛其心，無邪思也。實其腹，閉氣養靜也。

四章

道冲而用之。

冲者，一也。謂一在身中，常行之也。

或不盈。

謂守自然也。

解其紛。

謂無恚怒也。

和其光。

謂聖人爲道，常和神光也。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長者，謂泥丸也。地久者，謂丹田也。泥丸下至絳宮，丹田上昇行一，

上下元炁流離，百節浸潤，和氣自生，大道畢矣。故曰長生也。

八章

上善若水。

善者，謂口中津液也。以口漱之，則甘泉出，含而咽之，下利萬神。子欲

行之，常以晨朝漱華池，令津液滿口，即昂頭咽之，以利萬神，而益精炁。

言善信。

謂神炁既行形中，萬神合會，故口中甘泉自出。漱咽無已，人既不知，安能行也。故聖人淡泊行一，則何華不先也？

動善時。

謂聖人事道以治身，去邪僞，特爲後賢而作軌範。夫此七善者，皆因一行形中，萬神自善也。

九章

揣而銳之，不可常保。

上揣者，謂言語放散。下揣者，謂精神放散。言語放散者，則致兵革；精神放散者，則致頭白齒落。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謂炁血爲金，精爲玉。子能行一，上下開通，腹中雷鳴，支節相扶，目光踴躍，與一相應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謂富貴者多貪榮祿財賄，不肯學道，

然後身死。身死不能保其官祿財貨也。縱積錢至天，何益於身？身死名滅也。

按：自第四章湛然似或存至此，《道藏》張君相三十家《集解》本闕註，茲據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節解》文補。

十章

能如嬰兒乎？

謂抱行元氣，不勞也。大道流布，若嬰兒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四達爲知八方也。閉心杜念，萬世常存。子能行之，通於上皇。

十一章

當其無，有器之用。

謂古人爲土器不燒鍊，得水則敗，爲不成器也。子欲爲道，不入室依時鍊形者，則爲俗人，必死也。

故有之以爲利。

謂有道也。

無之以爲用。

謂聖人守一，行自然，無所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

非謂人之目盲。欲自有所見，但見玄黃之色，神明出入，乘珠玉之輦，五色光耀，子則不見，是故目盲也。五音令人耳聾。

非謂人之耳聾。欲自有所聞，但聞鍾鼓之音，不聞神明之聲。故曰耳聾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謂人死歸土，家室相送，婚姻馳走，恍惚悲泣，藏於冢壙之中，送於野田之上，親者狂，踈者哀，故曰若狂。

十三章

得之若驚。

謂得道則萬神皆來，鳴於腹中，與子相見言語，知身五神，元氣流馳，故曰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

謂失氣亡精神，不行而失一，則頭白齒落而死。衆人所苦哭，上屋呼魂，驚於天神。故曰失之若驚也。
按：強思齊《纂疏》本無苦字。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忘身而養神，謂之無身。

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

謂道入皮膚骨節之中，故曰繩繩不可名也。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謂上知泥丸，下知丹田。牡牝會絳官，閉心握固，元氣流行，耳聞神聲，下知腹鳴，行一御之，即有鍾鼓之聲也。

其次，親而譽之。

親之者，謂魂譽之者謂魄。

按：此章張君相《集解》本無《節解》，茲據強思齊《纂疏》引補。

二十章

絕學無憂。

謂去諸經書，還行一也。

二十一章

窈冥中有精。

謂腦中元氣化爲精也。

其精甚精，其中有信。

謂精也。精不化，血不藏，則爲真人。一行形中，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名者，謂道也。聖人不死，其名常存。

二十二章

多則惑。

謂俗人多思念，多所欲，行無可信，故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謂念一行道守身中也。

二十五章

周行不殆。

謂聖人行一於身，周流四支百節，九竅百脉之中，故曰周行不殆也。

可以爲天下母。

謂守道合一，爲天下母。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謂肺大、心大、肝大、脾大，賢水生一也。而王處一，即脾氣主布四方行一也。

二十六章

而以身輕天下。

謂輕死也。雖貴為天子，當守一長生。見而不學，故為輕身。然後沒命，雖有玉珥金鏤，何益於身？躁則失君。

謂思慮煩躁之士，不得長生。

二十七章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

謂閉氣握固。上閉天牝，下閉地牝，故曰無關楗。

善結無繩約不可以解。

謂結持魂魄也。聖人抱魂持魄，故曰不可解也。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雄者，魂也。雌者，魄也。謂神出入在身，故行一之士，法守自然，握固閉氣，抱持魂魄也。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谿者，口也。謂行一閉氣，湛然無為，子則不老，復還嬰兒也。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謂道行一，以仙為天下式。復歸於無極。

謂常守生行一，無極也。

復歸於朴。

謂守自然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於天下。

謂口為兵也。口言失則兵革至，精神踴躍，魂魄相加，神明恍惚，則去其身矣。

其事好還。

謂安心定意行一，乃還其身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謂輕言者，皆不活其身。身危則亡其器，此為不祥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謂口致兵革之言也。陰強則殺身之斧也，故曰不祥之器也。

三十三章

強行者有志。

謂晝夜行道，而不休息也。

不失其所者久。

謂不失其一也。死而不亡者壽。

謂人尸解者，死而後生也。

●其精甚精：通行諸本皆作「其精甚真」。

輯葛玄老子節解卷下

連江嚴靈峰輯校

三十九章

天得一以清。

謂泥丸在人頭中，清氣下灌，故曰以清。

地得一以寧。

謂丹田不滯不亂，精神居其身，故曰寧也。

神得一以靈。

神謂心也。心為神靈五藏之主，故曰以靈。

谷得一以盈。

谷謂口也。口為華池官，能致體泉，故曰以盈。

萬物得一以生。

謂萬物異形，皆共得一以生，故曰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謂脾也。位處中黃，以一制化四方，故曰以正。

其致之。

謂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共一以成，故曰其致之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謂泥丸不得一，則腦枯頭白齒落，故曰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謂丹田不得一，則精氣發泄，故曰恐發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謂心亂不守一，則身空早老，故曰恐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

謂口失其一，則華池不津液，故曰竭也。

故貴必以賤為本。

謂人求長生，當以元氣為母，故曰本也。

高必以下為基。

謂道人養精補腦，當用丹田為主，故為基也。

故致數譽無譽。

謂道真無名，抱一內守，不外求，故

曰無譽也。

按：經文兩譽字，原並作車，依《節解》當作譽。《道藏》王弼註本作譽，並註云：故致數譽乃無譽也。陸

德明《經典釋文》出譽字註毀譽也。范應元《道德經古本集註》亦作故致

數譽無譽，註云：譽稱美也，王弼同古本。是古本作譽無疑。因據

《節解》文改正。又此解原錯入五十四章善建不拔下，今移置於此，以復

其舊。

四十一章

大器晚成。

謂守一不殆，老則得道。

四十五章

靜勝熱。

靜勝熱，謂其無為，則精神守一。

清靜以為天下正。

謂得入深山行清淨，以守自然，則為真人也。

按：強思齊《纂疏》得下有道字，淨

下有以字，但無行字。

四十九章

以百姓心爲心。

謂知道行氣，以神爲心，則流布百節。百節、百神、百名，共於形中，故曰以百姓心爲心也。

得善矣。

謂行一養神。神和形柔，邪去正存，骨堅髓真，故曰得善矣。

按：經文得原作德，依《節解》當作得，因據改。又髓原作隨字，疑係形近而誤，茲依義改正。

得信矣。

謂人信一也，一亦信人。人不信一，一由人生，故道常得其信也。

按：經文得原作德，依《節解》當作得，因據改。

五十章

以其無死地。

謂聖人懷精神，守一行氣，握固胎息，故使此物不害之道處其心，真氣俱存，故無刑殺之地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吾夙夜介介，心念守一於身也。

而民好徑。

謂人好邪僞，行妄徑也。

田甚無。

謂人不修其一，朝夕自飾而失病，故心荒穢也。

倉甚虛。

謂不守固其一，則五藏空乏，故曰虛也。

帶利劍。

謂好華服於身，一去邪來，帶利劍，仗刃備，爲鬼邪所病。

資貨有餘，是謂盜夸。

謂好其甘肥，以養其容，一去其中，百病並生，乃以資貨備於死喪也。

非道也哉。

謂人不行一，但念好服美食，可以爲盜賊，不能止病卻死，故非道也。

五十四章

善建不拔。

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建立身心，無德可彰，無迹可顯，則深根固蒂，不爲是非欲惡之所抽拔。若建爲伐德

求名，顯功希報，美善既彰，冥功不著，終爲無常業障之所抽拔。故《淮南子》曰：善建者相貌金剛，火能銷之。火熱，水能滅之。水流，土能塞之。木強，斧能伐之。唯是建於無建者，不可拔也。

按：此章張君相《集解》本引《節解》作：謂道真無名，抱一內守，不外求，故無譽也。當係三十九章故致數譽無譽句下之註文，錯入於此，已移原章。此解見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引稱《節解》曰：《取善集》所引僅此一條，內容又與《節解》略異。考《宋史·藝文志》，有葛玄《道德經節解》二卷，又有《老子道德經內節解》二卷，題尹先生註。陶宏景《真誥》握真輔第一張生稽首註，又見係師註《老子內解》云云。陸德明《經典釋文》有巨生《內解》二卷，張君相《集解》三十九章其致之註引《內解》云：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五十章陸行不遇兇虎註引《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爲煩惱所

加也。又入軍不被甲兵註引《內解》者，縱入塵境，亦不為色等所傷。六十七章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註引《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大塵不為塵沒，故獲勝也。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意與『取善集』所引意頗近似。又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三十二雜修攝引《老君尹氏內解》曰：『唾者，漱為醴泉，聚為玉漿，流為華池，散為精洑，降為甘露，故曰為華池，中有醴泉，漱而咽之，溉藏潤身，流利百脉，化養萬神。肢節毛髮，宗之而生也。亦言養生修攝之旨，頗疑《內節解》原作《內解》，因中衍一節字耳。此解引《淮南子》曰，足證非尹喜所為，非別有尹氏，則當是張係師《老子內解》矣。茲暫附於此，以待知者。』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謂一不可說也。
言者不知。
謂說者不知一也。

塞其兌，閉其門。

謂閉塞九竅，固精守氣也。

五十七章

以正理國，以奇用兵。

謂治身者正於心，不以口兵自傷也。

國，身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謂有為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謂守自然，則元氣流行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謂人無事，則形氣、精神、血脉充溢也。

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謂人虛心不邪念，則氣存形中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謂人無情欲，守一堅固，則精氣淳厚，不袁耗也。

厚，不袁耗也。

五十八章

善復為妖。

謂人得道之福，不能守一，輒有驕盈，邪意復生也。

盈，邪意復生也。

按：謂原作為，依例當作謂，因據

各章解例改正。

民之迷其日固久。

謂世之人不能守其一，惑於邪偽，失福得禍，從來久遠，非獨今日也。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方謂一之正道也。守之當堅，行之當允，無復以邪自傷割也。

當允，無復以邪自傷割也。

廉而不穢。

廉謂氣之清也。不可以穢濁妨道行也。

也。

按：經文穢原作害，依《節解》當作穢，因據改。

穢，因據改。

直而不肆。

謂一之功平，隨心委曲，不可以繩墨為正。

為正。

光而不耀。

光謂神明流通，內潤形中，不復須燭為耀也。

為耀也。

五十九章

早服謂之重積德。

謂姦邪伏匿者，皆由重一而積氣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謂重一氣積，邪除病愈，故無不克勝

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謂一行身中，除邪愈病，莫知盡極，則其命長存。

六十章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非謂鬼無神也，道在人身，故神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謂人行治道，與神明合，內無陰過，故鬼不能傷也。外無陽罪，故聖人不能刑也。人之行一，天神在外衛身，在裏護形，元氣混沌，皆其治身。己之所行，上法於天，頭戴日月光明，星辰列宿，皆在身中。精神呼吸，食玉英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泥丸為大國，口為小國。口承上，下灌丹田，丹田則地郊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謂泥丸居上為大國，丹田處下為小國。行一之道，閉氣嚥液，下流丹

田，液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氣。胎息引之，還補其腦。推而引之，雲布四海。故上取下聚也，小國自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也。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兩者謂泥丸丹田也。泥丸欲氣昇，丹田欲氣降，共成一神也。

六十三章

為無為。

謂為一者不為身也。

事無事。

謂事一者不事人也。

夫輕諾必寡信。

謂人輕諾者，失自矜之實也。

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

謂去智守愚，則病除氣盛，此治身之法式也。

與物反。

謂一之深遠，乃在太清，降下絳宮，人子形中，物皆枯死，子獨長生。故與物化反也。

六十七章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謂人形中有精氣神，等寶而藏之，可以持生也。

六十八章

善戰者不怒。

謂閉口和精，萬神喜悅也。

善勝敵者不爭。

謂以口行一，萬鬼自伏，故曰不爭。

六十九章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上兵謂口也，下兵謂陰也。口言妄則自傷，故言謙讓也。輕用陰則喪精，故不敢為唱而為和也。

攘無臂。

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也。

禍莫大於輕敵。

謂自恣交接者，則有喪禍之災。輕敵則幾亡吾寶。

寶謂精氣也。

輕敵數戰則亡，失精神也。

七十章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老子節解

一一〇五

謂聖人貴道德而賤其形。衣皮帶毛，含一抱元，不貪官爵，內養神明，以精為玉，以氣為金，故能變化昇入紫宮。

七十一章

不知知病。

謂不明於道，但明於俗，不知食氣，而知食味，故病也。

七十二章

無狹其所居。

謂無狹健在俗間，深山廣澤可養性也。

無厭其所生。

謂厭生死者，故行一。愛氣惜精，為生之寶。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

謂貪為交接陰陽，欲得快心，生往死還，此曰勇也。輕道慢神，則致身夭，此曰敢也。二者皆自殺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謂天常惡其勇敢，愛其怯弱，含生愛氣，誰知天意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道貴和也。

七十四章

奈何以死懼之？

謂人不求生，快意於情慾，聞善不修，知惡不改，何識益乎？

常有司殺者殺。

謂口也。在口左為司陰，口右為司殺。殺人有陰過，則司陰白之於上天，考人魂魄。人有惡言，則司殺白之於司命，司命記之，罪滿則殺之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謂天道賞善罰惡，治人之身，若大匠作器，善者則成，惡者則敗也。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謂人治身各有優劣，若工匠斲器而有巧拙。巧者則器成形，拙者則少不自害也。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

饑謂氣不足也。氣所以不足者，坐口嗜美味也。食多謂實畜積為僻，

故防禦百端也。

是以難治。

百姓謂百脉也。所以盈縮不和平，由口不合一，脣乾液竭，故脉失精泄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謂人所以不顧其死者，由養形太厚，恣其口腹，失其生道，故死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謂夫獨能憂生於未生，憂形於未形，但念無為舍自然者，此乃為賢貴道，安其生也。

七十六章

是以兵強則不勝。

兵謂口也。口強為人所窮，陰強為女所侵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謂髮以柔弱為人所戴，體骨堅強為人所勞。

七十八章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水者，內即口中津液也。漱而嚥之，則能攻邪破惡，徹於骨髓，若麴蘖之

消米，方藥無復能先也。

莫能行。

謂人含精飲氣，統御血脉，百姓日用而不知。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謂人形以左魂為社，右魂為稷，御一氣以為君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國謂形也。言一出入脾中，化宰變液，去故受新，以養五神，故王於藏府者也。

正言若反。

謂俗人所欲者，以鮮潔為尊，香美為上，而道以受垢為主，處下為王，言一與人反也。

七十九章

安可以為善？

謂口也。言唱必有和，人能行道，道來應之。唱人以善，善人和之，則無有餘怨也。今時之人，好行邪想，邪想從之，呼召邪鬼，鬼來應之。唱人以惡，惡人和之，安能得為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左契，陽德也。言聖人不和大怨，但自修德，不行責過於人。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謂人行道德，司命賜筭，人行其惡，司殺徹其籍，此之謂也。

按：《節解》司殺徹其籍句，司誤作同，茲據經文改正。

八十章

使有什伯，民之器而不用。

小國謂形中，什伯謂五藏。心與腎為什，肝與肺為伯，閉口行氣，則什伯氣盛而無不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謂人有道，氣自流行，為形中之用，如結繩之信也。

美其服。

謂甘食其氣，美服其道也。

樂其俗。

謂安形樂神，抱腹而歌吟也。

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不相往來。

鄰國者，兩耳也。兩耳相望，保其安也。使神氣各有所守，不來往相干，

故至老常能聰明也。

按：經文民至老句下，諸本并有死字。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謂信道言者則不美於俗事，美俗事者則不信於道言也。

(周國林點校)



道德真經註

王弼

點校說明

《道德真經註》，四卷，王弼註。

王弼(226-249)，字輔嗣，山陽高平人，曹魏時期著名思想家。少有高名，十多歲時，即「好老子，通辯能言」。常與清談，以「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深得當時名士賞識。王弼在哲學上多有創發，是正始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除《道德真經註》以外，尚有《周易註》、《論語釋疑》、《老子指略》等。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由樓宇烈整理的《王弼集校釋》，收有王弼的全部著作。

《道德真經註》文字簡約，釋義精當，是一部影響深遠、流傳廣泛、具有代表性的《老子》詮釋著作。重要的是，該註運用「得意忘言」的解經方法，通過本末、體用、一多、動靜等範疇以及崇本息末、舉本統末等命題，建立起

了一套形而上的本體論哲學體系，開玄學之新風。王弼思想的一個核心內容是「以無為本」。如他註《老子》第卅章云：「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又註第卅一章云：「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在這些註文中，王弼對老子哲學進行了具有時代新意的闡發。

《道德真經註》版本很多，主要有宋咸平二年刊本、宋政和五年晁說之鈔本等多種宋本以及明清近代以來近百種刊本。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以浙江書局刻明張之象本（簡稱「張本」）為參校本。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山陽王弼註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

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

微，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

兩者，始與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同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徧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徧舉之明數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自然已足，爲則敗也。

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智慧自備，爲則僞也。

功成而弗居。

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也曷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趨，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

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

弱其志，強其骨。

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

常使民無知無欲，

守其真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知者謂知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冲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汗，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

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懷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

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無私者，無爲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人惡卑也。

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九章

言人皆應於治道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既揣未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

衄，故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不若其已。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不可長保也。

功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

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

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

賓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

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

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

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

乎，則終與玄同也。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

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

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

而國治之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

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

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昌，因

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

物自賓而處自安矣。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

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

若能守，則萬物自化。

生之，

不塞其原也。

畜之，

不禁其性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

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

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

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

其主，出乎幽冥。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穀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

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眾也。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

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

以為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

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

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

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

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為腹者，以物養己。為目者，以物役

己。故聖人不爲目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由有其身也。

及吾無身，

歸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

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

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

是謂惚恍。

不可得而定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有，有其事。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

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

猶兮若畏四鄰，

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睹，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

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必溢也。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蔽，覆蓋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

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

萬物並作，

動作生長。

吾以觀復。

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

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

虛靜，是物之極篤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各反其所始也。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

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

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

常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常之為物，不偏不彰，無傲^①昧之狀，

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

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

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②，故

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知常容，

無所不包通也。

容乃公，

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

公乃王，

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

王乃天，

無所不周普，則乃至於同乎天也。

天乃道，

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

無也。

道乃久，

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至於不有

極也。

沒身不殆。

無之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

殘。用之於心，則虎兇無所投其齒

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

乎？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

上。大人在上，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而譽之；

不能以無為居事、不言為教，立善行

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

其次，畏之；

不能復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

其次，侮之。

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

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言從上也。夫御體失性，則疾病

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

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己處

不足，非智之所濟也。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

自然。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

不可得而睹也。無物可以易其言，

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居

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

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

然也。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

失無爲之事，更以施慧^①，立善道進物也。

智慧出，有大僞；

行術用明，以察姦僞。趣睹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僞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

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下篇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鸞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爲用也。

荒兮其未央哉。

歎與俗相返之遠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衆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若享太牢，如春登臺也。

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儻儻兮若無所歸。

若無所宅。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爲無欲，若遺失之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

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睹，我頽然若此也。

沌沌兮。

無所別析^①，不可爲明^②。

俗人昭昭，

耀其光也。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

分別別析也。

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

情不可睹。

颯兮若無止。

無所繫繫。

衆人皆有以，

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

而我獨頑似鄙。

無所欲爲，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

曰頑且鄙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①，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 ① 始與母也：「母」原作「無」，據張本改。
- ② 同謂之玄：「同」字原脫，據張本加。
- ③ 疵其神：原本「疵」後衍「之」字，據張本刪。
- ④ 驚辱等：「驚」疑作「寵」。
- ⑤ 若欲度：「若」原作「者」，據張本改。
- ⑥ 噉：原本作「敝」，據張本改。
- ⑦ 物離其分：「其」字原脫，據張本加。
- ⑧ 施慧：原本作「於慧」，據張本改。
- ⑨ 無所別析：「析」原作「祈」，據張本改。
- ⑩ 不可為明：「明」原作「名」，據張本改。
- ⑪ 生民之本：「本」原作「木」，據張本改。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山陽王弼註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空也。唯以空為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恍惚無形，不繫之歎。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閱衆甫。

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

不自見，則其明全也。

枉則直，

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窪則盈，

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不自矜，則其德長也。

少則得，多則惑。

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言暴疾美興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縣縣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

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

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蕘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爲疣贅者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寂寞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

強爲之名曰大，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之爲名曰大。

大曰逝，

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

逝曰遠，遠曰反。

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

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而王居其一焉。

處人主之大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履，法道也。

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以重爲本，故不離。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不以經心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

失本，躁則失君。

輕不鎮重也，失本爲喪身也，失君爲

失君位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

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

善言無瑕謫，

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謫可得其門也。

善數不用籌策，

因物之數，不假形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

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

必失，故曰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

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為天

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

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

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式，模則也。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忒，差也。

復歸於無極。

不可窮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

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

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

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

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

俗，復使歸於一也。

故大制不割。

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

也。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

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

以合，故謂之神器也。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

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

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

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

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

泰。

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為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

況人主躬於道者乎？

其事好還。

為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

欲還反無為，故云其事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

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

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

生也。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

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吾不以師道為尚，不得已而用，何矜

驕之有也。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武力暴興也，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惑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

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爲無，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川谷之以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

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

知足者富，

知足自不失，故富也。

強行者有志。

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

死而不亡者壽。

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况身存而道不



卒乎？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①，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②。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

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為小，故復可名於大矣。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大。

無形無識，不徧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為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歛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形以理物。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

順自然也。

而無不為。

萬物無不由為以治以成之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為主也。

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

無欲競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①則其明全也：原本作「其名則全也」，據張本改。

- ② 因物自然：原本作「自物因然」，據張本改。
 ③ 以善棄不善也：句首疑脫「不」字。
 ④ 所由：原本作「由所」，據張本改。
 ⑤ 各得其所：「其」字原脫，據張本加。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山陽王弼註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為用，以無為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為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聖王雖大，以虛為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

至睹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膚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為。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為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為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凡不能無為而為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為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為而猶為之焉，為之而無以為，故有為為之患矣。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偽亦必生。不能不為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為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愛不能兼，則有抑



抗正真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為矣。故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德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為載，地不能為覆，人不能為瞻萬物。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不能捨無以為體，則失其為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為用，德其母^①，故能己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陽。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為之猶偽，况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

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為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蕩，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為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為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

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為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為之，豈足處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

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廢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

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生、貞。天無以清將恐裂，

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為本，高乃以下為基，故致數譽乃無譽也。玉石碌碌落落，體盡於形，故不欲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同通，不可窮極。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有志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

建猶立也。

明道若昧，

光而不耀。

進道若退，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夷道若類，

類，坳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坳也。

上德若谷，

不德若谷，

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太白若辱，

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

廣德若不足，

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

建德若偷，

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

質真若渝，

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

大方無隅，

方而不割，故無隅也。

大器晚成，

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

大音希聲，

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

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官而商矣。

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大象無形，

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

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無有人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身與貨孰多？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得與亡孰病？

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隨物而成，不為一象，故若缺也。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大盈充足，隨物而興，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大直若屈，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罷然後勝寒，靜無為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唯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却走馬以治田糞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

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窺牖而可知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不爲而成。

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爲，而

使之成矣。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

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

爲道日損。

務欲反虛無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動常因也。

及其有事，

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失統本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動常因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

德善。

無棄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各用聰明。

聖人皆孩之。

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充目而不懼於欺，黠纒塞耳而無戚於慢，又何爲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



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歛歛焉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為，舍其所能而為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五十章

出生人死，

出生地，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人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

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兇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兇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虻蠶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淪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

故各有稱焉。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常自然。命並作爵。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

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為而不有。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故謂之玄德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為天下母矣。

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其不殆。

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

不舍本以逐末也。

塞其兑，閉其門，

兑，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

終身不勤；

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

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

不問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

用其光，

顯道以去民迷。

復歸其明。

不明察也。

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道之常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為之是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

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

朝，官室也。除，絜好也。

田甚蕪，倉甚虛。

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衆害生也。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

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五十四章

善建不拔，

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

善抱者不脫，

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

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圍。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

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淪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

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嘎也。

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也。

知常曰明，

不噉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

不可得而見曰明也。

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

心使氣曰強。

心宜無有，使氣則強。

物壯則老，謂之之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因自然也。

言者不知。

造事端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含守質也。

解其分，

除爭原也。

和其光，

無所特顯，則物無偏爭也。

同其塵，

無所特賤，則物無偏恥也。

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無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

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

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

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

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

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未淺，

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

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

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

國家弱。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

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

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

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

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

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

民自樸。

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

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

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

其政闕闕，其民淳淳；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正可

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僞，故曰其政察察也。殊類分析，民姦爭競，故曰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

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

正復為奇，

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人之迷，其日固久。

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

廉而不劌，

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汗，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

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山陽王弼註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若^①，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服，常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道無窮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以有窮而蒞國，非能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衆心矣。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使用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

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

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天下之交，

天下所歸會也。

天下之牝。

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

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

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

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

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也。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

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

善人之寶，

寶以爲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

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不善當保道以免放。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

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比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曰猶難之。

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况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

爲之於未有，

謂其安未兆也。

治之於未亂。

謂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

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不慎終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好欲雖微，爭尚爲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

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

之，思惟密巧，姦偽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反其真也。

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夫曰：若肖，久矣其細也。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

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

儉故能廣，

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

今舍慈且勇，

且猶取也。

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相憐而不避於難，故正也。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

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

善戰者不怒，

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

善勝敵者不與，

不與爭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

謂用人之力，

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力不為用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彼逐不止。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

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

為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

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

吾之所以為大禍也。寶，三寶也，故

曰幾亡吾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

不趣利避害，故必勝。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

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或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爲貴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

厭其所生。

清靜無爲，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離其清靜，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夫唯不厭，

不自厭也。

是以不厭。

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

自愛不自貴，

自貴則物狎厭居生。

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

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

必齊命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

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邪，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雖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

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處下則物自歸。

緝然而善謀。

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故曰緝然而善謀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詭異亂群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夫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為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

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

木強則共。

物所加也。

強大處下，

木之本也。

柔弱處上。

枝條是也。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存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

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以和之，其傷不復，故必有餘怨也。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徹，司人之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小國寡民，

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之，當何患不足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無所欲求。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實在質也。

美言不信。

本在樸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者不博，

極在一也。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

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爲人已愈有，

物所尊也。

既以與人已愈多。

物所歸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動常生成之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① 莫若：原本作「莫如」，據張本改。

② 喻於不學者：「不」字疑衍。

③ 離：原本作「雖」，據張本改。

④ 是代大匠斲：「代」字原脫，據張本加。

⑤ 爲逆順者之所惡忿也：此句疑作「爲逆者，順之所惡也」。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未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寧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

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腳時



記

克伏誦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

三月二十四日左從事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劉固盛點校）

老子微旨例略

王弼

點校說明

《老子微旨例略》，一卷，王弼撰。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今山東微山西北）人。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子之學，通辯能言。曹魏正始年間，任尚書郎。正始十年（249）卒，年僅二十四歲。弼鑽研儒道，重點是《周易》、《老子》等書，與何晏同為玄學創始人。他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是貴無派代表人物。於老學有《老子註》、《老子微旨例略》二書。《老子微旨例略》，是對老子學說思想的綜合歸納。在《例略》中，王弼將無與有、體與用、本與末、抽象與具體緊密聯係在一起。主張抽象與具體、本質與現象的統一，是王弼理論思維精華之所在，也是他對老學的發展與貢獻。

《老子微旨例略》收入《正統道藏》正一部。此外，尚有《雲笈七籤》等

刊本。本次點校以《道藏》本為底本，以《雲笈七籤》本為參校本。

天物之所以生^①，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②。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故其為物也則混成，為象也則無形，為音也則希聲，為味也則無呈。故能為品物之宗主，苞通靡使不經也^③。若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聲者，非大音也。然則四象不形，則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四象形而物無所主焉，則大象暢矣。五音聲而心無所適焉，則大音至矣。故執大象則天下往，用大音則風俗移也^④。無形暢，天下雖往，往而不能釋也。希聲至，風俗雖移，移而不能辯也。是故天生五物，無物為用。聖行五教，不言為化，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剛；五教之母，不燉不昧，不恩不傷。雖古今不同，時移俗易，此不變也。所謂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者也。天不以此則物不生，治不以此則功不成，故古今通，終始同，執古可以御今，御今可以知古始。此所謂常者也。無曖昧之狀，溫涼之象，故知常曰明也。物生功成，莫不由乎此，故以閱衆甫也。

夫奔電之疾，猶不足以一時周，御風之行，猶不足以一息期。善速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極未足以府萬物。是故歎之者不能盡乎斯羨，詠之者不能暢乎斯弘，名之不能當，稱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有分則有不兼，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真，不盡則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

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蹟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彌綸而不可極也；遠也者，取乎綿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則道玄深大微遠之言，各有其義，未盡其極者也。然彌綸無極，不可名細；微妙無形，不可

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謂之曰玄，而不名也。然則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離其真，為之者敗其性，執之者失其原矣。是以聖人不以言為主，則不違其常；不以名為常，則不離其真；不以為為事，則不敗其性；不以執為制，則不失其原矣。

然則老子之文，欲辯而誥者，則失其旨也；欲名而責者，則違其義也。故其大歸也，論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極，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為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賤夫巧術，為在未有，無責於人，必求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尚乎齊同，而刑以檢之。名者尚乎定真，而名以正之；儒者尚乎全愛，而譽以進之；墨者尚乎儉嗇，而矯以立之；雜者尚乎衆美，而總以行之。夫形以檢物，巧僞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譽以進物，爭尚必起；矯以立物，乖違必作；雜以行物，穢亂必興。斯皆用其子而棄其母，物失所載，未足守也。然致同塗異，至

合趣乖，而學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觀其齊同，則謂之法；睹其定真，則謂之名；察其純愛，則謂之儒；鑒其儉嗇，則謂之墨；見其不係，則謂之雜。隨其所鑒而正名焉，順其所好而執意焉。故使有紛紜憤錯之論，殊趣辯折之爭，蓋由斯矣。又其為文也，舉終以證始，不述始以盡終，開而弗達，導而弗率。尋而後既其義，推而後盡其理，善發事始以首其論，明夫會歸以終其文。故使同趣而感發者，莫不美其興言之始，因而演焉；異旨而獨構者，莫不說其會歸之徵，以為證焉。夫塗雖殊必同其歸，慮雖百必均其致，而舉夫歸致，以明至理。故使觸類而思者，莫不欣其思之所應，以為得其義焉。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剋，乃反其名。夫存者不以存為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為安，以其不忘危也。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此道之與形

反也。安者實安，而曰非安之所安；存者實存，而曰非存之所存；侯王實尊，而曰非尊之所爲^①；天地實大，而曰非大之所能；聖功實存，而曰絕聖之所立；仁德實著，而曰棄仁之所存。故使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忿其言焉。夫欲定物之本者，則雖近而必自遠以證其始；欲明物之所由者，則雖顯而必自幽以叙其本。故取天地之外，以明形骸之內，明侯王孤寡之義，而從道一以宣其始，故使察近而不及流統之原者，莫不誕其言，以爲虛焉。是以云云者，各申其說，人美其辭。或迂其言，或譏其論，若曉而昧，若分而亂，斯之由矣。

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名生乎彼，稱出乎我。故涉之乎無物而不由，則稱之曰道；求之乎無妙而不出，則謂之曰玄。妙出乎玄，衆由乎道，故生之畜之，不壅不塞，通物之性，道之謂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有德而無主，玄之德也。玄謂之深者也，道稱之大者也。名號

生乎形狀，稱謂出乎涉求，名號不虛生，稱謂不虛出。故名號則大失其旨，稱謂則未盡其極，是以謂玄則玄之又玄，稱道則域中有四大也^②。

老子之書，其幾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觀其所由，尋其所歸，言不遠宗，事不失主。文雖五千，貫之者一義。雖廣瞻衆則同類解，其一言而蔽之，則無幽而不識，每事各爲意，則雖辯而愈惑。嘗試論之曰：夫邪之興也，豈邪者之所爲乎？淫之所起也，豈淫者之所造乎？故閑邪在乎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華，不在茲章。絕盜在乎去欲，不在嚴刑。止訟在乎不尚，不在善聽。故不攻其爲也，使其無心於爲也；不害其欲也，使其無心於欲也。謀之於未兆，爲之於未始，如斯而已矣。故竭聖智以治巧僞，未若見質素以靜民欲；興仁義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篤實；多巧利以興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華競。故絕司察，潛聰明，去勸進，翦華譽，棄巧用，賤寶貨，唯在使民愛欲不生，不

在攻其爲邪也。故見素朴，以絕聖智，寡私欲以棄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謂也。

夫素朴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隱，雖極聖明以察之，竭智慮以攻之，巧愈思精，僞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勤。則乃愚智相欺，六親相疑，樸散真離，事有其姦。蓋捨本而攻末，雖極聖智，愈致斯災。況術之下此者乎？夫鎮之以素朴，則無爲而自正；攻之以聖智，則民窮而巧殷。故素朴可抱，而聖智可棄。夫察司之簡，則避之亦簡，竭其聰明，則逃之亦察。簡則害朴寡，密則巧僞深矣。夫能爲至察探幽之術者，匪唯聖智哉？其爲害也，豈可記乎？故百倍之利，未渠多也。

夫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與論實也。凡民生於形，未有形生於民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仁不得謂之聖，智不得謂之仁，則各有其實矣。夫察見至微者，明之極也。探射隱伏者，慮之極也。能盡極明，匪唯聖乎？能



盡極慮，匪唯智乎？校實定名以觀，絕聖可無惑矣。夫敦朴之德不著，而名行之美顯尚，則脩其所尚，而望其譽，脩其所道，而冀其利。望譽冀利，以勤其行，名彌美而誠愈外，利彌重而心愈競。父子兄弟，懷情失直，孝不任誠，慈不任實，蓋顯名行之所招也。患俗薄而名興，行崇仁義愈致斯偽，況術之賤此者乎？故絕仁棄義，以復孝慈，未渠弘也。

夫城高則衝生，利興則求深，苟存無欲，則雖賞而不竊，私欲苟行，則巧利愈昏。故絕巧棄利，代以寡欲，盜則無有，未足美也。夫聖智才之傑也，仁義行之大者也，巧利用之善也。本苟不存，而興此三美，害猶如之，況術之有利斯以忽素朴乎？故古人有歎曰：甚矣，何物之難悟也。既知不聖為不聖，未知聖之不聖也；既知不仁為不仁，未知仁之為不仁也。故絕聖而後聖功全，棄仁而後仁德厚。夫惡強非欲不强也，為強則失強也；絕仁非欲不仁也，為仁則偽成也。有其治

而乃亂，保其安而乃危。後其身而身先，身先非先身之所能也。外其身而身存，身存非存身之所為也。功不可取，美不可用，故必取其為功之母而已矣。篇云既知其子，而必復守其母，尋斯理也，何往而不暢哉？

老子微旨例略

- ① 天：《雲笈七籤》本作「夫」。
- ② 「必生」二句：《雲笈七籤》本作「必生乎無形，形由乎無名」。
- ③ 苞：《雲笈七籤》本作「包」。
- ④ 「用大音」句：《雲笈七籤》本作「用大音則風俗移」。
- ⑤ 「御今」句：《雲笈七籤》本作「證今可以知古」。
- ⑥ 綿邈：《雲笈七籤》本作「緬邈」。
- ⑦ 微：《雲笈七籤》本作「妙」。
- ⑧ 篇云：《雲笈七籤》本作「經云」。
- ⑨ 老子：《雲笈七籤》本作「老君」。
- ⑩ 刑：《雲笈七籤》本作「形」。
- ⑪ 名：《雲笈七籤》本作「言」。
- ⑫ 矯：《雲笈七籤》本作「智」。
- ⑬ 趣：《雲笈七籤》本作「趨」。
- ⑭ 憤：《雲笈七籤》本作「憤」。

- ⑮ 拊：《雲笈七籤》本作「析」。
- ⑯ 「不述」句：《雲笈七籤》本作「本始以盡終」。
- ⑰ 率：《雲笈七籤》本作「牽」。
- ⑱ 「故使」句：《雲笈七籤》本作「故使同趨而感發於事者」。
- ⑲ 「而曰」句：《雲笈七籤》本作「非尊之所尊」。此後，至「道，稱之大者也。」脫，然於此下有「皆理之大者也」。
- ⑳ 「稱道」句：此下文字，《雲笈七籤》本脫。

(周國林點校)

老子道德經註

(敦煌本)

顧歡

點校說明

《南齊書·顧歡傳》載顧歡上表曰：「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顧歡撰《老子義綱》一卷，《老子義疏》一卷。《新唐志》著錄顧歡《道德經義疏》四卷，《義疏治綱》一卷。原書約於元代亡佚。明《正統道藏》收入的《道德真經註疏》八卷，原題「吳郡徵士顧歡述」。據《道藏提要》考證，應為宋代人纂集（一說唐道士張君相編），其中摘引顧歡註佚文三十餘條。又《道藏》所收李霖編《道德真經取善集》，亦摘錄顧歡註佚文三十餘條。敦煌S. 4430唐抄本，殘存《老子道德經》及注文132行。首行起第70章「吾言甚易知」句，末行止80章「人之器而不用」句注。其注文有九條可與前《道藏》本、《取善集》引述的

顧歡註佚文相對應。其中六條基本相同，二條半同半異，一條不同。故敦煌本大致可擬定為顧歡所撰，疑即其《老子義疏治綱》之殘卷。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註

顧歡

(S. 4430抄本，前缺)

吾言甚易知，

道無異歸，故其言易知也。

甚易行。

德無二極，故其言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

玄風既注，則知道者希也。

莫能行。

淳真既澆，則全德者鮮也。

言有宗，

言雖殊途，同宗虛一也。

事有君。

事雖異趣，同君靜樸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世乏真賞，故我不見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夫元礫挺形，衆人共識；瓊瑤蘊

樸，和氏獨賞。知希則貴，其義同

也。

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褐者龜賤之服，玉者精貴之寶也。

聖人和光同塵，顯龜於外，微妙玄

通，藏精於內也。（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也；

內懷真知，外若無識，披褐懷玉，是

謂上士也。

不知知，病也。

心實不知，外假明哲，羊質虎文，是

謂病人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病猶惡也。惡彼人之惡，所以不

惡；病彼人之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夫病彼矯假，守此真樸，雖復聖人之

行，亦無以加之。

是以不病。

夫人無偽賢，則去道不遠，雖曰凡

庸，而與聖同。故復著此句，以明聖

非獨絕也。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者，災罰之名也。天有災眚，所以

謹告下民；人有形（刑）罰，所以戒

懼懲忒。是以信順之士，寅威天命，

見戒而懼，則天罰不至。傲忽之民，

昧慢天道，小災不懲，則大禍必集

也。

無狹其所居，

狹其所居，謂惡其狹陋也。夫樂道

則易周，窮欲則難滿。難滿則九有

為隘，易周則圍堵為泰。若狹其所

居，則希榮願廣；希榮願廣者，天

災必至也。

無厭其所生。

人之生也，天理自備。雖復貴為帝

王，生非有餘；賤為臺僕，道無不

足。若厭其所生，則棄此殉彼。棄

此殉彼者，大威必集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人不厭生，則生不厭人；人不棄

道，則道不棄人。故生與人相保，人

與道相得也。

是以聖人自知，

知吾生有崖，不希求分外也。

不自見；

不自顯其美，以悅耀衆人也。

自愛，

自愛其神，不棄我逐物也。

不自貴。

不自貴其身，以尊高當世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顯貴，則威罰外消；取此知

愛，則生道內足也。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

不懼曰勇，必果曰敢。謂見威不懼，

必果無回，強梁使氣，殺身之術也。

勇於不敢則活。

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為，守柔盡順，

活身之道也。

此兩者，

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活則為利，殺則為害也。

天之所惡，

果敢殺害，是自然所忌也。

孰知其故？

故猶意也。天忌果敢，誰知其意。

謂世俗之人，無知天意者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雖有聖人之明，猶以果敢爲難。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詩云：「不敢暴虎，不敢憑河。夫暴虎憑河，是果敢之極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道不爭，而善者自勝。明勝物在善，不在敢爭也。

不言而善應，

天道不言，而善者自應。明應聲在善，不在多言也。

不召而自來，

天不召物，而萬物自來。明來之有道，不在制召也。

縶然而善謀。

注曰：縶，寬也。天道縶然，唯善是圖，圖之雖緩，而報不失實也。縶，音吐丹反。字或作蟬，音尺善反。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恢恢，希簡貌也。非唯善者是圖，惡亦不失，其綱目雖疏，而賞罰無漏

也。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

道德陵夷，刑法慘酷，則生不足懷，死不足畏。民不畏死，由刑政之苛也。然則治身奢淫，則精窮氣竭，萬神奔落，動之死地，民不畏死，神亦如之。

奈何以死懼之？

上失其道，下民咸叛，不知寬政去欲，而以殺戮威民。民不畏死，故愈殺愈亂也。

若使民常畏死，

若導以寡欲，靜以無爲，民懷其生，咸畏其死也。

而爲奇者，

民既畏死，而猶爲奇詐，則是常惡不悛，違戾天常也。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

吾謂天也。聖人與天合德，故謂天爲吾也。違戾天常，天得其罪，執而殺之，誰敢爲奇？謂殺得其罪，則無敢不懲者也。

常有司殺者，

常謂天之常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機建衡破，典司殺罰。人爲奇詐，違戾天常，天自誅之，不假人殺也。

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斫。

人代天殺，刊截造化，猶拙者代匠，毀壞成器也。

夫代〔大〕匠斫，希有不傷其手。

以拙代巧，必傷其手；以人代天，必受其殃也。（右第七十四章）

人之饑，以其上取食稅之多，

君恃民而食，上資下而立，君取其多，則上下同饑。剥下盈上，則君仁

（人）俱弊，故此不言民而總曰人也。

問曰：重賦厚稅，損下益上，則君獨有餘而百姓不足；百姓不足，豈非民饑耶？答曰：寬賦薄取，下

民自富；急征厚稅，百姓必貧，厚取其貧，不如薄稅。薄稅其富，則上下皆周；厚取其貧，則君民同乏

也。

是以饑。

凡更著此句者，皆結成上義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

有爲則政煩，無爲則事簡。簡則易給，煩則難供也。

是以難治。

在上難供，爲下必困，困則爲奇，奇則難宰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貪求無足以生，其生生過厚，則輕蹈死地也。

夫無以生爲者，

謂忘身任化，無營無擇，既不悅生，亦不欣死也。

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士，不營生而生。今貴生之

民，欲厚生而反死，則是賤生爲賢達，貴生爲愚鄙也。問曰：若賤生

爲賢達，貴生爲愚鄙，然則民不畏死同乎賢達，不厭其生者豈愚鄙耶？

答曰：夫窮上極下，由來相類，是

以狻犬似虎，老魅亂真，彼既有之，此亦宜然。故曰：吾與回言，不違

如愚。豈可以下愚之無疑，參顏生

之特達，以飛蛾之赴火，等至人之齊物耶？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精存則柔弱，氣盡則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

生則澤流，死則潤竭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剛柔殊歸，生死異趣，弱爲生徒，強爲死屬。觀其志氣，則生死可知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專任強兵，則爲天下所叛，始用其壯，終必殄滅。蚩尤秦項，是其實也。

木強則兵，

木體強大，則爲群林所共架；人性

強梁，則爲衆人所共伐也。

強大處下，

下謂柱梁也。

柔弱處上。

上謂椽桷也。強者居下，爲衆所乘；弱者居上，爲下所載。明貴不在強，居上宜弱也。（右第七十六

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天道微味，刑（形）器顯著，故舉顯以通微，假器以明道也。張制弓體，取其調均可用也。

高者抑之，

謂緩其張也。

下者舉之；

謂急其弦也。

有餘者損之，

謂薄其肉也。

不足者補之。

謂厚其角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自然之道，以中庸爲主也。

人之道則不然，

人謂俗人也。

損不足而奉有餘。

流俗之道每與天反，損少以益多，減

賤以奉貴也。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餘謂君人者也。誰能損此有餘，

以周天下不足？唯有道之君乃能

然也。此不云周而云奉者，明雖居物上，心不貴下，如卑者奉尊，不以高貴加人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見猶示也，賢猶能也。若恃爲居功，則是示物以能。示物以能者，必爲天之所損也。（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方圓無違，行止任物也。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攻堅伐強，無能出水之前也。謂夷丘移壑，轉石頽山，灌敵滅火，皆非水不勝也。

其無以易之，

以柔制剛，以弱滅強，天下之物無能代水者也。

弱勝強，柔勝剛，

水弱火強，舌柔齒剛，陽剛而屈，陰柔而伸也。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俗士皆知此義，無能行其所知也。

故聖人云：

舉聖人之言以證成上義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

此即行其所知，以柔勝剛也。垢謂穢辱也。人能虛柔忍耻，受一國之辱，則德堪人君，爲社稷之主也。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

不祥謂罪惡也。人能居謙用弱，受一國之惡，則德被四表，爲天下之王也。

正言若反，

正猶直也。此乃真實直言，而聞之似反也。（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

和猶報也。大怨爲仇讎大惡，更相報復也。

必有餘怨。

以怨報怨，怨必有餘，謂世世相報，流延無已也。

安可以爲善？

善者滅怨，柔之以德；柔之以德，則其怨自消。若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蓋末世之法，非至善之教也。問曰：蓋聞父母之讎，弗與共

天，怨之大者，莫過於此。請問復讎

之禮，在道云何？若其是也，則於善有違；若其非也，安得爲孝乎？

答曰：善哉問也。夫玄流既涸，則煦沫情章；道風既消，則親譽義

結。是以至人無己，生死可齊；賢愚有畔，哀樂必顯。齊其生死，則怨親兩冥；顯其哀樂，則無施不報。

然則復讎之禮，本乎有情，報怨以德，歸乎無我。在我既忘，於彼何

讎；哀樂有主，豈得無報。是以大孝忘親，小孝致戚。故登木而歌，非

軌世所聞；報怨以德，非柔教所取。若乃大道之行，則哀樂云廢，復

讎之禮，於焉自息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

契者，符信之物也。契而分之，以符其信，主執其左，民執其右，左右符合，其信乃明。執左契者，存立信之本也。

而不責於人。

守其左契，不以他事責人也。

故有德司契，



有德之君主契而已，契明則訟息，故無爲而治也。

無德司轍。

轍，迹也。無德之君，不明約本，唯主迹過失，以無方責人；責人無方，是怨訟所由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自然無情，以與善爲常，司契之人，是道之所與也。然則此經所明，是自然之道，可以與善，不可示惡也。

問曰：蓋聞常善救人，則善惡無棄，天道普慈，無物不育。善者已善，何須此與？惡者宜化，何爲不示耶？答曰：道教真實，言無華綺。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聞而勤行，以成其德；聞而大笑，祇增其罪。故以道與善，成人之美也；不以示惡，不成人之惡也。（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

謂泰平之君也，百姓雖長，撫之如幼，四海雖富，君之如貧，其國雖大，治之若小，其民雖衆，用之若寡也。

使民有什百，

什百，部曲之名也。十家爲什，百人爲百，使各部曲，以相總率也。

人之器而不用。

人謂農人也。使各有農人之器，而不相爲用。謂在上無爲，在（以下缺）

（王卡點校）

道德義淵（擬）

（敦煌本）

宋文明

點校說明

《太平御覽》卷六六六引唐尹文操《老子聖紀》稱：「梁簡文帝時，道士宋文明」又撰大義，名曰義淵」。書中據道德、靈寶等經書，論述道教義理。明《正統道藏》未收此書。但唐王懸河《三洞珠囊》卷七引宋法師《道德義淵》上下卷佚文。按敦煌 BD6097、S. 1438 兩件抄本首尾均殘缺，原無經名。大淵忍爾《敦煌道經圖錄篇》擬定經名為《道教義》。今據《三洞珠囊》卷七引文，擬定為宋文明所撰《道德義淵》卷上。BD6097 抄本存原書《玄德無名》第一、《上德無為》第二；S. 1438 抄本存《自然道性》第四、《積德福田》第五、《功德因果》第六。除第五章外，其餘各章均殘缺。

道德義淵（擬）

宋文明

（BD6097 抄本，前缺）

或仙或真。自俗名之，具形示象，名稱無量。此由物有機運，教有時會，運開則來，運極則逝，功遂身退，名成不居，滅迹匿端，莫知所適。經云：道隱無名，此其成。四重。（按以上殘文原本應題為「玄德無名第一」）

上德無為第二

前科既明玄德無名，無名之化，無為為本；無為之道，至在因循；因循之化，是為上德。上德之義有二：一者述無為，一者序澆淳。

第一開無為之義。有四開：

第一序本文；

第二者無為為；

第三為無為；

第四無為無為。

第一序本文者，《請問經》上及《靈書》云：「善古之時，人民淳樸，無為為事。《老子》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為。又云：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即此也。一重。

第二無為為者，經又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此心無為而迹有為也。迹有為者，因循自然，乘機適會之義。義復有三：一者化淳；一者化澆；三者救亂也。化淳者，當太古之時，人心質樸，乃無邪偽，而無出生之法，可以惻隱之仁，冥交之義，無體之化，觀身之智，守一之信，以輔其心，令此淳民轉百千之年，為無窮之壽，同天合道，游乎玉京，迹雖有為，心實無務。故《五符序》云：「太古人壽九萬，乃學仙。」〔化〕澆者，自中古以來，人心轉退，巧偽漸生，故有博施之仁，交結之義，俯仰之禮，神通之智，刻契之信，鎮之以樸，安之以靜，以輔導物心，使反自然，復其所過，歸趣道果，以之無為也。救亂者，下古之世，物情轉危，涂烝紛起，故有忘己救物之仁，賞善罰惡之義，幣帛筐篚之禮，權變數術之智，金丹鞠誓之信，下明地獄之苦，上明天堂之樂，為善則長生，為惡必速死，速

死則輪迴五道，長生則超陵三界，使惡者畏罪而不爲，善者求福以自免。此救亂無爲也。二重。

第三爲無爲者，即經所云：爲無爲，事無事。此是心有爲而迹無爲也。心有爲者，防微慮漸，絕禍未萌，有心有慮，而形迹不顯。不顯之義，義亦有三：一者防形；二者防心；三者防迹也。防形者，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口不妄言，身不妄動，塞兌閉門，外塵不入，災害無從而生，禍亂無因而起。此心有爲而迹無爲也。防心者，心與心戰也。不視盲道，不見可欲，塞貪癡之路，杜嗔恚之源，挫銳解紛，無疑無惑，有挫解之心，而無紛說之事。此又心有爲而迹無爲也。防迹者，和光同塵，防他心意，雖有獨見之明，不以耀亂於物，雖復貴則懸隔，而亦同其塵勞，如此則和益之施潛行，嫉害之尤不作。此亦心有爲

而迹無爲也。三重。

第四無爲無爲者，冥理無爲，心與形迹俱無爲也。無爲之義，義亦有三：一者無心無形；二者不心不迹；三者非形非心也。無心無形者，《洞玄請問》下言：道爲無心宗。又云：大象無形也。無心無形，不可得見，雖復坐忘食聖，寤寐交神，應處似來，本源常湛。譬如呼山有應，山實無心；照水生形，水實無物。無物而無心而心，此是無心無形也。不心不迹者，猶如性自茲仁，心本清直，有德於物，物亦不知其功，爲不爲物，在物自得。其賴本不存而已，人不在而人益，爲之雖關心迹，心迹在此。二又如以財爲施，不稱其有；救人之命，不告其名。非形非心者，一時中論也，義復有六事。一者如師資相結，弟子存師，師爲弟子冥中相潤，彼此不知，無心而招潤，非形而致益，此非形〔非心也〕。身已滅，始造之心久謝，而交益之用未盡，福田之報猶生。何以言之？假令邊道立井，一人汲水即

得一水之功；種植菓林，一人食菓即成一菓之施；造構橋梁，一人過岸即有一度之德。如此未盡，其身已謝，功歸於己而已不知，縱復身墮三塗，福來相拔，唯井塞橋壞，菓木枯死，福田乃竭。凡如此例，既非即身所作，又非今心所感，身心并無此爲，而有物我之潤，此亦非形非心也。三者如有正己立身，爲物所敬，不問愚智，見皆畏之，不敢爲過，終得成善，此亦非形非心也。四者又有聲名遐著，風德宣流，一切慕義，皆化之爲善，此亦非形非心也。五者如有精能妙術，道行於世，更相傳學，述効無窮，此亦非形非心也。六者善建大功，自家及國，如后稷、湯契之流，雖復身謝一時，而慶延千載，宗厝祭祀，累代不絕。故《老經》云：善建不拔，子孫祭祀不輟。此福之來，并在發願之后，不復關其身心，亦是非形非心之義也。四重。

第二序澆淳之義。有七種^①：

第一序澆淳之所報^②；

第二述澆淳之名實；

第三論澆淳之域分；

第四談澆淳之所以；

第五顯澆淳之教法；

第六辯教法之异同；

第七明反淳之法。

第一序澆淳之所報起者，在乎人心。太古以來，人心淳一，結繩而治。

《空洞靈章經》言：但恐恒沙訖，福盡天地傾。是知淳世則多福，澆世則多罪，皆由人心爲三才，開天辟地，萬化由人而立。猶如居室屋宇，無人則壞。如感應義所說也。一重。

第二述澆淳之名實者，以近取譬，猶如淳酒，一斛之酒，一酌之水，便成澆也。澆淳之事既在於人，故人心若一，謂爲淳人；人心若二，則爲澆人也。是則但有澆人淳人，以論澆世淳世也。二重。

第三論域分者，假令世人二分是澆，一分是淳，則爲澆世；二分是淳，

一分是澆，則爲淳世也。若半是澆人，半是淳人，亦爲淳世。所以尔者，淳爲其本，故從本爲義也。

問曰：《太平經》云：有太平之君、太平之師、太平之思、太平之民，四者皆備，乃得太平。今義云半是澆人，半是淳人，亦爲淳世，何邪？

答曰：但令師君皆淳耳。臣民雖半澆半淳，猶（以下缺）

（S. 1438 抄本，前缺）

〔自然道性第四〕^①

第一序本文；^②

第二明性體；

第三詮善惡；

第四說顯沒；

第五論通有；

第六述回變；

第一序本文者，河上公云：輔助萬物自然之然。即此也^③。夫性極爲命。《老子經》云：復命曰常。河上公云：復其性命。此言復其

性命^④之復，曰得常道之性也。經云：道法自然。河上公云：道性自然，無所法也。經又云：以輔萬物之自然。物之自然，即物之道性也。

《裴君道授》曰：見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性與道合，由道之體，體好至道，道使之然也。一重。

第二明性體者，論道性以清虛自然爲體，一切含識各有其分，先稟妙一以成其神，次受天命以生其身，身性等差，分各有有限，天之所命，各盡其極。故外典亦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命爲性之極也。今論道性，則但就本識清虛以爲言；若談物性，則兼取受命形質以爲語也。一切無識亦各有性，皆有中心，生炁由心，故性自心邊生也。二重。

第三詮善惡者，夫有識之主，靜則爲性，動則爲情。情者，成也。善成爲善，惡成爲惡。《洞玄生神經》云：大道雖無心，可以有情求。此善情也。《定志經》又云：受納有形，形染六

情。此惡情也。《四本論》或謂性善情惡，或云性惡情善，皆取無矣。《定志經》云：不亦為善，離此四半，反我兩半，處於自然乎？其中又云：為善上升清虛，自然反乎一。即反道性也。三重。

第四說顯沒者，得道之所由，由有道性。如木中之火，石中之玉，道性之體，冥默難見，從惡則沒，從善則顯。所以然者，萬物之性有三：一曰陰，二曰陽，三曰和。《玄女》云：陽和清虛，陰炁滯濁，陽和多善，陰分多惡。故性之多陽，知者多善；「性之」多陰，知者多惡。「多」惡則乖道，多善則合真；合真則道性顯，乖道則道性沒也。《玄女》又云：陽和三合，乃能敵陰；陰炁滯濁，濁對陽和；和陽清虛，滯陰堅實。是以樸散之后，以善微惡盛，此之由也。四重。

第五論通有者，夫一切含識皆有道性，何以明之？夫有識所以異於無識者，以其心識明闇，能有取捨，非如水石，雖有本性，而不能取捨者也。既心有取，則生有變，若為善則致福，故

從蟲獸以為人；為惡則招罪，故從人而墮蟲獸。人蟲既其交換，則道性理炁通有也。五重。

第六述回變者，問「曰」：人墮蟲獸，蟲獸為人，蟲獸與人本非炁類，混元之初，各有其分限，蟲獸未嘗為人，人亦未嘗為蟲獸。今以何義，忽能換革？答曰：人與蟲獸俱稟四大之形，止是方員不同，器質為異耳。譬如泥，搏和之為人，則成人狀，解之為獸，則成獸象。亦如牛哀成虎，楚姬為龜之例，神識隨之以異也。六重。

積德福田第五

前科既明自然道性為德之源，率性立功則福田滋長，故次明積德福田也。福田義有七重：

第一序本文；

第二釋名義；

第三明身業；

第四述口業；

第五分心業；

第六例三一；

第七論種子。

第一序本文者，經云：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嗇，田家之悵也，即明福田之果也。《靈寶消魔經》云：因心立福田，靡靡法輪昇。即此也。一重。

第二釋名義者，夫福者富也，田者填也。以滋長為義，藝種填滿，致富貴之報也。田者明其因，福者語其果；「果」從因得，故從果以命因。此田是植福之田，故曰福田也。若人以三業競惑邪道，則為罪田，即《法輪經》所謂沈淪罪田者也。若能以三業植因正道，則為福田，《消魔》所云因心立福田者也。陸先生《黃錄唱齋》云：人身、口、意，為罪福之田。即此也。二重。

第三身業有三田：一者修習；

二者施財；三者施命。修習者，修行戒行，研習正法，植德建功，無為為業，福善日生也。施財者，施財三寶，有若

井燈無盡之報，人物以下，各各有差。

《智慧上品大戒經》云：上品七十四萬倍報，中品三萬二千倍報，下品六千二百倍報也。施命者，不殺放生，皆為施命也。不殺為施命者，或若念殺，則應一切皆殺，今但不殺，與殺相反，則於萬物有濟生之義，施命在其中。此即經中所云無為之益，是一事也。三重。

第四口業亦有三田：一者不言；二者微言；三者正言也。不言者，內德則寂嘿無聲，閉口胎息，澹霞飲液，吐納服御；外化則以不言為教，自身率物，不施號令，貴言重語，物自得安。故《老子》云：不言之教，天下希及也。微言者，內德則以密言祝誦，心口相得；外化則承機應會，托諷寓言，依違倚靡，以道於物，久久自化。猶如孔子答繪事後素、冉有問子貢夫子為衛君、晏子說踴履貴賤之例，是也。正言者，內德則晨夕誦咏，贊嘆歌謠；外化則應變適時，為一切說種種法相、種種科律，令慕善自勸，畏罪不為也。凡此皆道三古之法。四重。

第五心業有三田：一者慈悲；

二者信忍；三者定慧也。慈者與物之樂，悲者哀物之苦也。與樂為慈，哀苦為悲，慈悲兼懷，用心之本也。信者，內德則心信正道，外化則言而有信也。忍者，內德則正定堅固，恒持戒法；〔外化則〕守雌受辱，不厭苦勞也。定慧者，發五十八願、卅五念，轉神人定，智慧通微也。五重。

第六〔例〕三三者，《請問經》下云：道為無心宗，一切作福田者。言道以三一為無心，觀空為宗主，而無乎不在，又通為一切作福田也。人身有三宮：上宮在眉間却入三寸，號泥洹宮，為上丹田；中宮在心中央，號絳宮，為中丹田；下宮在齊（臍）下却入三寸，號命門黃庭宮，為下丹田也。丹者，取其朱陽盛炁上升之色，兼取丹信赤心之義也。上一居泥洹宮，中一居絳宮，下一居黃庭宮。若以無心為心，專炁守一者，則三一之神於其身中滋益智慧，至於成道，混合為一。如稼穡之收實，故所以稱田。即《靈寶思微定

志》所謂務知三元之義也。六重。

第七論種子者，三業之中，身業以所施生為田，施物為種；口業以所呪誦服御為田，以呪誦吐納為種；心業以所存者為田，智識信念為種。此雖有三業，而以心為主。故經云：因心立福田，靡摩法輪昇也。又《靈寶三元品經》論信施，經云：古人求心，今人取財。又云：貧人推心，富人推財。此皆由心有厚薄，財有多少，抑引隨時，權方無滯者也。論在《靈寶義疏》中。七重。

問曰：何謂后素？

答曰：純墨為素。畫採竟，以墨解之是也。

功德因果義第六

前科既明福田之基為立德，立德之始，始乎功行，功行所招，稱為功德，故次論功德也。功德者，有因有果，德者論果，功者各蒙其報，報即果因因也。功德因果義有五重：

第一序本文；

第二辯名義；

(以下缺)

- ①「化」字原缺，據文義補。以下括號中文字，均系整理者擬補。
- ②食聖：疑當作「念聖」。
- ③心迹在此：疑當作「心迹不在此」。
- ④按「二又如」以下十九字，疑系錯簡，當移至後文「身已滅」之前。
- ⑤按「此非形」三字之後，疑有錯行漏字。原文當作「此非形非心也。二者又如以財為施不稱其有，救人之命不告其名，其身已滅」云云，方可讀通。
- ⑥七種：當作「七重」。
- ⑦所起：原誤作「所報」。
- ⑧一的：當作「一酌」。
- ⑨惡：讀作「臣」，系武則天稱帝時敕造異體字。此本應抄於武周時。
- ⑩此章名次原缺，據后文擬補。此前第三章缺。
- ⑪此條目原缺，據后文擬補。又據本書體例，此行前應有概述章次要旨之文，原缺。
- ⑫河上公云輔助萬物自然之然即此也：此十五字疑系錯簡，應移至下文「經又云以輔萬物之自然」之后。按今本《道德經》第六十四章「以輔萬物之自然」句，河上公注：「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
- ⑬性命：原作「三命」，據文義改。

⑭按子夏問詩孔子答繪事後素，見《論語·八佾》；冉有問子貢夫子為衛君乎，見《論語·述而》；晏子諷齊景公履賤踴貴，見《左傳》昭公二年。

(王卡點校)

老子道德經義疏

(敦煌本)

無名氏

點校說明

敦煌S. 6044 + BD14677 抄本《老子道德經》注疏殘卷，兩件紙質筆迹相同，文字內容連續，原是一抄本。綴合後首尾殘損，無卷題。卷子上邊及下半多處斷裂。黃紙，烏絲欄，楷書字佳。合計存經注文一六四行。前半部分內容為開題序例，稱道經有三十六章，德經有四十五章。可知此書經文分章，與唐代河上公注本及李榮注本相同。後半部分內容為經文及注疏，起於第一章，止於第七章（天長地久章）。經文用五千字本，經筆書寫，注文墨書。按此殘卷中分章開題之體例，與成玄英、唐玄宗、趙志堅等人注疏略同。疏文闡釋大道體用無礙，凡聖性相平等，皆可息心歸本，成就自在。其義理宗旨亦近李榮、趙志堅等

唐代道士。但抄本中不避「淵」、「民」字諱，或係梁陳周隋間重玄學道士所作，或係武后時抄本，尚待確證。

老子道德經義疏

無名氏

(S. 6044 + BD14677 抄本，前缺)

□□□□□□□□□□□□□□□□內法先
 人□□□□□□□□□□□□□□□□道
 尊德貴是也。又諸經云：群聖所師
 所□□□□□□云：法者心也，心通即
 道也。故下文云：道是萬物之奧，或
 云象帝之先；又云似萬物之宗，無名
 天地始，此乃皆明法尊義也。故知老
 君所說，從深向淺明矣。

今就正經文內，明道德二經。道
 者明古人所證道，德者「明」今人所證
 德。但法通今古，是以說道德二經，欲
 使一切學者知今古不殊，得為一迹之
 說。故下文云：善行無轍迹，是也。
 問曰：就此道德兩經，依河上公
 分為八十一章者何？

答曰：河上公欲明五氣遞換年
 歲劫數，數有八十一數，故須注也。謂



劫初太易氣動，逕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年，次名太初。太初復逕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年，次到太始。當爾之時，寒溫氣緒漸欲稍別，因此立名，名曰太始。太始者，陰陽二緒分別之始，故云太始。復逕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年，次到太素。太素者，陰陽之理，素質成形，故名太素。陰陽二象，含氣受形，亭毒發育，悉有形質，故曰太素。復逕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年，次到太極，一名渾淪。或渾淪如上圓，或（以上S. 604，下行綴接BD14677）淪沒如下

方，乃清昇而得名為天，濁降而得名為地。五氣已前名為無名道，五氣已後名為有名德……（缺）得云有名時，一切無名即是有名。若就……（缺）無名。是以自體行教，德用自在，無郭無礙，體性平等。八十一章者，此依天地之大數。故以四乘九，四九卅六，地數也；以五乘九，五九卅五，天數也。所以道經有卅六，德經有卅五，二經合為八十一章。道經卅六者，即是法廿八宿與八風。言廿八宿所以剛（綱）紀

四方，八風所以鼓舞萬物，故以為況。德經卅五者，法廿四氣、十二辰與九州。廿四氣者，統緒四時，以成天道；十二辰者，考比歲事；九州者，萬民所歸，人王所住，故因以立章焉。

今就此八十一章內，大判有三段義門。謂始從「道可道非常道」，訖至「致虛極」章末以來，有十六章，明大道體無郭礙義；第二從「太上知有之」章已下，訖卷末廿章已來，明大道相無郭礙、成就自在義；第三從「上德不德」章，訖卷末卅五章已來，明大道德用淳熟、無郭礙義。

復就前體無郭礙章（按指第1-5章）內，曲分還有四小段義。初「道可道」一章，明人法兩門自體根本義；次「天下皆知」一章，明有為無為二種自相義；次「不尚賢」一章，明用融無郭礙、體性平等義。以此三章準下七十八章，類皆可知。復就第四段十三章內，曲分還有三子段義。初兩章（按指第4-5章），明成就自體平等、相用無二義；次「谷神」訖六章末（按指第

9-12章）已來，明依法成就實相義；從「五色令人」已下有五章（按指第13-15章），訖初段末已來，明舉體用無郭礙、成就自體義。次釋文：

今就道可道章內，曲分有四子段義。一顯人法，二出體根，三同凡聖，四啓玄門。今言道可道、非常道，此之二句，明法也、心也、通也。就此法內有三段義，其三者，初一字明法體，次兩字明法相，下三字明法用。次釋文：

道者，法也。但法體無名，故聖人欲使群有依法成聖，強與立名，名之曰道。道者喻也，如世間道路，貴賤同行，遠近俱達；無為法者亦如斯，能令凡聖同脩，各得果報，無有差失。以此為喻，故云道。可道者，明有為無為，俱有可法，故稱為相。非常道者，即是無邊大用，曠周三界，無法不法，在善為善法，在惡為惡法，無在無不在，一切俱含，言說所不加，軌用無（缺文）
法用不可定一而取，故曰非常道。

今言名可名非常名，此之二句明相用，從體論相時體用，從相論

體時相用法而非體一相一切相則無

用舉此一法則一切可知。

明三種謂聖人體相用。初一字

明聖人體，次兩字明聖人相，下三字明聖人用。次釋文：

名者，聖人名。但聖體無名，因凡故名，是以經云：無名天地始；故知依無名立有名。可名者，凡聖兩位，俱有可名，因之得稱，故曰可名。非常名者，但聖人用周三界，形無不在，在不異無，在無不異有，有無平等，無鄣無礙，常在有無，如無定所，名所不能名，不可一名而定，故曰非常名。緣起名義，一如前釋。無名天地始者，欲明行法二體，體非名相，是以聖用自在，依無名立有名，有名是天地，故知無名是有名之始。此一句亦明行法體本，故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者，謂從天地立有名之始因，有名起則萬物名生；如世間母能生於子，取之爲

況，故云萬物母。常無欲者，言一切凡聖，體性非染，故云無欲。觀其妙者，觀，照也；妙，好也。正以無欲真心，妙好唯見，唯聖照知，故云觀其妙。又一解云：體照真明，稱之曰觀。常有

欲者，言凡夫妄情取著，故云有欲。觀其激者，正以妄情取著，如凡夫常用不覺，故聖人常在有爲，用如常寂，無鄣無礙，能知妄相流轉，體空不實，所歸所趣，莫不監知，故云觀其激。此一句明其用。此兩者，即是有欲、無欲兩心，故云兩者。同者，同是一心，故云同。出者，生也。而異名者，正以有欲出生名異聖，無欲出生名異凡，故云異名。同謂之玄者，玄，天也；天者淨也，亦云深也。言聖人達有欲無欲，同是一心，心淨無相，深不可測，故謂之玄。又一解云：據凡望聖，名曰高遠；據聖望凡，名曰深玄。如外書云：上曰高祖，下曰玄孫，即類可知，故曰玄。玄之者，明凡夫望脩，捨穢得淨，故曰玄之。后玄者，明聖人真脩，即穢是淨，此是淨中勝靜，故曰後玄。

衆妙之門者，衆，多也；妙，勝也；門，通也。明一切群賢衆聖，行門雖多，要速成道，不出此淨穢兩門，通凡成聖，故云衆妙之門。

今就天下章內有廿句，初十句明有爲門，后十句明無爲門。就前十句內有二子段，初四句是有爲體，次六句明有爲互無相。次釋文：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者，此明一切兆民，皆自美己善名也。斯惡己者，斯，此也。此明貪有爲美名損己，故云斯惡己。皆知善之爲善者，此明深著美名，故云善，善美俱是貪有爲榮名也，不煩多釋。斯不善己者，斯，此也。言人深貪榮利，損害處多，故云斯不善己。有無相生者，此明有爲互無，體性自空，皆無定法，達有名無，不達名有，二名互生，故曰相生。難易相成者，此明相待假，體非是實，相待而成，故云難易相成。長短相形者，相待方顯，此是互無也。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者，義同上釋。此上六句，明有爲相內互無義，次下十句，明無爲體相。是以聖人治，

處無為之事者，為之言作，此明聖人舉無作心，勸脩也。行不言之教者，此勸脩無為行教，非是世俗廣說有為言教，故云不言之教。萬物作者，作，動作也。言一切萬物、有為兆民，各自改變，伏其本性，故云萬物作焉。而不辭者，明自寂滿足，不辭於上。又一解云：言聖人能以能化之功生辭勞也，故云不辭。生而不有者，生之言解，明自解虛寂，不隨於有，故云不有。又一解云：體性本實，非今始有，故云不有。為而不恃者，言聖人所作施為，化物平等，不恃己功，故曰不恃。功成而弗居者，弗，不也；居，住著也。明聖人雖成就一切功德，而不住著，故云弗居。夫唯弗居者，正以體無住著，故云弗居。是以不去者，正以體無住著，道德不離，故云不去。

就此第三用融無礙，體性平等章內，文有四意。初兩句明凡聖不殊，次兩句明有無同體，次兩句結上四句，體會平等，下八句歎平等行成義。次釋文：

不尚賢者，正以體會平等，不見聖異凡，故云不尚賢。使民不爭者，正以平等稱悅，不見凡異聖，故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者，貨，金玉也。況自體難見，如金玉難得。今明平等，取捨情息，故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者，盜，貪也。正以取捨情息，無復貪著，故云不盜。不見可欲者，結上四句，體性平等，妙絕分別，取捨情盡，故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正以取捨情盡，心無簡雜，故云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者，以，用也；治，脩理自體也。此已上六句，體會相應，故云治。虛其心者，有無情盡，故云虛其心。實其腹者，道德充滿，故云實其腹。弱其志者，自體和柔，故云弱其志。強其骨者，正以道德滿足，深心牢固，故云強其骨。常使民無知者，令一切兆民混於二見，故云無知。無欲者，希求永恩，故云無欲。使知者不敢為者，令有無二見人，不復起見，故云不敢為。則無不治者，脩治也。言人脩治自體平等，則無耶如（邪知）不正，故云無不

治。

從此以下第四段文，就中有三〔義〕：初兩章明成就自體平等、相用無二義；次谷神不死已下，訖十六章末〔已〕來，明依法成就實相義；下從五色章，訖初大段末已來，舉體無鄣礙，成就自體義。

就前道沖章內，有四段義：初三句論自體殊能義，次四句明相用殊能無鄣礙義，次一句明體非增減義，下兩句明根本無原義。次釋文：

道沖而用之者，明脩道君子體會正法也。沖，深也；用，化也。正以前行成君子，體會平等，化用深法，故云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者，或，不定常也；盈，僑溢也。正以體會平等，不化用不僑溢，故云不盈。淵似萬物宗者，淵，深也；似，如也；宗，本也。正以深法化用平等，能與萬物作本，故云宗。挫其銳者，挫，止也；銳，刃中利器，況貪也。明聖人常在有為無貪，不貪不止而自息，故云挫銳。解其忿者，解，散也；忿，瞋也。明聖人常在

有爲無瞋，不瞋不除而自散，故云解其忿。和其光者，和，合也；光，智光也。言聖人神游世界，與萬類而合智，故云和其光。同其塵者，言形滿世界，無染而不同，故云同其塵。湛似常存者，湛，定也。明體用常定，無有增減，故云常存。吾不知誰子者，吾，我也；知，分別也；誰，彼也；子，證也。言老君自云：我證道已來，體無彼此，永息分別，故云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者，象，法象也；帝，實也。言法實體本，是一切萬法先元，故云先。

就天地不仁章內，有三段文意：初四句明體用平等義，次四句明用無鄣礙義，下兩句明攝用歸本義。次釋文：

天地不仁者，仁，恩也。明天地法道自然，體用不二，無有彼此，恩惠相與，故云不仁。以萬物爲藟狗者，以，用化也；藟狗，無情物也。無情之物則無彼此，言天地無心施化，取之爲況，故云藟狗。聖人不仁者，即是與天地合德人，故云不仁。以百姓爲藟狗

者，義同前釋。況人君體用平等，化無彼此，故況藟狗。天地之間者，即是三界之內，故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者，猶，喻也。橐里出氣，籥內出聲，但此二物體無情欲，聲氣自然，況天與人君體用平等，無心施恩，如恩轉多，故云其猶橐籥。虛而不屈者，虛，空也；屈，少也。況天地與聖人虛心恩化，無時少之，故云不屈。動而踰出者，況體用無窮，故云動而踰出。多言數窮者，窮，盡息也。勸學道君子息文守本，故云數窮。不如守中者，中，理當也。正以息文守本，體會理當，故云守中。

就谷神章內，有三段文意：初一句明法之與人，體非生滅；次三句明自體寂相，下兩句明用相自寂。次釋文：

谷神不死者，谷，喻法空虛也；神，人神也；死，滅也。言神與空法，體是不滅，故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者，玄，清虛也；牝，雌，即寧靜也。言神得虛靜，故云玄牝。玄牝門者，門，通也。言人得虛靜，能通凡成聖，

故云玄門。天地根者，明清虛寧靜，能生天地，即是其根。故下文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即其事也。綿綿若存者，綿綿，長生舒緩之貌。明真性微妙，體非生滅，故云〔若〕存。用之不勌者，明聖人德用自在，常處有爲化物，不以慈勞，故云用之不勌。

就天長章內，有三段文意：初五句，明聖人與天地依法自然，故得長生義；次有五句，明依法成行，故得長存義。下兩句，明上（以下缺）

（以上二〇八行，兩件合計二〇四行）

（王卡點校）



老子道德經傳

(敦煌本)

無名氏

點校說明

敦煌 BDI4650 + BDI4738 《老子道德經》注殘卷，兩件原屬同一抄本，而被人故意割裂。唐寫本，卷軸裝，黃紙，烏絲欄，楷書精美。經注分開，每經文一章之後，附論注一段。BDI4650 殘存經注文二紙五十四行，起第三十八章注文『以會通也』，止第四十一章注文『道之小成也能』。BDI4738 殘存經注文二紙五十六行，起第四十一章注文『具修之則身安』，止第四十五章注文『心若死灰』。羅振玉疑此卷為梁武帝《老子講義》，證據不足。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稱：『梁武帝蕭衍道德經四卷，證以因果為義。』今考此殘卷中注文旨要，合於儒家經學而未見佛家教義，與杜氏所述梁武講義不符。

老子道德經傳

無名氏

(BDI4650 + BDI4738)

□□□□□以會通也是使百行升時而風□□□□□名日盛而所漸愈薄故孔子曰章□□□□□物其類衰世之意乎乃嘆禮運□謂取此者耶。(38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貴而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為本與？非也。故致數與無與也。不欲祿祿如玉，落落如石。(39章)

天下莫不由致一以成功，攻異端而斯害也〔已〕。夫能恒以壹德，則其道自至。故天壹渾而道自無疆，神壹微暉光；地壹澄而道自無疆，神壹微而道自無方，谷壹虛而道自復隍，君

壹德而道又康。故善不壹不足以自成，惡不壹不足以自亡；高者壹於下之所積也，貴者壹於賤之所推也。推進不壹其本，必傷於外而反家；積外不壹其基，則困乎上而反下。故祿祿而杭之，不如石之可久；致數而用之，不如無之常有。故曰既載棄輔，則輪爾載，由致數其用，不餘其力，終踰絕險，故無與也。是以君子卑以自牧，不忘平生之言，所以長守其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40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相易之謂反。夫乾，粹精之象也，故動反直而剛健。夫坤，作成物之形也，故道反靜而柔順。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生有而終於無，天地由無以生於有。人雖賤弱而爭強，道反以柔而變剛。故退為坤下者反泰，亢乎天德者反喪。由此言之，弱可用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咲之，不咲之不

足以爲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大白若辱，上德若穀，廣德若濡，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始且成。（二章）

物無其道，誠無以善，善而專之，亦何以成。天下患得之難，而成之又不易。故善登者隕於重崖，善水者葬於蛟螭，龍亢陽則有悔，虎出幽則見議。苟有擅以自害，孰與無能之罔重哉？故唯此十三，道之全也。故建言而論之，而使上中下士聞之也。有之者，言生之徒凡有此十三而已。一曰以昧養明，二曰以退審進，三曰以類致平，四曰以辱藏聚，五曰以虛處貴；六曰以狹守廣，七曰以懦畜健，八曰以渝韜真，九曰以無隅愛其方，十曰以晚成成其大，十一曰以希聲粹其音，十二曰以無形求其象，十三曰以無名懿其道。夫四體九候，十三而成人；當暮含閏，十三而成歲；五行八風，十三

而成用。故十三者，道之小成也。能（以上BD14650，下接BD14738）具脩之，則身安而國家可保矣。〔是〕以上才勤而行之。

右一章本句定，未有易辭，今就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以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名。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所以教人。故強梁者不可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七章）

道者，將始之塗也；一者，每極之會也。若此無道，庸爲大極？然則凡有始者，由有可然之道。多必以少爲元，高必以卑爲端。故自一所道，唯無所名焉者也，曰道生一。虛極則形，同極則闢，故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曰一生二。立天之道曰陽，立地之道曰陰，中和之道曰沖，故二生三。一陰一陽，是以媾精，沖和化醇，是以剋生，故曰三生萬物。萬物相見乎離，人君南面以聽，蓋陰陽之義也。物之生也有中，中於物者，必

以其中；中也者沖之，至神之性也。所以內和諸身，外和諸人也，故曰是以萬物負陰抱陽，沖炁以爲和也。此即身與道並，不可苟益；物亦同道，不可獨損。是以處損之極，而或益之；在益之終，而或擊之。以學善相教，而此以畏死爲先，是故華訥不生，而陵自止。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43章）

柔者，無必無固也。無固則不爭，有必則不和。不和則骨肉自離，故商有億兆之心；不爭則天下自同，故周有不期之會。是以柔絲不必於犯物，而骨爲之斷；弱雷不固於功堅，而石爲之穴。以能婉轉周密，與之同體，故不待間而入，而得因用其力也。是以弱不得爲之主，強不得受其役矣。風不見象，草木爲偃，雲不下薄，筋（骨）已潤，往來無方，物得以形，不亦幾於神道設教，無爲



之益乎？然民鮮久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卅章）

夫通有無多藏，周厚無甚愛。然則多甚之所生，擅衆之所得也。道內盛而不伐，物無專而不失。夫富貴之易人，何異五色之染帛。未有焚采而不并其繒，失寶而不及其身者也。本其所爲，亦以厚生；生不以約而失，禍反以厚而成。是故知喪者可以守得，賤財者可以保名，遺名者可以善身，外身者可以濟物，遺物者可以永年。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滿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四五章）

器成見役，名成見責，能藏器與名，而反守未形，去名與器，還與樸爲一。能息乎，能墨乎？能推長於人，以短俟其極乎？能終無爲，以

道而守得乎？能使自得而莫之識乎？爲不以知，取不以欲，心若死灰，□□□□□□□□□□（以下缺）

（王卡點校）

老子音義

陸德明

點校說明

《老子音義》，一卷，隋唐之際著名學者陸德明撰。

陸德明（約530—630），名元朗，以字行。蘇州吳（今江蘇吳縣）人。隋煬帝時，官秘書學士，遷國子助教。入唐，任國子博士。他廣搜漢魏六朝音切，兼採諸儒訓詁，寫成《經典釋文》三十卷以總會之。所釋之書，以儒家經傳為主，而兼及《老子》、《莊子》，極具學術眼光。在《老子音義》中，陸德明按《道經》、《德經》順序，摘字為音，解決難字音讀的問題。考慮到《老子》版本多乖，不少處特地標舉經文全句，從而記錄不少異文。對字義，也頗多扼要解釋。此外，還保留下不少古文異體，成為后世考證古字的證據。在《老子》音讀方面，是非常有價值的一部書。

本次點校，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為底本，以徐乾學《通志堂經解》本（簡稱通志堂本）、清浙江書局刊十子本（簡稱浙江書局本）為參校本。

老子道經音義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陽，陳國若縣厲鄉人。《史記》云：字聃。又云仁里人，又云陳國相人也。生而皓首。劉向《列仙傳》云：受學於容成，生殷時。為周柱下史。觀周之衰，乃西出關。是周敬王時也。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為，劉向云：西過流沙，真知所終。凡五千餘言。河上公為《章句》四卷。不詳名氏。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躡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於是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言治身治國之要。其後談論者，莫不宗尚玄言。唯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今依王本博采衆家，以明同異。道生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微小道也，邊也，微妙也。古用甲反。較音角。又校量深淺也。傾高下不正貌。去營反弱其志心虛則志弱也。本無為字。隆之稱尺證反。一本作號，一本作名。也曷何葛反。何也。為而常校音教。能相射食亦反。穿音

川。齋音俞，又音豆。探吐南反。聖人之治直吏反。強其良反。又作彊。使夫音符。知者音智。道冲直隆反。不盈本亦作滿。淵兮河上作乎。挫子臥反。銳悅歲反。解其紛拂云反。河上云：芬。湛直減反。夫執一家之量音亮。贍涉豔反。滿以造實士報反。又復扶又反。不盈或作滿。不能累力偽反。萬物舍音捨，又作舍。汙音烏。而不渝羊朱反。以萬物為芻楚俱反。狗古口反。治直吏反。有為。于偽反。下有為，不為皆同。其猶橐也各反。籥音藥。掘求物反。又求月反。河上本作屈。屈，竭也。顧作掘。云：猶竭也。動而愈出羊主反。又羊朱反。排扶拜反。橐無底囊。乃各反。空洞同貢反。多言數窮王云：理，數也。顧云：勢，數也。口。足以共音恭，亦音拱。谷古木反。中央無者也。河上本作浴。浴者，養也。玄牝頻忍反。舊云扶比反。簡文：扶緊反。中央無一本作空。私邪河上直云：以其無私。處本合作居。惡鳥路反。注作同也。幾音機，近也。又一音祈。善治直吏反。揣初委反。又丁果反，志瑞反。顧云：治也。簡文：章標反。而稅音銳。稅字音菟奪反，又徒活反。河上作銳。末令力征反。尖子廉反。勢必摧粗雷反。衄女六反。滿堂本或

作室。自遺唯季反。以之反。咎求九反。功遂本又作成。四時更音庚。能無離力智反。滌徒歷反。疵在斯反。邪似嗟反。物介音界。民治河上本又作活。以求匿他得反。辟匹亦反。開闔戶獵反。不昌尺亮反。而處昌慮反。以知乎音智。河上本又直作智。恃河上本作侍。長丁文反。三十輻音福。車輻亦是。共一轂古木反。車轂。當丁浪反。無有車音居。又去於反。挺始然反。河上云：和也。宋衷注本云：經同。《聲類》云：柔也。《字林》云：長也。君連反。又一曰：柔挺。《方言》云：取也。如淳作繫。埴市力反。河上曰：上也。司馬云：埴土可以為器。《釋名》云：埴職。杜弼云：埴，黏土也。鑿戶在各反。五色青赤白黑黃也。令力征反。盲陌庚反。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聾力東反。五味酸鹹甜辛苦也。口爽爽，差也。河上云：亡也。聘敕領反。狂求匡反。令人行下孟反。妨音芳。去羌呂反。寵辱簡文云：寵，得也。辱，失也。若驚顧云：若，而也。貴重也。河上公：畏也。大患若身河上云：空也。何謂寵辱若驚河上本無若驚二字。身為于偽反。易以政反。名武征反。曰夷顧云：平也。鍾會云：滅也，平也。曰希希，疏也，靜也。搏音

博。簡文：補各反。曰微細也。致詰起吉反。故混戶本反。不暾古曉反。明式云：胡老反。不味梅對反。繩食陵反。又民忍反。梁帝云：無涯際之貌。顧云：無窮不可序。或云：寬急。河上本作繩。復音服。怵虛往反。治直吏反。強其丈反。豫如字。本或作憊。簡文：與此同也。儼魚檢反。樸普角反。又作朴。混胡本反。蔽必世反。王云：覆蓋也。鍾：婢世反。梁武同也。蔽覆芳富反。生長丁丈反。卒千恤反，又尊恤反。凡物本作夫。則物離力智反。其分扶問反。虎兕徐子反。無所容鋒刃芳逢反。太上音太。王云：太上，謂大人也。顧云：太古上德之人也。行施始致反。次侮亡甫反。疵字斯反。釁許斬反。悠孫登、張憑杜弼俱作由。一本猶，用也。有應應對之應。知慧音智。趣七喻反。或音促。覩形見賢適反。大惡鳥路反。治直吏反。則濡而朱反。又而注反。百倍蒲罪反。令力征反。所屬之欲反。注同。見賢適反。抱樸普角反。之善一本作傑。行下孟反。唯遺癸反。舊云：維水反。相去欺慮反。幾居豈反。燕於見反。雀將籥反。鳩九求反。鷓古合反。有仇音求。穉之然反。本作旃。裘音求。續鼻音符。截昨結反。鷓戶各反。衆人熙熙許其反。若

亨普庚反。殺煮也。簡文：許庚反。河上公作
嚮，用也。牢力刀反。廓苦郭反。河上本作怕，
普白反。咳胡來反。《說文》字，本或作孩。儼
儼兮力追反。一本曰：損益也，欺也，欺也。《說
文》音雷。古本、河上作乘乘兮。所別彼列反。
析星歷反。所好呼報反。沌本又作恂。徒損
反，又徒門反。簡文：音頓。俗人昭昭章遙
反。一本作照。悶悶如字。澹兮其若海徒紺
反。古本、河上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晦。
颯力幽反。梁文作飄。簡文云：敷遙反。河
上：淵兮。繫繫張立反。一作執。母如字。
德之容鍾云：法也。簡云：狀也。怳況往
反，又呼廣反。窈烏了反。冥莫經反。說一云
悅狀哉河上，一本直云：吾何狀也。見賢過反。
枉音往。窪烏瓜反。簡文：烏麻反。顧云：
滂。敝必世反。轉遠于萬反。自見賢過反。
彰音章。淡徒暫反。一作澹。故飄毗遙反。又
扶遙反。驟狀救反。道者於道河上於道者絕
句。企者苦賜反。河上作歧。跨苦化反。餘
食贅專稅反。疣贅也。簡文云：之睿反。河上
云：贅貪也。行下孟反。注同。郤至之行去
逆反。郤至，晉大夫。自伐事見《左傳》。成公十六
年《更爲肫音尤。惡烏路反。混成胡本反。
先天悉薦反。宗本亦作寂。寔音莫。河上云：

寥空無形也。鍾會作廳，云：空疏無質也。而
不殆田賴反。危也。稱尺證反。強其文反。
亦復扶又反。重爲輕起政反。躁早報反。
離音利。輜側其反。重直用反。榮觀古亂反。
宴處於見反。簡文云：謂靜思之所，宴居也。
萬乘之主繩證反，謂天子也。輕則失本河上
作臣。躁則失君謂失君位。喪息浪反。善
行下孟反。無徹梁云：應車邊，今作彳邊者，古
字少也。跡河上作迹。無瑕下家反。疵過也。
謫直革反。譴責也。不別彼列反。善數色主
反。簡文：色俱反。河上作計。籌直由反。策
初厄反。楫其偃反。距門也。所好呼報反。
裕羊注反。長丁丈反。谿苦奚反。或作溪。
不離力智反。模莫胡反。不忒吐得反。顧
云：差也，爽也。樸普角反。官長丁丈反。
百行下孟反。故爲于偽反。無割乾過反。
物或獻音虛。河上本作响。許具反。羸力爲
反。或挫作臥反。搯也。簡文：在臥反。汗上
作載。噫許規反。毀也。去羌呂反。其事
好呼報反。還音旋。治直吏反。凶年天應惡
氣災害，五穀盡，傷人也。難乃旦反。當復扶又
反。佳格牙反。善也。河上：飾也。惡烏略
反。恬慄嫌反。本或作恬。梁武：音膾。澹徒
暫反。本亦作悒，音同。又音談，字同。河上本作

恢。梁武云：苦回反。簡文：恬悒。樂五教
反。又音洛。戰勝式證反。天下莫能臣也。
河上本作天下不敢。侯王梁武作王侯。隕徒回
反。長丁丈反。立名分憤問反。雖音隄。治
直吏反。行下孟反。道汜本又作汎，周、張並
同。衣於既反。河上作愛也。施始政反。故
復扶又反。以其終不自爲大河上本云：是
以聖人終不爲大也。於易以政反。樂音岳。
餌而志反。過古臥反。道之出尺類反。淡徒
暫反。又徒覽反。說音悅。令力征反。中丁仲
反。將欲儉簡作欸，又作給，河上本作喻也，許及
反。顧云：閉塞也。去羌呂反。脫代活反。吾
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簡文作不。
欲河上本作吾將鎮之。河上者，非老子所作也。

① 陳國若縣：若，通志堂本作「苦」。
② 真知所終：真，通志堂本作「莫」。
③ 有爲：「有」字已成墨釘，據浙江書局刊十子本
補。底本字已成墨釘，同頁中數處同類現象，皆
據浙江書局本補足文字，不另出注。
④ □：此處諸本皆缺字。
⑤ 本合作居：浙江書局本作「一本作居」。「合」，
疑爲「或」之誤。
⑥ 車輻亦是：浙江書局本無「亦是」二字。



⑦ 墳職：職，浙江書局本作「職」。

⑧ 河上本作咆：咆，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作「响」。

⑨ 汗上作載：汗，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作「河」。

⑩ 閑塞也：閑，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作「閑」。

老子德經音義

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獲有，故名《德經》。四十四章，一本四十三章。

應^①應對。如字。則攘若羊反。臂必寐反。而扔人證反。又音仍。引也，因也。《字林》云：就也，數也。原也。故去羌呂反。無喪息浪反。心兒賢遍反。肌已其反。又音既。無所偏音遍。之量音亮。母莫后反。舍本音捨。博施始政反。偏音篇。抑於力反。亢苦浪反。忿枉紆放反。尚好呼報反。敬校音教。為瞻涉豔反。治直吏反。穢於廢反。耽都南反。行下孟反。遠于萬反。一本作弃。裂力竭反。恐歇許謁反。將恐蹶蹶月反。又其月反。又居衛反。數色主反。譽逸注反。毀譽也。碌音祿。珞音洛，又音歷。昧梅對反。夷道若類雷對反。簡文云：之也。何上作類，一本作類。內如銳反。又若對反。不見賢遍反。全別彼列反。有分符問反。炎于沾反。貸吐代反。恭一作供。裁音才，又才代反。所惡烏路反。稱尺證反。可舍音捨。愈遠于萬反。非強其丈

反。聘敕領反。折章舌反。又常列反。名好呼報反。無厭於鹽反。又於艷反。費芳貴反。藏才良反。缺窺悅反。弊婢庶反。不為于偽反。屈丘物反。偽也。訥怒忽反。躁早報反。罷音皮。卻除也。糞弗問反。禍莫大於不知足。河上本有此句。上有罪莫大於欲一句。咎其九反。不窺起規反。羨牖二同。由九反。搏波洛反。歛歛許及反。一本作慄慄。河上本作慄。顧云：許莫反。危懼兒。簡文云：河上公作怵。渾胡本反。注之樹反。咳胡來反。本或作孩。冕音勉。旒音留。《說文》作璫。充如字。黈吐口反。續若放反。戚七歷反。於慢武晏反。其徑經定反。喪息浪反。所適丁歷反。舍音舍。兕徐履反。被皮彼反。投音頭。錯七路反。而令力征反。鋒芳逢反。累劣偽反。龜二並音元。蟪徒多反。又音蠶。又本作蟻。襲音習。鷹憶矜反。鷗之然反。碑音婢。贈作能反。繳諸若反。綱亡兩反。罍音古。卒子成反。餌而志反。離音利。稱尺證反。長張丈反。亭之如字。別也。毒之徒篤反。今作育。余熟反。庇必寐反。又音祕，亦作芘。廕於鳩反。復扶又反。又音服。其兌徒外反。簡云：言也。河上本作銳。銳，自言也。見賢遍反。小曰音越。遺唯季反。介音

界。好呼報反。徑經定反。邪徑。復扶又反。朝直遙反。絮好如字。蕪音無。厭於艷反。夸口花反。盜誇非道也哉。河上本同。不拔皮八反。顧云：私。齊才細反。不輟張劣反。孫傳直專反。比必履反。蜂芳逢反。蠶救賈反。虺虛鬼反。蛇食奢反。螫失亦反，又呼各反。河上云：毒蟲不螫。攫俱縛反。不搏音博。筋柔居勤反。筋者俗。而握於學反。知牝頻忍反。牡牟后反。之合而全作全，如字。河上作峻，子和反。本一作駿。《說文》子和反。又子壘反。云：赤子陰也。子垂反。終日號戶毛反。不嘍一邁反。氣逆也。又於介反。而聲不嘍，當作噫。則夭於驕反，又於表反。強其良反。壯側諒反，挫子卧反。銳悅歲反。令力正反。去羌呂反。不劇居衛反。河上作害。傷也。汚音烏。僻匹亦反。激經覓反，又古堯反。拂芳佛反。不嫿以照反。匿女力反。莫如齋生力反。河上云：貪也。去羌呂反。早復音服。謂之重直容反。抵丁計反。亦作幕烹普庚反。不當加火。小鮮音仙。以道莅力至反。古無此字，《說文》作竦。治直吏反。牝頻忍反。靜復扶又反。以下還嫁反。則取七榆反，又七喻反。卑下還嫁反。過古禾反，又古卧反。奧於六反。暖也。河上：鳥報反。暖音

愛。暄也。《說文》作憊。庇必寐反。本祕反。蔭於鳩反。尊行下孟反。有拱居勇反。璧并歷反。以先悉薦反。所以爲于僞反。不曰于月反。淡徒暫反。於其易以政反。必多難乃且反。其脆七歲反。河上本作臙。昌奢反。易伴普半反。於累劣被反。老敗必賈反。施始志反。辟匹亦反。好呼報反。令力征反。復以扶又反。稽式古今反。河上作稽式。善下言下還嫁反。厭於艷反。夫音扶。唯大絕句。以陳直忍反。費芳味反。匱其責反。器長張丈反。舍音捨。而不辟音避。於難乃且反。卒尊忽反。帥所類反。爲于僞反。無行戶剛反。攘苦羊反。扔音仍。幾音祈，音機。易以政反。被音備，褐戶葛反。無狎戶甲反。無厭於艷反。離力智反。物擾而小反。辟匹亦反。不能復扶又反。潰戶對反。見賢遍反。故去羌呂反。之所惡烏路反。猶難乃且反。緝音闡。坦吐但反。梁、王尚、鍾會、孫登、張嗣本有此坦。平大貌。河上作墀。墀，寬也。且，尺善反。又上單反也。而見賢遍反。凶先悉薦反。恢苦回反。是大匠斲陟角反。治直吏反。僻匹亦反。強其兩反。舊其良反。柔脆七歲反。枯槁苦老反。與音餘。抑於力反。之量音亮。身去羌呂反。天下莫柔弱於

水河上本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垢古口反。和大怨紆万反。契苦計反。不令力征反。伯絕句。河上本。不貪貨賂音路。興音餘。河上曰：車。使人復音服。又扶又反。樂音洛。人已基倚反。愈音與。而不爭爭鬪。注同。

- ① 有得獲有：浙江書局本作「有得有獲」。
- ② 一本四十三章：章，被遮蔽，據浙江書局本補。
- ③ 應：此字被遮蔽，據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補。
- ④ 原也：也，被遮蔽，據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補。
- ⑤ 於力反：力，被遮蔽，據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補。
- ⑥ 又居衛反：居，被遮蔽，據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補。
- ⑦ 婢庶反：「庶」字不清晰，通志堂本作「庶」，浙江書局本作「世」。
- ⑧ 而志反：三字已成墨釘，據浙江書局本補，通志堂本作「如止反」。
- ⑨ 今作育：育，被遮蔽，據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補。
- ⑩ 余熟反：「余」「反」二字被遮蔽，據浙江書局本補。
- ⑪ 言也：「也」字被遮蔽，據浙江書局本補。
- ⑫ 古無此字：「古」字被遮蔽，據浙江書局本補。
- ⑬ 本祕反：此句前，浙江書局本有「又」字。
- ⑭ 唯大：「唯」字被遮蔽，據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



補。

⑮張丈反：「丈」字被遮蔽，據通志堂本、浙江書局本補。

(周國林點校)

玄言新記明老部

顏師古

點校說明

《玄言新記明老部》，原六卷，現殘存五卷，顏師古解。

顏師古（581—645），即顏師古，京兆萬年人，唐初著名學者。曾任中書侍郎、秘書少監，晚年為弘文館學士。學問弘博，擅長於文字訓詁、聲韻、校勘之學，曾奉唐太宗之命考定五經，主要著作有《急就章註》一卷、《漢書註》一百二十卷、《匡謬正俗》八卷、《顏師古集》六十卷等。

《玄言新記明老部》一書《正統道藏》未收，現存敦煌P2462號抄本，存經文210行，首尾均殘缺。卷首為葛玄《道德經序訣》殘抄，正文殘存五卷，是解釋《老子》篇章次第之書。該著認為『治身治國，莫不貴於無欲無為』乃《老

子》大意，并對《老子》每章之章旨依次進行解釋。

本次整理即以敦煌P2462號抄本為底本。

（前缺）^①

余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夜睹太陽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自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太極左仙公葛玄曰：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為周師，到无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宿命合道，豫占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仍齋潔燒香，想見道真。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老子度關也。喜見老子，奉迎設

禮，自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爲此宛利天下棄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廿八日日中時授太上《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不苞，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文皇帝好大道，縱容無爲之堂，嘆凡聖無能解此玄奧，而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真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即信誓傳授。至人比字校定，外儒所行雜傳多誤，今當參校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神仙大聖校定，受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正真，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聖人本文者乎？吾所以有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是至矣，明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蹟也。道士鄭思遠曰：余家師葛仙公受太極真人教徐來勒《道德經》上下二卷，仙公曩者所好，加親見真人，教以口訣，云：此文道之祖宗也，誦經萬遍，夷心注玄者，皆必升仙。左尊是書，日夕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法矣。學仙君子，宜弘之焉。仙公常秘

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太極隱訣

顏監注

①按敦煌本所缺文字，可參見本册所收葛玄《老子道德經序訣》。

②原本僅存此標題，訣文缺。

玄言新記明老部卷第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

開國子顏伯玉字師古

老子道經上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又字伯陽。聃者，言其耳無輪郭也。伯陽者，言應太〔陽〕之數而生。家於楚國或云陳郡苦音戶縣屬鄉或云濼鄉曲仁里人也。皇甫謐云：在渦水之陰，謂真人也。河上公序云：當周時，李氏女任（妊）之八十一歲，剖左腋而生。平王時出關，關令尹喜從求著書，因作上下二篇。仍之流沙，莫知所終。今題稱老子，自有兩義：一者約形相爲言，二者據義訓爲釋。形相解者，言生而白首，有衰皓之容，故謂之老；實自新生，故謂之子。義訓釋者，老之言考，子之言孳，以其考覈真理，故能孳孳化物，乃曰老子。道者，理也，通也。王弼《易論》云：謀之子也。道者，通物者也。今

經題稱道，對德以立名，道是真境之理，德是至人之智。理境無擁（壅），故謂之通，即此之通能通於德，亦是即彼之德能得於通。所以有道而無德，無以見其通；有德而無道，無以表其德。欲明道德相資，則境智冥會。通題經者，是待緯之名。《孔子家語》云：「經緯其文。此譬猶組織，直者為經，橫者為緯，皆成之義也。但經之為稱，訓常訓法，以其理無遷變，故謂為常，文可軌模，乃稱為法。備此二義，故謂為經。道經象天，所以言上。德經象地，所以言下。王弼，字輔嗣，山陽人，官至尚書郎，魏正始十年，時廿四。尋宋古本直云王輔嗣，下稱註《道德》二篇，通象陽數極九，以九九為限，故有八十一章。以為上卷。上卷所明，揜說常道，治身治國。言治國者，夫域有四大，王居其一。所以射山之上寄說帝堯，浴水之濱實宗子晉。五千之教既道被黔黎，萬乘之君亦恩周動殖，事理相符，故談其義。且常道所尚，以無名為宗；帝王所貴，以無為

〔為〕本。故下文云：「道常無名。又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明治身者，身為得道之器，道亦不離於身。但即身之道，道則是無，無即道之身；身則是有，有則有累大患，所以見空之士不有其身。故下文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尋累之所生於貪欲，若息則衆累自止。前文云：『故常常無欲，以觀其妙。』是知治身治國，莫不貴於無欲無為。此略舉一篇之大意也。

第一道可道章，所以最在前者，政言常道既有理教之殊，猶上德下德有空之有異，皆從庶以入妙，棄俗而崇道故也。尋晉宋之前，講者舊無科段，自齊梁以後，競為穿鑿，此無益能藝而有妨聽覽。且乾坤之道，貴存簡易，今宜從省，皆沒而不說。但文之詳略，並有不同，或單句特出，的標一理，則辭約而義該，如有無相生、大小多少之類是也；或終始數行，共成一意，則言曠而事簡，如上善若水、昔之得一之類是也。今並附文帖釋，使皎然可見。

第二天下皆知章，所以次道者，前

既明常道之體，此即明合道之人。

第三不尚賢章，說治國者，前章既明合道，合道之行可以理民，故次此章宜言治國。

第四道沖章，次不尚賢者，前明治國唯在聖心，聖心圓明，皆由用道，故次此章深明道用。

第五天地章，明聖人濟俗之智，政言道為俗本，故道用居前，俗為道末，故濟俗居後。

第六谷神章，聖人體無之心，所以次天地章者，前言濟既俗是聖迹，此說體無方論聖本。

第七天長章，所以次谷神者，前既明不死，不死即是久長，故以長久之初繼於不死之末，此相成之義也。

第八上善章，所以次天長者，政言前政言前來七章皆是聖人之德，爰至此文方辨賢人之知。

第九持盈章，所以次上善者，前章既別明賢人修善，故次此章摠論鑒戒。

第十載營章，所以次持盈者，前既言鑒戒，此亦通辨君臣。



第十一卅幅章，所以次載營魄者，前既通辨君臣，此則合說空有。

第十二五色章，所以次卅幅者，前立通義，故兼無兼有，此明別義，故遣有人無。

玄言新記明老部卷第二

顏伯宇師古

第十三寵辱章，所以次五色者，前既明有以入無，此亦除累而會道。

第十四視之章，所以次寵辱者，前既除累以會道，此即遣名以絕智。

第十五古之章，所以次視之者，前既遣名明能絕之智，此章進談所絕之境。

第十六致虛章，所以次古之者，前明所絕之境，此章大意重說真境之妙，摠為萬有之宗。

第十七太上章，所以次致虛者，前既明真境之妙，摠為萬有之宗，此則通辨澆淳之時有善惡之異。

第十八大道章，所以次太上者，前既揔明時之澆淳，此亦曆辨教之興廢。

第十九絕聖章，所以次大道者，前說廢興既辨仁義，今言絕聖通示忘遣。

第廿絕學章，所以次絕聖者，前既通示忘遣，此則揔明賢聖。但賢人由

學而得，故以學居前；聖人本自生知，故直言反俗而已。

第廿一孔德章，所以次絕學者，前既對辨忘執，執則失真，此明雙遣有空，空故合道。

第廿二曲全章，所以次孔德者，前既以空合道，全明空行，涉有則為用不用。

第廿三希言章，所以次曲全者，前既雙遣有空，此明體空之智，故能涉有。

第廿四企者章，所以次希言者，前既明體無以涉有，此進說貶有以哀無。

①敦煌本此句，原在「玄言新記明老部卷第一」之上，今移置其下。

老子玄言新義卷第三

顏伯字師古

第廿五有物章，即次前企者之意，前既貶有以衰無，今明自然之理，則通實空有。

第廿六重爲章，所以次混成者，前言自然既捨有空，此明治國即攝治身。

第廿七善者章，所以次重爲者，前治國以攝治國以攝治身，此重釋治身貴在言行。

第廿八知雄章，所以次善行者，前明治身以言行爲本，此明謙退以守樸爲宗。

第廿九大制章，所以次知雄者，前明謙退爲行以守樸爲本，今言仁息謙僞以無欲爲宗。

第卅以道佐人主章，所以次大制者，前明止謙既宗於無欲，今明有道宜息於兵戈。

第卅一佳兵章，注云疑此非老子所作，而不見引證明所出。尋《文子》篇內頗有其旨，是老子所說亦當非虛。又以八十一章爲數，則佳兵理不可

闕。今既用王注，且而不論。

第卅二道常無名章，次以道佐人主者，前章既辨賢臣，今文進明聖主。

第卅三知人章，所以次道常者，前既明聖人爲主，今進辨爲主聖人。聖人既有，身智兩用，足以匡濟萬品也。

第卅四道汎章，所以次知仁者，前既明聖人身智，身智所資，皆本於道，故次文重申道用。

第卅五執大像，所以次道汎者，前既重申道用，此明爲用得益。

第卅六將欲翕之章，所以次大象者，前明用道則得益，此明得益之事前後不同。

第卅七道常無爲章，所以次將欲翕者，此結成章之道，發起下篇之德，以無爲爲貴，故盛說無之爲功。

●按據上下文，此標題應作「玄言新記明老部卷第三」。

玄言新記明老部卷第四

顏伯字師古

分篇上下，法象天地。第一卷初並已有解。注云：德者，得也。又云：何以得德？由乎道也。故知德不以自得爲高，得道者也；道不以自通爲貴，通德者也。然後道德冥會，不二不一。釋斯玄旨，在道德義內。

上篇卅七章摠明常道，即以道爲經初，此卷卅四章，通辨上德下德，亦以德爲經。及治身治國說有空，既宗致不殊，則同歸一揆。

第二昔之得一章，所以次上德者，前明能得之智，今言所得。所得之境，境空即一。

第三反（者道之動）章，所以次昔之得一者，前既明所得之境，境是一空，此釋一空之理與萬有之事其旨不同。即是與俗反，所以此章深明反義。

第四上土章，所以次反者道之動，前既明道與俗反，今明體道之人不無



優劣。

第五道生章，所以次上士者，前既明體道之人不無勝負之異，此進明修道之行宜識本末之殊。

第六至柔章，所以次道生者，前明修道之宜識本末，此則格量空有，歎美無為。

第七名與章，所以次至柔者，前既明無為為貴，此則深戒有為為劣。

第八大成章，所以次名與者，前既深戒有為所不以為劣，今則勸令舍有可以習無。

第九天下有道章，所以次大成者，前既明捨有以習無，明棄有欲以歸無欲。

第十不出戶章，所以次天下有道者，前既明棄有欲以歸無欲，此進明鑒一理以摠萬萬機。

第十一章，所以不次出戶者，前既明鑒一理以摠萬機，此進明習無以除有欲。

第十二章聖人無常心章，所以次為學者，前明學有學空的資聖教，今明

一感一應合辯聖凡。

第十十三出生章，所以次聖人者，前明感應合辯聖凡，今示生死具陳善惡。

玄言新記明老部卷第五

顏伯宇師古

第十四道生章，所以次出生者，前既明生死之徒以善惡為主，今進明空智之人以道德為行。

第十五天下有始章，所以次道生者，前既明空智之人以道德為行，此則歎美道德為萬有之宗。

第十六使我章，所以次天下者，前既明道德空行為萬有之本，此說國王空智為治道之宗。

第十七善建章，所以次使我者，前既明國王空智為治道之宗，今說有為之行不無勝負。

第十八含德章，所以次善建者，前既明有為之行深淺不同，今示含德內充，則以柔和為本。

第十九知者章，所以次含德者，前既明含德內充以柔和為本，今示不言之教以玄通為宗。

第廿以正治國章，所以次知者章者，前既明不言之教以玄通爲宗，今示以言教明得失之理。
(下文缺)

(劉固盛點校)

老子治要

魏徵

點校說明

《老子治要》，一卷，唐代政治家魏徵等人纂輯。

唐初，太宗李世民勵精圖治，欲廣覽前王得失，命大臣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輯錄經史百家中有關帝王興衰的事迹與論說，編為《群書治要》，共五十卷。唐後亡佚。清乾隆年間，自日本重新傳入，因鏤板行世。傳入時已亡三卷，幸《老子治要》保存完好。魏徵等人所輯錄《老子》之文，側重於治國之論，所採註解文字亦相當精到。且其引文，出自初唐鈔本，版本價值甚高，故《老子治要》為研究唐代老學必讀之書。

本次點校，以日本尾張國校刊《群書治要》本為底本，以清光緒年間蔣德鈞的龍安公署刊鈔本為參校本。

道經

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帥道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作。而不辭，不辭謝而逆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反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國，猶治身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思慮深，不輕言。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也。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為芻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也。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遂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

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也。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身辱也。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樸淳也。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絕巧、絕巧詐也。棄利，塞貪路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正，無邪私也。以為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也。見素抱樸，見素守真，抱其質樸。少私寡欲。

曲則全，曲己從眾，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

久久自新。少則得，自受少則得多。多則惑。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故有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不自矜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爲此者，天地也。孰，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況人欲爲暴卒者乎？故從事於道。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

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所行，以爲應道。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自是者不彰，自以爲是而非人，衆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自伐者無功，所爲輒自伐，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不以久長。故有道者不處。

道大、道大者，無不容也。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宣。地法天，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清靜不言，萬物自成。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也。而以身輕於天下？疾時王奢恣輕淫也。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以救萬物之殘傷也。故無棄物。不賤石而貴玉。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道使爲善，得以爲給用。貴其師，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

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溪，則德常在，不復離己。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

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也。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也。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性也。執者失也。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謂食淫聲色也，奢謂服飾飲食也，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也。以道佐人主，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不以兵強於天下。順天

任德，敵人自服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田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也。善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而已，不休也。不敢以取強焉。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也。果而勿驕，驕欺，勿以驕欺也。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爲強以侵凌人也。

兵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逢亂，乃用之以自守也。恬惓爲上。不食土地，利人財寶。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爲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美得勝者，是爲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上左，左，生位。凶事上右。陰道，殺也。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喪禮上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惡，是智。自知者

明。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爲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自勝者強。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爲強也。知足者富，人能知之爲足，則保福祿，故爲富也。強行者則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爲有意於道。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則可以久也。死而不妄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語，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以無爲爲常也。侯王而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己也。

德經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上德無爲，言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而無以爲。言無以名號爲也。下德爲之，言爲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爲。言以爲已取名號。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爲前識也，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而愚之始也。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唱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樸。不處其薄，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處其實，處忠信也。不處其華。不上言也。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生成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

貞。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天當有陰陽晝夜，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為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為地。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常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為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廢。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廢失其位也。故貴必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必以下為基。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為眾輻所湊也。此其以賤為本。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穀，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讓必還。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貪富者得患。人之所教，謂眾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也。我亦教人。言我教眾人，使去強為

弱，去剛為柔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者，尚勢力，為天所絕，兵刃所伐，不得以命死也。吾將以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式之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人剛，無所不通也。無有人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帥之以身也。無為之益，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為之治，無為之治，治身治國也。

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也。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止不殆，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人不擾，故可長久也。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也。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也。其用不

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大直若屈，大直，謂脩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大巧若拙，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大辯若訥，大辯，知無疑也。如訥者，無口辭也。清靜以為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也。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罪莫大於可欲，好淫色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無欲心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也。不為而成。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物自化也。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

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民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爲不善，聖人化之使善。信者吾信之，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有取以爲利。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是謂玄德。道之所行，恩德玄間，不可得見也。

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也。大道甚平易，而人好從邪，不平整。朝甚除，高臺榭，宮室脩。田甚蕪，農事廢，不耕治。倉甚虛，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服文采，好飾僞，貴外華。帶利劍，尚剛強，武且奢。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是謂盜夸。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猶劫盜以爲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並隨之也。非

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道於身，愛氣養神，其德如是，乃爲真人。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脩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宮觀，彫琢章服，下則化上，日以滋起也。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饑寒並至，故盜賊多有。我好靜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我好無事而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僱役，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去華

文，民則隨我爲質樸。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味味，似若不明也。其民醇醇。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其民缺缺。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禍兮福之所倚，倚，因。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脩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無知其窮極時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去也。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善人之寶也，善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故爲天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爲無爲，無所造作。事無事，除煩省事。

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報怨以德。脩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處謙虛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爲之於未有，欲有所爲，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華文，不爲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從，爲也。民人爲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當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爲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違本。

古之善爲道者，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非以道教民明知姦巧。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樸不詐僞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惠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上下相親，故爲國之福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者。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是以聖

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爲重也。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歛若取之於己。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執謙退，不爲唱始也。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儉故能廣，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今世人舍慈仁，但爲勇武。舍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爲奢泰。舍後且先，舍其後己，但爲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人死道。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親附，故戰則勝敵，以守則堅固也。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吾不敢爲主，主，先也。不敢先舉兵也。而爲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也。不敢進寸而退尺。侵入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欺輕敵家，近喪身也。故擾兵相加，哀者勝矣。哀者

慈仁，士卒不遠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

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闕，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為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匿寶藏德，為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緝然而善謀。緝，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事，脩善行惡，各蒙其報。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不知畏之。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欲，奈何設刑罰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刻，教民去利欲。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饑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人民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是以難治。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也。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人死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執刻契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乏，不敢勞也。使民重死，君能為人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而不遠徙。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離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無為，不好出人。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於天下。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

也。美其衣，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俗。樂其質樸之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害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① 驕欺：蔣德鈞龍安公署刊鈔本作「果敢」。

② 「以其」句：蔣德鈞龍安公署刊鈔本作「以其君上稅食太多」。

(周國林點校)

花侍衛左右，玄妙即指樹云：此可爲汝姓。《神仙傳》云：老子生而能言，自指李樹爲姓。《上元經》云：李母晝卧，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而下，因而吞之，遂即有胎。陸先生云：老子初生，却行九步，因即能言。但內外經書說者非一，今不具載。名耳者，老子耳無輪郭（廓），顯示異相，因以爲名也。字伯陽者，伯，長也，陽，生也，言聖人應世，利益弘多，方欲長養黎元，生成庶品。故《經》云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也。外自聃者，言舌聃聃然，既長且廣，所以字聃也。《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子宮，宮玄孫瑕。瑕子解仕漢，爲膠西王太傅。

第三法體者，案《九天生神經》云：聖人以玄元始三氣爲體，言同三天之妙氣也。臧宗道又用三一爲聖人應身，所言三一者，一精二神三氣也。精者，靈智慧照之心。神者，無方不測之用。氣者，色象形相之法。《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精也；聽之不聞名

曰希，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氣也。聞（總）此三法，爲一聖體。《經》云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也。但老君以三一爲身，身有真應之別，而解者義有三家。第一云：散一以爲三，是聖人應；混三以歸一，是聖人真。第二云：三之與一俱是應，非三非一乃是真，爲三一俱是名。數故也。第三云：豈有離名數之外別有名數之真耶？即此三一非三一是真，非三一而三一應。非三一而三一之應，此應是真應；三一而非三一之真，此真是真應。應真之真，不可定言真；真應之應，不可定言應。所以非真非應，而應而真。但聖人赴感，逗機應物，或寄人間，或生天上，隨方顯見，相好不同。故《昇玄經》云：於彼淨土，相好嚴儀，處此多燠，形同下斯。源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必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且妙體希夷，卒難詳究。今直據周時一應論老君容貌（貌）者，案葛抱朴引《朱籀玉札》云：老子黃色美眉，廣頰（頰）長耳，大目疏

齒，方口厚脣，額有叁午達理，日角月玄，鼻有雙骨，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挹十文。此是託神李母下爲周師之相也。雖復真應不同，而俱以自然爲體。故《莊》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序訣》云：老子體自然然而，生乎太無之先也。

第四時節者，案葛洪《神仙傳》云：老子以伏羲時爲鬱華，神農時爲緣因，祝融時爲傅豫，黃帝時爲廣成子，而逗機赴感，應變隨時，顯晦無方，今不詳載。故《序訣》云：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窈窕冥冥，眇邈久遠。又云：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是知老君出世非止於周，明矣。但爲前劫遐曠，存而不論。今且據在周託生時節者，案劉向、嵇康、皇甫謐並云：生於殷末，爲文王師。《序訣》云：老子以上皇元年太歲丁卯正月十二日丙午下爲周師。既爲文王作師，理當生於殷末，故下爲周師，即殷之丁卯歲也。案《文始內傳》、仙

公《序訣》皆云：老子以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而解者多云是幽王時出關，此未可依准。何者？今檢幽王庚申年立，立十一年爲犬戎所滅，十一年內竟無癸丑，以前七年癸丑乃是宣王之時。又《國語》云：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不過十年。若以宣王時出關者，則不應見三川震、岐山崩也。尋平王宜咎東遷洛邑，以辛未歲立，立卅三年方次癸丑。案《玉緯》云是此時出關也。臧玄靜云：西出壘關，猶據幽王在長安之歲，恐當謬也。既平王時出關，則是西度函谷，故《出塞記》云：西出函谷關。函谷關今在陝州桃林縣南十里，有故關門是也。又尋漢文以前直云元年、二年，未有別號，漢武之世方號元鼎、元朔，今《序訣》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爲周師，至無極元年去周西度者，此兼取人間世代，配諸天年號，理非流俗所知，例如經中朱靈、開皇等號也。《出塞記》及《玄妙內篇》、《文始內傳》並云關令尹喜預瞻

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過，即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老子乘青牛薄板車，徐甲爲御到關也。至廿八日日中授喜《道德經》上下卷。臨去之際又說《西昇》事畢，乃示見神通，騰空數丈，存亡恍惚，老少無恒。於是適彼鬪賓，逗機行化。故皇甫謐云：老子西之流沙，作《浮屠經》以化戎俗也。《文始內傳》又云：老子出關，周流八十一國，後至鬪賓化胡也。自紫氣浮關，青牛西度，老君復還東夏，凡有三時。一者，尋仲尼以周靈王廿一年庚戌歲十月庚子夜生，仍師於老君，伏膺問道，故《史記》云：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又《家語》云：周之老聃，吾之師也。二者，赧（赧）王時授干室《太平經》並百八十戒、治國治身脩養要訣。三者，漢安時於蜀授天師正一明威之教，於時簫鼓雲駕浮空而下，自稱周之柱史，太上所遣。但神功不測，應感無方，或見聖容，或示凡迹，千變萬化，不可思議，豈得以朝菌之齡語大椿之壽哉。尋內外經典，證據極多，皆云西化

戎夷，竟無死迹。唯莊周云老聃死，秦侯吊之者，斯假設之辭耳，欲明死生之道均齊，凡聖之理混一，猶如鴻蒙、雲將之談，蓋寓言也。今雍州盤屋^①縣有樓觀者，即是尹真人之故宅。宅南有山阜，名老子陵。俗傳云是老君墓，何誣之甚也。然墓者，埋葬也。老君既無死迹，豈有墓乎？當是於此山上西昇輕舉，後人追記聖德，因號曰老子陵。且老君在周隱身卑位，縱爲陵墓，理亦不高。今檢此陵，上聳數千尺，周迴數百步，假使帝王國力，恐未能然，以此推量，固非塚墓明矣。

第五方所者，案《玄妙內篇》、《出塞記》、葛稚川、皇甫謐並云老君生於陳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而說者或云楚國，或云楚縣，或稱陳郡，或稱豫州者。尋楚以熊繹爲始封之君，其地運楚，故稱楚國。又春秋之日，縣大而郡小，以郡屬縣，故云楚縣。但陳則太暉（皞）之墟，都於苑丘之側。案禹別九州，則豫州之分，故稱豫州。又武王伐紂，封舜後胡公滿於陳，以備三



恪，故稱陳國。逮漢高祖滅秦，仍改陳國爲淮陽郡，則郡大縣小，故有陽夏、寧平、苦、柘四縣屬淮陽也。至後漢章帝，又改淮陽爲陳郡。雖復時代遷貧（賢），名号不同，其於處所，祇自是一。漢桓帝夢見老子，乃詔陳相邊韶，於老君生處建碑立祠，祠側即有李母廟、虛無堂，左帶靈溪，右環渦水，前後顯敞，寔惟勝地。唐貞觀十一年有詔，以皇家宗祏系自老君，給廟戶廿人修葺院宇。皇甫謐云老子楚之相人者，今廟北有相城，故知相是地名，非官号也。

後顯所說正法，又開爲五：第一道德，第二釋經，第三宗體，第四文數，第五章卷。

第一道德者，道是圓通之妙境，德是至忘之聖智。非境無以導智，非智無以照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然境智智境，不一不異，而異而一，故《西昇》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且古來解道，亟有不同，今汎舉大經（綱），義開五別。所言五者：第一依訓釋，第二依義釋，第三待對釋，第四所表

釋，第五無方釋。

第一依訓釋者，道無也，德有也，故輔嗣云：「道，無。又解云：道，道也；德，德也。今明道之爲名，窮理盡性，不復可加，故非訓釋之所能盡。直置道以道爲義，義自多含，不繁曲碎，更爲他解，故宣尼解《易》須晉二卦云：「須，須也；晉，晉也。」

第二依義釋者，道以虛通爲義，德以尅獲受名，爲道能通物，物能得道故也。篤論道物，亦不一不異，故《經》云：「道之爲物，唯恍唯惚。」又《莊》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也。」

第三待對釋者，道以德爲義，德以道爲義，非道無以通德，非德無以顯道故也。又解云：「道以物爲義，德以喪爲義，皆相顯對故也。」

第四所表釋者，道以不道爲義，德以不德爲義，所以說道以彰於不道，所以說德以表於不德。故《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云：「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此之謂天府。嚴

君平云：「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正之無也。是知說道說德，以表於不道不德也。」

第五無方釋者，耶教正言，悉應自然，稊稗瓦礫，無非至道。所以道無不在，所在皆通，隨物方圓，曾無執滯。故《莊》云：「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也。」

第二釋經者，尋三洞尊文，七部玄教，討其題目，僉号曰經。是知經者，法教之摠（總）名，至人之洪軌（範）。經之爲義大矣哉，蓋群品之舟航者也。但經乃多種，大略有三：一者，五德三元，凝空雲篆，垂芒八角，妙氣之文。二者，空林紫筆，金簡玉字，苞以鳳文之縕，藏於七寶玄臺，或在山洞之中，或在諸天之上。三者，簡策（策）縑紙，篆隸（隸）隨時，傳授流通，見行於世。雖復有此三迹，羸妙不同，而皆是聖言，並詮至理，咸能治病，悉名良藥。但經之義訓，訓亦多塗，舉其樞要，略爲四釋。所言四者，一由二徑三法四常。

第一訓由者，言三世天尊，十方太
上，莫不因此經而得成道。

第二訓徑者，言能開通萬物，導達
四生，作學者之津梁，寔脩真之要徑。

第三訓法者，旨趣玄妙，能所精
微，可以軌則蒼生，楷模衆聖也。

第四訓常者，言非但理致深遠，湛
寂巖然，抑亦萬代百王不刊之術。具
斯四義，故稱爲經也。而言序訣者，
序，述也，訣，斷也，序述聖人之旨，訣
斷學者之疑也。《禮記》云：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仙公有聖明之德，
故作序以述經旨。

第三宗體者，夫釋義解經，宜識其
宗致，然古今注疏，玄情各別。而嚴君
平《旨歸》以玄虛爲宗，顧徵君《堂誥》
以无爲爲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爲
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晋世孫登
云託重玄以寄宗。雖復衆家不同，今
以孫氏爲正，宜以重玄爲宗，無爲爲
體。所言玄者，深遠之名，亦是不滯之
義。言至深至遠，不滯不著，既不滯
有，又不滯無。豈唯不滯於滯，亦乃不

滯於不滯，百非四句，都無所滯，乃曰
重玄。故《經》云：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隱訣》頌云：玄玄至道宗，上德
體洪元也。而言無爲者，鏡像蒼生，蕪
（烏）苟（狗）萬物，雖復揮斥八極，而
神氣無變，故爲則無爲，無爲則爲，豈
曰拱嘍（嘿）而稱無爲哉？故《經》
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又
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序訣》
云：無爲之文，汗之不屑，飭（飾）之
不榮也。

第四文數者，尋青牛發軔（軛），紫
氣浮關，真人尹氏親承聖旨，當尔之
日，止授五千金。故《序訣》云：於是
作《道德》二篇，五千金上下經焉。是
知五千之文，先有定數，後人流傳，亟
生改易。案：河上公本長五百四十
餘字，多是今乎者也。蓋逗機應物，故
文飭（飾）其辭耳。但高士逸人多尚其
業，好異之徒例皆添糝，遂使魚目亂
珠，玉石無辨。太極仙公欲崇本抑末，
乃示以本文止五千字。故《序訣》云：
吾已於諸天校定，得聖人本文者乎。

今所講誦，多依葛本。其葛本字體亦
有訛濫，事由鈔寫差錯，豈關仙公所
爲。至若以愚爲娛，以僞爲喘，如斯之
文，愚所未喻，唯當研尋玄旨，擇善而
從，無容膠柱刻船，域心固執。須諸學
者，搜簡定數，云少一字，不滿五千。
解者不同，而罕得厥中，或言闕此一
字，用象太一之無，或云少此一字，以
明絕言之理。斯並苟爲異端，妄生抑
度，竊尋經意，豈其然乎。只是經中卅
幅也，且古者三十分爲二文，今時卅摠
（總）爲一字，有此離合，故少一文也。

第五章卷者，此一部妙經，五千奧
典，上下二卷，八十一章，各有表明，咸
資法象，豈徒然哉，良有以也。故八十
一章象太陽之極數，上下二卷法兩儀
之生育。是以上經明道以法天，下經
明德以法地，而天數奇，故上經有卅七
章；地數偶，故下經有卅四章。《經》
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莊》云：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西昇》云：大
道曠蕩，無不制圍。是知至道虛通，括
囊无外，豈止陰陽天地而已。今明立

教利物，故寄之兩

(P. 2353 號抄本止此，後缺)

①原缺書名，今由整理者據《新唐書·藝文志》擬加此名。

②此標題原缺，今由整理者據文義補。

③此句原文殘缺，據文義補。

④自：疑應作「字」。

⑤名：原脫，據強本補。

⑥屋：原作「屋」，據文義改。

⑦郡：原作「群」，據文義改。

⑧唯惚：原作「惚唯」，據文義改。

老子道德經序訣義疏^①

(S. 5887 號抄本，前缺)

□馬迹山合神丹金液□□□□□□
□□□世，高上其志，後得地仙。

仙公〔曩者所好，加親見真人，教〕^②以口訣。

曩，昔也，道德尊經昔□□□□□□□□
口訣，口訣之要，備在下文。

第二□□□□□。

云：誦經萬遍，夷心注玄者，皆必昇仙。

□□□□□妙文，偃駕八清。

尤尊是書，日夕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法》〕^③矣。

尤，甚也。仙公尊此天書，六時朝禮，如靈寶威儀。

第三結成勸戒。

學仙君子，〔宜弘之焉〕^④。仙公常秘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加意留心，精勤研習，自非宿植德本，骨相□□□爾漏慢，傳非其人，所以仙公寶秘此言。

第三大段有一頌一章，名為證序，出《太極隱□》，依以為內脩方法，不煩該講。(S. 5887 號抄本止此，後缺)

①此標題原缺，今由整理者據文義補。

②③④原文殘缺，據敦煌 P. 2370 號抄本《老子道德經序訣》補。

老子道德經義疏¹

道經上

此經是三教之冠冕²，衆經之領袖，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窮理盡性，不可思議。所以題稱道德。道是虛通之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發智，智能尅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其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今就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章即是第一大段，標道宗致。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略標理教，第二泛明本迹，第三顯二觀不同，第四會重玄之致。

第一略標理教。

道可道，非常道；

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愜當而有

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心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真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亦非常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第二泛明本迹。

無名，天地始；

始，本也。虛無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無名，爲物之本。道本無名，是知不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母。

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儀。

第三顯二觀不同。

常無欲，觀其妙；

妙，精微也。觀，照察己身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爲、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己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常有欲，觀所³微。

微，歸也。欲，情染也。所，境也。言人不能無爲恬澹，觀妙守真，而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睹死生之歸趣也。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無欲有欲之勝負也。

第四會重玄之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異名者，微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玄。

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微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

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妙，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獨群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章即是第二大段第一章，廣明道法。此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無二觀，微妙不同，故次此章即顯無爲之能，有爲之弊。就此章中，義分爲兩：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

迷。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迷。

就此章中，又開二別：初兩句汎辨美善，舉體不真。後六句三雙，明諸法無實。

初汎辨美善，舉體不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皆，咸悉也。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耽滯諸塵，妄執美惡。違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爲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爲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嫵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以斯所驗，豈有美惡哉。故知世間執美爲美，此即惡矣。

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言凡鄙之流，迷於真理。非但耽淫聲色，抑乃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己害物。不知名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執親？《莊》云：

爲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者也。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臧。唯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爲之致也。

後明諸法無實。

有無相生，

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

難易相成，

空心慧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

長短相形，

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如長短相形而有者也。

高下相傾，

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則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爲高。以尺比丈，尺即爲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也。

音聲相和，

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

即體皆寂。以況萬有，虛假亦然。先後相隨。

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也。

第二顯聖知虛凝，忘功濟物。

是以聖人治，

是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真之人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己，兼能正他，故名爲聖。治，理也。即此聖人慈悲救物，轉無爲之妙法，治有欲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人治也。

處無爲之事，

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爲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爲。斯乃無爲即爲，爲即無爲。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言處無爲之事也。

行不言之教。

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化無方。豈唯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出處語默，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而不爲始，

萬物者，一切群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爲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爲而不恃，

爲，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成功不處。

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夫唯不處，是以不去。

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毒含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

物者，其唯聖人乎。只爲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就此一章，分爲三別。第一汎舉三不，以戒行人。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第三重勸學人，令忘知會道。

第一汎舉三不，以戒行人。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貴也。賢，能也。非謂君王不尚賢人，直是行人撝謙，先物後己，不自貴尚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而賤物，則浮競互彰；各退己而先人，則爭忿自息。故云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

難得之貨，謂隨珠荆璧、垂棘照車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濫竊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色聲等法，可貪求染愛之物也。而言不見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

聞，而心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前不盜不爭，是別；今不見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

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

聖人治，虛其心，

聖人治，同前釋。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既境幻，後又心虛也。

實其復，

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強其骨。

骨，譬內也。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內恒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言強其骨也。

第三重勅學人，令忘知會道。

常使民無知無欲，

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慧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也。使知者不敢不為，

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為道，而不敢不為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為，故繼以不敢也。

則無不治。

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既令忘知會道，妙體一中，故次此章即明至道以中為用。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雖復以中為用，應須遣中。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第三示韜光晦迹，俯應下凡。第四結歎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第一明以中為用，應須遣中。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冲，中也。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而言，莫先中道，故云道冲而用

之。此明以中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

淵似萬物宗。

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為澄為淵。宗則大宗師義也。

第三示韜光晦迹，俯應下凡。

挫其銳，解其忿，

挫，止也。銳，進也。既重玄行足，自利道圓，為物師宗，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懣生乎違順，違順起乎安心。聖人達違順之兩空，體安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

生，令歸真實，釋散其懷，而破嗔癡也。

和其光，

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齊照，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曜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曜。

同其塵，

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點穢淨物；色聲等法，能汙染清行，故名爲塵也。而言同者，聖人降世逢時，晦迹應凡，既韜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爲異也。

湛似常存。

湛，凝寂也。似，不定也。言聖人雖復和同光塵，而神凝姑射，動不乖寂，故云常存。而言似者，明非應非寂，而寂而應，寂不定寂，而應不定應也。

第四結歎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吾，老君自稱也。言此即寂即應之

聖道，不知從誰而生，故言誰子也。象，似也。帝，天也。既能生天地，似如天地之先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先天地生而不爲老。然至道幽玄，寂寥恍惚，不生不滅，不先不後。而今言先者，欲明先而不先，不先而先，故加以象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超萬象之先，故次此章顯忘功用，聖人與二儀合德。即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第二寄橐籥兩器，顯明妙用。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真。

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仁，恩也。芻狗，草狗也。《莊》云：已陳之芻狗。且圓穹在上，方峙於下，二儀覆載，亭毒群生，有大至功。而言不仁者，視萬物如一狗也。何者？夫芻狗之爲物，但有狗名而無狗實也。况一切萬物，虛幻亦然，莫不相與皆空，故無恩報之可責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空心利物，功侔造化。所以先舉天地，次顯聖人。聖人雖復拯救蒼生，竟不見能化所化，亦同芻狗，虛幻無實也。前舉二儀，徧該無識，故稱萬物。後顯聖人，意在有情，故言百姓。非是不化無識，爲有識能稟教故也。

第二寄橐籥兩器，以明妙用。

天地間，其猶橐籥，

橐，諸袋也。籥，簫管也。夫天地聖人，虛心利物，譬彼笙管，方茲袋。虛心之義，繼在下文。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屈，竭也。橐籥內空，故出聲氣不竭。亦猶天地無心，故能生化無窮也。動而愈出者，言橐籥動，則聲氣生；聖人應，則經教出也。

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真。

多聞數窮，不如守中。

多聞，博瞻也。數窮，多言也。博學多言，唯益世智。既不體道，理歸於窮。中，一道也，多聞適足有爲，守



中即長生久視。以此格量，故不如守中也。故《莊子》云：文滅質，博瀕心。又陽朱云：鄰人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也。

谷神章第六

谷神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多聞博識，不如守中，故次此章明只爲守中，故得谷神不死。就此章中，義分兩別：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第二明不斷不常，而用無勞倦。

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

谷神不死，

谷，空虛也。神，靈智也。河上公言谷養也，言蒼生流浪生死，皆由著欲故也。若能導養精神，如彼空谷，虛容無滯，則不復生死也。

是謂玄牝。

是謂，仍上辭也。玄者，不滯之名。牝以雌柔爲義。欲明養神如谷，令其不死者，無過靜退雌柔，虛容不滯也。

玄牝門，天地根。

言此深玄不滯之道，雌虛柔靜之法，能開導萬物，生化兩儀，故云根也。

第二明不斷不常，而用無勞倦。

綿綿若存，

綿綿，微細不斷貌也。若，似也。存，有也。若言神空，則是斷見。若言神有，則是常見。前說神空，故得不死。仍恐學者心滯此空，今言若存，即治於斷也。又恐學人心溺於有，故繼似字，以治於常也。

用之不勤。

即用此非無非有之行、不常不斷之心，而爲修道之要術者，甚不勤苦而契真也。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天地長久章第七

天地長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能安立二儀，故次此章，即託於二儀而爲修習之法。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答。第二略顯聖智修營之能。第三結歎聖人獨成尊貴。

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答。

天地長久。

二儀雖大，猶有劫盡之期。然就形相之中稍爲賒遠，故舉天地以况聖人。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

假設疑旨，發明其義。以其不自生，

假答前問，釋其所由。言天地但施生於萬物，不自營己之生也。

故能長久。

結釋也。

第二略顯聖智修營之能。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是以，仍上以合喻也。聖人，即與天地合德者也。舉其高行，楷模群有也。後其身，先度物也。而身先，超三界也。外其身，隳肢體也。而身存，得長生也。

第三結歎聖人獨成尊貴。

此其無尸，故能成其尸。

尸，主也。言聖人觀物我虛幻，名實俱空，故能後己先人，忘我濟物，故無主也。而言成其尸者，結歎聖人也。只爲德合二儀，芻狗百姓，故獨居三界之尊，成天人之化主也。

上善章第八

上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略明忘我之行，未顯

功能，故次此章廣舉忘我之人，有殊能妙用。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第二汎舉三能，廣明七德。第三結歎柔弱，所以無疵。

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

上善若水。

善有二種，一執二忘，此是忘善，故稱爲上。水有各種利用，故偕況之。利用功能，具列於下。

第二汎舉三能，廣明七德。

水善利萬物，

言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津潤霑洽，利物弘多。以此功能，故況聖德。聖德應感，善功機權，方便開化，其義如水，故以爲喻也。

又不爭，

水性柔和，不與物爭，方圓任器，壅決隨人。上善之行，應物亦爾。

處衆人之所惡，

所惡者，卑下之地。卑下之地，水則居之。言衆人皆捨下趨高，憍慢陵物。上善獨去高取下，柔和靜退。

故幾於道。

幾，近也。言行此三能，故近於道。

三能已了，次明七德。

居善地，

水性趣下，以下爲安。上善好謙，以謙爲吉。故用卑下而爲善地，所謂處乎不競之地。

心善淵，

淵，止水也。言止水清潔泓澄，淵深難測。上善心源虛遠，靜照亦然。故淵靜則鑒人，心虛則照物。

與善仁，

仁，恩也。言水性霑濡，惠潤於物。聖德慈救，恩被蒼生。慈救則不隔怨親，霑濡則豈揀淨穢。

言善信，

信，實也。水能澄鑒儀貌，妍醜不欺。聖言證理，信如符契。亦言海水三潮，不失時候。況聖智逗機，不遺三品。

正善治，

水性平而無僻，聖心正而治邪。《莊》云：平中准，大匠取則焉。

事善能，

水性多能，隨事利益。聖智虛察，順

物成功。

動善時。

水冬凝夏釋，流結隨時。況聖智虛忘，感來則應。觀機動寂，不失事宜。出處默語，不二而一。

第三結歎柔弱，所以無疵。

夫唯不爭，故無尤。

夫唯，義同前釋。唯水與聖，獨以不爭，爲能虛柔順，故無尤過也。

持而章第九

持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無爲上善，虛已利他，故次此章，即顯有欲下凡，自貽伊譴。欲示去取，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

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不能靜退謙虛，恒欲執求盈滿，誇矜我大，意在陵人，必致傾危，不如止而勿行也。故《莊子》云：卮滿則傾危。又《書》云：滿招損，謙受益。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益。



揣，磨也。銳，利也。夫揣劍磨刀，雖利必損。況勵己陵物，寧不困乎？又揣磨心智，唯欲貪求，其為傷害，甚於戈戟。物皆我讎，故不可長保。

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欲甚神倦，財富形勞，身心既困，莫能守也。又積不能散，必招巨盜。內懷憂戚，外周棲疏，身死財泮，故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咎，釁也。遺，與也。夫處富貴，應須濟物。不能謙遜，反更驕盈，自致危亡，豈關佗與。

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虧必盈，極則反，數其然也。所以佐世之功成，富貴之名遂者，必須守分知足，謙柔靜退，處不競之地，遠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謂退身

隱行，行自然也。

載營魄第十

載營章所次前者，前章略顯驕矜之過，謙退之德。其於修習法門，猶自未具，故次此一章，即廣明內外兩行次第功能。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拘魂制魄，守一內修。第二廣顯治國利佗之行。第三結歎達道忘功之美。

第一明拘魂制魄，守一內修。

載營魄，

載，運也。營魄是陽神，欲人之善。魄是陰神，欲人之惡。故魂營營然而好生。魄，泊也，欲人之泊著生死。又魂性雄健，好受喜怒；魄性雌柔，好受驚怖。驚怖喜怒，皆損精神，故修道之初，先須拘魂制魄，使不馳動也。

抱一能無離，

抱，守也。一，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次須守三一之神，虛夷凝靜，令不離散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

專，精專也。氣，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

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使神氣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而無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為，心無所取，不為有生，不為無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此明自利也。

第二廣顯治國利佗之行。

愛人治國而無知，

前既自利道圓，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為治國。夫治國者須示淳樸，教以無為，杜彼邪姦，塞茲分別。如此則擊壤之風斯返，結繩之政可追。故下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明白四達而無為，

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慧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略舉四方，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為

也。又解云：四達者，達三界及道境也。

天地開闔而爲雌。

河上公本作天門。闔，閉也。雌，靜也。天地開闔，謂劫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不爲三災所及，雖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生之畜之，

言聖人自利道圓，利侘德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蒼生之可化。爲而不恃，豈有功用之可稱。只爲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爲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也。

長而不宰，

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爲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

第三結歎達道忘功之美。

是謂玄德。

玄言深遠，德乃上德。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自利利侘內外二行，其於空有兩慧，猶自未圓。故次此章，具明資導之義。就此一章，義分爲兩：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內空也。只爲空能容物，故有車用。以況學人心空，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是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析推尋，徧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考工記》云：埏，和也。埴，粘土也。和粘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以況學人心空，故能容物。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穿鑿戶牖，以爲室屋，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學人心空，故能覆物。又穿鑿戶牖，通人往來，况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無賴有以爲利，有藉無以爲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學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學人之利用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車器，欲顯假法不真，故次此章正辨色聲，以明實法虛幻相對，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顯塵能敗根，應須厭離。第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第一顯塵能敗根，應須厭離。

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睹即色是空，與



盲何別？

五音令人耳聾，

五音者，官商角徵羽也。心耽絲竹，耳滯官商，不能返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

五味令人口爽，

五味者，甘苦辛酸鹹也。爽，差失也。耽食醪醴，咀嚼膾脰，不能味道談玄，故曰口爽也。

第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馳騁，猶奔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謂趙璧隨珠，珍貴佳麗之物也。貪著愛玩，為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礙。

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是以，仍上文也。聖人，即舉聖戒凡也。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內視無色，返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為目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耳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實智。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辯根塵等法，舉體不真，故次此章明身及榮華適為患本。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第三格量貴愛，顯其得失。

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

寵辱若驚，

寵為榮愛之名，辱是戮耻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患。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驚即同，故言若也。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者也。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生死不撓於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己身也。大患，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可惡身。為貴與大患俱以身為本，故言若也。

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

何謂寵辱？

假設疑問也。

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解釋其義也。世情顛倒，以寵為上。惠心觀照，足為鄙下。何者？為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之兩驚本由一寵，故足為下也。

是謂寵辱若驚。

結成辱寵之義。

何謂貴大患若身？

假設問。

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

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愁毒，即是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不殊也。故《西昇經》云：身為惱本，痛癢寒溫，吾拘於

身，知爲大患，即其事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只爲有身，所以有患。身既無矣，患豈有焉？故我無身，患將安託？所言無者，坐忘喪我，墮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第三格量貴愛，顯其得失。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

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陵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寄是暫時寄寓，託謂永相付託。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驚，謙以自牧，雖而順物者，則可以託付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

視之章第十四

視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身爲大患，戒勿耽食。此章則顯妙體希夷，勸令修學。先病後藥，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分爲六：第一明不一而一，散一爲三。第二明不三而三，混三歸一。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絕名言。第四明體非色聲，而無方應物。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第六明而古而今，爲綱爲紀。第一明不一而一，散一爲三。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體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爲無色，故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希，簡少也。體非官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搏觸而得，故曰微也。又臧公《三一解》曰：夫言希夷微者，謂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爲一聖人。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何爲乃言希夷微耶？

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絕無。若絕無者，遂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也。所謂三一者也。

第二明不三而三，混三歸一。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三者即夷希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合也。真而應，即散一以爲三。應而真，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三一，不一不異，故不可致詰也。又解：此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義中。

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絕名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明也。昧，闇也。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如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

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也。言聖人既能自正，復能正他。故云繩繩。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也。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

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



也。

第四明體非色聲，而無方應物。

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狀，貌。象，形。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生化，故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

惚恍，不定貌也。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

迎不見其首，

明道非古，無始也。

隨不見其後。

明道非今，無終也。

第六明而古而今，為綱為紀。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有生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今不古，而古而今，用斯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

古之章第十五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所修之境希夷，此章即明能修之智難識。境智相會，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第二強為容貌，令物依修。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

古之善為士者，

古，昔也。善者，惡相對也。為者，

修學也。前章明執古御今，此章即

御今引古，故援昔善修道之士，以軌

則學人也。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

境。境智相會，能所俱深，不可以心

識知，故歎之也。

第二強為容貌，令物依修。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

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

形之理，而強為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猶豫，怖懼也。言修道

行人，懼於世境，如冬涉川冰，心地

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鄰，

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鄰

閭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

儼若客，

儼，矜莊貌。《禮記》云：儼若思。

言學人應須斂勵身心，勿得放縱。

猶如賓對主人，不可輕躁。此明身

業淨。

渙若冰將釋，

渙，解散也。如前修學，智惠增明，

惑染消散，如彼冬冰之逢春日也。

敦若樸，

敦，淳厚也。樸，素質也。前既三業

清淨，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

華歸實也。

曠若谷，

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德寬曠，

包容如谷也。

混若濁。

混，合也，和雜也。濁，有為也。雖

復心靈潔素，障累久消，而混沌有為

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濁以靜之徐清，

徐，緩也。雖復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閒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混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閒。明動而寂也。

安以動之徐生。

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閒放而生化群品也。明寂而動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保，持也。盈，滿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也。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能敝復成。

獨此遣中聖人，於有為敝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境智相會，故能妙極重玄，故次此章顯出重玄道果。今就此章，義分三別：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第二勸返本還源，歸根復命。第三示從小人大，妙契虛玄。

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

第二勸令返本還源，歸根復命。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為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知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為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返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

但能返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

靜曰復命。

命者，真性惠命也。既屏息羣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惠命。

復命曰常，

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

知常曰明。

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則智惠明照，無幽不燭。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也。

第三示從小人大，妙契虛玄。

知常容，

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達順兩空，故能容物也。

容能公。

公，平正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也。

公能王，

王，往也。只為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為蒼生之所歸往也。

王能天，

既作法王化主，為物所歸，復能蔭覆含靈，同於旻昊也。

天能道，

既合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能久，

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爲久。

沒身不殆。

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跡，謂之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與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至極妙本，勸物起修，故次此章顯應感隨時，從本降迹。就此章中，分爲二別：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第二歎至德潛運，知若不知。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即是玄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爲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深悟妙本凝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言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之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耽著經教，親愛筌蹄，依文生解，共相譽讚也。其次，畏之侮之。

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耽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也。

猶其貴言。

猶其貴重世俗浮僞之言，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滋深也。

第二歎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亭毒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

大道章第十八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從本降迹，應感隨機，故次此章即明應迹既興，妙本斯隱。就

此章內，義有三重：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爲亂。

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

大道廢，有仁義。

即是太上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樸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罪也。又云：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

智惠出，有大僞。

智惠，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僞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爲僞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

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爲亂。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徒，顯其高行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萬乘之主，以四海爲家，故言國家。

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商紂也。

絕聖章第十九

絕聖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既廢，即聖智互興，故次此章勸絕聖智，反歸至道。今就此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第二總歎大乘，非下機能悟。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為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而竊齊國是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偏尚之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濫竊。《莊子》云：擺工倕之指，天下皆巧也。

第二總歎大乘，非下機能悟。

此三者為文不足，

三者，謂前三絕也。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第三略開要門，進示初學。

故令有所屬。

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故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也。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絕學章第二十

絕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棄絕聖智，以明遺累，故次此章，遣於因果。為因能生果，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為五別：第一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耽染。第三泛列衆生耽染之狀。第四對辯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第一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

絕學無憂。

憂，累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敬諾也。阿，慢應也。《禮記》云：先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達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喜，聞阿則嗔，不知唯阿兩聲，出乎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順意為善，違心名惡。違順既空，善惡安寄？且唯阿出自一口，善惡源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為之學，迷執者多。是非善惡之中，喜怒唯阿之內，適為患累之本，絕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絕之狀也。

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耽染。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不可不畏，必沒溺也。前令絕學，示善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也。

第三泛列衆生耽染之狀。

莽其未央。

河上公本作荒，諸家云莽。莽是眇莽，歎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衆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着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言耽染者衆，故云衆人，即衆生之別稱也。熙熙，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饑人享太牢之饌，悅美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也。

第四對辨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

我魄未兆，

我，老君自稱也。魄，寂也。兆，狀也。言聖人雖處塵俗，而心知寂魄，不爲前境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

若嬰兒未孩，魁無所歸。

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住着也。言聖人動不乖寂，

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又智慧魁弘，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住止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衆生滯有，故耽染有餘。聖智體空，獨遺棄不取也。

我愚人之心純純。

純純，不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流俗之人，心靈闇昧，昭然分別，自眩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而韜光匿曜，故若昏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察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伺察是非，妄生迫遽，聖智冥無，體知虛幻，恒自閒靜。

忽若晦，寂無所止。

河上本作海。晦者，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曜，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住。

止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知非，類彼頑愚，若茲鄙陋。

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食，用也。母，道也。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染於色聲；忘懷，故費用於真道，所以爲異也。

孔德章第二十一

孔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絕學聖人，貴用真道，故次此章，廣顯此人盛德容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爲體。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

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為，獨從於道。出處語默，皆是道場。

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言至道之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不一，而物故不一也。

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為體。

恍惚中有物，惚恍中有象，

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為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為色為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窈冥中有精，

窈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

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

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

其中有信。

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終甫。

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應乎終始也。

吾何以知終甫之然？以此。

此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始終之事乎？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惚窈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章第二十二

曲則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孔德容貌，於教末周，故次此章，重顯孔德行能，以為物範。就此一章，文開四別：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

謙和。第二明妙體一中，為物楷式。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第四援引古實，結歎曲全。

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

曲則全，

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却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正，

枉，濫也。體知枉直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獲正直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

弊則新，

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日新。此一句忘榮辱也。

第二明妙體一中，為物楷式。

少則得，多則惑。

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

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執範群生，故爲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

不自見，故明。

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自他平等，不是己而非物，故其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伐，取也。雖復亭毒群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只爲推功於物，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

此即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達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第四援引古實，結歎曲全。

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而歸之。

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諒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物歸於己也。

希言章第二十三

希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曲全四德，令物依修，故次此章，廣明諸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第三結成忘言之得。第四正結執教之失。

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

希言自然。

希，簡少也。希言，猶忘言也。自然者，重玄之極道也。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遺教，適可契會虛玄也。

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爲躁行，以求速報。既乖至理，不可久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

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

孰爲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孰，誰也。假問誰爲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况凡夫而爲躁行，其可久乎？

第三結成忘言之得。

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

從，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而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道得之者，只爲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所相會。道得之，猶得道也。

同於德者，德得之。

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爲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第四正結執教之失。

同於失者，道失之。

有為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與失鄰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言滯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跛者章第二十四

跛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躁競之人執教之失，故次此章，重明其義。就此一章，義有三別：第一舉跨跛兩惑，近繼驟雨前章。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第三舉譬，勸令厭捨。

第一舉跨跛兩惑，近繼驟雨前章。

跛者不久，

跛，慕羨也。言躁競之夫，心非懷道，不能任真守素，而分外羨欲。然物有素分，不可希跛。既乖其道，豈得久長。

跨者不行，

跨謂矜傲也。修道之夫應須謙遜，

方乃跨誕矜傲於人，以此為懷，不可行道。故《莊子》云：寄鵬雕以息。又云：權勢不久，則夸者悲。

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

自見不明，

不能忘我，自見有身，此乃昏愚，非明智也。

自是不彰，

心恒自是，口每非他，物共蔽之，故其德不顯也。

自伐無功，

凡有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故無功績。

自矜不長。

矜誇自高，驕慢陵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乎？

第三舉譬，勸令厭捨。

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餘食猶殘食也。贅，附生之肉也。

《莊子》云：附贅懸疣也。言矜誇

自是之人，其在道行，實猶殘食贅病，甚可厭賤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

贅是無用之肉，誇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咸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誇贅之行乎？

有物章第二十五

有物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矜誇，勸其厭捨，故次此章，顯道之體狀，令物起修。夫設教處方，必先病後藥。藥病相對，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開為五：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第五示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絕形聲。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而成。不成而成，雖成而混。即此混成之道，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不生義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為老。

寂寥獨立不改，

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

周行不殆，可爲天下母。

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爲母。

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本無名，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有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即初章云有名萬物母也。

強爲之名曰大。

體無涯際，故名爲大。不大爲大，故稱爲強。夫名以召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故不同而同，有名有字。同而不同，先字後名也。

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返本。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往至聖境也。逝曰遠，超凌三界，遠適三清也。遠曰返，返，還也，既自利

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內，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爲三界，悟則即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天上。

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

道大，天大，地大，王大。

道大無不包也，天大無不覆也，地大無不載也，王大無不制也。

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

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義說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

第五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王也。必須法地安靜，靜爲行先，定能生惠也。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又天有三光，喻人有惠照。地是定門，天是惠門也。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自然之妙理，所謂

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法自然也。

重爲章第二十六

重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人法於地，表學道以靜爲先，故次此章，即格量靜躁。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辨輕躁之劣，重靜之勝。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第一正辨輕躁之劣，重靜之勝。

重爲輕根，

譬重爲樹根，輕爲花葉。輕者凋落，重者長存。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

靜爲躁君，

靜則無爲，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爲長存。靜能制動，故爲君也。

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是以，仍前生後文也。輜，靜也。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即動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官觀，燕寢之處所，而遊心虛澹，超然物外，不以爲娛，處染不染也。

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奈何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

奈何，猶如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淫教，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宇內，哀歎之甚，故云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重靜聖人動不乖寂，故次此章，廣顯此人行能功用。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第二明重靜之人，結願堅固，六根解脫。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無遺。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

善行無轍跡，

以無行爲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跡之可

見也。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謫，

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疾也。謫，過責也。語默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本又作的字，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無所之詣。此明口業淨。

善計不用籌算，

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捨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算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第二明結願堅固，六根解脫。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

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恣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楗，故不可開也。此明六根解脫。

善結無繩約不可解。

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

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於法門也。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就伏心文，有文尸三解，解有三品，總成九品，通前發心，爲十轉行也。第三知真心者，有九品，即生彼九官也。第四出離心者，有三品，即生彼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始終無替也。此明結願堅固。

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無遺。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聖人即是前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爲能發弘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

常善救物，而無棄物。

先舉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者，示仁覃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

襲，承也，用也。此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善人，即向來襲明之人也。言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衆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用也，亦是助益之義。言善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爲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不貴其師，無能化也。不愛其資，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令明凡聖平等，故遣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妙也。

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似大迷。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雄章第二十八

知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善行之士，常善救人，其於救物之方，猶自未顯，故次此章，略示其要。就此章中，文開四別：第一明去剛取柔，是行人要徑。第二勸道明歸闇，爲學道楷

模。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行人要徑。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蹊。

蹊，逕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爲天下之要徑。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第二勸道明歸闇，爲學道楷模。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眩曜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迹，退守暗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爲修學之洪範也。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超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此之榮寵，翻爲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爲禍始，應須自戒，勿爲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知榮守辱，天下歸湊，譬彼川谷，包納虛容也。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爲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不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也。

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樸散爲器，聖人用爲官長。

散，分布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次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朴，而爲化用。故《西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爲君以馭世，爲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爲馭導之方也。

是以大制不割。

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群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利物，為國主師匠，故次此章，即顯治國治身利物之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第一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為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為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

含識之類，悉有精靈，並堪受道，故名神器，亦是帝位也。若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為擾動，即群生失性。故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喪邦。

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夫物或行或隨，

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時由己，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

或噓或吹，

噓氣溫，喻富貴也。吹氣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既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

或強或贏，

夫強盛者，不久當衰，故下文云物壯則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明盛衰不定也。

或接或隳，

河上本或載，此作或接。夫接者，連續也。隳，廢敗也。連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以有為封執而取之也。

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之八法，而能去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於一中，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也。

以道章第三十

以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為君蒞物，不可執滯有為，故次此章即明為臣輔君，亦須去兵用道。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第三明有為乖道，必致危亡。

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以，用也。佐，輔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盛用強兵，逞暴天下。內解：身心者，即是三業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

還，返也，報也。言外用兵刃，即有怨敵之仇；內用三毒，還招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云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

師，軍衆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

損物，但有荆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但增惡業，不生善惠。

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

果，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用兵也。

果而勿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驕謂慢上。矜謂誇下。修道之夫，

撝謙遜讓，不用自取強暴，驕慢於

人，亦須決定雌柔，不用矜誇於物。

伐，取也。推功於物，不自取也。

果而不得已，

如堯攻叢支，禹攻有扈，事不得已，

非樂兵伐。

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

是果而勿強。

結成以前，決定不用強兵之行也。

第三明有為乖道，必致危亡。

物壯則老，

炎極則涼，理之常數。物壯則老，其

義必然。

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

非真道，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佳兵章第三十一

佳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息兵用道，而於用道之義未弘，故次此章明用道匡時，須資權實兩智。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為。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為。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佳，麗也。祥，善也。雖復霜戈耀

日，寶劍輝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解即三毒六根之兵。

若磨銳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善之行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

一切人物，皆畏兵而惡貪，故有道行人，不處心於兵戈及貪欲。

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有君子子物之德為君子。左，陽也，

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

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

生，權智有時而殺。故《度人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疊前來文，重顯兵是不祥之器，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已而用之。權智亦爾。致兵革之主，陰強為殺身之斧，故曰不祥之器也。

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

恬澹為上，故不美。

恬澹，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雖

用兵，不以為美也。喻行人雖用權

智，而以實道為上，應不離真也。

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夫樂之者，

不可得意於天下。

若以佳兵為美，即是愛樂干戈，則殺

人也。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鬪既

多，不可得意。

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吉事尚左，喪禮尚右。偏將軍處左，上

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偏小之將

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兵戈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悲哀，愍其傷害。既非用道，恐濫無辜。亦解：殺謂敵人，衆謂士卒，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則心爲悲愍而泣之，明非所樂也。戰勝，以喪禮處之。

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動兵戈。雖戰勝前敵，不以爲善。故素服而哭，仍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道常章第三十二

道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佳兵不祥，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就此章中，自分爲四：第一標無名，將以明道。第二舉守道，而能降瑞。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第一標無名，將以明道。

道常無名，
虛通之理，常湛然凝然，非聲非色，

無名無字，寂寥獨立，超四句之端，恍惚希夷，離百非之外。豈得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下文云天地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樸之道，其自細微，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群品，百姓日用而不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之數子，皆以窮爲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即其事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異域，自來賓伏而歸化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夫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序者，故致四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嘉祥，芝英甘露，國無虛用，不亦宜乎。人莫之令而自均。

均，平也。莫，無也。德合二儀，明齊三景，百姓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力不可思議，守之致有此益也。

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因無名以立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引導群迷，令其悟解也。夫亦將知止。

道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反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執筌蹄，失於魚兔。知止不殆。

筌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江海善下，爲百川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爲衆生之所歸往。故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知人章第三十三

知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君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所賓服有道之君。此一章內，物有三句，具一意連次而來。遂分爲四：第一明白知，自知則明了。第二明白勝，自勝則全強。第三明知足強行，安貧樂道。第四結其

死而不亡，善其不違天理。

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

知人者智，

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深淺，無不悉知。此是他心智。

自知者明。

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代報應，無不明了。此是宿命智。

第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

勝人者有力，

智力勝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天魔，剪除異道。此是降魔智。

自勝者強。

自能克服己心，制諸累欲。累欲不起，智慧日強。此是斷惑智。

第三明知足強行，安貧樂道。

知足者富，

守分知足，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貪，亦乃道德豐富。又解：並鑒有無，則萬境俱照。智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強行者有志。

志，節操也。志力既強，即發弘誓願，務在先人後己，外身濟物，至乎

道場，終無退轉。

第四結其死而不亡，善其不違天

理。

不失其所者久，

應機赴感，隨病與藥，咸使得宜，不失其所。以斯接物，久而強固。

死而不亡者壽。

行願具足，內外道圓，理當不死不生，無夭無壽。而今言死而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死，不壽而壽也。應身遷謝，名之為死。聖體常在，義說為壽。

大道章第三十四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賓服有道之君，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為法道忘功。就此門中，分為三別：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

大道汎，其可左右。

汎，汎無係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虛玄，汎然無著，慈悲普遍，感而遂

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左右。

欲明方圓任物，罄無不宜。故《莊

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以生而不辭。

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

功成不名有。

生化群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衣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

衣被萬物，陶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為主宰，既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家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仰歸於道，宜受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己，忘功忘大，故為衆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也。

大象章第三十五

大象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無方之用，利物忘功，故次此章顯忘功之人為物所歸往。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第二舉樂餌為譬，表理教虛玄。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

執大象，天下往。

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章忘大之聖人，持無形之大象，常善救物，為天下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將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太。

太，大也。言蒼生往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大乘之法也。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第二舉樂餌為譬，表理教虛玄。

樂與餌，過客止。

樂，絲竹官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翫。可樂可翫，故暫過之客，逢必止住就愛也。道出言，澹無味。

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言澹然無味，非如樂餌可翫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知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視不足見，

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餗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

聽不足聞，

大音希聲，體非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用不可既。

既，盡也。至道之言，澹然虛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谷之響，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大聖，為物歸依，故次此章即顯忘功之人，權道方便。夫聖應多途，逗機匪一，或隨緣而敷小教，或起感而闡大乘。故有真應兩身，權實二智。用權以籠下士，特實以度上機。就權實之中，非無優劣，今之此章，略申斯義。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第二格量二智，明權不及實。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歛，合也，斂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令其歛斂，不為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歛之。昔者老君西入闕賓化胡之日，初恣其凶悖，然後化之以道是也。其委曲逗留，具在《文始內傳》。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以雌柔。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即胡王肆其猛毒，燒溺老君，水火既不為災，然後

為其說法是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先恣其惡，名曰與之。後令歸善，名曰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迹，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令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根之者要假於權。此則增法除妄也。

是謂微明。
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又云：微，隱密也，明，智慧也。言此權道是隱密明智也。

第二格量二智，明權不及實。

柔弱勝剛強。

柔弱，實智也。剛強，權智也。欲教化衆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權也。

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示人。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即為物所擒，權示人即為人所制，

故不可以示人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章即是第三段文，正明結會。就此章內，文開兩別：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擬常之道，寂爾無為，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無不為。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當自化。

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者，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王侯者，明君王為化，利物弘多也。

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作，起修也。樸，道也。言衆生初從化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名樸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

無名之樸也。前以無遣有，此則以有遣無，有無雙離，一中道也。不欲以靜，天下自正。

靜，息也。前以無名遣有，次以不欲遣無。有無既遣，不欲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幽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稊稗瓦礫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結衆妙之門也。

- ① 此標題原缺，今由整理者據文義及尾題補。
- ② 自此句起，據蒙本補。
- ③ 蒙本作「其」，據後面的注文改。
- ④ 此句蒙本緊接上文排，誤，今予提行。
- ⑤ 蒙本無章名，據強本補。
- ⑥ 此句前疑有脫文。

老子道德經義疏

德經下

上經明道，下經辨德。上經亦具明道德，但以道為正，以德為傍。下經亦具明道德，然以道為傍，以德為正。據傍正為論，故有道德經上下。此經一卷，凡四十四章。一經大分，義開三別：第一，一章正開德宗，第二，四十二章，廣明德義。第三，一章，總結前旨也。

上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章即是第一大段，正開德宗。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澆淳世異。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第四斥禮為浮偽之始，示其取捨方向。

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者高勝，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尅獲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得失兼

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證未造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故言不失。未能冥會，故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以，用也。上德無為，至本凝寂，而無以為，跡用虛妙。此明無為而為，為即無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心不忘德，故稱為之。迹仍有事，故言有為。

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澆淳世異。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為之。不責恩報，故言無以為。確論上仁

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為。

三寶之中，以慈為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為先。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主止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之起，本被下機，事涉有為，

未階虛妙，故言為之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禮尚威儀，即經中教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冲寂，大象無形，今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恬淡，惟尚威儀，雖為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道，而乃外亦不能應物，故言為之而莫之應。

則攘臂而仍之。

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為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

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

故失道而後德，

德，上德也。衆生感衰，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

失德而後仁，

德化漸替，仁恩繼之。

失仁而後義，

仁慈不行，厥義方起。

失義而後禮。

自道喪淳漓，於斯為極，不能止惡，



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浮偽已甚。

第四斥禮為淳偽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徒自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衷。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浮悖之源，更資昏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不知而強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為華偽，既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痴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丈，長也。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為群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居其實，不居其華，

達道之人，方外之士，當留情於淳樸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去彼華薄，則是絕仁棄義。取此實厚，則是返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

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係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亦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

昔之章第三十九

昔之章即是第二大段第一章，正廣明德義。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第三明用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

昔之得一者，

昔，古也。一，道也。言曩昔劫初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稟得道之氣，故積陽成天，清浮在上也。

地得一以寧，

同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

神得一以靈，

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無方。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

谷得一以盈。

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有識無情，通號萬物。同稟一道，故得生成。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政。

帝王公侯莫不稟道為化，只以無為得一，故能布政天下，放勳文命是也。

其致之。

致，得也。通結前六事，咸得一道也。若作內解者，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

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

天無以清，將恐裂；

以，用也。無，不也。裂，壞也。言天不能用道清虛，則日月悖蝕，星辰失度，災變屢彰，恐當圻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殆，既無靈驗，恐將廢歇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竭，塞也。言川谷乖一，灾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真，則死滅俄頃。

王侯無以貴高，將恐蹶。

蹶，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而乖理悖德，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

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第三明用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故貴以賤爲本，

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賤下之基，謙卑是

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

高下以爲基。

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原乎一篋。以况尊貴，卑下爲基。

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

本耶？非乎？

不穀，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知傲是喪身之本，謙爲貴盛之

基，故能俯接下凡，卑以自牧，乃稱孤寡不穀，豈非以賤爲本耶？而言

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爾。

故致數與無與。

輿，車也。箱輻轂輞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爲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

故處貴應須謙下。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玉，貴也。石，賤也。碌碌，少也。

落落，多也。若內惑於身，外迷於物者，則賤物而貴身也。今既數車無車，即悟物我虛幻，故能自他平等，

貴賤不殊，離形去智，冥於至道，所以不欲碌碌如玉之可貴，落落如石

之可賤也。

反者章第四十

反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得一之人謙虛用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從本降迹，俯應蒼

生。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第二明雖復教迹多端，無過柔

弱。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

反者道之動，

反，還也。動，悲也。得道聖人超凌三境，但以慈悲救物，反入三羅，混迹有中，赴機應化。故上經云遠曰

反。

第二明雖復教迹多端，無過柔弱。

弱者道之用。

逗機設教，抑乃多端。欲論切當，無過柔弱。故即以此柔弱爲化用之先

也。

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應道也，所謂元一之氣也。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也。言天地萬

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道，從妙本而起，元乎妙本，即至無也。

上士章第四十一

上士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應道虛玄，本迹俱妙，故次此章即明上士能悟，非下士所聞。今

就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第二辨體道之人輻光匿耀。第三歎道功能，生成庶品。

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

上士聞道，勤能行之。

上機之士，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機智闇，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斂情歸定，即時得空心。繞涉世塵，即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下機之人，根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宏博，心既不悟，謂為虛誕，遂生誹謗，拊掌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不為凡人所笑，不足稱為聖道。

建言有之：

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即明道若昧等是也。

第二明體道之人韜光匿耀。

明道若昧，

昧，闇也。照達真道之人，晦迹同俗，不顯其明，若愚闇也。

進道若退，

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內雖進修，外若衰退。

夷道若類，

夷，平也。證太平等道，修行之人，知一切衆生與己同體，不見愚智之別，等差一類也。

上德若谷，

勝上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亦作俗字者，言能忘德，不異囂俗也。

大白若辱，

白，潔淨也。辱，汙染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曜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汗辱也。故東方先生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也。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至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建德若偷，

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隱

迹，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

質真若渝，

質，實也。渝，變也。言素質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大方無隅，

隅，角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隅角，所謂上達節也。

大器晚成，

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劫修研，方致虛極。即任公子釣鯨是也。

大音希聲，

希，猶無也。至道大音，寂乎無響。自妙本降迹，而聲無聲也。師曠聽之而不聞其聲也。瓊音震乎宇宙，欲明即迹即本，故言大音希聲也。

大象無形，

大道之象，象而無形。無形而形，離朱視之而莫見其形也。色象遍乎虛空，欲明即有而無，故云大象無形

也。

道隱無名。

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也。

第三嘆道功能，生成庶品。

夫唯道，善貸且成。

貸，借也。獨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也。

道生章第四十二

道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權應，善貸生成，故次此章即明所生之物，無由次第。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應化，生物所由。第二顯出物情，勸修中順。第三廣辨柔弱，爲學之先。

第一明權道應化，生物所由。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元氣也。二，陰陽也。三，天地人也。萬物，一切有識無情也。言至道妙本，體絕形名，從本降迹，肇生元氣。又從元氣，變生陰陽。於是陽氣清浮，昇而爲天；陰氣沈濁，降而爲地，二氣昇降，和氣爲人。

有三才，次生萬物。欲明道能善貸，次第列之。

第二顯出物情，勸修中順。

萬物負陰而抱陽，

負，背也。抱，向也。陽，生也。陰，死也。言一切萬物，有識無情，莫不背陰向陽，好生惡死。然惡死不遂免死，好生未嘗得生。聖人愍之，故此下爲說長生之術也。

冲氣以爲和。

冲，中也。和，順也。言人欲得不死者，必須處心中正，謙和柔弱，此則長生也。故下文云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也。

第三廣辨柔弱，爲學行之先。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名。

孤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爲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

生道獲全。矜誇傲誕，益已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然儒俗謙柔，猶懷封執，我之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爲異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闡法多端，教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爲善，剛強爲惡，以此切當，將爲學道之先。父亦本也。

天下章第四十三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柔弱之教爲學道之先，故次此章重顯柔弱之能，無爲之益。就本章內，文有三重：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第二明柔弱之行能人無間，第三結歎無爲是希有之教。

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是攻



擊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無為至弱，能破有為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

無有人無間，

間，隙也。言顛倒之流，見空為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入，契會也。有為羸疏，故有隙。無為微密，故無間。既而即有即無，故能入無間之妙理也。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柔能破剛，無能遣有，是以知無為之教，大益修行之人。

第三結歎無為是希有之教。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既即有即無，在教亦即言即默。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即有即無，故名無為之益。益既不益而益，而教豈教而教哉？斯乃窮理盡性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逮者，故言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歎美柔弱為道之樞機，故次此章明知足捨貪，是修真之要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假設三問，料簡得失。第二明就著名利，損智敗身。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長久。

第一假設三問，料簡得失。

名與身孰親？

身，內也，實也。名，外也，實也。孰，誰也。世人皆求外喪內，貪名忘實。何者？夫令譽芳名，本為身也，身既為名致死，名竟何所施為？老君愍茲顛倒，故問之云：名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格量，親疏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身與貨孰多？

夫資貨者，本為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耶？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得與亡孰病？

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欲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

之驗。喪己可以為病，存身可以為藥。世人翻以得為適，以亡為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云：得之與亡，定誰是病耶？

第二明知著名利，損智敗身。

是故甚愛必大費，

費，損也。為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一句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為敗亡，禍必深厚。故《書》云：匹夫無罪，懷玉其辜。《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於是以金錐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長久。

故知足不辱，

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結貨。知止不殆，

既悟名譽非真，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名。可以長久。

知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此一句總結名利。

大成章第四十五

大成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知足知止，於修學之道未圓，故次此章顯大滿大成，以示虛忘。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汎辨五大爲學行楷模，第二舉譬明躁劣靜勝，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第一汎辨五大爲學行楷模。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爲能忘其成，故終日資用而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也。不見成而異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滿若冲，其用不窮。

冲，虛也。窮，盡也。言道德大滿之

人能忘其滿，故雖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爲忘滿冲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虛也。

大直若屈，

屈，曲也。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大巧若拙，

匠成萬物，鑪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巧用，晦迹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

妙能剖析真宗，詮量玄極者，言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若審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第二舉譬明躁劣靜勝。

躁勝寒，靜勝熱。

躁，陽也。靜，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

起故一切凋落，陽生故庶物咸盛。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靜也。又解云：從本降迹，即躁勝寒，息迹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靜適時也。

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清靜爲天下正。

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爲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優劣之義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靜躁兩行勝負不同，故次此章顯有道無道優劣亦異。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爲虛靜，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第三廣顯躁競之心，咎繫彌重，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爲虛靜。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宇內清夷，無爲而治，故能却馳走之馬，以糞農畝。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曰：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知以學糞其心也。

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郭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內不覽真，恒緣外物，故云生於郊也。

第三廣顯躁競之心，咎釁彌重。

罪莫大於可欲，

罪者，摧也。言爲苦之所摧逼也。可欲，境也。言前境美麗，稱可欲之心，故言可欲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爲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爲咎責，莫甚於斯。格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具彰三疊也。

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故知足之足常足。

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遇禍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藥，故述此文。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辨有道之人知足，不知足者無道，故次此章即明有道者照而不由於心，無道者由心而不能照。就此一章，義關三別：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動。

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

不出戶，知天下。

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不窺牖，見天道。

窺，覘視也。牖，根窺也。天道，自然之理也。曠體坐忘，不窺根窺，而真心內朗，睹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戶通來去，譬從真照俗。窗牖內明，喻反照真源也。

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闇昧而少鑒。

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動。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諸法實相，必竟空寂。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於天矣。此一句解不出戶知天下。

不見而名，

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也。不見而名，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

不爲而成。

不爲者，凝神寂泊，妙絕於有爲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爲學章第四十八

爲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凡聖二心緣照差異，故次此章即明道俗兩學，損益不同。就

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第二辨次第虛忘，以階玄極。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

爲學日益，

爲，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

爲道日損。

爲道，猶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虛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損也。

第二辨次第虛忘，以階玄極。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又滯無爲。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爲也。

無爲無所不爲。

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所不爲也。上經云：道常無爲無不爲。

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取天下常以無事，

取，攝化也。言攝取字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事無爲而化之也。

雖復應物施爲，而心未嘗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爲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爲事，而有事者，斯則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即事無事，雖應無心，故次此章即顯聖人無心而能赴感。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捨。第三顯衆生耽染，故聖起慈悲。

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體道洞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姓，衆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爲心。心既無心，而應亦不應也。

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捨。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不善者謂有爲滯境之人。普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爲心之義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信謂聞經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也。故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應不感，不感不應者。故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今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

答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氣西浮，授尹生《道德》之文，此則別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經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第三顯衆生耽染，聖起慈悲。

聖人在天下慄慄，

慄慄，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之



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拯救蒼生，恐其沒溺，故慄慄而勤懼也。爲天下混其心。

混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惑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混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即斯謂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河上作注，諸本作淫。淫者，染滯也。顛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色聲，既而漂浪長流，愆非日積。聖人愍其迷困，故顯其病。而六根之中，偏舉兩者，欲明此二爲患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色聲，爲子留愆。然舉此二根，諸根可悉，爲文略故也。

聖人皆孩之。

衆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義同赤子，哀其無識，如嬰兒之可憐。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凡淫耳目，妄混其心，故次此章即明皆有生死，凡溺生死，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不同。第二假設問答，

辨其所以。第三顯善攝生之人不爲三毒所害。第四重設疑問，歎美結成。

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不同。

出生入死。

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沈淪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爲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爲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類也。十三，謂四關九竅。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不執身爲身，忘懷迷執，故能出三界。凡夫爲執迷是非，心恒起滅，因斯迷倒，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類，出三界則生之徒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爲執此十有三徒，染滯前境故也。

第二假設問答，辨其所以。

夫何故？

假設疑問，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爲有，多積物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

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問意也。

第三顯善攝生之人不爲三毒所害。

蓋聞善攝生者，

蓋，不盡之辭。蓋聞，猶竊聞也。攝，衛也，養也。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淡泊虛夷，不染塵境，攝衛之美，自顯下文。

陸行不遇兕虎，

陸，平地也。兕，毒獸，一角，形如野牛，色青。言善攝生之人，不爲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爲煩惱所加。

入軍不被甲兵。

言攝生之人縱入軍陳，亦不爲干戈所害。內解者，言縱入塵境，亦不爲色等所傷也。

兕無所駐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諸本言駐。駐，立也。措，安也。兕遇物則觸，喻癡也。虎性躁暴，喻噴也。兵刃銳利，能傷於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

間，而不為三毒所害。

第四重設疑問，歎美結成。

夫何故？

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是？

以其無死地。

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為死地。今善攝生之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此答前問意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標善攝生人能設虛假。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

道生之，德畜之。

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生。故云道生之，德畜之也。物形之，勢成之。

物形言稟道而有形質。此釋道生之也。勢成言以德化導，陶瑩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此釋德畜之也。

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德育覆，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示，令其崇尚。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

故道生之畜之，

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直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也。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長之育之，

長之者，謂增其善芽。育之者，謂進其功行也。

成之熟之，

成熟者，謂以無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疊前語，來生後文也。

養之覆之。

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以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句，明能遣其功也。

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生而不有，

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群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生而不生。此遣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遣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

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天下章第五十二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道能生化，利物忘功，故次此章即顯道為始母，勸令修習。今就此章，義分四別：第一明道為始母，勸物起修。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第三汎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第一明道為始母，勸物起修。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道本也。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汎言天下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也。以為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夫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既知道大慈，能引接凡庶者，即是我母。即知我身即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云虛無自然，是真父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體道會真，迹雖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本能攝末，所以須歸。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守母則久視長存，歸本則沒身不殆，故勸之也。《西昇經》云：常能養母，身乃長

久。

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

塞其兌，閉其門，

上雖勸其守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次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塞閉等是也。兌，口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兌者，明口既是三業，又露六根，為罪多也。門，五門也。閉五門，不著色聲香味觸諸塵境也。前舉兌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棲託山林，或却掃閉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內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染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乖真境，豈曰杜耳掩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見無可見之相，聽無定實之聲，視聽本不馳心，斯乃閉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

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糾紛，實唯多種，故《西昇

經》云動則有載劫，自唯甚苦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寬閑，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命，而不苦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及愚者為之，即開其眼耳等根，濟於色聲等事，終身耽染，沒命貪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度之也。

第三泛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

見小日明，

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慧智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守柔日強。

既能見小，即智慧增明，復能用道，謙和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道之初，有定有慧，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慧解之門，用柔即是定行之術。故六度之中，即有行有解。前五度是行，後一解。解則是慧是空，行則兼空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

見小也。

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智照也。既空有行圓，故能慧照於物也。雖復用光照物，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莊子》云：滑疑之曜，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既即照而忘，行圓德備，諸累已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釁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真教也。

使我章第五十三

使我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照之人能繼真常之道，故次此章歎真常之道甚自平夷，介然起知，即乖至理。就此章內，義分有三別：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第二明不懷道者，饜餐多貪。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乖於至理。

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絕分別。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

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此即妄起攀緣，乃為流動，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虛通，妙絕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峻而常安，臨大難而無懼，故無畏也。今乃起心分別，乖於至道，諸所施為，動之死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熾也。

第二明不懷道者，饜餐多貪。

朝甚除，

失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樸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去故宇，更起新宮，雕楹刻楠，窮乎綺麗。

田甚蕪，

徭役既繁，農夫喪業，遂使東臯不作，南畝荒蕪。

倉甚虛，

稼穡有限，國費無貲，杼軸其空，倉廩斯罄。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

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鏃鉞，以衛其命；醪醴膾脰，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人。嗟乎，饜餐一至於此。

資貨有餘，

輕躁荒淫，於政不足。重賦百姓，積歛有餘。

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乖於至理。

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多賦多歛，如盜如賊。既蓄既積，且矜且誇。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若作行人道心解者，朝甚除，無善功也。田甚蕪，心荒廢也。倉甚虛，無道德也。服文綵，好飾辭也。帶利劍，貪心銳也。厭飲食，耽滋味也。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善建章第五十四

善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貪染之人乖常失道，故次此章即明善建之士契理合真。欲勸物起修，所以相次。就此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第二明自利利



他，其德增廣。第三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

善建不拔，

建，立也。拔，傾也。善能建立道心之人，志願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

善抱不脫，

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持真行之人，一得永得，終無差失也。

子孫祭祀不輟。

輟，絕也。善抱之士與理相應，既而持此真行傳諸來葉，猶如元始傳於太上，徐真授於葛仙，師資相襲，長為教主，譬彼傳燈，明明不絕。故《西昇經》云：「學爾教爾，不失道真。」又解：「言善建之人樹德深重，積善多慶，遠乎子孫，遂使家門隆盛，宗廟延永。」

第二明自利利他，其德增廣。

修之身，其德能真。

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德真實也。

修之家，其德有餘。

修身獨善，以明自利。修家兼濟，明於利物。化其家門，並令修道，功行漸博，故言有餘。昔天師修學，舉家得仙，鷄鳴天上，犬吠雲中是也。

修之鄉，其德能長。

修家及鄉，自狹之廣，化功更博，其德優長。

修之國，其德能豐。

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境內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能普。

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嘿，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夷款伏，澤無不被，其德能普。

第三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夫堯舜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以有道天

下觀無道天下，乃至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為龜鏡矣。

含德章第五十五

含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修道利物，體道合真，故次此章即指此人為含德之厚。就此章中，義分四別：第一舉嬰兒為喻，表三毒不加。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

第一舉嬰兒為喻，表三毒不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毒蟲不螫，獲鳥猛獸不搏。

毒蟲，蛇虺類也。獲鳥，鷹鷂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妙達違從，故不為三毒所害也。

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

骨弱筋柔而握固。

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

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言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字林》云：峻，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雄雌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氣滿實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爲虛泊，雖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和合之相，蓋精粹之至也。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

言赤子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嘎者，爲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周萬物，而不乖於無言也。此一句明口業淨也。

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

知和曰常，

知此不言之言，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道也。

知常曰明，

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

益生日詳，

詳，多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也。

心使氣日強。

心，神也。氣，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境皆空，寧識一身是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也。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

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

非道早已。

已，止也。既能悟識無常，既非真道，應須早已，止而勿爲也。

知者章第五十六

知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含德體常，益生失道，故次此章即顯含德忘言，益生執教。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第二明斷服有心，次第修習。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第四明妙達達從，故爲尊貴。

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

知者不言，

知道之士，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即無爲謂是也。

言者不知。

封滯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知與黃帝是也。

第二明斷服有心，次第修習。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

塞其兌，息言論也。閉其門，制六情也。挫其銳，止貪競也。解其忿，釋恚怒也。和其光，接愚俗也。同其塵，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帖文，不復詳辯。所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問切當，故再出之耳。

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

是謂玄同。

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圓德滿，故與玄理符同。

第四明妙達違從，故爲尊貴。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

道契重玄，境智雙絕。既兩忘乎物

我，亦一觀乎親疏。

不可得利，不可得害，

夫利害者，與乎存亡也。死生無變

於己，況利害之間乎？故《莊子》云

不就利不違害也。

不可得貴，不可得賤，

夫貴賤者，與乎榮辱也。既毀譽不

動，寵辱莫驚，故不可以貴賤語其心

也。

故爲天下貴。

既遺蕩乎親疏，又虛忘乎利害，毀譽

不關其慮，貴賤莫介乎懷，故蒼生荷

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

下人間尊而貴之也。

以政章第五十七

以政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體道之人，天下之

所尊，故次此章即明應爲帝王，以示治化之

方。就此章中，義開四別：第一明權實二

智，用捨不同。第二明攝化蒼生，莫先無事。

第三假設疑問，廣辯有爲。第四援引聖人，顯

無爲之美。

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

以政治國，

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

轉理也。夫聖人御世，接物隨機，運

權道以行兵，用實智以治國。此則

偃武修文用實之時也。

以奇用兵，

奇，譎詐也。尅定禍亂，應須用兵。

兵不厭詐，必資奇譎。此則偃文修

武用權之世也。

第二明攝化蒼生，莫先無事。

以無事取天下。

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蘧廬，方

茲芻狗，執而不遣，更增其弊。未若

無爲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

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

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

之妙，其在茲乎？

第三假設疑問，廣辯有爲。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教主假設云：我何以知攝化天下，

必須無事乎？用此。下文觀之則

知之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猶禁制也。刑法嚴酷，罹罪者

衆，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

能率性任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

德，故彌貧也。此一句解以政。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亂之

世，不崇文德，唯事戈矛，傷害既多，

荒亂日甚。治身者銳情貪欲，心喪

神昏。此一句解用兵也。

民多知巧，奇物滋起。

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

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

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

呈奇物，以取洪勳。治身者多知巧

詐，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

此一句重釋用兵。

法物滋彰，盜賊多有。

法物猶法令。言刑名彰著，法令滋

繁，有布凝脂，無開三面，不堪苛虐，

逃竄者多，因生濫竊，盜賊斯起。所

謂政之愈巧，避之愈密。此一句重

釋以政。

第四援引聖人，顯無爲之美。

故聖人云：我無爲民自化，

主上虛淡無爲，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老君自是聖人，搗謙託諸他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民自富，

心既無爲，迹又無事，四民各業，六合同歡，輕徭薄賦，不富何爲？

我好靜民自正，

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民自樸。

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樸也。自聖人以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其政章第五十八

其政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道之君無爲而治，無道之主法令滋繁，故次此章廣辯有道之治，無道之化察察，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爲四別：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第四顯聖人忘功，輻光匿曜。

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悶，寬裕也。淳淳，質樸也。言君上無爲，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多淳樸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爲，爲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夫治身者亦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倚，因也。伏，匿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二事，近由一心。福則倚在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其無正。

孰，誰也。言禍福之徵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羅，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其極乎？唯上士達人，忘我濟物，體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爲善惡之因，故無禍福之報。《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今所以輪轉無極者，爲其不懷正道故也。

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

正復爲奇，

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爲正，未解忘遣，不與實性相應，故爲虛詐也。

善復爲祿。

縱爲善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爲祿孽。故《莊子》云：爲聲爲名，爲祿爲孽。

人之迷，其日固久。

言凡鄙之人所以爲祿爲奇者，以其愚癡迷惑故也。此之迷惑，其日固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西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第四顯聖人忘功，輻光匿曜。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聖人體道方正，軌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廉而不穢，

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穢而不穢。

故《莊子》云：大廉不慊。又云：廉清不信。

直而不肆，

肆，申也。素質雅正，起無邪諂，而曲從於物，不申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於物，忘其照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也。

治人章第五十九

治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用道而治，以致淳和，故次此章重明治人事天，無過用道。就本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

治人事天莫若式。

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之法也。

夫唯式，是以早伏。

歎此無為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

治身則制諸魔試，用之治國則遠荒歸伏。

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

早伏謂之重積德。

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遐蕃者，必須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克，勝也，亦言得也。言累積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伏，無不獲勝也。

無不克，莫知其極。

能所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遠，莫能知其窮極者也。

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

能知其極，可以有國。

既理無不契，深遠無極，故可以有國莅民，為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既為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為虛淡，故可長久。

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蒂，迹也。根能生蒂，以譬本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蒂。夫根不深，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妙，故《經》云長生久視之道。視，明照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故次此章，即顯化主，用道無為。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舉譬明用道之能，第二正說示降伏魔試，第三明幽顯守分，德惠相歸。

第一舉譬明用道之能。

治大國，若烹（烹）小脰。

烹（烹），煮也。脰，魚也。河公作鮮字，亦魚也。言煮小魚，撓之則糜爛，任置即自全。喻治國無為即太平，躁動即荒亂。

第二正明說，示降伏魔試。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言用正臨於天下者，使邪魅之鬼不復能為妖孽之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零（靈）驗也。非此鬼無零（靈）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於物也。治身者，鬼以詭曲為義，即是擾動邪淫心也。言以正道治身，詭魅之心不能傷於正行，從心使動，即為真照，故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之不傷人。

諸本皆作亦字，唯張係天〔師〕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寫者誤作亦字，今用之為是。言非此鬼之不傷物，但為人以道莅位，能制伏耶惡，故鬼不復傷害於人。力在聖治，故云聖人之不傷人也。治身者，非動心不能傷行，為以聖智制伏，故雖動而不傷寂也。

第三明幽顯守分，德慧相歸。

夫兩不相傷，故得交歸。

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損害，既而各守其分，兩無讎鬩，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惠往來，故交相歸附也。治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從寂起

動，以應蒼生，動不乖寂，故無傷害，所以內外兩行交歸於己也。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誑而誑，誑而應者也。

大國章第六十一

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用道無為，而能降伏魔試，故次此章即明用道接物，守靜謙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第二明小大守分，各用雌柔。第三示高者抑之，以息夸企。

第一顯接物謙和，以靜攝躁。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郊。

大國即萬乘之邦。郊，墾外也。之，往也。言大國即虛容，譬於江海。江海處衆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慕義，滿於郊墾也。本亦作文字者，言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郊，牝常以靜勝牡。

天下之郊，疊前生後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款附而交會者，當用謙和雌靜，故能勝於雄躁也。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

順為先也。

第二明大小守分，各用雌柔。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款附，重驛來貢，不亦宜乎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或，不定也。言小國用柔，故聚於大國；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取則斯別，故言或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夸企。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

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陵（凌）大，故令大者為下，此則高者抑之之義者也。

道者章第六十二

道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守靜謙和，接物明道，故次以此章，即顯道體沖奧，令物歸依，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第二明不棄愚鄙，恒布大慈。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

道者，萬物之奧。

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密也，亦藏府也。言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為物府藏也。

善人之寶，

脩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也。

不善人所不保。

保，守持也。流俗之人耽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不善之人心行澆薄，言多佞美，好為飾辭，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柔弱虛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己行，加陵（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也。

第二明不棄愚鄙，恒布大慈。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善，縱使衆生不善，何有棄心。明慈悲覆（覆）被，接濟無遺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既接物無遺，宜設濟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坐而論道，調理陰陽，緝熙政典，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以來，真君出世，皆是大道權應，應為帝王，所以上象三清而置僚署者也。

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壁，即拱把之壁，員（圓）全大壁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名士必先賣拱壁，後遣駟馬也。言縱有全壁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進脩

此道。何者？夫脩道所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在世，如雲翔空，氣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也。

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

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也？只為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也。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譴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宜，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者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勸物歸依，有罪以免，故次此章而顯歸依之術，免罪之方。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第三戒凡舉聖，以勸行人。

第一明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

為無為，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為，即無為也。故無為即為，為即無為也。事無事，

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宗，照不乖寂，雖涉事有，而即有體空，內則雖照而無心，外則雖涉而無事也。

味^②無味。

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境智雙寂，雖復取染而無滯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怨，罪對也。報，酬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無滅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爲、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靜，物我冥一，何對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即斯之謂。

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

圖難於易，

圖，謂^③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圖遣却惡道之艱難者，必須觀察初心。心既無作，則無報也。

爲大於細。

細，小也。爲巨釁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

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④甚易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累。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第三，戒凡舉聖，以勗行人。

夫輕諾必寡信，

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有信實也，故後信^⑤貽寡信之責也。

多易必多難。

此合喻（喻）也。夫輕易然許，必^⑥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爲罪，必招八難之殃。故脩道之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猶，尚也。體道聖人實無難，而尚難罪不爲，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注《莊》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賞蹈火。又云遠火非逃熱，即斯義也。

其安章第六十四

其安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滅罪之術，於行未員（圓），故次此章重顯其義。就此章內，義開四別：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第三明衆生迷執，乖理喪真。第四引聖證成^⑦，示其學趣。

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

其安易持，

安，靜也。持，守也。言行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此之時，甚易脩守。其未兆易謀，

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脆，虛軟也，猶如果麻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心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除散也。

爲之於未有，

爲，脩學也。言行人脩守，當在未^⑧緣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治之於未亂。

亂者，謂結業已成，爲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明心雖起染，於境未見，



當爾之時，易為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

合抱之木，生於豪（毫）末；

夫百圍之木，生於豪（毫）微，喻三塗重疊，元乎一心。以木為喻者，言木從小至大，遂能障蔽日光，譬染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覆）蓋真性也。若推此樹，起自虛無，即空而言，樹亦非有，為四塵不成故也。煩惱為義，亦起自虛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

九重之臺，起於累土；

重，猶級也。言九級之臺起乎一匱之土。喻九夜之禍^④起於一念染心。勗諸學者深宜戒慎。

而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七尺曰仞。陟百仞之高岑，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託百仞，况方造未息也。

第三明衆生迷執，乖理喪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至道虛玄，無為無執。凡情顛倒，有

執有為。為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失之也。

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體道無為，故不墮敗。虛忘不執，故不喪真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凡人從於有為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捨，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戒慎學人，令道心堅固，始終若一，豈有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

聖人虛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不見欲相，何玉帛之可貴乎？又達真假無差，故能忘學。學即不學，不學即學，學不見學，學真學故^⑤，學無所

學，乃能明自然。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為，不能忘學，故說學者，以防衆生之過患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輔，助也，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迷或（惑）妄執，喪道乖真，聖人欲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為^⑥，無不為也。今言聖人不為者，示欲輔導群生復彼自然之性，故言不敢為也。

古之章第六十五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聖人忘學而輔導衆生，故次此章即顯忘學之人濟物之行。就本章內，義分有三：第一引古證今，用遣分別。第二料簡勝劣，以為楷模。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第一引古證今，以遣分別。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民。為道，猶脩道也。言古昔善脩道之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昧，不矜於人^⑦，閉智塞聰，韜光晦迹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

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理者，為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

難化也。

第二料簡勝劣，以爲楷模。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若用明察俗智以治物者，既乖淳和，又同賊害。而無欲無爲，至虛至靜，忘心遣智，尸居玄默，以斯馭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用智爲賊，不智爲德者，則爲脩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常知無分別爲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玄德深遠，與物反。

冥真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乖於俗，故與物反也。

然後乃至大順。

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

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

問曰：前言反俗，後言順俗，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曰：前言反者，此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耶？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

答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嘿語，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亦不無順而能順，不順乃至非不順，故名爲大順。

江海章第六十六

江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玄德之人反俗順道，故次此章曠顯順道之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舉譬以表虛忘，第二法說用彰謙退，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第一舉譬以表虛忘。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王，往也。百谷猶百川也。言江海所以爲百川之所往者，以其善在下之地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

者，亦爲蒼生之所歸也。

故能爲百谷王。

此結成其義，故經云海爲百川王也。

第二法說用彰謙退。

是以聖人言：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令一切衆生居己之上，所以言說柔和，恒自謙下也。

欲先民，以其身後之。

欲令衆生在己先度，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得度，我不有望。前則處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也。

是以處上而民不重，

聖人恬漠無爲，少私寡欲，故處民之上爲君，而使民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百姓戴荷而不辭。

處前而民不害。

處物之前而爲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清夷，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曠，百姓樂推，懷荷恩澤，豈敢傷害。

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所以百姓樂推在前不厭倦者，只為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達順平等，是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天下章第六十七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善能謙下，翻得處高，故以此章曠辯功能，具陳三寶。就此章內，義有五重：第一示不矜夸，故能高大。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第四明行乖三寶，倫（淪）溺死生。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第一示不矜夸，故能高大。

天下皆以我大，似不笑。

言老君體達自然，妙果真極，故蒼生莫不尊之為大聖也。何意得如此？只為接物謙和，不矜夸嗤笑也，故致然也。

夫唯大，故不笑。若笑救其小。

獨由聖德高大，故不夸笑於物。若其夸笑，是群小也。河公本作肖字，不肖猶不善，言衆生不能履於善道者，皆為我大故也。獨猶（由）驕慢

我大，所以不善。若能履行善道者，久當卑小謙退也。

第二具陳三寶，令物依脩。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老君所以聖德尊高，獨不夸笑於物者，為歸依三寶，寶重而守持之，故得然者也。

一曰慈，

愍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

二曰儉，

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

三曰不為天下先。

謙撝柔弱，先物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

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

夫慈，故能勇；

內韞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也。

儉，故能廣；

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大。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於三界

外則獨處玉京，為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為神器之尊也。

第四明行乖三寶，淪溺死生。

今捨其慈且勇，

今捨去慈悲，好行剛強。

捨其儉且廣，

棄其儉素而廣貪於物。

捨其後且先，

忘退後之心，起趨先之行。

死矣。

總結上三捨，既行乖三寶，適淪溺三塗，故云死矣。

第五總結大慈，功能勝妙。

夫慈，以陣則勝，

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為塵沒，故獲勝也。

以守則固。

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清，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

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爲先；四等之中，則以慈爲首。是知慈之爲義，大矣哉也。

古之章第六十八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具陳三寶，歎美大慈，故次此章即顯能持三寶之人，會於古之極道。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爰引古寶，以勗行人。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第一爰引古寶，以勗行人。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

言古昔善脩道之士，靜退無爲，不捨慈而武勇者。

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

善戰不怒，

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達順兩空，是以心無喜怒也。

善勝敵不爭，

不爲塵染，名曰勝敵。既無喜怒有者也，何爭也？

善用人爲下。

夫能行謙下者，必爲物所歸，故能役用於人也。

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是謂不爭之德，

不與物爭，故能成己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也。

是謂用人之力，

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爲己用。此結善用人爲下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配，合也。天，自然。極，道果也。言善脩道之士，妙體真空，達於達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兵也。

用兵章第六十九

用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守持三寶之人能會古之極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雙遣空有，不捨大慈。就此一章，義分四別：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第二重辨前義，以顯真空。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失道。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

用兵有言：

用兵謂用權智攝化蒼生，亦是行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也。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主，我身也，客，前敵也。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我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取也。退，捨也。寸少以況無，尺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幻，體茲中一，離彼二偏，故有無爲之可取，亦無有爲之可捨。

第二重辯前義，以顯真空。

是謂行無行，

既遣蕩有無，又洞忘境觀，故以無行爲行也。

攘無臂，

隳枝（肢）體，故無臂可攘。

執無兵，

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也。

仍無敵。

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失道。

禍莫大於侮敵，

侮，輕陵（凌）也。敵，前境也。輕染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也。

侮敵則幾亡吾寶。



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捨慈而勇，謂之侮敵也。招於巨釁，故盡喪寶也。

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

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察前境，則能所兩空，物我清淨，故一切諸法，真成勝妙之境也。

吾言章第七十

吾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接物運權，真空之道，故次此章即明所說之教，歎物不知。就此一章，文開二別：第一歎至教易知，而凡不能解。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弊內明。而第一歎至教，易知，而凡不能解。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吾言即前章是也。所學非學，此則易知也。行無行相，甚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無也。老君之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者也。

言有宗，事有君。

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至言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繁，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不吾知，猶不知吾也。唯彼衆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

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也。

則我者貴。

則，法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以爲貴也。

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弊內明。

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解行具足，故成聖人。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披褐也。內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恒真，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人知道，故外弊內明，故次此章明雖復能知而無知相。就此一章，義分二別：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救物隨機。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救物隨機。知不知，上；

至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虛遠，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爲上。

故《莊》云：子知子之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

不知知，病。

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救苦，故稱爲病。

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是以聖人不病，

聖人能所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也？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無知覺之疵，而凡有分別之病，所降迹同凡，說法演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云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心忘智，而能應物之病，故次此章即明治病之術，愈疾之方。就此一章，分爲三別：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第二勸處心寬裕，方會真源。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取捨。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謂威刑，即所謂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鄴之形（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第二勸處心寬裕，方會真源。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厭，捨也。狹，局也。居，安處也。所生，身也。言脩道行人必須處心無係，不得域情狹劣，厭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處空，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耽愛，亦不可厭憎，故耽愛則滯於有爲，厭憎則溺於空見。不耽不厭，處中而忘中，乃真學者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唯彼所脩之境非空非有，故能脩之智亦不愛不憎，境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取捨。

故聖人自知不自見，

智符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忘墮體，不自見也。

自愛不自貴，

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爲言也。

勇於章第七十三

勇於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無知衆生則不畏威，淪溺三塗，故次此章重明此人勇進有爲，故歸流生死。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

勇於敢則煞，勇於不敢則活。

勇，猛進也。敢，果決也。煞，死滅也。活，長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

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得長生，故利；進心貪染，歸於死滅，故害。

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

天之所惡，孰（孰）知其故？

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自然之道，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己者，必獲於勝善報也。

不言而善應，

福禍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也。

不召而自來，

善惡報應，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也。

不言而善謀。

謀，計數也。言幽冥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豪（毫）分無失也。

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而疏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終無差失也。

民之死章第七十四

民之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衆生不畏威形（刑），必遭天網，故次此章明於天網自有冥司。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衆生彰（障）重，不懼威形（刑）。第二明爲罪既深，

必招苦報。第三明此報自有冥司。第四明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第一明衆生彰(障)重，不懼威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此斥凡清迷或(惑)，染滯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奈何之歎，深哀痛之。

第二明爲罪既深，必招苦報。

若使常不畏死，而爲奇者，吾執得而斂之，熟(孰)敢？

貪欲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爲常者，冥司捕獲執斂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人，誰復敢造罪耶？

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

常有司斂者斂。

此之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廿曹及北都羅酆、泉曲之府，八難五若，各有司存。

第四明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夫代司斂者，是代大匠斲(斲)。夫代大匠斲(斲)，希不傷其手。

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形(刑)辟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專輒，

強代冥司而行誅戮，何異庸拙之士代匠運斲。夫拙土運斲，工非其任，豈惟所作不成，抑乃返傷其手。強代司斂，其義亦然，非徒濫識，翻獲其釁也。

人飢章第七十五

人飢章所以次前章者，前章「正明衆生爲罪既深，必招苦報，故次此章，即」明所以獲斯苦報，爲斂者有爲，故此章中具明有爲之狀。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斂染有爲，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爲資生太甚。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勗行人。

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爲斂染有爲。

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飢，謂內無德也。上，心也。心爲五藏百行之主，故稱爲上也。稅，聚斂也。食，滋味也。言行人所以不懷德者，爲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

是以飢。

結前義也。

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所以百行馳騫，紛然難理者，只爲心

斂有爲。若無爲，則行治也。是知萬境唯在一心。是以難治。

結前。

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爲資生太甚。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

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情顛倒，不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無生，既而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

是以輕死。

結前也。

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勗行人。

夫唯無以生爲生者，是賢於貴生。

賢，善也。玄悟之士非色滅空，嗒焉坐忘，而生無相，是膾腴榮利，厭噓風塵，故獨不以生爲生者，是善能攝衛貴生之人。

人之章第七十六

人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生生之人翻致輕死，忘生之者反獲長生，故次此章即明柔弱之類必獲長生，剛強之徒體歸死滅。欲料簡勝劣，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

雙舉二喻，以況剛柔。第二合喻，辯其勝劣。第三法喻並陳，重結其義。

第一雙舉二喻，以況剛柔。

人之生柔弱，其死剛強。萬物草木生之柔脆，其死枯槁。

言人生存有命，則枝節柔弱，及其死也，骨肉堅強。草木之類也，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者軟者，和炁歸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為無識喻者，意存勗勵行人，命去剛用柔也。

第二合喻，辯其勝劣。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徒，類也。是行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為勝生。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為勝死。此合喻。

第三法喻兩陳，重結其義。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兵謂三毒六兵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樹木羸強，故枝條共押（壓）其上，亦猶梁棟宏壯，故椽瓦共押（壓）其上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知堅強之人居九幽^①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辯剛柔勝劣，以勸行人，故次此章明剛柔益損，以進脩學。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起譬，略示高下。

第二正說，廣明損益。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第一起譬，略示高下。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猶，喻也，自然之道喻也。自然之道喻若張弓，舉下使高，抑高令下，調適方可運箭。

第二正說，廣明損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傲慢有餘者必招損敗，謙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出此文。

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

人間世道好行浮偽，趨勢競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之不足，供奉富貴之

有餘。

孰^①（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孰（孰），誰也。誰能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懷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

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欲退賢。

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大至功，而成功不處者，意在麾謙退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見己之賢能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對辯剛柔，具陳損益，故次此章舉水爲喻，重顯柔弱之能。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起譬，明剛劣柔勝。

第二合喻，歎凡不能行。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第一起譬，明剛劣柔勝。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功（攻）堅強莫之能先，

物性柔弱，無過於水，天下堅強，莫



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強，莫在先者。無為破有，其義亦然也。

其無以易之。

言水能攻堅，百王不易之事。無為破有，萬代不刊之術也。

第二合喻，歎凡不能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水能攻於金，故知柔弱勝於剛強。

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無能依行者。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是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國，邦域也。垢，辱也。言體道之士

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達於達從，身

受屈辱而不與物爭，故堪為社稷之

主，以牧蒼生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不祥，猶不善也。聖人靈監（鑒）虛

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

責躬，引過歸己，此可為天下君王

也。昔成湯自剪，千里來雲，即其事

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子也。

正言若反。

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

好善好榮，而今乃受垢辱不善，故若

反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

反不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

反而反，順俗而真，示反不定反，故

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遠，與物反，

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曠明剛強柔弱，其

於至極猶未洞忘，故次此章即遺前玄，以彰重

玄之致。就此一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雖

離二邊，未階極道。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

玄。第三辯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第一明雖離二邊，未階極道。

和大怨，必有餘怨，

怨，對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

對之法也。言行雖捨有無，非有非

無，和二邊為中一，猶前玄，未體於

重玄理也。此雖有待，未能無不待

也。此是待獨，未獨獨，故有餘對

也。

安可以為善？

安，何也。言雖遺二邊，未忘中一，

故何可盡善也。

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契，信也，合也。左，陽也，生也。言

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所虛會，超茲

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義

言執左，此即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

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

契環中，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

者，聖人雖復匡御衆生，而忘其德，

蕩（勿）狗百姓，故不責其恩報。

第三辯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司，主也。徹，迹也。言上德之人主

意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

筌蹄，未能洞遺。迹既不泯，故言司

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真之理何有親疏，上善之人自然

符會，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小國章第八十

小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二玄之教，於行

未員(圓)，故次此章正明從小人大。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小學之人不染塵境。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第一明小學之人不染塵境。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國，域也。謂域心住空，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謙小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無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諸行重靜境，知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逐前境。

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舟輿謂三乘教也。舟在於水，喻教能舟航萬物，渡於生死海也。故《昇玄》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與處於陸，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雖有身心兵甲，曠體坐忘，物境既

空，何所陳設？此一句復結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結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

甘其食，

味至道也。

美其服，

德瑩身也。

安其居，

所在皆安，動而寂也。

樂其俗。

和光人世，寂而動也。

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鄰國相望，

鄰，近也。國謂生死之域與道境也。

言此二域近在內心，故言相望也。

鷄狗之聲相聞，

鷄以司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

長昏之夜，司智惠之晨。此之言教，

近塗一心，故云不相聞也。

使民至老不相往來。

會理體真，即俗即道，既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境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信言章第八十一

信言章即是三大段，總結前旨。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真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云：犬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

智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道之人忘言絕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云：人能圖知天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云：文滅質，博溺心。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馬天地，故無可分別也。儒墨是非，堅執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聖人不積，

積，聚也。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爲人已愈有，

既，盡也。爲，施化也。言己所有道德，盡持教人而無鄙吝，德彌高遠，故云愈有，此德施也。

既以與人已愈多。

所有財寶盡持施散，果報彌廣，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①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②

聖人道，爲而不爭。

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爲至教，化被群品，謙^③以自牧，成^④功不居，推功於物，故言不爭也。

老子道德經義疏卷第五^⑤

- ① 自此句起，用敦煌P.2517號抄本作底本。
- ② 行：原作「何」，據強本改。
- ③ 師：原缺，據強本補。
- ④ 相：此字前原有一「然」字，據強本刪去。
- ⑤ 位：強本作「天下」。
- ⑥ 行：原作「何」，據強本改。
- ⑦ ⑧ 誑：強本作「應」。
- ⑨ 誑：強本作「非應之」。
- ⑩ 疊：原字難以辨認，似爲「疊」之異體字，而強本正作「疊」。
- ⑪ 人：原作「人」，據強本改。
- ⑫ 物：原缺，據強本補。
- ⑬ 真：原作「忘」，據強本改。
- ⑭ 能：原作「能能」，據強本刪去一「能」字。
- ⑮ 虛：強本作「搗」。
- ⑯ 車：原作「連」，據強本改。
- ⑰ 疑：原脫，據上文補。
- ⑱ 宜：強本作「議」。
- ⑲ 術：此字前原有一「義」字，據強本刪。
- ⑳ 味：此字前原有一「也」，據強本刪。
- ㉑ 今無減：強本作「令盡減」。
- ㉒ 謂：強本作「謀」。
- ㉓ 業：原作「造」，據強本改。
- ㉔ 後信：強本作「失信則」。
- ㉕ 必：強本作「則致」。
- ㉖ 成：原作「來」，據下文及強本改。
- ㉗ 未有：原衍一「有」字，據強本刪。
- ㉘ 禍：原作「福」，據強本改。
- ㉙ 以上諸句強本作「學即不學，不學即學。學異不學，不學異學」。
- ㉚ 爲：原脫，據強本補。
- ㉛ 人：此字上原衍一「一」字，據強本刪。
- ㉜ 洪：原作「拱」，據強本改。
- ㉝ 此二句強本作「亦能不順，而能無不順」。
- ㉞ 次前：原作「前次」，據強本改。
- ㉟ 不：原脫，據強本補。
- ㊱ 二曰儉：此三字原脫，據強本補。
- ㊲ 知足：原作「足知」，據強本改。
- ㊳ 明：原脫，據前文及強本補。
- ㊴ 此句原脫，據強本補。
- ㊵ 此六句原脫，據強本補。
- ㊶ 此數句強本作「既不喜怒，何所爭乎」。
- ㊷ 有：蒙本作「無」。
- ㊸ 寶：原作「章」，據強本改。
- ㊹ 所：原脫，據強本補。
- ㊺ 二：原作「三」，據強本改。
- ㊻ 此四句原脫，據強本補。
- ㊼ 至教：原作「教至」，據強本改。
- ㊽ 體：原作「禮」，據強本改。
- ㊾ 貴：原作「寶」，據強本改。
- ㊿ 原脫「懷玉也」三字，據強本補。

- 51 玄鑿：原本前衍「玄鑿遺」三字，據強本刪。
- 52 氣：原作「辯」，據強本改。
- 53 民：原本前衍「不畏威」三字，據強本刪。
- 54 則：原脫，據強本補。
- 55 染欲，自愛：原作「染愛」，據強本改。
- 56 方括號內的文字原脫，據強本補。
- 57 上，心：原作「忘」，據強本改。
- 58 爲：原作「心」，據強本改。
- 59 大：原脫，據強本補。
- 60 不：原作「示」，據強本改。
- 61 瓦：原作「凡」，據強本改。
- 62 居九幽：原作「幽居」，據強本改。
- 63 起：原作「舉」，據前文及強本改。
- 64 熟：此字前原衍「有」字，據強本刪。
- 65 能：據後面的注文，疑應爲「不」。
- 66 愚智同知：原作「愚知同」，據強本改。
- 67 示：原作「永」，據強本改。
- 68 無德：此二字下原衍「無德」二字，據強本刪。
- 69 徙：原脫，據強本補。
- 70 反古還淳：原作「古遠淳」，據前文及強本改。
- 71 往：原作「住」，據強本改。
- 72 名：原作「在」，據強本改。
- 73 善：此字前原衍「前」字，據強本刪。
- 74 從「而不害」至此，原本殘缺，據強本補。
- 75 從「弘多」至此，原本殘缺，據強本補。
- 76 從「法道虛通」至此，原本殘缺，據強本補。
- 77 自「成」字下至「故言不爭也」，原本殘缺，據強本補。

78 原缺卷一至卷四的卷名，而蒙本分爲六卷，與敦煌本不同，故此整理本前面不列卷名。

(尹志華點校)



道德真經註

李榮

點校說明

《道德真經註》，二卷，唐初著名道士李榮撰。

李榮，道號任真子，綿州巴西（今四川綿陽市）人。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唐高宗（650—683）時。李榮頗有詩才，同當時著名詩人盧照鄰、駱賓王等有較深交往。在道教界，李榮是重玄派代表之一，在京城長安數度參與佛道二教優劣之爭。李榮的重玄思想，受到佛教中觀論的影響。所撰《道德真經註》，在唐宋時期頗有影響。流傳中出現缺佚現象，明《正統道藏》所收該書殘本，為原書序及《道經》三十六章註（分為四卷）。幸好敦煌莫高窟保留下另四十五章（《德經》四十四章及《道經》第三十七章）之註，使李榮此書基本上較為完整地保留下來。敦煌本殘卷現藏法國巴黎圖書館，編號分

別為P. 2594 P. 2864 S. 2060 P. 3237 P. 2577 P. 3237 共六件。

本次點校，將《正統道藏》本與敦煌殘抄本合并。其殘缺處，據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參校補充，合成完本。原書經文未分章，今據通行本分別章次。

道德真經註序

道士臣榮言：榮聞冥寂先天，絡天無以昭其景；混成有物，周物不足洞其微。此則超繫象而玄玄，邈筌蹄而杳杳。運陶鈞之邃跡，理歸虛應；恢匠導之幽路，義在靈圖。是以瀨鄉仙籙，神交帝象之先；苦縣真宗，慶發皇靈之首。五千垂裕，玄風表於配天；雙柱流禎，紫氣彰於御極。

伏惟陛下玉宸纂聖，金闕應圖，榮光泛皎鏡之波，祥烟霏獻壽之嶽，嬉神汾水，撫洪鈞而獨化，問道河濱，施上仁而不宰。靈洞真文，躬勞聖敬，仙都祕牒，親紆睿覽。凝黃庭而體妙，浴玄牝以流謙。故得霓裳息有待之風，鯤海截無為之化。謹案經文，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云：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前後靈證，有若合符。今古師資，不詳幽旨，當由皇靈未睹聖德凝寂。今天啓之心，昭然顯著，實所謂兆太平之玄化，發揮百

代之前，勒無爲之至功，摘祥千載之後。豈止河圖錄籍，空傳漢后之名，昌戶丹書，纔表姬文之字。其言澹而妙，其理幽而遠。亦猶仰之於羲和，六虛均照，濡之於上善，萬物斯洽。是以往之賢俊爭探深隱，魏晉英儒滯玄通於有無之際，齊梁道士違懲勸於非迹之域。雷同者望之而霧委，唯事談空，迷方者仰之以雲蒸，確乎執有。或復但爲上機，則略而不備，苟存小識，則繁而未簡。遂使此經一部，注有百家，薰猶亂警於仙風，涇渭混流於慧海，佐時導俗，時有關於玄關，徹有洞空，乍未開於虛鑰。

臣榮迹齒玄肆，名參丹籙，漱清流而心非止水，抗幽石而鑒殊懸鏡。淹留丹桂，夙徹耳於薰風，舞詠青溪，空曝背於唐日。猥以擁腫之性，再奉渙汗之言，遂得揮玉柄於紫庭，聽金章於丹陛，亟參高論，未展幽誠。以夫巨壑三山，泛麟洲而未測；通泉九井，仰龍德以如存。敢罄庸愚，輒爲注解。自惟夕惕，竊意朝聞，然纖蠶議海，信

阻量於鼇波，而嶽鎮干雲，庶成功於蟻壤。寧髣髴於衆妙，希罔象於玄珠。塵蹟旒辰，懼深水谷。無任惶恐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道德真經註卷上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虛極之理也。夫論虛極之理，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真。是則玄玄非前識之所識，至至豈俗知而得知，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也。聖人欲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人間常俗之道，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己而徇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息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爲之名，曰大哉。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壅，包



之乃無極。遂以大道之名，詔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也。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也。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真常也。名有因起，緣有漸頓，開之以方，便捨無常，以契真常。陳之於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真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既非無常，常亦無常，亦非非常，非常也。

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

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既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於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為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為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人之受生，咸資始於道德，同稟氣於陰陽，而皎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若也夷心寂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銳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靜，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希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若未能遺識

情在有封，馳騫於是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為之事跡，豈識無為之理本，此有欲行也。微，跡也，歸也，來也，此謂依道德以為行，觀妙理以入環中，失虛靜以為非，染塵法而流微來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近而言之，有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黜聰明而恬憺，洞徹道源，則稱於妙。競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微。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為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則所以云同。自靜之動，從體起用，故言出。道生之功，著道也。畜養之義，彰德也。道德殊號，是曰異名也。

同謂之玄。

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恍惚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建，唯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德杳冥，理超於言象。真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記有無之表，以通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為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衆妙之門。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美，樂也。言人之稟性，咸不能以道為娛，而以欲為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性。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為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樸。既為禍樸，復為哀本。滅性傷身，斯惡已也。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天下地上，君子小人，並寡能虛心虛己，而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

不同，各任情情同有愛。愛名則以名爲善，愛利則以利爲善。以利爲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爲善，徇名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爲善，亡身是爲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此斯不善已也。

故有無相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有歸無。故曰相生。

難易相成，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易由於難，難成易也。

長短相形，

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鳧之脛異，故知忌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

高下相傾，

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高以下爲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得道則

君臣俱泰。

音聲相和，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譬之官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絃絕，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和則其人歡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取則。

先後相隨。

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爲君父者，不得輕躁而失道心，宜重靜以契德也。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

緬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未有紀尊號於金簡，照聖錄於王篇。皇上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故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也。猛士上將，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揆，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作者云云，動作也。四民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真，任化

自然，無所辭謝。

生而不有，

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也。

爲而不恃，

以萬物爲芻狗，不恃德以爲功。

成功不居。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軼於襄城，凝神邈於姑射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忌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爲而朝萬國。凝神常湛，故言不去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於役，罰須以過。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則困於貧窶。驕奢必欺侮，獸窮者亦能鬥，則忿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爲賢不肖易光；天地覆載，不輕仁爲善



不善改度也。

四章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棄十城之璧，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盜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己之色，洗心潔己，遺情去欲，豈有亂乎？

是以聖人治，

皇一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

揚聖德，故亦言之也。

虛其心，

除嗜慾，絕是非，遺萬慮，存真一。

實其腹，

道實於懷，德充於內。

弱其志，

心志柔弱，順道無違。

強其骨。

唯道集虛，虛心懷道。道在物無害者，得成仙骨自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上扇無為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化矣。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冲，中也。盈，滿也。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惡盈，滿必招損，故曰

不盈。盈必有虧，無必有有。中和

之道，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既

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

兩邊之病。病除藥遣，偏去中忘，都

無所有。此亦不盈之義。

淵兮似萬物之宗。

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

物宗而奉之。

挫其銳，

前識傷性，長惡害人，銳也。虛懷忘

己，以道折之，挫也。

解其紛；

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遺彼忘

我，遠欲制情，解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光而不耀，涅而不緇，和而不眩於

體，同而不累其真。故知湛然清靜

而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迎隨之所不能

知終，惡乎而可定。故言不知誰子。

開自然之治，闢之以三才；運造化

之功，羅之以萬有。考之事用，在天

帝之先，象天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

仁，愛也，有愛則有憎。天地無心，

絕於憎愛，以無愛故，故曰不仁。芻

狗者，結草為狗，古人祝所用，已而

棄之。言人於芻狗，用之不以為愛，

棄之不以為憎。喻明天地暖然若春

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為仁，凄然若秋

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為義。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

義可知矣。雖恩霑草木，澤被豚魚，

宣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

橐，排橐。籥，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空，故能出聲氣而不竭。天地中空，故能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智德，無窮極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中，亦出口而禍入，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今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勸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河上以爲，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真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豈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爲生，入無竅氣，散不以爲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道

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

玄牝門，是爲天地根。

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雌靜之理非存非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亡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爲逸樂。故曰不勤也。

第七章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日月迴薄，虧昃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標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泯是非以契

道，遺情欲以擬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因爽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同於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忌情息機者少，逐欲乖真者多。唯聖人能知能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德尊所以居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道合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凡情幽滯，靈識疏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固自然存。故曰成其私也。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爲喻焉。水能



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決壅，任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為譬焉。

居善地，

水不擇地，隨處俱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

心善淵，

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

與善仁，

水洽於物，仁惠於俗。

言善信，

水之鑒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為言，終始不乖其實。

正善治，

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

事善能，

水之無用不成，君子何為不可？

動善時。

水冬凝夏溢，不差其節。君子相時而動，不失其宜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水本無心，人能虛己，不與物爭，自然無過也。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敬器滿而必傾，奢侈極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尊則議，廉則挫，銳意出羣，為人所辱，難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無趾，自爾流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却。盜賊之來，難可固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積貨不能散，乘貴以陵人。咎自內生，非自外得。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陰陽遞代，涼燠推遷，物無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疏所以見機。四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道也。人者神之車，故言載。身清則魂魄安，心濁則真神遠，絕慮以守神，故言營。灰心無有二，故言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無離。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之道，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嬰兒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遣累，除也。內外圓靜，同水鏡之清凝。表裏貞明，絕珠玉之瑕類也。

愛人治國，能無為乎？

居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化物理人，事資安靜。但有為而躁動者，傷物也。無為而安靜者，愛人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有四時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白門開而涼，黑門開而寒。今之小人，暑雨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閉也，一門開三門

閉，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智周萬物，明齊兩曜，四方皆照，爲四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混心，能無知也。

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忘功德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外也。轂，內也。內轂空，故外輻湊之。聖人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無爲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用本由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爲譬，以況理教。教具文字爲有也，理絕名言爲無也。教之行也，因理而

明。理之詮焉，由教而顯。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藉理明，無理，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足體有無之爲用。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作器必須知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鍊行，行潔則道可成。埏，和也，埴，土也。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爲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爲用也，不亦難乎？爲道內既闇昧，外復聾瞽，以此求道，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爲利。單無而無有，無不得爲用。明有因無以爲利，無因有以爲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麤妙之相藉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目雖能見，耽色不已，喪其明。耳雖能聞，淫聲無倦，失其聽。口雖能

嘗，察味而後，乖其養。爽，失也。

然盲以不見爲義，聾以不聞爲義。有目而不見，真人大聖盲也。有耳

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

口以知味爲用，若貪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縱之於畋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發病。狂之大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虛心而內實，爲腹也。反聽而不言，不爲目也。有累之業遣去也，無爲之道來取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

官高而慮危，賤極而多恥，皆懼也。

貴大患若身。

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貴其身者，寵辱易驚若也。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也。



何謂寵辱？起問寵辱為下。

釋答也。寵為貴應言上，辱為賤應言下。今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為上，居上近危，榮來辱及，寵乃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寵則榮來，辱便枯至。得之與失，並悉皆驚。唯虛澹之人，不駭其慮。是謂寵辱若驚。

此結上義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問也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

解也。有身帶榮悴之病，兼生死之災，故云大患也。及我無身，吾有何患？

虛己忘心，無身也。是夫患累起在於身。身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之有？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太上貴德，不貴身。明王愛人不愛己，苟能知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

身而賤物，愛己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不仁，齊日月而均照，則寄託而已。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

道遠乎哉？眼所不見。聖人體之，獨見曉焉，名之曰夷。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謀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耳所不聞。聖人洞之，獨聞和焉，名之曰希。玄教難遇，希言自然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大象無形，難可搏觸。聖人玄悟，了達虛無，故言微。微者，機也，無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絕有名，無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希、微、夷，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

三。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乘乘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皦，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泛也。乘物以遊，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皦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希夷之理，既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羣有，故曰歸無。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無。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聽而契希夷，希夷還寂，恐迷塗之未悟，但執無形，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為息應還真。息應還真，攝迹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迹歸本，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恍然而有，有非定

有。有無恍惚，無能名焉。

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之不見，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御，正也。古道無為正也，今道有為邪也。聖人持無為之道，以正有為，息澆薄之風，反淳和之化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玄古之道難知，無為之風罕悟。上御下以正，下從上以敬。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智士能修也。道乃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無壅。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識之者乖真。故云不可識。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容，相貌也。夫道既難思，行亦叵識，恐來人無因體道，學者不知立

行，下文略舉容相，以勸助也。

豫若冬涉川，

履薄冰者恐陷，在浮生者慮危，兢兢不敢為非，勤勤唯知進道也。

猶若畏四鄰，

處俗行惡，驚鄰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明以彈糾也。

儼若容，

為容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

渙若冰將釋，

春日麗而冰釋，玄風舉而累銷。

敦兮若樸，

厚而不薄，實而不華。

曠兮若谷，

谷之虛也，容器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

混兮其若濁。

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染，握珠自明，似濁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

者少，故曰誰能。

保此道者不欲盈。

上來廣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清靜，義存謙退，不事滿盈。

夫唯不盈，能弊復成。

立身者不志滿盈，匡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弊如更新。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澡慮蕩於紛累，雖於朽身弊俗，復得成於真道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

其性靜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

萬物並作，

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為，以安靜為情之動作，去真以從偽，失本而逐末也。

吾以觀其復。

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人抑末而崇本，反澆以還朴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

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歸根曰靜。

在未所以輪迴反本，寂然不動也。

靜曰復命。

近而為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夭。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真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慧命也。

復命曰常。

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常。

知常曰明。

迷斯理者闇，悟此道者明。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背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塗妄作為失當，人誅鬼責，故云凶也。

知常容。

知常達理，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

容能公。

正而無私。

公能王。

偏私不堪宰物，公正自可君臨也。

王能天。

無心廣覆，運行以時。

天能道。

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真，疏通無滯，動皆合理。

道能久。

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

沒身不殆。

沒，終也。與天為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也。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而上懷道德於下，無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下德之君有為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

其次，畏之侮之。

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

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此下古之化也。

信不足，有不信。

夫為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上若不能信下，下亦不信於上。

猶其貴言。

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為之風著，事遂也。前歷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睹，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不知，故言自然。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

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私。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廢何興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疏；靜恭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

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冥至一，故言道興。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智慧出，有大僞。

昏昏默默，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故知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姦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爲盜，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僞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須，是非不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羲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關、比之賢。故知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上，臣亂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寇，忠名顯矣。

十九章

絕聖棄智，人利百倍；

聖者，人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聞也。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僞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乃賊來。今言棄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也。

絕仁棄義，人復孝慈；

仁以愛物，義以讓人。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人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擣工倕之指，息機械之心，絕巧也。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寶無利，寧有盜乎？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而之利。今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樸，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樸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

二十章

絕學無憂。

夫志無爲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忘之進退，則榮悴不驚。抱自然合道，寧有憂乎？存有爲之業者，學非爲己，懸頭刺股而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者利，懼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禮對爲唯，野應曰阿。稱心爲善，乖意爲惡。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遺，任真則萬塗皆適，實亦無逆無順，不美不惡。然有爲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悅心謂之爲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己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者翻闇於不智，賢者倒愚於不賢。故曰相

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足，益之則憂。夫進智以徇美，與飾僞以爲惡，事雖不同，失性均也。故曰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己，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今流俗滯之有年，溺之忘反，悠悠莽莽，欲出無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也。言流俗衆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色味。悅之以色，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有日。逐慾老而愈溢，勞形困而不休，仍自欣欣，以爲悅樂。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

聖人言衆人馳驚於有爲之境，爲聲色之所動，我澹泊於無爲之端，香味不能惑。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泆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

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俗人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貨以爲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無染，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俗人愚也，自以爲智，惑於情慾，穢亂日以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靜，純白日以生也。

俗人昭昭，

不知強言知，內明於心，外曜於物，自了了，故曰昭昭。

我獨若昏。

知如不知，如將闇也。

俗人察察，

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

我獨悶悶。

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善惡，故曰悶悶。

淡若海，漂無所止。

德宇恢恢，心臺淡淡，猶如大海風動

波隨，漂泊東西，終無定止。

衆人皆有以，

用有爲也。

我獨頑似鄙。

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食，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失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衆生有爲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無爲之藥。有病有爲，有無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聖人用道，故言食母也。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故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未知道是何物，而令德從明矣。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物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

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

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
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杳冥中有精。

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變，故言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杳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無果報，遂令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靈，豈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虛，爲救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賞之以爵，過忒者罰之以刑，含貫空有，彌羅宇宙，體既獨立，而常存名，亦湛然而不去。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以此哉。

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終至始，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外順於內，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己從人，身不失道，直也。謙退處下，舖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爲爲境羣典百端，多士逐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捐物我以全真，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不長也。

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

以我爲是，指他爲非，不能順人，唯

知逆物，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爲實錄也。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無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之失真，故借少言而合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

孰爲此，起問天地。解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此舉大以明小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

之。

道者，清虛無爲，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道，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德亦得人也。

同於失者，道失之。

不能行同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爲非，同罪人之受罰也。

信不足，有不信。

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企踵越分，行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企矜伐者，自危自

亡也。

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

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殘餘之食，不可以薦饗。跨企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爲是，乃安之。達理者惡此道之爲非，故不處也。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爲物，唯恍唯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辯，混沌無形，自然而得，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開之以氣象。

原其本，則先天地生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

用之不勤，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

天有形者立稱，無象者絕名，約通生

而爲用，字之曰道。無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而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媸。

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寰宇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生稱謂。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

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夫爲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義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

正，法天也。清虛無爲，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

於有事，虛己理絕於經營，任物義歸

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

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大小俱輕，不能為於根本。上下皆躁，未可為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為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為主。故無為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為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司其業，為君必須重靜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為輕躁，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攝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嬋姬飛燕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為。情欲不足以累身，華屋未能以惑己。物無累者，故曰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豈

宜妄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

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躍之者有跡。不疾而速，雲駟不蹶地。不行而至，鳳鳥本無跡。言聖人垂拱，廟堂不遍周至之轍，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跡也。

善言無瑕謫，

言必有中，千里應，非法不言，有何過也？

善計不用籌策，

籌策者，以算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道，非於數，寧用籌策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門以關，亦有閉有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開無閉。是以理國者以道百姓，無以窺竄；修身者以道聲色，

無由開鑿。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必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乎？真聖演經以開化，赴感以導凡，以道濟之，曾無遺棄。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始終用道，故言常。慶及萬方，故言善。德能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

是謂襲明。

善行五者，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襲明。

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楷模，師也。闇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受之以作役，具之以束脩，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資之義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壅玄流而不潤，資不貴於師矣。惠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之者大迷也。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不諂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心者，未可全真。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志道。今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然行雄猛者衆，守雌柔者少。故喻明溪壑處下，衆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內無分別絕是非，赤子之行也。若常能守靜，恒與德合，是不離也。小則無情，大則有欲，去大時之有識，反小日之無知，故曰復歸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以安身，斯為法式。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不以智耀人，不為名害己，內雖潔白，外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有官有爵，榮也。無位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真常之德，自然滿。常德反歸，故言復樸也。

樸散為器，聖人以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

一氣未分，樸也。三才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闢有象，故言散樸以爲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子育，下獲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樸為器也，作真仙之主為

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被物，物得以全，無割。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無爲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爲，吾見其不得已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若乃與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爲之非，而執之以爲是，則敗失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接或隙。

夫有爲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溫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隙。若行有爲，雖成必敗。若用無爲，能弊復成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奢泰者，即有爲之事也。逐欲爲甚，心存侈靡爲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虛心知足，去甚也。見素抱朴，去

奢也。忘歡而復樂足，去泰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海內，不以兵強天下。下之事上，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嘉禾不得植，荆棘所以生。此亦用兵之過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能用為善殺敵，為果。賊來侵我，所以除之，不以國大兵強專用，為是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自大為矜，取功為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謂之驕。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迫不得

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矣。

是果而勿強。

心定能不驕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而勿強也。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為強者，兵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精飾為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惡。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經天曰文，止戈為武，其為用也，彼此實齊，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為重；行兵主殺，以右為貴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牙之所司，非元首之器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恬淡，靜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故言恬淡。不好用兵，不以為美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君者，人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

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闔外以行誅，故居右。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失道，悲其過殺。古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也。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有名之物，並悉無常。今謂無名，理歸常道。樸，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而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而能小，雖小不可賤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王諸侯若能抱道，遐邇人物自然賓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守道則功格四表，無為則乾坤交泰。非唯天地相合，抑亦德合天地。德合天地，既知甘露降，亦知醴泉出，此有道之化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上如標枝，人如野鹿，不須教令，自然太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自本自根，生天生地，始制有名也。既得其子，以知其母。子之依母，天之理也。故言知止也。

知止所以不殆。

子依母，物無傷害；人依道，理無危殆。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川谷上源而不竭，必以江海為本。以江海為本，復本而歸江海。明人從道而生，還須歸道。今不知歸，失於本也。亦言人有道，物歸之，如川谷歸江海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己也。今鑒人而知善惡，智也；照己而知得失，明也。知善就君子，如染芳蘭，知惡遠小人，如去鮑肆；知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悛，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染於聲色？內外清靜，故曰明。物我皆通，故言智。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物。進德修業，自強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也。修道者志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心而仙骨日強，故言自勝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分之人，樂一瓢而為富。貪利之者，積百萬而為貧。飾躬勵己，強行信道，彌篤為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上乘所說，本以教人。依教修行，不乖其理也。欲言不失其所。理國者用之，則國祚長久。修身者用之，則性命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國王有道，天清地靜，人安神泰，無復傾危。設令時遇災衰，運逢屯否，居危而得安，處否而常泰，以保於萬壽，故言死而不亡者壽。修道者以百年將盡之身，獲萬劫無期之壽，此亦死而不亡也。然物則百生有死，人則有存有亡者，皆為天也。道則不生而能示生，雖生而不存。不死

而能不死，雖死而不亡。不存不亡，故云壽也。但存亡既泯，壽夭亦遺。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夫虛舟汎而不繫，大道汎而玄通。不繫者，無滯於西東。玄通者，寧封於左右。是以入毫芒而遺小，彌宇宙而忘大，影見非一，靈化難常，物無不應，何爲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物之得生，皆賴大道。道則信之以獨化，物則稱之於自然。能生者不以爲功，所生者不以爲德。真之至理，不相辭謝也。

成功不名有。

道之生，物得以生，成功也。能所皆忘，故不名有也。

衣被萬象不爲主，可名於小。

生育普均，覆載無二，衣被也。長而不宰，不爲主也。可言於小，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萬象輪迴，不出無形之表。品彙終

始，會依虛寂之中。故曰歸之。可名於大，言不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同大道之停育，齊至理以忘功，不滯空有之端，寧拘小大之域，必定忘於小大，故言終不爲大。執則成小，忘則爲大。不大而大，故言成其大也。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無形。無形者，虛無之大道大。執，專也，持也。能持身庇玄德之影，專心駐幽寂之門，有道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動曰安，死生泯然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

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過客也。止，留也，依也。

歸往於道，可以平物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口，不能執象，欲泰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情悅謂之爲美，不安呼之爲淡也。

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

既，盡也。目所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者聲，惑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寶。寶雖爲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悅，聾不遠也；色雖可愛，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斯患也。然恬澹無爲之道，視雖不能見，致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聽而更聰；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塗如此。

三十六章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

將欲塞兌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兌而濟事，困而後已。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強之志，

柔弱生徒，剛強死行，甚至當止也。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

時自悟。

是謂微明。

上之權道觀之，則未似施教。究理

則極有潛資，甚自微妙，分明歷然有

益，故謂微明。八十一章廣陳化道，

而凡情有繫，所執不同，以實示之，

而不從將權化之，令知返玄教，深遠

左右宜之。權釋辯於前，實解彰於

後。欲喻斂之，開經化之；欲弱俗

情，強其仙骨。欲廢邪志，與之正

道；欲奪惡行，與之善業。

柔弱勝剛強。

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弱。必竟

能制於剛強，故言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

聖人大寶，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

失水，失水則魚亡。利器不可以示

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其

人。

（後文元闕）^①

老子道經卷上^⑤

①按《道藏》本原將老子《道經》李榮註分作四卷。

現據敦煌本合併為一，改題「道德真經註卷上」。

後文卷題亦刪去。

②按《道藏》本原未分章，僅題篇名「道經」二字。

現據通行本分章，列出章次，以便閱讀。下同此。

③三不成三：此句文意未足，疑有脫漏。

④（後文元闕）《道藏》本原止於此。以下第三十七

至八十一章缺。據敦煌本及強本補。

⑤老子道德卷上：此行係整理者補。下卷敦煌本尾題「老子道德經卷下」，可證上卷尾題應作「老子道經卷上」。

道德真經註卷下^①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三十八章^②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明古之皇道，宅太虛以為心，凝至一

而為體。不言均天地之化，無事成

萬物之功，未規揖讓之名，豈有干戈

之爭？雖復處宗處極，而乃非爭非

名，無為自然，故云上德。為而不

恃，成功不居，故云不德。畜養萬

物，物得以成，故云有德。內明德與

道合，厥義可尊，故云上德。道既無

象，德亦虛玄，韜光藏用，故云不得。

雖藏於用，無用之用用矣。乃韜於

光，不耀之光光矣。有用有光，濟人

濟物，故云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道德之風幾乎將失，仁義之化殆欲

斯興，文字既彰，澆漓漸矣，故云下

德。以德為德，以功為功，恃德伐

功，故云不失德。執言有德，不及無

為，故云是以無德。內明體同虛寂

者德之上，事有紛累者德之下，封執在心故云不失德。執者失之，是以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以，用也。上用無爲以化下，下用無爲以事上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上用有爲以導下，下亦以有爲以事上，何者？草則逐風以西東，影則隨形而曲直，故知君海內者不可以多事，理歸虛靜，訓弟子者不可以非禮，義存忠孝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兼愛博施，仁也；賞善罰惡，義也。恒其道德，其宜上也。上德下德亦澆淳之化有殊，無爲有爲，明得失之政斯別。下德之稱有爲者，是上德之劣也；上仁之稱無爲者，是上義之優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上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以此教人，故曰爲之。禮煩則亂，下不能行，故

云而莫之應，可謂信不足有不信。相信自可忘言，不信則生忿爭，是以揮拳攘臂，更相牽引。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

玄古淳和，物情誠實，人皆自足，不假仁義以煦濡，家悉無爲，各懷道德以游泳，爻象不作，教迹未興，混親疏，忘貴賤，此則太上下知，大道之化也。此風既散，謚號乃興，畜養之義行焉，成濟之功見矣。聖人潛被，黎首自安，此上德之化也。親惠情生，泛愛功起，親則有所不普，愛則有所不同，澆風以漸也。親愛不足以化俗，賞罰於是以理人。又喪賞罰之義，廢仁義之禮，教之以折旋，行之以玉帛，而君欺於上，臣誑於下，淳源已遠，澆浮孔熾也。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人皆敦厚，各懷忠信，亦無煩曲禮，但忠信已薄，澆浮更厚，惑亂滋甚，以禮理之，賤質貴文，轉增邪亂，故言亂始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始。

道德者，道之實也。仁義者，道之華也。先知仁義者，識華不識實也。夫明者自然合理，暗者方俟師教，知禮非上智之基，乃是下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云去彼取此。

散樸以爲器，原其始也至淳，失道而後德，要其終也澆薄。是以仁非本性，義異自然，信不由衷，禮飾於外，是非戰爭，姦巧紛紜，父子失慈孝之心，君臣乖忠義之道。於是大聖老君痛時命之大謬，愍至道之崩淪，欲抑末而崇本，息澆以歸淳，故舉大丈夫經國理家，修身立行，必須取此道德之厚實，去彼仁義之華薄，則捐俗禮，歸真道。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一，元氣也，未分無二，故言一也。天地雖大，所稟者元一。萬物雖富，

所資者冲和。王侯雖貴，所賴者真道。是以清澄以廣覆，寧靜以厚載，變化以精靈，虛豁以盈滿，安樂以全生，無爲而正定。何以致其然？皆得一於道。

其致之，

道無興廢，物有得失。得之者益如前，失之者損如後。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蹶。

真一之道，不可失也。失之，成象恐之於破裂，成形恐之於動發，不測將恐以絕歇，虛間將恐以枯竭，生靈將恐以死滅，尊貴將恐於顛蹶。

故貴以賤爲本，

此則國以人爲本，亦言從賤以至貴也。

高以下爲基。

九重之臺，起於累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此亦不忘於本也。

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言貴實以賤爲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

王侯實貴而以賤爲名者，此有道之君也。歌謠頌德，不以爲譽，此則數譽。懸謗從諫，不以爲數，此則數毀也。明體道君子外寵辱，得失不驚，心忘毀譽，喜愠不形色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玉碌碌，少故貴；而石落落，多故賤，賤者人所惡，貴者物可致，俱不安也。處貴而謙退，不欲如玉之被致。在賤而惡齊，不欲如石之被棄。得之以一，處之以中，唯上與下無不安。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以柔弱爲用，動皆反俗，以剛強在心，舉皆失道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者，天地有形故稱有。天覆地載，物得以生，故言生於有。無，道也。道非形相，理本清虛，故曰無。天地

從道生，有生於無也，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迷者失道，不識本元。聖人垂教，明於祖始，若能道超生死而出有無，必其昏俗，淪有無而繫生死。形神合而見相，故言生於有；形神散而無體，故言有生於無。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能行；

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一，確乎不拔。勤行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素絲無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

下士聞道，大笑之。

心迷得失，知近不知遠，情昏真偽，識淺不識深，但悅塵垢之小行，反笑清虛之大道。

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深甚奧，下士之所難知。微妙玄

通^①，下愚故非易識。今笑之，不能令真使混濁，適足彰道之清遠也。

是以建言有之：

物情不一^②，取捨異心。聖人設法，無教無不教；凡情向背，有信有不信也。

明道若昧，

智無不周，明。光而不耀，昧。勤行，進；大成若缺，退也。

夷道若類，

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

上德若谷，

無不容也。

大白若辱，

廉而不穢，大白也。混若於濁，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大滿若冲。

建德若偷，

潛行密被。

質真若偷。

偷，變也。性無潔濁，體實常存，質

真也。忘死生，合變化，若偷也。

大方無隅，

寰寓有象，有方也。至道無形，無隅也。

大器晚成，

積習生常，美成在久，故知脩心脩行，非一朝一日可以致。

大音希聲，

鳴鐘應節而鳴，玄教隨機而作。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虛無羅於有象，故言大象。大象無象，故曰無形。不可睹，故言道隱。絕於稱謂，故曰無名也。

夫唯道，善貸生。

夫進而若退，進無進也。若退而進，退也。明若昧，非明也。昧若明，非昧也。至真之道，非進非退，非明非昧，無色無聲，無形無名。雖復無名，亦何名而不立？雖復無象，亦何象而不見？是故布氣施化，貸生於萬有，為而不恃，付之於自然。

四十二章

道生一，

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

一生二，

清濁分，陰陽著。

二生三，

運二氣，稱三材。

三生萬物。

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冷單，亦不足成形。故因大道以通之，借冲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

抱冲和之氣，無好無惡。失一元之道，有愛有憎。但敦富貴之名，不悅孤寡之稱。唯有道王公，卑以自牧，義存謙退，以為名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處貴，自以為益。材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

人間所行之教，理歸仁義，事剛強。然剛強者死之類，仁義者道之華。亦我義教之者，欲使去剛強而存柔弱，遠仁義而安道德也。亦言聖人，是於能教衆生，是於所緣教得宜。義者，宜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榮而守勝，尊己以陵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真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父，本也，以強梁爲教本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消金穿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貴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能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然洞之於人我，經之於丘

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之至堅。

無有人無間，

水無有礙，道無有形。有間無間，無處不入。

是以知無爲有益。

道無形，物得成；聖無爲，人得化。

此乃無爲之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

前稱無爲之益，未知何曰無爲。行不言之教，教即忘言。任因循之事，事即無事。吾安於上，臣悅於下，此爲之益也。

天下希及之。

行有爲者多，及無爲者少。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名者，外之稱譽；貨，俗之財帛。身爲忠孝之本，抑德之基，理須外名利，存身神，反無爲，脩至道，而弱喪者不反，逐欲者失真，遂爲名以殺身，因財而害己。迷淪者衆，聖人

懷之，故詳問云爲得利爲病，爲失名失利爲病。俗以得名利爲善，而得之則身亡；失之爲惡，亡之則已立。得失病利，誰然定乎？亡，失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

爲名以殺身，斯大費。

多藏必厚亡。

爲財以傷己，斯厚亡。

知足不辱，

不分外以求名，遠耻辱。

知止不殆，

不非理以規財，無危殆。

可以長久。

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理國可以長存，脩身可以久視。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道圓德備，名曰大成。備如不足，故云若缺。然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鏡應之而忘疲，不弊。大滿若冲，其用不窮。四達是方而俱照，六通無幽而不燭，

斯大滿。不以照為照，不以盈為盈，若冲也。用不以心，故無極。

大直若屈，

直同正道，大直。以欲從人，若屈也。

大巧若拙，

匠成萬物，大巧。似不能為，若拙。

大辯若訥。

談天暢理，大辯。言即無言，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

陰陽二氣，遞相為用。陽氣躁而熱，陰氣靜而寒。陽氣盛則靜勝而躁劣。此則氣序遷移，平為勝劣。夫大成若缺，大滿若冲，則盛無盛也。其用不弊，其用不窮，則衰無衰也。不盛不衰，不寒不熱，遺成而不敗，忘勝而無劣。

清靜為天下正。

為陰陽之所寒熱，未清也。為生死之所流動者，不靜也。明聖人死無變於己，寒熱不累於身，清靜也。有輪轉處，生死皆為耶也。無輪轉，

絕生死，為天下正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君上有道，除奔命之馬。臣下無為，糞桑田之業。修真者去馳騁之浮情，糞身神以道德。務學者絕飄蕩之懈情，糞心虛以藝文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生，起也。不用道而脩文，專飾兵而好武，四郊多壘，五兵斯起，戎馬生於郊也。內明心王無道，馳六識之馬，遍萬境之中，得失紛紜，是非交爭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甚於欲得。

有道之人，遺情去欲，禍自除。無識之徒，縱性任心，殃咎斯至。善積成慶，幽顯咸享。惡積成殃，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先祖，咎也。

知足之足，常足。

除可欲則外無所求，清本性則內無所乏，故言知足，動皆合道，事無不

圓之足也。無不足之時，常足也。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

觀之以道，則理無不達，照之以智，則事無不知，所謂不行而知者。

不窺牖，見天道。

二景麗天，五星耿漢，寧須窺牖，方始見乎內明。窺牖者，穿鑿求解也。天道者，自然之理。不假筌蹄得魚兔，無勞言教悟至理，此不窺牖見天道。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跡周於宇宙，未識山川，覽遍於經籍，寧知至理，此謂無知。

是以聖人不行而行，

獨悟也。

不見而名，

玄覽也。

不為而成。

自內就也。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

增之以卷軸，長之以見聞，利之以名

聲，加之嗜欲。
爲道日損。

行不言之教，文理雙忘。體虛玄之道，物我同遣。爲無爲百爲兼喪，事無事萬事都損。豈惟僞盈奢侈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捨有歸無，損之者也。有去無忘，又損之者也。有去，無也。理冥真寂，至無爲也。

無爲無不爲。

夫欲去有累，所以歸無爲，而惑者聞無爲，兀然常拱手，以死灰爲大道，土塊爲至心，理恐其封執無爲不能懸解，故云無爲而無不爲也。不爲非無爲也，有爲而歸無爲，非有爲也。此則爲學爲道，道學皆忘，唯動與寂，寂動俱息者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攝也。忘則無捨無不捨，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爲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不可皆不可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

君上無心於有爲，任百姓之自化。聖人無情以分別，逐萬有而感通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若有心分別，有善善有不善，不得以爲善。今既無心分別，非唯善於善，亦善於不善，善與不善皆善，是以謂之得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信，順也。物情既有可有不可，從事則有順有不順。有順有不順，不得以爲俱順。今聖人無可無不可，皆可；無順無不順，皆順，是以名爲大順。

聖人在天下惛惛，爲天下混其心。

惛惛，不住也。凡情分別，見善見不善，信有信不信。聖人惛惛不住，泛隨機，混其分別之心，齊其是非之意也。

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百姓不能以性制情，而乃縱心逐欲，注耳目於聲色，專鼻口於香味，因茲

惛惑，以此聾盲。聖人逐病行醫，隨機演教，因心救物，說己化他，乃云我止如嬰孩赤子，不知聲色悅於耳目。

五十章

出生入死。

從幽至顯，名出生；自有歸無，稱之入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九竅四關爲十三也。若能絕欲，則爲生之類。必其放蕩，則爲死之徒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所以流死地者，由十三種造過。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何爲得至於死地？言用之九竅，運之四關，多取有爲之生業，愛養無常之生死，後（厚）過其分，動之死地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不能養性，內爲情欲之所傷，外爲毒蟲之所害。善攝者不耽染，性不傷，

無毒心，物無害。

兕無所駐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言養生以道，積善以行，是故前顯不與惡遇，今明雖遇無傷。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夫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我殺由心，心為死地。若能灰心息慮，不構有為，無死地。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孰成之。

至道運而無壅，何適而不能？玄德動而不滯，何事而不可？今約事分用，通生則理歸於道，長畜則義在於德。生畜於物，物各有形。既秀而不實曰孰，生畜具全曰成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父母所生，天地覆載，誠可尊也。今道德恩隆於父母，功蓋於天地，理當尊貴人也。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虛忘，自然尊貴，非由爵命方見敬重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育之，成之孰之，養覆之。

此廣明道德生畜之義也。進益曰長，撫恤曰育，構立曰成，圓足曰孰，資給曰養，衣被曰覆。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夫伐其功者，非至功也。恃其德者，非大德也。今既生既長，不恃不宰，深妙之德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道為物本，故云始。德能畜養，故云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其子。

道德生畜，母之義也。物從道生，子可知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子從親生，必須孝於親；物從道生，必須守於道。子孝於母，母慈於子，通天地，感神明，物無傷也。人守於道，道愛於人，積功行，著幽顯，物無害者，故言不殆也。此明母子

相守，本末相收。能行此者，家國安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掩目閉口，外患不生。既無疲勞，又絕勤苦。會無名之始，歸有名之母，修身之道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失道滯俗，去本行末，通六情之兌，開五欲之門，雖成有累之事，終失無為之道。亡沒此身，難可救拔。

見小曰明，用柔曰強。

禍亂初起為小，預能防患曰明，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智能照機，以之防禍，用其光也。睹見未萌，皎然無失，內視反照，復歸其明。以不懼患，無與身殃也。是謂襲常。

放情極欲，遺本徇末，患難斯至，歸無常也。塞兌閉門，守母依始，潔身入道，襲真常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甚畏。

老君傷時王不從夷路，唯履險途，服文綵而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農田荒穢，倉廩空虛，此乃誇盜之人，豈純粹之行。若使我微知政事，必行無爲之大道，不涉有爲之小徑，有所施爲事，尤畏不行。

大道甚夷，其人好徑。

正道平而易，邪徑險而難。理國者多履其難，修身者少從其易。斥無道。

朝甚除，田甚蕪，

雕牆峻宇，除故造新。下人妨農，良田蕪穢。殉名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荒廢也。

倉甚虛。

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行薄則業虛，德充則道實。

服文綵，帶利劍。

捐素以事華，賤文而貴武。修真者內不存於道德，外唯飾以威儀，毒意未祛，帶利劍也。

厭飲食，資貨有餘。

夫味無味者，飲和浴德。爲無爲者，

禮士愛賢。鄙芻豢，以簞食爲樂，散貨財，以不貪爲寶，此則內外無不可也。而厭之以芳鮮，積之以珠玉，是盜誇之行，非家國之基。

是謂盜誇。盜誇非道。取不足積有餘，盜之謂也。愛文綵，事貪侈，誇之義也。唯盜與誇，俱非道行。

五十四章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能立行於至道之境，則根深而不拔。妙樹功於玄德之鄉，則蒂固而不脫。爲國則百代宗廟而常安，爲家則萬葉蒸嘗而不絕。師資結影於真氣，授繼響於玄風。

修之身，其德能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能長；修之國，其德能豐；修之天下，其德能普。

夫道不可不修，德不可不立。立德修道，自家形國，何往不安。死生無變曰真，慶及後昆曰餘，邇安遠至曰長，物皆自然曰豐，惠無不周曰普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至道之源，實自無善無惡；建德之始，理須知是非，知非者則去惡慮不遠，知是者則就善恐不及。察邪察正，照存照亡。修道之身則歸真，不修道者則入僞。修道之家則有餘，不修道者則不足。修道之鄉則久長，不修道則短促。修道之國則豐大，不修道則窮儉。修道之天下則周普，不修則缺少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如何得知修道者昌，不修道者亡？觀一身則百身可知矣，觀一國萬國斯睹矣，豈唯三代乎也？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懷道抱德，積行深厚，氣專精固，絕欲無貪，不散真童，類於赤子也。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以毒曰螫，以足曰據，以爪曰搏。嬰兒所以無害者，一爲內無毒意，二爲慈母加護，故不傷也。含德之人，既

其無復惡心，又以天靈垂祐，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猛獸無以施其猛也。骨弱筋柔而握固。

嬰兒筋骨弱而握拇指牢固者，非由力也，本為心專，人雖欲開，不可得也。含德之人，屈身以順物，柔心以從道，可欲不能開，全真自然固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雷反作，精之至。

牝牡之合，即陰陽之會也。峻，小兒陰也。作，動也。赤子未知男女之禮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精散則身枯，身枯則命竭。含德之人外情欲而愛其精，去勞弊而寶其氣。無心於動，動不妨寂；虛己於寂，寂不妨動。寂不妨動，雖動而非動；動不妨寂，雖寂而非寂。非動非寂，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嗶，於萬反和之至。

啼極無聲曰嗶。赤子旦夕恒啼而聲不嗶者，和氣未散也。含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無絕，此抱冲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亡精損氣歸無常，知和不死保真常。含德既知和理，人體常義，物無不可，故曰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善也。強，盛也。此明流俗有為之徒，不能同赤子之握固，似含德之知和，逐欲喪其精，運力傷其氣，益生以滋味，補氣以藥石，中心欲使氣盛而不衰，體善而不惡，其可得乎？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物極則反，體盛則衰。此時俗塵之恒累，豈虛寂之常道。老君痛衆生未解知常，不能受氣，以有為益生，益之損。既乖至理，戒以止哉也。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得意忘言，悟理遺教。

言者不知。

多言則喪道，執教則失真。

塞其兌，閉其門。

杜欲路，絕禍源。

挫其銳，解其忿。

折貪欲之鋒，釋是非之爭。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爭得失則或可或不可，競是非則一彼一此。今和光則無知無分，同塵亦共愚不別，通萬有而齊致，亦何法而不同人。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為天下貴。

天有遠近則親疏明矣，存得失則害利生矣，定上下則貴賤成矣。今解忿挫銳，和光同塵，愛憎平等，親疏不能入，毀譽齊一，利害不能干，榮辱同忘，貴賤無由得。能行此者，可以為天下貴也。

五十七章

以政理國，

養百姓者，妙在於平均。宣風化者，要歸於正直。此所謂諸侯牧宰導德齊禮，文之教之也。

以奇用兵，

奇，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六奇，九政百勝，上將軍師，靜

難息寇，武之功。以無事取天下。

明君之攝化天下，論道宣風則賢相，守方討逆則名將，垂旒坐朝於萬國，塞耳凝神於九重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何以得知無事可以取天下？即以
此文云我無爲人自化，我無事人
自富也。

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

忌諱多端，政煩納密。煩則人勞，密則人懼。從法妨業，焉得不貧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機權不可多與人，兵器不可家皆有。家有兵器思爲賊，人多執權恐至亂也。

人多知巧，奇物滋起；

多奇巧，異物生。上玩物，下起欲也。

法物滋彰，盜賊多有。

珍好之物爲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而亂作。

故聖人云：我無爲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我好靜人自正，我無欲人自朴。

前忌諱下是四種有爲之病，是故聖人說四種無爲之藥，欲令除亂得化，去動之靜，家安俗樂，無事無爲。付自然之運曰化，人皆知之曰富，履道無偏曰正，遺華處實曰朴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人醇醇；

其政寬，其人悅。上恬靜，下淳一也。

其政察察，其人缺缺。

其政急而煩，其人困而乏。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倚，用也。伏，匿也。言人在苦而思樂，改惡而從善。因禍以得福，若處樂而荒；在貴而驕縱，則禍匿於福中矣。

孰知其極？

行善惡之因，得禍福之果，輪迴苦樂之境，來去誰知窮極也。

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詭。

奇，異也。詭，惡也，善惡往還之業，

此並是邪。寂寞立之真始乃正。言人多積塵垢之行，少有清虛之基，故云其無正。事邪者衆，從正者寡，設命爲正，正不常正，俄然變異，故曰爲奇。並皆行惡，不肯修善，設令爲善，善不恒善，還即造惡，故曰爲詭也。

人之迷，其日故久。

迷禍福之源，惑邪正之路，此非旦夕，其日故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方，正也。割，傷也。邪行則物我俱傷，正道則彼此無割也。

廉而不穢，

凡情貪而濁，聖道廉而清。直而不肆，

大直若屈，不顯正以示人。

光而不耀。

明道若昧也。前標得失之政，次指禍福之門，而沒溺者既多，昏迷者已久，詭奇則繫累之境，倚伏悲懸解之場。是以廉而不穢，始體清虛之道；光而不耀，方識惠源之路。冥

得失，何禍何福乎？混是非，孰邪孰正乎？泛今無繫無不繫，蕭然無可無不可也。

五十九章

治人及天，莫若式。

下理於人，上事於天，莫過以道用爲法式。

夫唯式，是以早伏。

以道爲式，物先以歸。

早伏謂之重積德。

道輕德薄，人不依重。積深厚，物自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德重仁深無不勝。克，勝也。

無不克莫知其極。

四夷賓伏，國無邊，與道玄同，有何窮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境土無邊，德無際，始可以有於家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道則國安，無道則國危。國由道生，道爲國母。以道爲母，所以久

長。

是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夫根枯則拔，蒂朽則落。今理國以道爲根則根深，修身以德爲蒂則蒂固，蒂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天人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鮮，魚也。烹鮮不撓，撓則魚爛。故曰理國煩則下亂，修身煩則精散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君上用道臨下，鬼不見其精靈以害人。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非其鬼無精靈而不害人，由上用於正道，所以邪不爲害。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非其神鬼不能害人，但聖人在上，德被幽明，鬼神無害，由聖不傷也。人能利物，亦自不傷。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鬼神聖人，兩者也，俱能利物，不相傷也。聖人慈善鬼正直，慈善處顯

而光潤，正直在幽以潛資，俱以德澤交歸衆人。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交，會也。海在乎衆流之下，百川於是交歸。理國者自視缺然，萬國所以同會。

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

牝雌而靜，牡雄而動。夫靜可以制動，陰可以屈陽，故知謙撝伏跨企，柔弱勝剛強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以謙爲德，則可以容人。未能卑退，不可取聚。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結二國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入人事人。

國之大也，必欲遠扇於皇風。境之小焉，不過遐欽於道化也。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扇皇風者，遠覃於聲教。欽道化者，



來服於禮儀。俱稱所懷，各得所欲。衣冠是一，文軌大同，仍恐大者蔑小，貴者陵賤，重誠大者以為下也。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所不寶。

寶，重也。道本無形，理唯虛寂，無形苞之於有象，虛寂納之於動殖，故言萬物之奧也。淑人君子體正，可以重真；不肖下愚從邪，於焉輕道，故有寶不寶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體道忘言，信言不美。飾非之辯，未可契真。喪實之言，豈足稱道？華辭惑衆，飾偽以為真；浮說亂人，以惡而善。適為可用之於市肆，焉能達德而懷道也？達至德者，忘之於彼我；悟自然者，混之於和同。豈可尊己而卑人，是我而非彼，自加於物上也？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聖教所設，本以開曉於無知；妙道遐通，亦乃匠成於未悟。欲使善不善而皆善，知不知而共知，常善救

人，寧容有棄？

故立天子，置三公，

上古至淳，賢愚平等，身不失道，行合自然，人皆寶道也。逮乎三五已降，物漸澆漓，無君不可導人，有主方能化物。故上樹垂拱之君，下設論道之官，示之以好惡，誠之以禮，化彼不善，陶此淳風。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徵士，先進以璧，次進以馬，故言以先駟馬也。夫倒置之徒，必須發之以蒙蔽。抱愚之者，亦宜耀之於智矩。作君上之心腹，為元首之股肱，義在匡救其惡，易宣風教。然而尚名者不安其分，妄規非次之榮。好寵者不以其道，唯希高貴之爵。驕奢自貽伊戚，遂並危亡之禍，未若增修至道，寵辱不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

自昔至今，重於此道者何謂也？求之非一日而得，行之免百年之禍，保於福祿，絕於危亡，今古同尊，天人

並貴也。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息躁動，凝神於安靜。絕繁務，虛己於自然。除嗜欲，軌之於玄妙。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怨之生，或大或小。仇之起也，乍少乍多。涉有事之境，即拘斯累，怨怨相報，無有盡期。若能歸無為之大道，保自然之無累，遺茲混濁，味此清虛，咎過不生，怨讎不起，此報怨德也。

畱難於易，為大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

作，起也。事之起也，必自易成難。物之生也，亦因小至大。所謀欲除難罪，必息於易。所慮欲除大惡，先折於小。根本若除，枝葉自喪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定辭必信，輕諾必虛。難於所為罪業，生死皆易為。非法之事，終始皆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輕爲惡事，動入罪因。聖人叡哲聰明，猶尚難於有爲之事，故得終始無難。况盲瞶之徒，不能重慎，欲免禍難，其可得乎也？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安，靜也。未兆，機不動也。患難防，惡難止。思除其惡，制之於未動；慮息其患，持之於安靜。惡兆無由得起，不謀自然無患，此謂上士防患。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罪小易滅，惡長難除。不能防之於未動，必須制之於微脆，此中士除患也。

爲之於未有，

所謂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所謂微脆易破。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重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合抱之木，自小而成大。九重之臺，

因下以至高。千里之行，從近以及遠。若制之以靜，毫末之罪不生，止之於微，一簣之基易破，安然不動，千之行無至。若不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爲有爲而巳，必至敗亡。執惡行以爲是，終歸喪失。此謂下士闇於成事，以至敗亡。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凡庸闇之於即事，故有敗失之非。聖人玄鑒於機前，無復有爲之患。

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幾，近也，凡人爲惡，不能早除，惡事近成，自然已破。若能同聖，去危求安，始不爲非，終不獲罪，無得無失，何敗何成？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

凡情逐欲，賤道貴財。聖人不貪，沉珠擲玉。若也修不爲己，學乃爲人，貪利則過生，爭名則咎至。聖人無欲則遭利，絕學則忘名，不耀一己之能，防備衆人之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物之性也，本乎自然。欲者以染愛累真，學者以分別妨道。遂使真一之源不顯，至道之性難明，不入於無爲，但歸於敗失。聖人顯自然之本性，輔萬物以保真，不敢行於有爲，導之以歸虛靜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

欲教今俗，先引古人。古人用道修身理國，不將狡智役心眩物，此非以明人也。含光藏耀，全真抱朴，分別智息，將以愚之也。

人之難治，以其多知。

君上守質，臣下歸淳。未假威刑，自然順化。若也不行虛寂道德，唯明姦巧智慧，智多亂甚，故難理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智慧姦巧傷害人深，國之賊也。質朴無知，任物自化，各事其業，俗樂家安，物我無傷，君臣俱泰，國之德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迺至大順。

用智、不用智，兩者也。用之則賊害，不用則無傷。能知百姓無傷，此知理國楷模法式也。能知法式，本固邦寧，德之妙也。德妙不測曰深，尋求不逮曰遠。人皆用智，此獨用愚，學與物反也。不逆物性，任之自然，斯大順也。亦言道本虛玄，俗使滓穢，順俗求道，失之於真，反俗修德，入之於妙。入妙則無可無不可，歸真則無通無不通。既其虛應無方，故能大順平等。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此舉喻也。但海處卑下，故能為百谷之王。明聖人謙虛，為萬國之主也。

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謙居物下有德，故推之以為上。退身度人懷道，故尊之以在先。百姓樂戴不以為重，人皆忠孝，誰有害心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無德，物所同厭。有道，人皆樂推。行揖讓之風，順萬物之化，誰當與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以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肖。若肖久，其細。

老君道尊德貴，誠可以為大也。然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於智，不似於愚，故言不肖不似。唯當大聖之人，故無所似。若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道有所對，此乃細碎之小人，豈是虛通之大聖也。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俗存於利，貴之以七珍。道在於真，重之以三寶。三寶之義，未是外求。若能仁惠於萬物，好生而惡煞，慈之

義。薄賦輕徭，謙身節用，不奢不侈，儉之義也。忘己濟物，退身度人，不敢為天下先。持行修身，用此三者，安國寧家，寶之大。

夫慈，故能勇；儉，故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慈心於物，物無害身。物既無害，自無前敵，以無敵故，故言勇也。用之奢侈，於事不足，行之儉約，處理有餘，周於遠大，故言廣。尚之於謙退，守之於雌柔，其德能普，謙光日新，為物所尊，故能成器長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前明得三寶者，處慈而得勇，守儉而致廣，居後以至先。今明失三寶者，必竟不能行慈，苟且後知好勇，節行不能履儉，無度但當廣費，未解卑身處後，銳意欲在物先。好勇而不仁則亡，用廣而不節則困，無德而居物先則危。故云死矣也。

夫慈，以陣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爲用，不失其道。在於戰陣，必克前敵，故勝也。以之守固，無復傾危，遂言固也。以慈爲心，玄天所以加護，故曰救之。至道於焉保守，故曰衛之。內明是非交戰爲陣，解能破惑爲勝；身不失道爲守，與道同久曰固。自然無害，天將救也；外物不傷，道之衛也。

六十八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

以慈來物，以德伏人，無鬥以力，不好以勇，無爲而化，斯不武也。

善戰不怒，

能息寇亂，善戰。救物用慈，不怒。

善勝敵不爭，

道濟天下，四海來王。德綏寓內，五兵不作。物則靡之而不刃，故言勝敵。無心自然自受推，故言不爭。

善用人爲下。

使人不失方員之器，任物各得文武之材，善用。寬則得衆，謙則無咎，故言爲下也。是謂不爭之德，

此結上不武、不怒，而能勝敵也。

是謂用人之力，

此結善用人爲下，人爲之盡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懷物以道，來遠用文。不戰而自勝，無爭而獨尊。其德高大，近之上天。其化淳和，比之極古。內明虛心實腹，坐忘合道，不假威權，無勞勇猛，故言善爲士者不武。泯是非之情，除愛憎之見，善戰不怒。物無害我，順而不逆，善勝敵不爭。心王既靜，志在沖虛，耳目無擾，手足不勞，善用人爲下。合自然之理，故曰配天。契首之真源，古之極也。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引古兵法。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在國先舉爲主，在陣先動爲主。先舉先動，僑盈必危。今欲保全，故云不敢爲主。和而不唱，後而不先，故言而爲客也。不敢進寸而退尺。

不以兵強外侵，故云不進寸。而以積德內守，故云退尺也。

是謂行無行，

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行，無心而動，行無行也。

攘無臂，

怒而行兵，用兵所以攘臂，爲客退尺，不假臂以攘之，故言攘無臂。

執無兵。

傷彼無道，爲此執兵。兵以息兵，刑期無刑。未失慈義，慕道自歸，無兵可執也。

禍莫大於侮敵，侮敵則幾亡吾寶。

於然不可常行於有事，道貴幽靜，是故制物以無爲，務在安人，不令有害。若退失無爲之道，進無靜寇之兵，輕侮前敵，國破人亡，禍之大也。國實人富，主聖臣賢，是名得寶。人亡粟盡，臣辱主危，近失吾寶。

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

兩邊舉衆，名曰抗兵。多少均齊故云相若。輕敵無備，貪而好煞者，劣

也。靜必依道，動皆以律，不失於慈，慈能制物，哀者勝也。內明煩惱多端，非智不破，欲陳其法，故云用兵有言。為主必雄強，作客多雌弱。行人欲息動歸靜，知雄守雌，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學無所學，修無所修，不敢進寸而退尺也。識因緣之皆假，達理教之俱空，行無行也。非唯萬境虛寂，抑亦一身空淨，攘無臂也。內忘智慧，執無兵也。外絕情塵，仍無敵也。放情極欲，失道喪身，亡吾寶也。智慧煩惱，二種恒隨，抗兵相若也。方便於智慧，微妙不失慈悲，漏盡或祛，蕭然無累，哀者勝。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聖人設教，詞約理舉，照然義見，易知也。抱一絕於多或，無為斷於有累，故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凡情不遵於玄教，守愚未開於智慧，不識此道，莫能知也。迷倫有欲，弗

習無為，棄正從邪，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宗，本也。君，主也。以道德為本，其實易知。以無為為主，其實易行。失本逐末者多矣，不禮真宗，放情違性者衆焉。寧知君舉衆并皆如此，故云天下莫能知行。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物皆闇或，內無一豪之鑒，故云無知。迷理失道，外無萬境之智，故不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役役之輩，所重者名。喪衆之徒，所愛者利。少能體道，故言知我者希。若喪不歸，歸之由於正路；漂浪不返，返之入彼真源，道也。

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順俗同塵，外示粗服，披褐也。玄德無染，純白光生，懷玉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慧徹空有，智通真俗，知也。所照之境，觸境皆空，能鑒之智，無智不寂，

能所俱泯，境智同忘，不知也。照然知如無照，知如不知，此為上德也。不知強知，多知多失，傷身損命，知之病也。

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本遺知，是以不病。痛彼衆生有強知之病，以其病病也。痛惜衆生雖為軫慮而分別，塵累不染，聖人是不病。亦言以其病病者，言衆人為分別之病所病也，故言是以不病也。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刑法也。若不畏於小罪，積惡不休，犯網觸羅，亡身損命，大威至也。內明不懼塵累，縱欲不止，欲縱則精散形穢，形穢則神離，神離則形敗，精散則體枯。入真道而無緣，為生死之所害，大威至。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人以所生為樂，愛為真，不能閑居以養生，修善以防死，流宕失鄉，愛他處為廣大，以本鄉為狹陋，此狹其所

居也。長惡傷行，縱欲傷身，動之死地。不存久視，厭其生也。勸言無者，莫令如此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道生由道，成形藉神。若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欲，志靜形清，神既附人，道亦愛己，故言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凡情失道，乃為無識。聖智達理，故曰自知。忘於人我，泯於聞見，故曰不自見。寶神惜氣，固精志道，不輕此生，故云自愛。不自貴大以賤小，不尊行以忘於高下，故言不自貴。自知自愛者悟理，自見自貴者迷方。聖人說己化物，使物知皈，去彼自見自貴之忤物，取此自知自愛以全真。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煞，勇於不敢則活。

不懼為勇，心果為敢。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然智非計策，力異驍雄，貪利而前，必喪身

命，故言則煞。義不爭，必以慈，或以道德來人，或以智策伏物，於物無害，在我全身，故言則活。內明勇於聲色者煞身，不敢於情塵者活己。

此兩者，或利或害。

謂煞活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言天道好生惡煞，人多不能就利遭害，此乃不識天之意故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道無心，與物不竟，自然尊貴，而居物先。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春生冬謝，寒往暑來，往者既非所遣，來者亦非命召。

坦然而善謀。

大道甚夷，故曰坦然。圖人之得失，嘗罰無差，鑒人之善惡，災祥不爽，故曰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羅之以太虛，網之於有象，既寬且大，故曰恢恢。罪有麼私，憊之大小，微著皆盡，疏密無遺，故言不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時逢有道，物皆愛生，代屬無為，人咸惜死。若不能綏之以至德，而制之以嚴刑，人不聊生，故言人不畏死。人不畏死，本由罰酷，宜須在宥，用德忘刑。如何還以酷法理人，欲懼之於死？此嘆當時之失。

若使常不畏死而為奇，吾執得而煞之，孰敢？

奇者，詭異亂群也。若時王用道，人盡全生，名為畏死也。其有強梁之者，亂群之人為於罪業，彌更奇異，天不長惡，故執得煞之。懼死自無為過之人，修生孰敢為非之者也。常有司煞者煞。

司，主也。賞罰之理是常，生煞之官有主，不可以為非，犯法者合死，而欲擅代煞之。

夫代司煞者，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

天道雖遠，玄鑒孔明，賞善罰惡，著在於冥司。春生夏長，鄭之於見代。



時政不能任之以天理，而代之以人功，亦失之於道也。然則頑人少能從化，姦黠多有難防，隨時定宜，制之法令，自有司刑之職、主煞之官。若推之不以其司，煞之不由其主，而擅煞者猶拙夫之代巧匠，必有傷手之憂，少有不傷，所傷多矣也。

七十五章

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百姓飢窮，四民困乏，非他由也，稅重賊多。

人之難治，以其上有為，是以難治。有為撓物，所以難理。無為正身，自然易化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重生之人，利浮情於正性，輕死之士，溺邪識於愛流。取彼有生命，以養虛假之生身，故言生生之厚。厚者積也，多也。事積則亂心，味多則爽口，不能重慎以保長生。縱欲喪身，輕死之地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夫以生為有，而厚養過其分，遂致傷

生，此未能重生也。達至道者，視身非有，悟理無生，不見虛假之形，自祛染愛之累，與虛淨而合德，共至道而同根，雖不養生而生自養，此所謂能重生也。賢，能也。貴，重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天下柔弱莫過於氣，氣莫柔弱於道。是以人之受生，必資道氣，氣存則屈申由己，道在則動靜任神。順心無逆，從事靡違，故言柔弱。不能保氣，氣竭則身亡，未解怡神，神逝命殞。命殞身亡，不能轉動，故曰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之柔脆，其死枯槁。

無情之物，有氣故生，無氣故死，是知有識之類，得道於焉柔弱，失道所以堅強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結上有識無情，生死二理，各有徒類。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不以德而固，乃恃兵為強。暴於天

下好煞，物之所惡。聚寡為衆，扶弱為強，反共攻之，則有不勝。是以木之強也，枝葉共生其上，柱之強也，梁棟鎮之於下。以下以斯曉喻，欲令務脩德以柔弱，不飾兵以堅強。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生者人之所欣，柔弱者生之徒，豈非上耶？死者物之所感，堅強者死之徒，寧非下耶？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

人事近而淺，面之而不測其情；天道遠而深，仰之豈觀其理。迷徒莫曉，正道難明，故借彼張弓以為之喻。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高不下，中前期也。為國之者，損有餘之富，益不足之貧，貧被益而不貧，富經損而不富，不貧不富，中於為國之政也。太高恐於逸空，抑之

令不空也。極下慮之滯有，舉之令不有也。不有不空，合於中道也。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釋天道以合喻。

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

言人爲行與天道反，未能損強益弱，而乃減貧增富。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誰能法天道以爲行，損盈益謙，唯有道之君當能知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賢。

聖人爲德不賴其報，成物不處其功。所以爾者，欲隱其聖德，晦其賢才。上既如此，下自法之。爭名之患自除，尚賢之憊不作也。

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

觀之於一切，總之於萬有，柔弱之至者，水之爲最也。銷之金石，破之丘陵，無能過水，水最勝也。破堅強法水，既爲勝，故不可易之。理國者若

能以謙爲德，以道爲用，必可破之於強敵，摧之雄而道最爲先，故無易於道也。修身者能守唯柔之至道，自破剛強之人我，解宅虛靜之至理，妙絕是非之交爭。唯道爲勝，無以代之也。

故柔勝強，弱勝剛。

此結上文。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多好剛強，少存柔弱，不能謙退，競處物先。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天下王。正言若反。

體柔弱之道，則物無不苞。悟幽玄之境，則事無不納。含非遏惡，受國之垢也。罪己責躬，受國不祥也。適可以爲物主，故言天下王也。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故云正言若反也。垢，穢也。祥，善也。修身者，雖復歷之於穢淨，淨穢兼忘，經之於善惡，惡善同捨。照一理之元寂，達萬境之皆空，可以成道，爲法王也。

俗以垢淨善惡，咸以爲有，以道觀之，並悉是空，故云反也。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物我齊一，則是非不起。彼此紛紛，則怨讎斯作。故禮有報怨之義，法有償死之刑。怨往怨來不可息，思欲息怨和之，令去逆以順平之，使反惡而爲善。然口善而心不善，面從而意不從，不善不從餘恨，此則更起於惡，何得用之爲善？欲得爲善，未若元不爲怨。元不爲怨，何須和順，亦無忤逆。逆順斯忘，怨讎自息。不知善之爲善，始可名爲至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古者聖人刻木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爲信，合之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言不責於人。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司，主也。契，合也。徹，離也。有德之所主，上合無爲之道，混然冥一，下爲萬物所歸，信之符契。若其



無德，不能行善，非唯不契於道，抑亦衆離散也。內明有德合理，故云司契。無德乖真，故云司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平等，無有親疏，惡人遠道，致有疏名。善者近真，故生親稱。至理爲語，不疏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福之，故云與善人也。然善不與不善，是知輔德不輔無德。若能行於德善，善德自然歸之也。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聖人理國，用無爲之道，所有軍戎器械或少或多，若伯若千皆悉不用。小國猶爾，况大國乎也。

使人重死而不遠徙。

政有事，物乃輕生。化屬無爲，人皆重死。父既保子，妻不失夫，各得樂業安居，無復流亡遷徙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夫水行用舟，陸行用輿。無爲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絕去來，何乘之有？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古者書契未作，結繩爲政。文字既興，澆薄滋甚，人設聖教，義在無爲。欲使反澆還淳，去華歸實。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物情不悅，食玉衣錦不以爲美；人心既適，飯蔬被褐足可爲甘。今陶聖化過大鈞，人無貴賤，所食者皆甘也；服無好惡，所衣者皆美也；家無貧富，所居者皆安也；鄉無豐儉，所住者皆樂也。既無遠徙之者，自絕弱喪之人也。

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人至老死，不相往來。

兩國爲鄰，望之在目，雞鳴狗吠，聽之耳聞。從始至終，以少及老，不相往來，人人皆自足，家家俱有。故曰人相忘道術，魚相忘於江湖，其斯之謂者也。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言以宣心，非關妄作，務存實理，不在華詞，故云信言不美。甘言失真，輕諾寡信，故云美言不信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大辯若訥，無勞詞費，善者不辯也。偏詞過當，多言數窮，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子能知一，萬事畢，知者不博也。文滅質博，博溺心迷，至理不知也。

既以爲人已逾有，既以與人已逾多。

日月流輝，照臨萬嶽，物得以見，轉益光華，猶聖人智徹於物，法施無窮也。江海灑潤，善利萬物，物得以生而源流不竭，亦猶聖人財施不盡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天道施生，利也。常善救人而不害也，爭由心起，爲因事生。聖人無心，自然無事。事既無事，爲亦無爲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至道玄寂，實際不動，道常無爲也。應物斯動，化被萬方，隨類見形，於何不有，種種方便而無不爲也。無

爲而爲則寂不常寂，爲而不爲則動不常動。動不常動，息動以歸寂；寂不常寂，從寂而起動。寂既動也，不成於寂；動復寂焉，不成於動。至理爲語，不寂爲化。衆生能動能寂，須知動與不動，非動非不動。宣識此爲非爲，非爲非不爲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均。

德能伏物，道在則尊。皇王守道，不令自均。公侯懷德，不嚴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作，起也，言有不能從化，欲起有爲之心。當以無名之樸鎮之，有爲之心自息。保道畜常，見素抱樸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理本空靈，體非無有。無真無真，無俗何捨。但以起有之心者是病，以聖人將無名之朴爲藥，藥本除病，病去藥忘，故云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也。亦言與名之朴者，何哉不欲是也。

無欲以靜，天下自正。

用智理國國之賊，有爲撓物物恒動。

在上若能無欲守靜，百姓不須整理而自齊，萬國無煩教令而自正也。內明若捨茲有累，歸彼無名，有歸還成有欲。若其有欲則非安靜，則失正道。今不見有累之可捨，不見無名之可取，取捨既忘，則情欲不起。情欲不起，自然安靜。無心欲合於道，云將正道相合，故云天下自正也。

老子德經卷下

① 此卷題係整理者擬補。案本卷經注以敦煌 P. 2594、P. 2864、S. 2060、P. 3237、P. 2577、P. 3237 號抄本爲底本。此六件抄本原爲一卷，拼合後尾部完好，首部仍略有殘缺。殘缺部分爲《道德經》第三十八章經注及三十九章部分經句，以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以下簡稱強本）補足。敦煌本不分章，經注連書，注小字雙行。今並改動。

② 此章經注據強本補。

③ 敦煌本始於「地」字下。

④ 石：該字原脫，據強本補。

⑤ 下土：原作「上土」，據強本改。

⑥ 玄通：原作「玄道」，據強本改。

⑦ 不一：「一」字原脫，據強本補。

⑧ 遂爲名以殺身，因財而害己：原本「殺」作「教」，「害」作「割」，據強本改。

⑨ 是非：「非」字原脫，據強本補。

⑩ 咎莫甚於欲得：「甚」字原脫，據強本補。

⑪ 無識之徒：原作「無之識徒」，據強本改。

⑫ 此句強本作「若有心分別，有善有不善。有善有不善，不得以爲善」。

⑬ 有順：「有」字原脫，據強本補。

⑭ 蒂固：原作「華固」，據強本改。

⑮ 知非：此二字原脫，據強本補。

⑯ 噁：原作「極」，據強本改。

⑰ 保：原作「深」，據強本改。

⑱ 造惡：「惡」字原脫，據強本補。

⑲ 已久：「久」字原脫，據強本補。

⑳ 常善救人，寧容有棄：「人」、「棄」二字原脫，據強本補。

㉑ 非法：「非」字原脫，據強本補。

㉒ 中士：「中」字原脫，據強本補。

㉓ 微：此字原脫，據強本補。

㉔ 物我無傷：「傷」字原脫，據強本補。

㉕ 無不通：此三字原脫，據強本補。

㉖ 亡，用：此二字原脫，據強本補。

㉗ 無爲之道：「爲」字原脫，據強本補。

㉘ 國破人亡：「亡」字原脫，據強本補。

㉙ 亡吾寶：「亡」字原脫，據強本補。

㉚ 抱一：「一」字原脫，據強本補。

㉛ 神離則形敗：「神離」二字原脫，據強本補。



- ⑳ 惡煞：「惡」字原脫，據強本補。
- ㉑ 當時：原作「當地」，據強本改。
- ㉒ 為非：「非」字原脫，據強本補。
- ㉓ 取彼有生命：強本作「取彼有生之生命」。
- ㉔ 為強：此二字原脫，據強本補。
- ㉕ 損強：「損」字原脫，據強本補。
- ㉖ 天乃福之：「福之」二字原脫，據強本補。
- ㉗ 之有：原作「乘有」，據強本改。
- ㉘ 救人而不害：「人而不害」原脫，據強本補。
- ㉙ 無：「無」字原脫，據強本補。
- ㉚ 敦煌本以《道德經》上卷第三十七章附於下卷第八十一章後，按唐人對老子書篇章有不同看法。或以為八十一章象征陽九之數。道經象天，德經法地。天有四時，故道經三十六章。地有五行，故德經四十五章。為此將三十七章移置德經之後，以應天地之數。參見董思靖《道德真經集解》序。

(周國林點校)

道德真經疏義

趙志堅

點校說明

《道德真經疏義》，唐趙志堅撰。

趙志堅，又名趙堅，約為盛唐時代人，生平不詳。傳世著作尚有七階《坐忘論》。《道德真經疏義》收入《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鮮見其他傳本。是書共六卷，前三卷《道經》全缺，後三卷《德經》卷四缺第九至十五章，卷六缺第二十九至三十七章。每章題之下，總論章義及前後文關聯，章下分節，系以疏文。趙志堅認為此前的各家《老子》註疏各有不同特點，『以文屬身，節解之意也；飛鍊上藥，丹經之祖也；遠說虛無，王弼之類也；以事明理，孫登之輩也；存諸法象，陰陽之流也；安存戒亡，韓非之喻也；溺心滅質，嚴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學之宗也。』而在《道德真經疏義》中，則據唐道教重玄學開題釋義之體

例，註主重玄之說，闡述因道見性之理，以復歸真性為宗旨。『思去物華，念歸我實，道資身得，墮體坐忘，修之有恒，稍覺良益。』反映了重玄家偏重修性的傾向。

本次點校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原闕卷一至三

趙志堅

德經

上德章第一

道是微妙之本，本尊故稱上。德是慈濟之迹，迹卑故言下。今此卷中合有四十四章，大分三別。初一章立宗，次四十二章廣談義理，後一章結會歸宗。初章之中，自有五別。初明德有要執，遂成上下；次明五德降殺，由人與時；三明意漸澆訛，失道行禮；四明忠信不足，華薄有餘；五明有道丈夫，去華歸實。四句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者得也。與道相得，故云德也。德有二義：一者本德。道之妙用，隨類生長，咸令有益。二者修證。契道之人，初得真性，終復本道，既能自得，又令他得，所得者道，故云上德。不德者，上德也。德與道契，利物弘深，功成迹隱，德不彰露，百姓日用而不知，萬代資之而不識，此



詮有德，高勝無比，故稱爲上。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夫心境兩忘，物我齊貫，與道玄同者，方謂之德。今則矜執未祛，封著猶在，雖則德亦備矣。自見猶存，爲未全忘，故名爲下。下十一句二。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以，用也。無爲言內心虛澹，無欲爲爲。無以爲謂境物虛淨，俗所有法，皆無用爲。此述上德之妙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未能虛遣貴愛，有爲成功立事，故云爲之。欲榮利以潤家，國名謚以揚己，故云有用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仁者，恩惠之迹。恤人不足，損己惠之；矜人有過，私恩宥之，此爲之也。成濟不以爲功；施恩不望其報，此無以爲也。荷恩者，衆懷惠者多，從化如流，承風自靡，仁道最優，故稱上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宜也。人無分理，物失其宜。時

有剛潔之士，不容私邪，明斷是非，審分曲直，咸得分理，不失其宜者，義士之所爲也。近徇榮祿，遠弔功名，此有用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履也。俯仰進退，履踐合度，謂之禮。攘，奮臂也。仍，引也。備得節文，名之爲上。夫禮者制形之法，淳風漸澆，人情險薄，心不相與，形又倨傲，從外設法，且制容儀。庶使心逐形柔，內隨外順，身既合禮，心漸得理。然有情貌相反，形順心違，心有姦欺，形不應禮，故有忿怒，奮臂更相牽引，此謂失禮之初，亂之首也。下四句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即上德也。後德謂下德也。上德合道，故名爲道。初爲對道，所以稱德。今對後德，復以爲道。人既不能行於上德虛忘之道，而行下德有爲之執。下德者，諸行備足，但不忘耳。仁者恩惠仁恕，德中之一行。

時人不能具德，此獨備有一行。仁中最勝，故稱爲上。仁由行仁以得人，其次行義以斷割。義以刑伏，仁以恩從。故仁勝義也。義猶用刑以伏心，禮唯制形以應節，故外有屈折之容，內無柔順之行，斯則外君子而內小人，故有攘臂忿爭者也。下六句四。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則誠心唯一，信則從命無二。自淳至澆，禮爲下極。忠信之心歇薄，空事容儀，身遂心邪，故爲亂首。且道心無限，唯貴淳一，故擁腫鞅掌之與居，而遺其屈折也。禮文有數，務存規矩，故進退俯仰之中，節稱以爲上。此則道貴心而禮貴形，夫制心者入道，制形者從俗，心無道而從俗，不亂如何？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前識有二：一者心實未知，口先言知，識在知前，故云前識。二者役此之心，競爲先識。夫知者先以心知而后口言，今乃心不知而口言，知者

則口識在於知前，此爲道中之華薄也。失淳厚之風，長貪競之俗，故爲失道之初，澆愚之始。下六句五。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丈，長也。夫，扶也。有大德而能長養羣品，扶護蒼生者，謂之大丈夫。其行心也，處其厚，不處其澆薄，唯道是務，豈知禮之所用乎？厚薄同是一物，但有好惡華實，則論真假，故華假不及實真。居其實，不居其華。

大丈夫有道者也。心守真實，不處華僞，以此勵人。故去彼取此。

立身爲行，去彼華薄，取此實厚。爲厚實近道以爲此，華薄遠道故以爲彼。

昔之章第二

大段之首。其中四十二章，廣論諸義。前章明五德降殺至禮爲亂，此明萬人守本歸道會理。前指其失，今示其得，隨機汲誘，所以次之。章中四別。初明有色有形同資一氣，次明生徒雖衆咸勸無爲，三明損高就卑示爲久要，四明捨貴就賤方得歸真。八句一。

昔之得一者：

一，元氣，道之始生者也。古昔天地萬物，同得一氣，而有生成。此句總說生由下別陳得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氣分爲陰陽。陽氣清上澄爲天，天得一中之清氣而爲天，故清明也。陰氣濁下凝爲地，地得一中之濁氣而爲地，故安寧也。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一氣之中有非陰非陽者，名曰和。陰陽既判，和之陰多者爲鬼神。及山川之精，神鬼等爲得一，精靈應用而不窮，川谷流益而不竭，川谷精靈亦如人之有神也。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萬物者，懷生之總名。人最有靈，而居萬物之首。王侯偏得中和之秀，而爲衆人之長，天下政教之主。

其致之。

致，得也。結上六事，同得一氣，而有生成。下六句二。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

發。

一者氣之始，至虛無象者也。天地得之以清寧，亦須守之以長久，若有爲有欲，自當失一。則天無一以保清，將有昏濁破裂之象。地無一以守寧，恐招振動發洩之禍。夫一者可以始終得，不可始得而終失。此一初得之不由己，後失之必由人。故舉裂發爲戒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

神若用一，沖虛自得，靈異不測，如則驕矜，必當功用休歇。川瀆精靈，自大自滿，與一相違，則川澤乾枯，水源焦灼。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蹶。

一者道之妙氣，有形之本。人若能歸本守一，則生全。逐末失一，則性滅。王侯無一以處貴，恐速敗蹶，言崩墜也。此六事同戒僞盈，其天地神谷亦言及者，爲天地神谷俱有精靈，因人戒勗，故遍及之。故序訣

云：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下五句三。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夫守一道者，唯有沖虛，無論貴賤。其有謙損下賤則近道而安全，矜誇貴高則違道而毀滅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孤、獨、鰥、寡，人中惡名。不穀，亦不善也。穀，祿也。自謙無德，不堪受祿，行心若是，豈非以賤爲此言，能用一處貴耶？非者，問云是也。下三句四。

故致數譽，無譽。

譽，讚美也。就譽推數，無可譽者。王因衆貴，共名爲王。推王實體，無王定相。何則？四肢百體，各自有名。無名王者，若共名爲王，則假合非實。檢尋名起，從百姓來，由百姓自是虛假，名王何能有實。內則無王定體，外亦無王實名。內外皆無，非內非外，誰爲名者。以此數譽，無譽可得。一切諸法，例同此妄。有

本作輿及車者，並同此釋。然此經文約理廣，義體多含。推斥衆緣，洞忘心相。老君、莊子，具有成文。故莊子云：假於異物，託於同體，異物既假，同體未真。又云：今指馬百體而不得馬，而馬繫於前，謂之馬也。又《西昇經》云：合會地水火風四氣，時往緣。地水火風言四大也。四氣謂四時之氣。四大假合，因時代謝，暫得成身，四大不能各生，要待衆緣合會共成。人身四大各散身在何處，依文說義，不作此釋。要須使依先儒訓解，何以別於道俗之典乎？其傳奕徒，既其文未既其實，乃云流俗道士，染習胡義，若以道士可誣，遂云染習，欲將經論置在何方？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古本碌碌玉貌，碌碌石次玉也。今依仙公本碌碌驅驅之稱，玉者人間所貴。落落廢棄之名，石者物中之賤。爲道者不欲如玉之貴，驅馳不息，寧當如石之賤，安閑歸道。今不

言處玉石之間者，爲此章唯從下從賤，元無取中之意。

返者章第三

前明同氣受生有爲者，此明同人處代無事者。生逐末歸本，對明得失有兩別。前明棄迹有爲歸本無事，後明指陳生本令物依尋。兩句前。

返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返，歸本也。動者，事業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爲道者捨末返本，是有道人之事業，故云道之動。身安心寂，不動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爲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爲身有之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安然亦有返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返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下三句後。

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一氣也。雖未形，已是有氣。故言有天地萬法，皆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

有生於無。

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

無。推極生源指道爲者，欲令衆兆歸心有所前，言返者返歸此無也。

上士章第四

前明示道根本令物同歸，此明上士不疑勤行信用。前勤後習，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三人聞道信誦不同，次明引古法言教人隱德，後明唯道善貸平等生成。七句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道即前言無能生有爲物返歸者。上士聞有此道，信用勤行，心不疑惑，上士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存，有也。亡，無也。雖聞有道，心不全信，時欲歸趣，復疑是虛者，中士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聞道虛無寂寞，無爲無形，不信此妙，拊掌大笑者，下士也。以此信謗辯士之上下。

不笑，不足以爲道。

不足猶不得也。下士以柔弱爲怯，不競爲愚，故笑之。下士不笑者，以多聞爲強，辯爭爲德，詐妄爲智。苟得爲能此，實非道而爲下士所重，故

以爲德而不笑。此豈可爲道，故不足爲道也。下十三句二。

是以建言有之：

以此虛忘柔弱，爲下士所笑。故引古法言，證成所笑之法爲是。建言，上聖法言也。有之，則下文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此是古聖法上士信而勤行，內心明而進修，外迹如聞若退。

夷道若類。

內心如道平夷，外迹不殊俗類。有本作類，謂節類也。心平迹類，與類未殊。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谷者，虛容受納，上德類之。內心潔素，外如洿辱，德業廣備，迹似庸愚，故如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

偷，盜也。渝，變也。建立德行，如彼私竊，恐人知覺，意在藏名，因斥誇銜。有古本作輸，謂委也。又云愚也。又作掄，引也。奕云異此字者，非書義也。但老君大聖爲俗說

經，務在當機得意爲善，豈假腐儒訓釋，然後成經，雖有輸掄，以偷義爲正。渝又云淺色，內心純質，守道不移，外迹順時，隨物變易。言淺者其迹非穢非淨，似青白難辯之象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此下四大，明道業成就方正也。行至正之道者，無小隅角，不修細行。細行妨道，小隅害正。大器者道心也。有爲之物，雖大早成。無爲道器，非久不成，故言晚成也。以此寬朝爲暮望者。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大音謂詮道之言也。懷道者幾感後應，無問無言，問道者寡，故大音希也。因戒多言。懷道抱德，身崇質素，不事修飾，故云無形。此戒飾容儀。下三句後。

道隱無名。

此明道體至道無形，人共不見，故言隱。無體可名，所以無名。衣被通生，強名大道，前八若四大皆法，此道外隱內明，以爲宗旨。



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明道用。夫，歎也。唯，獨也。歎美萬法之中，獨有道善能貸氣，成就萬物。言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早來。

有成有歸由乎貸，且之功夫有深意善貸。

道生章第五

前明道唯善貸成就德業，此明道有神妙為生源成德生形，所以為次有四別。初明生物因由令識根本，次明凡愚妄惑向背情生，三明舉果戒因示其損益，四明強梁非命重勗迷徒。四句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至無也，一妙有也。至無不無，能生於一。道是一體，一是道氣。氣因體生，故云道生一。道雖生一，還在一中，神用資通，蘊妙異耳。一外本道，元無虧減。一者，元氣也，亦曰太和。以數言之謂之一，以德言之謂之和。為氣之始復云元。氣妙有不有，無色無聲，不有而有，能生於二。二者蘊氣謂陰陽也。且一之

為物也，從無涉有，至微至妙。理殊空寂，不得言無。器象未形，不可言有。包含萬象，混在其中，有神用能清能濁。清氣為陽，濁氣為陰，陰陽同出，故云生二。陰陽分判，一布二事，二外本一，全然若舊。二又生三。三者形質已具，謂天地人也。純陽清而為天，純陰濁而為地，和氣為人。和者一氣兼陰陽之妙，三合為和。若以和清濁而為天地人者，此便以三生三。今言二生三，生為和，是一氣布在二中，故唯言二。亦猶道遍三才，直以天地人為三，不可兼道為四。其天地人各懷陰陽和三氣備足，然天地人外，陰陽和本氣亦無耗損，其天地陰陽萬物，若無和氣不能自立，況能生物乎？已上從無適有，自妙向蘊，謂之生非如今日以形相生也。其人始生而得和清濁二氣，虛凝聚結，化生成形，其神識即和道之精秀，與天地同受氣而生。故《西昇經》云：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是也。三生萬物者，

天地生萬物，人又生人，兼長養之，萬物咸得遂性。自此之後，皆是陰陽交感，以形相生，故云三生萬物也。下五句二。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人以背後為陰，故言負。心前為陽，故言抱。和氣在中，通貫陰陽，調和腑臟，然後形神全具，故云沖氣以為和。草木從地而生，向天而長，同是負陰抱陽，等有和氣，但無識異耳。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下明情欲萌生，愛惡斯起，則是衆生造業之始。孤、寡、不穀，衆人同惡，唯圖富貴以自益，人共不與，反更害之。王公取孤、寡以自目，人共愛之。下兩句三。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物者，人之總稱。王公以孤、寡自目，此自損也。終居富貴而益也。衆人損物利己益之也。自益招損衆人也。此文通結前後，下五句四。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亦，易也。俗人所教，莫不易我無爲之法，而行有爲之教，故心無謙損，命有夭殤。

強梁者不得其死。

勇悍果決，損人益己，自強若梁，衆物摧押，中途夭折，非理而亡，既非善終，不得其理而死。

吾將以爲教父。

吾，老君也。父，本也。老君爲強梁之徒，死不得免，故說自損抑之。教以爲學者之本，校量損益，明示將來。此章初說生源使人思慕，後陳禍咎令知畏捨，此則前招後勸者，務使去末歸本也。

天下章第六

前明強梁之徒不得其死，此明柔弱之類而合真舉。柔對剛，所以爲次有兩別。前明雅志柔弱能破堅強，后明歎美無爲俗情稀及。四句前。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至堅，各有二義：一外二內。一外者萬法之中，至柔者道也，至堅者金石也。馳騁猶走驟也。金石雖

堅，爲道貫穿，來往馳騁，其中若走驟。故《西昇經》云：道之所以柔弱，包裹天地，貫穿萬物。二內者至柔謂道心也，至堅謂煩惱也。千生煩惱，堅如金石，唯有柔弱道心，善能攻擊，咸得銷也。

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無有者心也，無間者道也。心除緣念，諸有皆盡，故云無有。至道虛妙，無瑕無隙，故曰無間。入者契合也。道雖微妙，間乃爲心。無所有者，契道內空，心外彌寬，以此校量，故知虛心之德，無爲之行，於人大益。下三句後。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

知道者以身率衆，口不言也。學道者目擊心行，身無勞也。身無所爲，心無所欲，先破煩惱，後入無間，無爲之益也。夫不言者，則聽者耳無所聞。無爲者，則視者目無所見。聞見之外，則非常人之所知。故天下衆人少能及此，有能察迹知心者，

得不言之教也。

名與章第七

前明無爲之德，不言利人。此明有爲之俗，多貪害己。前得後失，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校量名利於身孰親，次明貪愛既深危亡亦重，後明斷貪知足自得長生。三句一。

名與身，孰親？

名者，身外之虛譽；身者，性命之實體。命無身則絕，身無名則久。故智者藏名遠禍以全身，愚者貪名喪神以害命。所以設問身之與名二者誰親？使自校量審令識悟。老君爲時，人有殺身成名，傷其迷妄。故設此問，以戒君子。

身與貨，孰多？

貨，財之通名。求貨者本擬養身，今有貪財亡身者，似以貨多身少，愚之至也。是一臂重於天下，況全身之利多可計乎？此戒小人。

得與亡，孰病？

此雙問。名利，以失名利爲病，得爲不病。以道觀之，得乃辱行傷義，以招禍患。此其病也。亡則身安，德茂福祐，生全是無病也。夫名利者，

人所共資，當則爲福，過則爲禍，當過之分明者，鑒之。下句二。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此以釋答問名者。凶器愛之甚者，傷神害命，喪功損氣，故是大費。貪求不已，得不能散，多積深藏，自招攻劫。凡爲名利致死非理受害者，皆厚亡也。下三句三。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止分內，其分有二：一者性分，二者物分。性分者如人飢須食，寒須衣，腹飽身溫，性已足矣。其盈裘不衣，餘食不味者，性分外也。足則能止謂知也。若飽而更食，自成腹疾。溫而又衣，交成熱病。內有傷生之醜，外招饕餮之名，故是辱也。二物分者，我所應有之物，則是己分，分外不取爲知止也，故無危殆。不止者分外強取，必有危亡。及之飽而更食，雖不知足食是己分，非他物也。爲不自節，故有辱名。辱雖行醜，不至危亡。此則知足德優不足過淺，知止行劣不止過深，因

行既有足止，不爲辱殆所及者，故得保天年無夭損，自取長久，誰能短之。

大成章第八

前明貪名競利身則兩亡，此明遺利忘名德業成滿。舉福戒禍，所以次之有兩別。前明有德能損方成滿大，後明躁致缺損靜符正道五大前。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弊猶窮乏也。行業大成者，終日謙虛，猶如缺損，德充於內，利物於外，其猶良井，隨用不竭，故無弊乏。前爲求名喪身者，由不忘也。今以忘名晦迹者，德壽全也。

大滿若沖，其用不窮。

道德大滿者，外相沖虛，如彼不足，隨機應用，永無窮盡。既成又滿，體德周備。

大直若屈。

心符正道，杜絕私邪，大直也。迹隨塵俗，委順無違，若屈也。

大巧若拙。

善爲方便，妙得其宜，大巧也。因循故事，無所創爲，若拙也。

大辯若訥。

甄別真偽，剖析嫌疑，大辯也。口無便佞，得意忘言，若訥也。下三句後。

躁勝寒，靜勝熱。

此論說勝極也。寒，殺氣也。熱，生氣也。陽氣躁極則至寒，寒則萬物凋落。陰氣靜極則至熱，熱則萬物生長。以論於人，爲行躁極則德業自虧，故無成無滿。惡多殺氣則善事凋落，故實缺實沖。虛靜極則有爲自損，故若缺若沖。善氣積則功德增長，故大成大滿也。

清靜爲天下正。

清者外塵不染，靜者內心不動。不染則六根清靜，不動則五神安寧。以此和靜之德，可爲天下軌範，故云爲正也。

天下章第九（原闕）

不出章第十（原闕）

爲學章第十一（原闕）

聖人章第十二（原闕）

出生章第十三（原闕）

道生章第十四（原闕）
歸元章第十五（原闕）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德經

使我章第十六

前明開兌有爲，危亡難救，此明用知行道，畏懼誠深，殷勤戒勗，所以爲次有三別。初明假設法言令物依信，次明人好邪道財德兩傷，後明盜以誇人足驗非道。三句一。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甚畏。

使我者，假設之辭。介，大也。臧劉並以爲小。今依二德，有知者有圖之，智小有智，心行大道，施爲教方，以勞已十。殺一人父兄猶戒，況有知施教者。上恃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端蠕之蟲，坐而受害。淳常之俗，因以澆漓。三才不和，五行失據，天下可畏，孰有比此所損若是。故不敢以纖芥之心有知行化。下九句二。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徑，邪道也。仁義小行，有爲薄福，俱非正道，並以爲邪。繁徒逐之，唯

恐不及，心迷遠大，豈知非正哉？大道平夷，無欲無事。內不勞心慮，外不費資財，安坐無爲，天下從化，此謂大道之行也。人莫能知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朝者，弘道之庭也。五等同會，四夷共歸，應表之以謙柔，旌之以儉素。毀除，殿階也。亦謂除故飾新也。毀茅茨土階之質，飾飛軒文陛之華，極雕峻以誇人，肆崇侈而自貴，此言朝甚除也。奪農功，役丁壯，東臯不作，南畝荒涼，田甚蕪也。嘉穀不登，垣頽室露，百姓不足，家國無儲，倉甚虛也。理身者朝謂心也。心爲五神百靈之所會，名利得失之所交。是非思慮都集於心，故以爲朝也。自可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而乃輕質素，鄙淳樸，言無信實，詞尚浮華，朝甚除也。嗜欲盈懷，是非積慮，靈府昏穢，智識不生，心田蕪也。道業不修，功行虧闕，豎頸陳允，倉甚虛也。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身尚華飾，衣必輕綺，服文綵也。心



好貪殘，益己損物，帶利劍也。百味盈前，無堪舉箸，厭飲食也。海內珍奇，積充府庫，資貨有餘也。下兩句三。

是謂盜誇，盜誇非道。

此前所有之貨，本非己有，割剝百姓，如行盜矜己所有，謂之誇。禍咎誠深，何得是道，上來所斥，俱為不行大道。行仁義者已云廢道，況仁義之外別遊邪徑哉。

善建章第十七

前明好徑無厭，損人益己，此明貴真守分，修身利物。前病後藥，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善人建志守道不移，次明修身及家為利漸廣，三明以此觀彼知為至親。三句一。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建者，立事之初。拔者，傾敗之後。立志為道，正其始固其基，不為時事傾拔者，可謂善其始也。抱，守持也。脫，失離也。守道堅固，終無脫失者，善抱也。

子孫祭祀不輟。

輟，止也。子孫祭祀，夫有宗廟者，子孫興，則祭祀續。子孫衰，則祭祀

絕。若建立雅志，守道無虧。積善之家，餘慶弘遠，上延祖禰，下及子孫，代有賢明，相繼不絕。或有以子孫為淺俗者，然此《經》所說不以道俗為限，有子孫者豈不得懷道邪？下文則云修身，修家，廣及天下。故知《經》意普被，道俗咸資，不可以黃服先生，頓隔白衣道士。下五句。

修之身，其德能真。

用道修身者，去嗜欲，除邪偽，精專守一，其德真矣。

修之家，其德能有餘。

翼成後飛，德備能化，修身事畢，以此理家。兼使妻子還淳，安貧樂道，俗態時盡，德行日新，道業滋長，故是有餘。

修之鄉，其德能長。

有道居鄉，鄰里景慕，尊卑識序，貪競知廉，其德增優，故曰長也。

修之國，其德能豐。

用道理國，人咸受潤，風移俗易，人淳物盈，故云豐也。

修之天下，其德能普。

道之所在，類彼傳燈。人無獨親，我有重積，化被遐邇，恩及幽明。蓬艾咸安，蠢動得性，無所不利，故謂之普也。下七句二。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夫欲觀人，先自觀身。然觀有多法，今略言三：一者有觀，二者空觀，三者真觀。一有觀者，河上公云：以修道身觀不修道身，孰存孰亡，鄉國天下例然。但以存亡有迹觀迹，以知修與不修，故云有觀。二空觀者，觀身虛幻無真有處定志。《經》云：要訣當知三界之中，三代皆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故云空觀。三真觀者，則依此《經》為觀。當觀此身因何而有，從何而來，是誰之子。四肢百體，以何為質，氣命精神，以誰為主，尋經觀理，從道流來。初經一氣，次涉陰陽，道布為精神，元和為氣命，陰陽為質緒，大道為都匠，總此數物，陶冶成身。心是陰陽之精，而為嗜欲之主。神是至道之

精，而為氣命之主。一身之用，無不周矣。諸緣共聚，各有精麤，精者為賢聖，麤者為庸愚，及諸鳥獸，皆遇然耳。此謂初身。從此已後，則以形相生，有識無情，各自為種。蓬惡漸起，讀以成業，草木無情，種性不易，人獸有識，隨業流轉。以此文理，次第審觀，歷歷分明。知道為母，道既是母，已即道子，識母知子，應早歸母。故文云：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此誠真理，非明慧不知，故云真觀。以是當須自愛自惜，不墜道風，專心事母，竭誠孝養，不可縱情貪染，輕入死地，將道種性淪沒三塗。既知有母，不可安然有意尋求，先須知母所在，作何相貌。今且當觀母之為物，既不是有，又不是無，來無所從，去無所適，離諸色象，不可相貌，求出彼空有，不可以方所定。迎不見首，隨不見後，恍惚如失，不知所之。觀母既知神妙莫測，實可尊貴深憶深思，勤行

法則。法則之要事須異俗，不得住有，不得住無，空無所據，孤然不動。久而又久，不覺怡然。如有所得，向心比母，安措之法，虛靜相類。心既類母，與一和同，道至神怡，故如有得。心冥此地，則是弱喪至家，玄珠已得。萬事畢矣，餘何所求。身既如是，次觀家國，乃至天下。上從真聖，下及虻蟲，同母共氣，一法性耳。孔懷兄弟未獨為親，故《西昇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以身觀身，要在於此。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老君假稱吾以起問，示人得知之所由之，然猶如是也。以此，則此《經》也。此《經》為識母之良規，告悟真之要術。總萬類而歸一，混天地而大同者，唯此《經》獨得之矣。《經》理雖明，得之者終須行。合絕思慮，杜事萌無為，坐忘自驗，非謬若勤，如披誦則語熟心迷，亦猶擊潭求影，徒施鑿力。其空觀者見空則諸有不

染，真觀者識真則偽妄自息。然則見空之心，猶對於有悟真之慧。空有俱真空，唯捨有真出空有也。文由理著，理為情通，了則無言，希同得意。

含德第十八

前明用道修身鄉國同化，此明含德養物毒害無加。自人及物，所以為次有兩別。前明淳和內充外物無害，後明知和有益不知致損。十句前。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道德深厚者，和氣內充，物邪無害，其德深遠，人莫能知，赤子共見，故借為喻。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蛇蝎類，蛇以口齧，蝎以尾刺。螫，行毒也。攫，搏也。又云爪持物也。此鳥能以爪搏持人將遠食之。猛獸，虎狼之屬。含德赤子並為淳和內充，故得毒蟲猛獸不加搏捉，善氣感物，乃至於此。

骨弱筋柔而握固。

赤子初生，未有毛髮，肉赤蠹蠹，故云赤子。此時筋骨虛弱。以四指握

拇指謂之握固。握者閉固和氣也。淳凝未散，握不勞疲，自然如此，非為有心故然。

未和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

媵，赤子陰。作，動也。牝牡：牝，雌。牡，雄。未知陰陽交合之事，而陰動作者，良為和氣充盈，非關情欲使然也。

終日號而不嗶，和之至。

嗶，聲嘶咽也。終日號啼，聲而不嘶咽者，和氣內全之驗也。下七句後。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夫和之在身，聲啼而不嘶，物毒而無害。人知有此益者，故日日勤行。守和之事以為常業，此是修行不斷之常。下常是延生不變之常。身既得常，生知益明，故云曰明。上知但知和可行，此知心猶闇，下知為守和得益，則身常心明。前因後果，理自明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者，吉凶之徵候。行益則吉候，行惡是凶候。益生者多貪厚養，日加

沃怪，不祥之候也。氣，和氣也。心虛靜則和氣歸，奔躁則和氣散，變柔為剛，日益強猛。剛強者死之徒，與死同類，故是不祥。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則老者，法喻雙舉內，言一身取諸物，先壯後老，天道之常，何乃非道。今言貪欲盛謂之壯，心識昏謂之老，二者俱失，故云非道已止也。既能告之以非道，則不可使久行，須加勸勉，令其早止。

知者章第十九

前明益生使氣謂之非道，此明閉門塞兌方謂之真。以謂對失，所以為次有兩別。前明塞兌不言敏於知道之行，後明忘貴與賤成於離俗之心。九句前。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道貴行，不貴言。心能知道，身力行之，不以利口多言，謂之知道。何則知道，離言言則非道，故不言也。若知而不行，言亦非道，況不知道，唯事多言。

塞其兌，閉其門。

門、兌，前已具釋。塞閉有二，一以

事閉，二以理閉。事閉者，口多貪味，以薰血成罪，自是非他，出言招禍。耳目聞見過患彌多，諸根起惡，晝夜不息。此則依《經》戒閉塞二。理閉者，為能聞道，境不亂心，欲食亦無所味，欲言亦無所道。恣耳目之視聽，不足見聞，放心神於有城，寂然不動。中人閉塞，先事後理。上士悛悟，心境齊忘，心虛境無，誠謂善閉。

挫其銳，解其紛。

挫，折除也。紛，結恨也。六情外閉，三毒內銷，道來居心，紛銳自息。昔有今無，由道挫解，非謂尚在，將道銷除。

和其光，同其塵。

和光晦已明也。同塵順俗事也。此六句前文已有，今又言者，為其於人切要丁寧戒勸，故再言之。

是謂玄同。

玄者，無滯之名。是前諸行，內能知道，外能順俗，內外中間亦無住著，與理冥一，故云玄同。下七句後。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

玄同之德，虛淡之士，神凝物表，志洽道源，雅趣懸殊，故不可以俗情親附。有道君子德芳蘭桂，近益體薰，望風愈疾，故不可以常嫌疏遠。

不可得利，不可得害。

無營無欲，不可以財色利。無過無名，不可以刑名害。

不可得貴，不可得賤。

鄙薄榮寵，不可以爵命貴。有道可尊，不可同廝役賤。夫親疏利害，生於有心者也。今既萬慮都損，嗒焉喪偶，利害貴賤，何能及之。

故爲天下貴。

天下可貴者，唯前行也。至德高邈，玄同清遠，榮利不能加，俗事無能動，幸逢此德，誰能不貴。已上六者，時代之所嬰，常人之所患，唯當有道者，方能免焉。

以政章第二十

前明塞兌修身以知道爲務，此明爲道畢次當化人自我及物，所以爲次三別。初明三德爲用廣局不同，次明假問知由示其可驗，三明我但不作國富人淳。五句一。

以政治國。

用政治國者，諸侯也。政謂仁義禮信法令科條等，以爲政教理人之法。然行之者煩，從之者勞，可以理小，不可以化大，故云治國。

以奇用兵。

奇，詐也。用兵者，如四凶逆人，悖亂天常，萬姓不安，應須良策。用兵靜難，智者當之，難則權道貴詐，不可久行。

以無事取天下。

取天下者，謂帝王也。無爲無事者，是帝王之德。心無所欲，事無所爲，不召於人，百姓歸慕，四方同至者，不爲有心取得。故云無事取天下。下十句二。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何以知，發問也。之然，猶如是也。以此者，只此三事校量以答釋。奇政無事者才也。軍國天下者位也。位得才則事理，才得位則道行，是故見才則知位之理亂，觀位足辯才之優劣，故云以此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此明有事取天下者，損物如下忌諱。言上政彌貧，明下損忌非一類，故云多。忌諱則法令也。嚴科峻法，密若凝脂，拱手則內迫饑寒，從事則外羅刑憲。今約事明諱者，略言有三：一者家國忌諱，言談者失其意。二者陰陽忌諱，爲事者失其時。三者法令忌諱，營生者失其業。法之所設，本擬利人，以衆從己，則於人不便。違則犯禁，從則失利，故貧也。以此驗之，知非無事之主，若行至禮不諱，則人皆自富。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者貴賤之通稱。利器謂機權謀計。堪以損人益己者，咸謂之利器。唯家與國，好事有爲。上務權智以禁下，下生姦計以侮上。上下相謀，不行正道，人庶僞妄，君臣昏惑。

民多智巧，奇物滋起。

滋，益也。夫智巧者，憂勞之奇物。謂非常所有智巧之徒，好爲異物，競相誇尚，日益奇能，良由上貴珍奇，



所以百姓澆華益甚。法物滋章，盜賊多有。

法物謂刑罰之具，嚴科酷法，枷鎖極楚之屬。施法物本擬防盜。楚法多而盜賊甚者，良由上好奇物，下無則盜，法網雖密，盜者彌巧，犯盜者衆，故云多有。下五句二。

故聖人云：我無爲，民自化。

此下明無事者之得我天王也。假設天王辭云：我在上無爲，萬方自然從化。無爲言上政，自化明下益。四修義意例然。

我無事，民自富。

上無賦役之事，下無勞擾之人。萬姓安居，四民復業，女功杼軸，男事耕耘，淳德充於內，良穀盈於外，故云富也。

我好靜，民自正。

人猶水也，不動則清平，平則可以正物。不動由靜，下効上行，物斷私邪，人復淳正。上文云清靜爲天下正。

我無欲，民自樸。

欲者，須求愛染之始。樸者，心淳未散之前。上能無欲，下息貪淫，厭薄浮華，自還素樸。老君之教意，不徒然舉此無爲之益，對前有事之損，皇王得失，龜鏡在斯。

其政章第二十一

前明化有奇政人逐澆淳，此明政有寬猛物致全缺，除繁未盡，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政有寬急利害不同，次明禍福循環未有窮極，三，明無爲之政直已率人。四句一。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悶，寬緩也。有本作悶悶，同門音，蒙昧也。淳淳，質直也。君上曹曹如闇，政教寬緩，則人皆任實淳厚若愚。變澆反淳，福之始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嚴急明政教之初。缺缺，具陳亡敗之後。此爲福修身者，心王寬靜，則五臟安和，百關調理，如其好用。聰察則行業虧於外，神氣喪於內，因以夭壽，故云缺缺。下八句二。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倚，依也。伏，藏也。禍福者，善惡

之報也。人能空虛其心，不爲善惡，既無善惡，何有福禍。及其心行善惡，禍福自來，禍投於惡，福亦在中，但禍彰則言有，福隱則言無。人能改惡行善，則福從禍中而起，禍藏而福見，故云禍爲福之倚。得福憍奢而行惡，則福滅禍生，禍爲福之所伏。如其善惡不止，禍福終無盡期。心爲善惡之主，其禍福倚伏，同在中，禍福無形，隨感即至耳。

孰知其極？其無正。

正者處中之主謂心也。福由善至，禍爲惡來。禍福循環，誰知限極。良爲偏邪之心，妄生善惡，其能忘善惡之心者，爲正心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祆。

上雖心忘，善惡爲正，未能無心，執心爲正，非至正也。異他善惡故爲奇，不招禍福，雖言善未堪入道，復是祆。祆者，道之邪也。契道則滓穢未盡，處俗則憎惡有餘，適爲己之怪行，未始近於真善。人之迷，其日固久。

奇是住正之癖，祇是執善之禍。懷病不悟，故謂之迷。捨邪惡，執正善，如在囊檻，謂之固。始乎禍福，終乎祇善，年劫長遠，故謂之久。聖慈善救，屬在下文。下五句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方，正也。割，截也。穢，惡也。有本作劇，傷害也。凡有執正直邪為己祇行。聖人行大方正，混萬法以爲一，不割截邪曲，以從正直，自以性足，不求非爲己廉。惡人貪穢以此內心真廉，亦同穢俗。破彼生祇，執善之行。

直而不肆，光而不曜。

肆，陳也。身行正直，口不申陳，揚名激貪，爲己怪行四句，智德名義各殊，論其內心虛忘一也。善得虛忘名不出衆，則愚者各自得見，智者効我輶光，明不亂群，闇無所慕，無爲之化，於此大行。

治人章第二十二

前明禍福無極由乎政教有爲，此明化人及天先以無爲法式。化前從後，所以次之章中三別。初明無爲法式化及人天，次明能用無爲

可以有國，後明無爲久固自得長生。十一句一。

治人及天，莫若式。

及，猶至也。天，自然也。有本作事，事業也。式，法也。上文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有本作嗇，謂儉約也。然儉嗇一行，未足以伏天下，故以式爲正。化理百姓，遐邇同心，咸得至於自然之理者，無過。用無爲之道，以爲法式，則人無不理，天無不合。其事業者，理化萬人。行無爲以爲事業者，既得萬人之心，又合自然之道。

夫唯式，是以早伏。

伏，從也。率化萬人，四夷早伏者，唯此無爲法式，最爲切要。早伏謂之重積德。

德者，行道之迹。備含萬德，增修不止，謂之重積。難化之人，早得從道者，良爲此德深廣，重疊厚積，故得也。

重積德，則無不剋。

剋，猶果獲也。惟德在躬，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是物無違，何往不剋。

無不剋，莫知其極。

德既重積，物共尊崇，承風慕道，何有窮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極有二：一者積德深廣，量等太虛，無可涯測。二爲人歸者衆數無限，極德至於此方可爲主，以養一國之人。下兩句二。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母，則道也。道有生養之功，故以爲母。人能有道用道，理國則國安人泰，祚曆長久。下兩句三。

是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爲前積德之人，以道爲國母而得長久，未言守母得久所由。今此具陳全生保國之妙用，戒理人之益。夫木之爲物，下有本，上有實。本根深則不拔，實蒂固則不落。積德之人，身有道，心有德，無爲守道，則命根深。虛心養德，則生。蒂固根深，則命不絕。蒂固則身不滅，命延則長生，身全則久視。長生言體，久視言用，故知深根固蒂者，而得長生久視



之道也。

治大國章第二十三

前明無為化國澤被人天，此明以道莅人恩及神鬼。德覃幽顯，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舉事為喻以明不可有為，次明就理正說以明人鬼蒙慶，後明德被幽顯人鬼交親。兩句一。

治大國，若烹小脔。

烹，煮也。脔，有本作鮮，俱小魚也。煮小魚，任之則全，撓之則碎，喻理國者不可用有為也。上無為則天下理而國存，上有為則天下亂而國亡。天下存亡，大事也。人多不曉。煮魚小事，可以喻大理。國既爾，況修身者敢事有為乎。下六句三。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用無為之道臨天下者，非直人無惡，逆以犯上，亦令下鬼無神，崇以害人。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非為鬼無神靈，而不傷害於人者，為上有道德之主，下鬼不敢妄作精邪。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此明歸功於聖人，非為鬼有神，自不傷人，直為沐聖人之化，鬼亦懷恩履

正，不敢傷害於人。下兩句三。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兩謂人、鬼也。人處明不為掘塚戮屍，訶罵神鬼，此人不傷鬼也。鬼無灾怪禍崇於人，此鬼不傷人也。人以正道莅天下，恩霑白骨，祭祀以時，則人德交於鬼也。鬼以神靈衛護福祐於人，則鬼德交於人也。此無禍相及，有福交歸。

大國章第二十四

前明以道臨物人鬼懷恩，此明大國行謙華夷慕德。前則用道被物，此乃行謙物歸，有三別。初明大行謙下示其柔勝剛劣，次明大小俱謙更相畜事，後明備戒大國特宜謙下。四句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地廣人眾，謂之大國。自謙處卑，謂之下流。小國慕德，競來交會。

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

牝雌，柔和靜明行謙者。牡剛強躁暴，喻誇競者。雌靜謙下，則為天下交歸，故勝也。剛猛躁暴，則人皆叛散，故劣也。下八句二。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大國為能謙下於小國，則取得小國來歸。修身者心自謙柔，則為眾人歸仰。王駘聚眾，則其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小國自知劣弱，卑詞屈節，伏事大國，故得聚會大國之中。欽風請益，亦猶小見之流。除局促，慕弘遠，內遣我人，外詢有道，不自矜大，謙損推人者，此人之下流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或，不定也。大小雖殊，俱行謙下。大者取得小國，小者聚於大國。謙下是同，取聚斯異，故言或。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行謙之意無過，只欲兼畜小國之人。小國意者亦無過，欲事大國。夫謙者，立身之道。豈為欲圖畜事，然後行謙。今為大小自謙，同氣相感，小者入大如歸家，大者畜小如子弟，情得意洽，同由行謙，近既同人，遠亦同道。聖人說法，時有淺深，為誘人我，強梁且言，不過畜事耳。下

四句三。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

兩者，大小二國也。大欲畜小，今已得之。小欲事大，今又得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其欲。

故大者宜爲下。

大小行謙，從來自下。今重云宜爲下者，但爲大有凌小之法，仍恐謙非久固，所以別戒大者，令其善始令終也。

道者章第二十五

前明大人有國天下歸崇，此明至道無形懷生共寶。從德之道，所以次之有四別。初明道與深玄唯善能寶，次明不善愚闇輕而不珍，三明聖心平等普救無遺，四明求之易得有罪咸免。三句一。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

奧，深室也。道之深妙，如奧室之內，不可測量也。人從道生，人自不知。道在人中，人又不知者，良爲人愚。道奧不識不重，唯當上智淑人，方能寶愛。下三句二。

不善人所不寶。

不善人謂下士也。行有邪惡，故名

不善。心無明慧，所以不寶。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小人之求利也，甘詞美說，佞媚前人，如市肆交易，苟求賤得。君子之爭名也，尊高己行，意在加於人，上情圖我，勝務取人先。此並不善之人，非有道者。下七句三。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上來不善之人，非樂然也。情昏未悟，寧應則棄，方便設教，漸有庶幾。

故立天子，置三公。

三公，師、傅、保也。既云不棄，須有教方，故立天子、三公。行權制伏，懸厚賞以進善，設嚴刑以止惡，此天子之不棄也。

雖以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則萬物之奧，善人所寶者。拱壁如兩手合拱。駟馬謂一乘之馬，天子、三公之所乘。居則拱壁盈目，行則駟馬先驅，誠爲富貴之極，終不如無爲坐忘，進修妙道。何則？壁馬榮華，未免憂患，坐忘進道，上獲神真。以此校量，不如遠矣。此勸

天子、三公，進修上道。前化不善令捨惡，今化王公令捨善。下四句四。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此明修道得益，不曰求，言不須勞身苦心，日日遠索，然後稱得。直以無爲坐忘，道自來止，故云得也。《西昇經》云：人能空虛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罪是往時惡報，今因坐忘，罪自銷滅。不曰求，明得之甚易，以免明銷罪不難。有此神妙，故爲上古帝王賢明出處共所尊貴也。

爲無章第二十六

前明道奧精微不日而得，此明不日能作唯在無爲。須陳得由，所以爲次有三別。初明無爲之行以德報冤，次明無爲之心難大不起，後明聖絕機兆患難不生。五句一。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事味者，恒人之務也。無爲、無事、無味者，爲道者之業也。進德之人，以三事爲正業，故能得道。凡人失道得罪者，皆由有爲事味等。今欲免罪，得道者要籍捨有爲，行無爲，此明心也。身廢營構，以無事爲業，



此明身也。厭薄甘肥，絕除有味，餐服玄道，此明口也。身、口者事味之所由，論其本則心也。若心得虛忘，則萬累都盡，何獨事味乎。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大小言事味等之體。多少言事味等之數。侵奪名利為小，殺傷人物為大。怨，恚恨也。或事有小能成大，積少成多。一小為大，猶自難圖，況積少成多，何可除絕。唯當行無為者，舊罪日銷，新業永斷。以此德報對宿怨，則何怨不盡。故云：報怨以德也。下八句二。

圖難於易，為大於細。

難是罪之報，易是因之小。無為無事之人，已無因矣，罪無從生。其有為有事之人，初因尚小，當即除絕，省功易盡。既不斷除，漸至於大，事成重大，難可圖謀。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

作，起也。言天下者，謂凡是難大之事，皆起於易小之時。色類既衆，不可具言，故以天下總之。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夫，凡也。諾，許也。凡是輕易許人者，其言易也。為無其行後必違之，是寡信也。違則彼人致嫌，因生忿恨，故多難也。前舉事物，今就人流，咸言先易後難，欲使在因絕易。兩句三。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是以凡有易許，多無信實，自招後患，不息前因。是故聖有猶難之慎，得無患難之苦，輕易之因。聖猶不作，常人庸淺，得不戒慎。此皆引聖勵凡之辭，非謂聖人自畏若是。

其安章第二十七

前明積習無為怨患自息，此明宿心未動禍難不生。前習後防，同志相接，有四別。初明心神安靜嗜慾無萌，次明因小不除積成禍敗，三明聖無敗失由守無為，四明務學斷除資輔天性。六句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持者守其故，謀者慎其新。在安之時，心尚虛靜，既未動亂，守持甚易。其次未兆者心已微起，未有所著，心之與事，未結萌兆。此時謀絕得免

成事，用力甚少，豈非易邪。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微者，從無生有，已彰色象，形段輕虛，易可銷散。此時不除，漸至聚結。其次雖有形狀，質猶微弱，除破不難。此四句論心從無向有，自微成著，皆勸早圖，於事甚易。如其不早除絕，事漸成長，從斯已往，滋蔓難圖。從微至著，理合其微在前，何也？為微氣輕虛，與無相近，體微易散，狀等烟塵，故知時初而事微也。其脆為雖未堅牢，已全體質破，則云易。分段猶存，良為時久，而事著也。以此推究，微前可知。又前有其安未兆，後云未有未亂，彼四句皆先妙后纒。此微脆兩句在中，則先纒後妙。此便文可不次義。夫倫緒今以微後脆前者，或恐錄《經》者誤耳。若是聖人本意，愚所未詳。

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

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染時。此兩句覆結其安未兆，以起後義。若在安能理，不至有兆。有兆

能息，不至微脆。微脆早破，不至合抱。積小成大，禍起細微。具陳禍起所由，次第除遣，下流不信，戒欲如何。下八句二。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合抱言大也。毫末言小也。今日之大，從往小來，在小不除，漸成今大。大則來風蔽日，卒難除斷。喻人初心起染，細如毫末，長惡深廣，蔭蓋真性，如庭樹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層，重也。為臺九重，初因一簣之土，積而不已，層成九重。此明今生積惡，以至高大。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七尺曰仞。登高山者，先起一足之下，移足不休，高至百仞。此明從今已去，為惡未止，壘土起足，是其為也。九層百仞，成高危也。因下漸高，終至死敗。有本作千里之行。者。百仞、千里，意義相似。但恐古人為九層、百仞，俱從下起，義勢以重，故改為千里，不應本文。千里改為百

仞，今取百仞為定。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未有者營為逐之。已有者執而不散。為逐不已，則敗身事。執有不散，則失命財。微脆不除，終遭敗失。下七句三。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為凡敗失，皆因有為有執而來。欲使人無敗失，故自說無為無執。夫有敗者必敗於成。今既無為，則無成。無成何所敗？失者必由有得，我無執取則無得。無得何所失？此結上易持易破等不早斷除，至此敗失。無為無執，言能守初心。無敗無失，明免諸後患。

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從，行也。人之行事，無論道俗。有始者眾，能終者寡。功業近成，已自墮敗。有為之事，從來不久。無為之業，須能令終。無終有敗，天之恒理。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中人之性，有始無終。初雖有心，尋

以退墮。若能在始之心，見終之敗，至終之戒，終始不移者，真道可成。況諸俗事。下四句四。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夫難得之貨，為貪欲者之所貴，無欲者之所賤。故凡人欲為有欲，則貴難得而貪之，致有敗失。聖人欲行不欲者，為賤難得而遺之，故無敗失。然於聖人，本無欲不欲之二心，但為有欲者假云欲為於不欲，使諸欲者效己無欲，得無敗失。

學不學，備眾人之所過。

備，防也。眾人之過，事非一條，略言其要。欲學為首欲者，貪求之本，不欲以導小人。學者分別之源，不欲以勸君子。除本塞源，則人無爭盜。無為無事，天下同德，賤貨不學，其利在斯。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自然者，物之本性也。性因欲學所傷，欲學除則物性復，故以不學輔助萬物之性。言萬物者，及無情也。為人多欲自損，傍及無情，人除欲

學，物性得全。故兼萬物也。有此言者，意在救物，不敢自有營爲。

古之章第二十八

前明從事有爲自成敗失，此明爲道棄智賊害不生。因動教安，自符玄德。有三別。初明棄智如愚令過不起，次明用智不用校量損益，後明能知損益德業深玄。五句一。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

爲，修也。古者善能修道之士，內修德業，藏暉隱耀，若愚而已。不欲示人明白。令衆尊崇俗，則貴智貴明，損人益己。爲道者自愚自昧，利己利人，此行入道。故云善。爲夫穿窬盜竊者，小害也。聰智亂羣者，大害也。能除大害，小害不生，故以自愚，而除智害也。

人之難治，以其智多。

上用智，下用詐。姦猾多端，謬妄非一。進圖榮寵，退避罪罰，網之愈密，避者愈巧。下人有此難禁，由上用智爲政也。下四句二。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夫智有二：一道智，二俗智。道智

者，心如道迹，若過以無知爲上業，以無事爲勝功。俗智者，知道不足，聰察有餘。不仁之人，懷矯以求賞。姦佞之類，用智以兆刑。上下欺違，更相利害。爲國大賊者，用智之流也。其不用智者，無爲任物，度品愚淳，取而不汗其廉，與而不至其報，下人至此，由上之德也。下七句三。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不用也。言亦者，爲上文皆云以無爲理國。今復云不用智理國，故云亦。能知用智是害國之賊，不用智是養人之德者，是爲得安國修身之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始終不改謂之常。能知不用智，可爲理國修身之法式。始終常行而不廢者，乃是合道玄之上德。

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

下徹曰深，傍周曰遠，其德如是，謂之爲玄。道被幽明，德充宇內，謂之遠矣。凡人貴智，玄德貴愚；凡人貴積，玄德貴散；凡人從俗，玄德

從道。故云反。迹每安國利人。故云順。而言大順者，上順天道，下順萬民，在物無逆，故云大順。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德經

無為章第二十九(原闕)

儻武章第三十(原闕)

勝德章第三十一(原闕)

辯德章第三十二(原闕)

任成章第三十三(原闕)

仁德章第三十四(原闕)

微明章第三十五(原闕)

為政章第三十六(原闕)

民之章第三十七(原闕)

民之章第三十八

前明人不畏死君事誅刑，此明人庶多饑由君稅重。過由君上須戒時王。章中三別。初明賦役煩重財德俱貧，次明養生過分輕自殘天，後明忘生得壽勝彼貴生。六句一。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食，費用也。稅，賦斂也。百姓饑窮，人無財食者，良由君上費用無度，賦稅煩多，外疲輸役，內無儲蓄，故饑也。初明國本虛。次句出事有

因，起後句，結成上義。

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為，是以難治。

風教上行，人從下化。財食不足則爭盜，澆競有餘則姦欺，詐偽滋甚，故難治也。初句明避之愈密，次句明攻之愈巧，後句結成所由。下三句二。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久遭饑寒，常憂不足，所以取不以道。公罰私讎，養過其極，傷生損性，雖則人自輕死，終由政化使然，故知施教不可有為也。下兩句三。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賢，善也。無以生為者，謂忘生也。

多貪厚養，速致其死。唯此忘生之士，勝彼貴生之人。忘生而生存，善莫過此，故謂之賢也。

人之章第三十九

前明善解養生忘生為勝，此明欲生不死柔弱為能。前既厚養生，此又堅強人死，同氣相類，所以次之兩別。前喻說堅強人死柔弱出生，後結說剛強不及柔弱。五句一。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生有和氣，則筋骨和柔。及其死，和

氣去身，則肢體堅硬。舉死對生，以

明柔弱勝，強勇者劣。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

言萬物者，兼通有識。人及草木，氣絕體並堅強，生全形例柔弱。此喻說也。下六句二。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夫堅剛之性，無往不為。或剛勇凌人，或強奪潤己，志唯在得，無所怯懼，雖危必履，縱強亦凌。此謂行屍之人，與死者為類。行柔弱者，身雖未免於死，行與長生者同，此當正說。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此舉兩事為證。兵強者，眾來攻之，故滅，而不勝也。木強者，泥瓦壓之，故折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兵強者，眾攻之。力強者，眾伏之。故居下。柔弱者，德之至。身危則眾濟，體和則眾推，故處上也。

天之章第四十

前明去強取弱示是得生之方，此明舉下抑高令得中道之要。前篇後妙，所以次之四別。

初舉喻明道務從中適，次明天以謙益人以盈損，三明損己益物有道方能，四明聖智忘功務藏名迹。六句一。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天道玄遠，人莫能知。舉喻張弓，令凡共解。但弓之爲用，貴在其調。調與不調，張而後見。牽挽縱捨，視其調不調。把處高抑令下，把處下舉就高。上力有餘損去木，下力不足加以筋，上下均強弱等，方有弓用。爲政之法，理合如斯。修道舉真，亦當則此。高下喻貴賤，有餘不足喻貧富。或云弛弓之時，兩梢外曲，把處凸高。張之時，則兩梢內高，把處隆外。以爲高下若然者，亦如過猶不及。何則弛便面高，張則背高，終當不平，又非恒久，故未合天道。下六句二。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自然之理，空無所有。有餘則損，似若有情，勢數必然，莫知所以。聖人以爲信實，引作明戒。人能損己有

餘，補人不足者，上合天道。損人不足，奉己有餘者，行人道也。二行邪正，相去遠矣。下三句三。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誰能損己有餘，以奉不足之人。凡皆不能，唯當慈悲善人。有道君子，方始能之。下四句四。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見賢。

示，見也。賢，能也。爲者，則損有餘者。前勸損己濟物，因恐恃功。故引聖人示其軌範，令有濟物功而心不處，施爲開導而德不恃者，不欲使名彰也。高人達士，所以惡賢能之名者，一爲恃德矜名，未堪入道。二爲名下有利，長僞生貪。損無益有，天所誅也。

天下章第四十一

前明天道平均損多益少，此明水性柔弱利下攻強。非剛是柔，義味爲次有三別。初明以柔破剛在用無易，次明理事昭則人不知行，後明容非致福愚人不信。五句一。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萬物之中，至柔至弱者，無過於水。

此明水體，使爲道者法之。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堅強者，山石之類。水之爲用，穴石崩山，餘物不及。體則無累，用則有功。體用兩能，在物無易，此明用也。在人堅強者，煩惱也。柔弱者，道心也。欲破煩惱，唯有道心能之，不可以他物代易。下四句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剛謂煩惱，爲道心所銷，故心勝也。人我強梁，被柔弱之行摧伏，故強劣也。此皆目驗可見。衆不能知者，愚也。或有知而不能者，無信心也。下六句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老君引古聖法言以勸今。垢謂惡言謗讟，不祥謂非罪加身，則萬方有過，在余一人是也。爲下柔弱，志在謙虛，而能容受垢謗，故得位居公侯，爲社稷之主。能受不祥，其德彌大，得爲皇王帝主。六合欽風，其道

學之流，虛懷若谷，近爲人天化主，遠則真聖法王。

正言若反。

向說柔弱攻堅受垢而爲王者，皆是合道。正言信實非謬，但爲常流所聞，將似反俗。

和大章第四十二

前明化用柔弱忍垢爲王，此明王德無爲大怨不起。前既物歸，後須養物。章中三別。初明有怨能和未若令怨不起，次明行道如契怨自不生，后明天道無親終符有善。三句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猶消停也。大怨，被殺傷也。衣食足知禮節。彼此有怨，良爲不足。不足則偷奪殺傷，怨怨相次，怨懷雪恥，必圖報復。殺期誓得以快其心，使甘辭善說暫得和銷，怨報不行，怨心猶在。夫此怨雖息，後怨更起，天下至廣，怨讎巨多。欲使善辯之流，家到戶至，以此和釋，何可爲善。若今天下大同，則無怨可和，此爲善也。然唯明主之德，能乎其有。修身者欲出生死宿怨患累，新染者必須心處無爲，身行無事，則得本怨永

斷，餘怨不作，用此和怨，可謂善矣。下五句二。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信也。古者未有文字，刻木爲契，雄雌兩合，左雄君執，右雌臣執，用爲政化。其法若當，則天下如一。彼信此信，秤斗不行。人親我親，愛敬無二。強不陵弱，貴不欺賤，則何以生。故明王之在上，要觀風俗。人有鬭爭，察其所由，知從上來，革其契令，罪在於己，不責於人。言人者則有大怨者也。身自修行者，以道養生，無爲保性。人有怨己，但自責躬，不敢怨天尤人，傍及神鬼。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猶失也。有德之君，見人有過，但自伺察，己法不當，而不罪責於人。無德之主，唯知何人過失，不知人過之由己，故罪責於人，而不責己。下兩句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自然也。無親，謂平等也。善人則通及君臣萬姓。人能有過責己，

虛淡無爲，則自然之道，與己符合。雖則執左契，如契得無怨。未若行大道者，不立契而無怨，且鬼神暗伏，況人倫乎。

小國章第四十三

前明善與道同人無怨爭，此明君與臣合上下無爲。前猶執契銷怨，此便有法不用，從蠱至妙，所以次之三別。初明君臣有道人物安全，次明人安所居樂道知足，後明相忘道術不事往來。六句一。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土境不寬，名爲小國。士庶蓋少，名曰寡民。爲能行道，家富人足。什伯者，家具雜物之大數，或什或伯。物皆備有，無爲省事，故不用之。修身者，國身也。人六識也，言寡小者謙也。什伯之器謂伎術，伎術可用，故云器。言不用者，爲虛忘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君上有道，使人欣生惡死，以死爲難重，故不輕入死地。周身自足，無煩厚積，故不遠徙他鄉營求分外。若心王有道，神識恬和，無欲無求，惡銷累盡，平生小過，尚不輕犯，況死

事若重，輒肯身爲。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則什伯器具之首。舉大言之，但云四事。舟運於水，輿載於陸。既爲道足於身，財足於家，無所須求，故不乘也。甲謂介冑，將被身首，以禦外敵。兵者戈鋒，手持以斫刺。亦云兵中精最者謂之甲兵。修身者昔時情識剛勇如兵，今日柔挺委順若水，唯希利物，不欲損人，儀相則有，施用則無，故雖有而無所陳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反本也。結繩謂淳古之政也。以時言之，則古淳而今澆。就心言之，則道心淳而俗心澆。原其始也。心欲萌生則變淳爲澆，心除貪嗜則變澆爲淳。此則時之澆淳隨心變易，如四夫淳素，唯資一身，無能易俗。若使天下還淳，時同上古，要待有道之主，方始得之。下四句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心無嗜俗，蔬食自甘。志唯儉素，裘褐爲美。所居得悅，蓬廬足安。樂道無爲，豈間風俗。下四句三。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不相往來。

鄰國相望，爲國小相近，故目望所及，晨雞夜狗相聞，明其不遠。從小至老，經時已久，不相往來，由其各足。道足則無所諮詢，財足則不須借貸，至足相忘，故不來往也。

信言章第四十四

《道德二經》八十一章。初既開宗，中間廣說，此章居後，理當結會，結束諸義，同會一源。就此章中四科結釋。初結一切言教簡別真偽，次結諸學人甄明得失，三結上德聖人財法無積，四結天聖二道通明人法諸義。兩句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謂名教也。夫《經》法所言，當理直說，詞質義舉，而無虛飾美艷，無隱無曲，易知易行，此真《經》也。巧說美言，綺飾詞句，虛陳禍福，引誘貪愚，雖來淺俗，更迷深理，此則有華無實，非真《經》也。以

此信美二文，通辯一切名教真偽。下四句二。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言內心，善言外行，心知身行，不辯已，知斥異衆人者，真善人也。若自辯已是，唯事非他，以利口屈人，以多言伏物者，非善人也。此六句通論學人得失，人法真偽，求諸精最，龜鏡在斯，幸遇同心，庶留明鑑。下三句三。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能知道者，知道非言，則不可以多言。博識取知，則爲博溺，心翻更迷惑，故言不知。此則爲知，故不博。爲博，故不知。

聖人不積。

積，藏蓄也。積有二義：一積德，二不積。樹德立功，積而又積，所謂重積德也。不積者有德教愚，有財施貧，機有堪授，已無所惜，積言自修，不積言利物。既以爲民，已愈有。既，盡也。爲，施教也。愈，益也。

聖人有德，無所吝惜，盡以教人，施為教方，隨機利物。前人受潤，聖德日新，故云愈有。

既以與民，已愈多。

以財施貧，已益豐。有法無狀象，至精至微，唯可心神冥會，不可持捉，故言為也。財是形質，可以手度，故言與也。下四句四。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即自然之道也。言其體也，空無所有，神妙恍惚。語其用也，無所不生，無所不成。此為利普，終無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聖人者，無為上德也。聖教微言，務存虛己，為而不恃，功必推人。讓猶不取，於事何爭，利則益物，為則有功。功益無爭，虛忘之極，妙與道合，德之至也。夫心口者，爭之具也。天道聖德，混沌玄同，萬物生成，事由天聖，非天不生，非聖不成。故天道無言，廣利生蓄，視同芻狗，終無損害。聖有心口，而與好爭者

同。然則同其相，異其用，故同心口而有教，異心口而無爭。既有天聖名殊，須陳爭害迹異，故天言無害，聖言無爭。若以玄同言之，天道自無爭，聖道亦無害，應迹設教，故有二名。損教歸理，寂無天聖。天聖之本，既曰無矣。爭害之迹，豈有異乎？一部妙《經》，事終於此，隨立隨遣者，意在忘言會道。故以此章結遣五千奧旨，斯意若得，則何言不通。夫道者，遍單諸有，即有求之，終莫能得。有物之外，非則無道。離物求之，又無得法。信知道無不在，所在皆無。欲有真求，無論方所。比見諸家注解，多依事物，以文屬身，則節解之意也。飛鍊上藥，《丹經》之祖也。遠說虛無，王弼之類也。以事明理，孫登之輩也。存諸法象，陰陽之流也。安存戒亡，韓非之喻也。溺心滅質，嚴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學之宗也。又俗流繫有，非老絕於聖智。僧輩因空，嗤李被於家國。良由孔乏採真之務，釋

無詮道之功，徒使竭性力而揚後名，罄珍資而市來福。所以坐三隅而自是，擅一曲而曖昧。長迷大道，終天致惑，斯並爭探理，窟角辯虛，玄正闢行，心傍虧理物然。此《經》洪源深廣，隨用精麤，亦猶大鳥冲天，遐邇同望，遠睹如燕，近見如鴻，北人視之以為南，南方觀之以為北，心心既異，造適遂殊。今則思去物華，念歸我實，道資身得，墮體坐忘，修之有恒，稍覺良益。故知不龜手之藥，是一漂絮裂地之殊信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顧志華點校）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

點校說明

《御註道德真經》，四卷，唐玄宗李隆基撰。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又稱唐明皇，延和元年（712）受禪即位，改年開元，712—756年在位。開元年間，唐朝進入鼎盛時期，后人稱爲開元盛世。

玄宗的註較簡明，也有自己的理解，如說『道是虛極之妙用』，把虛極與道分開，是一種新解。又如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的理解也有新意，謂『無欲』是『常守清靜，解心釋神』，這樣才能『返照正性，觀乎妙本』。而『有欲』則與『無欲』相反，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原，欲觀妙本，則見邊徼』。此與通常的解釋不一樣，是他獨到的理解，蓋謂無欲才能認識道本，有欲則無法

認識道之本身，只能看到道的邊徼。

再如解釋『行不言之教』，以爲『不言』就是『忘言』。解釋『萬物作而不辭』，以爲是『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如功成不居，以爲太平之功成，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也。』『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以爲『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這樣的理解似乎足玄宗奪權稱帝后的心理反映，是出於自己獨特的心態形成的特有的解釋。

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爲底本，以敦煌P.2375號卷子參校。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序

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真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針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縣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一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與天地，天地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原，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同謂之玄。

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遺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自出，故云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己之所美爲美，所善爲善矣。美善無主，俱是妄情，皆由封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六者相違，遞爲名稱，亦如美惡，非

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

萬物作而不辭，

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爲己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恃，如此即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

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為盜矣。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

實其腹，

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厭而

止，不生貪求。

弱其志，

心虛則志弱。

強其骨。

腹實則骨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

常使民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

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於為無為，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

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

挫其銳，解其紛，

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鈿利，釋散紛

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

和其光，同其塵。

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

與為一。一光塵爾，而妙本非光塵

也。

湛兮似或存。

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

所存。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

父道者，似在乎帝先爾。帝者，生物

之主。象，似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

以百姓為芻狗。

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為狗也。犬以守御，則有蔽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貴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乎？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者韜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

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

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

虛而無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

以况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

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而不酬，故數被窮屈。兼愛則

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

自然皆足。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爲喻說。

是謂玄牝。

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冲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爲根本矣。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

外身，無私成私耳。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淡泊，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幾，近也。

居善地，

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

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

心善淵，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淵停矣。

與善仁，

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

言善信，

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

政善治，

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靜矣。

事善能，

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矣。

動善時。

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夫唯不爭，故無尤。

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迕於物，故無尤過之地。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此明銳不可揣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他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虛盈有時，則無憂患矣。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專一冲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

所分別。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無瑕病。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爲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爲君矣。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治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人君能爲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

不爲主宰，人君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也。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轅箱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箱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轅箱之有，皆爲棄物。

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埴，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之器。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體用有，以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粗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

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燕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馳騁代務，耽著有爲，如彼田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鬥，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

貴大患若身。

身爲患本，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貴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正標。

何謂寵辱？寵爲下，

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驕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爲辱本，故答云寵爲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辱循環，寵爲辱本。凡情感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之。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爲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癢寒溫，故爲身患。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爲

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

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爲謙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而能色焉，故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

不可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皦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執古無爲之道，以御今有爲之事，則還返淳樸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紀綱。

古之善爲士者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爲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爲容狀以明之，謂下文。

豫若冬涉川，

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

猶若畏四鄰，

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爲，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

敦兮其若樸，

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

曠兮其若谷，

其德量曠然寬廣，無所舍容，若彼空谷。

渾兮其若濁。

和光混迹，若濁而清。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孰，誰也。誰能於彼渾濁，以靜澄止之，令徐自清乎？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弊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絕

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也。

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

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爲，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爾。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物華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故有作云云者，動作也。言夫物云云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根本爾。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華葉云云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

不知常，妄作凶。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至矣。

知常容，

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

容乃公，

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爲公正。

公乃王，

能公正無私者，則爲物所歸往。

王乃天，

群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

天乃道，

王德如天，乃能行道。

道乃久。

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歿身不殆。

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

其次，親之譽之。

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

其次，畏之侮之。

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

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猶其貴言。

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有之之謂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爲，然則聖人救代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

智慧出，有大僞。

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僞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



六親不和，有孝慈。

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疏戚無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爲。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爲則矜猷不行。人抱天和，物無天枉，是有百倍之利。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爲盜賊矣。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者，謂下文

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真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一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二

道經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絕有爲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則恭應，阿則慢應，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應則善，慢應則惡，以喻俗學。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回照，豈復相去遠哉？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爲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若不畏絕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衆人俗學有爲，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望登，動生貪欲。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我獨怕然安靜，於其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

衆人皆有餘，

衆人耽嗜塵務，矜夸巧智，自爲有餘，以示光大。

而我獨若遺。

常若不足，有所遺忘。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也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

俗人昭昭，

矜巧智也。

我獨若昏。

自韜晦也。

俗人察察，

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唯寬大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

衆人皆有以，

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

我獨頑似鄙。

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

我獨異於人，

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

而貴求食於母。

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

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爲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

又司馬遷云：老子說五千餘言，則

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爲定格。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冲用難名，故云恍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日象。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物者，即上道之爲物也。自有而歸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也。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

惚恍有無，杳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杳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

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以閱衆甫。

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以此令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曲己以應務則全。

枉則直，

枉己以申人則直。

窪則盈，

執謙德則常盈。

弊則新，

守弊薄則日新。

少則得，

抱一不離則無失。

多則惑。

有爲多門則惑亂。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聖人抱守淳一，故可以爲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則其德全自明。

不自是故彰，

人能不自以爲是，而枉己以申人，則其是直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矣。

不自矜故長。

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銜，則人樂推其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

不滯於言，則合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況於人乎。

天地至大，欲爲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故從事於道者，

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道者同於道，

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矣。

德者同於德，

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爲，同於道用矣。

失者同於失。

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自同於失矣。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

信不足，有不信。

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

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求行履乎？

自見者不明，

露才揚己，動而見無，故不明。

自是者不彰，

是己非人，直爲怨府，故不彰。

自伐者無功，

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

自矜者不長。

矜銜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

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遍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強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

天行道，故云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爲生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爲，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者制輕，故重爲根。靜者持躁，故靜爲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奈何者，傷嘆之辭也。天下者，大寶



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也。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

善行無轍迹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求。

善言無瑕謫，

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遣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

善計不用籌算，

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故無勞籌算，自能照了，既無計算，非善而何？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邊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楗，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

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

是謂襲明。

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役使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為要妙。

迷，以道觀之，是為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者，患於用牡，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矣。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忒，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樸，道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舍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聖人用之，則為群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聖人用道，大制群生，喧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之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爲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爲神器，故不可以力爲也。故曰爲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

執者失之。

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王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煦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隳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睹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其過分爾。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使，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爲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爲深戒。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

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者，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輒略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

兵者，不祥之器，

祥者，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爲不善之材器也。

非君子之器。

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貴兵謀。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夷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淡爲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爲美也。夫勝必多殺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人，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人。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兵謀也。

言以喪禮處之。

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爲資。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爲臣者。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爲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侯王若能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灑甘露。夫甘露既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

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天降甘露，以瑞有道，故譬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如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爾。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足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不失其所者久，

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者。

死而不亡者壽。

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

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大道泛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矣。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言萬物恃賴冲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己有。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愛養群材而不爲主宰。於物無欲，則可名於小，言不可名小。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爲主，可名爲大。非小非大，所以難名。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大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則天下萬物歸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

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之留止。

如帝王執道以致平泰，亦爲萬物所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是以蘧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

故人君體道清淨，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人君以道德清淨爲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似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

視之不可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以道鎮淨，初無言教，故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殷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

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信矣。故老君前章云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歛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

欲歛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歛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淵，則爲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

則當竊以爲詐譎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妙本清靜，故常無爲。物恃^①以生，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爲，而淳樸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言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爲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無名之樸，道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之樸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亡，泊然清淨，而天下自正平矣。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二

①恃：原作「時」，據敦煌卷子改。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三

德經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醜，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爲化清，故云是以有德。建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迹涉有爲，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迹涉矜有，比上爲粗，故云是以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爲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爲以功用彰著，而迹涉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而有所以爲，此心無爲而迹有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者裁非之義，謂爲裁非之義，故曰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心迹俱有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之，故曰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

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衰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饒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爲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制禮者，爲忠信衰薄而以禮爲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云乎哉！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識者，人之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跪拜，如此之人，故爲愚昧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爲之事，其厚也，不處其

薄矣。退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矣。

故去彼取此。

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一者，道之和，謂冲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爲一，故謂之一爾。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

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在則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誠云：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蹶矣。聖教垂代，本

爲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爾，故下文云。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侯王貴高，兆民賤下，爲國者以人爲本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孤寡不穀，則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爲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爲本爾。

故致數與無與。

數與則無與，輪轅爲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爲貴本。轅爲與本，當存轅以定輿，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爲本，故致此數與之談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碌碌，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本。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



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冲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了悟故勤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迷而不信，故笑。

不笑不足以爲道。

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也。

建言有之：

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

上德若谷。

虛緣而容物。

大白若辱。

純潔而含垢。

廣德若不足。

大成而執謙也。

建德若偷。

立功而不銜。

質真若渝。

淳一而和光。

大方無隅。

不小立圭角。

大器晚成。

且無近功。

大音希聲。

不飾小言說。

大象無形。

故能應萬類也。

道隱無名。

功用不彰，無名氏。

夫唯道，善貸且成。

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冲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一者冲氣也，言道動出冲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冲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也。

三生萬物。

陰陽含孕，冲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萬物得陰陽冲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含養冲氣，以爲柔和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萬物皆以冲和之氣爲本，而冲氣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爲本故

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謙卑之義以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

強梁之人，動與物亢，求益而損，物或繫之，故不得其死。

吾將以爲教父。

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柔弱之教爲衆教之父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世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爲天下之至堅。

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則

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之有益爾。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名者實之賓，世人徇名以亡身，設問

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爾。

身與貨孰多？

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

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

得與亡孰病？

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

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

既無辱殆，故可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

其材用無困弊之時。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祿位盈滿，常若冲虛，儉不傷財，故

所用不窮匱。

大直若屈，

直而不肆，故若屈。

大巧若拙，

巧不傷於分外，故若拙。

大辯若訥。

不飾小說，故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

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

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

靜爲正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有道之主，無爲化行，既不貪

求，故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

糞除田園。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

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

罪莫大於可欲，

心見可欲，爲罪大矣。

禍莫大於不知足，

求取不已，為禍大矣。

咎莫大於欲得。

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於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淳樸，而知為理之道。

不見而名，

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

不為而成。

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

聖人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

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惻惻用心，令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

聖人皆孩之。

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如嬰兒。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正標也。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泛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人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設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故。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虎兕，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矣。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妙本動用降和氣。

德畜之，

物得以生養萬類。

物形之，

乾知坤作兆形位。

勢成之。

寒暑之勢各成遂。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是以人莫不尊道而貴德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者冲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萬物既得冲和茂養，以知其身即是冲氣之子。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者冲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萬物既得冲和茂養，以知其身即是冲氣之子。

冲氣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身是冲氣之子，當守此冲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也。

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

兑，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

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

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之不救爾。

見小曰明，

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

守柔曰強。

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

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長無患累矣。

復歸守內明，長無患累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甚畏。

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朝甚除，

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

田甚蕪，

浮食墮業廢農事。

倉甚虛，

南畝不收無儲積。

服文採，

刻雕綺綉害工利。

帶利劍，

文德不修尚武備。

厭飲食，

烹肥擊鮮重滋味。厭，厭足。

財貨有餘，

聚斂積寶饒珍異。

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嘆也。哉者，嘆辭。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

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

子孫祭祀不輟。

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况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道於身，德乃真純。

修之家，其德乃餘。

一家盡修，德乃餘羨。

修之鄉，其德乃長。

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修之國，其德乃豐。

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

故以身觀身，

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真。

以家觀家，

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以鄉觀鄉，

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以國觀國，

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以天下觀天下。

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普。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此觀身等觀之，則可知爾。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

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

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嘎，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

知和曰常，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

知常曰明。

守和知常，是曰明了。

益生曰祥，

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強。

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知，了悟也。言，辯說也。

塞其兑，

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

云塞其兑也。

閉其門。

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解具如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能體道，是為與玄同德也。

故不可得而親，

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疏，

泛然和衆，故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

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不爭，故不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

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疏，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至貴矣。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在宥天下，貴乎無為，為政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譎，故令國家滋益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姦，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無爲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政教悶悶，無爲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樸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教察察，有爲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爲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爲福之所因也。

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爲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爲禍之所藏。

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祲。

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祲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

民之迷，其日固久。

以正爲奇，以善爲祲，如此迷倒，其爲日也，固以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劌彼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稟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夫唯嗇，是謂早服。

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夫唯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

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矣。克，能也。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其窮極，然後可以爲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國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積德有國，則根深花蒂固矣。深固者，有國長生久視之道。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注卷之三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四

德經下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以道臨莅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神怪以傷民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鬼見神怪則傷民，聖人有為則傷民，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民者，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鬼神傷民則害國虧本，聖人傷民則匱神乏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故。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贊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一求臣妾，二求援助，是兩者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

云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與言云為萬物之奧。奧，內也。

善人之寶，

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住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住於道，自求免爾。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共教不善之人。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於君，以化人爾。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何，問辭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故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則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也？可以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

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明上文所以預圖為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為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耳。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輕諾詐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故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并甚易耳。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

防之，微則易散耳。

為之於未有，

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營為之於未有形兆耳。

治之於未亂。

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為理之於未成禍亂耳。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後成患。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者求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着，執着求得，理必失之。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民之始從事於善者，當於近成而自敗之。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慎其終，未嘗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為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

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故常全其自
然之性，是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爲。

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
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自然之
性，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民，
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
耳。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君將明道以臨下，下必役智以應上，
智多則詐興，是以難治。

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
治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
是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
偃息蕃醜，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
薄，淳樸日興，人和年豐，故是國之

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役智詐則害於人，任淳德則福於國，

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淳德之臣，是

以爲君楷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

順。

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

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也。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故能爲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

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

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

處前而人不害。

謙爲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

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

以身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

人不以爲害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
推崇爲之主，而不厭倦。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
與爭者？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

道大，無所象似，我則答云耳。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

夫。

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

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

久已微細也夫。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

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

國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爲天下

先，故樂推而不厭也。

夫慈故能勇，

慈人敏惠，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也。

儉故能廣，

節儉愛費，財用有餘，故施益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先與人，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今捨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耳。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

善戰者不怒，

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

善勝敵者不爭，

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

善用人者爲之下。

悅以使人，令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爲善用。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老君傷時，輕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

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

是謂行無行，

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攘無臂，

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仍無敵，

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

執無兵。

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和爲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人，輕侮敵人者，則殆喪吾以慈之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之。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

事，故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

故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言者在理，理得而言忘，故言以無言

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

以無事為君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

無言無事之教。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

言之教者至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

故知我者希少耳。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

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

強知，是行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夫唯能病，能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病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唯聖人所以不病病者，以其病衆生

強知之病，是以不病。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

畏，拙於慎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無狹其所居，

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

欲，使虛而生白。

無厭其所生。

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

欲，使不勞倦。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

無厭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

自貴其身以聚怨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

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

不敢者，則可以活身矣。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

其故？

兩者，敢與不敢也。或，有也。能知

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

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乃天之

所惡，孰能知其故哉？

是以聖人猶難之。

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

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

故善於勝。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

故云善應。

不召而自來，

天道不召物使從己，物不能違，自來

順天耳。

縹然而善謀。

天道玄遠，縹然寬大，垂象示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天之網羅，雖恢恢疏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嘗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

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若使代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

常有司殺者殺。

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用刑法，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天下之民所以饑之不足者，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天下之民所以難治化者，以其君上之有為，有為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自然之分定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分過則生亡矣。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是賢於矜貴其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是以兵強則不勝，

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

木強則共。

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下文云。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耳。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平於，哀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誰能以己之有餘，奉與天下之不足者乎？獨有道者能耳。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

功成不處。

推功於物，不處其成。

其不欲見賢。

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以堅攻堅，必兩堅俱損，柔制強者，則強損而柔全。故用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者矣。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無不知者，知有此道，不能行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受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爲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

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

必有餘怨。

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曰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耳。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即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則將立法以通於人，爲法之弊，故未爲善。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司契則清靜，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於無爲，不可立法而生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什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君含其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什伯長者，亦無所用之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不遠遷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矣。

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歸於三皇結繩之用矣。甘其食，



不食滋味，故所食常甘。

美其服，

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

安其居，

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矣。

樂其俗。

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也。

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

言其近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彼此俱足，無求之至。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也，言不韻

於俗，故不美。

美言不信，

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

俗，故不信。

善者不辯，

善者在行，無辯說。

辯者不善。

空滯辯說，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

聖人不積。

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

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

云不積。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此明法性無盡。言聖人雖不積滯言

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

於聖人清靜之性，曾無減耗，唯益明

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

明外益。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

爭。

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

施為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四

(劉韶軍點校)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

點校說明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十卷。此疏不是玄宗自己所撰，而是別人為他的註所作之疏，但作者不明，通常仍標為『唐玄宗疏』。據杜光庭《廣聖義節略》所列歷代註人，其中說到《唐玄宗註》二卷，《講疏》六卷，即今《廣疏》矣，則似有《講疏》，但又稱為《廣疏》，而此本不名《廣疏》，故仍未可判定。

此書序說《老子》書的要點是『理身理國』，這就是唐玄宗註釋的基本思想。『理國』的方法是『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乃是一種崇尚節儉樸實的政治理想。『理身』的原則是『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與治國的精神一致，所以理身理國的共同原則是『守之以柔弱雌靜』。然而闡發這種思想的著作在闡述上確有一個特點，

即『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適』，教圓旨暢却又文約言適，這是一種矛盾，因此使得后世讀者往往是『游其廓廡者，皆自以為升堂睹奧，及研精覃思，然后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因此還需要拿出更好的註釋。

此疏每章先有一段闡明章之大義，并分疏章之內容層次。如道可道章：『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這是章之大義。又說『首標虛極之強名，將明衆妙之歸趨。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無欲有欲者，明兩觀也。同出异名者，明樸散而為器也。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玄之又玄者，辯兼忘也。衆妙之門者，示了出也。所謂進修之階漸，體悟之大方也。』這是分疏一章內容的層次，然后在每章之間說明其中的遞承關係。這種章內分疏及章間演繹的註釋方法，對於揭明《老子》原文中的邏輯關係，很有啟發意義。

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以敦煌卷子 P. 3592、P. 2823、S. 4365 號為參校。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釋題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

玄玄道宗，降生伊亳，肅肅皇祖，命氏我唐。垂裕之訓，無疆之祉，長發遠祥，系本瓜瓞。其出處之迹，方冊備記。道家以爲玉晨應號，馬遷謂之隱君子，而仲尼師之。繙經中其大謾問禮，嘆乎龍德，是孔丘無間然矣。

在周室久之，將導西極，關令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焉。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而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故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無事而人自富，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爲務。故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又曰：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而皆守之以柔弱雌靜，故經曰：柔勝剛，弱勝強，

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其大旨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殆不可得而言傳者矣。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邇，故游其廊廡者，皆自以爲升堂睹奧，及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名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此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爲德，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

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之次也。然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

混而爲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經，徑也，言通徑也，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一二詮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一

道可道章第一

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首標虛極之強名，將明衆妙之歸趨。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無欲有欲者，明兩觀也。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爲器也。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玄之又玄者，辯兼忘也。衆妙之門者，示了出也。所謂進修之階漸，體悟之大方也。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爲之名，不可遍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近，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疏：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首一字亦標宗也。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得一雖不殊，

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也，故云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疏：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強名也。故《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名，但其妙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爲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

疏：有名者，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爲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疏：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反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爲欲亂。以欲觀本，既失冲和，但見邊徼矣。徼，邊也。又解

云：欲者思存之謂，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無欲者，謂法清靜，離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之所歸趨矣。徼，歸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疏：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同謂之玄。

疏：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疏：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不生者，《西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生



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正觀若斯，是為衆妙。其妙雖衆，若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前章明妙本生化人兩觀之不同，此章明樸散異因萬殊而逐境，逐境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達還淳之由。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疏：天下者，舉大凡而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以己心所甘美者為美，己身所履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遞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俱是妄情，妄情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者，《莊子》云：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故有無之相生。

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為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為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猶妄執起。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難易之相成

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而彼成易，此以易而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木，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之相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

長短之相形

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鳧脛非短，由鶴脛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脛非長，由鳧脛之短，故斷之則悲。見短長相，猶如美惡，既無定禮，皆是妄情。

高下之相傾

疏：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世間，凡諸有名位，遞為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

音聲之相和

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彼衆聲，則能度曲。如世間法，皆和合成，則體非真，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談？

前後之相隨

疏：此明三時念空也。日月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故，亦如美惡無定名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為也。任真素

者，則終日指撝，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偽，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各安其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己，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耶。

萬物作而不辭，

疏：作猶動也，辭爲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游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聖功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己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己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且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注云：日慎一日，《尚書》文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

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爲則至理。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迹。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爲，明化成而復樸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人君崇貴才能則有迹，飾僞者徇迹而失真，失真必是尚賢之由，徇迹定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虞在上，不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寶，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今使賢愚襲性，可否用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分，誰爲盜

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仁，竊性命之情，而饗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

疏：聖人治國理身，以爲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爲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爲無爲，則無不理矣。

虛其心，

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獨生也，故曰虛其心。

實其腹，

疏：腹者，含受之義，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



腹。注云屬厭而止者，春秋間沒汝寬諫魏獻子辭也，欲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

弱其志，

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

強其骨。

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則自骨強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

疏：聖人所以行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疏：夫無知無欲者，已清靜也。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徇迹貪求，而無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疏：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無為也。且絕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真，於為無為，復

何矜徇化？既無馨而無臭，人故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道冲章第四

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為。首標道冲，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冲用之釋紛。又說和同之妙所在，不雜光塵，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歸趣爾。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疏：冲，虛也，謂道以冲虛為用也。夫和氣冲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冲則道曾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

挫其銳，解其紛。

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冲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冲和，自令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

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疏：道之冲用，於物不遺，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所不在，所在常無。冲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吾者，老君自稱。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冲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資於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日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天地不仁章第五

前章明妙本冲用，體用而無為。此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離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橐籥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屈，欲令必守中和。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

謂結草爲狗，以用祭祀也。《莊子》曰：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繡。及其已陳，則蘇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爲狗，不責其吠守之功，不以生成爲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蔽蓋之恩者，《禮記》孔子曰：蔽蓋不棄，爲埋狗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之文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疏：橐，輔也，謂以皮爲橐，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爲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猶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况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難遍，故數窮屈不

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足矣。注云不酬者，酬，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酬答。

谷神不死章第六

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即不窮。首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辨玄功之母物。結以綿綿微妙，玄示虛應，則不勤勞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疏：谷神者，明谷之應聲，似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之名，死以休息爲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由物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本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虛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爲若存，

無私故用不勤倦。

天長地久章第七

前章明谷神虛應，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爲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將欲勸勤此行。

天長地久。

疏：此標章門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故能長久。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疏：是以聖人效天地之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爲下所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疏：天地所以能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乎？

上善若水章第八

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長久，此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書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而全勝也。

上善若水。

疏：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之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疏：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可鑒人，乘流遇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衆人恒趨，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故幾於道。

疏：幾，近也。利物明其弘益，不

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

居善地，

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流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

心善淵，

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性，湛爾泉滄。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淵，深靜也，故云心善淵。

與善仁，

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潤物，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

言善信，

疏：上善之人，言必真實，弘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辭也。

政善治，

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

心，正容悟物，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靜，故云政善治。

事善能，

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名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爲川，壅之爲池，浮舟涵虛，無所不爲，是善能也。

動善時。

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

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曾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驕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此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令忘功而不處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

也。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使令盈滿，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鬼瞰人怨，坐招殃咎，故曰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有齒而焚身，鷄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其以賈害，豈云能守？此復釋持盈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疏：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凌人。驕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驕獲咎，驕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復釋揣銳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隳，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聞

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載營魄章第十

前章明縱欲溺情驕盈故有咎，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則無疵。營魄已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已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爲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爲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得生全。若動用不恒，消散陽氣，則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全生，抱守淳一，不令染雜，無離身乎，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氣爲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

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疏：滌，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爲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滌心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也。此無爲也，能爲之乎？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疏：修德可以爲君，爲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爲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爲雌乎？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闔謂之變，言聖人設教，應變無常，不以雄盛，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爲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

生之畜之。

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靜，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爲真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爲己有也。爲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其動用，而不自負恃爲己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而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妙之德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一

- ①「禮記」二字據敦煌卷子P. 3592補。
- ②「虛應」二字原無，據敦煌卷子P. 3592補。
- ③「無私」二字原無，據敦煌卷子P. 3592補。
- ④「守」：原作「中」，據敦煌卷子P. 3592改。
- ⑤「欲」：原作「欽」，據敦煌卷子P. 3592改。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三十輻章第十一

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則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爲太易之蘊，輻輳成用無之質，標車器以爲喻，存利用以結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象；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輪，則輻輳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輳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輻輳之類，皆爲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焉，萬化流動，而道用彰。是以借粗有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爾。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疏：挺，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成受物也。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疏：鑿，穿也。門傍窗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官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云：官謂之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爲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爲利。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故首唯借喻於三翻，終欲用無於一致爾。

五色章第十二

前章明利有用無相資故功立，此章明染塵逐境馳騁則發狂。首標色聲，戒傷當所以爲病。次云收獵，明逐欲所以焚和。結以聖人去取，

示全真保性之要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疏：色謂青黃赤白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酸鹹甘苦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聾盲，爽差失味爾。又况耽滯世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惟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者爾。

馳騁收獵，令人心發狂。

疏：此言耽聲滯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收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心發狂病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材器爲貨，難得之貨者，則性分所無，求不可得。云不安本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然，所以妨傷道行。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爲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爲也。

故去彼取此。

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寵辱章第十三

前章明染逐塵境馳騁則發狂，此章明寵辱若驚貴身故爲患，首兩句標宗以起問，次十句因問以明理，後四句貴愛不矜，假寄託以結成。

寵辱若驚，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爲光寵，失勢自傷於卑辱。光寵則矜恃，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欲令齊其寵辱。

貴大患若身。

疏：貴，矜貴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耽玩聲色，矜競榮華，皆爲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異乎貴大患矣？即身本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祇爲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亡身，是知患由貴生，身由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寵爲下。

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還自答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夫恃寵則驕盈，驕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知寵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疏：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故寵辱循環，故寵為辱本。世間眾生，得寵則欣喜，得辱則驚懼，故聖人戒之，禍福循環，譬之糾纏，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驕逸，其驚相若，故云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疏：恐人不曉，設問以明。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疏：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內竭於貪欲，形骸外困於奔競，蕭然疲役，非患而何？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即當坐忘遺照，墮體黜

聽，同大通之無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計於大患乎？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子丞答舜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疏：言人君有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凌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為之主。然此章首標驚寵辱，終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有貴愛不若忘貴愛，託天下不若忘天下，故又云有大患為吾有身，驚寵辱未能物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迹，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為無不為，不德而有德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前章明貴身為患，令兼忘而不有，此章明妙本

無象，故在用而皆通。首三句言不可求之聲色，次六句明尋貴必歸於無物，又五句示妙用之難測，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希微夷。希微夷者，謂明道而非道也。夷，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執持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希微爾。謂三也，三者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色聲形等，則混為一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疏：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質

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暗，唯妙本惚恍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暗，非天下之至曠，其孰能與於此乎？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也。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則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為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故迎之者不見其首，隨之者不見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即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無為道化，以化於人，故戒今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為之教，以御理今之有為之事，則不言而化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為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無為之理，是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前章明妙本無象，則在用而皆通，此章明玄通之人，常不盈而能弊。首標古之五句，明善為所以微妙。次云豫若七句，示德容所以難明。孰能下兩句，表進修之徐生。保此下終篇，結證成而不滯。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疏：古，昔也。士，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事者，精微要妙，玄寂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字量深邃，不可識知。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強為

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豫兮若冬涉川，

疏：豫，閑豫也。若，如也。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為愛欲所染，如冬涉川，故多閑豫。冬涉川所以閑豫者，冬冰堅壯，無墜陷之憂爾。

猶若畏四鄰，

疏：猶豫，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及觀其行事舉動施為，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知，而加戒慎。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疏：善士於愛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人，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散釋，無留礙爾。

敦兮其若樸，

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凝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曠兮其若谷，

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

渾兮其若濁。

疏：善士心照清靜，而能容物，和同光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染，則自然靜止。孰能於世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而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濁而澄靜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誰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以清靜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久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為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次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爾。保此道者，不欲盈。

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染著，得無所得，令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則妨道行，故云不欲。

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疏：夫能無所凝滯，以至無為，於法無住，不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為弊薄，更求勝法，不以為新成，而便滯著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前章明玄通之士常保道而不盈，此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根而復命。復命為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相次以轉，明理同歸於道用，故知常則明了，行道乃久長。

致虛極，守靜篤。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謂真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染，五欲奔馳，則真性離散，失妙本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為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爾。

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稟而生也。今觀情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木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之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疏：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能知

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謂無常。不常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知常容，

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含容，故曰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

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歸往，是謂王矣。

王乃天，天乃道，

疏：惟天為大，唯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云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乃道。

道乃久，殒身不殆。

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能行其道，道行則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則終殒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云殒身不殆。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此章上論淳古之風，下逮澆漓之俗，欲明失道

之漸，將辯致弊之由，故前章明守靜則致虛，此章示無為則復樸，樸散則親譽遂作，無為則謂我自然，庶夫道化之君，專此不言之教。

太上，下知有之。

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為太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上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德，故云下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疏：太上之君歿，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弱致平，功高天下，故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為後代之患，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間。何也？以其迹存乎千載之後故爾。

其次，畏之侮之。

疏：黃帝堯舜氏歿，下及三王五霸，浸以凌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謂寒心。

信不足，有不信。

疏：此復釋畏之也。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爾。

猶其貴言。

疏：此復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善行，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言而稱譽之爾。古猶字與由字通用。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疏：此復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世，卑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前章明步驟，殊時道存，故淳樸不散。此章明風俗，頽弊失道，則仁義遂行。禿施鬻而病求醫，雖云由愈，數米炊而簡髮櫛，何其傷性，故直舉八句，將以明其極弊，冀還返於淳古也。

大道廢，有仁義。

疏：大道廢者，代俗澆漓，人人浮競，玄晏之風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至道無為之事，故云廢也。廢則



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踧躄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爾。

智慧出，有大偽。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俗，制典以詰姦。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適足修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

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怨恩私起，則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出復入顧，人謂之慈。被慈孝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足。視人猶己，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

國家昏亂，有忠臣。

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親君於昏暗，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無為清靜，聖皇多士，盡是夔龍，彝倫攸序，無非作乂，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則於忠臣孝子何有？此四者頽弊之極也，焉得不返之於淳樸乎？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絕聖章第十九

前章明風俗頽弊，失道而仁義遂行。此章明絕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首六句且絕矜徇之迹，次三句將明立教之方，後四句示行門之由趣爾。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真。失真是生巧偽，逐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而令其淳樸。天和既暢，矜徇不行，是人有百倍之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世，所謂玄同，民無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今六紀廢絕則孝慈名彰，若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疏：絕巧者，絕雕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并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令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復誰為盜賊乎？故云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絕棄，未有修行，故以為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屬著，在下文見素等是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疏：欲求絕聖棄智，則常見真素。欲求絕仁棄義，則懷抱質樸。欲求絕巧棄利，則當少私寡欲。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絕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爾。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前章明絕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此章明畏除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首一句標門以示絕，次七句舉喻以明理，又二十七句格凡聖以對辯，後兩句論獨行以結成。

絕學無憂。

疏：絕學者，絕有為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令都絕不為，是使物無修習，今明乃絕有為過分之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為，上士勤行，未為不絕也。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疏：唯，恭應也。《周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阿，慢應也。《漢書》曰：不誰何縮？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不絕，只在於心。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去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尤怨。以况有為

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畏而絕之也。荒兮其未央哉。

疏：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故當絕棄。若不絕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疏：熙熙者，情欲搖動之貌。此明不畏絕俗學之人。夫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熙熙逐境，役役終身，如餒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冶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太牢者，牛羊豕也。春臺所以為愛著者，謂其卉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邠詩》云：春日遲遲，採芣芣，汝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也。

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疏：我，老君自稱，言我畏絕俗學，抱道含和，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世間

有爲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於孩而始誰。」

乘乘兮若無所歸。

疏：乘乘，運動之貌也。衆人動生耽著，常有執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怕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疏：衆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爲有餘。我獨損之，未嘗凝滯，心無愛染，故若遺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如愚人之心也？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若遺爾。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疏：昭昭，自矜銜巧智也。若昏者，若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施教立法以繩下也。悶悶者，無心寬

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銜，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爲，故聖人畏絕，若昏默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疏：絕學之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然，曾不愛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所止著爾。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所以耽滯逐境，未曾休息。我於世間，獨無分別，有似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自衆人熙熙下，皆對明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疏：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絕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法，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爲，我獨遺忘情欲。凡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者，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前章明長絕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此章明從順至道甚真，則能閱衆甫。首標孔德兩句，明德人之順道。次道之爲物十句，暢妙本之精。自古下五句辯應用之名，結生成之德爾。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人之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爾。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爲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爲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爲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爲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爲恍惚爾。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

從本而降迹也。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爲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衆象，修性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疏：窈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反本，攝迹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遍被群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疏：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窈冥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不去。

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

精真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令各遂其生成之用爾。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疏：又詳云吾何知萬物本始皆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達其生成用然哉？答云：以此甚精甚信，凡今萬物皆稟生成，故知之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前章明從順至道甚真，故能閱衆甫，此章明抱一爲式不爭，則所謂曲全者六句示誠全之行，是以下兩句標聖行，以明次四句覆釋曲全至弊新，夫唯下結不爭必全而歸爾。

曲則全，

疏：曲者，委曲從順者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忤，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枉則直，

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爲直，言人雖不與物忤，若物來枉己，己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窪則盈，

疏：窪，坳下。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

弊則新。

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

多自與者，人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歧路，喪生諒在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爲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不自見故明，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嘗委順於物，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明。

不自是故彰，

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自申說，以為己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也，故云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嘗為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疏：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弊薄，不自矜炫，則人必推敬，善行益長，故云故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枉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

理，歸之於己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前章明抱一為式不爭，故所謂曲全，此章明契道忘言執滯，則自同於失。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句舉喻以申教。故從事下，廣理喻以結成。

希言自然。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乎悟道，悟道則忘言，不可都忘，要其詮理，但自然之理，不當有與不有，希言之義，亦不定言，故以希言之言，用顯自然之理，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物而不久。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風驟雨

之喻爾。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故從事於道者，

疏：從者，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道而順事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

道者同於道，

疏：順同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於道，則不凝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德者同於德，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唯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德，德者

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爾。

失者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

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乃得魚兔，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理則無由得道，是自同於失也。故云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生，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也。故云有不信也。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前章明理契言忘執滯，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矜伐，故物或惡之。首兩句舉喻示難求，次四句明雖求亦不得。其於道下，將申戒勸令，有道之人不處。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

疏：跛，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跛則危，故不可立。以跨挾物，物必為礙，必不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跛者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

自見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於殷鑒，露才揚己，欲以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己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為是，且欲大誇諸己，而以出衆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聞，故難彰著。故云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

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無從而可，况自專固伐取，欲以求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銜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疏：餘食者，殘餘之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謂之贅行者，為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疣懸贅，出乎形而侈於性。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若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前章明自見自是於道為餘食贅行，末云有道不處。此章明曰大三逝贊道，乃先天混成，終令法道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將明妙本之絕趣，物被其功。次云吾不知下六句，欲表強名之由緒，名亦不可得。故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申戒人君之法。下至終篇，教以法道自然，無為清淨耳。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疏：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此道，故云有物爾。言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故云先天地生爾。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疏：寂寥者，嘆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故獨立而不修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遍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

可以為天下母。

疏：妙本生化，遍於群有，群有之物，無非匠成萬物，彼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爾。母以茂養為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

大。

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故吾不知其名，但見其大通於物，將欲表其本然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自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者，是以從本而降迹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離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身心，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疏：因強名曰大，而舉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

能寧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為，而化萬物，此三大也，吾道一以貫之矣。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疏：域中者，限域也。今玄域中之大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道亦不在域中矣。夫惟寄語以申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存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以名為體，以為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其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則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欲令法道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云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靜，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

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爲，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即合道法自然，言道之爲法自然，非復做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效於自然，是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則以道爲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嘗試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幻體用名，即謂之虛無。

自然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做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前章舉域中稱大，終令法道自然，此章明重靜爲君，以戒身輕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義，次兩句舉喻以即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末兩句述輕躁以爲戒。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疏：根，本也。草木花葉之花葉

輕，花葉稟根蒂而生，則根蒂躁，既重爲本，故曰重爲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躁則靜輕者根，則靜爲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續斯舉，心靜則朵頤之求自息。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志可以君人子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是輕者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所爲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禍患，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登高臺，泛深池，撞鐘舞女，以爲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遠離而不顧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疏：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賦六十四

萬井，出戎馬百萬匹，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奈何者，傷嘆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爲偃化，善抱則有截歸仁，奈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嘆，故曰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爲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爲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迹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戒人臣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①從「在乎悟道」到下文「用顯自然之理」一節，敦煌卷子P.2823作「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

②事：原文無，據敦煌卷子P. 2823補。
③法：原文無，據敦煌卷子S. 4265補。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前章明重靜爲君，以戒身輕天下，此章明行言無滯，欲令常善救人。守重靜，理在無爲。善行言，貴乎忘遣。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救之慈，故善下暢兼忘之訓，雖知下結妙要之旨爾。

善行無轍迹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雖行無行，相與道合，故云善行。能如此，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不亦難乎？故云善行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責也。言謂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不爲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謫。

善計者，不用籌算。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異門也。夫執言滯行，辯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策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算？故云善計者不用籌算。

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

疏：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豎曰楗。夫善行善閉，不耽不滯，則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楗，其可開乎？故云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興，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凝寂，教則流通，故常用善能以救人，必令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令動植咸遂，無有夭傷者，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之。善行救人，在於忘遣，若滯教矜有，轍迹必存，故雖常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悟了。故云是謂襲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疏：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所鑒者則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之師法也。

不善人，善人之資。

疏：資，取也。夫火有炎，寒者附之。聞道勤行，必資宗匠，既說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以役使爾。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疏：夫初地進修，兩存學相，未能忘教，故貴愛師資。若能了其行門，則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去，貴愛之字不存。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為師為資，示進修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導悟證之門。則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愛資，相忘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道，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為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前章明行言不執，常善所以救人，此章明雌辱為行，常德於焉復樸。首標知雄等三段，明修

行則漸造於極。次云樸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有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以結成其深旨。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賂。

疏：知，辨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知雄守雌，則可知雄。守雄則敗，敗則妨行，故特戒守雌柔。能守雌柔，是謂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澗矣。《爾雅》曰：水注川曰澗。

為天下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疏：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往，為天下賂。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私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當如暗昧，自守

淳和，能如此，則可為天下之法式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真常之道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量，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爾。夫道為德體，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論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者？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已下論修性反德，則復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為器也。既涉形器，其材用必有精麤，故凡人用之，適能獨全淳樸，聖人弘濟，則為群材之官長爾。

故大制不割。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群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生成，曾不割傷以為己用，故云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前章明雌辱為行，常德必歸於樸，此章明矜執則失神器，故不可為。首標將欲下六句，明寶位之有所在，以戒姦亂之臣。執者失之一句，示曆數之不於常，將警昏淫之主。故物下辯物倚伏之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甚泰之尤。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群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姦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為之主。既誅夷

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助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也者，為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令流布愷悌之化，豈使凶暴之夫力為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執者失之。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灾瀾，亂離斯作，誰奉為君？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响，暖氣也。吹，寒氣也。強，壯也。贏，弱也。載，事也。隳，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

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有扶持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隳壞，且同糾纏，不可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而不厭爾。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睹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己檢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論名數，且為三日。徵其實，乃同其一條。甚奢泰者，皆過分爾。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前章明矜執則失，是以去甚去奢去泰。此章明兵強好還，不可果其矜伐。首云以道，戒臣不以兵為輔佐。師之所處下明好兵則必致不祥，故善者下示不得已而方用，物壯下結恃強而必敗。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

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黷侵伐之事，亢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疏：師，軍旅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賈居送，則妨功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疏：《春秋》曰：殺敵曰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老君曰：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殺，令不為寇，必不以衆暴寡，凌人取強。取強則事好還報，是以戒令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

自矜，未名善勝，故雖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為驕泰。驕泰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為炯戒，可不慎乎！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敢去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前章明強兵好還，不可果其矜伐。此章明佳兵物或惡之，不得已而用之。首則陳戒不祥，明有道者不處。次云勝而不美，示樂殺之為非。吉事下舉喻以明，結以喪禮處之，所以表非樂戰。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圃，閱思墳誥之林，使光昭令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輜略為好者也，夫謀略之設，以正為奇，謀兵鈐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戰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爾。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疏：畜德於身，是為能事。既為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

材器，故無不利爾。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疏：夫文德者，理化之器。兵謀者，蓋其輔助也。故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皆在乎事，不得已而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以恬淡為上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疏：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克勝，猶慚德薄，不以為美。夫勝必多殺，故以勝為美者，是好樂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疏：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為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疏：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

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疏：上將主軍，則專殺，故處右。偏將為副，不專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却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眾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為之哀泣，不亦宜乎？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為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縗扶杖，然後稱之為喪禮乎？諸注此義

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前章明佳兵不祥，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舉守道，而能降瑞。始制下廣其制用，譬道下將示結成。

道常無名。

疏：應用不窮，唯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道常無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疏：樸，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樸。故云小爾。而應用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爾。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疏：言侯王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為無事，則入挺仰化，四海歸仁，沐浴飲和，將自賓伏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凌

灑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灑甘露，善瑞侯王也。人莫之令而自均。

疏：莫，無也。天降甘露，惠施無

心，人無命令，自均若一，亦如王侯稱物平施，無偏無黨，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服。又解

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和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當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爾。

知人章第三十三

前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所以賓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自勝。自知則明了，自勝則全強，結以死而不亡，戒令不違天理爾。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謂之智爾。若反照內察，無聽以心，了心觀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疏：勝人者，謂以權勢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強，故曰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

不失其所者久，

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其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動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頽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則生理不全，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前章明資服有道之君，由能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為法道忘功。首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次云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貴其身，以成光大之業。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化生，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為己之有。又解云：道之生物，德備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為主宰，於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邪？故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小爾。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

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為主，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道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為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為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五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前章明道可左右，則物被愛養之功。此章明王能用道，則人歸平泰之化。首標執象，以明歸往之義。次云樂餌，舉喻歸往之由。道之出口下，申明無為不言之教，以勸人君之用道爾。

執大象，天下往。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持大道，以理天下，無為無事，物遂其生，候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泰。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撫綏，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

樂與餌，過客止。

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

過之客，皆為之留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為不言無為之教者，初出於口，淡然無味，豈如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為滋味乎？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疏：既，盡也。道化無為，淡然平正，既不為察察之苛酷，亦無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余，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其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前章明能行道化，人人所歸往。此章明道或用權，國之利器，歸往則歸於平泰，利器則不可示人。初標歛張之權，次示柔弱之行，終結淵魚之喻，以明權道之微。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疏：歛，斂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衆生根

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略示方便，則深達根源。鈍根衆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歛斂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歛斂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心。乍聞斯語，以為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譎。下文又云不可示人者，正以權道之難故爾。

是謂微明。

疏：權道攝化，其理其微，而校其所由，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歛，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而卒令其歛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強也。故云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疏：脱，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人主秉權。魚失水，則為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為小人所竊弄，而為詐譎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前章明道或用權，示以歛張之術。此章明權必合義，將鎮無名之樸。故道常無為，侯王守之而自化，樸不欲天下以靜而自清。老君因言以明無言，說教而欲遺教。故演暢此章於上經之末，將寄兼忘於玄悟之人爾。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疏：道性清淨，妙本湛然，故常無為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為也。夫有為者，則有所不為也。故無為者，則無所不為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淨，無為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樸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疏：無名之樸，道也。欲作者，欲動作有為也。吾者，王侯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為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以無

名之樸而鎮靜之，令其清靜不欲動作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為，人君則將無名之樸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若執無名，還將有迹，令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故初用無名之樸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疏：夫無名之樸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靜，是名了出。君無為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自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此章首標道用之名，將明德全之化。德全則淳樸不散，代無濡沫之迹。道廢則仁義遂行，俗有澆漓之弊。將欲變而更化，以令求復其

初，故先述上德之無為，次述仁義之流通，結以去華居實，使其復樸還淳。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辯用也。謂上古淳樸，無為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而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注云物得以生之謂德者，《莊子》雜篇之文。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迹，尚迹為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不失，則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疏：此覆釋上德也。夫上德者潛運，無為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無為者，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非知無為之美，而為此無為，故云而無以為，豈惟無迹可矜，抑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迹俱無為矣。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爲之者，爲心美無爲之化，而爲此無爲，故云爲之。語心雖欲無爲，論迹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爲。言下德之爲，有所以爲也。故注云心無爲而迹有爲爾。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疏：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爲上，他皆效此。仁者兼愛之名，大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爲之，行仁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遍，終是小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爲有事，故云爲之。論迹即近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注云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疏：義者宜也，謂裁制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樸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爲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以而爲，故云而有以爲。注云此則心迹俱有

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之也。《莊子》曰：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世也。失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爲之防，而事爲之制，淳源一失，衆務爭馳，且存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爲之，往而莫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之，故云攘臂以仍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疏：此却明致弊之由也。失道者，夫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存。而此云失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世俗澆漓之殊。聖人適時之務，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下衰，則

失德而後仁，兼愛迹存，則失仁而後義，裁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世，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旦，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世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疏：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爲治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迹，以之比道，乖失質素，所以爲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貴在協和，歸乎淳樸。而世之行禮者，不務由衷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爲愚者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



不居其華。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為，謂之厚實，禮義有為，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

故去彼取此。

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確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取耶？設教引凡論之爾。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前章明上德下禮，淳漓不同，故舉丈夫去取之行，示物向方。此章明物得道用而成，履道則存，矜之則喪。故叙侯王謙卑之德，以為誠首。

昔之得一者，

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為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得者，將明原始要終，抑末歸本。

故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略於下文。

天得一以清，

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為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穹窿廣覆，資始萬物爾。

地得一以寧，

疏：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磐礴厚載，資生萬物爾。

神得一以靈，

疏：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故，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爾。

谷得一以盈，

疏：水注川為溪，注溪為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盈滿不竭爾。

萬物得一以生，

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沖氣故，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

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即正也。其致之。

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為益。下文明失道之為損爾。

天無以清將恐裂，

疏：無以者，致誠之辭也。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以致清浮，若不守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不成象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將恐至於發泄不成形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至於歇絕，不能妙用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盈滿，若矜用盈滿，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流潤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成，當須忘其生，若矜而有之，將恐至於死滅，不為生靈也。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疏：蹶，顛僕也。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為天下之主，當須忘其尊崇，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至於顛僕，不能正定天下也。注云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侯王守雌用道也。《書》云：天生萬物，唯人為靈，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誠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誠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疏：貴高斥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而得貴，是知賤下為貴高之本基也。《書》曰：人唯邦本，本固則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

邦之本。注云令樂其愷悌三化者，《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母也。若為德反是，則人離散矣。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疏：是以，結前義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者，《左氏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國是也。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是也。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侯王以為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此其以賤為本邪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為本。非乎者，假問之辭，答云實是以賤為本爾。故致數與無與。

疏：故者，仍上之辭也。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與以比之。極與之數，竟無與名，乃是輪轅假合，為與之名。本以

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為侯王之貴本。輪轅為與本，當存本則有與，亡本則無與。賤為貴本，當存本則有位，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棄憚獨爾。

不欲碌碌如玉，碌碌如石。

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為本，故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尊貴，當須碌碌如石，以守謙卑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前章明天地得一，以戒矜執之弊。此章明權實兩行，將申反經之義。不矜則全夫貴本，合義則方可與權，欲令深悟道無，所以再明沖用也。

反者道之動，

疏：反以反俗為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反俗順道爾。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今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有以無為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合順於道，故謂此為道之運動也。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棠棣之喻，言其華先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爾。弱者道之用。

疏：此明實道也，言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柔和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爾。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有無既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謂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與，即知數諸法無

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五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六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前章明權實兩門，是道之動用。此章明明道若昧，唯上士勤行。初明三士聞道，信毀不同。次建言下，明道德之行門。後夫唯下，結善貸之功用爾。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諸，皆不懈怠，故云勤而行之爾。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疏：中庸之士，明昧未明，聞說妙道，或信或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謂昧則若亡而疑惑，未果決志，故曰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為虛誕，則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不笑不足以為道。

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下士蒙愚，所以致笑。若不為下士所笑，未曰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為道。非代間法，故為凡愚所笑，是以為妙道也。

建言有之，

疏：建，立也。將立言以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者，指下明道等爾。

明道若昧，

疏：明，照了也。昧，昏暗也。謂道德行人以昧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亡爾。

進道若退，

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如似退敗之爾。

夷道若類。

疏：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

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類節也。上德若谷。

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光備則無不含容，故云若谷爾。

大白若辱。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

廣德若不足。

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也。《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若愚不足。

建德若偷。

疏：建，立也。偷，盜也。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被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質真若渝。

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也。

大方無隅。

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

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求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而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

疏：備物之用曰器，器以晚成，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

大音希聲。

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以況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大象無形。

道隱無名。

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唯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象無形爾。

夫唯道，善貸且成。

疏：因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明名以銘體，而妙本無象，則體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

夫唯道，善貸且成。

疏：此結道之功用夫，嘆也。唯，



獨也。貸，施與也。嘆羨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之熟之，故曰善貸且成爾。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前章明三士所聞之道，能生萬物。此章明萬物生化之由，必資三氣。初明沖氣柔弱，令萬物抱以為和。次云孤寡不穀，戒王公以謙自處。結以強梁不得其死，示其修學之元爾。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應化之理由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也。純陽又不能更生陰氣，積陰就二，故謂之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和化醇，則遍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為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

沖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因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疏：沖氣柔弱，為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敦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為名者，謙之志也。王公為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謙柔為本，以致巍巍之功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疏：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疏：人謂人君，為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唱言

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之爾。

強梁者不得其死。

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剛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自失其天命，不得壽終而死。嚴仙人曰：強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注云動與物亢，物或擊之。亢，敵也，物擊之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爾。

吾將以為教父。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為戒，柔弱者全以之為勸。以為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眾教之本，如子之父，故云教父爾。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前章明衆生背道強梁，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柔弱，修之則與道合。同文殊途，以發明理會，歸而齊致。首標舉道性柔弱之本，人儻有得，失之成堅強之過。後吾是以下，明無為之道，廣有利益，眾教莫能先。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為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為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

無有人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為無間者，明道性清靜，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爾。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誠人君以無為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靜無為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法推之，有為之教，不及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疏：至道無言，物之以生。聖人無為，化之以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又云自非體道

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之爾。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前章明正性柔弱，馳騁所以至堅。此章明名貨親疏，愛藏所以為患。初三句，標問得亡孰病。次兩句，詳答致患之由。後知足下，結勸令守分，則可長久爾。

名與身孰親？

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可與全真保年之道為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存身爾。

身與貨孰多？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可多貴邪？云此者欲令悟身為多，不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之辭爾。得與亡孰病？

疏：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為病也？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歷然殊致，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答之爾。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疏：此二句總答前問。甚愛必大費者，此答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答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劍玉賈害，譬諸懷璧，詩書發塚，祇為含珠，唯貨之損，可為殷鑒矣。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遜聲名，知足也。不殖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爾。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前章明身貨孰親，愛藏所以為患。此章明戒盈若缺，其用所以不窮。次初七句，標立行之楷模。次兩句，明靜躁之優劣。後清淨下，結釋清淨則可為天下正爾。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疏：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



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為用，用則無窮。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為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

大直若屈

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此下三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潔己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己而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故云若屈也。注云直而不肆，上卷道經之文也。

大巧若拙

疏：矜粉繪之工，聘鉤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割，不見其功，似若樸拙爾。莊子稱造化刻雕衆形，而不為巧也。

大辯若訥

疏：合譬飾辭，結繩竄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雕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審訥。

躁勝寒，靜勝熱

疏：此舉喻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不視成位，其若沖，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由之以衰死，明躁為死本，盛為衰源，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炁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君。取喻大成大滿，由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而致生爾。夫能無為清靜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爾。

清靜為天下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炁之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務清淨之道，則可以為天下之正爾。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前章明五大之行，用廣修學之門。此章明三。大之愆，以彰可欲之弊。初標有道無道之損益，次明為罪為咎之所由，後結知足之為德，以戒貪求之生患爾。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疏：却，屏去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必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革走馬之事，人得俶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也。天下無用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罪莫大於可欲，

疏：犯法為罪，貪求為欲，言戎馬

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疏：禍，害也，禍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爲禍，禍之大爾。

咎莫大於欲得。

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則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而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求之已得，欲心尚無厭足，則咎之爲過，斯又甚於禍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固於本分而知足，則爲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於讓而常足矣。

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知足者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不爲而成。初兩句標不出則能知，次兩句明人和則天下順，又兩句示彌出之爲失，後四句結無爲而化成爾。

不出戶，知天下。

疏：有道聖君，無爲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曰：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此之謂也。

不窺牖，見天道。

疏：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爲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則陰陽由其舛候。故《書》曰：休徵則肅時兩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於己，象著於天，豈俟窺牖然後見也？《易》曰：言行，君子

所以動天地矣。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爲而恭己，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爲，所知政理，更爲寡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爲，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遂知來物，故我無爲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不見而名，

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即子和行，感而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己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爲，下必有擾，今聖人凝神端宸，玄默廟堂，君無爲，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前章明不出不窺，可以知政理之道。此章明爲學爲道，則至乎無爲之事。首兩句，示進修



忘遣之漸。次三句，明損有歸無之益。後四句，結成其意，戒有事不足以化人矣。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見聞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忘遣功行以為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莫不初則因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遣功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為修道之漸，蓋言其初也。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矣。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疏：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損忘迹，後損忘心，心迹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為矣。

無為而無不為。

疏：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今既無為，無為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為也。以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疏：此勸人君行無為也。取猶攝

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為無為，事無事，無事則下人不擾，無為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莅，於何不可？所言常者，無為御物，不可斯須離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六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前章明為道日損，示修學忘遣之門。此章明聖人無心，表虛懷應物之用。初六句，標聖人無心而應物。次兩句，示聖人混迹而用心。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由，明聖人均養之德爾。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應必緣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常心矣。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正道之心，聖人獎之以進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忘，善之大善爾。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疏：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

者，令化聖德而為善爾。

信者吾信之，

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爾。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偽而歸信也。故云德信爾。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慄慄，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慄慄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天下渾其心爾。

百姓皆注其耳目，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即淳化而觀風，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聖人爾。

聖人皆孩之。

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觀慈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

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兒，無所分別爾。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前章明聖人無心，混心應善信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起患累之門。前五句，標安時處順之人。次五句，明探變求化之類。後八句，結善攝之行，以示長生久視之門。

出生入死。

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為出生。迷執人我，動之死地，名為入死，此標章門也。

生之徒十有三，

疏：徒者，類也。此汎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為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汎而論，十中有三人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

死之徒十有三。

疏：此亦汎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為順，一無驚怛，如此之者，亦十中有三人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雖欲修生，不能了悟，動往

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夫何故？

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耽滯有為，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蓋聞善攝生者，

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

陸行不遇兕虎，人軍不被甲兵。

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遇於兕虎，入軍不被於甲兵，故虎兕甲兵亦無傷害之意爾。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遇兇虎，今明設於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游，况傷害乎？故無是也。

夫何故？

疏：此問虎兇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無所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故，以曉於人爾。

以其無死地。

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為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兇兵刃能害之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前章明出生人死，善攝超患累之門。此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首標妙本應感生成之美。次明萬物尊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復贊生畜之功。生而不有下，結嘆忘功之德。

道生之，德畜之。

疏：道生之者，言自然沖和之炁，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炁者，妙本，道也，至道降炁，為物根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茲畜養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故云物形之。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為形，上下為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為用也。勢成者，言道為萬物作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云勢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疏：以道德為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敦本而崇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為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

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貴爾。故道生之，德畜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也。始之為生，養之為畜。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成遂曰熟。

養之覆之。

疏：資給曰養，蔭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

名，忘生之義，結上道生之義也。為而不恃，

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

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義也。長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

物之長，長育成熟，不為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是謂玄德。

疏：此嘆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迹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前章明道生德畜，不幸有自然之貴。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無遺身之殃。首標七句，能生之本勸，令知子守母。次六句，示絕欲之戒，塞兌閉門。後六句，嘆美修證之功，結成襲常之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疏：資炁曰始，資生曰母，言道德以沖和妙炁，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爲天下母。如母雖殊於道炁，布化常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疏：言人既得沖和之炁，茂養爲母，當知其身是沖炁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炁之子，從沖炁而生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炁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

道爲本，今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爲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故云終身不勤。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增，故終身不能救理也。

見小曰明，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存乎纖介，令守母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未亂，能知此者，可謂之明。

守柔曰強。

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

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用其光，復歸其明。

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見小守柔，則爲明。爲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光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返照本源，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人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前章明守母存子，欲歸明無遺身殃。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道有唯施之畏。初三句，明有知則乖道。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有知之生弊。後兩句，嘆盜夸之非道，而以爲戒爾。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辭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

法而伐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唱言之曰：使我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靜之化，唯所施為，將害於物，甚可畏懼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為無事，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朝甚除，

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為之化，但以有為為理，雖云甚除，有為則傷巧詐，故云尚賢矜智，則生巧偽。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

田甚蕪，

疏：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報，何望如坻之積？

倉甚虛。

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

服文彩，

疏：青赤為文，色絲為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帶利劍，

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也，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若專事武功，是棄本而崇末也。

厭飲食，

疏：厭，飫食也。是庖厨之豐厚，厭飫芳鮮，上多玉食之資，則下有凍餒之患矣。

財貨有餘。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斂，有餘也，末學不貪為寶，但欲多財累愚爾。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疏：非理而取為盜，矜其所有為夸，且頭會箕斂，取於不足，縱慾而費，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為夸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如此，

則非吾欲行之道矣。也哉者，傷嘆之辭。

善建章第五十四

前章明好徑之君，若盜夸而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長存。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益。次故以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後吾何以下，結嘆慧照所知之驗云。

善建者不拔，

疏：建，立也，不拔，謂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不為，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形作孚，樂推而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善抱者不脫。

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者，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物所歸，固其宜也。

子孫祭祀不輟。

疏：祭，薦也。繼世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祖宗也。輟，止也。注云：言善世以道德，匡抱之君功施

於後，愛其甘棠，况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於身，其得乃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終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真性清靜，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修之於家，其德有餘。

疏：修道於家，上和和睦，移修身於家，故其德有餘福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疏：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疏：修道於國，俗易風移，還淳反

樸，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猶未為遍，一國盡修，乃豐厚。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疏：普，遍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內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為普也。

故以身觀身，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謂觀身實相，本來清靜，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可謂清靜而契真矣。

以家觀家，

疏：以修家之法觀家，家人和穆，則福善有餘。

以鄉觀鄉，

疏：用此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其道，尊卑順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也。

以國觀國，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

勤而且儉，德乃豐盈也。

以天下觀天下。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為道化，善建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國祚人安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此假設之辭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乎？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我刑範，由內及外，則知之爾。《易》曰：觀我生，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含德章第五十五

前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長存。此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前五句，標含德所以不搏。次骨弱下五句，明全和所以不嘔。知和則明了，使氣則強梁。物壯下，申勸強梁之人，欲令不為是行。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為道德之所保，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



生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心爾。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蠶之屬，猛獸虎兇之屬，攫鳥鷹鷂之屬，螫謂以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按物也。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沖盈，心冥乎道，故有毒蟲不能螫，猛獸之獸不能據，鷲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當牢固，令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疏：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

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

疏：嘎，聲嘶破也。赤子竟日啼號而聲不嘶破者，豈不由和氣至純之所致乎？

知和曰常。

疏：此結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破，因之以及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也。

知常曰明。

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嘆同德之美，後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益生曰祥。

疏：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然於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故《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心使氣曰強。

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為心使，是曰

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道貴柔弱，今恃強壯，既與道不同，故勸令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前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句，明靜塵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與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毀譽。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以詮理，終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兌，閉其門。

疏：且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六根愛說，此則因教辨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

塞其兌，不為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冲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望言之。

是謂玄同。

疏：嘆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疏而遠之。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恬淡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

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

門，根塵無染，銳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下之所尊貴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前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設問以明理。後五句，示無事可以取天下。

以政治國，

疏：此上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治，不能無為，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以無事取天下。

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無為，以下文云天下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為則人自化，驗可知爾。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為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以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譎詐，故云滋益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樸而好浮華，則百姓效上而為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上不能寡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耻，吏則竊盜而為姦，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為，無為之為，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為，故云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斂，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民足，故云而民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搖，及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感化自淳樸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前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敗，示禍福之所由。初標二政，寬急不同。次明禍福二門，倚伏無準。人之迷下，嘆

衆生之迷執。是以聖人下，舉聖德以勸修。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樸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疏：察察，有為嚴極。缺缺，凋弊離散也。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凋弊而離散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為惡，而人反淳淳質樸敦厚，豈非福因禍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為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非禍伏藏於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偽尚華，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知窮極者？

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為，妄生迷執，失其正爾。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爲奇詐，於善不了，以善者爲妖祥，故若無正爾。

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疏：此嘆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爲奇爲妖，其所由來尚矣，故云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而自正，非立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

廉而不穢，

疏：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化下，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爲劇字，劇者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直而不肆，

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爲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也。

光而不耀。

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前章明無爲之政，人致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儉。初標理人事天，莫先於嗇。次夫唯下，轉通前義，是謂下，舉深根之喻，以況長久之道。

治人事天莫若嗇。

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爲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案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疏：夫唯嗇，疊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嗇之義。凡有七轉義，皆效此。夫唯者，發語之辭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爲政者，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

早服謂之重積德。

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

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以爾。

重積德，則無不克。

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爲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服者。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伏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爲有國。故《易》云：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往，豈爲國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爲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只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爲國，則可



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蒂，花跌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謂之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前章明理人儉愛，則萬方早服。此章明早服不擾則其德交歸。初歸理國之喻，不可有為。次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後結嘆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

治大國，若烹小鮮。

疏：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魚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疏：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為鬼神者，靈效之謂。夫人有求則神為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疏：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為神，但

妖之將興，由人有疊，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怪而傷人也。《春秋》曰：其烝烝以取之。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疏：兩者，謂聖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若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之主，今兩不相害，故德交歸，豈唯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前章明以道莅物，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德下人，則物歸謙讓。初標大國用謙，故能攝化。次故大國下，叙大小各得所欲。後故大者下，偏誠大國，特宜用謙。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

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疏：天下之交，牝出前文，所以結下流之義也。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大國謙下之故，喻如牡者，常以雌靜，為牝動者所求，故云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為下。

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友會而至者，由人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而能勝牡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小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為臣妾爾。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疏：言大國之君既以謙卑之道而柔服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

敢離叛，以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爲援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下或下以取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左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下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疏：言大國尊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臣，爲人君之長。小國用謙，陳薦贊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爲援助爾。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所欲。大者宜爲下者，夫物未嘗以小輕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禍，鮮能下之，故誠云大者特宜爲謙下爾。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前章明以德下人，則大小各得其所欲。此章

明以道化物，則善惡皆蒙其資怙。初標道體沖奧，次明立教化人。後古之下，嘆道之功，可爲尊貴爾。

道者萬物之奧

疏：道者，妙本之強名也。奧，內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爲萬物之奧內。《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善人之寶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爲，身心清靜，故寶貴之無暫違也。

不善人之所保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尤明智，感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注云：甘美之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加人，以況於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集，

相率而從善矣，故下云。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疏：言人言行不善，何棄遺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故云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爲，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疏：合拱之壁，壁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進無爲之道，令化惡歸善爾。拱壁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爲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之即前文善人寶道也。問其所以寶貴此道，其意何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疏：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窒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妄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心，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為天下善人之所寶貴爾。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前章明妙本沖奧，坐進是輔相之門。此章明玄默無為，息怨成修證之行。首標坐忘絕欲，次示杜惡防萌。後是以下，舉聖人之德，以申結勸爾。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疏：為，造作也，修道行人則坐忘，去欲心，無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為，故曰無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也。三業既盡，六根塵自息爾。

若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慮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爾。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疏：圖，謀度也。為，營為也。夫情欲傷生，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謀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若為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難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疏：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諾多易之事，況不如聖者乎？聖人猶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前章明無為玄默，示息怨修道之門。此章明思患預防，標絕情去欲之行。初六句，迭明防患之漸。次六句，舉喻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為執之迷。又六句，申異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勸凡俗易持易謀之心。

其安易持，

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甚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

將起，未有萌兆。謀杜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其脆易破，

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

其微易散。

疏：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為之於未有，

疏：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則欲惡不生，故云為之於未有。

理之於未亂。

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上，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

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疏：為謂營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疏：聖人無為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亡敗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終始常一，則其事無敗也。故《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所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貨，故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學不學，復眾民之所過。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眾人所過分之學爾。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本性也，眾生起妄，失於本性，聖人慈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不敗，故不敢為於俗學與多欲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九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前章明思患預防，標絕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初明爲道之化，次辯以智之賊，知此下，示料簡以爲法。常知下，嘆用功而勸修。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淡，非炫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純和，杜絕智詐，令質樸如愚爾。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疏：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不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以智治國，國之賊。

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僞斯起，僞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爲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爲賊，不用智則爲福，即當去賊而取福，知此者可爲理國之楷模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兩者爲楷模法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爲而化，不測其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

江海章第六十六

前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此章明善下爲主，標聖人不爭之德。初舉江海之喻，善下則爲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而不厭，後結不爭之德，以示修學之門。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言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謙言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言下之邪？但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爲物所推尚爾。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疏：聖人亦不知先人，直以撝謙，後已先物，物自先之爾。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爲重。

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爲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爲春，望之如日，既不爲重爲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厭倦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前章明善下爲王，標聖人不爭之德。此章明喻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標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寶，勸其用慈。又八句，復釋以慈之利，捨慈之害。又四句，結嘆以慈之德爾。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疏：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所象似，故下文答之。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迥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蹟所

知，故得稱大。若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爲大久矣。是微細粗淺之法，與修不殊，何足稱大乎？也夫者，語助爾。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疏：此明所以似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象似，然有此三寶，甚可珍貴爾。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爲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如下文。

夫慈故能勇，

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爲行，故勇於濟度。後引證《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儉故能廣，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爲天下先也。故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爾。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疏：且，苟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疏：慈爲三寶之首，故偏嘆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前章明惟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此章明



爲士不武，標四善配天之極。首標四善之行，次嘆是謂不爭，結善可以配天，將明古之要道。

善爲士者不武，

疏：士，事也。武，威武也。明德之君，用道爲理，行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善戰者不怒，

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驅除而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疏：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令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善用人者爲之下。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人者常謙而爲下。夫如

是者，物竭其能，人貴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是謂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己，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是用人之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前章明善士爲行，不爭故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幾忘吾寶。初一句，標宗以設問。次六句，示行以辯明。後四句，申戒用兵，知慈哀者必勝。

用兵有言：

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誠，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爲主，後應爲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誠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

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爲主，而爲客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今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而退尺也。

是謂行無行，

疏：夫行師在乎止敵，止敵貴乎不爭，今爲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攘無臂，

疏：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仍無敵，

疏：仍，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爲德，則是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執無兵。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持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爲主，自戢干戈，則有兵本無殺意，是

則與無兵同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疏：幾，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慈之寶矣。今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疏：抗，舉也。夫兩國舉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前章明用兵之言，戒其輕敵。此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易知則必有宗君，輕敵則喪其慈善。初標聖教易知，次明迷途不曉。言有宗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辯說不曉之由。後嘆聖人之懷玉，以勸勤行之上士爾。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疏：老君云我所言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無為，故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嘆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

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豈不易行邪？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之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唯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粗衣也。玉者潔而潤，可以比德於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故云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前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此章明了悟之心，虛忘為上，首標迷悟有異，執迷成姦。夫唯下，結嘆聖人了知是病，故不强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不有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辯迷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疏：衆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為知之所病，所以者

何？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智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前章明了心之智，以虛忘為上。此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初標人不畏威，則禍累斯及。次無狹下，勸人虛心靜欲，則神不厭人。後舉聖行證成，示其去取。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為彼大威，人不能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無狹其所居，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栖於心，身乃存也。

無厭其所生。

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為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躡神，營為滑性，則精氣散越，則生忘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人，故云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自愛不自貴。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厭，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耳。

故去彼取此。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平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化，引凡愚，寓言之爾。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前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此章明勇敢之為，成殺身之咎。初標敢與不敢，利害之殊，次明天道謙柔，戒人勇敢。後嘆天網之報，以勸善士之修。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強梁

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善，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疏：孰，誰也。故猶意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能知其意故者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

懷勝負，所以有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也。不言而善應，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咸應，故曰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己，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繹然而善謀。

疏：天道玄遠，繹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疏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毫分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九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十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前章明勇敢於有爲，自成殺身之咎。此章明有爲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首五句，陳戒用刑。次一句，指明司殺。後四句，舉用刑代殺，必有懲咎。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生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爲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恐懼之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爲，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爲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孰敢即殺。所以不殺，爲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常有司殺者殺。

疏：司，主也。天監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

司殺者殺之矣。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用勢得執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纏，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於人而喪其天和乎？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

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前章明有爲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此章明厚斂則人貧，是生有爲之弊。初三段迭明所以爲弊。夫唯下，結嘆令其貴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饑乏爾。

民之難理，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理。疏：蠢爾蒼生，資君以理，爲理之



本，諒在無為，故我無為而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為，有為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偽，是以難理。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疏：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當之外，則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生而厚生。故知夫無以生為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前章明厚斂則人貧，是生有為之弊。此章明有為則心欲，故喪和氣之柔、初標生死之途，次舉草木之兩喻，結以強大處下，戒令必守和柔。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自然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離散，四肢以之堅強。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為生死之戒。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干變衰而枯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疏：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之為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為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

是以兵強則不勝，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為主，故云兵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爾。

木強則共。

疏：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處上，強梁者在下，故下文云。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疏：總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爾。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前章明有為則心欲，是喪和氣之柔。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示天道之喻。初一句，標天以申戒。次五句，舉喻以明天。又八句，總合前義。以下舉聖德以結勸爾。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具如下文。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疏：夫張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為架前之時準的也。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為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衰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辭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恤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一誰能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賙奉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

功成而不處。

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治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功績爾。

其不欲見賢。

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者，聖人雖盛德內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前章明強梁必招損，以示天道之喻。此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贊水德之能。初五句，標水之勝功。次四句，嘆莫能行者。又五句，證釋

前義。後一句，轉結上文。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疏：水之爲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石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則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而無守勝之心乎？理國修身，亦常如此。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爲尚，無能行其所知，故云莫能行。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

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之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有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之不祥，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是謂天下王矣。

正言若反。

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却爲社稷主受國不祥，却爲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贊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前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贊水德之能。此章明法令則生弊，必爲餘怨之迹。初明立教和怨，未足爲義大。是以下，明有德執契，其怨不生。後天道下，明天道無親，唯善是與。

和大怨，必有餘怨。

疏：厥初生人，身心清靜，而今耽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爲也，則知與身爲怨之大者，其唯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因於情欲而生矯僞，人君不能以我無爲，令



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姦詐，調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既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云必有餘怨。

安可以爲善？

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爲善？則是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爾。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爲，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爲善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疏：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立教則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矣。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己，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爲無德爾。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疏：唯天道平施，而與善不欺，故

司契清靜者，天福其善，則言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道，豈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者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前章明法令則生弊，必爲餘怨之迹。此章明淳樸則至理，自無矜徇之求。初標無爲之風以勸勉，示人從君化則理。後明家給人足，無所企求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則事必簡易。簡易之道立，則淳樸之風著。適使有出人之材器，堪爲什伍伯長，以統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疏：舟輿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御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則甲兵韜戢，而無所陳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僞，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

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雖玉食錦衣，不足稱其甘美也。

安其居，樂其俗。

疏：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欲無節，將自不安

其居，政苛日煩，焉得復樂其俗？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疏：鄰國相望，鷄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上下二篇，通明道德。始標宗旨，以開衆妙之門。終結會歸，將通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辯善以戒修行。書知博以示迷誤，陳不積以教忘遺。假有多以暢法性，結不爭以明聖人。將令學者造精微於言象之中，導筌蹄於理性外。悟教而能忘教，何必杜口於毗耶？因言以明無言，自可了心於柱下爾。

信言不美

疏：信言者，聖教信實之言也。此老君欲以自明所演言教，化導衆生，實爲精信，故與俗相違，代人以爲不美。

美言不信

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信言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善者不辯，

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

辯者不善

疏：但能辯說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不爲善。

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也。

博者不知

疏：夫多聞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不盡，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聖人不積

疏：積，滯聚也。聖人妙達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遣，則於彼言教，一無滯積，故云聖人不積爾。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靜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

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

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數學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

天之道，利而不害

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爾。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爲，而與物不爭者，爲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十

(劉詔軍點校)



道德真經次解

無名氏

點校說明

《道德真經次解》，二卷，唐無名氏解。

此著作者不詳，經文據唐遂州龍興觀石刻本，文字與《老子》通行本多有不同，如通行本『爲而不恃』，此本作『爲而恃』；通行本『不尚賢』，此本作『不上賢』，等等。其解『不繼他人之作，自成一家人之文』，如『爲而恃』釋爲『所行倚恃於道』，『不上賢』釋爲『不居賢能之上』，與通行的解釋大異其趣。因此，該著不僅有較高的版本價值，其註亦可供老學研究者參考。

版本有《正統道藏》本等，此次整理即以該本爲底本。

道德真經次解序

述：夫事有萬端，義歸一揆。鼎分三教，理出百家。皆體古而存今，盡遣邪而歸正。莫不明標輪貫，互說端倪，欲使是者是而非者非，白者白而黑者黑。其那淳風雖散，天道猶同。衆聖肩隨，羣賢角立。孔子有言不順之謂，丘明有事不輒之稱。轉治轉繁，益整益亂。所以《禮》尚大順，《易》貴隨時。天既無言，人從何欲。泊乎造化之內，品物之中，雖任自然，各循本性。匹夫所能，聖人其有不識，匹夫所爲，聖人其有不解，況復玄元妙旨，大道精微？豈可輕言，妄稱得理。先者經過遂州，見龍興觀石碑上鐫《道德》二經，細而覽之，與今本又別。字多差錯，全無注解，亦無篇題。事既異同，義皆向背。舊云爲而不恃，此云爲而恃。舊云不尚賢，此云不上賢。舊云不敢爲，此云不敢不爲。舊云跛者不立，此云喘者不久。舊云田甚蕪，此云田甚苗。

舊云多言，此云多聞。舊云無私，此云無尸。舊云不釋，此云不洩。舊云不克，此云不充。舊云小鮮，此云小腥。略叙一十條，不可徧舉。其於義類，自有區分。後學前賢，各懷所見。睹斯遺闕，寧無補云。不度荒虛，隨文解釋，分爲二卷，名曰次解。不繼他人之作，自成一家人之文。孰是孰非，世多鑒裁。聊示同好，希毋忽焉。謹序。

道德真經次解卷上

道經

此本與舊本雖不同，自有義理。細而議論，別有旨趣。將來君子，勿妄修改商較也。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道之一字分爲三等，上道字屬無爲，無名之大道，中道字是有形可名之道，下道字謂常行應用之道。

名可名，非常名。

亦分爲三等，上名字是未有名之名，中名字是可呼之名，下名字謂常行應用之名。

無名，天地始；初也有名，萬物母。

當天地未分時，爲無名之始。及其清濁既分，清爲天，濁爲地，天覆地載，萬物盡在其間，如母之養子。母猶大道也。

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

萬物之在世也，聖人觀其要妙，本從道生，復從道滅。微猶盡也，妙猶生

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有欲無欲，同出於道。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既有同，可謂玄矣。其中皆有妙用，爲之又玄。世間萬物，並屬於此妙門而出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萬物從妙門出後，故有五色眩目，五音聆耳，五味爽口，爲美矣。殊不知五色盲目，五音聾耳，五味爛腸，斯爲惡矣。

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世人善解施設，上至軍國，下及黔黎，皆能巧立機權，日生萬變，成功立事，應用無窮矣。殊不知機權先起於心，應變全勞於己，功未成而身已殂，事未立而名已喪，爲不善矣。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去聲先後相隨。

無中生有，有中生無，有難必有易，有長必有短，有高必有下，有音必有

聲，有先必有後。相生相成，形勢傾

奪，唱和隨逐，世之六者，苟不相捨。下文云聖人以無爲爲治，故免於斯。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興也而不爲始，先也爲而恃，恃憑於道。成功不處。夫唯不處，是以不去。

聖人以無爲而治天下，不煩言教，萬物自然。萬物興而不與爭先，所行倚恃於道，成功立事，不處其中。若夫不處，其功不去。

三章

不上賢，使人不爭；

不居賢能之上，故人不與爭位。

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

不積聚難得之寶貨，故人無可盜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情欲不起，心神不亂。

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虛心適道，實腹修德，弱志順物，強骨安身。

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不爲也。



常使世人盡知，無為無欲，知後不敢不為，聖人之治世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

若以無為治世，天下無不治也。

四章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淵似萬物宗。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似常存。

道性冲虛，用之又不盈滿，根本深邃，與萬物同宗。聖人稟之，天下莫及也。所以挫銳如愚，解忿守純，和光共位，同塵渾俗，故得湛然常存於世。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聖人與大道差肩，故不為人子。大道在天地前生，聖人亦在天地前生，故稱象帝之先。象帝，天地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芻草狗畜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奉天地，合道德之生成，不以仁蒞物，謂百姓與萬物各有自然之性

也。

天地間，其猶橐籥，

橐，囊也，籥，管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聞數窮，不如守忠。

橐籥空虛如天地，受氣愈出，謂行道也。多聞惑正見，不如守忠誠。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門，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養也。玄屬鼻，主生，為天也。牝屬口，主死，為地也。鼻納清氣，口吐濁氣，使聯綿不絕，恬淡養神，外不入，內不出，即終身無勤勞之事。唯聖賢能修，世人罕有能行之者。

七章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體道而生，任萬物自生，故能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尸，土也故能成其尸。

聖人後身先人，外身守道，不為萬物主，故萬物賴其為主也。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惡，故幾近也於道。

水性體道，形質柔弱，臨高就下，隨方順圓，衆惡皆歸，含容一切，不與物爭，為萬物利，故近道。

居善地，

隨地形，勢高下。

心善淵，

水心空虛，如道不實。

與善仁，

水性有仁行，善利濟萬物。

言善信，

應物如響。

政善治，

洗濯一切不淨。

事善能，

青黃赤白，並從所須。

動善時。

順時而動，不失其宜。

夫唯不爭，故無尤。

如此不與物爭，故無過尤。

九章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度也而銳之，不可長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名成，功遂，身退，天之道。

執持有為，縱得盈滿，不如其止。揣度世事，得其僥銳，未是身寶。堆金積玉，得滿堂屋，不可長守。倚恃富貴，但恣驕倨，必招殃咎。是以聖人成功立事，順天道而退之。道盈虛，晦明不定。

十章

載營魄抱一，道也能無離。

神曰魂，形曰魄，身如車乘，載其魂魄。抱守其一，日夕經營，使魂魄不離其身。

專氣致柔，能嬰兒。

專守元氣，使其柔弱如嬰兒，無有分別。

滌除玄覽，要妙能無疵。

洗滌要妙，使無疵病。疵猶病也。

愛人治國，而無知。

當委大道，不俟見知。

明白四達，而無為。

通達四方，使契無為。

天門開闔，而為雌。

天門者，長養之門也。常守雌，不為雄。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聖人生長其身，畜養其身，不有其身，不恃其身，不宰伐其身，可謂玄妙之德也。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造器皿具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說無中生有也。假令造車一乘，有輪有輻有轂，當其未成車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譬如埴埴，是造器皿之具，當其未成器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又比屋室，當其未成門戶窗牖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有形之後，便成利濟；無形已前，可為

妙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

青黃赤白黑，若觀外色，失其正色，是盲。

是盲。

五音令人耳聾，

官商角徵羽，若聽他聲，失其正聲，是聾。

五味令人口爽，

酸苦甜鹹辛，若耽其味，失其於恬淡。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捕逐物命，放蕩神情，令人顛狂，生貪欲心。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金銀珍寶，好之者妨人正行。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為腹修內，為目修外，故去彼修外而取此修內。

十三章

寵辱榮賤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

失意寵增。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寵辱相依，得失俱驚。

是謂寵辱若驚。何為貴大患若身。

五行相尅，四大相侵，故為大患。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我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

不有其身，不恃功名，故無大患。

故貴以身於天下者，可託天下；愛以

身於天下者，可寄天下。

寵從辱起，患自身生。聖人寵至不

喜，辱來不懼，故無大患。貴身無辱

者，可託天下與之。愛身無患者，可

寄天下與之。此是人君寄託天下，

與聖賢共治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平也，聽之不聞名曰希

達也，博取也之不得名曰微妙也。此三者

不可致詰問也，故混而為一道也。其上

不皦明白，其下不忽，蠅蠅為不絕義不可

名，復歸於無物。是無狀之狀，無物之

像，是謂忽怳物色也。迎之不見其首初

也，隨之不見其後終也。執古之道常行之

道，以御今之有今時之事。能知古始溫故，

是謂道紀。

大道不可目視耳聽，博取窮詰，故混

一以求之。在上位不皦白，在下位

不疑忽，其義不絕，復歸於道，謂之

無物。是形狀之狀，物色之像，忽有

忽無，乃號忽怳。道無初終，故迎隨

不見。但執古來常行之道，可御今

之有為。能知自古始終，是謂道之

網紀也。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

修道之士。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強

為之容：豫若冬涉川，

有所畏懼。

猶若畏四鄰，儼若容，

常行敬禮。

渙若冰將泆，泆泆散，混若樸，曠若谷，

谷能廣大。

沌若濁，濁以靜之徐清，

濫中得理。

安以動之徐生。

身安後萬物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

若見此道，故無盈滿。

夫唯不欲盈，能弊復成。

古來善修道之人，有玄妙深遠之事，

遁跡藏名。世人不識，強作容貌，以

混時俗。如冬涉川有所恐懼，如居

處畏鄰里，如客有禮，如冰結而散，

純質如樸，曠蕩如谷，常如濁濫。於

濁濫處能清，於安靜處能生，又不盈

滿，常處弊闇，能守處其道。

十六章

致虛極，

至大道域。

守靜篤，厚也。萬物並作與也，吾以觀其

復。

萬物所歸曰復。

夫物云云，

各有所生。

各歸其根。歸根曰靜，

修道至虛極之處，乃見萬物或生或

滅，又見萬物云云，盡有根本所歸，

還歸於靜。

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不變易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認得其道，乃知分命謂明。見其道也，若不知常於分上，妄有作為，是凶。言越分而行也。

知常容，容能公，公能生，

無私自生。

生能天，

有長養恩。

天能道，

體道而行。

道能久，

無生無滅。

沒身不殆。

既知其常，能容世上一切好惡曰公。至公無私，能生萬物，如天與道同德，知此者終身不見危殆也。

十七章

太上，

居高太上謂之太上。

下知

知物類情。

有之；

故有其道。

其次，親之

能順萬物，

譽之

善其所生。

其次，畏之

畏有生滅。

侮之。

輕侮萬物，不得其道。

信不足，有不信，其猶貴言。成功遂

事，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睹萬物紛亂，常存信貴言，成功立事，百姓不知其所由，謂是自然之道矣。

道矣。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

臣。

大道之行也，無平陂，無詐偽，無親

疏，無忠孝。大道之廢也，有仁義，

仁義出於不平；有智慧，智慧因於

為立言；有孝慈，孝慈為無敬恭；

有忠臣，言主失其治道也。

十九章

絕聖棄知，人利百倍；

聖人立法化人，智者設計興利。有

法則有罪，有利則有害。

絕仁棄義，人復孝慈；

仁能濟物，義可立事，濟有不濟，事

有不事。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作機權，利美天下，賊從姦生，盜

因利誘。

此三者，言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言三者不足為文法。故令有所屬。

別立教令，使其各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素，去華也。抱樸，純質也。少

私，去己也。寡欲，無憂也。使人屬

此四者。

二十章

絕學無憂。

學有所不足，絕之守道則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

去何若？

唯諾不相離，美惡不相捨。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謂生死二途，未見之時，不得不畏。莽其未央。

大道無有中央四方。

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

熙熙，和樂也。大牢，事宴之屬。春臺，有所觀瞻。

我魄未兆，若嬰兒之未孩，魁首也無所歸。

如嬰兒未有分別歸依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衆人有爲，常有餘剩。聖人虛寂，如遺棄物。

我愚人之心，純純。

純如愚人，無所見聞。

俗人昭昭，明也我獨若昏；

俗人事明，聖人守闇。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俗人孜孜若不及，聖人悶悶常無事。

忽若晦，寂無所止。

如處中夜，無所正取。

衆人皆有以，

用也。

我獨頑以鄙。

衆人舉止皆有作用，聖人守樸如頑鄙夫。

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

衆人有恢殷之心，聖人如子求食於母，言不自作爲也。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大德之人能圓容一切，謂從於道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惚中有物，恍惚中有像。

道無形質，忽有忽無，於有無之間，能生物像。

窈冥中有精，其中有信。

窈冥，道也。有其真精，求之必應，不失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覽也終未也甫善也。吾何以知終甫之然哉？以此。

從古至今，不拋此法，用閱諸善。聖人知諸善自然從此而生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屈也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

下式。

曲已則事全，枉身則表正，窪淺則盈溢，故弊則自新，少求則得多，多求則惑亂，所以抱一爲法式也。

不自是，故彰；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不自是則別有能，不自見則更見遠，不自伐則善立功，不自矜則道理長。

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而歸之。

曲已從物，物莫能爭，古行此道，豈是虛言。事成之後，全歸聖人。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道本無言，常貴自然。飄風，猛風也，不終一朝。驟雨，暴雨也，不終一日。天地尚不能用風雨行權，世人爭以言教立事。

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隨從其道者得其道，隨從其德者得其德，隨從其失者失其道。但存其信，物無不信，謂不重言也。

二十四章

喘者不久，跨者不行，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饒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斂行，物有惡之，故有道不處。

喘謂失道也。跨，執道也。失道者不久，執道者不行也。言自見自是，自饒自矜之人，如有殘喫食，如負斂而行，其有道者皆惡之。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為天下母。

道本虛寂，無有伴黨，不以晦明改節，周行天下而無危殆，煦育萬物，如母養子。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大。遠曰返歸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

道生在天地之前，行在天地之後，求之則不見形，用之則有應，故強立名

為大。大求不得為逝，逝求不得為遠，遠求不得為返。返謂却歸於道，道與天地并，王皆稱其大，而王還守其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地生萬物，故人法之。天養萬物，故地法之。道生天地，故號自然也。

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輕佻為枝葉，重厚為根本。躁撓為民，安靜為君。

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謂抱道懷德，如有輜重也。

雖有榮觀臺榭，燕處宮室超然。如何萬乘之王國君，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道也，躁則失君。

君若不重，則失其道，躁撓則失其位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遺適，無有蹤迹，所在皆到，無有言教，所在皆行也。

善計不用籌算，

世有不策之事，籌算不到，非道莫知。善閉無關楗不可開，善結無繩約不可解。

有關楗繩約者，必可開解，以其道關結者，不可開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是謂襲承也明。

以善救不善人，總令歸善。聖人不唯救人，亦善救物，此是承襲昭明之理。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教不善人，故稱其師。不善人受教行道，故有資益於善人。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世有不為人師者，是不愛資益也。雖有其智，是大迷惑也。

此謂要妙。

以教人救物為要妙也。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蹊。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強雌弱也，守弱如蹊衆流，則德不離身，使懦弱似嬰兒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法也常德不貸，與也復歸於無極。

知其潔白，守其闇昧，是法式也。又不將潔白貸與人，令其同欲，自欲歸於至極之理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榮自辱生，榮失歸辱，不如守辱。辱如谷，受天下之惡，爲德足合於質樸也。

樸散爲器，聖人用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

成器之後便爲樸散，有大制者不宰割天下，言官長從樸而能理也。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作也。爲故敗之，執持者失之。

天下萬物有盛衰，陵谷有遷變，四時如流，奇器能神不可止也。其有竊神器，逆天物，強欲爲治者，是返道

敗德也。

夫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贏，或接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夫物行善則惡隨，行惡則善隨，冷者要噓，熱者願吹，強者恃壯，弱者授贏，未有可接，早有所隳。是以去甚，惡極也。去奢，惡華也。去泰，惡驕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兵用討不庭，以道治天下者，四海自賓，不假用於強兵，其事自歸於人主之德。還猶歸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

興兵之後，在處傷殘，田園荒廢，故生荆棘。

善者果敢也而已，不以取強。

善爲治者，果敢於道，故不敢強。果而勿無也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不自恣也，不銜己也，不恃功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

謂之非道，早已。

果敢於不得已，則是其道也。不於強壯果敢，謂不涉於道。言非道者，事不可也。

三十一章

夫佳善也好也，兵者，不祥吉也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善好用兵者，謂之不吉。萬物皆惡，是有道不同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主治，右主權。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君子以道爲器，失道用兵。恬淡爲上，故不美。

恬淡爲無征伐也。有戰爭則於國不爲美事。

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夫樂之者，則不可得意於天下。

若美用兵，是樂戰爭，樂戰爭是樂殺人，樂殺人必失天下之人意也。

吉事軍禮尚左，喪禮尚右成喪。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國君居中，故有左右。左屬陽，主治。右屬陰，主殺。偏將佐邦統，右將主權變。古者以禮樂征伐，雖興兵，常懷惻愍之心，及其勝也，哀愍焉，謂之喪禮也。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本無名，字樸又微小，人有守之者，不被天下臣服，言不能使有道德之人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國君富有天下，若能守無名之大道，萬物盡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天行甘澤，在處皆徧，非人力所均，言道能普也。

始制有名，

新造成萬物也。

名亦既有，
成器也。

夫亦將知止，

萬物休也。

知止不殆。

不見危殆。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萬物始因道而生，生而復滅，不有其生，則不危殆。如川谷下流，往而不返，有所歸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以智知人，不若自知。用智損心，自知明道。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以力勝人，不若自勝，自勝者強於勝人。

知足者富，

世財無限，己身有限，苟或知足，便是富有。

強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強行上件之事，有志於道，不失其由，可以長久。人死之後，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德不亡，可謂壽。

矣。

三十四章

大道汜，其可左右。

大道汜溢，無有涯際，不可立其左右。

萬物恃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依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萬物雖恃大道而生，名立功成，不知名屬於大道。萬物依大道，不恃其主，故名於小。萬物終賴大道為主，故名其大也。

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體道，不有其名，故成可大之名。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五音也與餌飲饌也，過客止不久住也。

道出言，淡無味，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

聖人執大道，往天下而治，人多安泰。安泰之後，皆重歡樂飲饌，樂極則哀，禮煩則亂，又以道約之。歡樂

似遊客所止，不久便過，不如守淡靜無味之道，即用不可盡也。既猶盡也。

三十六章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

先以道張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先以道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先以道興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先以道與之。

是謂微明。

此為返掌之道，能用此者，事無不從。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示人。

柔弱是水，剛強是魚，魚不可離於水也。利器為柔弱，治國可以示人。

柔弱欲行理，道用柔弱為利器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定也之以無

名之樸。無名樸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自正。

大道本無為，則無所不為。王侯將有為化萬物，萬物被化之後，復示以浮。樸令人無為，無為則無欲，無欲則安靜。王侯以安靜治，則天下自然歸於正道。

道德真經次解卷上

道經異同字

第一至第二

故有無相生：有無相生。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萬物作而不為始而恃。夫唯不居：夫唯不處。

第三

不尚賢：不上賢。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使夫知者不敢不為也。

第四

或似不盈：又不盈。解其紛：解其忿。湛兮似或存：湛似常存。

第五

多言數窮：多聞數窮。守中：守忠。

第六

是謂天地根：天地根。

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長久。能長且久：能長久。故能長生：故能長久。

第八至第九

長保：長寶。功成名遂：名成功遂。

第十

句下各有乎字：此本並無乎字。天門在明白上：此本明白在天門上。

第十一至第十三

為吾有身：為我有身。

第十四

搏之：搏之。繩繩：繩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無物之像。

第十五

若容：若容。將釋：將洳。敦兮

其若樸：混若樸。曠兮其若谷：曠若谷。渾兮其若濁：沌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故能弊不新成：能弊復成。

第十六

芸芸：云云。公乃王，思乃天：公能生，生能天。

第十七

猶其貴言：其猶貴言

第十八至第二十

荒兮其未央哉：莽其未央。太牢：大牢。我獨怕兮其未兆：我魄未兆。乘乘兮若無所歸：魁無所歸。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我愚人之心純純。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忽若晦寂無所止。我獨異於人：我欲異於人。求食於母：而貴食母。

第二十一

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唯恍

唯惚，恍惚中有物，恍惚有像，窈冥中有精，其中有信。

第二十二

枉則直：枉則正。多則惑：多則或。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是故彰，不自見故明。豈虛語哉：豈虛語。

第二十三

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

第二十四

跛者不立：喘者不久。自伐無功：自饒無功。餘食贅行：餘食餽行

第二十五

王亦大：王大。

第二十六

柰何萬乘之主：如何萬乘之主。輕則失臣：輕則失本。

第二十七

雖知大迷：雖智大迷。

第二十八

天下谿：天下蹊。常德不忒：常德不貸。

第二十九

為者敗之：為故敗之。或煦或吹：或噓或吹。或載或墮：或接或隳

第三十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荆棘生。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第三十一

貴左：貴佐。恬憺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恬憺為上，故不美。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夫樂之者，不可得意於天下。

凶事尚右：喪事尚右。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居左。

第三十二

侯王：王侯。



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大道汎。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功成不名有，依被萬物不為主。

第三十五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道出言，淡無味。

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七

侯王：王侯。右不同者六十九處。道經異同字

道德真經次解卷下

德經

述天道者，萬物之始也無形；德者，萬物之用也有象。德生於道，道成於德，至德至道，一也。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聖人居道德之先，故無生無死。世人在道德之後，故有死有生。得之者無取，失之者莫尋。在無德無取之中謂之得道，於有作有用之際謂之得德，矧乎其有，全不知道德浮泛、生死流浪性命者，不可勝紀，故老子說《道德經》焉、《德經》焉。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用也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之人，不恃其德，故有其德。下德之人，常執其德，故無其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上德無為，無事可為。下德有為，有所作為。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仁合德，亦無可為。上義制斷，以有可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上禮有求，故無以應之。攘臂者，時謂展手取物也。禮為執行五常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失自然而後有德業，失德業有仁行，失仁行有義路，失義路有禮儀。存

禮儀，則薄於忠信，而失自然，為紊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世之愚人，只見其前，不顧其後，只慕其始，不保其終，譬之果木，但愛其華葉，不取其結實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處其重厚，不居浮薄。取其結實，不愛華葉。

故去彼取此。

去彼之華，取此之實。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靜，

地得一以寧安寧也，神得一以靈通靈也，谷得一以盈盈滿也，萬物得一以生生長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政政化也。其致之謂棄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毀裂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發泄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虛歇也，谷無以盈將恐竭空竭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滅絕也，王侯無以貴高將恐蹶顛蹶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貴因賤顯貴，高因下顯高。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車穀也，謂衆輻所湊。

此其以賤爲本耶？非？故致數譽無譽。

孤單寡少也。王侯德及天下，故數

其美譽，非欲受其美譽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玉少而貴，石多而賤，有德者不求貴而求賤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動靜合道，柔弱用道。萬物因有而

生，却歸於無也。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能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上士稟清氣而生，聞道勤行。中士

稟和氣而生，聞道如存若亡。下士

稟濁氣而生，全不知道。道與俗反，

故有可笑。

建言有之：

初立言時。

明道若昧，

道明之後，常如闇昧。

進道若退，

遁跡隱名，爲進其道。

夷平也道若類，

大道平正，有如類物。

上德若俗，

德雖居上，不離凡俗。

大白若辱，

潔白之人，常如受辱。

廣德若不足，

德廣無邊，故常不足。

建德若偷，

立德之人，如偷盜物，畏人知也。

質真若渝，

真正之人，常似渝濫。

大方無隅，

四方闊遠，難定疆隅。

大器晚成，

造大器物者，不可以卒成。

大音希聲，

至大者莫若於雷，不可以長吼。

大象無形，

大象，天地也，無有定形。

道隱無名。

道不可以名字呼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唯道貸與人精氣，使各遂其生成也。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名。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道生一氣，一氣生二儀，二儀生三才，三才生萬物。萬物負荷其陰，常



抱其陽，用冲氣和上下。取孤寡比王公，損益之道，人之常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以強梁者為鑒戒，欲使人常守柔弱之道矣。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柔弱勝剛強也。

無有人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無間是無間隔之處，將無為之道入得無間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少有人得之。希猶少也。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疏身親，不可損身而逐名。身少貨多，不可喪身而求貨。得有得病，失有失病，有愛有費，有藏有亡。欲要長久，知足守分，不見危殆矣。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故也。大滿若冲，其用不窮匱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能為天下政。

道德成滿之後，以虧缺冲和為稱，則其用無故弊窮匱，所以直似屈，巧如拙，辯由訥。躁熱皆煩撓之名，寒靜則無事之境，為正理之本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去也走馬亦戎馬也，以糞事田園也。天下無道，戎馬甲兵也生於郊。

國君有道，不事走馬而事田園。無道則戎馬徧於郊野，言好甲兵也。事田園，勸農也。事甲兵，害物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甚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可欲之罪，求遂志也，殃咎及身。若不知足，是好貪欲也。故知足，凡事皆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

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天下之道，一也。戶內與天下無二也，但修其內，自知其外。天道與人道合，但修其身，天道必應，何假遠行窺牖也。故聖人不出門求，不以見聞取，不以言論得，自然而成也。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無所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博學日有所益。為道德日有所損，謂損情欲也。使至於無為無事之際，則天下之心無難取矣。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百姓有欲，聖人無為。以無為之心，從有欲之心，隨其性矣。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善者，善解祇對，不善者，亦善解祇對，為得其善道。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為得其信理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核之。

聖人慄慄孜孜，與百姓混同其心，百姓注目望恩，聖人皆核恤之。

五十章

出生入死，

修道則出生，就欲則入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人之在世，生死是常。縱死十分之中三分，有其生路。縱生十分之中三分，是其死路。爲其求生之厚，不免有死有生，故動則犯其死地。

蓋聞善攝養也，生者，陸行不遇兕虎，人軍不被甲兵。

害人者，兕有角，虎有爪，兵有刃。

兕無所駐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陸行知晨夕，入軍識進退，能養生，善避害，故無死地。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賴道生德畜，形立身成，故尊道而貴德。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自然，非因爵賞而稱尊貴。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謂道能生、畜、長、育、成、熟、覆、養之後，不宰其生，爲之玄妙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道也，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萬物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却守其道，沒身不殆。

萬物從道而生，故爲其母。母須知其子，子須知其母，子母守爲，不失其道，故身無危殆。

塞其兌目也，閉其門口也，終身不勤。開其門，濟其事，終身不救。

守道者，口不貴言論，目不觀好惡。違之者，事無窮救，身受勤勞。

見小曰明，

明見其微

守柔曰強。用其光，道也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凡事從小至大，守柔自強，動用歸道，莫失其常，故無身殃。

五十三章

使我介善也，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使我善知，有其大道。所畏者，施行不得俗爲，知道易，行道難也。

大道甚夷，其人好徑。

大道如平路，人不好行，盡往邪徑。

朝甚除，

日有除改，爲改易衣服器皿，好玩僕

馬宅舍之屬，

田甚苗，倉甚虛，

田疇雖有苗稼，其那倉庫空虛，言費用多。

服文綵，

衣美服飾，謂綾羅綿繡也。

帶利劍，

好弓劍也。

厭飲食，

烹宰不暇。



資貨有餘，

積聚寶貨，多金玉也。

是謂盜跨，非道也哉。

如此所好，與盜賊無殊。跨是者，非道德也。

五十四章

善建立也不拔，

善建立事者，不可抽拔。

善抱不脫，

善抱道者，不可脫落。

子孫祭祀不輟。

有道德者，子子孫孫世世不絕祭祀。

修之於身，其德能真；

正真無邪。

修之於家，其德有餘；

德業有餘。

修之於鄉，其德能長；

為事長遠。

修之於國，其德能豐，

萬物豐饒。

修之於天下，其德能普。

德澤普遍。

故以身觀身，

修身則吉，不修則凶。

以家觀家，

修家則理，不修則亂。

以鄉觀鄉，

修鄉則和，不修則爭。

以國觀國。

修國則政，不修則亡。

以天下觀天下。

修天下則混同，不修則潰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聖人用此道，可以觀天下。

五十五章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傷也，

攫鳥猛獸不搏。

厚舍容道德之者，常如赤子，無心於

物，故鳥獸見之不為傷害。搏猶害

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赤子柔弱，雖柔弱而能熟持堅固，為

元氣在也。

未知玄牝之合而峻精氣結實作，精之至。

終日號而不嗻聲散為嗻。和之至。

玄牝，夫婦之道也。其未知之，則正

精常存。號而不散，言和氣至也。

知和曰常，益生曰詳，

審度精氣。

心使氣曰強。

不使則住。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能知和氣常存，用心審度，使資益於

身為強明，又長守柔弱，壯則非道

也。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

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

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不

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

賤，故為天下貴。

知道者不言，為守道也。不知道者

常以言語，欲行其道也。知道者塞

兌閉門，挫銳解忿，和光同塵，所以

無有親疏、利害、貴賤，與道同於玄

德，故得天下貴之。不知道者反此。

五十七章

以政之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政可以治國，奇可以用兵。用兵將奇謀異策，驅之死地，不可示以哀誠。治國欲安治民，莫示以奇詐。先除己之患難，然後可以拓土開疆。聖人知此二者，為政治之然也。

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

忌多叛亂，故立其制。諱不從所欲，故行其刑。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以利害為器用，是國家政治之昏亂。

人多知巧，奇物滋起；

人足奇巧，多異物以惑眾。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賊盜數起，畏法令而為之。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人自化，

不肅而成。

我無事而人自富，

各從所欲。

我好靜而人自政，

不設法，以臨人。

我無欲而人自樸。

不立名教，無人委知。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人蠢蠢；其政察察，其人缺缺。

為政悶悶，其人蠢靜。為政孜孜，其人殘缺。

禍，福之所倚恃也；福，禍之所伏藏也。

孰誰也知其極？

人倚有禍，修福助之。不知福生，却有禍至。

其無政。

失其治也。

政為奇，善復為詭。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失其政治，政事翻作奇詐，善事復為詭亂，人迷惑久固於斯。聖人方圓而不割，廉慎而不穢濁，正直而不申肆，韜光而不晶耀也。

肆，韜光而不晶耀也。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法式也。夫唯式，是以早伏。早伏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充，無不充，莫知其極。能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猶道也，可以久

長。深根固蒂深植其根，蒂無標落。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情，事天時，莫若守法式，故得萬物早歸伏。歸伏之後為重積德，積德充滿，莫知物之窮極。能知窮極，可以治國，然後為母。深根固蒂，為善保國家，可大可久也。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脰。小脰雞類。以道蒞臨也。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聖人在上，禽魚遂性，而況於國乎？以道蒞天下者，時氣雍和，淫厲不作，故鬼不能為神也。萬物皆有其神，為神則傷人。唯正神不傷人，聖人體道，亦不傷人，故交歸於德。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郊，天下之郊牝。牝，雌也，為柔。常以靜雌守靜也勝牡。牡，雄也，為剛。大國如川源下流，眾物皆歸，天下混一，四方為郊，常



以柔勝剛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欲畜，小欲事。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以禮小國，小國以禮大國，大國欲畜人，小國入事人。雖兩有所求，大者宜下取。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不保。

深奧者莫過於道，善人所為珍寶，不善人不解所保持。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善能取與。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天子治三公，三公治百職，百職治萬民，故無棄人。

雖有拱壁以四馬駿馬，不如坐進此道。

道與四馬拱壁皆能行，唯修道者身不往。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

古者云：不須日行大道，濟利一切，但無罪憊，便為貴也。

六十三章

為無為無作用也，事無事不勞役也，味無味守淡泊也。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大之與小，多之與少，盡以德服之，必無怨惡也。

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微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

凡事先易後難，從小至大，則難事易為，大事易作。

夫輕諾必寡信，先輕唯諾，後必無應。

多易必多難。

容易施為，終難成立。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

安靜則易保持。

其未兆易謀，

未有形兆，則易謀度。其彘易破，

當織彘時，則易破除。其微易散。

物微小，則易為分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治亂於未亂之前，為事於未成之際，豫備不虞。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從微至著，以小成大。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人之從事，常於幾微也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世人執著有欲，動則乖違。聖人常事無為，不見衰盛。世人又不能敬始慎終，纔擬施為，早已敗失。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欲於不欲，學於不學，不重貨財，不貪名位，如此則備見眾人之過，乃輔

成萬物，以至於自然，此聖人之旨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娛之悅樂也。人之難治，以其知故謂有分別。以智治國，國之賊害也，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富有其事。知此兩者以智不以智也，亦爲楷式定法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治本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爲治者，非要人明好惡，有分別，只欲使其娛樂，無識無知。如有所知，故爲難治。智慧生姦，詐深爲賊，害之端。玄德用楷式，時情盡遣，歸於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江海下流，百谷歸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謂存恤也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行濟度也

是以處上其人不重貴也，處前而人不害

損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在位有接下奉上之心，處前有先人後己之德，衆無厭倦，常日樂推，誰能與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以我大，不笑。夫唯大，故似不笑。若笑久，其小。

天下以道至大，故不可笑校，謂其大，故不笑校。若人笑校得久，有也其小矣。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以慈儉不先爲三寶，聖人如珍寶執持。

夫慈，故能勇；

慈爲救物，故勇。

儉，故能廣；

儉能節用，故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不爲先，能謙讓，故得爲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今勇而不慈，廣而不儉，先而不後，爲取死之道也。

夫慈，以陳軍陣也則正，以守狩音則固守城邑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陣以慈則不殺，守以慈則不害。應天順人，自有救衛。

六十八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存治道也，善戰者不怒不尚煞也，善勝敵者不爭能陣無戰，善用者爲下。

兩軍相交，禮在其間。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武以定難，善治國者無難，故不尚武也。若事不獲己而用兵戈，不怒其寇，不與敵爭，以禮下人，務取其勝，將德配天，是古之極法也。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古人有言。

吾不敢求爲主爲禍之首而爲客，言不獲己。不敢進寸而退尺。



無侵吞之意也。

是謂行無行，

有令無行。

攘無臂，

有收無取。

執無兵，

有兵無用。

仍無敵。

以法行軍，何敵之有。

禍莫大於侮敵，

懷輕敵也。

侮敵則幾亡吾寶。

自己兵也。

故抗拒也兵相加，若哀者勝。

善戰雖無敵可當，若輕敵必喪自己。

夫兩兵相加，柔者勝強。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無私也，無難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深奧也。言有宗，事

有君。

出言依宗祖，為事存君臣。

夫唯無知，是以莫我知。

世有所不知，聖人亦不能知之。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知道者希，則道者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弊衣為被褐，抱道為懷玉。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

得其道也。

不知知，病。

強去知解。

聖人不病，

無所思慮。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病於所知，故得無病。

七十二章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

出入慎慮，必無大過。

無狹其所居，

無容愁悴，常存止取。

無厭其所生。

生期有限，何可逼迫。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乃可長生。

故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不求見聞，自知也。不愛榮華，自貴

也。

去彼取此。

去彼亡生，取此得道。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

汰去便往。

勇於不敢則活。

審度事宜。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

故。

人不知天道貴無欲，惡利害。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

召而自來，不言而善謀。天網恢恢，疏

而不失。

天道常健，所以自勝自應，自來自

謀。萬物雖衆，以道網羅，擬往何

之？故無疏失。

七十四章

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人世少有全身遠害者。多恣貪叨，

不畏刑法，是不懼死也。

若使人常不畏死，而為奇者，吾試得而殺之，

若人不畏死，世有奇者，焉得取次而殺之？

孰敢？

誰敢殺識死之人也。

有司殺者殺。

主刑憲者

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

乘法之人斲權也。

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

雖大匠少有傷其手，或失之輕，或失之重。

七十五章

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賦斂重也。

人之難治，以其上有為，是以難治。

酷法臨人。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

重滋味，積珠金。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求生之厚者，死。求生之薄者，生。

七十六章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

神魂在則柔弱，其散也堅強。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毳，

微生曰毳。

其死也枯槁。

氣存則柔弱，其絕也枯槁。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

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拱。

兵務和衆，木要中材。

故強大居下，柔弱處上。

枝梢處上，根株在下。兵士在前，主

軍在後。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由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

天貴和順，弓尚調均，大小無偏，高

下有等，以此治世，謂之太平。人道

不然，奉強過弱，將少就多，謂就權

要。

孰能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分上所有，將濟不足。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

賢。

聖人推功讓祿，德及賢良。

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

水能淬鐵，不可易也。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陰能消陽，柔能勝強，天下少有知者，少有行者。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國之艱難，諸侯當之。天下多難，唯王治之。是謂爲政之道。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先有怨惡，後能平治，未足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符契也，不責於人，故有

德司契，無德司轍。

有德者，凡事與人符契，不責於人。

無德者，常欲使人合轍，故有怨讎。

轍猶跡也。

天道無親，常與去聲善人。



天道無有親疏，常與善人合德。

八十章

小國寡人，有什伯之器才智之人而不用不任用也，使人重死而不徙。

小國無用大道治國之臣，而任有才智之士，使嚴立法制，禁戢人民，使人冒死而遠適他國。聖人欲行大道，不用才智，使人重死而不去也。徙猶移也。

雖有舟輦，無所乘之；

不勞運動。

有甲兵，無所陣之；

無有戰爭。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却倭還淳。

甘其食，美其服，

不飢不寒。

安其居，樂其俗。

家給人足，無有徭役。

鄰國相望，

四境不侵。

雞狗之聲相聞，

鄰里相近

使人至老死，不相往來。

使人一世自足，至死不相借貸。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直露情誠。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不必採訪。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不假繁豔。

聖人不積恣音，既盡也。以為人已愈勝也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

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聖人無積聚，聖人為人，人為聖人，

聖人與人，人與聖人，所以轉多轉有

也。天道有利而不害，聖人有德而

不爭也。

道德真經次解卷下

德經異同字

第一至第二

非乎：非。故致數與無與：故致

數譽無譽

第三至第四

勤而行之：勤能行。大笑之：大咲之。道若類：道若類。若谷：若俗。

第五

民之所惡：人之所惡。王公以為稱：王公以為名。

第六

吾是以知：是以知。

第七至第八

大盈：大滿。天下正：天下政。

第九

莫大於欲得：莫甚於欲得。

第十至第十二

德善：得善。孩之：孩之。

第十三

投其角：駐其角。措其爪：錯其爪。

第十四

勢成之：孰成之。

第十五至第十六

田甚蕪：田甚苗。

田甚蕪：田甚苗。

第十七至第十八

毒蟲：毒虫。猛獸不搏，攫鳥不搏：驪鳥猛獸不搏。不道：非道。曰祥：曰詳。

第十九

其紛：其忿。

第二十

以政治國：以政之國。而民自正：而人自政。

第二十一

其民淳淳：其人蠢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其無政，政為奇，善復為妖。

第二十二

莫若嗇：莫若式。夫唯嗇：夫唯式。

則無不克：則無不充。

第二十三

烹小鮮：厚小腥。

第二十四

牝牡：牝。

以靜為下：此本無一句。

取大國：聚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第二十五

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之所不保。

何棄之有：奚棄之有。

駟馬：四馬。以免耶：以免。

第二十六

必作於細：必作於小。

第二十七

其脆易破：其毳易破。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百仞之高，起於足下。復衆人之所過：備衆人之所過。

第二十八

將以愚之：將以娛之。亦楷式：亦為楷式。

第二十九

不爭：無爭。

第三十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以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天下皆以我大不笑，夫唯大，故不笑，若笑久其小。我有三寶，保而持之：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以戰則勝：以陳則止。

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二

吾不敢為主：吾不敢求為主。

輕敵：侮敵。

第三十三

披褐：被褐。

第三十四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又本無此兩句。

第三十五

民不畏威：人不畏威。是以聖人：故聖人。

第三十六

緘然而善謀：不言而善謀。

第三十七

常畏死：常不畏死。匠斲：匠斲。

第三十八

民之飢：人之飢。以其求生之厚：以其生生之厚。



第三十九

生也柔脆：其生也柔彘。則共：則拱。

第四十

以奉有餘：奉有餘。其不欲見賢：斯不貴賢。

第四十一

莫之能勝：莫之能先。是以聖人：又本無此一句。

第四十二

司徹：司轍。

第四十三

寡民使有什伯之器：寡人有什伯之器。

無所陳之：無所陣之。

第四十四

又本知者不博在善不辯下^①。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爲人已愈有。右不同者七十處。

德經異同字

①「下」字原缺，據文義補。

(劉固盛點校)

道德真經新註

李約

點校說明

《道德真經新註》，四卷，李約註。

李約，字存博，隴西成紀人，汧公李勉之子，自稱蕭齊，官兵部員外郎。生卒年均不詳，大約唐德宗建中初前后在世。

《道德真經新註》認為『六經乃黃老之枝葉』，《老子》之大旨乃『清心養氣，安家保國之術』。是註的一個獨特之處是對《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不同理解，將其讀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并解釋云：『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

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后之學者不得聖人之旨，謬妄相傳，凡二十家註義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域中五大矣，與經文乖謬，而失教之意也。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義理疏遠矣。』

版本有《正統道藏》本、《道藏舉要》本等。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

道德真經新註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於其中。人爲萬物之主，故與天地爲三才焉。老君在西周之日，故秉道德以救時俗。道者，清淨自然之道也。德者，以法久而失，修而得之謂之德也。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焉。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不得聖人之旨，謬妄相傳，凡二十家註義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域中五大矣，與經文乖謬，而失教之意也。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義理疏



遠矣。源流既撓，支派遂昏，或宗之為神仙書，或語之以虛無學，論者非云先黃老而後六經，乃淺俗之談也，殊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余少得旨要，故辯而釋之，蓋清心養氣，安家保國之術也。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一

李約註

道經上

自然之性靜，故天地萬物生。生久而凌替，修之令反自然，故曰道。凡三十七章。

道可道，可道者，非至道也。非常道。

謂惟恍惟惚也。名可名，可名者，物之質也。

非常名。謂曰大曰逝也。無名，天地之始；此上明道之精妙，趨於言說，離於名稱。道

生天地之初未有人，未有人，即誰強名道。有名，

萬物之母。三才既具，品物流形，含育之義明，

母子之名立，聖人自此而垂教。常無欲，以觀

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傲。傲，邊也。人

之大端不出於有欲與無欲也。故有欲者不遊乎道

中，而忘懷者獨見夫精妙。此兩者，同出而異

名，在道則一，為物則二。同謂之玄。玄，黑

也。夫五色置於晦冥之中，則無辨矣。能使異名為

造一，可謂乎玄中玄。玄之又玄，愈玄愈不可

測。衆妙之門。夫如是，方可達於萬化出入之

所由。

天下有天下之主也。皆知美之為美，

斯惡已；若所美與衆同，豈非惡已。皆知善

之為善，斯不善已。若所善與衆異，則誠不善

也。故有無之相生，對而生也。難易之相

成，迭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並可見也。高

下之相傾，起交爭也。音聲之相和，不獨為

也。前後之相隨。殊不定也。此皆效上之驗。

是以聖人必不與前言同。處無為之事，置

心於清靜中。行不言之教。正身以率下也。

萬物作而不辭，不擾故不失業，謂自得故不謝。

生而不有，使生成者，我之力也，我何有是力

乎？為而不恃，得云為者，我之功也，我何恃此

功矣。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也。夫唯

不居，是以不去。無心而理，是謂不居，而功

自成，是謂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夫能不尚已賢，

孰與我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

盜；若以不貪為寶，則下皆化之，又何人為盜

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凡與我對者，無

不忘之，則心必自靜。是以聖人具下句也。虛

其心，外物不復入於內也。實其腹，元和不復

出於外也。弱其志，專思柔也。強其骨。能

保精也。常使人無知無欲，其理如此，故人化

之，皆復於朴。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令見反朴者而思齊焉。爲無爲，則無不治。爲不失於無爲，則不患於不理。

道冲而用之，虛己以應物也。或不盈。故功德滿時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然深靜，不可測知，故似爲庶類之宗師。挫其銳，能抑進取。解其紛，善釋讎嫌。和其光，參其明也。同其塵，人其暗也。湛兮似或存。用無不同，性無所雜。吾不知誰之子，但識其能，莫知其父。象帝之先。帝，生物之主也，群化皆處其後，唯道能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天地不仁，仁，恩也。夫恩生乎心，天地無心，焉得恩？以萬物爲芻狗；芻，草也。夫報起乎情，芻狗無情，焉得報？聖人不仁，聖人法天地之無心，但虛懷而在土，則何仁之有乎？以百姓爲芻狗。百姓象芻狗之無情，遂忘帝力於其下耳。天地之間，其猶橐籥。橐，無底，曰橐籥，錘之，家用鼓風。籥，笛之類，伶倫之人吹之以爲之樂。二者皆虛中無情，所以應求不倦。天地如之，所以不仁也。虛而不屈，屈，窮也。虛故不窮也。動而愈出。故愈動而愈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有心而言，則有時而竭；

虛中而應，則無日而窮。

谷神不死，谷中虛則能以響答聲，不知答聲者誰哉？既不知而不測，謂之神乎神答，長在不死，何也？人能虛心則物無不應，如神不離身而長存也。是謂玄牝。玄者，幽暗也。牝，女子也。女子處幽闇之中，是謂玄牝。此玄牝性柔而靜，不以外傷內，所以能制不測之神於身也。又玄鼻牝口也，空虛吐納元氣，爲陰陽之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行如玄牝，可謂得道之門。既得道矣，則道爲天地之根。綿綿若存，道體微妙，綿綿似不能自持，要令古常在。用之不勤。雖微妙，若其應用也，未嘗辭倦。人能得之，則性全神王，致無期之壽。又言吐納之道也。

天長地久。今市未始無之。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長生，以其不營養其生而得之。是以聖人是能法天地者。後其身而身先，所以先於人者，由善退而致也。外其身而身存。所以不殆者，爲能自薄也。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

上善若水。至善人如水性。水善利萬

物，物莫不蒙其潤。而不爭，善委順也。處衆人之所惡，夫下流者，天下之惡歸焉，人皆避之，水獨處之。故幾於道。幾，近也。居善地，靜居則善於地。心善淵，澄心則善於淵。與善仁，施與則善於仁。言善信，赴言則善於信。政善治，爲政則善於理。事善能，行事則善於能。動善時。運動則善於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尤，過也，水性若此，善人如之，是以處無過之地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滿者鮮能不傾，未若止而居中。已，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磨而至銳，保其不折，未之前聞。揣，磨也。銳，薄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賈害者實，積必殺身，孰云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而倨，患自擧也，豈得尤人。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夫爲功而功成，圖事而事遂，則當退身不處亢極，是合天道虧盈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生也，必載魂，魂是陽神，陽神欲人生。魄是陰鬼，陰鬼欲人死。故老子教人營衛之法，不使妄出構禍也。營衛之法，無過抱一。一，專一也，抱專一之心，魄故無由離身，合於前境也。專氣致柔，能如嬰

兒乎？能專養和氣，至四體之柔弱似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也。心靈通，雖幽遠，亦能覽而知之。人皆多欲，役之無度，遂生瑕穢，不能照燭，故令以道洗滌，除其塵累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夫身修者，未聞其國不理也。民者，國之本也。無爲者，理之要也。若得理之要。以臨其國，是謂愛民而理國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輔有德，而愛民之君守雌用靜，動不離道，故天門長開，授其福祚，不者闔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有至德如日，無所不燭，能令群下不知之乎？生而不有，有則下知也。爲而不恃，恃則非聖人也。長而不宰，物不知謝生之所也。是謂玄德。冥運之至。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厥初爲車，則以椎爲輪，不三十輻則不可以轉行也。車之利用，當輻中之無也。因其用無，以成運動。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古者爲器，則合土而陶之，甌盎成焉，故有器之用，亦藉中無也。因其用無，節其飲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當管窺之時，則斬陵阜而爲室，鑿戶以出入，開牖以通明，人得居中，中無故也。因其用無，警其凝滯。故有之以爲利，有形之物，資空無以爲利。無之以

爲用。虛無之道，託器質而昭用。

五色令人目盲，久而視之，則熒然無見，故若盲。五音令人耳聾，聽之移時，則昏然無聞，故若聾。五味令人口爽，咀之不輟，則差然無別，故若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奔逐狐兔，困不暇息，故若心之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沒命求於重寶，無因進德，故行妨。是以聖人引聖人之行以抑上五者。上五者，世人皆矻矻營逐，曾不知退，故以爲腹之義以示之。爲腹不爲目，目無厭，聖人不爲。腹知足，聖人爲之。故去彼取此。去目目視外，故云彼。取腹腹實內，故云此。

寵辱若驚，驚辱與寵，同則無辱矣。貴大患若身。貴身與患，一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尊榮曰寵，貶責曰辱。寵爲下，辱因寵生，故辱爲上，如汲黯積薪之義。得之若驚，恐辱將至。失之若驚，能思過也。是謂寵辱若驚。可爲寵辱之相似。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貴厚其身，則觸途憂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及不私其身，忘其形，遂失患之所在。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寄天下；貴身之

人，爲君必求美服厚味，則必竭生人之資，人孰不怨？共以天下寄之，非久長也。故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驚寵之人爲天下主，既愛其身，則必防其辱，不擾於人，人無不親附，共以天下託之。託之者，是抑與之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目可以觀色，不可睹道，而視之者徒得其夷。夷，平也，爲漠漠然無異見。聽之不聞名曰希。耳可以聞聲，不可以聆道，而聽之者但得其希。希，無也，亦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搏之不得名曰微。手可以執質，不可以執道，而搏之者只得其微。微，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以上三者將窮於道，竟無所得，不若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凡物皆上明而下暗，唯道高而無上，故不皦，卑而無下，故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者，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而欲名之，則復歸於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既不可名，信無狀矣，而云之狀，其故何哉？明道雖非其狀，誠能生於衆狀，故云之狀也。無物之象。豈如物之形象，可得而見。是謂惚恍。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惚恍名之。迎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隨之不見其後。無去日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雖非視聽可

得，又非尋摘所知，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守，未聞其方。方在虛心，心誠能虛，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群有，無不致理。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爲大古之始，人能知而復行，是謂得理化之綱紀。

古之善爲士者，說古昔之時，有善以道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獨究至道，盡其微妙，墻仞高深，不可窺測。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道在於心，不形於色，故人不可得識。將欲化導，故強爲容。容以悟物也。豫若冬涉川，方冬之時，堅冰必至，而涉川者固無慮於墊溺，所以悅豫。猶若畏四鄰，雖處欲不染，如涉冬川，猶懼迹生切。自輻晦如逃難者，恐四鄰知之。儼若客，其無爲也，如客之儼然也。渙若冰之將釋，復不凝滯，如沐之泮也。敦兮其若樸，又恐流而不反，將思復於本者。曠兮其若谷，如谷虛容。渾兮其若濁。不獨清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唯善士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不安於安，次來次滅，善士之道也。歸此道者，不欲盈。盈則失之。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唯不盈者，故能弊其所新。

致虛極，守靜篤。篤，厚也。將欲求道

集於身者，必須先致其虛。今虛至極，則道必自至於身中矣。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恐人未信守靜是得道之由，故以此喻明之。萬物動作，吾觀其搖落之後，生氣無不歸於靜中也。夫物芸芸，皆復各歸其根。夫物芸芸，茂盛至秋。秋冬之交，生性未有不歸於根者，爲根靜故也。歸根曰靜，若動則不能更生也。靜曰復命。萬物至十月，其氣皆歸於根。冬至後，乃一陽生，方萌芽動也。周而復始，此自然之本也。復命曰常，常生之道。知常曰明。明故知也。不知常，妄作凶。若昧於知常，則所動皆妄，必不能與吉會也。知常容，心虛則知常，故能容衆也。容乃公，無所不容，爲無私也。公乃王，無私者，物皆歸附也。王乃天，王道無偏，如天之覆。天乃道，其功莫大，又能忘之。道乃久，忘公之主，福祚敢忘。沒身不殆。愛及甘棠，洗其人乎？言至人立功，立事，立言，立法，萬古不朽，身謝而神存也。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二

李約註

道經下

太上，下知有之；遠古之君，民下知有之爾，未嘗聞其令也。其次，親之譽之；蒙德故親之，沐仁故譽之。其次，畏之侮之。直者畏之，姦者侮之。信不足，有不信。初以僞誘之，是信不足也。後以誠示之，人亦不之信。猶其貴言。不知貴言賤信，已至斯弊，猶貴其言，則淳和之風不可至也。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由無教令，是有此俗。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非欲避仁義而廢之，而仁義立，故大道不得不廢，由時捨本崇末也。智慧出，有大僞；智慧出，非欲興大僞，而大僞不得不興，爲惡迹而生也。六親不和，有孝慈；父慈子孝之日，豈有曾參之名？國家昏亂，有忠臣。君賢臣良之時，焉有比干之節？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聖棄智，則



無法令。無法令，則民不憂其抵犯。民不憂其抵犯，則恣而為生，與其名韓之時，而計其利不啻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廬行之仁義，則天下不奉不及之法，皆復於自然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越常之巧，則其利均。其利均，則民各足。民各足，則誰為盜賊？此三者，以為文未足，故令有所屬。屬，繼也。三者足以教君，夫足以教民，故更繼四句。見素去染也。抱樸，守本也。少私忘己也。寡欲。喪偶也。

絕學無憂。若為人間之學，舉措皆有悔悟，故憂之。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同出於口，便有喜怒之變。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惡同生於心，豈有胡越之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之所畏者，當須畏之，若不畏則禍患立至。荒兮其未央哉。世人之學，學皆如此，則自然之性，日向荒涼，未有休止之勢也。眾人熙熙，殉欲之貌。如享太牢，食可知也。如登春臺。增淫志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老子云：我於人間之學絕來已久，今縱見之，情實怕然，未有兆朕，似嬰兒之未孩者，未識人之意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者，乘其所乘也。聖人無心，所遇便乘之而往，

安知彼之與此，而謂之歸。眾人皆有餘，於俗學皆似有餘力。我獨若遺。唯我於俗學，則似神不足而遺忘。我愚人之心也哉，非也。純純兮。素朴未散，故耳。俗人察察，騁嚴明也。我獨悶悶；似無能也。俗人昭昭，矜有知也。我獨若昏。若藏端也。忽若海，寂兮似獨所止。如虛舟之泛泛兮，在巨海之中未嘗有所止泊者也。眾人皆有以，是故不悶。我獨頑似鄙。我獨不知有人間之事，其庸頑也如邊鄙之民。我獨異於人，形同人群，心游物表。而貴求食於母。母，道也。食飼也。我所以獨異於人者，為求飼於道也。道亦以我能絕俗學，故常以元和妙氣而飼之。

孔德之容，唯道之從。孔，甚也。容，受也。從，順也。其有德之人，其心清虛，唯容受至道，從順而行之。道之為物，唯恍唯惚。道之為物，雖恍惚無常，然惡煩雜而託清虛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若其心中從惚兮無物，而為恍兮有欲，則其道化為罔象也。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若其心中從恍兮有欲，而能為惚兮無欲，則其道復化為妙物，湛然居於心中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深也。冥，暗也。

精，道之妙也。言道以精妙之氣，出入於萬物之中，莫見其朕，唯虛心者能得之。其精甚真，得不假之精，遂成真人也。其中有信。誠能虛心，則精應不失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古猶今也，今人虛感應其不失，因知古之感者其應亦然也。以閱眾甫。閱，尋閱也。甫，始也。尋閱古始，得道者眾矣，一一皆以無欲而得之矣。吾何以知眾甫之然？以此。老子曰：我何以知得道之人如此？以其上事而知之矣。

曲則全，無所不順，孰為我害？枉則直，屈如不言，終必自申。窪則盈，唯下下者，天下歸心。弊則新，不重所得，方能進修。少則得，不分其志。多則惑。好殉群方。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唯守道而已，天下不敢違。不自見，故明；晦己能，能必昭也。不自是，故彰；亡己是，是必著矣。不自矜，故長；以短自與，而長反歸。不自伐，故有功。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其行如前，則無不伏。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但行之當，自見其效。

希言自然。慎言者，不唯寡尤，亦乃合自

然之道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二者傷物太甚，故不可久爲。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有形之至大者，爲暴風疾雨損於物，猶不敢久爲，而況至細之人而欲多言傷自然之氣乎？故從事於道者，希言者，其人也。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各以其類會也。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同類相遇，皆相得也。信不足，有不信。不信希言合道，而以多言獲戾，則悔而求之，雖發丹誠，而從事於道之人，亦不足信也。

跛者不立，跛踵之長，不堪持久。跨者不行。跨闊其足，安能致遠？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跛者跨者生自見等行，是皆妄作，且越天真，有一於身，則爲人倫之棄物，况兼之乎？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可惡也，如食之殘，如形之剩肉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凡庸之物，猶或致嫌，則有道之人固不留意於此。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元氣圓凝之時，

未有天地也。寂兮寥兮，至虛至靜。獨立而不改，不與物群，復不隨物化也。周行而不殆，備行萬物之中，又無時而危也。可以爲天下母。爲能生育。吾不知其名，無得而稱。強字之曰道，字以表德，爲有生天地之德，故字道以表之。強名之曰大。名以召實，爲其無所不包，故名曰大。以示於人人欲修之，當有所謂矣。大曰逝，已不在大。逝曰遠，又逝處復失也。遠曰返。遠追之不獲，俄然返於虛心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雖不得比於三大，其爲大也亦次之。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已下三大，皆自道而生。王已上三大，皆令王法則。人法地地，地體靜載而生物，法之者令與地同，同地故云地也。法天天，天德廣覆而無私，法之者令與天同，同天故云天也。法道也，道性忘功，法之者令與道同，同道故云道也。法自然。人能法三者，皆與爲一，始可稱王爾，則爲萬人之中一人爾。言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王者當法之爾。自然理者，是覆載生成皆不私也。

重爲輕根，萬物莫不由根而生者，爲根重也。靜爲躁君。故兆民未有不受制於君者，爲君靜也。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君

子欲有所詣，必先備其輜重，用防寒暑饑乏之患。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超然者，超脫之貌也。榮觀，春臺也，燕燕爾也，洽容之所也，此皆守重靜者之能超脫者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物之與人皆守重靜，如何天下之主不重其身，輕其出人也。輕則失臣，輕其舉措則難服事，故失臣心。躁則失君。躁其情性，不自安靜，則失其君位。

善行無輒迹，行道無迹。善言無瑕謫，言道無謫。善計不用籌算，守清靜，不假籌算。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閉七竅諸門，群魔不能入。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清五臟諸神，外物不能誘。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潛行如上的善，道被草木，而況人乎？是謂襲明。內行而外不見。故善人，不善人之師；善人能以善與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給也。不善人是善人可資之物者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皆至於道，遂相忘也。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忘師資，俗以爲迷，道以爲妙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有雄武

之材而不用，能雌伏以爲心，則爲衆所歸，如天下深谿也。爲天下谿，常德不離，謙德不離其身，則如谿爲百川所湊。復歸於嬰兒。和氣充具，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式者，法也。韜白如黑，則天下之人，罔敢不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抱此晦用之德，於身常無差失。復歸於無極。其德若此，故福壽不可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以榮如辱，則其量如谷，無所不容納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量無不容，德無不備，復歸於樸。樸，器之本也，德備則能返本。本，道也。樸散則爲器，器周於用者，道散則衆器成焉。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聖人用道，居群材之上，理化其不明道者。故大制不割。懷至道，故能制服生靈，當以無爲守之，非加刑法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取天下之歡心。吾見其不得已。以有爲取之，我見此必不得已。已，語助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神器者，人也。身中居神，所以謂之神器。人性惡擾，有爲則擾人，故知不可以取天下。爲者敗之，爲之則民散也。執者失之。不信厚言，固守本意，則必失帝業。故物或行或隨，若行有爲於前，必敗失隨其後。或响或吹，仁德曰响，嚴刑曰

吹。或強或贏，民安則強，民散則贏。或載或隳。撫之則載，虐之則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有爲之驗若此之甚，爲天下者惡得不去之哉？以聖人之爲理，則就其中去甚者，奢者與泰者。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古善爲相者，安民強國，則以道不以兵。其事好還。剋敵之師，師踵未還，已爲所報。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妨耕耨，故荆棘是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伐之後，殺氣猶凝，冲和未行，不產嘉穀也。故善之果而已，不敢以取強。佐君合以道，不合以兵。必不得已，則擇其善將者，則必果敢不以好勝爲心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若使善者將甲討難，必定不矜，不伐，不驕，何謂也？爲果以謙，不果以強，強則違道。物壯則老，是謂不道。物至壯則老，兵至於強未必不敗，皆爲不合道也。不道早已。知不合道，能早止者，善矣。已，止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好也，兵，五兵也。兵爲害器，佳好非善。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物皆好生惡死，有好兵之國，凡物尚

惡之，況有道之士，焉肯居其國也？君子居則貴左，君子體仁以長人，居必貴於發生之位也。用兵則貴右。主兵者，以殺爲志，故用必貴於播落之方。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君子器以文德，不以干戈。不得已而用之，非其器而用之，蓋不得已也。恬淡爲上。所用之以止寇，殊不得其滋味。勝而不美，以恬淡爲上，故以勝爲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愛也。若以勝爲美，則是愛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人咸惡死，孰肯景附？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各從其類。偏將軍處左，雖爲主殺之官，而無主殺之權。上將軍處右，專於征伐。言以喪禮處之。依置柩之所。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君子爲將，則曰：我實無德，民有何辜，一朝殺傷，殆至於死。故興言而涕從也。戰勝以喪禮處之。使居其位，不必衣其服，一則順其殺氣，二則抑用兵者之心也。

道常無名，今謂之道，是強名也。樸雖小，所以視之不見。天下不敢臣。懷其道，尚爲王者師，況敢以道爲臣妾者乎？侯王若能守，天下將自賓。賓，服也，守道不忘則無遠不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地交泰，能降

甘露，以旌侯王能守道也。人莫之令而自均。王道無偏，故德澤平施，豈待命令。始制有名，道至於此，始可制服有名之物。有名之物，即山川可祭之神，林泉可徵之土。名亦既有。如此，有名之物有封禪而必從伏林泉，而盡出朝見也。夫亦將知止，夫此輩亦將知安於所止。知止所以不殆。殆，危也。有名之物依於有道之君，而安於樂土，况百姓乎？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有道之主在於天下君臣道合，上恩下流，下情上達，如川谷之與江海通流也。

知人者智，智者不惑，故知人也。自知者明。明者見於未萌，故不履於非道。勝人者有力，人所以勝人者，非有勢力，即有智力。自勝者強。能自修德以服人，殊強於有力者。知足者富，若足於一瓢，則富於萬國。強行者有志。行事始終如一，是有志節矣。不失其所者久，人而無常，必不能久行其道。死而不亡者壽。人能行道以利天下，所垂法則制度皆生於神識機智，一成之後，萬古傳之，是身死形謝而神長存，故曰壽也。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大道泛泛兮，不繫於一方，而云可左可右者，略舉兩端，明備萬物。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生育之功成，亦不名我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主則非忘功也。常無欲，可名於小；世人之無欲者，赤子也。而道於物無欲，可是如赤子之小者乎？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萬物悉歸於道，道又不與為主，可是傲然為大，不顧於物者耶？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聖人法道，法於為小，不法於為大者，恐失謙也。故能成其大。本無為大之心，翻成遠大之業。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道也。未有一物不因道而為形象，若執此道以臨天下，民無不歸往也。往而不害，安平泰。既歸之，當安之。非清平之中，泰然舒息不可也。樂與餌，過客止。樂，音樂也，餌，飲食也。夫音樂飲食，人之所欲，豈有過之而不留止者乎？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過客所以留止者，以其有閱目實腹之物也。此大象之道，將出於口，以告於人，則淡之其無可味，如何使人慕之？且人性惡多事，好無為，道性無為，故人欲之矣。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雖視聽不足得其形聲，必能用之，亦無窮盡。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

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此四者，兆之初起，可謂之微，便能固其源而絕之萌也。柔弱勝剛強，夫禍之始生柔弱也，終至茂盛剛強也。將欲除之於柔弱之時，則全勝於剛強之日。魚不可脫於淵，魚若脫手而入於淵，則不可得而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機事也。凡事機微之時，則能制之，不使至其強大，此實理身理國之要道也，必不得示諸小人。若機落小人之手，則何異夫魚之入淵乎？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為而無心，故能無所不為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不失無為，則無不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者，無為之本也。夫無為也，則無跡，當何名之？君執此以鎮人，人孰敢妄動者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兼忘守道之心，乃合自然之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夫有心於靜者，則無時而靜也。今放之於自得，我無一物於胸中，然後君臣上下各正性命。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三

李約註

德經上凡四十一章

上德不德，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是以有德；物不改其樸，然後知有德。下德不物性稍移，是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不為而得。下德為之而有以為。為而得也。上仁為之始化道而為仁也。而無以為，雖為之而無心。上義為之始化道而為義。而有以為。專於制斷。上禮為之始化道而為禮。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贈答失所，故有斯怒。故失道而後德，上德合道，故云失道。下德次之，此所以有德、有仁、有義、有禮。既失上德，則下德為繼之。失德而後仁，下德有失，仁教嗣興。失仁而後義，仁教又替，義方遂行。失義而後禮。是非合宜，已謝於時，拜跪玉帛，將盛於世。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忠信者，道德也。若以禮比於道德，誠為衰薄。用救於亂，則捨禮何從。前識者，是先識禮人也。道之華

禮可以悅人之目，是謂道花也。古花字，今華字是也。而愚之始。適可為愚者，檢逸之初也。是以大丈夫大丈夫者，丈夫雄者也。丈夫之雄性，必方直不徇浮俗，故《昌言》云：若大丈夫，則必行道德，不敦未禮也。處其厚不處其薄，必致身於道德，不置身於衰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實如草木之實，能實人之腹，故居之。花如草木之華，徒閱人之目，故不居也。故去彼取此。去花而取實。

昔之得一者，在下文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自天地已降至於侯王，所以能清等，皆得道之一，故令侯王正身以正於人，故云天下貞。貞，正也。其致之，既知得道，其致之如是，豈得失之哉？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谷無以盈將恐竭，神無以靈將恐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廢。廢，顛覆也。若得之而不守，故其患若此也。故貴以賤為本，王貴也，民賤也，王以民為本，故有民則有王也。高以下為基。九仞之山，一篑之基，若為基不固，山必頽矣。將存其貴，不安於民，則民散而王廢矣。是以侯王自

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孤，子無父也。寡，婦無夫也。不穀，生無養也。此三者，人之所惡，而侯王稱之，豈非以賤為本耶？非乎者，言正是以賤為本也。故致數與無與，就與數之，但得輪轉等衆材也。則就王數之，但得卿士等兆民也。若散衆材，則無成與之日；不安兆民，焉有為王之時？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貴貌也。落落，賤貌也。玉雖貴，因石而生；王雖尊，因民而有。以此不欲如玉，欲如石者，敦本故也。

反者道之動，道體寂今也，動反也，所以反者為物性之有剛也，故設權剛以待之，亦冀反其寂也。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常用。物皆知之，今再明者，恐因權剛之義，便謂道用合然矣。天下萬物生於有，萬物皆自有形天地而生也。有生於無。即有形天地自道而生。道，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之而悟，遂勤行而反本。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聞之而疑，猶可教也，使知道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聞之而惑，故大笑，則不可使白方也。不笑不足以為道。道為下士入耳之音，則不足為貴。建言有之：建，立也。立言明中下二士疑其大笑之由。明道若昧，行昭而用晦也。進

道若退，內勤而外怠也。夷道若類，類，絲之不勻者。履平而若險。上德若谷，無心而善應也。大白若辱，性潔而迹污也。廣德若不足，道不形於色也。建德若偷，才不露於外也。質真若渝，至絕反如濫也。大方無隅，無岸谷可見也。大器晚成，不日求以得也。大音希聲，希，無也。無聲樂也。大象無形，無狀之狀。道隱無名。白建言已下，皆是大道隱於無名也，故上士洞悟而勤行，中士疑而進退，下士惑而大笑，識此之由。夫唯道，善貸且成。道不以三士不同，亦均貸和氣，皆使生成。而勤行者獨還和於道中，而疑笑者並乾沒於元氣也。

道生一，謂應感而生一氣也。一生二，一始生陰氣，二始生陽氣也。一一生三，三者，陰陽相感通而生和氣也。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凡物皮質外周曰負陰。皮質，陰氣為也。骨髓內充曰抱陽。骨髓，陽氣為也。道氣柔弱，貫通其間而和之。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王公之和氣柔弱，為萬物本，故能以不祥為稱，是以為天下君。故物或損之而益，稱不祥，誠自損也，物無不資，非益而何？或益之而損。恃貴者，己自益也，民皆離心，非損何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人欲立教教人者，亦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則服膺者莫不歸於性命之城。強梁者，不得其死。君強暴則失臣下之心，覆亡無日。人強梁則為眾所加，顛覆可待。吾將以為教父。父，人之先也。吾以柔弱之義為眾教之先。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夫和氣者，天下至柔之物也。若人馳騁之，則化為天下至堅之物。無有人於無間，將欲復和氣而為至柔者，但能無有馳騁之志，明和氣自人於無間之心，化為至柔之物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老子云：我見無為馳騁者，則能令和氣長在於心，柔弱而長生也，所以知無為有益於人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於人，無為於己，其為益也，天下罕能及此。

名與身孰親？名可捨，身不可捨，則何者疏也？身與貨孰多？貨失而可求，身亡而難得，則何者少也？得與亡孰病？得則亡身，亡則全真，則何者為利？故甚愛必大費，欲過於分，所損亦重。多藏必厚亡。積而不散，十九而死。知足不辱，足於心則常榮。知止不殆，止於分則常安。可以長久。必無中道而天。

大成若缺，德全者，故貌如不足也。其用不弊。其應物也，無所不能也。大盈若沖，內實者，故外如虛也。其用不窮。至於濟眾未嘗竭也。大直若屈，含垢而不申也。大巧若拙，不矜其能。大辯若訥。似不能言。躁勝寒，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靜勝熱，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矣。清靜為天下正。正者，躁靜之中，則二月八月也。故大成以下至於大辯，皆適躁靜之中，得天下之正者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有道之主庸君之後，則必撥亂反正，偃武修文，是以前王所徵之馬走在道路，今我不用，却使還家糞理農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無道之君繼清平之後，恃以府藏充實，遂好攻戰，侵人土地，所以士不解鞍，長在境上。罪莫大於可欲，於求物之中，尚有其數。禍莫大於不知足，經於目者，輒無所捨。咎莫甚於欲得。見與不見，咸欲求之，則天下之物靡有孑遺，此皆無道之君所行之事。故知足之足，知止於足，則土階茅茨，未為不足。常足矣。不踰於分，貴安人，此有道之君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以身度之，天下



可知。不窺牖，以見天道。法天而行，不必窺牖。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不知民安在於無事，反爲事以安之，則事出彌遠，而民安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知民安由己已，但無事則民安矣，不必行於天下也。不見而名，守道在位，則太階自平，豈待窺牖見而明之？不爲而成。成此至理，由乎不爲也。向若爲之，則無因及此也。

爲學日益，爲學者日益聞見也。爲道日損。爲道者日損云爲也。損之又損，一損尚淺，再損方深。以至於無爲。損至於無損，乃遊乎環中。無爲而無不爲。功成不宰，是無爲。生成萬有，是無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無爲不順人之事，言與衆同好惡，非自取便於身之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若取便身之事則煩人，人煩則離散，安可以取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如虛舟之泛然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所樂者，君爲成之。善者吾善之，不違其性。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聖人自善身，而惡者自化之爲善矣，終不役物以從己也。信者吾信之，不奪其志。不信者

吾亦信之，德信。聖人自推誠於天下，而人自化之爲信，非制之使爲也。聖人在天下，慄慄焉，聖人在天下常慄慄焉軫慮，慮一物之不安也。爲天下渾其心。天下之民欲乎無事，故吾渾心同民之欲。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從民之欲否。聖人皆孩之。聖人念而撫之如赤子，寧忍以事擾之。

出生人死，邪妄出於心則生，人則死。生

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內五藏，外八使，耳目鼻口手足及三漏，內外都十三之徒侶也。八使馳於外，五藏納於內，共陷人以至死。若以無事，各清其司，則致人以全生也。又云：五藏、五形、三田爲十三，頭及四肢爲五形。三田，《黃庭經》云：上丹田腦也，中丹田心脾之間，下丹田腎中氣海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人之求生經誼然，咸投足於死地者，亦由十三誘之。夫何故？問往死地之由。以其生生之厚。對曰蓋緣過求世物，充養太豐，是使十三之徒殺人得便也。蓋聞善攝生者，攝，養也。善養生者，則約彼十三於清靜之中，放此一身於忘形之地。陸行不遇兕虎，兕虎皆猛獸，能以爪角傷人，我無害物之心，故不值此類。人軍不被甲兵，兵能殘人，甲可禦害，我無鬥志，故不假帶此器。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若專以害物爲心，則雖蜂蟻至微，不能不以毒中人也，而况虎兕等乎？苟無傷物之志，雖被猛獸利兵，又何以加我乎？又云：兕虎甲兵比類身中貪邪也，言清靜無爲則禍患無因而人，疾病無由而生也。夫何故？問免死之由。以其無死地。十三之徒爲清靜所排，不令引五賊三尸入於心地，則無死地可人也。若失清靜於毫釐，則五賊三尸間隙而進，得措其角爪刃矣。

道生之，始貸氣也。德畜之，遂含育也。

物形之，質方具也。勢成之，四時更生，物遂化就。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物雖至愚，未有不知父母而尊貴之。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世人之尊貴者，爲受帝王錫命也。而道德不假於此，自有生成之功，故爲物所尊貴也。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有如此力，故不假爵命也。生而不有，有則收其仁也。爲而不恃，恃則居其功也。是謂玄德。可謂陰德。

天下有始，始，本也，萬物資之所以生，以爲天下母。母，養也，萬物由之所以成。既知其母，又知其子；以知道之母，物爲之子明矣。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既知子由生，則

知守母以存其子，沒身不殆。道既扶之，何危之有？塞其兌，緘無厭之目也。閉其門，杜多言之口也。終身不勤，遂形逸而神王。開其兌，濟其事，民之於欲也甚勤，以道防閑，猶恐其逸，況開濟者乎？終身不救，禍已成矣，不可匡救。見小曰明，造形則悟。守柔曰強，積弱所致也。用其光，復歸其明。觀守母存子之法，得法則收視而守中。見小守柔，是其法也。無遺身殃，能不以禍自償。是謂襲常。可謂潛至長生之道。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孤介也。疾時不行正道之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天下之分，則使直道大行於天下。唯施是畏。唯，獨也。獨施正直，是畏衆邪？大道甚夷，實君臣之坦途也。而人好徑。以時人好邪道，我權輕不能制。朝甚除，盛修飾也。田甚蕪，奪民時也。倉甚虛，民乏食也。服文綵，君財豐也。帶利劍，好戎裝也。馱飲食，餒珍羞也。財貨有餘，厚歛得也。是謂盜誇，不義而得，非盜而何，曾無作色，乃更誇示，非道也哉。也哉者，歎辭也。盜已非道，况更矜誇？誠如斯人，實堪興歎。

善建者不拔，善建國立身者必以德，以德者則身不危而國不拔。拔，傾拔也。善抱者不脫，脫，失也。夫建國者抱民，立身者抱神，若皆以德，則無脫失也。子孫祭祀不輟。輟，止也。善以德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世世祭祀不輟止時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以德修身，諸傷咸盡。修之於家，其德乃有餘；以德修家，慶流後嗣。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以德修鄉，日益遠大。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以德修國，君民充實。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以德修於天下，則比屋可封，化被異域，故梯山航海而朝貢焉。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但對觀之，則興亡可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以上事所以知之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懷德深者，性之與狀並如赤子。赤子以其始生，其色赤，故因而名之。毒蟲不螫，毒蟲者，蜂蟻也，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不據，猛獸，虎豹也，以爪擊按曰據。攫鳥不搏。攫鳥，雕鷂也，以羽距擊觸曰搏。含德之士，盡喪諸偶全其神，故得三者常避之。又云：三者比身中貪邪毒害也，言含德如赤子，則貪邪毒害無由干身也。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

喜怒而權握至堅者，性專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豈識男女之會而陰常勁者，精全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雖暗之竟日而聲不斯者，和之極也。知和曰常，赤子有此三者，以和之至也。而含德之士知之，故常存。知常曰明。能知常存可謂明矣。益生曰祥，於自然之分，加之毫芒，則化凶為祥也。心使氣曰強。和氣至柔而為強者，由心發怒使之然也。物壯則老，壯固老之階也。是謂不道，既不能白老反少，則必無全和之道。不道早已。令止而不為也。

知者不言，忘言者，知之盛也。言者不知。未知，故滯言也。塞其兌，不要目視。閉其門，不假口說。挫其銳，摧其志也。解其紛，虛其心也。和其光，時明則明。同其塵，時暗則暗。是謂玄同。無所不同。故不可得而親，仁不見也。不可得而疏；迹無污也。不可得而利，善外物也。不可得而害；不貪餌也。不可得而賤。抱道德也。故為天下貴。為人至此，始可為天下至道。

以政治國，用教令者。以奇用兵，尚詐計也。以無事取天下。獨無事者取天下人



心，順而為帝王，與夫二子之為理，豈同日而論哉。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我何以知以

政與以奇不足以取天下，唯無事者乃能取天下之心而為之主，以下文知也。天下多忌諱，而民

彌貧，此說以政之君也，禁令繁密，民皆慮其抵犯，不敢云為，日至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

昏，民皆畏死，因須挾藏弓矢以衛其生，故國家日益昏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此說以

奇之君也，志在用兵，篤好奇詐，兼崇攻守之具，則民莫不役智作淫奇之物也。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法物者，則巧極人之所作之物也。所作之物出於常情，獨懸善价，是以多有竊其法式，盜其財

物，由法物滋彰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但拱默而已，而民皆化之。我

好靜而民自正，我但以靜自持，而民皆化，不為邪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但無事，民不失

業，當自富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但無欲，而民自崇本也。

其政悶悶，君不生事以擾民，似悶悶然無所能為。其民淳淳，民安於清靜之中，故日

益於敦厚也。其政察察，君政嚴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其民缺缺，動則觸網，故畏而避之，由是

日益凋殘。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聰明之

君省己修德，從凋殘之中一變為淳和也。福兮禍之所伏。伏，藏也。庸昏之主以淳和為己德，遂

虐法，從淳和之中復化為凋殘也。孰知其極？如糾纏也。其無正耶？禍福倚伏，豈無正

耶？必有正耳，正在有道之君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以正為

詐，以善為妄，此迷惑之人常情也。人為此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是以聖人方而

不割，自正而不惡物邪。直而不肆，不引之使人見。光而不耀，葆之而不炫也。廉而不

穢。不以己潔而嫌物污。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儉也。治人得人心，事天合天道，無如節儉。夫唯嗇，是謂

早服。夫獨能行儉德者，則民無不早賓服也。早服謂之重積德，儉德為一，早服為二，自一

至二謂之重積。重積德則無不克。克，能也。積德則無不能也。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無所

不能，則不可量。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德不可量，然後能為有土之君。有國之母，可以

長久。母，養也。有國有民，以道養之，則社稷福祚，可以久長矣。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

之道。如藝樹，根深則蒂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本，落其花實也。積德之君，其厚國也亦如是矣。

凡言長生久視，言聖人立法於不朽，以濟活天下無窮之利，非存有礙之形也。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四

李約註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若烹小鮮者，使其自熟則全，攪之爛矣。善理民者，使其自得則安，擾之亂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化所被，民無災害，故其鬼如無神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鬼實有神，神不損物。非其神不傷人，聖人愛民如赤子，鬼亦助福之。夫兩不相傷，幽明各得其所。故德交歸焉。君不乏神之祀，鬼能致福於君，故云其德交歸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大而用謙，孰敢不伏，故交相歸附。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天下之人所以交歸者，以其能處下流也。如牝勝牡，蓋以靜下言，未有不牡求牝者也。以靜為下。故為牡動所求。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能為下，則小自歸誠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能為下，則大以禮遇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皆有

所以。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所為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使為附庸，益其土宇者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所以下，意在人事大國，欲使他邦不敢與伐也。兩者各得其所，皆遂其志。故大者宜為下。偏戒大者，恐恃強不為謙也。

道者，萬物之奧，道於萬物之中最深最奧，能與庶品為根本也。善人之寶，善人之道，修身可以長生，故用為寶。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者，是下士也，下士曾無向道之心，及有禍難，則以為保冀其庇護也。美言可以市，交易之中，能甘辭者，出則易集，求則易得。尊行可以加人。行高者，始可以教加於人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無不善，但化之不至也。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萬民之主也。欲以其道付之，令化不善之人，又恐忽其道，更置三公以佐之。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三公有大壁先良馬而進之，亦忠臣之分，然不如坐進此深奧之道於君，以集雍熙之化。古之所以貴此者何？欲發明道妙，故設此問。不日求以得，對曰：以其不可一日求而得之，當須綿歷年代，積功累行而後致之。有罪以免耶？行成道備之人，縱有逆鱗忤旨之罪，亦免誅免責。免耶者，歎美之辭。故為天下貴。以此

古今共貴之。

為無為，為生於心，為則心亂。事無事，事出乎志，有事則志昏。味無味。嘗味者，口嗜之則口爽。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德是上三無也，人能行此三德，則心必虛明，虛明則能見怨之初起，起於小小而能絕之，則無大矣，起於少少而能除之，則無多矣，如此報之，則何怨之有？怨是亂昏爽也。圖難於易，小則易也。為大於細。少是細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必然之理，善圖為者，在兆朕之時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慎微之至。故能成其大。由是成乎聖人。夫輕諾必寡信，夫存誠者，必重其所許也。多易必多難。不圖其終者，故每事為易。是以聖人猶難之，慎厥始也。故終無難。為難於初，故易於末。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防之於未然，故易也。其脆易破，故其微易散。於始生之時則除之，故不難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是居存慮沒之士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不可除。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不可掩。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不可止。為者敗之，為者是除禍胎，任其滋

長，使至成熟，故謂之敗。敗猶可循環也。執者失之。執者由長惡不悛，遂至絕滅，故謂之失。失者，無復更生也。聖人無為故無敗，敗起於為，不為何敗？無執故無失。失因於執，不執何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皆有始而無卒。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本末不衰，則無不成。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欲人之所不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學人之所不學，故能抑群生之踰分。以輔萬物之自然，為此二行者，以佐萬物之性，咸使歸於天真。不敢為焉。守慎故不敢妄為也。

古之善為道者，說古有道者，欲使今世之君效之。非以明民，不以道明示於民者，恐其生異志也。將以愚之。潛以道浸潤，令反其質朴。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姦智多則懷巧詆，是以難理。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使多智者治國，則必行蠹政，則民亂矣，故是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若以淳樸為政，則必行無為，則民安，故是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楷，模也，式，法也。為賊為福，是兩者。兩者亦甚易知，知之則當違害而就利。常知楷式，是謂玄德。常知福可任之，賊可去之，致蒼

生於太平，是君有不測之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陰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夫然乃能與萬物復歸於自然之性。然後乃至大順。皆復天真，則無所不順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王者，往也，江海善居衆流之下，是以百谷無不臻湊。是以聖人是能法江海者。欲上人，必以言下之；將欲居於人上，故先以其言下於人。欲先人，必以其身後之。將欲居於人先，故須退身在於人後也。是以處上而人不重，民皆欣戴，猶以為輕。處前而人不害，人皆悅隨焉無加傷。是以樂推而不厭。謙之力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以謙德化下，下皆化之而為退讓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天下之人皆言我道大似不賢者。夫唯大，故似不肖。我則語之，夫大人，故其愚不可及也。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若賢使人得之者，此乃為天下至細之人久矣。吾有三寶，我雖不肖，然有三行，可謂修身理國之至寶也。寶而持之。人若以為寶，持之不捨，則何往而不利。一曰慈，慈，

仁也。一曰儉，儉，約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處群動之後也。夫慈，故能勇；勇於濟物。儉，故能廣；節用，故有此贍。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其長。自下行成，昇高業就，故得為天下君長，堯為九州長是也。今捨其慈且勇，不仁而勇，勇必損物。捨其儉且廣，不約反，奢必見之。捨其後且先，先已而後人，人必銜怨。死矣。此三行或闕其一則死矣，況皆不行乎？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將能用慈撫養士卒，士卒心無貳，故戰則勝，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德動天，天故救助，以其將能用慈衛於士卒也。

善為士者不武，以道不以武也。喜戰者不怒，以謀不以怒也。善勝敵者不爭，以德不以爭也。善用人者為之下。以謙不以力也。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上四善，人能行之則未有不應也。其如此，故得上合天道，是古之極致者也。

用兵有言：因時君所好而進其道，用兵之言在下文。吾不敢為主先物而動。而為客，客和而不唱。不敢進寸不擅侵人。而退尺。自守以候變也。是謂行無行，敵寇我封，

遂行以止之，非懷殺伐之志。攘無臂，無怒不攘，故似無臂。仍無敵，不爭勝，故不引鬥也。執無兵。以德不以力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為客之道，莫先於是舉。輕敵則幾喪吾寶。寶，身也。若輕敵深入，靡不與尸。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之。兩國舉兵，主客勢敵，至於交鋒剋捷，則素慈哀於士卒者勝也。此是因用兵進以慈之道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云我言無為，則易知。將欲行之，又何難矣。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天下擾擾，皆徇有為。有為與無為背，故皆不能行。言有宗，事有君。以道為宗，以德為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無知者，是識不及理。人之不能知我至言，行我無為，則道德何由至哉？知我者希，舉世少有能知我有道德者。則我者貴。知而法之，貴無以比。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內有至寶，外無光儀，是以天下莫能知也。

知不知，上；智周萬物，無所不知，而云我何知，此真知也，得非上乎？不知知，病。牆面而立，一無所知，而云無所不知，斯妄人也，豈非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真知者，乃

能以妄知為病而病之，則真知不病而妄知病矣。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向若自病，則不能病人也。是以不病。驗此則不病明矣。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威之大者，死也。人皆以小惡為無傷，遂積之盈貫。貫盈而死，是非大威至乎？無狹其所居，居神者，心也，多欲則神居狹矣。無厭其所生。生人者，神也，神留則不死。夫唯不厭，是以不厭。若能清虛，則人神相愛也。是以聖人自知自知虛心則神留。不自見，若自見，則是不畏威。自厭不厭生也。不自貴，若自貴，則是狹其居。故去彼取此。去自見與自貴，取自知與自愛。

勇於敢則殺，若勇敢於欲，則天必殺之。勇於不敢則活。若於欲勇於不敢，則天下必活之。常知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不敢則為利，敢則為害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惡勇敢。是以聖人猶難之。斯緣知天之所惡。天之道，說天道以誠於人也。不爭而善勝，天雖順物，物孰敢不聽命也。不言而善應，雖無言教，四時百物無不應之。不召而自來，雖不呼召，三光列耀莫不隨之。縶然而善謀。縶然至寬，至於殺敢，活不敢，未嘗

匱乏，晝夜行度，未始差忒。若然者，如其中有善運籌之主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雖網目至疏大，而為惡者不能脫免。

民常不畏死，已困於刑法也。奈何以死懼之？更以死刑威之，豈有畏者。若使民常畏死，時政寬，則民不輕生。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於畏死之中有民為詐抵法，以吾君人之勢，必得執而殺之。所不敢者，不敢代天也。常有司殺者殺。所以無漏網者。夫代司殺，是謂代大匠斲。以君代天，如拙夫之代良匠也。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以不能代能，則不唯殘朴，亦必傷手。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上厚斂則下不足，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上多事，則下皆設奇以應之，是以難理。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此言人屬在君也，上食營養太豐，誅求過分，國民十室九空，民咸怨上，上遂覆亡，是非輕死也。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厚生則生亡，外生則生存，以此較之，則不貴生者賢於貴生者也。



人之生也柔弱，道在也。其死也堅強。道去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氣在也。其死也枯槁。氣散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目擊可知。是以兵強則不勝，兵者，不祥之器，違天夭之好生，故抑之使強者不勝也。木強則共。木本強大而條柯柔弱，故柔條共生於強本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以生死並之，柔生而強死，以上比之，又弱居上，而強處下，彼區區自為下而取死，倒置何深。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以人所解喻天道難知，則雖遠可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抑高舉下，損長與短，張弓如此，始可命中。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日中則昃損也，月晦則朔補也。朔，蘇也。人之道則不然，人道與天道背，此人之道言暗君俗人也。損不足以奉有餘。則割無以資有。孰能以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誰能同天，唯有道之人為君，則遏強撫弱，為人則以財賑乏，此言賢君哲士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不伐其美，不處其德者，蓋不欲令物見己之賢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觀其隨器順人，孰

能先之？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攻堅之勝，水有不易之道。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能攻堅則知柔勝剛，謙為人伏則知弱勝強，此天下無不見，至於行之，則盡莫能者。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人所惡者垢穢，聖人能受之，故為社稷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人所忌者不祥，聖人能稱之，故為天下王也。正言若反。能行柔弱者，則為主為王，此實正言也，而俗尚剛強，故以為反。

和大怨，怨者，心氣不平也，和使其無事也。必有餘怨，若以事和之，則翻濟其怨。安可以為善？若翻濟其怨，則自然為惡也。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凡左非用事之所也。契者，符會之目也。聖人執心無事，但思與萬民心氣符同，適自無怨，何必責於人也？故有德司契，若善和冤者，但司與人民會同而已。無德司徹。若閑和怨者，則專司事以明示於民，怨是用生，豈云和矣。徹，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有德之主，善人也，天道常以福祚與之。

小國寡民，理大如小，意在簡省貴，欲安民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什，物也。伯，

成敗也。器，民之所用生資也。由君無為，使民有此資業，雖數至於百，亦不稅而用之。使民重死樂業故不輕生也。而不遠徙。為無苛政。雖有舟輿，無所乘之；舟可以濟於水，輿可以行於陸，民既各足，故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甲兵皆君之利器也，無為故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將反古也。甘其食，知足，故所食皆甘。美其服，止於分，故無服不美。安其居，欲絕，故陋巷斯安也。樂其俗。無事，故其俗自樂也。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求也。

信言不美，信言者，說道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不信。美言者，誘人也，甘言故無信。善者不辯，善者實行，不事談說。辯者不善。滯言不行，故非善也。知者不博，知者貴無事也。博者不知。猶貴學固未知。聖人不積，積而能散。既以與人已愈有，演德以教人，人受其益，而聖德益明，如鏡照人，人見其好惡，惡者修飾，好者加勸，而鏡明不減。既以與人已愈多。散財以卹貧，貧獲其濟而聖財不匱，如井任民汲，引汲者蒙其利，而井不竭也。天道，利而不害；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

好生故云利，惡殺故云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所爲，常順於物，物無不敬從也。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四

(劉固盛點校)



老子意林

馬總

點校說明

《老子意林》，二卷，唐馬總撰。

馬總（？—823），字元會（一作會元）。唐代扶風（今陝西鳳翔一帶）人。歷任方鎮，屢建政績，官至戶部尚書。長於儒學，論著頗多。著有《意林》、《意樞》、《唐年小錄》、《大唐奇事》、《通歷》等百余卷。《意林》雜錄周秦以來諸家著作，今有五卷本（一作六卷本），共收七十一家。該書錄注文最多者為《道德經》與《莊子》兩家，可見唐人對老莊道家思想之重視。《老子意林》，即《意林》卷第一《道德經》。經文不分章節，隨文夾注，計有二卷。保存了一些佚失的唐以前《老子》注文，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本次點校，以明《正統道藏》本《意林》為底本，以清刊武英殿聚珍叢書本、清嘉慶李遇孫補刻本為參校本。

道德經二卷

扶風馬總元會 編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元炁生萬物，不有道所施不求其報。挫其銳，解其紛。銳，進也。人欲銳慎，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紛，結恨也。當念道無上。解，釋也。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當如暗昧不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眾同垢塵，不自別殊。多言數窮，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也。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先人後己。天下之先，以官長也。外其身而身存。薄己而厚人，人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如赤子，故身而長存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反驕恣，必被禍患也。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私邪。曲則全，曲則從眾，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枉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少則得，天道祐謙，自受則得多。多則惑。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善行無轍跡，善行道者求之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善言者無瑕

謫。擇言而出之，故無瑕謫。知足者富，知足則長保祿位，故富也。死而不亡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於天下，故能長壽也。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欲令拯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欲使遇害。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使驕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拯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事道明微。其效明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當以道伏之，蓋三皇之前無棄民，德化厚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欲化不善人也。報怨以德，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於易。圖難事先於其時，求成也。失道而後德，道衰德生。失德而後仁，德衰而仁愛見。失義而後禮。義衰即施禮，聘行玉帛也。夫禮者，忠信之薄，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消薄。而亂之首。禮賤質貴文，故正日以消，邪亂日以生。貴必以賤爲本，言欲尊貴，當以賤薄爲本。禹稷躬耕，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是也。高必以下爲基。言欲高立，先以下爲基。如築壘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高必傾危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不爲下士笑，不足名曰道。明道若昧，明道之

人，若暗昧無所見也。進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類，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上德若谷，若深谷不耻垢辱也。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大器晚成，成器之人如瑚璉不可卒成。大音希聲，如雷電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大象無形。大法象道之人，質樸無形容也。物或損之而益，取之不得，推讓必遠。益之而損。大增者崩，食祿致患也。名與身孰親？名遂則身退也。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病？好得貨利，則病於行。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患害。所愛者少，所費者多，故言必大費也。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塚探柩之患。大成若缺，缺者，滅名藏譽如不備。大巧若拙，不見其然。大辯若訥。無知疑，口無辯。不出戶，以知天下。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其視雖遠，而所見至少也。爲學日益，謂教禮樂之學，爲情欲文飾日以多。爲道日損。謂自然之道、情

欲文飾日以消。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善則教道使就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亦以教道。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自然合遠避。人軍不被甲兵。不好戰殺。塞其兌，兌，目也。不妄視。閉其門。門，口也。不妄言。終身不勤。終身不勤苦也。開其兌，視情欲。濟其事。濟益情欲之事。終身不救。禍亂成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邪，不中正也。善建者不拔。善以道建身建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知者不言，貴其行也。言者不知。駟不及舌，多言多患也。其政悶悶，音門。政教寬大，悶悶味似不明。其民淳淳。淳淳，親厚，其政察察，政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身。其民缺缺，政教急，民不聊生，政教缺，日以疎薄也。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光而不耀。雖有獨見之明，如暗昧不炫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人以氣作根，以精作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能深藏氣，固守精，無所世漏，乃長生久視之道。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鬼不敢干犯其精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在位，不傷



害人，故鬼不于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人能治於陽，全其性命。鬼得治於陰，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其安易持，治國治身，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以智慧治國，國之賊。使智慧之人治國，必背道德，妄作威福，乃是國之賊。不以智慧治國，國之福。民守正直，不作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善為士者不武，貴道德，不好武力也。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胸，絕禍於未萌，無所怨怒。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云云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益謙，常以中和是上。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道守一，則不必博。多見聞，失要真，故不知也。

① 自受則得多：清武英殿聚珍叢書本（以下簡稱殿本）作「自受少則得多」。

② 此四事道明微：殿本作「此四事其道微」。

③ 故正日以消：殿本作「故正直日以消」。

④ 無知疑：殿本作「知無疑」。

⑤ 謂教：殿本作「為政」。

⑥ 無所世漏：殿本作「無所泄露」。

⑦ 常以中和是上：上，殿本作「尚」。

（周國林點校）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王真

點校說明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四卷，王真撰。

史稱『漢州刺史王真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該書的題銜是：『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由此可知王真的身份，但其他事迹不詳。

此書前有《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時間為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后有《手詔》、《叙表》、《叙表》中稱書名為《道德論兵要義述》，對此註的說明是：『《道德》經文，遠有河上訓釋，中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註解，今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採摭玄微。』重點闡釋《老子》中的用兵思想，這種思想的要點就是：『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

危，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戰也，不可忘也。夫聖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愠怒也，不以其爭奪也，不以其貪愛也，不以其報怨也。蓋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讒，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獵，非用之於強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闡明了文和武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如何使用武力，應該符合聖人的用兵之道，而《老子》中就有聖人用兵之道。

同時提醒帝王：『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謂之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故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后代人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為之事，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后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聖人先欲堙其源，絕其本，故經中首尾重迭，唯以不爭為要也。』這就是《老子》的用兵思想的基本

宗旨。

此註不錄《老子》原文，直接在各章下述其說。雖名為《論兵要義述》，亦非通篇言兵，仍就各章內容加以闡釋。

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參校清道光間錢熙祚刊《指海》本。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之至誠，貴有上聞。微臣性識庸愚，智慮寡薄，久從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貸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內，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罷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慚，啓處無地。臣每伏念筋力駑鈍，無可以驅馳，身命輕微，不足以報效，退難補過，進實思忠，願獻芻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歸於自正。伏惟皇帝陛下，體至道，為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自臨馭，萬國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教猶暨，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罰措而得謂無冤，干戈戢而亦不復用，無

為無事，雖休勿休，海內歡娛，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輒敢竊疏前件《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今離為四卷，并叙表等，不揆荒蕪，用申懇款。伏乞聖慈昭鑒，俯賜優容，布問公卿，式明穿鑿，然後退死溝壑，臣所甘心。瀝血吐誠，伏待罪責，不勝悃迫戰越之至。謹差子將尚瓘，謹具別封進上。謹奏。

元和四年七月日

手詔

勅王真、尚瓘至省，所陳獻具悉。卿職在藩條，誠存裨補，本乎道德之旨，參以理化之源，用究玄微，有茲述作。省閱之際，嘉歎良深。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九日

叙表

臣真言：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猶以為皇道不足，故寂

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育，故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真樸潛消，則文字之理又不足，故載誕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將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啓道德之根源，絕言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於天也，擬乎動植，則萬物充盈於地也。論其教戒，則百行全備於人也。何謂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危，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戰也，不可忘也。自軒轅黃帝以兵遏亂，少昊以降，無代無之，暨於三王之興，雖有聖德，咸以兵定天下，則三王之兵，皆因時而動，動畢而後戢，戢即不復用也。及至嗣君，或驕或僻，或暴或淫，或怒或貪，或矜或忌，乃為我師我旅我國我家，動必取強，用必

求勝，載窮載黷，且戰且前，或不戰而自焚，或無厭而取滅，塗萬姓之肝腦，決一人之忿欲，毒痛海內，災流天下，是以道君哀其若此，又不可得而廢去，遂不得已而用之。夫聖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愠怒也，不以其爭奪也，不以其貪愛也，不以其報怨也，蓋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諛，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獵，非用之於強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又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甚惡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惡，豈容易哉，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德者，人不歸也。人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謂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聞之創業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位，故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戰，衆人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後代人君，輕用其兵

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爲之事，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何者？伏惟道君降於殷之末代，征伐出於諸侯，當其時王已失衆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故極論冲虛不爭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聖人先欲埋其源，絕其本，故經中首尾重迭，唯以不爭爲要也。夫唯不爭，則兵革何由而興，戰陣何因而列，故道君叮嚀深誠，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何言，陰陽不測，是以道君強爲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之，非難知也，非難行也，況我國家，祖有道而宗有德，流聖裔而派仙源乎，唐哉皇哉，不可得而稱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濬哲溫恭，續十葉之鴻輝，傳千億之命緒，闡皇道而育萬物，弘帝德而貞百度，寂然不動，神而化之，戢干戈於方輿之時，却行陣於已列之地，無爲無事，上德上仁，貴五千之

至言，賤百二之重險，結繩而理，大化克被於生靈，擊壤之歌，至德亟聞於野老，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少習儒業，長無武功，睹昇平於明盛之時，賴亭育於仁壽之域，是以不揆庸陋，敢侮聖人之言，甘心從鼎鑊之誅，傲倖納芻蕘之志。臣伏以道德經文，遠有河公訓釋，中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注解，微臣狂簡，豈敢措詞。今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採摭玄微，輒錄《道德經》中章首爲題，序列如左，各於題後粗述玄元皇帝聖旨，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義，謬將臆度，用達管窺，既無百中之能，庶均萬分之一，因號曰《道德論兵要義述》，詞理荒鄙，塵瀆宸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謹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道可道章第一

臣真述曰：夫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靈於萬物者，謂之最靈，靈於最靈者，謂之聖人，聖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於是因言以立道，因道以制名，然異於真常之元，故曰可道。既為萬物之母，故曰可名。又天地之道，無迹可尋，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聖人之作有物，有物可睹，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觀猶示也，且乾坤之用，因無人有，是以同出異名，變化之理，因有歸無，是以同謂之玄。蓋天地之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為一玄也。聖人之道，代天理物，各正性命，復為一玄也，故曰玄之又玄。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旅，孰不由於此戶者也，故曰衆妙之門。臣伏惟玄元皇

帝所建五千之文，將垂億兆之祀，同天地之覆載，比日月之照臨，利將無窮，人受其賜，故王者得之可以適天下，諸侯得之可以安萬邦，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績，士庶人得之可以知其所歸，若好徑之徒，不遵此道，必有倒行之悔，矧其違易即險，而欲僥倖者哉。微乎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已，是以初標道非常道，指其殊塗而同歸，末言衆妙之門，明其百慮而一致，冠於篇首，誠有旨哉。

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真述曰：夫美者對惡之謂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美之為美者，此已知其惡也久矣。皆知善之為善者，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故其下文云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夫物既有名，人既有情，則是非彼我存乎其間，是非彼我存乎其間，則愛惡起而相攻矣。愛惡起而相攻，則戰爭興矣。夫戰爭者不必皆用干戈斧鉞也，至於匹夫之相手足，蟲獸之相爪牙，禽鳥之

相齧距，皆爭斗之徒也。然至於王侯之動，即無不用其金革矣，為患之大，莫甚於斯。故偃武修文，興利除害，其事既理，故曰無為。其教既行，故曰不言，是以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夫無為之事，蓋欲令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此之謂無為也。夫不言之教，蓋欲令正身率下，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古者言之不出，同此義也。夫王者無為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無為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奉不繁，無為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無為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無為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無為於百姓，則天下安矣，其無為之美利，信如是哉。又萬物作焉而不辭者，言上下皆得自然之分，悉無言辭也。又生而不有其恩，為而不恃其德，獨立造化而不居其功，不怙其強，卑以自守，所以事業簡易而長不離其身，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臣真述曰：夫聖人之理，不伐其

善，不顯其長，上行其風，下承其化，既絕矜尚，遂無鬪爭，非謂其不用賢能而使人不爭也。且自三皇五帝至於王霸，未有不上尊三事，下敬百寮，外資卿相之弼諧，內有后妃之輔助，此奚謂其不尚賢乎哉，必不然也。又難得之貨，皆是遠方異物，若在上貴之無饜，則在下之人供輸無已，更相求取，非盜而何。盜賊既興，兵革斯起矣。又珍物麗容，是人之所欲，而聖人達理，不蕩於胸中，故其心不可得而亂也。是以聖人虛其心者，除垢止念也，實其腹者，懷忠抱信也。弱其志者，謙柔不犯於外也。強其骨者，堅固有備於內也。常使人無知無欲者，蓋率身以正人，故使夫智者亦不敢爲也，故此下文云爲無爲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爲兵戰之事也。語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若人君皆能如舜之德，則天下安得不治矣，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萬物之祖宗，則自然挫折鋒鏃之銛銳，解釋紛擾之云爲，故能和其光耀，降嚴威也。同其塵雜，舍垢氛也。然玄元深歎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故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言似天帝之先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臣真述曰：此言不仁者，猶下經云不德也，言天道與王者同施仁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且不責生成之報焉。王者既不責於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用，則兵革自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言國君能調和元氣，應理萬機，如橐籥之用焉，終無屈撓之弊也。又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此之謂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臣真述曰：谷，養也，又虚空也。言神氣游息於虚空之中，故得長存也。玄天爲鼻，牝地爲口，天根於清，地根

於寧，此言人君長能固守清寧之道，以理其天下國家，則自然無動用勤勞之事，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章第七

臣真述曰：夫天清而運動不已，地寧而安靜無窮，皆以其順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矜其功，不厚其生，施陽布陰，復不爲主，故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能則象天地之德，清寧沖虛，不敢爲天下先，故能長先矣。又外其身者謂不矜貴其身，則憂患不能及，所以得其身長存也。又經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此之謂歟。若夫人君克己復禮，使天下歸仁，既得億兆歡心，蠻夷稽顙，自然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論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墊之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故水治則潤澤萬物，通濟舟楫，兵理則鎮安兆庶，保衛邦家。若理兵能象水之不爭，又能居所惡之地，不

道冲而用章第四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之志，長使淵然澄靜，如



侵害者，則近於道矣。是以兵之動息，必當擇利而處之，故曰居善地也。主將之心，必在清澄深淨，故曰心善淵也。兵者類多凶害，故戒之曰與善仁也。夫軍旅之政，失則為亂，故曰政善治也。兵者所尚謀慮精微，故曰事善能也。凡興兵整衆，應敵救災，必當其期，故曰動善時也。既上文具標七善不爭之德矣，此又重云夫惟不爭，故無尤者，臣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誨諭者，正欲勸其人君無為於上，不爭於下爾。夫無為者，戢兵之源，不爭者息戰之本，若王侯能明鑒其源，洞觀其本，簡其云為，息其爭鬪，則金革寧矣。臣又竊嘗習讀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奧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為，次於不爭，以為教父。凡人之情，不能無爭，唯聖人乃能無爭。又爭之徒衆矣，今臣略舉梗概，皆起於無思慮，無禮法，不畏懼，不容忍，故亂逆必爭，剛強必爭，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復必爭，進取必爭，勇猛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

爭。夫如是，王者有一於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於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則賊亂於其家。士庶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其身。是以王者知能官人，能安人之道，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息矣，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且夫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爭則兵，矧乎王者，豈固有爭乎哉。故下經末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此所謂知終終之義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臣真述曰：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賴也，且匹夫之徒，帶三尺利劍，持數寸匕首，至有憑凌天子，劫脅諸侯，或邀盟於前，或請命於後，往往而得，矧乎當九五之位，全億兆之師，尊居一人，下臨萬物，乃知持盈不易，揣銳實難，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道君又以時人最所重者金玉，故指以為戒，冀其能保惜

之，用存兢惕之意也，此又特戒其王侯，令守彼謙沖，去茲奢泰，永言伊戚，無至自貽，故下文又云功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言身退者，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故經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此之謂乎。

營魄抱一章第十

臣真述曰：魄者陰之質也，一者陽之精也，此言人君常當抱守一氣，專致柔和，使如嬰兒之德善也。滌除玄覽，欲其洗心內照，志無瑕穢也。愛人治國能無為者，夫欲治其國，先愛其人，欲愛其人，先當無為。無為者即是無為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為害之深，欲愛其人，先去其害，故曰無為兵戰之事也。天門者鼻息之謂也，欲其綿綿雖靜，常令呼吸進退，得其自然也。明白者視聽之謂也，欲其周流四達，而常若無知也。自此以上，皆言理身理國，兼愛之道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以上聖人順天之道，以養萬物，故不居其功，

乃云此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臣真述曰：此車器及室三者，皆取其因無而利有，因有而用無，故引之以爲證，何者？夫五兵之屬，亦當其無，有兵之用，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必傷人然後爲用，故知兵者備之以爲有，戢之以爲無，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蓋無之以爲用亦明矣。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臣真述曰：五色所以養目也，視過則盲。五音所以養耳也，聽過則聾。五味所以養口也，食過則爽。故聖王之理，常復衆人之所過，以全其身，以安其神。夫人君之心，以睿智爲本，清靜爲根，若乃逐獸荒原，奔車絕轍，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鷗鷺而爭先，并熊羆而賈勇，日月虧蔽，旌旗糾紛，馳騁忘歸，殺獲無補，風雨恒若，宮室或空，謂之發狂，蓋由此矣。故經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其是之謂乎。又人君所貴難得之貨，則盜賊生，盜賊生則兵由此起，兵由此起害莫大

焉。令人行妨，固其宜矣。是以聖人爲腹者，貴其容受而無情也，不爲目者，賤其觸見而有欲焉，故曰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臣真述曰：夫王者守位，皆承天之寵也，諸侯得國，皆承王之寵也，故因寵所以爲貴，因貴所以生驕，因驕所以獲罪，因罪所以蒙辱，是以聖人之得失，常若驚也。又王侯在上，若不能以貴下賤，自卑尊人，但好戰恃兵，乘勝輕敵，必即禍患及之矣，故以有其身乃爲身患，外其身乃爲身存，豈不至哉。是以貴其身者，適可以暫寄於天下，愛其身者，可以永託於天下也，故經曰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其是之謂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臣真述曰：夷者平易之稱，所謂天之道，故可視而不可見也。希者依違之稱，所謂地之道，故可聽而不可聞也。微者精妙之稱。所謂人之道，故可搏而不可得也。然天雖清光運行，終不爲皦潔以自顯也。地雖寧靜博

厚，亦不爲闇昧以自幽也。人雖生生無窮，終不爲分別以自尊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也，是以散而陳之，則爲三才，合而渾之則爲一德，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此以上又言萬物因無人有，從有歸無，惚有恍無，故云忽恍也。又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言自三而復一，無始無終，從一而成三，無終無始，故使人君執此上古無爲之道，以治當今有名之物也。無爲者亦謂無兵戰之事也，有名者謂軍國之務也，故能知始樸素之義，乃可爲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臣真述曰：此古之善爲士者，謂上士也，所謂若聖與賢而在王侯之位者也。微妙玄通者，皆道德之用，不可得而稱也。言聖人賢人，治天下軍國，無不兢懼畏威，皆若臨深履薄，其容貌志意，故常若冬寒涉川，畏耻四鄰，言慎之至也。儼兮若客者，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是也。渙若冰之將釋，言合散屈伸，嘗無結滯也。敦樸者，質素之謂。曠谷者，深邃之謂。夫濁久徐清，安久徐生，皆順自然之理。動靜不失其時，言孰能如此，唯聖賢耳。故曰保此道不欲盈，言若王侯守此道者，不欲滿溢而驕盈也。故曰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此言能守道因循，終無矜耀，乃得長如弊故，不立新成之跡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臣真述曰：夫天之道常清虛太極，無私於覆燾，地之道常沉靜博厚，無私於亭毒，則是陰陽各得其恒，故人與萬物俱得盡其生成之理，故曰萬物並作。復者其見天地之心，故曰吾觀其復。夫物芸芸者，生生之謂也，生生之理盡，故各復歸其根本，以守其靜，是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言萬物盡無大傷，各得復其性命，以足自然之分，即可謂得真常之道也，故聖人能知此真常之道，則是明白四達，無所疑惑也。若人君不能知此真常之道，而乃縱其嗜欲，妄作不祥，興動干

戈，流行毒螫，則必有凶灾之報，故曰妄作凶。又知常容者，言王侯若能容人畜衆，則可謂至公無私，至公無私，即王道自著，王道自著，則其德象天，德象天乃可與之適道，既可適道，自然能長且久，故得終竟千齡，必無危殆之患也。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臣真述曰：太古大道之行，上德不德，是以其下之人，但知其在上有君而已，蓋日用而不知是也。至於中古，仁德兼施，恩惠日及，是以愛而親之，美而譽之，其事漸著。其次以義爲治，小罪用刑罰，大罪興甲兵，是以畏之。其下以禮爲治，禮煩則亂，誠喪欺生，是以侮之。又信不由衷，人不信矣。飾詞相詐，猶或貴言。悲夫，是以王者當宜成不居之功，守不敗之事，使百姓不知帝力，皆謂我自然而然善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
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
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大道廢章第十八

臣真述曰：大道既隱，下德有爲，仁義之行，遂從此始，巧智小慧，大僞生焉，孝慈出於不和，忠臣生於昏亂，茲亦美惡相形之謂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臣真述曰：此言絕有迹之聖，棄矜詐之智，則人受大利矣，故曰百倍。又仁生於不仁，義生於不義，今欲令絕矯妄之仁，棄詭譎之義，俾親戚自然和同，則孝慈復矣。又絕淫巧，棄私利，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盜賊不作矣。然猶恐後代不曉正言若反之意，故又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夫見素者，外其質野之容，抱樸者，內其真實之意。又思慮嗜欲者，人之大性存焉，可

節也不可絕也，故勸王侯令少之寡之，則國延其祚，人受其賜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臣真述曰：絕日益之學，則無憂矣，唯之與阿，善之與惡，相去甚近，又戒其人曰，何故不恭而好慢邪，去善而爲惡邪，豈不甚惑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今衆人熙熙然，大荒乎嗜欲，常如對享太牢之饌，共登陽春之臺，縱放其情，無央極哉。是以道君曰：我獨怕然靜默，若嬰兒之未有所知，有如乘其車乘，悠悠未有所止，此蓋示人以謙卑退讓之貌，不學衆人矜誇炫耀，自言智慧有餘也。故下文又曰：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言我豈若愚人之心哉，言非也。我但昏昏悶悶，忽忘若晦，寂而無所止，獨頑似鄙，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食者服也，母者道也，蓋欲勸君服道於身，以處無爲之事，則兵革自戢，天下獲安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臣真述曰：孔，甚也。言甚大德

之形容，謂天地也。天地因道而生，承道而化，故曰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言太初之氣，從無人有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言太始之氣，因有成形之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言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雖在窈冥之中，常不失其信，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又言萬物始生，皆自於恍惚窈冥之中，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所言曲者，謂柔順屈曲之義也，非謂回邪委曲之徒也，自此以下，皆正言若反之意，是以聖人抱一者，唯抱此曲全之道以爲天下之法式也。又從不自見以下四節，皆不爭之道也。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兵戰自然息矣，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以此曲全之道而歸根於正靜者也。治軍治國之道，先此爲妙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臣真述曰：希言者無爲無事之

謂，但使爲上者希其言，省其事，即合於自然之道也。又理國理戎，皆忌於繁促猛暴之政，故舉飄風驟雨之喻以明之。夫同道同德之順也，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以其迷日固久，同失之人，各自得之，亦俱不知是失，故曰失亦得之也。信不足者，此言下信不足，亦由上之人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臣真述曰：凡踉跄闊步之人，皆不得正立而安行者也，此論躁競之徒，舉兵動衆，皆不得中正之道也。而況自見其明，自是其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長，故聖人舉此餘穢之食，贅醜之行，總皆惡之，則有道者安得而處之哉。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臣真述曰：此一章極言道體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名之名，無物之物，故曰強爲之名曰大。凡言大者，無窮無際之謂也。且群方廣大，道無不之。之猶逝也，逝而不已必遠，遠而至極必還，故曰返也。此言道之周行，無

所不在，故爲天下之母。母者道之宗，宗者一也，故經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此所謂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是以三才相法以至於道，道乃法其自然，故王者法其自然，則能事畢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臣真述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又靜者仁之性也。古之所謂君子者，通言天子與諸侯也。終日行者，言君子假如終竟一朝一日之行，亦必須崇備法駕，居其輜重之中，以謹其不虞也。輜重者，兵車營衛之具也，又言人君雖有離宮別館，超然高逸，豈可以萬乘之重自輕於天下，此又深戒其單車匹馬，潛服微行之失。是以輕舉則失於爲君，使臣之禮，躁動則失於爲臣事君之義，豈可不畏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其是之謂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臣真述曰：無轍迹者，行無行也。無瑕謫者，守中也。不用籌策者，戰必勝也。不可開者，守必固也。不可解者，無端緒也。此五善者皆聖人

密謀潛運，不露其才，不揚其己，不顯其迹，不呈其形，常欲令戰兵於未動之際，息戰於不爭之前，是以國無棄人，人無棄物，此皆襲用明聖之妙道，以至是乎。又聖人不立德於人，不銜仁於物，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故亦不尚師資之義，然恐衆人不寤至理，以爲大迷，深論奧旨，誠爲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臣真述曰：夫爲人君者，已有雄才英略，盛容猛氣矣，又居至尊之位，處兆人之上，六軍環衛，百司具存，不惡而嚴矣，不怒而威矣，故常欲令守其雌靜，如爲天下之溪。溪者沖虛容受，藏疾納污之地也。夫如是，則其德常不離於身也。復歸於嬰兒，言其守道懷德，其性還如嬰兒，真常未散，使矯僞之端不能入其心境也。又雖知其明白曠潔，要令常守拱默闇然之道，乃可爲天下法式。夫如是，則其德無有差忒，復歸於中正之極也。夫榮辱者相隨之物也，人君能知其榮華倏忽而來，常思困辱襲其後者，則爲天下谷。

與溪義同也，以是道德常足，復歸於樸。樸者元氣之質也，故聖人散樸則爲器量，用人則爲官長。大制者謂制天下國家也。夫制天下者，豈有細碎割截之事邪，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特言非望之人，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已見其不得也。爲之者，謂興動兵戎之事也，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不可爲者，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若以此爲之者，必敗也，以此縱有暫執而得之者，亦旋而失之也。故物有行有隨，有煦有吹，有強有贏，有載有隳者，皆禍福之倚伏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將欲立於中道，守之無怠，戒之至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戒將相輔弼之臣也，言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者，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趙高白起蒙恬之類，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強吞噬攫搏，焚詩書，坑儒士，血趙卒四十餘萬，其

於所下之處，悉殘滅之，使無遺種，始皇猶獨鶚視天下，未足其心，雖天祿已終，而毒螫之餘，仍相殘害，不經時而土崩魚爛矣，是以胡亥弑於望夷，子嬰戮於咸陽，扶蘇死於長城，李斯父子糜潰於雲陽，白起齒劍於杜郵，趙高取滅於宮闈，此皆事之遺也。又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十萬之師在野，則百萬之人流離於道路矣。加以殺氣感害旱疫相乘，災沴之深莫甚於此，故善為將者，當須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不得已者，是聖人用兵之要道也。即是宜果行勿強之道，不伐其功，不樂殺人。恬淡為上，雖勝不美，此是果而勿強之義也。夫物壯則老，師曲之謂也。所謂早已者，言不道之師早當止已，而勿復進用。向使李斯白起之師早圖退止，豈有自焚之禍邪。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臣真述曰：兵者劍戟戈矛之類也。佳，好也。言器械者，唯修飾犀利

珍好者，適是不善之器也。又左陽為吉，右陰為凶，君子必不得已而用之，則當以恬淡為上。恬是安靜，淡，無味也。言戰陣雖勝，當須淡而無味，故曰不美。美之者則為喜樂於殺人也。且所殺者皆吾人也，吾人也安得而樂殺之，必也樂殺之，則王者何以得志於天下也。又古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為所殺者皆吾人，安得不以喪禮處之乎。後代則不然，師徒所征之處，大抵成敗相半矣，設有一勝，必先以大帛顯書其事，露布其文，彼主將者仍皆以十作百，以百為千，以千為萬，用要其功。上之人或知其詐欺，且借以為勢，務立其威，此則使人怨於顯明之中，神怒於幽闇之處，故曰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如此為將，豈得謂以道佐人主乎。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臣真述曰：樸者道之實，以其精妙微細，無所不在，故曰小也。言王侯若能守此微妙之道，常能無為清靜，則萬物自來賓服矣。天地陰陽，自然和

合矣。甘露時雨，自然降潤矣。如是則言不令人，人自得其均平矣。由此之故，始復制致萬物之名，物既有名，則夫君臣上下，萬物萬事，無不各知其止矣，故為君者知止於仁，為臣者知止於忠，為子者知止於孝，為朋友者知止於信，為夫婦者知止於義，為干戈者知止於戢，為賦斂者知止於薄，既各知其所止，故皆得不至於危殆也。譬如道在天下，用之為治，猶川谷之與江海，言其感應走集，晝夜朝宗，無時休息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臣真述曰：夫測度淺深，聽言觀行，人焉廋哉，此庶可以智知，故曰知人者智。至於澄心內照，無我無人，了然自知，非明孰可，故曰自知者亞聖之稱，言人自知之難也。夫嬴不及霸，始僭稱皇，項未及強，而先稱霸，然秦兼天下，楚伏諸侯，并吞則六國逡巡，叱咤則三軍辟易。夫如是適可謂有力而勝人者也。夫有力而勝人者，未嘗不終為人所勝。若乃周家忠厚之德，豈



不謂自勝者歟。且避狄愛人，從之者如市，觀兵誓衆，闇會者如期，是以前徒自攻，一戎大定，至其末裔凌遲，諸侯力政，猶不敢爲主，海內空位四五十年，斯豈不謂自勝者歟。故曰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故強大者有道，則不戰而克，小弱者有道，則不爭而得。又知足之富，貨財無數，人之道也。自強其志，乾乾不息，天之道也。善守其道，不失其所，非久而何，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非壽而何。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臣真述曰：此言大道汎然盈滿天下，可左可右者，謂萬物無不從也，無不在也，萬物所以恃之而生育長茂，亦所辭謝其恩。功成而不名有者，言聖人順道而理，加以無心之愛，被以無情之養，故不爲萬物之主，自然常無所欲，此豈可名之爲小邪。又萬物悉皆歸之，而聖人以至公之道御之，亦不曰

我爲萬物之主，此豈得不謂之大邪，是以聖人常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明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臣真述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王者執持大象，不失其道，則天下之人無不歸往，往者又皆以道德安之養之，使其通泰無害，則何異於置飲食宴樂於康衢之上，而悅飽行過之人哉。又以微妙之道治軍行師，皆以恬淡無味爲上，自然無形無迹，故使視聽者不可得而聞見也。又大道之行愈多愈有，無盡無窮，故曰用之不可既。既，盡也，已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臣真述曰：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謙之義也，言治國治軍者，必須仰思天道，俯察人事，常宜深自儆戒曰：夫天時人事，乃今固開張我者，莫將欲歛斂我乎。乃今固強大我者，莫將欲弱小我乎。乃今固興盛我者，莫將欲廢黜我乎。乃今固饒與我者，莫將欲劫奪我乎。王侯若能始終戒慎若此者，可謂知微知彰矣。故下

文云柔弱勝剛強，此亦非謂使柔弱之徒必能制勝剛強之敵，直指言王侯者已處剛強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故謙卑儉約，即永享其年。驕亢奢淫，即自遺其咎，蓋物理之恒也。聖人猶恐不悟，下文又切戒之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喻衆庶也，淵喻道德也。夫王者理人，當須置之仁壽之域，使魚在深水之中，常無困涸網罟之患，則獲其安樂矣。又先王耀德不觀兵，兵者國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見於人，兵者戰而不用，存而不廢之物，唯當備守於內，不可窮黜於外者也。若示人於外，終有敗績之辱，豈不慎哉。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臣真述曰：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道常者謂有名之初，故本初無字乃爲一氣之宗，亦既有名爲萬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無所云爲，故曰無爲也。至於四時運行，百物成熟，故曰無不爲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盡無爲也，天下之利，知

之即無不爲也。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戢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則物無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嗜欲將作者，即當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以不欲爲根，靜而歸根，常而復命，可謂復守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既復，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故曰天下將自正。經曰：我靜而民自正，又《論語》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謂乎。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
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
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臣真述曰：上德者與道同體，所謂三皇之時，不可得而稱也，故曰不德。下德者爲道之用，所謂五帝之時，親愛萌生，故曰有德。仁義禮者，兼而行之，所謂三王之初，防患救亂之功興矣，若總而論之，將以理天下國家以及於身，其揆一也，故曰三皇五帝之與三王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者也。是以道德仁義禮，王者當兼而用之，亦猶五材相資，闕一不可也。道君所以援古及今，明其失得者，蓋以其干羽寢於兩階，金革興於三代，忠信既薄，玉帛空行，優劣於下衰，跂及於前古。夫禮失則亂，救亂者必以禮，亂猶理也，言禮者理亂之首也。然道君之意蓋欲其時王捨禮而行義，去義而成仁，除仁

而尚德，違德而適道，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以去彼禮義之薄，取此道德之厚，將以爲王者之理化也，豈不至哉，故曰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臣真述曰：夫唯道君廣引天地神谷及萬物之得一者，觀其指歸，皆在於戒侯王也。以，用也，故若曰天地無用其清寧以自安泰，當須常恐有裂發之變也，神谷無用其靈盈以自恃，當須常恐有歇竭之困也，萬物無用其生成以自長久，當須常恐有絕滅之時也，侯王無用其貴高以自強大，當須常恐有顛蹶之禍也。故曰以賤爲本也，非乎。夫不自強大則不爭，不爭則兵戰自息，兵戰自息，則長保天祿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臣真述曰：此言萬物動出芸芸，無不反歸於根，故曰反者道之動。夫常物之動，動之於動，唯道之動，動之於靜，故曰反者道之動。反猶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靜爲心，以



動爲用，今反其動是復其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也。是以聖人慎其動而常處無爲，深達歸根守靜之義，乃能知常。能知常然後能不妄作，能不妄作故爲之明。又柔弱者道之用，言聖人必用柔弱之道以勝天下強暴之人也。又物猶事也，凡天下之事，皆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以聖人常處無爲之事，歸復於靜則萬物皆得自然生成，不假云爲動作，故曰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臣真述曰：若聖與賢，猶多品彙凡百庶士詎知等夷，故道君於此略舉上中下三級，以明識道之深淺爾。文宣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上士勤行之志，可得而知矣。又以可上可下之性，故有若存若亡之譏。夏蟲疑冰之談，故有聞道大笑之說。故復建立其言有之曰：明道若昧，此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闇昧也。進道若退，此言地之德也，雖蒸蒸日上，常如卑退也。夷道若類，此言人君之德也，雖巍巍則天，常同衆類，不自標異。

夫如是，故雖上德之君必如溪谷之卑下，虛受納污也。雖大潔白之君，亦常如自居穢辱也。雖廣大悉備，常若不足也。雖欲立德於人，又須常畏人知，故曰若偷也。雖體道真實，常若渝變也。大方無隅，寧見圭角。大器晚成，不求速達。大音希聲，必震蟄藏。大象何形，無狀之狀，道本無名，強爲之名字，作萬物母，皆假借自然而生育之，故曰善貸且成。夫人君執德，謙柔用晦，無爲之若此，天下其孰能與之爭，既無所爭，則兵革自然戢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臣真述曰：夫元氣始生，生生不已，故有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又萬物之出，莫不皆負背陰肅之氣，抱向陽和之中，中而和者，乃得爲人，故謂之最靈。既靈且智，是能知損益之義，乃稱號其所惡者，蓋欲自取其損，以冀其益爾，故曰物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其是之謂歟。言人之教戒，亦當須取我此義以教戒之，言若不知損益之道，但恃衆好兵，暴強輕敵，必當摧辱破敗，

覆軍屠城，即是失其死。所明矣。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治天下國家，禍之大者，莫過於此，是以云吾將以爲教父，言教戒之重者，亦莫過於此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臣真述曰：至柔者謙虛清靜，所謂自然之氣也。至堅者剛強運動，所謂有爲之徒也。夫柔靜剛動，弱必勝強，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致無爲之理，則無所不入，故曰無有人無間。無爲之事，亦所謂清靜致理，無爲戎馬之事也。不言之教，欲其正身率下，則人從之，不待其言也，故曰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也。又經曰：行不言之教是也。然聖人之治，無以加於是乎，又道君歎其當代罕能行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臣真述曰：名者祿位也，爭者忘其身，貨者財寶也，貪者輕其死。夫名疏於身，身多於貨，雖甚愚者，猶必知之。及在得喪之間，與奪之際，則中智之徒盡未能免其惑也。故唯聖人能知

戰鬪之可息，不爭其名，知財貨之可足，不害其身，不多藏，不厚亡，是終厥身而辱殆所不能及，故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臣真述曰：夫聖人雖處萬全之地，亦不矜其成，常若虧缺，故其用也，終無弊敗之憂，雖居至滿之勢，亦不驕其盈，常自謙虛，故其用也永無窮困之厄，又直於其人，曲於其己，故曰若屈。藏其機微，用其質樸，故曰若拙。際其文詞，絕其給佞，故曰若訥。且此上文數節詳其大歸，終本於清靜之德，故引躁靜相形，寒熱相用之義以證之。夫清靜者，無爲也，無爲者，亦謂無爲於兵戰之事，乃可爲天下之長也。又經曰：我好靜而人自正，又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皆此類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臣真述曰：夫去奔走之馬，糞荆棘之田，非有道歟。四郊多壘，戎馬生於其間，非無道歟。是以人君恣可欲於心，則天下之人皆得罪矣。嗜欲至而不知止足之分，則天下之人皆受禍

矣。又人君所欲盡得，則天下悉罹於殃咎矣，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爲足，則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臣真述曰：夫人君則天效地，恭己正南面，無爲於上，垂拱而已，無不爲於下，各有司存，自然百度惟貞，萬物咸若，何必行而後知，見而後名，爲而後成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臣真述曰：爲學者謂傳習前王禮法，政令滋章，故曰日益也。爲道者謂善閉七門，克持三寶，故曰日損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故曰損之。聖人之道，損有餘奉天下，故曰又損之。能用此道，自然以至於無爲矣。夫聖人少思寡欲，偃武修文，自然無所云爲也。又天下之利，知無不爲，故曰而無不爲也。又聖人爲君常無爲無事，以百姓心爲心，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爲也，則以干戈害人之性命。夫如是，則親離衆叛，國滅人危，

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臣真述曰：聖人以百姓心爲心者，蓋所謂以欲從人之義也。人之不善，吾亦善之者，謂亦以道德教之，使之爲善，故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也。又人之不信，吾亦信之者，言我信不足，使人不信，亦以道德教之，使之有信，故曰德信。又在猶察也，聖人察天下常惻惻然，不停不息，而爲渾同其心，皆使去惡從善，是以百姓悉傾注其耳目而視聽聖人之恩意，而聖人咸子愛之，故曰皆孩之。既孩撫天下之人，則爲人之父母明矣。豈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罰而欲害其子乎，必不然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臣真述曰：動出爲生，休入爲死，十有三者，所謂四關之與九竅也。夫四關者，性命之源流，九竅者，嗜欲之門戶，源流則動靜存其節，門戶則啓閉有其時，順之所以長生，逆之所以致死。又存生者莫過於養，養過者復傷



其生，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善攝生者，謂聖賢也，伏以道君謙不自言，故曰蓋聞也。夫聖人之道，利而不害，物豈能傷，故雖之原陸，亦不畋獵而求遇兕虎以殺之，雖入軍中，亦不被帶甲兵而求殺其敵，是以終無角爪鋒刃之患者，以其能和光同塵，調養元氣，存綿綿之道，得生生之理，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又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臣真述曰：夫乾道無情而生，坤德無情而畜，是以物得流形，勢得化成，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皆自然受天之爵祿也。其孰能有封建者乎，於是王侯則而象之，言王者當宜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萬物，而不失其時，仍不有其功，不恃其力，絕其宰割，息其鬪爭，夫如是，乃可謂合天之德也，故曰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臣真述曰：道始有名乃為天下母，王在域中，故象其子。既知其子，

復守其母，言王者必當守道育物，塞聰蔽明，則永無勤苦危殆之事。又能見其微細之萌，而防杜之，乃可曰明。又能守其柔弱之道，必終得其强大矣。用其光，言耀德於外，歸其明，謂體道於中，治國治軍，無害於物，何殃之有，故曰襲常。襲猶密用也，言王者常當密用斯道而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臣真述曰：我者我侯王也。言侯王有能介然獨知行於大道，唯所施為之事，正當最可畏慎爾。言其大道坦然而平易，而人不行，但好趨其斜徑，以求捷速之幸益，欲速必不達，故深戒之。又言朝廷公署雖甚掃除修潔，然而田野亦甚荒蕪，倉廩亦甚空虛，而戎臣武將不限有功無功，皆被服羅紩，橫帶刀劍，屬厭飲食，多藏貨賄，專取不足之人，奉有餘之室，此誠所謂盜賊之矜誇，豈可謂大道也哉。此蓋道君深歎衰困之時，天下若此之過，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臣真述曰：善建者謂創業之主，

以德昇聞，故一立而不可拔也。善抱者謂繼體之君，以仁守位，一持而不可脫也。此一章蓋明其全用修德行仁，以傳萬祀之福，都不在曆數時運干戈強力以取之也。故經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自古天皇以降，至於五帝，子孫承繼其位者，多至數萬年，少亦數千歲，暨於三代，雖有辟王傷之，猶得八九百年，然後分崩離析，以喪其國。由是而言，豈有曆數時運干戈強力者耶，必不然矣。又《文王之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故經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謂然乎。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德厚之君必精全氣和，有如赤子之狀，無機無慮，自誠而明，是以物莫能害。夫毒蟲猛獸攫鳥者，喻凶惡賊害之人，言凶惡之徒雖有猛銳鳩毒之氣，終亦不能傷於德厚之君也。又引號而不嗶和之至者，

夫五常畢備謂之和，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生生滋益，乃謂之祥，言君人者當宜日自損，戒其身心，必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氣任力，故為強梁。《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明其使氣者不可久也。又強者為壯，壯者則老，師老為曲，義亦在茲，故戒之早止，令勿復行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臣真述曰：夫以道用兵，則知者必不言其機也，言者必不知其要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者，兵之深機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兵之至要也，并不可得而言也。是以謂之玄同，故聖人之師，以戰則勝，以守則固，非天下之所敵也。然而不敢輕天下之敵，是以遠近者不可得而親疏惠怨者，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不可得而貴賤，故為天下之所貴重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臣真述曰：治國者以政，政者正也，君率以正，孰敢不正。用兵者以奇，奇者權也，權與道合，庸何傷乎。

以無事取天下，無事者，無兵革之事，故曰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又曰：天下多忌諱者，以其漁獵竭澤禁止多門，財不足於人，利不流於下，下之彌貧，固其宜矣。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權謀，操其利器，非昏而何，昏猶亂也，民多伎巧，奇物滋起，必蕩上心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人不畏死也。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人自化，言無為兵戰之事，則人安而從化也。我無事而人自富，言無賦役之事，則人理而日富也。我好靜而人自正，言歸根復命，而人自正也。我無欲而民自樸，言不為嗜欲所遷，則自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臣真述曰：夫為君之道，必當隱其聰明，寬其教命，常悶悶然，則民自樸素矣。若上有苛察之心，則其下之人必欺違苟免，不誠不信矣。又福倚禍中，禍藏福內，唯人所召，因事而生，往來勝負之場，追隨寵辱之際，將迎或異，休戚必同，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以至於天下，無大無小，所宜畏慎，唯此

倚伏爾。又凡人之情但欣福來，罕憂禍至，且處禍之時，萬慮思福，居福之地，一不防禍，故曰孰知其極。矧乃以正為邪，以善為妖，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自居其方，亦不裁割於人，自守其廉，亦不穢鄙其俗，屈己伸人，故曰直而不肆，藏明用晦，故曰光而不耀。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臣真述曰：嗇猶愛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當以仁愛為宗，故曰莫若嗇。夫仁愛之道行焉，則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道也，謂王者守國有道，自然根蒂深固，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

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

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

治大國章第六十

臣真述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為本，既以安靜為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陰陽大和，陰陽大和，則風雨時若，風雨時若，則百靈獲安，百靈既安，則妖精之徒不能為變怪之事，故曰其鬼不神。且明王在上，兵革不興，信順之人，天地福祐，是以聖神協應，盛德交歸焉，不亦宜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真述曰：此章極言王者常以謙下為德也，豈以兵革強力而求勝負於其間哉。夫大國小國之交，人事兼畜之義，考其情理，豈非各務其所欲耶。夫各求其所欲，必則大者宜為下明矣。凡謙卑之道，皆損上益下，其用

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是之謂乎。

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

臣真述曰：聖人所以寶此道者，以其可保，保養天下之人也。夫天下之人，善者少，不善者多，其可盡棄之耶。是以聖人立天下，置三公，務戢干戈，不用刑罰，美其言，尊其行，冀其遷善，理而化之，故為天下貴。何拱璧駟馬而欲較其優劣哉。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臣真述曰：至道之君，端拱垂衣而治，故曰為無為也。偃武不爭，故曰事無事也。含道存神，故曰味無味也。夫萬國之心，兆人之性，冬寒夏雨，尚有咨嗟，王者之心，豈限大小，寧論多少，皆當以德綏之，俾無怨咎，故曰報怨以德。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言人君若有所慢易，則必有禍難之事生於其間也。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者，言人君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是以聖人防微以至於著，積小以成其大，若於已著已大而後為之，則不及已，故曰終

不為大，乃能成其大。若故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固然矣。又簡易之道，則易從也，慢易之失，則難生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者，重慎之至，然後能於萬事萬機竟無所難，故曰終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臣真述曰：此章全言成敗在人，始終有道，聖人以此不敢妄動以求速成者也，是以居安思危，故曰易持也。先天不違，故曰易謀也。忽有姦宄作難，必當乘其危脆之初，破之必易，接其細微之始，散之無難，故曰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此皆以先見先覺未萌未兆之前，欲早為之，恐其滋蔓，即難圖也。又大樹生於纖毫，高臺起於覆簣，遠行發於自邇，此三者皆明積小以至於大，由近以及其遠，若循涯而俟之，則必至之期也。若過分而求之，則欲速之累也，故師旅之事不可為，為者必當自敗也，干戈之器不可執，執者必當自失也，是以聖人無所為，無所執，故無以敗，無以失，明矣。又世間之人皆從事多疑，臨途好徑，行師守國，多

於垂成而自敗之，此皆是失其本末，迷於始終者也。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人之所不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人之所不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蓋欲輔助萬物，使自然而成熟之，終亦不敢專擅獨見，有所云爲者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古者之善爲道之君，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以其詐所藏也，將以天下之人愚之者，以其直所在也，故曰人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何者，凡衆庶之徒，恒性淺劣，智慮未發，狙詐先行怨讟，豈辨於是非逆順，寧知其撫虐，或蟻聚於州黨，或蜂起於河山，一凶首謀，萬人隨唱，征伐之舉，恒必由之，此亦非謂其用智治國即爲國之賊也，言其使衆庶之徒多智，即盡能爲國之賊害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樸素者，乃所以爲國之福祿也。若國君常能知此兩者，即自爲楷模法

式，是謂與天同德也。夫其玄德深矣，遠矣，欲令人君則之象之，自然與萬物反其樸素，則天下之人必能至於大順，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臣真述曰：此特引江海之爲喻者，蓋欲其人君謙柔卑巽之極也，夫謙柔卑巽之極，乃得天下之歡心，得天下之歡心，然後得樂推而不厭，得樂推而不厭，則自然上下無爭。夫不爭之義，與天同德，美利萬物，不言善應，周流六虛，不謀善勝，且天下之人孰能與不爭者爭乎哉，必不然矣。

天下皆謂我大章第六十七

臣真述曰：此章欲明三寶之要，先舉我大之文。夫大者道之體也，下士不知，故謂似不肖，此欲其人君深詳三寶之義，保而持之，故先開用捨之端，以明慈儉之德也。夫言慈故能勇者，謂以一人之慈心，而得天下之死力，非能勇而何。夫言儉故能廣者，謂以一人之儉嗇，而得天下之富有，非能廣而何。是以三皇用之以尅九黎，五

帝用之而去四凶，湯武用之而以兵勝天下，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罰皆措。及其桀紂捨之而國滅，幽厲捨之而身亡，秦嬴捨之而二代夷戮，項籍捨之而五體割分，漢武捨之而天下減半，曹公捨之而吳蜀鼎峙，故曰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夫言捨其慈者，謂去其慈愛於人，人無死力之報，乃以一人之膽烈，欲敵天下之仇讎，安可施其勇敢哉。夫言捨其儉者，謂不知愛嗇，厚其聚斂，奢其宮室，加其師旅，財穀皆空，君孰與足。又經曰：後其身而身先，又云：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常不敢爲天下先，而終爲天下先矣。故自黃帝至於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自桀紂至於曹公捨之之驗也如此，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臣真述曰：夫體道之君，皆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奚武之所尚哉。又善戰者不敗，必以恬淡爲上，既曰勝而不美，猶以悲哀喪禮而處之，何怒之



有哉。又聖君德合天地，自然無爭，故曰善勝敵者不爭。夫王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此必先得其心，後用其力者也。故曰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不爭之德，可以配天立極，故曰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臣真述曰：道君謙讓，不能自言，故假用兵者有言也。夫兵者必以先舉者為主，後應者為客也，且聖人之兵，常為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為客也。進少退多者，是沉機密用，重敵之意也。故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善師而不陣，即自無征伐矣，故曰行無行也。既無征行，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何攘臂之有哉。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師告之以文詞，舞之以干羽，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故曰仍無敵。敵既退却，干戈戢藏，故曰執無兵。兵既戢藏，恐其忘

戰，故又戒之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輕敵者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與其無備於內，寧好戰於外，好戰於外，猶有勝負，無備於內，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主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即天下皆吾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卿大夫不失其臣妾，即得小大之歡心矣。士庶人不忘於修身，即得真實之歡心矣。夫然乃可以全吾所寶矣。吾寶者身與位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凡言哀者，慈愛發於哀誠之謂也。若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勇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即何向而不勝哉，故曰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臣真述曰：天下之利害，莫大於用兵，是以道君殷勤懇惻，於此前章已

極言用兵重敵之義矣，猶恐後之人不能曉達，故於此章又特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又曰：言有宗，事有君，宗者根本之謂，君者主守之謂，此謂吾之云言，皆有宗本，吾之叙事，皆有主守，而人但不能知不能行爾，故歎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則，法也。貴亦猶希也。今既不能見知於我，又不能法則於我，即是道德不行，道德不行是以聖人見閤於外，藏明於內，處而不出之義也，故曰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臣真述曰：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此人之上也。蓋有不知其所知而強言其所知者，是人之病也。故知此妄知為病，則不病也。至於用兵之機，尤在於此，唯聖與賢乃能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大威者甲兵之謂也，凡士庶人無所畏則刑罰至，卿大夫無所畏則黜辱至，侯王無所畏則甲兵至。又書云：不畏人畏，同此義也。又戒

其爲人上者，當以寬大居心，無令狹隘爲體，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夫不自鄙薄，必重於治人，重於治人，人必樂推，人既樂推，又誰厭乎。故先爲不可厭之事，然後得人不厭，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聖人之明，固已自知，安肯揚己露才以自呈見。聖人之仁固當自愛，安肯驕人傲物以爲尊貴，是以去彼自見自貴之大迷，取此自知自愛之弘益，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爲勇猛者，必好兵強於天下，而殘殺其人也。若果敢而不爲勇猛者，必務道行於域中，而全活其人也。故曰知此兩者，有利有害。夫天之所惡者，好殺之人也，聖人知之久矣。今又言猶難之者，蓋重戒之極也。夫聖人則天行道，無爲而立事，不言而設教，在天下豈有爭之者乎。既無所爭，則何從而而勝，故曰不爭而善勝。夫天從人欲，疾於影響，非善應歟。寒則夏至，熱則冬至，非自來歟。品物流形，各正

性命，非善謀歟。恢恢之網，人君象法也，宥過無大，非疏而何。刑故無小，非不失而何。又《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亦同此義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臣真述曰：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聊也。人既無聊，則不得畏其死，明矣。既不畏死，如何更以罪罪之，民免而無耻，其在茲乎。若人君以道德化之，則人必懷生而畏死，自然有耻且格。既有耻且格，而復有凶惡之徒忽爲奇者，即吾得執而殺之，此謂用兵之徒作奇巧詐僞，而亂人惑衆者也，則吾得執持而誅殺之。然以其是天之所惡，猶不得自專，故曰孰敢。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網也，且王者萬方有罪，當自責躬以俟天神自行誅殛也，豈可寄情遷怒，濫罰無辜，故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役繁賦厚，稅重人多，由此凶饑，理固然矣。又言有爲者是人君好爲兵革之事，夫

一家有兵以及一鄉，一鄉有兵以及一國，一國有兵以及天下，天下有兵，亂靡有定，於是耕夫釋耒而執干戈，工女投機而休織紝，齊人編戶，大半從戎，子弟父兄，鄰里宗黨，同爲鋒俠，共作姦回，雖善誘恂恂，孰云孔易，故曰難治。夫人之輕死者，爲君上營求之過厚，使下之人無聊，是以輕死，故歎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善也。此謂好積財以貴其生者也，非保道以養其生者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臣真述曰：此章又極言柔弱之用，指陳生死之徒。臣愚竊稽其深意，都在於兵強則不勝之義。又下文云：木強則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者，蓋又切戒其兵強之患也。何者，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免，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衰，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



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新莽既篡而旋滅，苻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強則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然後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豈不信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臣真述曰：此一章所引張弓之喻者，正在於損益之道爾。言侯王若能知此損益利害之要，則天下將自均平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且成財者耕織之人也，破財者軍旅之人也。夫成者寡而破者衆，此其所以長損不足而奉有餘也。若使化兵爲農，損上益下，則自然無偏無黨，平施大同，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此言理財正辭以佐佑人之義也。又聖人雖能變化兩儀，而不恃其力，雖能生成萬物，不處其功，蓋欲陰德潛行，不言所利，故曰不欲見賢。見賢謂揚己伐善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堅強者也。嘗試論之曰：且夫五行之用，土能制水，原其至極，土在水中，鑽石流金，無所不尅，萬川朝海，四海宗天，孰云剛強而有勝此，故曰其無以易之。是以道君深嘆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勤而行之，故曰莫能知，莫能行。復引聖人之言，受國之垢，與其不祥，此所謂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王者之心誠兼此義言之，有似反倒，故曰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臣真述曰：夫天生蒸人，而大欲各存於心，爭勝逐利，背正爲邪，大者相讎，小者相怨，天既愍之，樹君以理，令其革弊，乃有餘弊生焉，豈得爲善也，故曰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持德信之心，行不言之教，加恩於九有，恕罪於萬方。夫契者德信之謂，又吉事尚左，無問智愚，皆同赤子，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若人君不以道化天

下，但齊之以刑，導之以政，即不得盡善之道，故曰無德司徹。徹者有迹之謂也，言守其禮法之徹迹耳。又言人君若長能體道理國者，則天地靈祇必常隆其景祚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臣真述曰：此章言爲君之道，雖處大國之強，亦常須自爲卑小，雖有衆庶之力，亦常須自示寡弱。夫自爲卑小者，且無矜大之過，不失謙柔之道，自示寡弱者，且無恃賴之尤，不失隄防之備。設使國中有什人之豪，百人之長者，亦不任用以生其必，夫如是則人各懷戀其生，畏重其死，既安鄉土，寧遠遷移。又饋餉不行，則舟車無所用，戰爭既息，則兵甲無所陳，自然人致太平，以復結繩之政。由是甘其食，美其服，止足存於衷也。安其居，樂其俗，風化行於時也。自然鄰國對境，無相覬覦，詐僞不行，忠信爲寶，不相姑息，俱無聘問之私，不懷隱欺，自絕往來之禮，故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自以爲親著五千之文，將傳億萬之代，明彰日月，德合乾坤，弘大道先天而生，表聖人法地而理，定德仁之優劣，論禮義之重輕，去彼薄華，居斯厚實，是以重標三節，將明兩端，此蓋同出而異塗，言之深戒者也。夫誠信者不務諂諛，不矜捷給，無甘巧之說，絕詭飾之詞，安得而美哉。夫善德善言，天之道也。聖人奉而行之，豈容辯僞生乎其間。又曰：聖人不積者，此言聖人非無積也，但以其財積而能散之，德積則能行之，故下文又言天之道，利而不害者，終欲重明聖人象天地之大德，以佐佑生生之理，故又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夫聖人所以貴之者，無爲也，今此乃言爲而不爭何也，臣以爲此之一章，乃是八十篇之末章，此之一句又是五千文之末句，故知言之宗，事之君，其義盡在此矣。此蓋不言有爲與無爲，而直言爲者，欲其人君爲無爲也，又欲其無不爲也，其義明矣。夫一家

不爭，即鬪訟息矣。一國不爭，即戰陣息矣。天下不爭，則征伐息矣。夫鬪訟息於家，戰陣息於國，征伐息於天下，此聖人之理也。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其此之謂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劉詔軍點校）



道德真經傳

陸希聲

點校說明

《道德真經傳》，四卷，陸希聲注。

陸希聲（？—1061），吳郡人，生年不詳，約卒於唐昭宗光化四年（1061）。他『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曾被唐昭宗召為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唐書·藝文志》列其所著書目有：《春秋通例》三卷、《道德真經傳》四卷、《李觀集》三卷。

《道德真經傳》以體用之說解《老》，如云：『夫惟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於皇極者也。』同時認為孔、老之書均為救世而作，故『孔老之術不相悖』，體現出儒道相通的思想。如其序云：『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樂之失，刑政之煩，言其馴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

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形於家國，終於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惑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厚誣哉。昔伏羲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蹟，斯可謂至神者矣。』

版本有《正統道藏》本、《道藏舉要》本、清道光間錢熙祚刊《指海》本等。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以錢熙祚刊《指海》本（簡稱『錢本』）為參校本。

道德真經傳序

序曰：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聖人憂斯民之不底於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能異；文質之變，萬世不能一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為教之謂也。文之為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為教之謂也。質之為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唯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務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

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合於仲尼。故訾其名則曰搥提仁義，絕滅禮學；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何以爲治。於乎！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樂之失，刑政之煩，語其馴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形於家國，以施於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或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厚誣哉。昔伏羲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夫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

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曠，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爲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乎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無迹，故道之不行也，或俛身歷聘以天下爲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有跡無迹，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家，以道德爲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紂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於戲！老氏之術，見棄於當代久矣，斯數子者之由也。且仲尼親見老氏，歎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無間然，著在記傳。後世不能通其意，是以異端之說紛然。蓋述之者不窮其源，故非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指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

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御今，致治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爲治少得其道，唯漢文耳。其他詖辭詭說，皆不足取。

吳郡陸希聲序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吳郡陸希聲傳

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傳：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夫用因體生，而體本無用；名因道立，而道本無名。體本無用，則用無不可，故曰可道。所可道者，以體當用耳。以體當用，是物之理，非道之常，故曰非常道也。道本無名，則名無不可，故曰可名。所可名者，以名求體也。夫以名求體，是物之變，非名之常，故曰非常名也。始所謂道者常道，名者常名，非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何則？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唯知體用之說，乃可玄通其極耳。然則體道者皇，順物之理也。用名者帝，適物之變也。順理適變，

而下及其上者王。故上得之為神，中得之為聖，下得之為哲，偏得之為賢才，無所得為衆人。所謂無名者，道之體，動靜之先也；有名者，道之用，善惡之元也。體為名本，故能離動靜，原之則天地之始也。名因用立，故能生善惡，極之則萬物之母也。故皇者守無名，而帝者行有名。守無名，故無為而無不為；行有名，故為之而無以為。皇者順物之理，因其無欲而守以清靜，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謂靜以照理，微妙玄通者也。帝者適物之變，因其有欲而行以節文，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徼謂動以照事，殊塗同歸者也。所謂此兩者，言始與母也，即無名有名之術也，同於體而異於用者也。玄也者，事理俱照者也。能知夫無名之術微妙玄通，有名之術殊塗同歸，靜以制變，動以歸根，動靜不殊，則事理玄會矣。夫事理玄會，則物不能累，故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鼓天下不與聖人同憂，斯至神之

蹟也。出則為衆，入則為妙，未有不由斯道也。

經：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傳：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無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向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無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者，以情亂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

治矣。

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因己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因己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無棄物，教無棄人，使在物無惡，在人無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無名則無爲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無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萬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爲器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功而不居其所。夫唯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經：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

傳：夫情所貴尚，則物徇其欲。徇則生僞，僞則生姦。故尚賢則爭奪之心萌，貴貨則盜賊之機作。夫唯以性正情者，不見貴尚之欲，從事於道而無姦僞之心。故聖人之治人也，散有餘之貨，所以虛貪盜之欲心。糞甚蕪之田，所以實饑民之腹胃。不尚爭能之賢，以弱其志意，不勞兵役之力，以強其筋骨。常使天下之民無知於知，無欲於欲。雖有知其貴尚者，亦不果於所行，以兵不敢爲也。爲無爲者，用有名而體無名，則天下莫不臻於治矣。

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道以真精爲體，冲虛爲用，天下歸之未嘗盈滿，萬物宗之淵深不測。得其用則可以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糾紛。得其體則可以上和光而不暎，下同塵而不昧。雖湛兮

不可得窺，而綿綿乎若存，故前稱或似而後言似或。吾終不能知其所始，象若先天地而生焉。

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唯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爲治不至多言。多言而無敬，則動而數窮矣，未若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此爲抱道之實，保生之質，乃守中之術也。

經：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

傳：谷者象道之體，神者況道之用。體真用妙，應物不窮，故曰谷神不死。夫唯谷神不死，則可以盡天地之體用。玄者，天之體也。牝者，地之用也。體玄而用牝，聖人之術也，故曰是謂玄牝焉。夫玄牝之術，乃陰陽開闔，變化不測者也。開闔即陰陽之道，陰陽乃乾坤之本，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乎不知所終極。其體而不亡，其用不勞，此謂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也。

經：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故能長存不毀，恒久不已。聖人養百姓而不自養，故其教長久，與天地相似。是以不敢為天下先，則樂推而不厭；不敢有其身，則歿身而不殆。誠以其不私於身，而後能有天下也。

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傳：從道之人無所不善，故謂之上善。夫水常處汙下，不與物爭，故萬物莫不得其利，蓋近於道矣。故上善之人若此水德，其居世若水之在地，其用心若水之淵回，其施與若水之潤澤，其言語若水之信實，其為政若水之清靜，其行事若水之任器，其變動若水之應時。夫唯常處汙下，故人莫得而挫；夫唯不與物爭，故物莫與之爭。《易》曰：謙者，德之柄。水得之矣。

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求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莫能長

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故有道之士，功成不居，名遂不留，退身以全其歸，讓位以免其危。若四時之運，寒暑代謝而萬物以成，豈非天之道乎。

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制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載猶夫也，發語之端也。夫魄者，生之始。一者，道之子。營其始，抱其子，則神與形不相離矣。專其冲和之用，致其柔靜之志，則性與炁如嬰兒矣。洗心遺照，何思何慮，則道與德無疵病矣。愛民如赤子，治國如小鮮，人各自正，則可以無為矣。順天應變，一闔一闢，物當自化，則可以守雌矣。道不昏昧，德乃旁行，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則可以無知矣。上三者可以修身，

下三者可以治國。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萬物，畜養百姓矣。唯能生之而不執有，能為之而不矜恃，能長之而不宰制，則道之用被於物深矣，故謂之玄德。

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以無為其用，器者以有為其利。然則有之所利利於無，無之所用用於有。故車有輻轂以象天，室有戶牖以象地，車室之所以全其利，常在於空虛之處耳，豈非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之謂乎。至於埴埴以為器，實資於水火，而後利用之理可得而言，猶聖人成器長，必本於道德，而後教化之術可得而行也。是以埴埴之器，象之於人處乎天地之間，以明道器之際也。

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傳：目不睹無體之禮謂之盲，耳不聞無聲之樂謂之聾，口不食大道之味謂之爽。此三病之所生，皆以五色五音五味之所惑。惑於外則迷於內，故聖人病之。聖人所以不病，以其病病耳。於乎欲之盛者，莫大於禽荒，作之則心若病狂。貨之重者，莫甚於滿堂，守之則行有所妨。將去其行妨，則如勿多藏，將治其狂病，惟克念作聖。是以為腹則知知足，不為目則不見可欲。故去彼大惑，取此玄德。

經：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寵辱者，榮悴之恒情。若驚者，得失之常心也。夫道德充於內，

則外物不能移，故寵辱之來，心未嘗動，斯士之上也。如內不自得，外感於物，情存乎寵辱，得失皆若驚，此其次也。以心之所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耳。夫高必以下為基，辱必以寵為本，故辱之與寵，猶響之尋聲。福兮禍所伏，寵兮辱所倚。聲發則響應，寵至則辱隨。俗情趨末則驚辱而不驚寵，道心觀本故驚寵而甚於辱。故曰寵為下者，言寵為辱本，所以偏可驚也。始言寵辱若驚猶似齊至，後獨以寵為下，而得失若驚者，明以驚寵為本也。且大患者，吉凶之事。有身者，大患之本。是以執有其身則有大患，故知貴其身者，乃貴大患也，嘻，貴彼大患，惑已甚矣。語常情之迷復，猶未及於貴身，故言貴患若身，譏其貴身之甚也。夫世之所謂吉者，富貴慶賞也，常患於失之。世之所謂凶者，貧賤刑罰也，常患於得之。患得之患失之，則憂之矣，故天下之憂患莫大於吉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故亦以



吉凶為憂患。然憂患之本，皆由於身，世人孰有我，身不冥於物，群分類聚，愛惡相攻，吉凶既生，憂患斯作。至人體道無己，與物皆宜，和光同塵，長而不宰，故雖與民同患，不與聖人同憂。若夫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唯能費用其身為天下，愛用其身為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此，則得失不在己，憂患不為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為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

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視之可見者，色也。聽之可聞者，聲也。搏之可得者，形也。天地

萬物皆有之，唯道在天地萬物之間，非色聲與形，故不可以耳目手足得，然以非形，能形形色色而聲聲，故強名之曰希夷微。而復非詰責之可得，則混此三者，謂之為一。上有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下與瓦礫同寂而其明不昧，繩繩然運行不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無物。然道體真精，本非無物，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耳，故謂之無質之狀，無形之象。言其狀則忽然若無，言其象則恍然若有。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唯能執古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以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矣。能知太古之初淳樸之性，斯乃大道之綱紀，教化之都要也。

經：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

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傳：夫德用微妙，道體玄通，以其深隱難知，是以強為之象。其進也，豫然若涉川之無涯；其止也，猶然若畏鄰之有知；其肅也，儼然若賓主之在觀；其舒也，渙然若春冰之方泮。其質敦兮若材之尚樸，其器曠兮若山之有谷，其心渾兮若水之處濁。斯皆善為士者道德之形容，故眾人莫得而識也。孰能從世俗之混濁而澄靜之，使其流徐清乎？孰能即世俗之宴安而發動之，使其教徐生乎？唯能深識玄妙消息盈虛者，乃可以保持此道，合天之行耳。夫唯其德不盈，其道不傾，從其濁而致其清，即其安而觀其生者，然後可因弊而能致治，不必取新而後化成也。

經：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傳：致虛玄而妙極者，有德之用也。守靜專而篤實者，得道之體也。其用無方，故萬物並作；其體湛然，以觀其復。雷在地中者，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者，聖人之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聖人心為心也。故凡物芸芸，復則歸於根；庶事靡靡，復則歸於理。理者，事之源也。靜者，動之君也。性者，情之根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人之情。情復於性，動復於靜，則天理得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能窮天之理，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知天之命。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自天命而觀之，則萬物之性可見矣。故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極謂之至蹟。然則性命之理，由蹟而生也，故能率其性，則入於蹟矣。蹟可以通理，通理之謂道，能修其道，則復於性矣。可以接物，接物

之謂教，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則繼可傳之教者，在於善成，可常之道者，在乎性至。蹟之體深不可識，仁智則滯於所見，百姓則用而不知，故體道君子蓋亦希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仲尼極言道德之奧，性命之蹟也。夫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善應萬物，而萬物不能累也。唯能知道之常，則能常善救物，而不為萬物所累。其用也微，其理也彰，故能知其常，則謂之襲明矣。不知救物之善，道乃欲妄作於法教者，則天下之民斯被其害矣。唯能知夫常道明於善救，則如天地之覆載，無所私於萬物，故百姓歸而往之，推而戴之，乃可以合道之常，而終身無吝也。

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太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於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百姓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斲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於世矣。

經：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夫老氏之指，執古御今，故辨



其必然之理，蓋不得已而爲之者。後世不能通其意，乃謂不合於仲尼，在此與後章也。於乎老氏之受誣久矣，吾今乃闡而明之。《記》不云乎，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諸身，不必爲己。故姦謀不興，亂賊不作，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當此時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下知有之而已，豈容行仁義於其間哉。大道既隱，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仁義爲治，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百姓親而譽之，而仁義始彰矣。由此言之，樸散爲器，豈非大道廢焉，有仁義耶？是以仲尼與歎於措賓，老氏垂文於道論，其指一也。夫聖人智周萬物而不以飾行，慧利天下而不以示義，方此之時，人未知爲智慧也。逮世下衰，爭奪滋生，用智以行其姦，用慧以賊其義，然後智慧之術顯而姦偽之跡匿矣。

豈非智慧出焉，有大僞耶？是以兩觀之誅少正卯，《春秋》之書楚子虔，然則仲尼之意與老氏何異？至若父子之道，天性也。率天之性，薰然大和，父子相親，孰知慈孝？及爲外物所誘，性化爲情，情生而物或間之，則有離其天性者矣。聖人修道爲教以順天下，使父子交相愛，而孝慈之名顯矣，故曰六親不和而有孝慈。是以瞽叟頑而舜稱大孝，曾皙嚴而參稱能養，斯必然之理也，豈老氏非之哉。至如飛龍在天，賢人在位，股肱元首，無所間然。乃其君昏於上，民亂於下，然後亡身殉國之節著，拂心逆耳之言發，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以夏癸立而龍逢彰，殷辛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爲之者，又豈老氏非之耶？學者能統會其旨，則孔老之術不相悖矣。

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夫聖智所以利物，而物有因利受害者，則反責於聖智，故或者乃謂絕而棄之，則可以利百倍矣。仁義所以和民，而民有因和得怨者，則願尤於仁義，故或者復謂放而棄之，則可以和六親矣。巧利所以資人，而人有因資致盜者，則歸過於巧利，故或者又謂絕而棄之，則可息賊黠矣。夫利害之相生，猶形影之相隨，自然之理不可滅也。或者睹世俗衰漸之事，不能達弊不新成之始，則謂絕而棄之，乃可以復於古始，是猶惡影者不知處陰而止，遂欲滅去其形也。老氏病世人迷道已久，舉或者過差之論，皆謂文教不足以致治，遂欲絕而棄之，故特云此三者以爲然，明非老氏之指也。我則不然，聖智者，成器之長也。仁義者，群倫之美也。巧利者，工用之善也。苟其事將弊，吾必因而救之，所謂弊不新成，常善救物之道也。陳救之道，故令有所屬，在乎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蓋因而變之，漸而化之，即見素

抱樸，少私寡欲是矣。於乎夫能見素抱樸，則木訥而近仁矣；少私寡欲，則質直而好義矣。自此以反，其漸可知，老氏之術，焉有不合於仲尼者。且此章之末在少私寡欲耳，然則絕仁棄義，豈老氏之指哉。

經：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不足，似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傳：此章之深旨，與前章略同。夫聖人之學所以爲道，道勝則世治；俗人之學所以爲利，利勝則世亂。或者惡俗學之亂世，因謂絕之則無憂，遂使牆面之徒因此莫能知道。老氏舉其宗要，而論其失得，且曰夫

人之應對均以一言。言唯則人謂之恭，言阿則人謂之慢。然以慢爲恭，言不加多，而不能以阿爲唯，遂爲失禮之對。亦猶世之學者均於爲學，學道則世以爲善，學利則世以爲惡。以利爲道，反念則是，而不能以惡爲善，遂爲亂世之事耳。夫唯之與阿相較詎幾，而善之與惡相遠何如。今於至易之理，可致至難之事，而不能反而行之，此老氏所以興歎也。故歷陳世俗之所失，正以有道之所得焉。夫刑法之威，世人所常畏也，雖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何則？世教既衰，禍亂方作，淫刑以逞，將及善人，荒乎未央吁可畏也。夫爵賞之慶，世人所熙喜也。得其欲也，如列鼎而饗太牢；遂其志也，如登臺以望春物。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辭之，但得之泊然無所喜，若赤子之未孩笑也。處之儻儻然，如不足若喪家而無所歸也。夫世俗之人尚於智力，常若有所餘焉。而有道之士復於愚弱，常若有所遺焉。

夫豈如冥頑之人，心無所知哉，乃其性純粹而不尚智耳。夫世俗之人以昭昭然自顯爲明，而有道之士獨昏昏然以晦用爲德；世俗之人以察察然知姦爲能，而有道之士獨悶悶然以知常爲道。是以其靜也澹澹然若海之不可測，其動也颺颺然若風之無所息。衆人有爲莫不有所以，我獨無爲似乎頑且鄙。故衆皆逐於末，所愛哺其子；我獨反於本，所貴養其母耳。夫所謂母者，道也。子者，一也。愛哺其子者，以嗜欲資其神；貴養其母者，以清靜歸於道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①克念作聖：「克」原作「兄」，據錢本改。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吳郡陸希聲傳

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夫虛空其德以容物者，唯真精之道是從事乎。然道之爲物也，恍兮若有，惚兮若無，不可得而定言之。何者？謂其寂寥無形，不可爲有而兆見萬象，謂其千變萬化，卒歸於無物。雖恍恍惚惚，有無不定，窈窈冥冥，陰陽不測，而精真之信存乎其間。夫純粹謂之精，自然謂之真，至誠謂之信。故至誠爲之用，粹精謂之體，體用玄合則謂之自然，所謂道法自然也。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真哉？以其上自往古，下及來今，道之爲名，常在不去耳。以其常在不去，

是故能閱衆甫。衆甫者，謂觀閱衆物之某甫者耳。吾何以知衆物之名可閱乎？以此衆物之名非常名，故其名隨世而遷滅。唯道之常名不去，故能閱可名之名耳。夫唯知道之名者，乃可以撫運應務，雖萬物日作於前，而我故無爲而治也。

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故誠全而歸之。

傳：曲成而不遺則事全，枉己以伸物則理直。少其欲則事自復，故窪則盈；靜其濁則理自清，故弊則新；事歸於理，故少則得；理乖於事，故多則惑。聖人知道之紀，抱道之子，以理會事，以事會理，事理冥會，故可以爲天下法則也。不自見而弊人，則事自明；不自是而非人，則理自彰；不自伐其才則事歸

於實，故治有功；不自矜其能則理得其當，故道可長。夫唯順道之理，不與物爭，則天下之事莫不從己。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微隱，乃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徒言哉。誠能曲而成之，則天下全而歸之矣。

經：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故信不足，有不信。

傳：老子將行不言之教，以契自然之理，故標而目之。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然則希言猶不言也。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天不言而信。此天道之自然也。夫自然之理，道之常也。若四時之運，天地之常，是以能恒久不已，終則復始。夫飄風暴雨，非天地之常也，是以其發作也勃焉，其霽止也忽焉。夫以天地之廣

大，猶不能久爲此，則況於人世，其能久於非常乎？道德既隱，仁義不行，曲禮煩刑，不得已而爲之耳。而惑者不能知禮，以時爲大刑，期於無刑之指，乃欲執其一方，謂可行於百世，斯過矣。噫，飄風暴雨有時而息，四時之常未始有極，自然之理，不可易也。故從事於道，體道者也。法乎自然，不失常道，故道亦得之，則同於道矣。從事於德，用德者也。雖失常道，未失常德，故德亦得之，則同於德矣。從事於失者，既失於道德，又失於仁義，故失亦得之，則同於失矣。《記》曰：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蓋近是矣。於乎信不足有不信，斯不得已而爲之。苟得已而猶爲之，誠亦惑之甚也。

經：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傳： 跂於利者不可以立於常道，跨

於欲者不可以行於常名。欲利之本不忘，而曰我可以爲治，無由也。故自見而蔽人，則事不明；自是而非人，則理不彰；自伐其才，則治無功；自矜其能，則道不長。此四者與跨跨同病，皆不足以致治。以道論之，若棄餘之食不足致飽，負贅之行亦孔之醜，凡物猶或惡之，有道德者焉可以處也。

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故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傳： 《易》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知混成之物，生於天地之先也。寂兮無兆，獨立於萬化之外而其體不改；寥兮無狀，周行於萬物之內而其用不殆。故能生成品類，爲萬事之主。《中庸》曰： 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是以太

極爲大衍之始，混成爲天下之母焉。其體不可以名得，故不知其名。其用不可謂無名，故字之曰道。夫字因名立，名因用生，既與之爲字，則知其有名矣。尋其名未知所謂，究其用見其極大，因強名其用謂之爲大焉。於其用則名爲大矣，於其體則實已逝矣。名去實其遠乎？曰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事反理，大施於家國，小施於身心，不能反躬則天理滅矣。故《記》曰：道不遠人，人自遠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道也者，不可斯須離，可離非道。故始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無名之道也。末所謂逝曰遠，遠曰反者，有名之道也。故舉域中之四大而王者居其一焉，以明王者參天地之道，而贊萬物之化育也。於乎域中之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故爲人之主者，必法地之靜，以爲體能靜矣；然後法天之動，以爲用能動矣；然後法道之無爲無不爲。既能無爲無不爲矣，然



後能法自然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然也。

經：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傳：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故重能為輕之本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故靜能為躁之主也。夫行邁之人終日靡靡，然而未嘗遠離其輜車之重載者，以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必委困於道路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志於道，雖外有紛華盛麗榮觀之娛，而內常安處貞素，超然不滯。此以重為本，以靜為主之術也。夫所謂萬乘之君，以天下為重故也。如之何輕用其身不顧天下，是猶遠行之人棄其輜重，則危殆之機立可待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王之常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常情也。苟為人之主者，輕用其身，縱欲無已，虐用其民，不顧天下，則天下之民相率而去之矣。不

惟率而去之，且將從而戕之矣。故老氏惻然憫之，反覆興歎曰：治身心者輕則失於歸根，躁則失於貞一；治天下者輕則失其寧邦之本，躁則失其法地之君。於乎萬乘之主，安可不重且靜哉。

經：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謫，善計者不用籌算，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傳：善行者以道，道大則德廣，故無軌轍可踵迹。善言者以名，名正則實得，故無瑕類可指謫。善計者以度，度明則數簡，故不用籌策而能為巧曆。善閉者塞其兌，則心不生，故無關鍵而不可闢。善結者結以信，則心不離，故無繩約而不可釋。故《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民哀；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

作會而民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是以此五善者，皆聖人善救之要也。夫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乎？故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教之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以教無棄人，用無棄物，斯乃密用知常之術，故謂之襲明焉。何者？夫世之所貴者莫如師，世之所愛者莫如資，然而善人所以為不善人之師者，正以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苟無不善人為之資，則善人亦無以為其師矣。噫，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盡善矣。今不貴其師者，不欲就眾人之所善，而彰彼不善；不愛其資者，不欲因他人之不善，而成己之善也。雖知此不貴愛師資之言，大與當世迷謬，然其實為善救之術，乃要約之妙用也。

經：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

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傳：夫天地之間，萬物之用，雄強而雌弱，牡動而牝靜，至於尊卑先後，莫不如此。老氏深原物理，法而爲術，知弱勝於強，故以弱爲用，知靜勝於動，故以靜爲主。是以後其身而身先，卑其道而道尊，故處前而民不厭，居上而民不重。是故知雄強之不可久，而以雌弱自守，則可以爲天下谿矣。夫谿者，以卑爲用也。夫唯能用其卑，則常德不去離。德不去離，乃可與道期，故能復歸於嬰兒，泊然若無知。唯能無知，則其心明白。雖知其明白，而守以玄默，故可以爲天下式。所謂式者，可法而則者也。夫唯可法則，故常德不差忒。德不差忒，則與道相得，故能復歸於無極而深不可識。雖不可識，則闇然日彰，故其道顯榮。雖知其榮顯，而守以溷辱，故能爲天下谷。

谷者，體實而用虛者也。唯體實而用虛，則常德乃充足。德既充足，則可以復歸於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於乎大道廢而有仁義，大樸散而爲成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爲群材之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已。《記》曰：利與義，智與仁，霸王之器也。用之者，得不以斯道乎。經：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聖人之天下也。故堯不能以天下與舜，禹不能以天下與啓，此乃天下與舜與啓，故堯禹亦因而與之耳。若天下不與，欲強取而爲之，吾未見其有得之者，而况能執而有之者哉。是何也？天下者，猶神明之大器，

非人智力可取而爲之。苟非天下所與，強取爲之，其功必敗。苟非天下樂推，強執有之，其身必失。何者？夫物有行之在前，則有隨之於後者矣；有煦之爲溫，則有吹之以寒者矣；有用壯爲強，則有用力而挫之者矣；有因栽而培，則有因闕而墮之者矣。是故有強取而爲之，則有強奪而有之者矣。是以聖人知天下不可以智力取，故以無事取天下，道成德著，而天下與之，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無爲而致治，故去甚者不強取也，去奢者不執有也，去泰者不辭讓也。《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亦其指也。

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



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夫以道輔人主者，當以德服人心，不以甲兵之力取強於天下。何者？取強於人，人必惡之。天下之人惡之，則天下之兵加之矣。故我取強於人，人亦取勝於我。出乎己者，反乎己，是以其事好還復焉。凡師旅所居，農耕必廢，則荆棘生於田畝，杼軸空於都鄙，重以殺害生民，感傷和炁，則必水旱洊臻，凶荒仍歲矣。人事既如彼，天意又如此，然則兵可去乎？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用之有道，故古之善用兵者，果而已矣，不以取強。何謂果哉？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雖果於三者，須不得已而後用，復果於濟雖而不止，猶不敢以取強焉，則是果而勿強矣。夫矜其能則好戰，好戰則不能安民；伐其功則易爭，易爭則不能和衆；憍其心則生事，生事則不能阜財。三果不存，七德盡廢，好勝弗已，怙力取強，亡之道也。於乎物壯

必老，兵強必敗，自然之勢，可不戒哉。且道以弱爲用，而兵以強取勝，斯不合於道也，明矣。不遠而復，故無祇悔；不道早已，則無大敗。《易》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不知早已之謂也。

經：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夫佳尚兵謀之人，非祥善之材器，凡物猶或惡其意，有道者豈可安其事哉。何者？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陰主刑主殺。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斯貴左也。即戎則以有勇者爲右，斯貴右也。君子以好生爲德，武人以多殺

爲功，故知兵者是不祥之器用，非君子之器用也。若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嘗爲起戒之首，故曰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恬於見利，淡於欲勝爲上，不以敢於勇進，嗜於多殺爲貴。善在不戰而屈人，不以戰勝而爲美，何也？凡戰以多殺人爲勝，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人亦將樂殺之，豈唯人將殺之，天亦將殺之。何哉？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樂殺人者逆天德。若使樂殺人者得志於天下，則天下之人幾盡矣。天必不助，而況於人乎。且吉事則拱而尚左，凶事則拱而尚右。偏將軍者，兵之佐，故居於左。上將軍者，兵之主，故居於右。所以居於右者，居其上勢也，居上勢者尚於右，是以喪禮處之也。夫戰而勝者，殺人多也，殺人多者必以悲哀泣之，是戰而勝者，則以喪禮處之也。前言不祥之器，後言喪禮處之，皆再歎其辭，惡殺人

之甚也。

經：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傳：道之所以能常者，無名之體也。夫無名之體亦謂之無名之樸，其體甚微眇，其道甚尊大，故為天地之始，而天下莫之敢臣也。侯王能守此無名之樸，則萬物莫不賓服。故山高則牂羊至矣，水深則蛟龍至矣。山之不高，水之不深，神物且猶不至，而況於衆物哉。夫天地中和之氣合，則膏露降於萬物，萬物均被其澤，莫有使之而然。侯王能法天地之中和，以守冲用之道，則德澤普於天下，天下莫知所以然，所謂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經：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傳：所謂始者，即無名也。夫唯無名之體，故能制有名之用，亦既有名，名將遊矣。故亦將知止，止其所也，遊止其所，名止其實，事止其理。

知止而止，故不至危殆。然則所謂名止其實，亦實其名也，故循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當則國治，名實不當則國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故有道之君操契以責名。名者，天下之綱，聖人之符。張天下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矣。故審其名以復其實，考其實以正其名，則是非之見若白黑。故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以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故曰名自命，則事自定也。因名命之，隨事正之。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而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故名者，聖人之所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人主憂勞；人主憂勞，則官職煩亂。白之顧益黑，求之而愈不得。名正則人主無憂勞，無憂勞則不役其耳目之主，而百度惟貞，因形而任，不制於物，無為而治，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意觀乎無

窮，所謂知止不殆也。夫江海者，川谷之所歸；無名者，有名之所止。譬諸天下之事，其歸於道如此。

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知出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於內謂之明，如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於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恒，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為壽。

經：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傳：大道之用，其猶鬼神之德乎。汎汎乎可在乎左，可在乎右。洋洋乎若在乎上，若在其前後。為萬物之母，故恃之以生。與天地合德，故



其功易成。以其親之至，故不謝厥德。以其大之極，故不稱有功。慈育萬類，長而不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則可以名其樸為小。萬物歸之不為其尊主，若川谷之與江海，則可以名其道為大。夫川谷之赴江海，受之而不厭，是未嘗自尊。天下皆歸聖人，聖人容之而不倦，是終不為大。聖人守無名之小樸，終不自以為大，所以為萬物之所賓，卒能成其大。

經：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而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行客為之歡饜，雖即時有

感，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聽視，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經：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夫欲除強梁，覆昏暴者，必因其利欲之心，以行歛張之術。術之用曰：彼利欲之心方盛，必且足之令張，喜其足則獲其情，然可歛之以正。在《易·明夷》六四：

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不出門庭是也。夫足之令足所以極其張也，張則侈心愈益，故為眾之所歛也。此術甚微而明，聖人所以密用也。至於將弱其志炁者，必且強其嗜欲，甚愛則大費，欲極則志衰。小用之於身心，大用之於天下。廢興與奪覆却相資，斯自然之理，以反為合者也。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能以柔弱制剛強，是用而反者也，用而反者實能制權也。《易》曰：巽以行權。又曰：巽稱而穩。夫巽之為象，風也。風能應四時，撓萬物，而萬物莫見其形。權能乘天機，適世變，而人莫知其用。夫巽之為義，順也。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柔弱可以制剛強，則義甚彰而用甚隱矣。何以明之？昔者文王二天下之三，而猶誅伏羲紂，乃獻漆沮之地，請去炮烙之刑。夫紂之貪心方熾，故文王請獻之地，是足之令張也，紂既得地而喜，故文王請去其刑，是歛之以正，此文王之

權也。昔武王觀兵盟津，曰紂之惡未極，於是還師二年，然後興牧野之役。夫還於盟津，是足其張令極也，興於牧野，是致其衆之所歛，此武王之權也。昔文王以文柔之道，雖念殷人不勝其酷，需盡去紂而後受之，此文王之實也。昔武王以剛武之德，遽痛殷人之不勝其虐，遂亟誅紂而後取之，此武王之實也。伯夷叔齊輔文王之實，正武王之權，謂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將以整三綱於後世，故相率而棄武王，餓死於首陽。太公相武王之權，反文王之實，謂誅獨夫紂，天下乃定，將以拯兆民於當代，故鷹揚而從武王，肆伐於大商。周公召公成文武之業，將欲密救亂之權，顯治安之實，於是休牛放馬，倒載干戈，問《洪範》於箕子，遷頑民於洛邑，制禮作樂，偃武修文，流二南之化，致八百之祚，此又以權反實之大者也。《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皆微明之旨，以權實相濟者也。於乎聖人

行權所以合乎道，小人竊權所以濟乎姦。魚脫於淵則不可行，權離於實則不可用。夫權之爲物，國家之利器也，必深藏之，密用之，不可顯示於人，懼其竊以爲亂也。故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在《易·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無咎。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括囊無咎，蓋言謹也，慎不害也。然則權之爲用，聖人所難且慎也，可不謹乎，可不謹乎。經：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自化也。德化既淳，天下清靜，苟利欲之情將有萌兆，吾必以此大道之質莫而正之，使無得動矣。夫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則同於道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同於德矣。得於德者，必失於道，故有無爲之心者，必有無爲之迹。後世將尋其迹而忘其本，故爲無爲而至有爲，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迹兼忘，則至於玄之又玄矣。夫能心迹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其性命，而無累於物之迹焉。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於重玄。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①亦將不欲：原本此句後衍「於不欲」三字，據錢本刪。

②若在其前後：疑作「若在乎下」。

③不出：疑作「於出」。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吳郡陸希聲傳

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上德合道，不以德稱，無以為為，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為而為，故無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無以為而無為也。下德之用，法乎無為，故有以為而為之也。夫仁者兼愛，皆有為而為，能無以仁為功者，上也。義者禁非，亦有為而為，能有以義為利者，上也。何則？若以仁為功則滯於為仁矣，若

不以義為利則徇於非義矣。夫禮之上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至於陳玉帛，尚往來，斯禮之末節也。今禮敬於人，人未之答，彼誠失禮之微者。我乃艷然變色，奮肱而引之，則失禮復甚於彼矣。夫禮所以防爭，失之於末則反以起爭，斯乃世俗之常情，不達禮之大本故也。老氏舉其失禮之甚，譏其起爭之由，將使人反禮之本，復歸於太一者耳。《記》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故克己復禮而不尤於人。《易》曰：謙以制禮。又曰：謙，德之柄。苟能執謙之柄，復禮之始，則指撝而無不利，安有攘仍之失哉。且上德無為自然合道，失於上德，法乎無為，故曰失道而後德耳。夫法乎無為，德業著矣；有為而為，仁功見矣；裁而利之，上義明矣；制而防之，上禮立矣。故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失於彼者得於此，此天下之常理也。故忠信之

質衰於中，而禍亂之機兆，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大道之華發於外，而愚昧之情或，則崇智以導其愚，故智為愚之始也。前識者，智也。智為先見之明，而照於未形之理者也。然則仁義禮智皆聖人適時之用，所以與世汗隆，隨時升降者耳。故執古御今，則以道德為之本，禮智為之末。化今復古，則以禮制為其始，道德為其終，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者也。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而酒之流禍生焉；仁義禮智非以為亂，而治之弊亂至焉。惑者不知利欲之為亂，乃欲歸罪聖智，因謂絕而棄之，則可以復於上古之治，一何過哉，一何過哉。故曰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在於尋流還源，去末歸本，正禮義以反仁德，用有名而體無名，則自然之道不遠而復矣。所謂大丈夫者，且將斷此而不疑，安處於道德之本，不滯於禮智之末者耳。何為其然乎？作法於治，其弊

猶亂；作法於亂，弊將若何？故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斯乃執古御今之深旨也。於乎禮亦有之，祭天一獻，貴質也。器用陶匏，貴素也。明酒之用而玄酒之尚，筮簞之安而藁秸之設，皆貴本也，安可忽之哉。

經：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傳：夫一者，道之子，物之始也。能抱其子，復其始，則萬物莫不遂其生之理矣。雖天道之與神明，地道之與山谷，莫不以得一之故而能清靈寧盈耳。《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故侯王得之則爲天下貞，所以致之其道一也。然唯其致之，不

可恃之，故戒其無以此爲也。苟恃其清靈寧盈，則必將裂發歇竭矣。於乎萬物恃其生，天理必滅。侯王恃其貞，貴高必蹶。特加貴高之言，將戒侯王之深旨也。亦既戒之，而又演之，曰其所以得貴爲王侯，必以賤者爲根本也。其所以高居大位，必以下民爲基址也。至於孤寡不穀，皆下賤之稱也，而侯王以此自稱者，此以下賤爲本之謂也。窮極其致，何以明之？夫士農工商具於民，然後有國焉；輪轅箱軸備於用，然後有輿焉。今指輿而數之，則皆輪轅箱軸耳，不見有輿也。指國而數之，則士農工商耳，不見有國也。然則士農工商，國之賤下者也，國之所以存，以賤下爲本耳。故侯王當以貴自戒，不欲碌碌然如玉之貴異；當以賤下爲本，故宜珞珞然如石之凡賤也。

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傳：夫權也者，以反爲動而合於正

者也。實也者，以弱爲用而制於强者也。天下之物皆生於有形，有形之物必生於無形。天下之事皆生於有兆，有兆之事必生於無兆。故知反之爲動，必生於弱之爲用，則動微之幾，必生於靜冥之理。然則幾生於理，終歸於理，權生於實，終反於實，此皆道之通變覆却相濟者也。

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可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傳：《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



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矣。然則為下士所非笑者，豈不以立言有云乎。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溷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睹其用，斯大象無形也。為無為，莫識其體，斯道隱無名也。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

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夫真精之體，生妙物之用，炁形既具，萬物生焉。夫陰陽相交而為沖炁，沖炁運化而成萬物。然萬物之生也，莫不背陰而向陽，沖炁行其中，所以和順其生理也。聖人立教之指，必原夫天地之道，窮萬物之理，然後知人之生也，亦以沖炁為主焉。何以明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始有精爽，謂之魂魄。魄者，陰也。魂者，陽也。陰陽化淳，而沖和之炁行乎其間，所以成形神也。故沖和之炁全，則神與

形相得，神與形相得則為生。沖和之炁散，則神與形相離，神與形相離則為死。死者不可復生，散者不可復全，故必能養其浩然之炁，然後可以合於自然之道。《易》不云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蓋聖人之所重也。聖人之所以重其生者，何將以行道也。道也者，域中之所尊也。雖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要而言之，在於身心而已。是以為道之人務治身心之要，治身心之要在處衆人之所惡。然則孤寡不穀皆衆人之所惡，而王公自以為稱者，將以損身心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在《易》損之為善，莫善於懲忿窒慾。懲忿窒慾則其心日明，其心日明則可以益於理矣。為益之美，莫美於遷善改過。遷善改過則其身日正，其身日正則可以損其事矣。所謂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也。夫人之所以教，教人日益，我亦教人，教人日損。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也。夫道以柔弱為用，不與物

爭，故物莫能與之爭，所謂不損益之者也。強梁者以暴害物，物亦害之，故不得盡其生理，所謂莫益之或擊之也。吾知彼強梁為萬物所惡，故以此柔弱為衆教之父。何以明之？夫水以至柔為用，而穿於石之至堅；炁以無形為體，而入於物之無間。是知有為之教本於事，以剛健為主；無為之教本於理，以柔順為先。吾見水之攻至堅，炁之入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有為之有損也。夫行多言之教，滯有為之事，則有為之有損也。行不言之教，通無為之理，則無為之有益也。多言之教，有為之損，舉天下皆是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則天下希及之。於乎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信矣。

經：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夫名者，立身之表也。有其實則身見尊於當時，名亦揚於後世。

苟以矯激為之，不足施於事實，則名雖聞人，身必棄於有道矣。貨者，發身之資也。得所用則身以好施見重，貨不為己而積。苟以貪冒得之，不能散於仁惠，則貨雖滿堂，身必薄於有德矣。得竊名黷貨之譏，而亡其修身約己之道，二者孰為病乎？故甚愛名者必生僞，則大傷其實矣。多藏貨者必招盜，則厚失其資矣。故知足則不貪貨，知止則不貪名。不貪貨則不辱，不貪名則不殆。夫唯如此，則其名可以長有，其貨可以久守矣。

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傳：夫聖人道濟天下，而猶慮一物不得其所，則成衆務而不弊矣。德充四海，而不敢介然自矜於懷，則應萬機而不窮矣。行至易之道而不徑庭，因自成之器而不雕鏤，陳至當之理而不文飾。夫如此，則物遂其性，

人盡其能，天下之事不勞而自定矣。究其所以然者，皆自然而勝耳。猶躁作者勝祁寒，靜正者勝祁暑，非有心於寒暑，而寒暑不能侵之。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清靜可以為天下正也。

經：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傳：夫天下有道之世，天子則守在四夷，諸侯則守在鄰國，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百姓順其教化，復於農桑，闢污萊以藝樹，糞田疇而播殖，故民咸安其土，而敦其親矣。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於境內，戎馬馳於四郊。百姓困於力役，失其本業，桑梓盡於樵薪，荆棘生於隴畝，民咸去其鄉而叛其君矣。於乎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



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於乎未有多求而多得之者，故求而知足者，其求必寡則易供，故其求常足矣。

經：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傳：夫聖人之為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於天下，故當食而思天下之饑，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夫如此，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夫聖人之治也，必反諸身心以合於天道，故己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也，己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也，己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也。天以懸象示其道，聖人亦以身心合於道，又安用窺牖而後見天道哉。夫不能反推於身心，而囂囂然自以天下為己任，勞其神，苦其形，孜孜矻矻有為於天

下之事者，吾見其不能為治矣。何者？夫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不能兼要執本，而務治其末，則形神勞矣。夫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弊，形神俱勞則危殆及之矣。徒勤勞於末流，竟不得其萬一，是以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故《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無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夫不行天下而能察知人情，不見天象而能命名天道，則不為勤勞之事，而能成乎至治，反推身心故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此之謂也。

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夫為學者，博聞多識，以通於理，故日益。為道者，秉要執本，以

簡於事，故日損。夫理明則事定，故學之日益，實資道之日損也。夫濁於亂政，靜之可以徐清，故損之在漸，不可頓去，則損之又損之也。安於弊俗，動之可以徐生，故損之至乎無為，則能無不為矣。夫有為者，緣人情而作之法制，故有事。有事則民勞，民勞則叛之。無為者，因物性而輔之自然，故無事。無事則民逸，民逸則歸之。夫聖人之心常慮一物失其所，將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在使其自來歸之耳。故為無為，事無事，俗化清靜，則民樂推而不厭。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則百姓望而畏之，故不足以取天下之心也。

經：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聖人體道無為，物感則應，應其所感，故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

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豈非以百姓心爲心乎？苟百姓有好善之心，聖人亦應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輔之。苟有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化而爲善，則天下無不善，百姓皆得所欲之善矣。至於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化之，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無不信矣。故聖人在天下，惴惴然應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爲一，未嘗自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爲無不爲，故百姓皆注其耳目於聖人，若嬰兒之仰慈母，聖人視之唯恐其傷也。

經： 出生人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人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傳： 夫生必有死，理之常也，達生

死之理，則能安其常。苟違其常，則越於生理。越於生理，則陷於死地必矣。然則知生有常理，不違理以存其生者，十中有三人耳。知死亦常理，不違理以避其死者，十中亦三人耳。若乃愛其生，違理而存之則反失，惡其死，違理而避之則反得者，亦如之。何爲其然？求生之厚越於生理，是以動而乖常，則之於死地。故善攝生者則不然，知生有常理，則守道抱德而不厚其生，知死亦常理，則樂天知命而不憂其死。生死不能動其心，患難不能奪其志，則陸行遇摯獸而不驚，入軍冒白刃而不讐，雖處患難與不遇同。何以致其然耶？有心害物，物亦害之；有信及物，物亦信之。我無心害物，故兕虎無所投其爪角；有信及人，故甲兵無所容其鋒刃。是知生理不存於中，則死地不見於前。仲尼曰： 忠信則水火可蹈。蓋近之矣。經：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

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 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爲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前辭同而其理通也。經：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



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傳：天下萬物固有所始，始天下者，其唯無名乎。天下萬物固有所生，生萬物者，其唯有名乎。然則無名爲天下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夫無名有名，存乎體用，用因體生，故復以無名爲有名之母也。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道生一也。夫一爲道之子，道爲一之母。道謂真精之體，一謂妙物之用。既得其體，以知其用。既得其用，復守其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無爲而治，故能歿身不殆也。

經：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兌者，嗜慾所之生也。門者，云爲之所由也。以性正情，則嗜慾之原塞矣；以理正事，則云爲之路閉矣。夫如此，然後可以無爲無不爲，故終身不復勞也。開其源而弗

塞，則長其嗜欲之情；通其路而弗閉，則濟其云爲之事。如此則形神俱勞，終身不可救矣。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慾之銳，解云爲之紛，是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明者內景謂體也，光者外照謂用也。出應於事，反歸於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也。以用歸體，則與道合。道用柔弱，嗜慾不生，故能馳騁云爲，而不爲萬物所害。若嗜慾不除，強梁於事，事煩則害理，是自貽其殃。故能以見微守柔爲用，即是密用真常也。

經：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矜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傳：老氏言，若吾輩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爲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

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於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飫，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爲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

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挺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無繩約而不可解脫。夫如此，則子孫享祚長久，故祖宗祭祀無輟絕也。故脩道於身，則其德用淳真。修道於家，則其德行有餘。修道於鄉，則其德教久長。脩道於國，則其德化豐大。修道於天下，則其德施周普。故以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身心能體於道，則德乃真矣。以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家人能睦於親，則德有餘矣。以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鄉黨能信於友，則德乃長矣。以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國民能遂其生，則德乃豐矣。以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能無欲，則德乃普矣。吾何以知天下國家以及

身心之然哉？以此反觀之乃知耳。《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經：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嗷，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夫至人性含淳厚，情無嗜欲，泊然未兆，有如赤子。赤子者，無心害物，物亦無心害之，故蜂虿虺蛇經之而不蠱螫，攫鳥猛獸遇之而不搏據，雖筋骨至弱而拳握甚固，雖情慾未萌而陽德自作，雖終日啼呼而聲無嘶嗷，皆以純精不散，和炁常存，故能至此耳。至人之德神矣，又何以異於此乎？故能知嬰兒之和柔而法之，乃德之常也。能知和柔為常德而用之，乃心之明也。夫生為常理，德之大也；能順常理，福之首也。苟厚其生而益其福，既失常理，必致凶災，故益生曰祥也。志能

動炁，炁能動志，以心任炁，炁盛心強，故心使炁曰強也。夫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強者必至於暴，道以柔弱為用，故強壯者謂之不道，知其不道則可早已。《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此之謂也。

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傳：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譚道者以辯而不以心。故大丈夫去彼辯說，取此心悟，塞其嗜慾之端，閉其云為之路，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紜，上和光而不嫩，下同塵而不昧，是謂微妙玄通，與物大同者也。上交於道而不諂，故不可得而親暱。下交於器而不瀆，故亦不可得而疏隔。澹泊無欲，故不可得而利誘。卑順不爭，故亦不可得而陷害。處上而不重，故不可得而貴寵。處卑



而不汙，故不可得而鄙賤。道德自尊，非人使然，此所以為天下之至貴。

經：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傳：夫正名則不濫，可以治國矣。奇謀則不窮，可以用兵矣。二者纔足救患而已，非可久可大者也。將欲可久可大者，莫過於取天下之心。夫唯取天下之心，莫過於無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之心矣。吾何以知其如此哉？夫天下有事，則多其禁忌避諱，將以治萬民也。萬民以其有事，不得安其業，故彌貧。百姓有欲，則多其利用器具，將以助國家也。而國家以其有欲，不得靜其治，故滋昏。民多智慧，欲以防狡猾，狡猾益有以欺之，故邪事滋起。

法令滋彰，欲以防姦宄，姦宄愈得以取之，故盜賊多有。此皆不塞其源而務壅其流，故其弊愈益而不可止。既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是知唯無事者則可以取天下之心矣，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云者，以示不敢自專，其所舉之言蓋《三墳》之文也。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之遺書，故舉其言以證其必然耳。《傳》序云：彌綸黃帝。蓋此類也。我無為則人遂其生，故其俗自化；我無事則民復其業，故其家自富；我好靜則人保天真之性，故其事自正；我無欲則人絕夸企之情，故其質自樸。苟有事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

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迷其日固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傳：夫有道之君悶悶然以寬大含

容為政，民皆樂其生而遂其性，故淳淳然歸於樸厚。無德之君察察然以聰明苛急為政，民皆失其業而喪其本，故缺缺然至於凋弊。則悶悶之政，世人為之慢政，而其民實樂；察察之政，世人謂之能政，而其民實弊。亦猶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惡之，以其畏惡之，則福立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好之，以其喜好之，則禍藏其間矣。雖禍福相因，莫知所極，考其善惡，豈無正耶。夫政寬民淳可謂正道，禍中生福可謂善訓。而世人之迷，其日固久，知正道而不遵，反為奇袤，聞善訓而不信，復為妖孽，斯至人之所歎也。是以聖人以大方為德而無所割正，以至廉為行而無所劌傷，以大直為心而無所肆訐，以天光為用而無所炫耀，此所謂悶悶之政，豈同於察察之治乎。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①識：原本作「失」，據錢本改。
②名雖聞人：原本「雖」作「爲」，據錢本改。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吳郡陸希聲傳

經：治民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傳：夫治民事天之要莫如於嗇。嗇也者，儉約之至也。嗇於事則素約，於理則質，質以事天，則天降休祐，所謂誠則能著也。素以治民，則民躋富壽，所謂儉則能廣也。夫唯能守質素，則速反淳德，是以早復也。早復者，斲雕成樸，化澆爲淳，是謂重積常德。重積常德，則可以有爲，故無所不克。無所不克，則可以無爲，故莫知終極。莫知終極，則殛身不殆，故可以有國者也。有國者所以治民事天之本，皆在於嗇，故嗇爲有國之母焉。能守有國之母，則其道可長，其德可久。以爲國本

則根深而不可拔，祇固而不可掘。以爲國命則生長而不知夭絕，視久而不昏愒。

經：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雖調其水火，要在不撓之。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鼎矣。以道莅天下亦若是已，雖和其政教，要在不擾之。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於國矣。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其要在於不傷人，如此則鬼神皆感聖德，亦不敢傷於人。今舉以道蒞天下，乃言其鬼不神者，夫利物於明者莫如聖，害物於幽者莫如鬼，故舉其極睽而求其反合，所以究幽明之故也。在《易·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此之謂也。夫不傷之德自聖人始，今先言其鬼不神，蓋欲反歸於聖人耳。夫鬼以害物爲神，今所以不能



害物者，以明神之不傷人故。鬼不能為神，所以不傷人者，以聖人不傷人故也。夫聖人不傷人，故鬼神亦不傷人。今既先舉鬼神不傷人，故反言聖人亦不傷人。夫聖人者，豈唯致鬼神不傷人，亦使人不傷鬼神，人神相依，兩不相傷，則幽明之感皆歸德於聖人，故曰德交歸焉。

經：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傳：大國者，衆國之所歸。下流者，衆流之所會。衆流之所會，故為天下之交；衆國之所歸，故為天下之牝。牝之為言，以卑靜自守，而為衆牡所悅者也。夫牝之所以常勝於牡者，非以其柔且靜，復能為物之下乎？然則雌靜卑下之術，果可以勝躁動強梁者也。故大國之君得此術

則取小國，小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大國。大國下小國，是道之動，故曰或下以取。小國下大國，是道之用，故曰或下而取。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以成其大；小國之意不過欲入事大國，以存其小。將使小大各得其所願，則大國之君宜先下小國，小國之君必欣然而入於大國。夫如此，則真所謂天下之交牝矣。夫小國而下大國，不過自全而已，大國以下小國，則天下歸之，是以大國宜先下也。

經：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以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傳：道者廣大包容，故為萬物之淵奧。善人得道之用，若懷其寶。不善人賴道以全，故為所保護。夫美其言者可以市於衆，尊其行者可以

加於人，況道之微妙玄奧，無所不可。善人得以為寶，不善人得其所保，如之何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也。老氏以至慈為心，故舉而歎之。夫不善之人，何棄之有乎？所以立天子、置三公，正以教不善者耳。若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則不善之人無復遷於自新之善，長見棄於世矣，又安用天子三公之教化哉？由是言之，雖奉其合拱之璧，先以駟馬之乘，徒違違而求賢才，不如安坐而進於此道也。然則自古及今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不日求之必可得，有罪可以免耶，何為其然？夫道在近而人求諸遠，則不可得矣。故求道不遠，在知其反，能反諸身心，則求而斯得矣，豈非求之必可得乎？然人之所以多罪惡者，以不知道也。苟能知道之體，得道之用，則解紛挫銳，攻堅勝強，而人莫與爭，物莫能害，豈非有罪可以免乎？故《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自非若此之善，又安足以為

天下之至貴哉？

經：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傳：夫體道之士微妙玄通，應世之爲而本無爲，應時之事而本無事，應物之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其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爲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矣。夫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無私，無私故无私思，无私思故無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故有恩怨。然則天下有怨，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而上下無怨矣。以德報怨，此之謂乎。《記》所謂寬身之仁者，蓋以衆人言之耳。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曾謂聖人而有怨於物者乎？

經：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

難之，故終無難矣。

傳：夫樞機之發，天下之至易也，及其動天地，天下之至難也。誠明之至，天下之至細也，及其致悠久，天下之至大也。故欲動天地者，必以慎言爲要；將致悠久者，必以致曲爲本。秉要執本，而天下之理得矣。皆始於易者小者，而成乎難者大者，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也。夫輕於然諾者必寡於期信，由始多容易則終多艱難，故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與其言浮於行，不若行浮於言。如此者，雖聖人猶難之，而況於衆人乎？夫唯其始不易，是以其終無難，故始不輕諾則終不寡信，必然之理，可不勉乎。

經：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傳：天下尚安則易持其盈，家國已危則難定其傾；姦心未兆則易謀消滅，惡狀已形則難圖泯絕；蘖芽

尚脆則其患易破，枝幹既成則其禍難挫；悔悟尚微則其憂易散，凶咎既彰則其孽難道。故聖人爲之於未兆，則其惡不萌；治之於未亂，則害不生。是以聖人之治，無知無欲，見其機，慎其微，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若不豫爲之防，早爲之治，其猶植木始於毫末，足可搔而絕，及其合抱以至於不可伐；築臺起於累土，足可蹙而圯，及其九層以至於不可毀；遠行始於足下，足可踵而旋，及其千里以至於不可還。《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

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傳：夫位者，聖人之大寶。國者，天下之神器。神器者不可取而爲之，取而爲之者必敗。大寶者不可執而有之，執而有之者必失。故聖



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傳：夫古之善為道以治天下者，非以發民聰明，使益其巧智也，將以塗民耳目，使反於愚拙也。是何也？

夫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多智也。若又發其聰明，則智益多而巧愈甚，故所務塞其兌，閉其門，使無知無欲而已。苟發其聰明則姦詐漸作，姦詐既作則必為法令以禁制之。法出而姦愈生，令下而詐愈起，以至刑罰不足畏其意，殺戮不能服其心，於是乎天下大亂，此民以智知國之賊害也。苟能塗其耳目，則姦偽不生，而亂賊不作，民躋富壽之域，斯乃天下之福，此民不智知國之福善也。能知民以智知國之為賊，則絀聰明以愚之；能知民不以智知國之為福，則敦樸厚以鎮之。是乃稽古之法式。能知稽古之法式，則是玄妙之常德。常德深遠，與物俱反，然後天下各復其性，以至於大順矣。

經：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故為天下所先上。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欲先上者，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唯不爭，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經：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

人之享天下也，樂推而不厭，故無所取焉。無所取焉，故無敗。聖人之據大寶也，功成而不居，故無所執有。無所執有，故無失。凡民之情則好於有為，有為則多事，多事故有敗。故其從事於世也，常於垂成而敗之。何為其然？不慎其始故也。苟能慎其始，慮其終，則莫若於少欲，少欲則少事，少事則無敗。以其慎之於始，則能終無敗事。本其慎始之心，故使慎終如始。所以兩舉敗與無敗者，以明凡聖之相遠。然則衆人之所欲者，貨色也。所不欲者，清靜也。聖人則欲其所不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衆人之所學者，事跡也。所不學者，無為也。聖人則學其所不學，所以反衆人之所過。厚其所以然者，將以輔萬物之自然耳。故不敢為，不敢執，是以能無敗無失也。

經：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天下皆以老氏道德廣大，不顯明智，似乎不肖之人。老氏自以為唯我道至大，故能似彼不肖。若使人世以為肖，則吾道之細也久矣，又安得稱為大哉。《傳》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蓋近之矣。然吾道雖似不肖，而其所寶可三，保而持之可以為治，則慈與儉、不敢為天下先是矣。夫慈愍於物者，必能勇於拯救，所謂仁者必有勇也。儉約於用者，必能廣於振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所謂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也。今世之所謂肖者，則不然，捨其慈愍，而苟為勇義以陷物，則過涉滅頂矣。捨其儉約，而苟為廣施以費用，則傷財害民矣。捨所以後其身，而苟欲先於天下，則犯上作亂矣。夫如此者，皆不合於道，自取滅亡者也。然此三寶最以慈為貴，夫慈於物則憂愛之矣。愛人者人亦愛

之，憂人者人亦憂之。人憂之則助之，故以陣則行列自正；人愛之則保之，故以守則城池自固。是知天將救斯人也，必以慈愛賦之。人有慈愛則陣必正，守必固，是以慈愛為衛也。《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此之謂也。天將棄斯人也，則必以凶德厚之，人有凶德則陣必亂，守必亡，是以凶德為蹶也。《語》曰：天厚其惡，惡厚將崩。此之謂也。

經：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傳：善治士卒者，慈以愛人，不先犯物，故不為剛武。善於戰鬪者，唱而後應，不好凌敵，故不至威怒。善於勝敵者，不以利動，因勢而取，故不為先舉。善於用人者，卑身損己，與下者齒，故常為之下。用師則以和而克，故為不爭之德；使民則悅以犯難，故為用人之力。如此者，所

謂天道自然，其間無巧，乃可以克配上帝，乃古者之至極。

經：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傳：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殺為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夫用師之法，為主者以起戎為謀，為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敵則殺，勇於敵則活也。故將前趾於順行則若無行可列，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可奮，將操其兵則若無兵將引。其敵則若無敵，常以慈愛為本，不樂殺人，人感其慈愛，爭為之用，若手之救頭，若子之救父，卒至無敵於天下。夫無敵於天下者，是戰而勝也。戰而勝者必多殺人，多殺人者莫大之禍。夫如此，則近於喪吾所寶之慈矣。既多殺人，不慈



甚矣，而曰幾亡吾寶者，何也？我本以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無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為喪矣，猶未大失，故曰幾亡。由此言之，則舉兵相加，若勝負未定者，能愛其民則必全其勝矣。何者？夫愛其民者，必哀其死，民知君之哀民之死，必反哀君之亡，故相率用命，以致其勝。始以愛民為本，終以哀死致勝，故曰哀者勝焉。

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傳：老氏言，吾所言之言必有物，故甚易行，而天下之人昏於欲，故莫之能行。然吾所行之事必有君，君謂理也。夫唯天下之人無能知此者，是以不知我也。若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則知我者希矣。夫唯人所不識，而我獨能有之，則在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以晦其外，懷玉以貞其內。經所謂質真若渝，此之

謂也。

經：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明白四達，若不知者，其知尚矣。不知此明白四達者，其知病矣。夫唯能病其所病，是以其病不能病。聖人所以不為知所病者，以其能病其知之病，是以其知不能病也。

經：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故曰：履校滅趾，無咎。小人以小惡為無損而弗去，故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曰：荷校滅耳，凶。此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之謂也。夫小人之所以不畏威而弗去惡者，心之過也。大威至而不可解者，身之禍也。聖人則不然，知其心所以去其過，愛其身所以畏其禍，故能

養其生而全其形矣。夫心者，神之所常居也。無以嗜欲褻之，則不狎矣。神者，形之所以生也。無以多事勞之，則不厭矣。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不厭人，則所謂知其心，有過則去之，不自見能養其生也。自愛其身，有禍則畏之，不自貴能全其形也。若貴能全其形，若見能養其生，是教民以非道養生，非理全形矣。故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經：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傳：勇於果敢，殺之道也。勇於不果敢，生之道也，此兩者俱勇而所施各異，勇於敢則害物之命，勇於不敢則利物之生。然則天之所惡其勇敢乎？其強梁乎？勇敢者殺物，強梁者殺己，誰知天惡勇敢強梁者之故，能以異順柔弱為用乎？《書》曰：高明柔克。故天以柔弱為德

也。何以明之？天不與萬物爭而萬物自伏，此善勝也；不與百姓言而百姓自信，此善應也；不與四時期而四時自至，此自來也。雖有三德，不爲物先，然而垂象見吉凶，知之於未兆，福善禍淫不差毫髮，可謂善謀者矣。故天之禁網雖恢恢然疏緩，而反道敗德者未嘗失之。《書》曰：爲善天降之百祥，爲不善天降之百殃。此之謂也。

經：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天下之民常爲利欲所陷，雖之於死而猶不止，如之何當世之君作爲嚴刑酷法，趨欲以死懼之哉。若使民常懼死，吾得奇邪者殺戮之，則人當誰敢更爲奇者。今雖得殺之，而爲者不已，則知民不畏死亦已明矣。然則作爲嚴刑酷法，既不可以威衆，則天下有罪者，宜付之於至

當。故聖人法天明威，以制五刑，主至當之刑謂之司殺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刑期無刑，惟刑之恤。若世主不使司殺者以至當之理議讞罪人，而苟任其情自專殺戮，是猶代大匠斲樸矣。夫不善於斲而苟以代人，則必斲斤析指而功用不就，則所謂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故管仲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故人君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之謂也。

經：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難治。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傳：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後世什一而稅，亦天下之中也。今之在上取民食稅之多，則民不得不饑矣。古之在上者，無爲無欲，是以其民少事，各遂其性。今也其上有爲有欲，是以其民多事，不得安其生，故至於難以致治也。民之生也，蓋有常理，

不可厚也。苟厚其生，必過於理，過理生生，必得其死。是以輕至於死，由於生生。夫唯無以其生爲生者，是以外其身而身存也。外其身而身存，則賢於貴其生者遠矣。

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彊大處下，柔弱處上。

傳：夫生則柔弱，死則堅彊，人與萬物同歸於此，是以聖人守柔弱，惡堅彊。故兵彊於衆，則諸侯共加其國矣；木彊於幹，則枝葉共生其上矣。故彊幹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

經：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



欲見賢耶。

傳：《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昇，陰主降。陽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道，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之士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是以聖人能爲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經：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故正言若反。

傳：夫溜之細可以穿石，是用其柔弱，無物可以易之，則知柔弱勝剛彊，其理明矣。天下莫不明知其如

此，而莫能效而行之，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以勸之，蓋亦《三墳》之遺文也。能受國之垢汙乃可爲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善乃可爲天下之王，斯言甚正而觀之若反。《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經：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傳：夫上下相親，民則無怨。民之不親，大怨作矣。雖能和之，其傷不復，既有餘怨，安足以爲善哉，必也使無怨乎？古者結繩爲約而民不欺，破木爲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後世不能執左契以應物，而守常徹以軌民，用此求和，必有餘怨。是知有德之君則司心契以無怨，斯得善矣。無德之君則司徹跡以和怨，安足以爲善乎？夫天道無所

私，唯善人是與，猶聖人執左契，唯以與物爲心也。

經：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傳：夫小國寡民，勢不足以自存者。使有道莅之，猶能使民雖有什伯之器，終不用之於戎事，故民樂其生而重其死，安乎土而不轉徙。不遠交以求援，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不近攻以取利，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上下相安，幽明不欺，使民復結繩之約用之而不違。嗜欲甚寡，故甘其糲食，美其儉服。征稅甚薄，故安其常居，興其淳俗。與國比鄰相望於遠近，雞鳴犬吠相聞於都鄙，如此其密邇也。然而無欲無求，各得其所，有以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者，治之極也。老氏所以陳道德之教，其志於此乎。

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傳：信實之言不必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不必信者，以其華也。善於心者不必辯，本乎樸也。辯於口者不必善，貴乎言也。知其要者不必博，少則得也。博於事者不必知，多則惑也。聖人唯善是與而無私利，故無所蘊積。盡以善爲人，而已得善斯愈有也；盡以利與人，而已得利斯愈多也。天之道，春夏生之畜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聖人之道，順物之理，而不與物爭，蓋法天而然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①爲人：原本作「與人」，據錢本改。

(劉固盛點校)